

清代三百年
豔史



跋

戊辰二月輯豔史一百回成。越三日而余婦薨。再越七日而余婦逝。屬纊之費。取給於是編。今鉛槧告蕨矣。余於是編大意。既略有陳述。而以瑾妃歸葬爲結束者。示清事從此告終也。不意秋初有東陵之變。赤眉於漢。僧伽於宋。同此一切。聞西陵亦露出伐木。岌岌不保。論者僉謂謾藏誨盜。理有宜然。往時玉椀金魚。流散都市。孰非出於摸金校尉之手哉。冬青一樹。爲留紀念。斯亦足矣。竊謂清社雖屋。管陵猶歲。派大臣。無如視爲例差。從未出國門一步。而一切經理。付諸陵戶。陵戶近無月餉。勢必露出爲食。伐木爲薪。迨至窮困無聊。亦且鋌而走險。故盜東陵者有罪。守東陵者亦未必無罪也。總之清代三百年。君非甚闇。國非甚危。而此蒙滿旗員。分布內外。可笑可怪可駭可愕之事。歲不絕書。而若輩處之漠然。其供我豔史資料者。什且四五。今乃歎其禍及生者。並已禍及死者矣。不可恫耶。新涼燈火。鰥目常醒。因爲復校一通。而書近事於後。惟讀者鑒之。戊辰中秋。隻園氏跋。

清代三百年點史 跋

編輯大意



或問豔史何爲而作耶曰此稗官家志盛衰之感定懲獎之評也自彤史不作陰教日淪姦盜淫邪鬼蜮百出大之足以危國祚小之足以玷家聲甚至一人一事之間恹恍迷離自矜艷蹟曾幾何時而聚者散矣存者亡矣余所謂豔非猶夫人之所謂豔也有節烈而豔者有義俠而豔者有文章藝術而豔者寫其豔正以存其人而厯悅之相悅蘭芍之互贈亦錯綜其中蓋猶尼父訂詩不刪鄭衛而已故可獎者約十之四可懲者約十之六惟讀者見知見仁各自擇焉

或問旣稱清代至宣統三年可以止矣何並其後而敘之耶曰清代三百年起乙酉終甲子辛亥之役清雖亡猶未盡也何也優待條件以外國君主禮

相遇處之以宮庭降之以帝號清特無其位耳猶是名也至甲子秋間宣統下殿而清果亡矣故此編誌圓圓爲始知清之得國也易誌瑾妃爲終知清之亡國也忽渾之曰三百年舉大數耳元人不絕曷彛宋乘兼附遼金子又何疑之有

或問子之豔史稱清代矣不及清宮何耶曰尼父春秋猶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余居草野焉能預聞宮壺事且近來標新領異於清宮恒有著作余和之歟則近於聲吠余糾之歟又類於筆戰況今清史之稿粗有就緒是非曲直付之載筆余又奚贅爲至於清宮以外或采諸筆記或得諸軼聞或取諸報章或求之譯本誹謗者汰之猥褻者去之文人操觚自有作品豈可與逐逐者同日語哉

或問子之豔史稱三百年矣以何法爲經緯耶曰以年代爲經以事實爲緯

其中。有。時。代。未。至。而。先。叙。者。伏。筆。也。有。時。代。已。過。而。始。叙。者。補。筆。也。有。一。回。中。兩。事。絕。不。相。蒙。而。能。聯。絡。者。錯。綜。筆。也。有。數。回。中。諸。人。互。有。所。見。而。仍。分。明。者。離。合。筆。也。習。聞。之。事。畧。之。不。嫌。簡。罕。傳。之。事。載。之。不。嫌。詳。書。劄。詩。詞。傳。記。之。屬。編。次。一。一。無。或。遺。漏。蓋。以。存。其。真。記。其。實。而。已。向。壁。虛。造。吾。無。取。爾。或。問。子。之。豔。史。有。達。官。有。貴。人。有。遺。臣。有。名。士。言。其。事。之。美。者。無。論。已。言。其。惡。者。得。無。慮。取。怨。乎。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昔。曾。有。之。然。所。謂。諱。者。諱。其。名。耳。曷。嘗。諱。其。事。此。編。叙。事。有。直。斥。其。名。者。其。人。固。無。善。足。錄。所。謂。誅。奸。回。於。已。死。也。若。雖。叙。其。事。不。揭。其。人。馬。迹。蛛。絲。任。人。尋。味。其。亦。婉。而。多。諷。詩。人。忠。厚。之。遺。歟。誰。尊。誰。親。本。無。可。諱。姑。借。此。以。代。褒。貶。之。權。而。已。至。於。節。烈。義。俠。文。章。藝。術。表。章。惟。恐。不。盡。不。受。人。怨。並。亦。不。受。人。德。或。問。子。之。豔。史。何。以。不。文。言。而。用。白。話。何。以。既。白。話。而。仍。文。言。亦。有。說。乎。曰。

稗官家言與正史異。敘述談吐。不能不用白話。映帶事迹。不能不用文言。辭達而已。用白話之謂也。又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用文言之謂也。文言。濟白話之窮。白話。備文言之助。特不宜有方言俗字。糅雜其間。使人艱於索解。可耳。此余編輯豔史之大旨也。知我罪我。不遑顧矣。

清代三百年豔史目錄

吳興費隻園編輯

- | | | |
|------|------------|------------|
| 第一回 | 吳三桂一怒裂家書 | 侯朝宗三生盟畫扇 |
| 第二回 |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
| 第三回 |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
| 第四回 |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 | 志過墟鷓飛感劉妹 |
| 第五回 | 勸史相生別入漁家 |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
| 第六回 | 馬婉容血痕蜚閨幃 | 柳如是淚漬灑虞山 |
| 第七回 | 霞噴舌唾葛蕙芳報主恩 |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
| 第八回 | 編憶語爲小宛傷神 | 開閨集聽妥娘話舊 |
| 第九回 | 夢醒寇湄馬蹏尋故壘 | 寵襄王月嬋首貯雕盤 |
| 第十回 | 懼窮追會妃沈鷁艦 |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
| 第十一回 | 亂頭粗服俠妓隱刀叉 | 蠻袖弓鞬可兒傳楮墨 |

358909

- | | | |
|-------|-----------|-----------|
| 第十二回 | 心如古井閒誦義娘詩 |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
| 第十三回 | 楊夫人化鶴謝塵緣 | 李三姑哺烏還苦志 |
| 第十四回 |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
| 第十五回 | 費齊婿孔四貞襲爵 | 拒閩帥吳絳雪投崖 |
| 第十六回 |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
| 第十七回 |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 訪連兒小搆滇南案 |
| 第十八回 | 尤晦菴晨索寄箋人 | 毛西河夜拒當鑪女 |
| 第十九回 | 鴛湖學士慚愧上公車 | 漁洋夫人慷慨傾私橐 |
| 第二十回 | 徐昭華別署弟子籍 | 陳南樓新題列女圖 |
| 第二十一回 |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 錦簇花團尹衙催合番 |
| 第二十二回 | 偷采筆智激小杏奴 | 分白銀硬證三陰子 |
| 第二十三回 | 何女變真名窮棲山谷 | 呂娘賚舊恨遠涉江湖 |
| 第二十四回 |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 紅綃被盜秋帆遣崑崙 |

- 第二十五回 嘉勇貝子闖令服先幾 節烈夫人國恩邀特寵
- 第二十六回 畫舫笙歌經略亂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妃生入玉門關
-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 第二十八回 金章紫綬兩代領鳩班 錦纜牙檣雙姝合鴛夢
- 第二十九回 展畫圖衆女集湖樓 評書法名姬居相邸
- 第三十回 量美人創格笑戟門 識夫壻多情羨雛玉
- 第三十一回 賞雀翎二美別粉榆 割豚肩一官涎苜蓿
- 第三十二回 槃水薏纓作詩代哭 重樓邃閣弔古傷今
-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綺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道
- 第三十四回 玄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閨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裏花燭重諧 碧浪湖頭桃根雙槳

第三十八回 鴻楚女韓刀親斃匪

話陳婢色斗試輕身

第三十九回 寶馬香車品評汧國事

帷燈匣劍傳誦定盦詩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第四十一回 錦繡屏開三千輪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第四十二回 蘆草霜寒力擒黑首

蓮花露萎巧滅齊妖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烈婦

裏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橋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媼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嬌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第四十七回 進名箋北鄂快飛觴

馳羽檄西江悲倚劍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奪旗

第四十九回 畫玉梅雪琴喧奪小姑山

訂金蘭竹嶼穩棲黃歇浦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墀襲統領智換雌雄

- | | | |
|-------|-----------|-----------|
| 第五十一回 |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
| 第五十二回 | 姑媳紡車節樓燈火 | 弟兄金榜繡閣文章 |
| 第五十三回 |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 荆天棘地倉猝寄夫書 |
| 第五十四回 | 柏相暈如君榮生哀死 | 烏王生逆子後果前因 |
| 第五十五回 | 點天燈慘刑懲朱氏 | 掘地道內應死王娘 |
| 第五十六回 | 十八歲殉夫芙蓉一瓊 | 五千里歸柩蘆荻孤舟 |
| 第五十七回 | 諧成市虎金鑠廖玳梅 | 信斷帛鴻玉殞姚脩竹 |
| 第五十八回 | 韓約素刑章工品石 | 顧二娘製硯小題銘 |
| 第五十九回 | 高牙喋血疑案投纆 | 遠道歸魂哀情隨泪 |
| 第六十回 | 停紅燭洞房誤僚壻 | 坐黑車永巷識閨娃 |
| 第六十一回 | 行雲流水毛子醉明窻 | 檀板金尊珠兒離畫舫 |
| 第六十二回 | 歌舞芝園綺羅滿南國 | 銀鑰棘寺桎梏困西施 |
| 第六十三回 | 文字妝前預許狀頭壻 | 詩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

- 第六十四回 離宮絃管仙偶儷櫻花 小隊弓刀佳人怨楊柳
- 第六十五回 繼妻施譎計寵荷金釵 新婦擅清才禮貽團扇
- 第六十六回 責鴉鬻有心傾綠客 炫鶴補故意誚檀郎
- 第六十七回 婦妹盛遇折祀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重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璧
- 第六十九回 訂鵜鰈覓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聯繼方伯
- 第七十回 爲息妻墮名虛翰林院 小懲客過膽破孝廉船
- 第七十一回 德曉峯縱女入歌場 裕朗西携姬歸租界
- 第七十二回 引雉媒預約激大爺 圖鹿叙紛傳潘觀察
-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襲祖芬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 第七十四回 黃連母造讖受鑪香 紅燈照弄姿縱篝火
-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鬘布衣初進御
- 第七十六回 舊事感星槎儀鸞夢冷 新交盼雲路拾翠人來

-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
- 第七十八回 療妬少鴿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隨鶴弔陳太史招魂
- 第七十九回 蛾眉寄語重價購賢書 蠶尾輿讒飛章釀鉅獄
- 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納寄生花 頤縣宰巧賺搖錢樹
- 第八十一回 交俄將陰助亡國人 控莫婦姑錄離婚史
- 第八十二回 縞袂痛黃鰥梨園一部 紅粧談謝妓華屋雙棲
- 第八十三回 試霜毫遠延繆供奉 掠雲鬢小坐李姑娘
- 第八十四回 尊靈雅叙蠻語解新音 繚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 第八十五回 妻斃夫謀全仗尙書勞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 第八十六回 車來賄遷起居驚八座 人亡物在書幣豔千金
- 第八十七回 弔軒亭秋瑾慘遺詩 遊美洲姚蕙編畫報
-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題碑酬舊誼 惠興女士殉學寓深心
-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儒錯認風流

- 第九十回 義起漢皇黎妻伸大義 忠沈汾水陸婦殉雙忠
- 第九十一回 五口共投河無漸名族 九旬猶觸壁羣話孀孀
- 第九十二回 月鐙霜銛袁太君規姪 龍蟠虎踞周女傅從夫
- 第九十三回 盛命婦贊襄成善舉 羅夫人慷慨助遺祠
- 第九十四回 開私門窩娼捕陳七 追汽車擇壻笑朱三
- 第九十五回 名刺誰投王館長依老媪 誅辭閒寫康聖人慟雛姬
- 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預殉籌邊使 記名妓空悲革命人
- 第九十七回 近婦飲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璧舊女伶下堂
- 第九十八回 下筆千言多情護芝草 借刀一殺有意死蓮英
- 第九十九回 雙分鴛牒五少奶重締珠緣 一角蜃樓二小姐潛占鏡聽
- 第一百回 出遊東渡肅女慨飄零 歸葬西陵瑾妃資結束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一回 吳三桂一怒裂家書 侯朝宗三生盟畫扇

風倒梧桐問故迹。仗誰收拾空悵望。白山黑水黯然消滅。宮史已隨烽火散。美人不共繁華歇。
笑白頭。賸得舊鈔胥從容說。觀風俗。輪軒節操。褒貶春秋筆。有綺情俠氣。孤忠奇烈。舞扇歌衫。同點綴。脂鈿粉盞。都狼籍。話滄桑。還見玉魚寒。銅駝泣。調寄滿江紅。

這一首詞是清代三百年豔史的楔子。清代這三百年裏名臣碩士儒林文苑自然有清史流傳出來。便有什麼藝術方技仗著一點小小本領也都搜羅在史傳裏面。獨有婦女不過把孝義節烈的表揚一番。這些可泣可歌可感可歎的豔迹全要靠著稗官的小說名流的筆記曲曲折折的替他宣布可惜不是一人一事便是一節一段容易散佚容易遺忘。要知道這一個豔史不是單說那脂香粉膩紙醉金迷便是孝義節烈藝術方技。只要是出於婦女那樣當不起這個豔字。在下編這部豔史便守著這個宗旨。論到清代在建州在遼東的時候什麼王皐呢什麼洪承疇呢。道途遼遠宮闈秘密也不敢便算做實錄。到是清代入關定鼎北京有這三百年天下却靠著一篇豔史激成功的。這大周昭武皇

帝吳三桂原是遼東人氏。他父親吳襄。明朝崇禎初年。已經官拜錦州總兵。三桂生下來聰明絕世。營力過人。十八歲便考中了武舉人。跟著父親隨營効力。這個時候。清代方才得著興京。在遼東一帶地方騷擾。後來聲勢漸大。連經略熊廷弼。袁崇煥這班人。都奈何他不得。吳襄的能耐。自不必說了。三桂因爲父親失機下獄。依然陞他做了總兵。這感激涕零。滿想立功救父。把寧遠守的鐵桶相似。流賊率自成飛也飛不過來。崇禎知道三桂是有用的。便召他一朝。要他專禦流賊。先把吳襄開釋了。提督京營。這時三桂奉到這樣恩旨。自然將寧遠事務交代了裨將銀鞍白馬皂蓋朱旛。浩浩蕩蕩進了北京。城朝見崇禎。著實慰勞了一番。便封做平西伯。滿朝這班趨炎附勢的人。第一要算得嘉定伯周奎。周奎是周皇后的父親。崇禎的國丈。知道三桂得寵。便想同他聯絡。約了日期。設筵款待。真是八珍進薦。百盃俱陳。酒過三行。一班一班的歌童舞女。輕裙廣袖。利屣長裙。前來叩拜。三桂在那甯遠的地方。旃居毳幕。羶肉酪漿。那裏有這天堂般的住宅。天仙般的美人。況且戎馬半生。連妻子都不大相見。離則索性是好色的。也無從發洩出來。正在呆呆的望著。忽然耳朶邊聽見說道。圓圓替伯爺把盞。三桂頓然一驚。面前却站著一個雪膚花貌。豐容盛鬋的人。身上是團花錦襖。百蝶宮裙。羅襪弓鞋。亭亭玉立。頭上還騰著珠光寶氣。盤了一個內家新髻。恐怕曹子建的洛神賦。杜少陵的麗人行。還描摹他。不

像三桂正待發言。圓圓早捧著酒壺。向三桂嫣然一笑。斟滿了一杯。遞到三桂手中。說道：伯爺請酒。三桂模模糊糊連盡三爵。圓圓已執壺退下。入內更衣。下面一片簫管之聲。正如流鶯乳燕春囀。皇州令人覺的心醉。周奎對著三桂頻頻勸酒。那知三桂的神魂早跟著圓圓去了。周奎也懂得這種光景。只見圓圓換了一身粧束。抱著琵琶。婷婷嫋嫋的走出來。正待撥絃轉軸。周奎便道：伯爺不是外人。圓圓儘可侍坐。圓圓趁勢偎在三桂旁邊。唱了一齣。三桂更樂不可支。忽然大聲說道：圓圓愛我。下面歌童舞女頓然一嚇。三桂微笑道：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我。竟成揚州小杜了。老皇親不要見笑。周奎便道：國家多難。流賊內訌。西北邊防撤除。殆盡還仗著將軍一隅保障。不敢越境而北。一旦逼畿輔。老夫衰邁。還有什麼力量抵擋。圓圓是老夫自幼養成。色藝俱還不弱。將軍見愛。儘可奉贈。只是老夫全家俱要將軍保護了。三桂不道周奎這樣的慷慨。連忙答道：老皇親的事。便是晚生的事。但不知見賜。圓圓何日可以奉迎呢。周奎道：圓圓謝了伯爺的賞收。進房去收拾收拾。跟了伯爺同歸。便了。圓圓果然拜了下去。弄得三桂受又不是。還又不是。便命停樂撤席。品茗閒談。三桂總說流賊易。遼東難。制圓圓又換了青衣。便髻更覺得容光煥發。奕奕動人。一陣寶馬香車。圓圓便算是三桂的陳夫人了。三桂引著圓圓。叩見吳襄夫婦。自然有平西府裏的人。籌備團圓家宴。畫屏銀燭。檀板金尊。又

是○一○番○景○象○。三桂上表請了三天病假。杜門不出。只是陪著圓圓在天比翼在地連理山盟海誓。三桂全爲圓圓顛倒。這圓圓本是周奎買來的南中歌女。枇杷門巷楊柳樓臺。那一處不會經歷。周奎趁著田貴妃薨逝的期間。教導了圓圓許多儀注。進奉皇宮。料定崇禎必然賞識。那知崇禎憂勞國事。慘念故妃。依然發回周奎家中。周奎正在無可安插。此時却便宜了三桂。三桂假期已滿。料想不能再留。甯還的緊急文書。又雪片的來催。只得別了圓圓。出京西去。一路茅店雞聲。板橋人迹。却是涼秋九月的天氣。回想錦衾角枕。玉軟香溫。真是霄壤之隔了。沒精打彩到了甯遠。忽然接到崇禎諭旨。叫薊遼總兵王永吉。遷徙甯遠兵五十萬入衛。叫三桂留著精銳殿後。三桂剛帶著軍馬。到得山海關。前方的驟報說流賊李自成已經攻破京城。帝后同殉。三桂得了這個消息。想著圓圓。覺得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正想兼程並進。北上勤王。忽報北京有家書到來。寄書的人奔進營中。將書呈上。認得是舊僕吳貴。三桂等不及拆書。便問老太爺好否。吳貴說道。被囚了。又問老太太好否。吳貴又說道。被囚了。三桂道。這不要緊。我到京自然釋放了。陳夫人呢。吳貴說道。被擄了。三桂又道。不同老太太一起嗎。吳貴哭道。被新皇帝將官劉宗敏擄去入宮了。三桂道。好好父親。叫你來勸我從賊。我是大明臣子。只有耐賊。那有從賊的道理。使把家書紛紛裂碎。寫了八个字回復。吳襄說道。父既不忠。子亦不孝。打發吳貴。

走了。便想明朝的兵力。要不過李自成了。若要奪回圓圓。重借伉儷。只有出關借兵的一法也。願不得父母的生死了。後來吳梅村祭酒有圓圓曲一首。而說此事道。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蕪。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相見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箜篌伎。等取將軍油壁車。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彼時只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座客。座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迴顧。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螻蟻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嘖妝滿面殘紅印。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妝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鳳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

第一回

吳三桂一怒裂家書

侯朝宗三生盟畫扇

六

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飄○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颯○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常○開○傾○國○與○傾○城○翻○
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館○
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徑○塵○生○鳥○自○曬○屨○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
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

三桂後來仗著大清的兵力果然把李自成趕出北京直追到一片石地方把圓圓奪了回來却是紅
啼綠慘憔悴不堪三桂是鏡破重圓釵分復合便傳令頓兵不進攝政王到了北京自然要改元建國
迎主入朝了這是順治元年的四月那地坼天崩的警信早已傳到南都誰知黨禍未消還有那歸德
的侯朝宗宜興的陳定生貫池的吳次尾標立復社名目專一排擊魏忠賢餘黨什麼楊維斗劉伯宗
沈崑銅沈眉生幾個監生都來附和把個阮大鍼躲在褲子襠裏一動都不敢動那大鍼有個至交楊
龍友認識這班復社社友要想把大鍼疏通疏通知道侯朝宗是個領袖便趁著朝宗無聊的時候帶
他到秦淮水榭流連佳麗這秦淮是南都的勝地燈船兩岸櫛比河房畫檻雕欄綺窻絲障麝芝籠的
願橫波錢謙益的柳如是皆是秦淮雋品這李貞麗的假女香君調絲弄竹更爲後來之秀朝宗與通
款曲一見傾心香君亦肯委身相事佳人才子鱗合鷓飛這楊龍友更辦那箱籠吓首飾吓筵席吓侯

朝宗畢竟不曾費得分文。只在做定情詩的時候。袖子裏取出一柄宮扇。題著一首絕詩道。

夾道朱樓一逕斜。王孫初御富平車。青溪盡是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

這柄宮扇。香君便做了定情的信物。後來香君知道各樣器具。都是阮大鍼的銀錢。一併退還了。楊龍友情願跟著朝宗。荆釵裙布。詩酒盤桓。連一班復社的人都把香君叫做老社嫂了。只有阮大鍼恨得。候朝宗牙擦癢地。總想乘機報復。偏是鳳陽督撫馬士英。淮安漕撫史可法。爲著左良玉領兵東下的事。在清議堂會議。阮大鍼便向士英詆毀朝宗。雖則史可法代他辯護。楊龍友替他籌畫。只得避禍到市隱園。史可法那裏去了。這面阮大鍼還氣。香君不過趁著迎駕擁立的功勞。連陞帶保。做了兵部侍郎。硬把香君逼嫁漕督田仰。香君額血濺扇。堅不肯行。到是楊龍友替他補成折枝桃花。成就了一段情場佳話。後來香君依舊送進皇宮。做了薰風殿裏一個女供奉。朝宗同香君的緣分。從此算是勾銷。孔云亭桃花扇傳奇裏。還有什麼一會說朝宗拜繼之爲師。香君拜玉京爲師。同時入道。我還記得北尾聲一閃道。

你看他兩分襟。不把臨去秋波掉。虧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條條。再不許癡蟲兒。自吐柔絲。縛萬遭。畢竟朝宗未曾隨著繼之。繼之亦到南京來了。只有香君情苗。盡綺債償還。終究與玉京爲伍。這便。

第一回 吳三桂一怒裂家書 侯朝宗三生盟畫扇

八

是桃花扇的結束。那南京城裏自從福王即位。總是樓臺歌管。冷落鞦韆。沒有恢復北方的論調。便是兩劉高黃四鎮。亦早已不和起來了。單靠著一個史可法。如何支持得住。正是

動地鼓聲思將帥 沸天絃管隘官家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孝義節烈藝術方伎。只要出於婦女。無不是鑿人人意中。想不到人人自然筆下。寫不出作者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將淫詞綺語一掃而空。然仍委曲纏綿。耐人尋味。昔人云。史有三長才學識。吾於此編亦然。

吳三桂與陳圓圓。萬口流傳。如何取他冠首。不知無圓圓。卽無三桂。無三桂。卽無清朝。況且三桂既戮永曆。以絕明。又稱大周。以絕清。三桂事清不終。三桂却有功於清。不清代三百年。何莫非三桂所賜。故稱清代者。不得不許三桂。

叙三桂初得圓圓。何其詳。叙三桂復得圓圓。何其畧。曰周奎以圓圓送三桂。時不啻以明代江山同送。烏可不詳。至於追回以後。清鼎定矣。何必再作兒女子語哉。附載梅村一曲。直可代得史評。侯李桃花一扇。非寫侯李寫阮。大鍼也。寫楊文聰也。侯之取阮。阮之脩怨。是一層李之被辱。楊之

營救又是一層替阮設法是楊替侯設法也是楊替李設法仍舊是楊終究侯李由合而離由離而欲合不合併不能留此一扇苟非云亭誰傳其事誰傳其人香君是前十回主要人物故寫其拒阮寫其拒田見畫扇如見侯生捨侯生即捨畫扇何等情致何等氣魄故叙其從玉京入道即爲第三回伏線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上回說到南都開變。擁立福王。國號弘光。全憑著馬士英阮大鍼一班人。怙權弄勢。把史可法早已趕逐到揚州去了。這個消息傳到北京。那攝政王說明朝喪君有君。偷安在東南。半壁權緩。南下看他。沒有立國的希望。一面改殮帝后。撫卹故明宗室。優禮故明臣僚。將流賊的腥染一概掃除淨盡。忽報說明坤興公主有一道表章。親自陳情大略道。

念可憐。臣妾痛雙親。永別離。常則是高天踟躕。總無計可伸。罔極願從。今衣化衲。但長齋繡佛。但長齋繡佛。洗除了粉黛紅粧。翦去那煩惱青絲。誦一回鸚鵡心經。權當做瀟湘靈瑟。傷往事如流水。嗟命苦不堪提。把這沒收管的人兒。葬向蓮龕底。守定蒲團懺昔非。紅塵早捐棄。惟望我天心鑒察。憐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憐憫成全苦志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一〇

攝政王看了一編使向范文程道。這是什麼意思。坤興公主又是那個的公主呢。文程道。臣只知道故明崇禎帝有個公主。已經殉難了。周鍾是故明懿戚王爺。只要問他。便知攝政王便立傳周鍾進見。原來這周鍾是周奎的兒子。便是坤興公主的嫡親舅舅。曾經投降過李自成。後來又在攝政王駕前充了一名侍衛。這周奎的家私鉅萬。早已被李自成抄沒了。周鍾對攝政王碰了頭。攝政王將公主表章遞給周鍾。周鍾道。這個是極可憐極可恨的。駭孩子從前故帝殉國。曾在他臂上刺了一劍。忽然暈去。李兵入宮的時候。臣見他尚有熱氣。著人擡回家去。叫臣母卜氏悉心調理。臥了五日。漸漸甦醒。說道。夢見維摩居士替他治好傷痕。伴著臣母住下。見了臣。面罵得臣不亦樂乎。臣從此也不去管他。後來臣母故後。便在彰義門外維摩菴裏帶髮修行。臣想這孩子是亡國餘生。已失却公主資格。幸而品貌長得很俊。現在從龍羣彥。沒有妻室的。很多。臣想替他匹配一個罷了。他却口口聲聲要匹配。那故太僕公子都尉周世顯王爺。吓滄桑已改。社稷全非。茫茫人海中。那裏去尋這周世顯。如今又弄出這種表章來。盛世昌明。豈容有這等冒瀆。臣該萬死。迨臣去訓斥他一番。便了。攝政王哼了一聲。說道。周鍾這公主沒有爾等這班人通權達變。他却是個節烈女子。孤想古人說的。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只要將

周世顯尋得那公主便不必出家一面宣召坤輿公主入宮去朝見皇太后一面通諭九門差官徧訪周世顯下落公主聽了這樣消息真是生死人而肉白骨還怕不感激涕零嗎老尼本來不願公主出家竭力慫恿公主遵旨朝見公主換去縞素穿了青衣布裙來到宮門候旨自然有太監宣傳進去但覺未央太液都是從前生長的地方如今鳩占新巢燕來故壘淚珠兒不覺滾下來了便對著守門的銅駝也是點頭微歎宮女掀簾讓公主步入這皇太后早站了起來公主按著儀注行禮看見皇太后長袍厚烏髻作雙叉早有幾個年老宮娥還認得舊朝公主皇太后傳旨賜坐覺得公主柳眉蓉面綽約婀娜正如出水青蓮不著一絲塵俗便問年齡幾歲公主道臣妾十有六歲是中宮母后周氏所出皇太后又問周世顯情形公主從容奏對不卑不亢皇太后笑道予雖久居漠北却愛南方人長得聰明伶俐現在到了中原又在深宮裏面找不出聰明伶俐的女子作伴公主家亡國破這都被流賊所害寄居尼菴終究不是了局予想將公主寄在膝下仍舊賞格格封號土田錢物一切如例另賜第宅一所居住待找到駙馬周世顯再行完姻平時常到宮裏走走把北方這幾個格格看看南方的榜樣予却不逼你改粧你放心能幾個老宮娥聽到皇太后的恩旨想到公主的毫無依靠都勸公主謝恩公主道薄命之人荷承擡舉臣妾是從九淵升入九天了但一日尋不到駙馬臣妾一日不出尼菴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一二

況且親喪未滿不敢改易吉服皇太后的恩典臣妾豈不知感若不嫌臣妾是不祥人物臣妾當十日一朝來替皇太后解悶說罷又跪了下去皇太后也並不勉強從此催著攝政王上緊尋那周世顯果然不到幾時有個差官在城外酒樓裏面遇見了世顯皇太后按照格格的排場鳳輦龍旗鸞笄象服一路還繫著彩橋搭著燈棚派了洪承疇金之俊兩個人做媒妁使周世顯赴邸就婚這時早驚動了滿朝臣宰紅頂花翎蟒衣補服排班的來道喜那周鍾也著實興頭真是寫不盡的繁華說不完的貴顯寶釵瓔珞玉珮珊瑚夾雜些鏡匣脂奩陳設得齊齊整整神仙世界美滿因緣那一個不說優待舊朝的恩禮還記得老贊禮有幾句贊詞道

伏以乘風扇引定情於改朔之朝金犢車來降禮於故侯之第人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鏡異鸞臺看樂昌之再合敬請平陽貴客玉殿嫦娥升堂行禮

這周駙馬同坤興公主團圓以後一個比不得佛門的寂寞一個比不得旅邸的飄零雙宿雙飛果然甜蜜公主又聽得南都擁立流賊敗亡覺得祖宗的血食還有一線希望那知南京這位弘光皇帝除了聽歌曲御童女以外一點沒有能耐真是得過且過從前馬士英商議迎立福王侯朝宗在史可法面前說福王有三大罪有五不可立這第三罪便是乘離亂之時納民妻女到得福王正位這些微時

的。故。劍。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偏。有。那。不。知。事。務。的。童。氏。說。是。福。王。元。妃。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想。借。此。得。點。恩。寵。備。了。車。駕。儀。從。從。河。南。送。到。湖。北。漢。口。直。下。長。江。旌。旆。飛。揚。冕。旒。秀。發。一。路。牙。檣。錦。纜。在。金。陵。水。門。停。泊。早。驚。動。了。一。班。官。僚。爭。先。迎。接。不。道。弘。光。聽。了。怒。不。可。遏。命。將。童。氏。下。錦。衣。衛。獄。並。逮。潛。夫。審。問。在。朝。的。馬。士。英。王。鐸。示。意。法。官。嚴。加。拷。訊。那。童。氏。終。究。矢。口。不。移。還。說。有。皇。子。金。哥。玉。哥。可。以。作。證。最。後。劉。良。佐。上。疏。力。爭。說。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弘。光。便。下。一。道。手。諭。道。

朕。元。妃。黃。氏。先。朝。冊。封。不。幸。天。逝。繼。妃。李。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妖。婦。詐。冒。朕。妃。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若。果。真。實。朕。於。夫。妻。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

宮。闈。攸。關。風。化。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說。猥。生。疑。議。

手。諭。發。出。定。要。法。官。處。死。童。氏。法。官。雖。則。知。道。童。氏。冤。枉。卻。又。不。像。正。式。王。妃。料。定。大。庭。廣。衆。的。推。問。便。是。桁。楊。刀。鋸。也。不。會。怕。萬。一。驟。然。處。死。必。道。有。心。滅。口。躊。躇。了。幾。日。童。氏。已。骨。瘦。柴。立。奄。奄。欲。斃。兩。個。孩。子。是。跟。著。陳。潛。夫。取。到。的。却。是。睜。睜。頭。角。舉。止。不。凡。原。象。金。枝。玉。葉。的。出。身。童。氏。這。種。光。景。諒。來。不。肯。直。說。便。乘。著。夜。間。從。監。獄。裏。提。出。陳。潛。夫。鬆。去。枷。杻。在。書。房。裏。置。酒。相。待。那。法。官。這。番。舉。動。潛。夫。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一四

早已知道經不得法官卑詞愉色。向潛夫問那童氏的緣由。潛夫便道：童氏來轅陳訴，我却惶駭得很。也不敢得罪他，只說茲事體大不在我範圍以內。後來被他糾纏，不過帶著兩個兒子來見我，也可憐。他這兩個兒子替他陳奏一番，偏是碰了釘子，叫我驅逐出境。我自自然奉旨遵行，他卻把召幸的始末入宮的始末出亡的始末痛哭陳詞告訴了我，還說一個人死不足惜，這是龍種如何能隱匿不獻我的。送他南下，不是爲這童氏，實是爲這兩個皇子。不意因此獲罪，只好同著皇子前來見駕。如今夫婦父子不能一面，我陳潛夫還不是當今的罪人嗎？法官道：先生總有昭雪之日，只是童氏叫晚生如何發付潛夫道：前日馬士英爲元妃出揭，說童氏借有金哥玉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正重，這不好據此定讞嗎？法官微笑道：先生差矣。如今僞皇妃一案外，還有僞皇子一案。今上的皇嗣固重，烈皇帝皇嗣不更重嗎？馬士英爲著百姓疑懼，有這種話頭掩人耳目，其實他處死童氏的心，比法官的手段還要辣呢。況且童氏是真妃，馬士英也不好稱他做婦人。若是假的，還有什麼皇嗣晚生知道了先生請回。潛夫跟了獄卒退出。法官把童氏請來，這童氏玉顏憔悴，雲鬢欹斜，一步一步的挨上階來。後面跟著金哥玉哥都是單衣單褲，器宇軒昂，得很。法官請一行人坐下，便絮絮叨叨問這童氏說你的行徑。我已調查明白，得幸是真的，入宮是假的，生皇嗣是真的，封元妃是假的。你只要詳細告我我自

然替你辯白。童氏瞪了一瞪。對著法官道。我是爲著兩個孩子。不然早已自盡了。做一個婦人。嫁著了皇帝。還是這樣結果。那平民百姓。不知要怎樣受盡凌辱呢。我前番不自供明。是邵陵王宮人。嗎。出宮遇著了這位王爺。比膠還黏。比漆還合。雖算不到長生殿裏的。唐明皇楊貴妃。同那漢朝的趙合德。隋朝的吳絳仙。也不相上下。只是兵戈迭起。他要固守登陴。兒女情長。不免英雄氣短。所以只住在外面。生下這兩個兒子。他也時來看視。還記得河南城破這一天。他騎著馬。改了服色。還給我二十兩銀子。我所以不怕辛苦。想同他做一個生訣。妃不妃。后不后。我也並不計較。這李妃殉難之後。他却封我第三王妃。如今總是這班不知廉恥的小人。希承他的意旨。把我監禁起來。受這種苦惱。受這種淒涼。你看這兩個小孩子。冬天不是要凍壞嗎。他人說。生生世世。不要入帝王家。這句話。居然應了。說罷。母子三人相抱而哭。法官正在無話可答。外面一陣喧囂。早有人匆匆的走進來。說道。老爺不好了。法官是心細的。連忙對童氏道。我已領會過幾日。便好出獄。不必愁煩。童氏拜謝了法官。嗚咽出門。法官便問來人。爲什麼大驚小怪。他說。清兵來了。皇上走了。馬士英阮大鍼不見了。史可法殉難了。各署的官都去迎接。定國大將軍豫王了。法官問去迎降的是何等樣人。來人說。一個龔尙書芝麓。一個錢尙書謙益。其餘都記不清了。法官道。我張薇原是先帝舊臣。國破家亡。早絕功名之念。爲何今日走在旋渦裏。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第二回

圓破鏡垂恩寵公主

棄故劍希旨禁王妃

一六

助紂爲虐如今南京一破國在那裏家在那裏且到松風閣去靜養幾天再定行止原來這法官是錦衣衛儀正張薇自北而南備嘗艱苦福王命充此職他是審周雷一案審候陳吳一案已經十分感慨後來審到童妃便有挂冠之計經此一番變動他遂去了靴帶冠袍換了芒屨鶴筆在這松風閣上安排筆牀茶竈作一個小小桃源那知道這班迎降的人偏不肯饒他開著許多名氏這大錦衣張薇也在捕拿之列張薇得了這個消息便說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大踏步出了松風閣口裏朗吟道

眼望著白雲縹緲顧不得石徑迢遙漸漸得松林日落空山杳但相逢幾個漁樵翠微深處人家少萬嶺千峯路一條開懷抱儘著俺山遊寺宿不問何朝

這是順治二年三月張薇便棄家不知所之正是

四面踰開荆棘滿

一生贏得麝薇香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南北對寫寫北朝優待故國公主雖係現成人情却寫得殷勤懇摯寫南朝虐待微時舊妃雖是助紂爲虐却寫得昏憤糊塗一面是開國氣象一面是亡國氣象兩兩相較如畫如話公主的一道表章周鍾的一番奏對攝政王的一時義憤皇太后的一意撫慰各有身分各有心

計畢竟便宜了周世顯。然於遣嫁以後，公主猶係念南都。這是加倍寫法。南都隋滅，公主隨殂。此意在帝女花傳奇之外。

福王下諭，屏絕童氏，並屏絕金玉二哥。親生骨肉，尚忍拋棄。而況其他，可見僞皇子之下獄，皆福王自爲之不能徒責馬阮矣。馬曰：皇嗣正重，而福王置之何歟。

童氏供詞說得有根有據，寫得有聲有色。不特陳潛夫信之，卽法官亦信之。法官調查明白，以下四語如鑄禹鼎，如然溫犀，不愧片言折獄。

寫張薇棄家一段，是文家過渡法，不可認爲蛇足。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天朝

上回說到清兵南下，錢龔迎降。這龔尙書芝麓，名叫鼎孳，原是江南合肥縣人氏。他却有兩位夫人。第一位童夫人，因爲受過明朝的誥封，將清朝的誥封情願讓了。第二位夫人顧氏，那顧氏原是秦淮佳麗，生得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髮鬢如雲，桃花滿面，還畫得一筆好蘭花，與馬守貞不相上下。河房前面更造了一座眉樓，綺窗繡簾，掩映成趣。凭闌一望，秦淮裏面的畫舫，日間簫鼓，夜間燈火，都好飽我的。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一八

眼○福○樓○上○牙○籤○玉○軸○錦○瑟○瑤○琴○簪○馬○丁○當○鑪○香○線○繞○人○人○稱○他○爲○南○曲○第○一○家○他○便○署○名○一○個○媚○字○字○
曰○眉○生○其○時○江○南○文○酒○眉○生○家○從○無○虛○夕○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幾○坐○無○眉○娘○不○樂○後○來○被○一○僧○父○所○
侮○嘗○徧○了○繚○綆○的○風○味○便○也○推○幃○息○轍○矢○脫○風○塵○襲○尙○書○是○雄○豪○蓋○代○的○人○見○了○媚○娘○願○用○萬○金○替○他○
脫○籍○媚○娘○輕○財○好○客○不○減○尙○書○故○吏○門○生○以○縑○箋○乞○媚○娘○畫○蘭○的○動○輒○盈○篋○媚○娘○隨○意○揮○灑○自○有○一○種○
幽○靜○的○意○致○署○款○自○稱○橫○波○夫○人○便○也○改○姓○徐○氏○陳○退○菴○秣○陵○集○尙○有○青○溪○訪○顧○眉○生○眉○樓○遺○址○詩○云○
橫○棹○青○溪○水○閣○頭○居○人○猶○說○舊○眉○樓○春○山○何○處○窺○明○鏡○新○月○依○然○上○玉○鉤○身○世○滄○桑○悲○永○逝○闈○房○福○
慧○悔○雙○脩○含○光○同○被○虛○名○誤○皖○水○虞○山○一○樣○愁○

橫○波○夫○人○自○從○受○了○清○朝○封○典○襲○尙○書○也○聯○翩○直○上○駸○駸○要○位○登○臺○閣○這○班○諧○臣○媚○子○趨○奉○尙○書○那○一○
個○不○趨○奉○橫○波○橫○波○珊○珠○鶴○補○宮○裙○繡○被○不○但○舊○時○曲○中○姊○妹○望○得○他○同○天○仙○一○般○便○是○王○謝○故○家○崔○
盧○舊○第○也○羨○慕○他○是○青○樓○的○魁○首○曲○巷○的○班○頭○尙○書○更○是○百○順○千○依○不○敢○違○拗○他○一○句○這○是○金○陵○王○氣○
歸○然○都○收○樓○管○灰○美○人○塵○土○總○算○一○座○市○隱○園○尙○依○然○完○好○尙○書○同○了○橫○波○便○在○這○裏○下○榻○那○橫○波○
本○是○好○事○的○人○正○值○三○十○歲○壽○誕○自○有○了○繼○之○張○燕○筑○幾○個○舊○清○客○來○供○奔○走○還○有○姊○妹○行○中○的○李○大○
娘○十○娘○王○節○娘○這○幾○人○替○橫○波○盈○盈○下○拜○尙○書○本○也○揮○金○如○土○况○且○橫○波○喜○歡○熱○鬧○便○乘○勢○開○燈○張○宴○

邀集賓客數十百輩。前來聽劇。老梨園郭長春親自唱了一齣。接著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串了玉母瑤池宴。橫波垂簾命酒。同李大娘等談談舊事。知道葛蕙芳跟著孫克威入闈了。馬婉容又跟著楊龍友去了。寇白門跟著保國公也不知存亡死活。王微波被張獻忠留在營裏。只有卞玉京做了女道士。住在祇陀菴裏。橫波想去邀玉京來一叙。到是十娘說。玉京黃繩道服閉戶清脩。他誓不再履塵世。我輩何必去惹他呢。橫波道。正是十娘的養女香君。做了薰風殿女供奉。究竟有無下落。侯朝宗聽說同高鷄子不合。回河南去了。香君嫁不著朝宗。我叫老爺做媒替他訪一個佳婿。總要比楊龍友做媒強多呢。十娘聽了。嗚咽起來。說香君在杭州西湖出家了。同著童娘娘在一起住。橫波問那一個童娘娘。十娘道。他是弘光皇帝的妃子。因為皇帝不認下。在獄裏。到得南京城破。幸虧錦衣衛張老爺救他出來。帶到杭州。他在斷橋傍邊。造了水仙菴。招集女修替周皇后祈福。香君跟了故宮宮女同去的。我也沒法子勸阻他。真叫做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正在大家絮絮叨叨的講話。忽然尙書闖了進來。說道外面有一個門人儀姁。新拜浙江監司。逗留白下。我約他來與宴。他堅要進來替夫人上壽。還是允他不允。橫波道。有什麼不允呢。道言未了。那嚴姓藍頂補褂。簾長跪捧卮稱賤子替夫人把盞。這班女客驚得大家離座。或竟向內房躲避了。橫波不慌不忙。接了酒盞。一飲而盡。那嚴姓後面擁著許多男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第三回 市隱園廟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二〇

客有拍手的有狂笑的。橫波眨一眨眼。只見紅藍黃白。各樣顏色的頂子。早有一個修髯白面的人。排衆出來。向尚書道。我等衆人也要敬夫人三爵。橫波認得這人是錢謙益。便整衣穩步。出簾來說賤。初度諸位大人寵臨。已屬非分。那裏敢當賜酒。還是賤妾先敬三爵。說罷。有一個前髮齊眉。後髮披肩的小婢。捧著銀壺。斟了一杯。遞在橫波手裏。下面值席的僕人。把諸客的酒一概斟滿。橫波檢一檢。祇將酒一提。便飲三爵。既畢。橫波掀簾進去。唱戲的呈上戲目。點齊了重復開鑼。酒闌歌闋。已是三更。天氣橫波留著李大娘十娘。住下約定。明早到祇陀菴進香。並與卞玉京談談。橫波卸去嚴粧。只穿著短襦繡褲。腰支輕亞弓彎。纖小望。去不過二十許人。尚書等到客散。也到李大娘十娘這邊來湊趣。那知這楮祝壽的事。未免小題大做。傳到北京。卻被給事中孫培齡上了一疏道。

龔鼎孳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萬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哭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今歌飲流連。依然如故。且爲該妓稱觴祝壽。糜費鉅金。仕宦搢紳。喧呶達旦。故君在殯。更以父喪。虧行減倫。莫此爲甚。請飭部察核停格。

這疏上去。攝政王只將尚書降了二級。卻傳諭從速北上。橫波同著大娘十娘。自從祇陀菴進香回來。也收拾行裝。準備起程了。卞玉京知道橫波將行。便在菴中設齋祖餞。仍舊約了大娘十娘作陪。酒至

半酣從房裏攜出琴囊呼小僮焚上好香彈一曲高山流水仙露同潤清風徐來十指間拂拂若有雲煙的氣橫波歎曰卞姊如此我輩真凡胎俗骨矣玉京推琴而起又捧出一部法華經來一片霞光耀人眉宇子細看來覺得比朱砂還要細膩腴潤橫波便問道這是用什麼寫成的玉京道貧道自悲身世深愧踐跼要想懺悔罪孽刺取舌血逐日作爲功課如今供奉起來爲尙書同夫人祈福橫波諸人此時已散坐撥茗玉京邀三人到雲房隨喜但見石屏紙帳雅淡異常四壁挂著畫蘭八幀婀娜剛健水墨停勻款稱玉京道人橫波道卞姊有此畫法我愧不如玉京道這是近年遺悶之作若比夫人真是小巫見大巫了橫波看得玉京雖是清雋深慮難平爲繼又道卞姊這樣便算結局嗎還是擇人而事玉京笑道出家人那可再墮塵劫況且貧道從十八歲僑居吳門後來便到秦淮居住墮鞭公子走馬王孫當時並不措意料不到南都一變我輩便亂頭粗服任人蹂躪不得已纔算入道卻又被東中諸侯劫去強人當夕幸虧婢子柔柔有點權變將他嫩蕊嬌枝掉我殘花敗柳我迺遷到了祇陀菴竹籬茅舍已是坍塌不堪蝠糞當門蛛絲滿戶勉強修葺一番都仗良醫鄭保御力爲資助便做了祇陀菴主長齋繡佛精持戒律與外人罕通問問因爲夫人同大姊十姊都是手帕舊交是以有此一席夫人你看菴外這一帶錦樹林便是貧道玉京葬骨的地方貧道諷經的餘暇不是畫畫蘭即是彈彈琴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二二

後來被吳梅村學士聽得便做了長歌相贈還記得幾句道

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湑船。翦就黃緇。貧入道。携來綠綺。訴嬋娟。

這幾句恰爲貧道傳出心事。但是歡場不再。綺孽全除。到安安耽耽在這祇陀菴裏。夫人榮華富貴。正未有艾。大姊十姊。綺年玉貌。怕沒有如意郎君。貧道賦命孤虛。何苦隨人逐逐。齋魚粥鼓。與鼎食鐘鳴。各有一番聲價。不知道貧道有福消受。沒有說罷。灑下幾點淚來。橫波竭力安慰了玉京。同了大娘十娘歸去。不多幾日。橫波是陪著尙書赴北了。大娘亦盡貨金珠。以嚮胥生。十娘從良。尤不知卞居何所。玉京伊鬱易病。處此蕭條景况。回想一綾一曲。此樂何堪。再得藥鑪茶竈。虧得鄭醫生盤桓不去。玉京也有情。聊勝把鄭醫當做知己。正在長日懨懨的時節。病人本沒有情緒。忽然接到了蘇州一信。說玉京的妹子卞敏已喪所天。要到菴裏來探望阿姊。玉京喜得大兵之後。骨肉重逢。便倚枕寫了回書。蘇州到南京。本沒有幾多遠。只因沿途烽火。舟楫難通。約莫二十日纔到了南京城裏。這卞敏幼年也會到過秦淮。鼓琴畫蘭。不在玉京之亞。申相國的孫子極爲賞識。便納在後房。專寵申家是簪纓世族。久受國恩。這相國的孫子名喚維久。也是一榜舉人。官拜南都員外郎。詩文的聲名洋溢海內。復社公子

裏面算得一個鼎鼎的卞敏事得其人深喜落花有主不道維久一病消渴經年早被召作脩文郎了。申家的眷屬歸罪卞敏定要叫他下堂。他想來只有這個阿姊特地投奔祇陀菴見了玉京彼此大哭。那日玉京扶病強起雲鬢不整像個黃面瞿曇看了卞敏縞服練裙映著雪白的玉肪更覺風情綽約。但是青年失偶又遇著這種荒亂的時代不知道若何收拾又想自身病狀如此沒有一個關切的人。一旦溘然長逝那一個替我來布置有了妹子便算有主若是苟延殘喘風晨月夕也好解破岑寂卞敏看得阿姊地方清淨沒有人來纏擾亦願跟著玉京入道。玉京道我是悲歡離合世味都嘗遍了心如古井一點不起波瀾纔能殼穩坐這蒲團上你同申公子情濃的時候遇著這個打劫情論理出家也算正理但是蠶絲未盡蠟炬未乾且在我這裏挨過五載三年再定行止卞敏自然沒有話說。跟了阿姊看經茹素玉京也鮮健一點閒來談談舊事日間還有鄭醫來走動說道清兵雖則下了江南俘了弘光皇帝那福建地方已經別立唐王這班投降清朝的明臣也都奔赴福州去做那開國元勳了。玉京道我們是出家人管不到國家的興亡時局遷變只是崇禎皇帝同周皇后應該追薦追薦我。想趁著今年中元令節打一個醮邀集杭州蘇州這班女僧女道聽說舊院李香跟著董娘娘也在杭州妹子閒著無事替我繡副長旛好在三清前懸掛外面的事都要託鄭先生了。玉京與兜兜的辦這

第三回 市隱園顧橫波祝壽

祇陀菴卞玉京朝天

二四

醮事果然杭州蘇州的同脩都肯臨時前來襄助。不道一交新秋。玉京病又加劇了。卞敏極意調護。到得順治二年七月初十日。玉京已解除遺蛻而去。臨終囑付卞敏。葬在庵外錦樹林。只要求錢尙書題一塊墓碑。寫著故明女道士卞玉京之墓十字。這時蘇杭同脩爲著醮事。趕到先於十四日。把玉京安了。寢窆十五醮事。公推童娘娘主壇。鏡鉞喧天。香煙匝地。整整鬧了三日。因爲祇陀菴無主。便商請童娘娘留下李香君管理一切。童娘娘自回杭州水仙菴去了。香君在祇陀菴裏傳了玉京衣鉢。晨鐘暮鼓已成了清淨女修。只爲看著卞敏尙無結束。到是一樁心事。況且卞敏到過豪家。見過名士等閒的人。卞敏也不放在眼裏。幸虧鄭醫生極力張羅。尋著了一個陳姓貴客。既無嫡妻。又無子女。隨著他福建上任去了。香君將玉京遺物一併交與卞敏。此後連鄭醫生也不到祇陀菴了。正是

收拾蟲沙歸土壤

扶搖鷹隼出風塵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顧橫波柳如是。是秦淮領袖。此回雖寫橫波。却將秦淮諸人作一個總束。李大娘十娘王節娘。是見而知之。寇白門葛蕙芳馬婉容王微波李香君。是聞而知之。卞玉京由聞而見。純是開下數回的楔子。推燈匣劍。隱約可見。

橫波上壽不是爲橫波却是爲芝麓然非芝麓寵愛橫波橫波亦無此驕貴更無此倜儻寫到錢謙益敬酒真與芝麓沆瀣一氣

寫顧橫波如此堂皇富貴寫卞玉京如此孤僻幽靜炎涼旨趣本是不同作者於一回中寫出不營絳樹雙聲黃華二牘

卞玉京棄家入道便是張薇一流人故欲爲崇禎帝后打醮點出童娘娘點出李香君見得女流亦有氣節不特顧柳可愧卽龔錢亦可愧當於言外領之

寫卞敏一段是玉京餘波又是香君對照

第四回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

志過墟鶻飛感劉妹

上回說到唐王擁立改元隆武明朝的遺臣紛紛往福建去了又做出一番事業但是江南這個地方龍蟠虎踞外面又有史可法督師四鎮犄角爲什麼北兵一到束手受降便那北京的攝政王不是說暫緩南下嗎那知道南都的淪陷也是防河的總兵許定國去迎接來的許定國原是一員驍將他的夫人侯氏也廣有智謀駐紮在雁州城內正是南北防河的一個關鍵清兵在黃河北面正眼兒都不

第四回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

志過墟鶻飛感劉妹

第四回

命防河駕侶警邢姨

志過鳩飛感劉妹

二六

敢覬他一覷。偏是南京城裏鬧得馬仰人翻。並無一點中興氣象。定國也微微有些知道。只說防務緊急。要求史可法調兵協助。史可法派了興平侯高傑。隨帶本部人馬到睢州。同定國會合。又請侯朝宗做高傑的參謀。高傑雖然捨不得揚州。所謂軍令在身。義無反顧。論到高傑的本領。也不弱於定國。只是勇而無謀。堅於自信。他從前在李自成部下。曾經長驅入汴。併力圖湘。自成是極親信他的。因為同自成的妻子邢氏發生關係。自成知道了。要手刃高傑。高傑便帶了邢氏投降明朝。屢立戰功。把自成不敢下江南了。這時防守揚通。位居侯爵。邢氏也封了一品夫人。從前自成對著邢氏。並不是正式的匹配。邢氏花一般。嬌柳一般。媚本來看中自成。只是大批的金銀整匹的綢緞。隨著邢氏使用。也就相安下來。不道自成到一處擄一處的婦女。進一城置一城的姬妾。邢氏丟在府裡。一年見不著自成的面。不要說枕席上的恩愛了。高傑是家將的首領。同邢氏時常見面。邢氏看得高傑一表非俗。便有心傾嚮高傑。始終礙著名分。不敢輕舉妄動。還是邢氏定了棄賊投明的計策。纔算成就了好事。高傑雖是一條小小的蛇。卻比自成這種疲龍活潑。勤敏得不少。邢氏打點了銀錢細軟。跟著高傑。桃之夭天。高傑懼邢氏嚴毅。曠邢氏美豔。懾服得番山鶴子。終身不置側室。自從作鎮揚州以後。靠著邢氏號令肅穆。所以軍民安堵。偏是儀徵的黃得功。看不起高傑。說他是個草寇。劉澤清劉良佐。又附和得功。

一定要驅逐高傑的。可法無可奈何，纔把高傑調去防河。可法實在少了一隻臂膀。高傑知道可法兵單馬弱，仍留了一枝勁旅，叫邢氏帶著住在揚州。高傑只帶去本鎮一半兵馬，計議已定。高傑辭了可法，回衙與邢氏話別。邢氏置酒餞行，座中有高傑的外甥李本深兄弟。高俊、邢氏親手舉杯付傑，說道：「侯爺率師北上，建立不世之功，妾身何敢冒瀆。但聞得總兵許定國久駐睢州，根深蒂固，他要北就北，要南就南，舉足重輕，全在定國一人。侯爺總要結之以恩，感之以信，不是上陣殺賊，可以專講勇力的。」揚州的事，妾身斷不推諉，只怕侯爺沒有妾身在旁，雖滿布參謀，未必肯聽。妾身到是躊躇得很。高傑道：「夫人放心，本藩此行一戒色，二戒酒，三戒殺。軍事都聽侯參謀指揮，一年半載，便好功成身退了。」正說話間，高傑的兒子只有五歲，也在邢氏旁邊坐下。高傑又道：「這孩子可以過繼把閣部元帥將來。自有照應。」邢氏亦點頭稱是。席散以後，高傑準備次日祭旗。三日後出發，由水路先赴徐州。邢氏總覺得心神恍惚，坐臥不寧。這晚睡下來，模模糊糊得了一夢，夢見自己頂盔貫甲，站立天帝冊墀下面，有一冕玉指笏的捧冊來覲，說是在劫人數。天帝問南人多，北人少嗎？捧冊的答應著，是又說高傑開刀定數。應爾。邢氏聽了一悸，醒來便勸高傑解除兵柄，釋甲歸農。高傑說道：「這是夫人因思成夢，那裏有這種事。」次日依然出去祭旗，不道風吹大纛，傾折下來。又到演武廳裏試礮，紅衣大礮無故自裂。邢氏

第四回

命防河鶻侶警邢姨

志過墟鷄飛感劉妹

二八

料○定○此○去○不○祥○便○要○將○兒○子○過○繼○的○事○趕○緊○辦○好○可○法○起○初○不○允○叫○他○繼○把○他○人○經○不○得○邢○氏○跪○地○哀○求○纔○算○承○認○華○筵○歌○伎○匏○笏○滿○堂○這○真○是○苦○中○作○樂○看○看○已○過○三○日○高○傑○違○不○得○帥○令○鮑○續○千○里○旌○旗○蔽○空○的○向○徐○州○進○發○早○有○大○盜○程○肖○字○率○健○將○六○人○投○降○高○傑○馬○前○高○傑○陽○與○敵○血○陰○使○乘○醉○駢○誅○還○有○永○城○鄉○紳○傾○家○犒○軍○也○把○他○無○辜○慘○殺○這○個○信○息○傳○到○睢○州○許○定○國○便○要○設○法○防○備○侯○氏○暗○叫○差○官○到○徐○州○探○高○傑○的○邢○夫○人○同○來○不○會○知○道○只○有○高○傑○同○幾○員○裨○將○幾○個○參○謀○侯○氏○便○向○定○國○道○高○傑○能○設○講○理○同○是○明○朝○的○臣○子○看○史○閣○部○面○上○讓○他○一○點○若○仍○舊○是○強○盜○行○爲○只○要○如○此○如○此○我○們○怕○保○不○住○這○總○兵○嗎○不○多○幾○日○高○傑○從○徐○州○起○行○在○睢○州○二○十○里○外○紮○營○把○王○命○旗○掛○在○城○牆○高○處○傳○令○無○故○入○城○的○視○此○第○二○日○只○帶○了○精○銳○三○百○人○入○城○定○國○素○服○角○帶○自○稱○總○兵○許○定○國○叩○見○侯○爺○高○傑○下○馬○扶○起○並○轡○入○衙○彼○此○鑽○刀○定○盟○約○爲○兄○弟○定○國○知○道○邢○夫○人○不○會○隨○營○便○進○上○兩○個○美○姝○高○傑○笑○道○行○軍○之○日○無○所○事○此○弟○如○有○心○爲○吾○畜○之○俟○掃○清○中○原○以○娛○吾○老○便○了○定○國○看○得○一○計○不○成○只○好○再○商○二○計○高○傑○便○傳○令○定○國○要○在○教○場○點○卯○定○國○只○得○應○允○下○來○那○知○定○國○十○萬○的○兵○到○有○五○六○萬○是○老○弱○的○高○傑○責○罵○他○欺○君○糜○餉○他○只○是○叩○頭○認○罪○高○傑○回○到○營○裏○告○訴○朝○宗○朝○宗○道○大○事○去○矣○高○傑○便○道○我○高○傑○威○名○蓋○世○黃○劉○三○鎮○還○拜○下○風○這○許○定○國○不○過○走○狗○小○將○有○什○麼○本○領○朝○宗○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總是謹慎的好。高傑呵呵一笑。恰好定國派人來下書請宴。朝宗知道有變。高傑不以為然。帶著幾員裨將。進得城來。只有部將出來迎接。單單不見定國。進了衙署。定國倉皇俯伏道。山妻偶恙。不能隨執鞭鐙。高傑並不動疑。只見廳上陳列盛饌。高傑居中一席。是定國作陪。諸將左右兩席。是定國的兄弟。許泗作陪。火樹銀花。滿叢羅綺。那兩個美姝。輪流上來斟酒。諸將也人挾一妓。吹簫品竹。煞是好聽。高傑酒落歡場。不覺酩酊大醉。諸將被諸妓相勦。也無暇再顧。高傑這便是侯氏的第二計。這兩個美姝。是睢州的營妓。諸將的妓女。都是侯氏部下的女軍。連那老弱不堪的兵卒。是假扮了激怒高傑的高傑。一夢醒來。左右前後。長槍叢集。高傑奪了一柄。隨手挑去。雖則連殺幾人。究竟寡不敵衆。那隨行的諸將。盡皆開膛破肚。身首異處了。定國殺了高傑。帶著眷屬。同十萬大軍的名冊。渡河北向。直入京城。將江南弘光皇帝情形。詳細奏聞。攝政王召集王公將相。決計派豫親王多鐸南下。加定國大將軍。令許定國做先行鄉導。不到兩個月。清兵渡過淮河。進薄揚州城下。史可法畢竟無策可守。只得投江自盡。豫王順流而下。弘光皇帝一溜烟逃得不知去向。馬士英阮大鍼一班人物。降的降。走的走。終究沒有一個肯死。豫王進了南京城。便在明宮開府。這些宮娥秀女。依然上來承值。豫王却沒得中意的人。到是松江送來難婦四人。豫王叫他更換裝束。上來侍酒。內中有一個身倚左柱。向壁側立。額光炯炯。

第四回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志

過墟鷓鴣飛感劉妹

第四回

命防河駕侶警那姨志

過墟鷓飛感劉妹

三〇

同燈燭相射。目。泪。睫。暈。微。赤。如。曉。花。含。露。一。般。素。服。淡。粧。堅。不。願。行。豫。王。叫。左。右。帶。他。上。來。問。他。籍。貫。他。竟。不。應。問。他。年。紀。他。又。不。應。問。他。有。夫。沒。有。他。忽。然。大。慟。道。我。是。民。間。寡。婦。只。爲。戀。著。一。女。所。以。不。忍。殉。難。如。今。到。了。這。個。所。在。可。以。殺。我。了。我。是。良。家。出。身。不。肯。做。奴。婢。的。聲。音。嚶。嚶。又。如。流。鶯。轉。樹。一。般。道。言。未。了。早。向。柱。上。撞。去。左。右。抱。持。得。牢。已。經。頭。髻。盡。解。髮。長。委。地。豫。王。著。實。不。忍。叫。管。家。老。嫗。引。去。調。養。自。然。有。這。三。個。婦。人。前。來。服。侍。老。嫗。導。他。進。了。宮。旁。小。室。問。他。姓。氏。籍。貫。他。自。承。爲。常。熟。黃。劉。氏。夫。已。早。歿。一。女。已。嫁。先。爲。李。成。棟。兵。所。掠。輾。轉。被。選。到。此。老。嫗。再。三。相。勸。劉。總。涕。泣。不。食。老。嫗。無。可。奈。何。啟。稟。豫。王。說。他。思。女。情。切。須。寫。信。一。探。纔。好。豫。王。派。了。差。官。走。了。一。趟。安。慰。了。他。漸。漸。的。茶。飯。也。吃。了。豫。王。知。道。心。回。意。轉。人。稜。吓。東。珠。吓。首。飾。吓。衣。服。吓。絡。繹。不。絕。的。賞。賜。劉。也。並。不。拜。謝。後。來。連。金。鳳。花。冠。一。品。命。服。都。頒。發。下。來。了。這。時。豫。王。的。福。晉。在。京。薨。逝。本。旗。婦。女。竈。下。的。應。該。哭。臨。劉。便。穿。了。練。裙。縞。袂。靈。前。行。禮。偏。又。看。在。豫。王。眼。裏。當。他。是。藐。姑。仙。女。洛。水。神。妃。暗。中。叫。老。嫗。示。意。說。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奏。開。後。卽。冊。立。福。晉。這。句。話。纔。把。劉。打。動。果。然。晚。間。被。召。遵。命。入。宮。先。謝。皇。恩。後。叩。王。禮。這。樁。風。流。舊。債。總。算。一。筆。勾。銷。豫。王。待。他。鱗。賤。鷓。飛。異。常。恩。愛。連。他。的。弟。兄。女。婿。一。律。提。拔。他。起。來。不。到。一。年。王。歸。北。京。劉。已。有。娠。居。然。生。了。一。子。奉。旨。立。爲。豫。王。福。晉。彌。月。入。宮。謝。賞。皇。太。后。一。

見大喜。說道傳言豫王妻美。今果然矣。問劉幾歲。劉對三十有五。問劉出身始末。劉卻原原本本。一字不諱。皇太后道。從前明朝的坤興公主。隨我一載。雖則枝柔葉軟。總覺得清癯秀削。沒有豐厚的福澤。畢竟未及二十。早已香消玉殞。如今豫王福晉光華腴潤。顧盼生姿。不要講眉目如畫。身材相稱。便是足下的鞵子。也能够緩行穩步。不像漢粧婦女扭扭捏捏的樣子。豫王有福。果然民間有這樣美婦。比從前福晉。忽喇氏強多了。劉却俯首不敢仰視。皇太后又道。我們分雖君臣。情則妯娌。我却愛你得很。你可常來談談。劉從容謝恩而退。豫王知道皇太后寵禮極加敬畏。劉却生子兩人。子孫蕃衍。這豫王的封爵。一直襲到宣統年間。都靠著劉氏這支滋長出來的。後人爲著這事。有一篇過墟志。約略還有點記得。那過墟志道。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廣。虞守正不阿。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喪母。卽自粧束。能詩通筆札。鄉里稱國色。以苛於擇壻。故年十四。猶未字。邑有黃亮。功者富甲一郡。年四十。謀續娶。求婚於劉。伯不允。仲索黃賂。乘伯幕游而嫁之。劉歸黃。殊鬱鬱。逾年生一女。曰珍。適熊耳山人。過虞。推劉造曰。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何從得此。再推黃造曰。此病膈人。珍羞滿案。不能入腹。人咸笑山人妄。黃無子。將嗣劉。仲子七。爲子。殊不肖。劉乃贅直塘錢氏。

第四回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

志過墟鷓飛感劉妹

第四回

命防河鴛侶警邢姨

志過墟鷓飛威劉妹

三二

婿之七忿甚會黃歿七衰經來議析產劉逐焉七陵盜來劫以有備逸劉決遷直塘部署甫竣七又
嗾旗丁掠劉宅劉貲早外運而劉被擄矣(下略)

這便是劉氏前半世的歷史。後來安富尊榮無不傳爲佳話。然卻是滿漢通婚的第一幕。後來漢人入宮。都稱做某佳氏。某佳氏還有情願投旂。希冀女貴的。豫王雖則在南京納了劉氏。卻有八樁善政。一求賢。二薄稅。三定刑。四除奸。五銷兵。六隨俗。七逐僧。八均田。所以南京的人都稱頌豫王功德。還每每對著這班降臣說。史可法如何忠烈。養他老母。恤他妻子。還要奏聞北京。把他賜葬。賜諡。好在錢謙益等幾個兩朝領袖。只貪圖眼前富貴。不記身後名譽。還說王爺如此優禮。故臣真令臣等肝腦塗地。不足以報萬一。豫王道。可法是明朝的人。你們是清朝的人。我是將可法做個榜樣。使清朝的人知道忠節。這兩個字。你們只替清朝好好辦事。不必再談到明朝了。謙益等聽了豫王這番議論。不免面紅耳赤。噤口無言。正是

莫道貳臣無氣節

須知一死最艱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高傑的邢夫人許定國的侯夫人。真是對壘高傑。帶侯朝宗做參謀。不帶邢夫人做護衛。高傑先

是失計。侯夫人探聽那夫人同來與否。正是周公瑾畏諸葛孔明處。然許之對高。仍能先禮後兵。故不能專怪定國。

高傑沿途殺人。便是取死之道。其遭定國之殺。所謂殺人者人亦殺之也。臨行自誓三戒。仍無一不犯。傑負那夫人多矣。那夫人之夢警。正是那夫人之機智。正是那夫人之權變。其如傑之不悟。何傑雖死不得所。却在兩劉以上。

龔之納顧錢之納柳亡國之臣。荒淫漁色。猶可言也。堂堂貴冑。奕奕將軍。竟至下納民婦。並至下納寡婦。何其自褻耶。然觀其繼福晉。謁太后。却不是顧柳一流人物。太后曰。光華腴潤。緩行穩步。正爲不准漢粧。織足婦女入宮作證。此可見清初之壺範。此可見清初之家法。

過墟一志錄之。失之繁。捨之失之畧。前因後果。在若疑若信之間。正如點水蜻蜓。不著痕迹。

第五回 慟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上回說到豫王下令。優恤明故相史可法。一班承旨的。尋着了可法的母親妻子。粟帛房屋。安置妥貼。幾個舊童僕。也來叩見老主母主母。其中有個可法家將。名叫史忠。他一向隨在揚州的史太夫人間。

他○可○法○下○落○他○說○老○爺○沈○江○了○還○留○下○袍○靴○冠○冕○是○小○的○收○拾○著○二○主○母○因○爲○有○孕○老○爺○不○許○他○同○殉○
被○老○漁○翁○救○上○船○去○這○老○漁○翁○不○是○別○人○便○是○從○前○說○書○的○柳○敬○亭○柳○麻○子○他○從○漢○口○避○亂○下○來○僱○了○
小○船○扮○了○漁○翁○在○江○邊○停○泊○老○爺○爲○著○揚○州○不○守○邢○夫○人○一○枝○兵○馬○潰○散○騎○了○白○驃○出○城○想○趕○到○南○京○
保○駕○只○有○二○主○母○同○小○的○兩○個○人○跟○著○一○路○炎○風○烈○日○剛○剛○走○到○江○邊○遇○著○這○柳○敬○亭○知○道○皇○帝○走○了○
南○京○破○了○老○爺○從○驃○上○滾○下○來○大○哭○一○場○對○著○二○主○母○道○可○法○如○今○是○明○朝○罪○臣○連○這○半○壁○江○山○都○是○
被○我○送○去○爲○臣○殉○君○爲○妾○殉○主○也○是○古○今○大○義○但○是○我○老○母○在○堂○主○母○又○無○所○出○你○既○然○有○了○身○孕○生○
了○下○來○不○論○是○男○是○女○尋○著○主○母○交○代○了○你○可○守○則○守○不○守○則○嫁○總○要○自○知○身○分○不○可○仗○著○青○年○美○貌○
離○北○兵○的○蹂○躪○這○纔○替○可○法○掙○一○口○氣○二○主○母○帶○哭○帶○勸○叫○老○爺○再○圖○後○舉○彼○此○對○哭○了○一○回○真○是○天○
昏○地○黯○到○反○沒○得○一○句○話○後○面○喊○聲○漸○漸○近○了○老○爺○對○著○敬○亭○道○江○山○無○主○賸○我○孤○臣○我○拚○著○葬○身○魚○
腹○這○個○小○妾○要○煩○老○兄○帶○去○在○南○京○尋○得○家○母○山○妻○使○他○們○生○死○一○處○還○託○你○寄○信○家○人○說○茫○茫○世○界○
留○著○我○史○可○法○何○處○安○放○說○完○便○拜○了○下○去○敬○亭○挽○著○二○主○母○下○了○漁○船○伊○啞○伊○啞○搖○到○蘆○葦○深○處○去○
了○老○爺○望○不○見○漁○船○便○頓○足○哭○道○
撇○下○俺○斷○蓬○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湘○纍○

怨勝黃土一丈江魚腹寬展摘脫下袍靴冠冕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

這時正在脫衣解帶小的還想背著老爺逃命不道不識相的白驃望江裏一擲老爺便道白驃白驃你好騎著我史可法去見二祖列宗了登時江中起了兩個浪頭把老爺捲得無蹤無影小的只好捆著這些袍靴冠冕逃到南京不料還見得著老主母主母若要知道二主母的消息只要尋得柳麻子便有著落史太夫人道我兒死得好死得好史夫人灑了幾點痛淚便說如今清朝的豫王要把老爺在揚州梅花嶺上鑄碑表墓看來尸骸是撈不著了你把袍靴冠冕取來待我送到王府裏去史忠匆在寓裏取來史夫人一樣一樣的檢點看到衣裳裏面渾身都是硃印印著欽命總督江北等處兵馬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印史夫人一陣心酸想到物在人亡國殘家破不知將來作何結局便喚史忠將各物送至王府驗視史忠走近府前便有北軍搜檢知道是史府家人引他到號房候旨這王府本是弘光故宮門外編額早換了豫親王行府五個字兩旁侍衛都是短袷腰刀藍翎晶頂史忠向號房述明來意號房囑令候著只見門外挂著幾扇牌示寫著殉難的投降的逃亡的出家的各員姓名那殉難的是

張捷 高倬 張有譽 龔延祥投降的是

第五回

擲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第五回 勸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三六

饒謙益 龔鼎擎 趙之龍 柳祚昌 徐九爵 張國弼 張拱召 李祖述 孫維城 湯國

祚 徐宏爵 鄧文圃 常應俊 鄒存義 劉允極 方一元 焦夢熊 張國才 黃九鼎

郭祚永 齊贊元 王 鐸 朱之臣 梁雲構 李 絳 程正揆 張 居逃亡的是

馮可宗 陳 盟 王一心 周之璣 馮夢禎 蔣鳴玉 張元始 姚士衡 沈應旦 吳希

哲 陸康稷 申 緒 葛含馨 羅志儒 黃哀赤 陳濟生 申績芳 吳 适 顧釋詒

陶廷煜出家的。

李 喬 孫 渠 葉應祖

史忠對著牌示上的人大半知道。正在點頭歎息。裏面內監出來。傳呼史忠帶了袍靴冠冕進見。豫王穿著紅錦箭衣。出御便殿。史忠拜罷。呈上各物。豫王還問可法家屬。有子無子。史忠把沈江託妾的事。一一奏聞。豫王便傳令沿江各處訪查柳敬亭的漁船。果然柳敬亭聽得清朝旌揚可法建坊立祠。更派禮部尙書饒謙益前來致祭。便暗地將史可法的愛妾送回南京交代。後來生子名直字愚菴。延得可法一脈。占了山陽的藉貫。雍正初年江蘇鄧督學鍾岳還取進一名史童生。便是可法的孫子。這是後話。當時豫王表彰了可法把忠烈的從優棺殮。逃亡的通行搜捕。凡有故明王公的子孫。先要收他。

的家屬。這大名鼎鼎琵琶頓老的孫女頓文。纔嫁著一位王子。要想措置別室。那知道王子爲著抗逆。下獄論罪。頓文祇留得一條性命。論那頓文的才藝。在秦淮亦不可多得。只是卞玉京廟眉娘這班人的後輩。身遭離亂。境處清貧。只在青溪里賃了圭竇。華門靠這神女生涯。养活頓老健兒。僧父。個個可欺。頓文雖則不善琵琶。那三疊鼓琴。冷然相洽。卞玉京也要退避三舍。不知怎樣被人牽連入禁。風鬢霧鬢憔悴。可憐獄中還撥琴自傷。彈那別鳳離鸞的曲。比到猿啼鵲泣。還要淒涼幾倍。幸虧舊客營救他出來。住在張燕筑家。間壁不復再隸樂籍。這張燕筑本是清客。侯王第門。都是他熟遊的地方。什麼魏國公。吓保國公。吓懷寧侯。吓臨淮侯。吓歌場舞榭。酒壘詩壇。都有燕筑在座。便是鼎革以後。在燕筑家裏避難的。也是不少。頓文常到燕筑家裏走動。早被一個王子。看在眼裏。及至問到燕筑。知道他是南都故妓。北里名姝。慢慢同他交談幾次。借著學琴的名。每日在燕筑家同他親近。燕筑看得他們兩相慕悅。便勸王子高營金屋。藉以藏嬌。王子亦慨贈金錢。振他貧悴。頓文自幸得所。說從此有了歸著。偏是王子因爲戀著頓文。豫王駕到之日。不會出去迎賀。又不預遞職名參謁。躲在燕筑家裏。並不知有薙髮的命令。却被討好的降臣。把他竄入逆官裏面。北軍如狼似虎。闖入王子府裏。將一家良賤。盡皆綁掠。財產自然籍沒。只是不見王子。將家人嚴刑拷問。供出在張燕筑家。一窩蜂圍住了燕筑的前

第五回

慟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第五回

勸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三八

後門說是奉令搜索叛逆。這燕筑的房屋外面原是一帶疏籬兩扇銀杏板門。鑄著八個篆字是春風三影秋水雙眉。籬裏種著幾樹馬櫻花。循著一條白石小路進去。便是三間杉屋。壁上楊龍友的畫錢收齋的字。藍田叔陳眉公的手筆。無不精妙。紗窗竹几。位置楚楚。後面紅樓一角。垂著蘆簾。便是王子同頓文的臥室。兩人正在開尊對飲。鱸鱖鰕菜。排列在食檯裏。香溫玉軟。旖旎風光。陡然聽得外面人聲馬聲。起初到並不在意。漸覺得逼近內室。頓文料定有點不妙。樓梯上一陣脚步。爲首的彪形大漢。衝進房來說在這裏了。又對著頓文道。你真是個禍水。剛纔出來又要進去。把王子細縛著兩手。帶著頓文下來。外面張燕筑也一同驅走。王子忙說不與他們相干。這班人道也不與我們相干。你們自到衙門去辦。王子同燕筑還好步行。頓文鞋弓襪小。一步一跌。總算有人借了他一匹馬。雜在隊裏。又受這班人多少戲謔。多少奚落。哭哭唬唬進了衙門。問了幾句。纔把通閩證據給王子閱看。王子俯首無語。照例收在監裏。問問張燕筑是個房主。問問頓文是個妓女。也就從輕發落。放了出來。頓文跟著燕筑歸來。門窗殘毀。書畫欹斜。及至到得樓上衣裳首飾。盡已不翼而飛。回首牀上連衾枕都沒有了。頓文跌暈過去。仍舊燕筑替他灌救。將就用布被護著。幸喜牀角邊十餘兩用贖碎銀。尙未遭他搜括。勉強捱過了幾日。知道王子是密受隆武官職。要做南京內應。定了死罪。次晨在儀門外行刑。頓文又

急又哭。連夜備了酒肴。要去法場。生祭燕筑。又無可阻止。只得聽他換了素衣素裙。頭上包了一塊黑帕。携了酒肴各物。出得儀鳳門來。早已人山人海。頓文夾入人叢裏面。遠遠望見青帷小轎。簇擁著兩排北軍。後面馬上坐著監斬官。披著一口鐘。到得法場。小轎裏拖出來的犯人。便是王子。紅衣紅褲。背插斬條。手扭脚鐐。銀鑿聲響。舊時那翩翩年少。美如冠玉的品貌。已換得髮蓬面垢。骨瘦形枯。頓文迎上去。抱住王子。叫了一聲。王子兩旁北軍的皮鞭如雨點的打下來。頓文只是哭泣。也不避讓。王子便道。我是自作自受。他們是各爲其主。只是門下這班食客。平時受我多少恩惠。今日一個不來。難爲你是沒名分的人。竟肯不避艱險。同我生訣。我真與你相識的太遲了。如今太夫人及夫人照例要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好在他們早經自盡。我也沒有繫念。只有桐棺三尺。黃土一坯。也要累著你了。說罷。叫頓文摸他的內衣。取出一包散碎銀子。頓文道。公子昇天。妾身應該殉節。只是老父年邁。無人侍奉。公子身後。妾身自會料理。一面擺上酒肴。立奉三爵。公子說。時辰到了。你站開罷。頓文焚了紙帛。王子早瞑目待死。頓文忙拉著燕筑去購買棺木。走得回來。只見地下一腔熱血。赤裸裸一段身子。亂鬆一顛。首級頓文看了。忙把鍼線將上下聯綴。叫人夫將衣衾殮好。擡去埋在孝陵旁邊。這些觀看的人。沸沸揚揚說道。這個妓女真有良心。頓文俠妓的聲名。南京城裏城外人人曉得。頓老爺要叫孫

第五回

慟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第五回

慟史相生別入漁家

憫王子比鄰留禍水

四〇

女做這煙花勾當。頓文道：紅顏薄命，自古皆然。從前這班姊妹行中，算是柳家、顧家頂好，但是他的主人本是明官後食清祿。武臣的唾罵是免不掉的。卞玉京、李香君先後都出了家。馬婉容、葛蕙芳兩個姊妹，聞說都跟著主人在福建殉難了。我有你老在堂，我是不能夠死的。還是我去尋香君妹妹，入了道嗎？你老叫我鬻歌，我看不如鬻琴。女道士鬻琴，卞玉京是做過的，又清淨又高尚，強如奴顏婢膝去受那北人的糟蹋。你老也不如同到菴裏，免我記望。頓老是無可不可聽憑孫女作主。香君果然叫他作伴，頓文便改名琴心，偏仍有那健兒，偷父借著聽琴爲名，闖入菴裏。琴心本已超脫塵滓，不願帶骨黏皮，那知饑貓聞腥，餓魚見餌，又覺怦然心動起來。頓老原是耐不得靜，鬻琴又弄不到幾多錢，暗暗叫孫女自尋歸束。香君亦爲著清淨的地方，任憑俗人來往，未免外觀不雅。從前只有鄉醫生爲著卞敏姻事，偶未談話，如今弄得沒有限制，便對琴心道：姊妹是方外人，鬻琴是風雅的事。玉京師父在日，從不爲人輕彈一曲。姊妹怕要學司馬相如，鳳求凰了。琴心經不起香君諷刺，依然同了頓老出菴。此時南市珠市舊院，都是荒煙蔓草，滿眼蒿藜，僅有祇陀菴一片乾淨土而已。香君自琴心去後，覺得岑寂，也以彈琴自遣。至今錦樹林二墓，一爲玉京，一卽香君也。正是

撩亂芳懷歸綠綺

模糊綺孽託黃冠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史忠對老主母主母一番話。敘得委曲詳盡。對豫王一番話。敘得簡明輕便。可法有這一個妾。固是難得有這一個僕。尤覺難得有這一匹白驃。更爲難得之難得。不知道謙益致祭時。可法肯邀一顧否。

殉難投降逃亡出家四部分。借著府門牌示。表白一番。南都明臣盡在是矣。豫王撫卹忠烈。搜捕逃亡。正爲可法結束。

頓文身世爲秦淮諸姬第一。淒楚下獄一段。送死一段。憔悴困頓。可謂極矣。不料入道以後。凡心未泯。出菴以後。浪迹難尋。此非故抑頓文。蓋爲玉京香京二人。增得許多聲價。玉京對卞敏道。俱是蠶絲未盡。蠟炬未乾。真是過來人閱歷語。

王子之死。爲的是降臣討好。竄入逆官裏面。然降臣以不降者爲逆官。逆官以已降者爲降臣。降臣逆官本是勢不兩立。然寫到北兵搜捕之慘。刑戮之酷。都從頓文目中看出。覺得摧殘異已。斬草除根。歷朝都是一轍。讀之令人不寒而慄。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閩嶠 柳如是淚漬灑虞山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閩嶠

柳如是淚漬灑虞山

四一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閩嶠

柳如是淚灑瀆唐山

四二

上回說到頓文爲著王子的嫌疑。進了祇陀菴。這時候南京的地方已經盡爲清朝所有。只是附近州縣還有聚衆抗命。不肯薙髮的。什麼宜興呢。吳江呢。嘉定呢。揭竿斬木。櫻城固守。那豫親王多鐸早已帶著劉三妹回京復命了。睿親王用著漢人殺漢人的政策。命洪承疇經略江南一帶。一面却派貝勒博洛順道入閩。這班投降清朝的明臣阮大鍼是墮崖死了。馬士英是爲著通閩斬了。只有蘇松巡撫楊龍友到閩較早。還帶著兩個妾住著。這兩個妾一個叫朱玉耶。一個叫馬嬌。玉耶原是閩中郭聖僕的寵姬。聖僕在日最喜收藏書畫瓶硯。几杖這幾種玩好。龍友本來是書畫家。得了玉耶。便連古器摺歸己有。玉耶對著龍友情深。故主觸目傷心。覺得聖僕的家中較龍友舒適許多。此時弱草依人。落花誤主。憂憂鬱鬱。不免懨懨的抱病了。龍友最寵的便是這馬嬌。馬嬌字叫婉容。原係秦淮的妓女。論他的姿首濯濯。如春月楊柳。豔豔如秋水芙蓉。却當得嬌這一個字。那知音識曲。妙合官商。連老妓師都推他獨步。婉容說是良家女子。誤墮烟花。總要擇人而事。龍友在秦淮畫舫裏。什麼卞玉京。鄭妥娘。李貞麗。這班人都算仗他幫襯。後來弘光擁立。有了馬士英。這一個親戚。居然由清客變做貴人了。馬婉容有這班姊妹們的慫恿。居然做了龍友副室。只要楊龍友官運亨通。怕不是願橫波第二嗎。不料龍友剛要到蘇松巡撫的任。皇帝也走了。宰相也降了。大衆爲著龍友是士英的黨羽。將他的房屋細軟。

焚掠一空。龍友同玉耶婉容，只逃得三條性命。知道玉耶閩中尚有一點產業，便悄悄的渡海入閩。正值隆武起用舊臣，龍友自然策名朝列。所有鸞封鳳誥，一律都是婉容收受。玉耶心愈不平，又無法奪他的恩愛。闌珊瘦骨，縹緲芳魂，便與郭聖僕到地下作伴去了。馬婉容看得玉耶已死，便要叫龍友將他升爲繼室。龍友本是善於排場的人，選定吉日，邀集了大學士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幾個人，替婉容加笄。婉容換了服色，錦裙繡襖，粉黛脩肩，與龍友望北謝過帝恩，然後參神謁祖，又拜了黃鄭二人。龍友已是五十餘歲了，婉容不過二十有四，從此烏鶻魚鰈，婉容自謂得所，不道龍友的母亲已經從南京尋到了。婉容見著太夫人，不得不盡點婦道。那太夫人自從丐婦隊中流離瑣尾出來的，對著錦衣玉食，自然歡喜無量。看見兒子紅袍紗帽，依然是個貴官，也不知道閩中的局面，靠得住靠不住。龍友是日日有朝報的，聽得益王朱由本、永寧王朱慈炎先後竄死，風聲漸漸逼緊。黃道周出關募兵，又被洪承疇部將所害。鄭芝龍知事不妙，獻出仙霞關，已受清朝的侯封了。龍友躊躇無計，想借著護駕爲名，跟了隆武暫奔汀州，偏被婉容絆著說：生則同生死，則同死。老爺殉國，妾身願殉。老爺此項時勢，逃來逃去，總是一死死要死，得有名不要像馬舅老爺阮老爺一樣死了，還被人唾罵呢。龍友被婉容一激，也只好聽天由命。外面報建寧陷了，清兵已直犯延平。又報聖駕掣了，曾妃擁了十餘篋殘書出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閻嶼

柳如是淚漬瀟虞山

四四

城了。鎗聲殺聲哭聲馬蹄聲。曠成一片。龍友對著婉容道。我去死了。你卻何如。婉容哭道。如今要煩你。先驅狐狸於地下了。東南角上起了一片火光。門外便闖進幾個北兵。擁著一員裨將。說一聲。搜蜂擁般。進了內室。梁上早挂著一個青衣小帽。脩髯盈頰的人。裨將正在問著北兵。早牽了一個白髮老嫗。一個紅粉佳人前來。那老嫗只是索索的抖。裨將叫他供的明白。老嫗說死的是兒子。後面的是媳婦。裨將叫北兵將龍友屍首解下來。焚化了。說要借這裏房屋住幾天。還要叫老嫗替他備酒充飢。老嫗一句都聽不懂。虧得婉容裝著和顏悅色的面目。一一答應。這裨將同婉容七搭八搭的講說。他是博洛手下的梅勒章。京名叫穆都哩。還把豫王娶劉三妹的事說給婉容聽。婉容吩咐婢僕送上酒肴。親自把盞。老嫗早嫻嫻的走了。裨將酒落歡場。把婉容看了。又看婉容凝眸送媚。撥指迎香。還隨口唱了一支小曲。裨將解去外面甲衣。祇留短襖。要婉容領他到房裏去坐。婉容吩咐貼身丫鬟扶了裨將上樓。只見琴尊妥貼筆墨精良。裨將是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望著婉容從外面進來。便想上前搜抱。說時遲那時快。裨將腹上早著了一刀。血流如注。大喊一聲。倒在地下。正在掙扎。婉容對著咽喉。又是一刀。轉手用刀。自刎。外面北兵已聽著聲響。丫鬟更驚得呆若木鷄。定一定神。纔向下面報信。北兵進來的時候。老嫗帶著丫鬟早向外面逃走了。北兵盡擄財物。把房屋付之一炬。連那裨將同婉容的屍首。

也在劫數裏面了。原來馬婉容自從同龍友約定同死，便向家將手裏得了這柄倭刀，倭刀鋒銛無比。見血卽死，却只有閩中同倭國相近，所以常來販運。婉容殺了這員裨將，從容自殉，要算不負龍友了。後人有詩讚婉容曰：

拚將一死證前因，如是橫波總貳臣。莫詔宮中曾刺虎，閩南亦有費宮人。

龍友婉容有了這個結局，龍友的母親帶著丫鬟，仍舊扮了丐婦，一路打從衢州嚴州過了杭州，趁著運河的船到得南京，已是順治五年四月。龍友的母親尋著一個故僕，把丫鬟配給了他。在這故僕家中，喫碗現成茶飯，那故僕名叫楊升，新投靠在致仕回藉的禮部侍郎錢謙益門下，丫鬟薦了進去，便派著伏侍柳夫人。柳夫人是侍郎寵愛得很大的，名叫如是，亦是秦淮畫舫裏有數人物，因為侍郎詞翰與己，伯仲纔肯歸侍。侍郎覺得年華老大，恐怕枕席間滿不來夫人的意，左一服藥，右一服藥，到是夫人說道：腹中空虛的人，如何比得來飽學？何苦東鈔西襲，反被人笑從此。只算做閨房密友文字，擊交侍郎愛寵中間，又添了幾分敬畏。凡有題識，但署柳君兩字，依附侍郎的，便跟了稱做夫人。侍郎本來是提倡風雅的徵歌選色，至老不倦，自從得了夫人一班墨客騷人，都拜倒石榴裙下。這錢侍郎的柳夫人，同龔尙書的顯夫人，真是一時瑜亮，猶記侍郎金陵雜題裏道：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閩嶠

柳如是淚漬瀟虞山

四六

淡粉輕烟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惜別留歡限馬蹄。勾欄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歡娛伴我歸。別樣風流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煞瓜洲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舊曲新詩塵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這都是鼎革後侍郎的寄託。侍郎迎降清朝的時候。原想位登台輔。名動公卿。不料做了幾個月的禮部侍郎。依然放歸田里。雖然門生故舊都尊他一聲虞山宗伯。但這兩朝領袖的名聲。終究留著痕迹。因感而憤。因憤而悔。這老境益發踉蹌了。幸虧柳夫人借著詩詞。替他消消遣。解解悶。侍郎一年一年的寔蹙下來。家用又大。時事又難。從前得過知遇。受過恩惠的人。都去捧這班熱官。真是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了侍郎的兒子。只中了一榜舉人。有什麼勢力。眼睜睜看著老父債臺百級。受那鄉里豪猾的播弄。真真沒法解救。柳夫人到得這種景況。也知道人亡家破。就在目前。偏是侍郎又為著留宿黃毓祺這一案。被逮江寧質訊。柳夫人又盡出金珠細軟。典鬻一空。纔保得侍郎老命。侍郎受了這場挫辱。歸到虞山。已經奄然一息了。柳夫人自然調湯理藥。楊升還四出去籌借款項。不到幾

日侍郎料定不能再起。便捏著柳夫人的手指著兒子道：他是忠厚無用的讀書人，我死以後這班虎視眈眈的鄉里，必定要來同你們爲難。我知道你的私蓄也淨絕了，我的書畫古玩，算不來什麼錢。只有這所房屋還好，售賣你們把我殯殮好了，趕快到南京去躲避。他服滿了，仍舊叫他上京應試。繼我書香一脈，楊升兩夫婦到忠心得很好，最好跟你們到南京去。柳夫人聽一句，應一句，淚珠兒濕透了衣袖。等到侍郎但化七手八腳的買棺立主，寥寥落落來了幾個弔客。柳夫人想到昔日繁華而今何在，到不如白楊荒草同穴同理，也算得此生結果。主意已定，只等著下窆的時間，做個殉葬的姬侍。楊升聽見外面沸沸揚揚說要來索侍郎舊債，夫人叫一家細弱暫時遷居。他處只贖了侍郎的兒子。同夫人及楊升夫妻四個人，這日是侍郎的三七。柳夫人上了祭菜，正在嗚嗚咽咽的哭，只聽開門外擔撞話聲。夫人知事不妙，連叫楊升出外開門。蜂擁著一班少年進來，見了侍郎的兒子，捧佳便毆。楊升飛報入內，夫人便縞服練裙出了中堂，對著少年一望，盡是短襟窄袖，椎埋屠狗，脚色便指著爲首的厲聲道：你等快快放手。侍郎未必盡負汝等金，便是負汝等金，也是侍郎的事。與他兒子什麼相干？況且還有我在，你等究竟要多少金呢？這班少年聽了夫人的話，總道有點沾染，把氣斂抑了一點聲勢和平了一點。只是牆外四面依然不會放鬆些子。夫人便一不做二不休，連夜刺血寫了狀子，叫楊

升打了牆洞到常熟縣裏去告急。靜悄悄的乘人不備，用布縷子打了一個結，自縊在侍郎柩側。到得縣中，隸役跟著楊升趕到，少年已是散了一半。敲門進去，見那柳夫人已一瞑不視了。只有侍郎的兒子同著楊升的妻子在那裏撫屍大慟。縣役著實不忍，稟明縣官，拿了幾個少年去懲辦一番。虞山錢氏算得免了騷擾，侍郎的兒子同那妻子著實感激夫人，是用匹禮並葬。這志節的名譽，蘇州人人知道，還用了多少詩詞贊揚他。徐仲光還做了柳夫人小傳，後面卻徵著論贊道：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嬴以存弱趙，杵臼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尙書，而紓其身後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憐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尙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尙在白楊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願以從死之名，爲地下慮荒矣。徵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千尋之操，曷以一念墮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蓋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銳如遺。

豈不壯哉

噫。這真是夫人知己了。楊升夫婦等到侍郎與夫人經營窳窳。布置松楸。一一完畢。便辭了錢家。回來向龍友母親告訴。龍友的母親歎息一番。說道。如今烈女節婦。都出在勾欄中了。便把閩中孫成克的。事演說一番。正是

不信章臺欵柳樹

果然火匠現蓮花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龍友之死。分也。婉容之死。亦分也。然龍友無婉容。固不死也。龍友不死。叛臣而已。降臣而已。亦一馬阮而已。婉容曰。逃來逃去。總是一死。死要死得有名。是直刺龍友心坎。龍友那敢不死。

婉容之對北將。替他備酒。替他把盞。替他唱曲。然後騙他解衣。引他入房。終究之一刀了之。急遽之間。如此從容。危難之間。如此慷慨。可云難得。

秦淮佳麗。並稱顧柳。其身世同。其際遇同。其所嫁之人。位分同。寵愛同。然前回寫顧何等熱鬧。此回寫柳何等淒楚。作者固自有用意。蓋寫顧祇寫前半截。寫柳祇寫後半截。易地皆然。誰軒誰輕。馬婉容的死。是報主。柳如是的死。亦是報主。楊母曰。烈女節婦。出在勾欄。可見明朝養士之報不

第六回

馬婉容血痕蜚閩嶠

柳如是淚漬灑虞山

惟士大夫然不惟高門貴族然知愛乃忠知禮乃義龍友牧齋何幸得此
徐仲傳後一論如剝繭壳如抽蕉心結語含毫邈然愈澹愈遠

第七回 霞噴舌唾葛蕙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上回說到楊龍友母親提起孫克成妾一段殉節的歷史這孫克成名臨本是安徽桐城人氏在福建的時候奉命爲文驄監軍克成同龍友南都本是舊交值此轉徙流離在這燕幕之下自然格外知己便是幾家眷屬亦時相過從克成的妾葛嫩字叫蕙芳與馬嬌容先後從良平時總勸丈夫無負國恩勉圖忠一還說我輩女子身在平康朝張暮李與無主的落花一般到得脫籍適人無論老少窮通應該抱著從一而終的主意雖有亮燦燦的黃金明晃晃的白刃也不肯移易此志的做臣子的既然受了爵祿舉家富貴那身子應該爲國家所用爲國家而死如何可事了一主再事一主我聽說錢老爺與老爺都做了北朝大官咳生死關頭這樣的打不破真不如我輩女子了孫克成原是好勝的人又素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還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縱酒高歌聽見蕙芳這一席話狂呼侍婢快斟三大白來便向蕙芳道現在北兵從浙江倍道而進福建只靠著一座仙霞關我軍雖四

面分布。但只有應付的能耐。沒有攻擊的機會。我從前自號飛將軍。還想投筆磨盾。封狼居胥。所以別字又叫武公。不料遭此時變。移家雲間。本想與你鶉鶉。耕釣終身。你既然激我出山。幹這番功業。我已與楊老爺立誓。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只爲著你牽挂不下。你也肯死。我便放心了。斟了一杯酒。遞與蕙芳。蕙芳一飲而盡。克威又假著蕙芳道。我還記得當年在秦淮識你。我却先識珠市。王月盤桓數日。不料爲沙叱利劫奪而去。纔由李宛君介紹到你。粧閣你那時不過十六七歲。長髮委地。雙腕如藕。眉若遠山。瞳人點漆。我在水晶簾下。飽看了你一回。梳頭只博得你請坐兩個字。我便對人道。葛嫩溫柔鄉也。吾老於此矣。定情以後的景況。不覺歷歷在目。弄得你姬姜蕉萃。僻處海隅。這是我誤你也是你誤我。我此番出軍。闔北。不管成敗。利鈍。總要半年三個月。纔可相見。你還是去同婉容談談心。散散悶。靜聽我的邊報便了。說罷。又斟了一杯酒。遞與蕙芳。蕙芳又一飲而盡。淚珠已撲簌簌下來。便道。舊事不用提了。我看楊老爺不是能盡忠的人。他是主將。你是監軍。他若投降。你却如何。克威道。楊老爺被婉容監住。是死定了。他却不能出去。要代黃道周。黃閣老。輔政。只派副將。由我督領。果然仙霞無恙。還怕什麼。北兵況且守關的。又是延平王。父親延平王何等忠勇。那父親便可知。而你不要左想右想。我決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的。又自斟自飲了三大白。便除下壁間寶劍。起舞道。

第七回

霞噴舌唾葛蕙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五一

第七回

霞噴舌唾萬蕙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五二

孤○矢○星○微○天○狼○星○顯○么○魔○邪○燄○鴟○張○跋○浪○長○鯨○掀○翻○海○水○猖○狂○相○臣○經○濟○真○兒○戲○竟○作○戰○國○破○家○亡○
最○難○堪○北○狩○戀○與○夜○半○倉○黃○

剛○剛○歌○到○半○闕○部○下○來○報○副○將○軍○已○下○校○場○克○威○只○得○換○了○戎○裝○排○著○隊○伍○簇○擁○而○去○出○城○不○到○五○十○
里○副○將○軍○便○欲○下○寨○休○息○克○威○駐○在○中○營○展○閱○一○疊○一○叠○的○文○書○都○是○說○北○兵○破○某○州○屠○某○縣○某○將○降○
某○官○逃○不○特○沒○有○抵○抗○的○並○且○沒○有○生○殉○的○克○威○太○息○一○回○轅○門○外○已○起○二○鼓○中○軍○官○傳○副○將○軍○有○機○
密○事○求○見○克○威○請○他○進○帳○分○賓○主○坐○定○副○將○軍○從○身○邊○摸○出○一○張○白○紙○遞○與○克○威○道○此○係○密○報○請○監○軍○
一○閱○令○下○遵○行○克○威○向○紙○一○望○並○無○隻○字○便○問○此○紙○何○用○副○將○軍○道○只○將○燈○上○一○照○便○知○克○威○果○然○走○
近○燈○旁○那○紙○上○現○出○兩○行○細○字○道○

仙○霞○關○破○上○狩○汀○州○北○兵○犯○閩○南○都○城○危○速○班○師○扈○駕○

克○威○道○怪○得○很○怪○得○很○我○出○兵○不○過○半○日○偏○是○貴○將○軍○處○有○這○密○報○怕○的○有○詐○副○將○軍○道○無○論○詐○與○不○
詐○都○城○緊○急○聖○駕○倉○猝○自○然○退○保○爲○是○威○克○道○行○軍○有○進○尺○無○退○寸○再○言○關○破○上○狩○者○可○斬○也○因○此○觸○
了○副○將○軍○的○忌○憚○笑○一○聲○快○快○而○退○克○威○枕○戈○待○旦○傳○令○味○爽○起○程○那○知○擊○鼓○一○通○並○無○拔○營○動○靜○等○
到○二○通○三○通○轅○門○外○起○了○一○片○譁○聲○忙○令○中○軍○官○往○查○回○報○衆○將○都○願○退○師○已○將○監○軍○部○下○軍○士○包○圍○

了。克威諭請副將軍彈壓。回報副將軍已蚤夜匹馬往迎北兵了。克威知道散播謠言違抗軍令。均由副將軍一人令中軍官曉諭諸將候探聽虛實再定行止。那北軍前鋒早已趕到。吶喊聲馬蹄聲由遠而近。又聽得轅門外一片歡呼聲。副將軍早換了北兵服色。闖入帳中。大呼孫臨降否。克威拽弓搭箭。向副將軍射去。却誤中一員裨將。正待拔第二條箭。叛兵已紛紛擁上。四面同鐵桶一般。克威掣出佩劍。左剗右砍。殺死了十餘人。究竟寡不敵衆。力盡被執。部下不降的軍士如同砍瓜切菜。踐踏成肉泥了。北兵進了薊城。隆武已不知下落。幾個文官武職如驚弓之鳥。入網之魚。投降的有十停之八。龍友爲著婉容正在進退維谷。知道克威被執。想到蕙芳處探聽消息。悄悄進門。見克威家中已闕無一人。幾個鄰人說孫夫人被縛去了。原來北兵入城。那副將軍又在將前說出克威的妾如何美麗如何風騷。便下令搜查叛屬。解入貝勒博洛府中。博洛羨慕豫親王的豔遇。見了蕙芳如風吹楊柳。雨打梨花。那得不饑涎欲滴。偏是沒有豫親王的手段。要想生剗硬嚼。堂上堂下刀槩環伺。這蕙芳又見著克威。囚首垢面。因憤生愧。因愧生憤。將博洛申申毒詈。博洛不解南人的話。只認做是倔強。便近前問蕙芳道。你若肯從。便將你夫釋放。說話時。還動手動脚。這時蕙芳性起。嚼舌都碎。含血噴了博洛一面。還模模糊糊的不絕。蕙芳上身短襦。下身繡褲。連羅襪弓鞋。結束的縫成一片。博洛料得沒指望了。又被

第七回

霞噴舌唾葛蕙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苑君評國事

五三

他弄了一臉骯髒從衛士手中取一短刀向蕙芳砍去衛士又助著亂剝一陣只見血花四濺身無完膚克威在旁邊觀這情形呵呵大笑道孫三今日登仙矣博洛又結果了克威捲尸藁葬在候官縣西城後人有詩卽之曰

果然同命是鴛鴦不獨夫亡妾亦亡誰是殉情誰殉國一坏黄土總留香

龍友知道克威蕙芳一不負國一不負主便歸家告訴了母親同婉容立定死志閩臣中算是無獨有偶龍友的母親絮絮叨叨說了一番楊升也著實傷感楊升道我們老爺同孫老爺將來都要封神的我們太太同孫太太怕不要封娘娘嗎此時博洛削平福建降將金聲桓等又改拔江西洪承疇經畧東南江浙亦告肅清了其時在順治五年八九月間南都兵氛漸次消熄一年以內舊時文人俊侶零落落都先後到秦淮小聚丁繼之張燕筑朱維章輩已頭童齒豁無復遊戲三昧卽素稱俠妓之李大娘亦流落闌闌教女娃歌舞爲活猶記夏靈胥所作青樓篇中有句云

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日夢斷何年行雨距情深一調留雲迹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山淚滿江南客

這幾句詩不啻爲李大娘寫照李大娘名叫宛君在秦淮算是第一豪侈顧柳皆同時拜倒每欣欣告

人曰世有游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沈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華豈效靚
靚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姊妹行稱其有鬚眉丈夫氣宛君益自命倜儻所居臺榭庭室較人華麗
侍兒曳羅縠者以十數計置酒高會笙歌徹夜燈燭耀如白晝富家兒雖曲意相媚恆百不當一後雖
列新安吳天行後房而天行體羸密雲不雨乃囑舊歡胥生僞以醫術進載金銀珠貝於藥囊而出不
管秦太后之與呂不韋也天行既歿下堂求去遂挾所有歸胥曠宛君而輾轉死於瘵這時宛君正如
烏鵲南飛無技可依只得重訪秦淮或有什麼際遇然而徐娘已老霜點鬢絲同著丁繼之幾箇舊人
話念舊遊潛焉出涕怕不是同華清宮女說開天遺事一般麼這班重莅秦淮的名士也想尋一二美
人互談身世其中國難家難最傷感的便是如皋冒辟疆辟疆是四公子之一與金沙張公亮呂霖生
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齊名此番亂定重來得與宛君相遇宛君素性豪邁見得辟疆無限伊鬱便
令他借酒澆愁辟疆問宛君今昔情形宛君道我輩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原不料有這樣落魄我初
到南京還有幾兩散碎銀子到過芥陀菴探望香君妹妹不免要仗助一點後來聽得楊老太太病歿
他家人楊升夫婦籌募殮殮我想到楊老爺從前也是貴客弄得國亡家破如此結局老太太一切後
事我卻一力擔承如今貧困下來仗著此絃索度日不要同宋朝的李師師簪溜濯足嗎辟疆道楊老

第七回

霞噴舌唾葛蕙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五五

第七回

霞噴舌唾葛鰲芳報主恩

霜上鬢絲李宛君評國事

五六

爺○是○不○是○龍○友○呢○宛○君○道○是○吓○楊○老○爺○聞○說○同○馬○婉○容○是○盡○忠○的○楊○老○爺○在○南○京○不○過○跟○著○馬○老○爺○想○
做○官○比○到○阮○鬚○子○正○經○得○多○了○馬○老○爺○為○著○楊○老○爺○是○擊○親○不○好○憎○嫌○他○卻○相○信○這○阮○鬚○子○阮○鬚○子○算○
得○辣○手○呢○連○王○子○王○妃○聽○他○擺○布○這○些○大○小○官○員○怕○不○是○順○吾○者○生○逆○吾○者○死○馬○老○爺○也○有○點○顧○忌○他○
冒○老○爺○吓○這○樣○的○國○家○便○算○主○上○聖○明○也○要○被○他○們○蠱○惑○了○況○且○這○弘○光○皇○帝○是○存○著○萬○事○不○如○杯○在○
手○人○生○幾○見○月○當○頭○的○念○頭○又○碰○著○這○馬○阮○兩○位○真○是○劉○先○主○遇○了○孔○明○叫○做○如○魚○得○水○我○常○對○我○主○
人○吳○天○行○說○叫○他○毀○家○助○餉○約○衆○練○兵○保○得○一○城○是○一○城○保○得○一○村○是○一○村○偏○是○他○戀○著○這○班○妖○精○終○
日○像○那○蚊○蝶○穿○花○鷓○鴒○戲○水○便○是○銅○澆○鐵○鑄○也○不○免○鎔○化○下○來○眼○見○得○消○渴○文○園○不○復○續○卓○文○君○的○白○
頭○吟○了○喏○大○家○財○任○人○割○後○來○連○玉○帛○子○女○一○併○孝○敬○了○張○獻○忠○有○幾○個○寵○姬○未○醮○的○竟○做○了○獻○忠○
壓○寨○夫○人○咳○可○見○得○醇○酒○婦○人○最○是○誤○人○家○國○的○辟○疆○舉○起○杯○來○道○話○雖○如○此○也○要○自○己○有○點○節○制○正○
說○到○此○處○外○面○丁○繼○之○等○塞○帘○而○入○一○見○辟○疆○叫○了○一○聲○便○遠○遠○的○站○著○辟○疆○道○諸○位○坐○吓○莫○要○拘○拘○
束○束○如○今○同○是○大○明○國○的○遺○民○了○我○方○纔○說○南○都○之○變○馬○阮○固○不○能○無○罪○這○兩○劉○堵○不○住○張○獻○忠○黃○得○
功○反○激○成○了○左○良○玉○豈○不○是○當○時○禍○首○嗎○史○閣○部○湛○江○而○死○有○何○可○議○但○遣○這○粗○率○剽○悍○的○高○傑○前○去○
防○河○這○又○是○聚○九○州○鐵○鑄○一○大○錯○了○茫○茫○時○局○渺○渺○天○涯○我○與○宛○君○萍○水○相○逢○又○與○諸○位○不○期○而○會○宛○

君可與諸位把盞我們痛飲一回便朗吟杜牧之重觀張好好詩曰

朋友今在否。落落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掛衰柳。涼風生座隅。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

宛君聽罷不禁泣下。丁繼之道。大娘我們亂離重叙。正該歡喜。我要問冒老爺是否從珂鄉來。董太太想較前豐滿了。爲什麼不同到南京來。宛君插嘴道。正是說了許多空話。未曾提到小宛妹妹。我算起來。他嫁冒老爺已經九年了。辟疆也不答言。但從衣袖裏抖出一個捲子來。說道。諸位且看。正是

身世可憐悲夢幻。文章畢竟悟情癡。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傳孫葛二人。與上回傳楊馬二人。又是一條蹊徑。婉容是用柔媚手段。蕙芳是用激烈手段。龍友死在婉容之先。克威死在蕙芳之後。同一盡忠盡節。卻寫得錯落盡致。

生則同生死。則死同入字。上回是夫婦的誓詞。此回是朋友的誓詞。居然不負所誓。正是兩回緊要關鍵。

叙蕙芳歷史。是從克威口中借叙。叙宛君歷史。是到秦淮以後直叙。借叙是叙的情致。直叙是叙

的氣派一則何等旖旎一則何等豪邁可謂惟妙惟肖

楊老太太是前回的人到此結束冒辟疆是後回的人在此埋伏馬阮兩劉黃高豎閣部是上幾回的人在宛君辟疆嘴裏告一小小段落文氣便不散漫

克威同蕙芳是酒辟疆同宛君又是酒蕙芳的酒是克威敬他誓死的宛疆的酒是死君替他澆愁的酒雖不同此回卻借酒映帶成趣

第八回

編憶語爲小宛傷神

開閨集聽妥娘話舊

上回說到冒辟疆在李宛君寓中提起小宛抖出一捲紙來宛君自然搶著先看丁繼之張燕筑也圓繞攏來那捲首却題著影梅菴憶語五字宛君道爲什麼用這憶字怕小宛妹妹已經香消玉殞麼宛君不忍再看遞給繼之繼之逐漸展開約有四十條都萬餘字起首有廣平宋旣庭的題詞四首道

秦淮紗管拍天明綠酒紅燈滿院迎余亦當年曾末座至今猶憶小秦箏何堪重唱渭城詩半是微之與牧之名士風流都未墜天寒翠袖不勝思好事誰過揚子雲撲巢老手雅能文遠山眉黛今如畫未必文君勝宛君江南巨擘兩尙書酒扇歌旗各自舒三十年來成一夢挑燈話

舊復誰如

以下詩吓詞吓題得不少。接著便是影梅庵憶語正文。却用的清。確。白。紙。四。周。榻。上。淺。碧。折。枝。梅。花。中。間。界。著。烏。絲。闌。寫。著。簪。花。小。楷。宛。君。只。在。纒。之。手。中。癡。癡。的。望。著。還。是。了。纒。之。乖。覺。便。將。捲。子。捲。好。安。放。几。上。對。著。辟。疆。道。冒。老。爺。何。不。把。董。太。太。情。形。告。訴。大。娘。省。得。他。如。木。偶。一。般。站。著。這。捲。子。裏。的。話。老。朽。也。讀。不。完。大。娘。又。懂。不。來。究。竟。董。太。太。如。何。辟。疆。大。聲。道。死。了。纒。之。道。何。日。死。的。辟。疆。道。順。治。七。年。正。月。之。初。二。日。宛。君。不。聽。猶。可。聽。得。小。宛。已。死。便。跌。足。大。哭。道。小。宛。妹。妹。有。家。有。室。有。這。樣。郎。君。有。這。樣。夫。人。年。紀。纔。二。十。七。歲。偏。要。拋。撇。而。去。像。我。這。樣。苦。命。散。盡。數。萬。金。遠。涉。數。千。里。年。華。老。大。仍。舊。在。這。秦。淮。河。上。何。不。也。早。點。跟。了。妹。妹。去。呢。帶。說。帶。淚。辟。疆。也。忍。不。住。泣。數。行。了。纒。之。又。對。著。宛。君。道。哭。有。什。麼。用。還。不。如。聽。冒。老。爺。談。談。辟。疆。看。得。宛。君。涕。不。可。仰。也。過。來。相。勸。便。道。小。宛。從。前。的。事。你。們。也。約。略。得。知。我。與。他。自。從。醉。後。一。見。病。後。一。見。他。卽。以。身。許。我。我。與。他。渡。澣。墅。遊。惠。山。歷。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凡。二。十。七。日。我。却。辭。他。二。十。七。度。他。畢。竟。不。肯。拋。棄。我。短。絨。細。札。責。諾。尋。盟。後。來。買。舟。江。行。遇。盜。幾。殆。我。還。不。肯。挈。歸。幸。得。錢。牧。齋。爲。之。理。債。爲。之。落。籍。纔。算。我。冒。辟。疆。的。副。室。上。下。內。外。大。小。他。却。能。安。置。妥。貼。雖。日。事。畫。苑。書。圃。而。爪。壺。鹽。豉。之。屬。靡。不。躬。親。手。製。卽。後。來。舉。家。避。難。小。宛。亦。

隨地保全那我病的百日百夜中茗椀藥盞噓寒問暖若沒有小宛我死久矣如今小宛之死吾不知小宛之死而吾死也宛君收淚問道妹妹是什麼病呢辟疆仍將紙捲抖開指著末一條道這便是病源宛君看著念道

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子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不答復徧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嫌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開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相告哉

宛君念罷說這不過說到夢並沒有說到病辟疆道昔人云苟奉倩不哭而神傷余寫到此處心都傷了那裏再寫得出病情寫得出病狀總之三月以後纏綿到了十二月淚枯骨瘦願影自憐強起整理粧奩對著鈿合釵環摩挲不忍釋手九月初黃菊將放猶捲簾飽看一回又攬鏡審視一回顧余曰往聞余兩人相見時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至今豈可復得哉余以他語亂之豈知一線情絲從此著然而斷荆妻煢煢老母浩浩姨姑垂矜汎瀾相弔他却死得值只是苦了一個我桐音

既寂茗香不溫在這九十韶光中編成這一捲憶語我並不是侈談奇合假篆聲詩學辨一般好事的人盜名欺世卻又恐怕好事的人麻姑幻譜神女浪傳杜撰些不經之詞來我所以留此一捲藉手報他諒他亦死而無恨還有一幅小象却是襯紅衫子綰著芙蓉小髻尙是前幾年畫的正在徵人題詠此外則有匳豔一編紅箋細字算是遺筆惜不能帶來與諸位一閱宛君道冒老爺的待小宛妹妹真是情文交盡我們姊妹一場雖則世變時移舊誼總依然存在我想趁香君妹妹在芬陀菴裏託他設一小宛妹妹神牌將這憶語重錄一通供在香案朝晚誦經追薦冒老爺你看行得否辟疆道甚好香君既在芬陀菴裏我也要去望望老社嫂只是黃繩入道不比得紅粉依人還仗宛君先容纔是宛君道冒老爺既然要去我便託香君妹妹拜一天懺邀幾個小宛妹妹的手帕交一叙辟疆道營齋營奠都是我固固然比不得元微之俸錢十萬也不至長安乞米呢約定次日由宛君知會香君第三日起建道場屆期辟疆早至芬陀菴宛君便迎了出來後面隨著一個玄裳玄裙的女子又有一個道姑布衣布履真如黃面瞿曇辟疆認得是李香君還叫了一聲盟嫂香君打個稽首道俗事不談舊緣已斷請冒老爺上殿拈香辟疆反無言可答只得在經幢面前拜了佛像又到小宛几前立奠一爵退下來坐在客堂知道這玄裳玄裙的便是鄭妥娘宛君道從前秦淮姊妹嫁的嫁了死的死了富貴的要

第八回

編憶語爲小宛傷神

開閨集聽妥娘話舊

六二

算願橫波柳。如是節烈的。要算馬婉容。葛蕙芳。卞玉京。蟬蛻而去。嚼然不泮。亦是有數人物。只苦了。頓少文一人。鄭姊姊是未出南都一步。與亡絜散離合。悲歡較他人來得清楚。聽說寇白門姊姊也要回南來了。大衆閒談一回。辟疆付了香金。辭別宛君而去。辟疆去後。香君對宛君道。冒公子昔年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瞳若今亦年踰四十。鬚眉如戟矣。小宛妹妹雖則短命。却不薄命。妥娘道。小宛妹妹不曾死呢。外邊沸沸揚揚。都說被北兵劫去。我却不敢相信。這個時候比不得豫王南下的時候。可以劫了。劉三秀做福晉。如今怕沒有國法嗎。妥娘將憶語繙閱一遍。道。結果隱約得很。可疑。可疑。宛君道。鄭姊姊吓杯蛇市虎。是要以訛傳訛的。你不見孔云亭近來新編的桃花扇傳奇嗎。爲著香君妹妹一段佳話。却把衆人牽連進去。屢次說你妥娘不妥。遠道傳述。不是把你認作實事嗎。妥娘道。孔云亭算得什麼。我有錢。大宗伯這首詩亦足以豪了。便朗誦詩句道。

舊曲新詩歷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開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宛君道。你這人未免勢利。只認得錢。大宗伯還有人替你辨白的四首。你爲什麼不肯出來。把香君妹妹聽聽。妥娘道。那個的手筆。我却沒有知道。宛君道。如此我背給你聽。如何。回去買本秣陵集讀讀。便不負那人了。妥娘道。快背快背。宛君曼聲吟道。

傳世詩篇總擅名。當年誰似鄭如英。流傳閨集今猶在。何處青溪繞石城。羅袂春寒絕妙辭。桃花紅濕雨絲絲。詞人月旦真無定。雪嶺纔登又墨池。回首鶯花舊院春。板橋流水碧鱗鱗。祇應水繪園中客。解說秦淮四美人。孔雀荒菴易夕曛。消愁何處酒微醺。雙趺何與詞人事。也唱當年白練裙。

妥娘道好詩好詩。老年得此知。已可惜美人遲暮。這段因緣只好教氤氳使者記在來生簿子上了。宛君道鄭姊姊這種話語。雖係遊戲。便是招謗的原因。我們如今是弱草輕塵。動輒得咎。那裏還比得。若驚鴻矯若游龍的光景。妥娘道這話我不謂然。我自從由前及後。約有三十餘年。鴻爪雪泥。留著幾多痕迹。還記得藍田叔替我畫著八幅鏡屏。道爲我現身說法。第一幅叫十三學得琵琶成。第二幅叫甘瓜剖綠出寒泉。第三幅叫多少樓臺烟雨中。第四幅叫回頭一笑百媚生。第五幅叫鬢梳嫵俏學宮粧。第六幅叫阿奴絡秀不同老。第七幅叫寄語東風好擡舉。第八幅叫夜深忽夢少年事。我向來落拓慣的。要同那班瑟瑟縮縮的人聚在一起。沒說沒笑。有什麼趣。我的孫女都長成了。他們說我倚老賣老也好。說我老而不死也好。我回想從前這座南京城。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鳥衣子弟。湖海賓游。那個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便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叫觴留髻。送

客酒闌棋罷緊瑯遺。替真是慾界的仙都昇平的樂國。余懷心板橋雅記中播幕得何等細膩刻劃得何等精深。偏是我能够胡謔幾句詩。撞著這位如臯冒伯塵。還是辟疆的伯叔行呢。無端把我同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稱爲秦淮四美人。詩忙得錢大宗伯編起閨集來。其實我是鹵莽的人。況不知鍼。撥。又不知烹飪。所以只在秦淮混。那些輕易嘗試的人。正如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靛汗山。入陘谷。至敗北。生降而後已。澹心顏。我室曰佳俠。含光用著漢武悼李夫人的故事。我如今春花秋月等閒度去。那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的氣概。未曾落人之後呢。香君道。罪逆罪逆。佛菩薩在上。鄭姊儘管信口開河。宛君姊姊何不勸戒一聲。娼娘道。呸。香君妹妹又來了。假如侯公子不遭阮髯的打。擊與妹妹雙飛。雙宿。便拜求你到芬陀菴來做菴主也。未必輕於一顧。便是宛君妹妹。肯生尙在。還不知怎樣做。比翼鳥。做連理枝。知道有什麼芬陀菴。只有我老妾心直口快。沒有一點遮攔。大約丁繼之諸人。諸位妹妹。尙還認得那花面蔑片。張魁弄得貧無立錫。靠著賣茶販芙蓉露餬口。然在板橋瓦礫場邊。每一吹洞簫。自遣還是李貞麗的娘。住在矮屋中。聽得出張魁官簫聲。彼此嗚咽久之。徐青君公子更不忍談了。竟子然一身。與傭丐爲伍。甘心爲人受杖。倡條治葉。見了還要揶揄他。虧得林兵備查還他一座花園。隨能賣花石貨。柱礎以終餘生。那班閨秀名媛。千日慣養嬌生。被北兵掠去。蹂躪的往往視同草芥。這

又○從○何○處○說○起○我○老○妥○是○桑○田○滄○海○閱○歷○殆○徧○只○是○塵○心○未○死○不○特○同○香○君○妹○妹○齋○魚○粥○鼓○淡○飯○黃○齏○
是○做○不○到○使○同○宛○君○妹○妹○錦○衾○獨○旦○也○有○點○不○自○在○我○有○四○首○詩○念○出○來○你○們○可○知○我○興○趣○但○不○可○寫○
我○口○孽○便○道○

偷○捲○羅○幃○看○壁○人○泥○他○歡○笑○逗○他○墮○碧○梧○枝○上○棲○么○鳳○試○聽○清○聲○第○一○新○ 躍○馬○橫○戈○鼎○力○扛○自○
携○短○榻○剔○蘭○釭○無○遮○會○上○天○魔○舞○徹○夜○團○成○大○體○雙○ 左○旗○右○鼓○競○相○當○莫○怨○鬚○髯○似○戟○張○甘○露○
仰○承○霜○俯○搗○本○來○顛○倒○是○鴛○鴦○ 扶○上○巫○山○力○已○非○管○他○燕○瘦○與○環○肥○海○棠○不○許○梨○花○壓○蝶○夢○蘊○
道○側○徑○飛○

念○完○了○還○問○宛○君○道○你○解○得○否○宛○君○笑○道○鄭○姊○姊○你○把○這○詩○附○入○閨○集○補○遺○如○何○或○者○畫○出○來○大○家○賞○
鑑○賞○鑑○比○藍○田○叔○鏡○屏○上○的○畫○還○要○值○錢○呢○三○人○說○說○笑○笑○香○積○厨○中○早○排○上○午○饌○來○先○向○小○宛○几○前○
上○酒○焚○紙○纔○之○入○座○舉○箸○忽○然○香○火○道○人○領○了○一○個○人○進○來○說○北○京○的○寇○太○太○到○了○在○宛○君○寓○中○候○著○
妥○娘○道○宛○君○姊○姊○請○便○我○在○此○小○坐○一○回○煩○你○致○聲○寇○家○姊○姊○便○了○正○是○

黃○土○長○埋○鸞○信○杳○

朱○門○誤○入○燕○絲○蹄○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八回

編憶語爲小宛傷神

開閨集聽妥娘話舊

六六

冒辟疆的憶語是悼亡絕唱。尤其是悼妾絕唱。全叙嫌繁。不叙嫌略。叙幾首詩。叙一段話。都在有意無意中自在流出。既不鶻突。亦不矯揉。

芬陀菴做佛事。前有卞玉京。後有李宛君。玉京是大排場。宛君是小結構。便在此處帶出鄭妥娘。如草蛇灰線。絕無斧鑿痕迹。

董小宛在順治七年。已二十七歲。至順治十八年。三十八歲矣。况順治七年。順治纔十有二歲。如何能納小宛。董鄂妃另有人在。不必厚誣小宛。以實之也。妥娘之疑宛君之駁。是作者故意點綴處。

妥娘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直是淳手。髣東方朔一流。楊虎曰。爲仁不富矣。曹操曰。寧可我負天下人。妥娘曰。錦衾獨且。也有點不自在。快人快語。如出一轍。無怪孔云。亭有此譏諷。陳退菴有此辯白。

上回宛君論事。提到馬瑤草。阮圓海。此回妥娘話舊。提到張魁官。徐青君。宛君是得之於聞。寫得極悲憤。妥娘是得之於見。寫得極悽楚。南都情形。於此結束。前後分寫。便不犯複。妥娘八幅畫。四首詩。香豔芊綿。如讀曹子建洛神賦。李義山無題詩。

第九回 夢醒寇涓馬蹏尋故壘 寵衰王月榛首貯雕盤

上回說到白門南歸在宛君寓中候著宛君同白門皆稱俠妓瑜亮齊名宛君嫁了吳天行白門又爲保國公量珠聘去在北京別營金屋真如李掌武之於杜秋娘也宛君聞他南歸料是春風得意來訪舊交想到自己仍在歌場不覺有點慚愧到得門首只見馬櫻花下繫著一匹青驄庭前立著兩個女子一個紅綃抹額穿著黑色箭衣足下一雙小蠻鞦不滿三寸頭上還戴著氈笠一個穿著青色桶襠履身纖趾手裏還執著絲鞭此外有幾件行李排列地上宛君認得戴笠的是白門便搶上前去叫聲白門姊姊白門也叫聲宛君妹妹便道侯門一入彼此路人想不到還有相會的日子宛君道正是姊姊爲什麼這樣的粧束難道保國公不派材官護送嗎白門道此話慢講先將我的行李安頓好了這個婢子原是北方人氏保國公派他在我前服侍他却頗有膽識護送我一路南來也不想歸去了姊姊我託你的事正多呢我看你斗室三椽寒鱸一角天行算得富家竟逼你處此困境嗎方纔聽說你在什麼菴裏究竟是爲什麼宛君把小宛的事及香君妥娘的現狀約略談談白門歎息一回說我寇涓此次南歸必定要築園亭結賓客與文人騷客往還替秦淮諸姊妹吐一吐氣香君不去拉他下凡

了。妥娘豪興不減當年，便是寇涓的幫手，侍婢奉上茶來，白門纔緩緩的告宛君道：「如今國已不保，沒有什麼保國公了。我當初離了南都，一路雪虐風饑，好不容易到得京邸，朱籠碧檻，錦帳牙牀，到也十分富麗。那保國公偏是羔羊美酒，黨太尉一流人物，嘗不到雪水煮茶的滋味。那班後房的姬妾，強半北人，所謂葱韭大蒜，燒刀子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棉襖，棉裙，棉褲子，膨脹那裏有豔陽新試薄羅裳，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直是爲他們寫照。我本來有點不耐煩，想求保國公放還南都，不道風聲鶴唳，流寇的消息日緊。一日到得都城，既破，帝后同殉。我只道我們保國公一定闔門殉節，我也逃不脫這一死了。誰知他竟靜悄悄的，青衣小帽，同著周奎一班人去恭迎新主。這一著，棋子走錯，他的財產也抄沒了，眷屬也拘禁了，我也挂名籍內，分散在流寇，蝸子塊營裏，那蝸子塊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如何能與他同處。正在設法清兵已趕出，流寇得了明國天下，我們保國公依然原方一帖口稱奴才，害得我們沒入旗下，飽受臊氣。我想這樣終非久長之計，便費了千金的賄賂，把奴藉上名氏，除去又送了保國公千金，算是贖身，纔能够海從魚躍，天任鳥飛。這個婢子要跟了我走，替我買馬，替我整裝，我到了家鄉，心已漸定。從前譬如做了一場惡夢，宛君道姊姊畢竟有點俠氣，纔之短衣匹馬，跳身虎窟，若是在弱一點，怕不要韞居毳幕，羶內酪漿，埋沒一世嗎？我們在南邊，聽

說北方攝政王如何英明。這麼又有那籍沒入官的惡例。白門道官眷不入教坊。便算得大大恩典。近來要取銷樂籍。不准官妓入宮供奉。這是皇太后思患豫防的法子。還在宮門外鑄了鐵牌。不准漢粧織足婦女入宮。並不准滿漢通婚。我們漢族女子不至受滿人躑躅。也是大幸。白門痛定思痛。想邀幾個姊妹。重整旗鼓。到是丁繼之諸人。量爲勸阻。只在舊院前購了一所大廈。濬池疊石。自成邱壑。宛君自然棄了舊業。替白門張羅。那些重到南都的文人俊侶。有了白門這東道主。益發渡江名士。其多似餽了白門。本善畫蘭。又能拈韻吟詩。聲譽隆隆。鵲起。妾娘詩筆。原在白門之上。互相標榜。文酒幾無虛日。然白門酒酣以往。或歌或哭。妾娘是過來人。知道白門心事。想把他覓一如意郎君。使終身有個歸東。果然有一揚州老廉。癡癡一身。斷絃待續。品貌固極軒昂。文章又極爾雅。妾娘便慫恿白門成就此段。因緣。孝廉翩然爲入幕之賓。了這孝廉見白門風致。嫵媚雅善。修飾又有宛君妾娘一班人爲他調脂研黛。曲意逢迎。白門漸入窳鄉。猶復揮金似土。諸少年盤桓。粧閣譁浪。笑傲每有所聞。知道夜合之花。必是將離之草。借著春闈不遠的題目。下韓苦讀。不復再問家事。白門本想孝廉作一篇史。弄玉的良伴。那料他功名念重。妻子念輕。正值順治八年壬辰會試。決意計偕北上。將書囊琴劍收拾一番。帶著個短髮奚童。取道清江浦而去。瀕行。白門自然餞別。衾枕被褥。一概料量妥當。還贈白金二百。那孝

第九回

夢醒寇涓馬蹏尋故壘

寵衰王月嬿首貯雕盤

七〇

廉○返○金○受○物○說○已○得○故○人○厚○贖○無○庸○再○累○閨○人○一○聲○河○滿○三○疊○驪○駒○連○宛○君○妥○娘○也○有○黯○然○神○傷○之○致○
孝○廉○剛○要○上○車○遞○一○郵○筒○與○白○門○道○前○途○珍○重○白○門○嗚○咽○轉○來○展○開○郵○筒○只○有○紅○箋○一○幅○寫○著○二○
十○八○字○道○

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違○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

妥○娘○在○傍○邊○道○這○不○是○錢○大○宗○伯○的○詩○嗎○他○豈○不○會○做○詩○要○學○這○滕○文○公○奇○極○奇○極○這○時○白○門○的○賓○客○
已○絡○繹○不○絕○而○至○大○家○正○在○擬○議○內○中○有○一○個○韓○生○道○這○是○與○白○門○的○絕○婚○書○呢○他○詩○中○說○總○芳○菲○言○
總○不○能○從○一○要○惹○閒○花○野○草○也○他○詩○中○說○花○信○違○言○白○門○已○過○二○十○四○歲○又○添○十○八○年○也○他○說○秦○淮○恐○
相○值○言○他○在○北○京○你○在○秦○淮○永○不○相○值○也○用○這○牧○齋○成○句○正○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白○門○想○到○孝○
廉○一○去○勢○必○受○人○欺○侮○不○覺○放○聲○大○哭○韓○生○道○哭○也○無○益○且○等○他○捷○報○如○何○此○後○韓○生○便○在○白○門○處○走○
走○餓○感○攫○几○饑○貓○餒○礎○那○得○不○墮○入○陷○阱○偏○這○白○門○多○愁○多○病○呻○吟○牀○蓐○韓○生○耽○耽○虎○視○只○在○這○幾○個○
金○錢○便○是○忠○心○赤○膽○的○北○婢○也○被○韓○生○一○朝○軟○化○白○門○只○道○韓○生○可○託○後○事○彌○留○時○候○叫○他○權○宿○一○夜○
看○看○生○死○那○知○再○三○推○托○白○門○已○恨○得○牙○癢○癢○地○後○來○竟○聽○得○韓○生○在○婢○房○密○語○奮○身○躍○起○箠○婢○數○十○
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將○欲○嗜○其○肉○言○畢○溘○然○而○逝○宛○君○妥○娘○照○例○殯○殮○那○韓○生○早○挾○北○婢○去○了○後○

人有詩歎曰。

菱殘紅粉念君恩。奇俠誰知寇白門。黃土盡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白門既死。宛君妾娘。襲了他的房屋器具。依然靠幾個女孩兒。活到底。南京是四方輻輳的地方。不獨幾時。雖比不來。洪武時候的十六樓。早已聚集。南部烟花。宜春子弟。恢復那昇平氣象。便是下游蘇松常鎮。亦都塵市開張。帆檣出沒。金聲桓一軍。下了江西。又從安徽進逼。這安徽是張獻忠的根據地。無湖蚌埠。畫江而守。經不得清朝。又派了肅親王。豪格從穎毫陸路趕來。正是沃海澆瑩。驅山壓卵。獻忠那裏支持得住。但是獻忠生成一種脾氣。從不肯知難而退。憑著武力。總要紮硬寨。打死仗。弄到水窮山盡。把幸姬愛妾。一齊殺卻。說道不願玷污敵人之手。一面焚糧燔秣。投壁沈金。只贖得一座空城。使敵人一無所得。獻忠在四川的時候。便僭號大西國王。屠殺婦女。不計其數。四川最好纏足。婦女都纏弓襪。小不耐行走。獻忠掠一城。擄一批。破一堡。糾一隊。甚至當衆裸逐。布成無遮大會。這些婦女蹂躪已絕。不堪了。還要脫去他的蓮瓣。剝去他的笄簪。叫他徒跣。從行遲緩者。鞭驅棍逐。後來率性聚而斃。旂每人割下兩足。堆成小丘。揀一雙最纖的。結頂號曰蓮峯。到了安徽。雖沒有這樣慘酷。然亦被他侮辱的不少。只有寵壓一寨的王月。並不會有。點齣齣。這王月原是貴陽蔡如衡的側室。如衡正做安

第九回

夢醒寇涓馬蹏尋故壘

寵衰王月螭首貯雕盤

七二

盧○兵○備○道○被○獻○忠○城○破○擒○去○連○王○月○也○歸○了○獻○忠○那○王○月○的○顏○身○玉○立○皓○齒○明○眸○秦○淮○中○寶○首○屈○一○指○
他○與○妹○子○王○節○王○滿○並○稱○鼎○足○向○來○是○孫○克○威○的○禁○樹○曾○在○棲○霞○山○下○雪○洞○中○與○克○威○繾○綣○經○月○克○威○
襲○表○彰○王○月○的○色○藝○借○了○方○密○之○的○僑○居○小○閣○大○集○羣○姬○其○間○四○方○賢○豪○車○騎○充○牝○閭○卷○梨○園○子○弟○三○
斑○駢○演○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特○設○層○臺○以○坐○狀○元○羣○姬○二○十○餘○人○以○王○月○列○第○一○登○臺○奏○
樂○進○金○屈○危○王○月○亦○翠○羽○明○璫○錦○衣○花○帽○轉○爲○諸○賢○豪○上○壽○南○曲○諸○姬○見○狀○元○被○珠○市○奪○去○未○免○慚○沮○
邊○巡○而○去○克○威○爲○此○豪○舉○原○想○置○月○爲○簪○不○料○王○月○因○狀○元○二○字○居○然○名○動○公○卿○蔡○如○衡○一○見○傾○心○竟○
以○三○千○金○向○其○父○強○攫○克○威○不○得○已○始○納○蕙○芳○竟○完○了○夫○婦○雙○忠○九○原○含○笑○若○是○王○月○怕○不○做○博○洛○
的○下○陳○嗎○獻○忠○得○了○王○月○便○赦○如○衡○不○殺○王○月○本○來○風○流○倜○儻○他○的○身○子○如○行○雲○流○水○一○般○看○得○獻○忠○
褒○冕○臨○朝○出○警○入○蹕○儼○然○是○天○子○氣○象○裏○面○三○宮○六○院○闕○寺○成○行○彩○女○宮○娥○口○口○聲○聲○尊○稱○王○娘○娘○穿○
得○鳳○裙○龍○襖○吃○的○熊○掌○猩○唇○比○到○蔡○如○衡○一○個○小○小○道○臺○真○有○天○壤○之○別○雖○則○獻○忠○虬○髯○鐵○面○算○不○得○
魁○玉○少○年○那○飽○經○操○練○的○女○英○雄○在○這○長○槍○大○戟○中○到○不○會○敗○績○獻○忠○因○之○愈○加○寵○愛○把○百○鍊○鋼○化○
作○繞○指○柔○了○翡○翠○衾○中○芙○蓉○帳○裏○只○有○王○月○獨○承○恩○眷○免○不○得○旁○人○妬○忌○連○日○爲○著○聲○桓○豪○格○兩○面○夾○
攻○獻○忠○軍○書○旁○午○無○暇○再○到○王○月○房○中○到○得○帶○隊○赴○援○益○發○空○幃○寂○寞○王○月○暮○窺○宮○樹○晝○賞○庭○花○終○覺○

百無聊賴宮婢們有什麼顧忌說某太監是某娘娘的弄兒某太監是某娘娘的男妾王月見獵心喜漸漸的出馬行圍虎豹獐熊雖難弋獲苟得雉兔聊以解嘲王月不過消遣散悶的一斑那妬忌者早看眼中記在心中偏是獻忠屢戰屢敗四面楚歌料得斗大孤城萬難久守想歸來與臣下商議回蜀再舉彼此意見相同正要行那放火殺人的政策退進宮來自然有幾個姬妾前來承值王月恃寵而驕託病不出獻忠便在別宮過宿經不得讒口鑠金說王月如何如何淫佚放蕩下通廝養起初獻忠還不相信後來衆證確鑿獻忠提了王月鞠問王月倔強不屈將弄兒男妾的事歷歷如數家珍獻忠是殺人不眨眼的當然盡付之一劍最後纔輪到王月割下首級傳諭厨夫蒸熟貯盤饗客厨夫攜首而去真是花鈿委地無人收卒翹金雀玉搔頭了獻忠仍舊出外對羣下道我在安徽多年並不曾與諸卿暢飲一圓如今欲棄此西行還該大排筵宴作一個瀕行的紀念我已吩咐厨房準備諸卿可依次列席談談回蜀的計畫羣下謝了恩賞還說奉職無狀有累主上蒙塵獻忠道勝敗兵家常事何足計較那殿上已經几案羅列匕箸紛陳諸人入座以後酒過三巡菜逾六道只見太監捧上熱騰騰一隻盤子來是用白巾罩著獻忠親自揭開道諸卿可各嘗一盞諸人盪頭一望却是一顆人首雖則面目有點模糊了却認得是王娘娘的模樣諸人相顧哈愕獻忠道從前張巡守睢陽城殺妾嚮士今

第九回 夢醒冠涓馬蹏尋故壘

寵衰王月蟠首貯雕盤

七四

日我棄安徽城殺妾請客諸卿有什麼驚異便狠吞虎嚥的吃下去了外面探報豪格圍城緊急獻忠對諸人道走嗎遂引著兵馬開了西門殺出一條血路把所有宮殿倉庫概付一炬連王月及諸姬的屍骸也不及收斂了豪格派部將收復了安徽省城仍大隊向西追去安徽城中有個老嫗無意中在瓦礫內拾得一巾紅紅綠綠像個繡著字的到得浣濯出來却是兩句絕詩云

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

這還是王月掄元之際莆田余澹心所贈的王月繡在靶上佩身不去那老嫗竟同楊妃羅襪的故事百錢一看卒被好事的以重價購去了是時安徽雖然平定清朝還說福建隆武帝竄逃未獲諭令各省查拿正是

儘有韜鈴施虎豹

不容草澤匿龍蛇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冠涓王月均係放蕩一流本不足傳然非叙冠涓不能知北京的情形非叙王月不能知安徽之情形蓋北京與南京是對面的叙法江西與安徽是側串的敘法然叙江西仍從南京串下此中關鍵然費苦心故能沉澹一氣

寫白門之粧束。寫白門之氣派。寫白門之情緒。均包含一個俠字。宛君猶未到此。

除教坊禁官妓。鑄鐵牌戒通婚。寇白門歸功太后。不歸功攝政王。自有匣劍維燈之妙。

寇涓飽受臊氣。王月飽經操練。兩個飽字。遙遙相對。後來一個跳兔。一個死殉。亦可見滿族之寬
獻賊之辣。

寇涓嫁的是真國公。王月嫁的是假皇帝。寇涓看不起國公。想要放還南都。王月看得起皇帝。居然獨承恩眷。畢竟國公也不成爲國公。皇帝也不成爲皇帝。但寇涓死在孫生手裏。却不值得。還不如王月一劍爽快。

寫王月曜克威歸如衛。入獻忠一波一折。均有忘恩負義之處。其死也宜哉。

第十回

懼窮追會妃沈鶴艦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上回說到清廷下諭。通拿隆武皇帝。那隆武自從逃出延平地方。與會妃慌慌張張。來到汀州。一路上。清兵追擊。建寧知府楊三畏。延平道趙秉樞。先後迎降。隨征御史王國翰。飛報警急。隆武弄得手足無措。纔靠著總兵姜正希一枝兵。開城迎敵。清將努山。兵鋒甚銳。架著雲梯。晝夜攻擊。隆武更覺悶悶不

樂退進中宮。早有會妃迎著。便問問外面的軍事。隆武道。大局是不可收拾了。你是知書達禮的人。我與你結褵以來。承你在烽火中相從。不捨我。並不是貪圖富貴。只是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東晉元帝南。宋高宗雖是偏安。還存得國家一脈。不料清兵相薄。我決意隨列祖列宗於地下。你是一朝國母。也須預爲之計。不是周皇后先有榜樣嗎。會妃道。這却何消說得。臣妾豈有生理。還請陛下善保龍體。只要勳王兵集。便可逐漸光復。隆武道。前遣何吾騶領兵駐關。至今也並無下落。人心已去。天命難回。你也休作夢想。指著旁邊書篋道。可惜這些宋元精槩。也要付諸祖龍一炬了。正在相對太息。忽報何吾騶率領部將前來叫城。說要與姜總兵登陴死守。姜總兵登轅一望。果然有數百明兵。打著何字旗號。不禁大喜。忙呼小校。敗鑰衆兵蜂擁而入。並不來見姜總兵。只向隆武行宮亂闖。姜總兵見不是事。慌忙趕來。扈駕恰好撞著隆武。同會妃被髮。跌走奔出宮來。姜總兵將坐騎換給隆武。又從裨將中牽了馬。把會妃扶上鞍轡。自己舞著方天畫戟。步行出郭。敵兵看見隆武。會妃箭如飛蝗的射來。姜總兵用戟尖紛紛撥去。剛剛走到岸側。敵兵早追蹤而至。姜總兵將隆武。會妃扶下預備的船隻。掛帆搖纜。向九瀧江進發。此時水天一色。蘆葦蕭蕭。只見敗壁頽垣。搖搖兩岸。還有些燒不盡的草舍。露出一縷炊烟。姜總兵叫水手用力催趲。看看暮雲四合。水光中映著幾點漁火。會妃正凭舷凝望。忽然橫潰斷港中。

攢出幾十隻小船來。黑魃圍住兩隻大船。用些泥沙水草膠住大船船底。發一聲喊。小船上點起燈。毬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只用火箭來射斷大船蓬索。姜總兵帶著裨將一面撲滅煙燄。一面洗刷汗垢。使兵士一船斷後。自己保著隆武會妃。迤邐前進。走不上三五里。回望後船已經著火。軍士大半落水。能够掙扎起來的。也被敵軍擒住。天色將曉。三停軍士祇賸得一停。那小船又窮追弗捨。說時遲那時快。早見一員大將跳上船頭。砍死了點篙的舟子。姜總兵出艙迎敵。那員大將對姜總兵道。姜正希。你不要不知順逆。我努山奉了貝勒爺的命來擒朱聿鍵。曾氏從前你還有彈丸之地。猶可櫻城自固。被我用了賺城法子。將你們離開巢穴。只此十步以內。我儘可使你們伏尸流血。但是貝勒爺要活的。朱聿鍵。曾氏。獻俘。不要死的。我勸你早早將二人獻出。免得全船糜爛。朝廷嘉許你的功勞。還封你大官職。不止一個總兵。事要三思。切勿後悔。姜總兵道。我姜正希不是賣主求榮的人。徵欽北狩。有李若水。晁昂。東竄。有陸秀夫。便是我大明氣數。果已盡絕。我也不肯降你。說罷。便刺了努山一戟。努山用短刀攢擊。彼此未分勝負。船艙中早起了一片哭聲。只聽得會妃道。此處是九瀧江。還算是大明的國土。臣妾忝知教化。備位宮闈。豈不願以蒲柳之姿。久侍陛下。奈何實逼處此。並無一線生機。自願不祥之人。何可爲陛下旒。贅姜將軍。若一有不測。臣妾等已如甕中之鼈。釜底之魚。陛下不見宋朝的鄭后。

第十回

權窮追會妃沈鶴艦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七八

朱○后○受○何○等○的○凌○辱○全○后○謝○后○遭○何○等○的○輕○薄○臣○妾○趁○此○一○間○只○得○與○陛○下○長○別○了○陛○下○若○能○入○生○出○死○重○整○山○河○做○一○個○中○興○令○主○臣○妾○固○然○瞑○目○倘○竟○一○蹶○不○振○也○以○殉○國○爲○是○臣○妾○當○先○驅○魚○鼈○於○水○府○了○隆○武○正○欲○答○言○只○見○船○窗○啟○處○會○妃○早○躍○入○波○心○隆○武○大○叫○一○聲○天○亡○我○也○姜○總○兵○無○心○戀○戰○遂○殺○努○山○截○傷○騎○在○船○上○清○兵○正○想○撈○救○會○妃○已○是○不○及○努○山○飛○入○艙○裏○背○著○隆○武○就○走○搭○上○小○船○伊○啞○伊○啞○的○一○閃○而○去○了○姜○總○兵○眼○睜○睜○的○無○能○解○救○扈○從○中○只○賸○得○兩○員○家○將○亦○遂○自○刎○而○亡○後○人○有○幾○首○福○京○宮○詞○單○是○詠○會○妃○的○道○

十○年○永○巷○太○郎○當○咫○尺○天○顏○轉○自○傷○一○馬○化○龍○江○上○去○練○裙○布○服○漢○家○粧○ 隆○武○久○囚○鳳○陽○高○墻○
妃○從○之○及○淮○撫○路○振○飛○護○之○出○鄧○鴻○遠○更○奉○之○入○閩○建○元○隆○武○以○妃○爲○后○后○儉○樸○無○華○不○愧○內○助○

椒○壁○飄○零○綺○榻○疏○宮○槐○三○五○黯○庭○除○書○長○人○靜○渾○無○事○一○盞○清○茶○一○卷○書 妃○姓○寧○靜○喜○讀○書○行○
宮○本○布○政○使○署○所○改○簡○略○殊○甚○妃○亦○安○之○妃○起○坐○處○宮○婢○皆○携○書○卷○茶○銚○以○從○
亂○挽○雲○鬟○不○入○時○碧○筠○簾○外○掩○翠○眉○珠○斂○玉○盞○卻○落○聊○遣○中○官○購○土○瓷 妃○不○喜○脩○飾○諭○嬪○御○
無○作○時○世○粧○入○閩○時○未○携○匱○具○命○中○官○出○購○瓷○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

烽火倉皇五鳳樓繞垣三師擁貔貅明朝前殿披封事坐聽雞人報曉籌妃聞警帝早朝宴

罷遇奏事期坐待宮中候帝出始假寐片時有姜后脫簪之風誠賢妃也

隆武自被擄以後見過博洛命努山嚴密監禁隆武久在鳳陽高牆到也不嫌岑寂只是外悲祖國內悼賢妃總想尋個自盡不至與漢朝的山陽公宋朝的瀛國公同成亡國之奴誰知一點沒有機會最後纔想了絕粒的法子不到數日已是奄奄待斃這晚對著守護的人道我要死了滴下幾點血淚一瞬不視而逝守護的人報知博洛博洛驗明無誤纔掩了三尺桐棺埋了一坏黃土與會妃重諧伉儷去了隆武既一掃而空那廣州同肇慶又立了兩個皇帝一個名叫聿錡改元紹武一個名叫由榔改元永曆紹武的輔臣是大學士蘇觀生永曆的輔臣是兵部尚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雙方本不相合後竟激成水火自相殘殺却便宜了清將李成棟這李成棟係是高傑部將出身由徐州投降清朝幫著清朝立功不少此番奉了博洛的命由閩趨粵逼死了蘇觀生殺死了丁魁楚敗何騰蛟降劉承胤正在興高采烈想一鼓滅掉永曆忽然接得江西金聲桓的來信說清廷賞罰不公業已通款永曆殺却江西巡撫章于天擁戴前大學士姜曰廣號召江西全省仍舊是明朝臣子了成棟本爲賞不滿功時有怨望接到聲桓的信覺委決不下便慢慢的踱到愛妾珠圓房裏這珠圓却是松江歌妓

第十回

豹追會妃沈鶴齡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八〇

當年秦淮佳麗。靠他遙作聲援。到得成棟得了松江。婦女累百盈千。選中了這圓珠一個。豫王的福晉。劉三秀也與圓珠一同被掠。在成棟轄下的。圓珠看得成棟一表英雄。到也甘心作妾。只見他種族念重。總說我們漢族爲了滿族。慘殺同胞。終究有點過意不去。成棟是無可不可的人。只要富貴功名。明朝也可清朝。也可把聲桓的信一五一十。告訴圓珠。圓珠道。金老爺是照顧你的。你想明朝三百年天下。謀臣如雨。猛將如雲。那裏會被關外的人奪去。我是沒有見識的。知道正德天啟幾朝。偏信廠臣。多狎宮妾。以至遼東外訖。流賊內侵。纔算北方立了虜主。咳。五胡亂華。遼金欺宋。畢竟能有幾時。金老爺路轉峯迴。却不失爲豪傑。你看來反正是事情。應該不應該。成棟沈吟未答。珠圓又道。你雖算不得。明將未嘗算不得。明人况且高伯爺與你患難相依。死生與其他爲許。定國奸計。所中史閣部又照顧不及。你不會爲邢夫人効力。已經對不住伯爺。如今看你擊死明朝遺臣。陳邦彥。張家彥。陳子壯等。依然還紮廣州。試問你功在那裏。名在那裏。一切陞官發財。全看他們滿人得意。知你的還叫你一聲。功狗。不知你的說你是貳臣。叛將。犬彘。不如我是終身相依。纔敢出痛言相勸。你自己打算。打算究竟應得如何。成棟聽了一席話。不覺拍案起立。道。有人說烈婦節女。都出在勾欄中了。看你不出。你也有這番議論。但是我也幾層難處。你可替我想。第一是我係鶴子。舊人。鶴子一誤。明朝必移罪我等。此是

一層現在我已降北殺人奪地見不承明朝臣幸此是二層第三層是反正以後成敗難料萬一所遭不偶我們裏尸馬革原是尋常只怕你弱質娉婷禁不起妬花風雨我故因此躊躇圓珠道你太過慮了明朝只要有人並不計及前過況且金老爺已有把握患難兄弟決不至來誘你受禍你本是磊磊落落的人如何甘降異族我真不解我勸你不必三心兩意了若因妾身之故使你遲遲這是妾身誤你了妾本毫無繫戀明朝清朝我都算不得一個人只爲你一縷情絲牢牢縛定竟成此不可脫離之局看你進退維谷怕你當斷不斷要遺臭萬年了說罷抽出一條匕首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亮旋舞一回便向粉頸螭螭勒成一個窟窿成棟向前一望已是血痕狼籍莫可救援成棟道好吓吓女子女子是了是了遂叫家人備辦衣衾棺槨一切均照明朝冠服入殮部署既畢遂復書聲桓道

某兄閣下展誦

手書深知近狀我

兄愛我之深望我之切真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弟頗悔昨非始知今是誰非載髮含齒何肯與腥膻爲緣如弟負罪滋深竊恐當事者或有責言則此曰逋逃彼曰間諜茫茫天壤無可置身殊可危耳箠室力勸反正至以身殉婦人女子猶惓惓不忘本朝况又出身青樓纒

第十回

懼窮追會妃沈鷁艦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八一

第十回 懼窮追會妃沈鷓艦 勸反正李妾飲龍泉

八二

贊曲卷食毛踐上於今不忘弟愧多矣茲願靜聽

指揮以蘄晚蓋惟我

兄有以導之專復敬請

勳安 愚弟李成棟頓首

聲桓援引成棟。自不必說。那知成棟歸明以後。先是修養甲。被迫叛清。一面傳檄遠近。一面稱臣永曆。此報一傳。四方騷動。蜀中故將李占春。及義勇楊大展。起兵分據川南川北。張獻忠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率衆據雲南山西。大同鎮將姜壤。據山陝。皆上表桂林。隸爲臣僕。何騰蛟復由桂林出發。乘湖南空虛。攻克衡永等州。閩臣張名振。亦進掠閩浙諸郡。正是風雲變色。日月含光。總道明朝還。可中興清廷。聽到金李之叛。攝政王說。漢人終不可恃。便派遣滿洲漢軍諸將。分途禦敵。這時又有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佔據臺灣。蓄髮不降清廷。又添了一個勁敵。正是

未必登山盡巢父 預防入海有田橫

欲知後事且讀下文

會妃自湛。李妾自殺。雖貴賤不同。却都有一股烈氣。與前回叙秦淮諸女子。又是一番筆墨。誰是

正氣誰是問氣却從此處辯清

曾妃勸隆武是盡君道李妾勸成棟是盡臣道君臣大義不料於婦女間得之

寫姜總兵保護隆武有聲有色比到弘光出走大是不同故明季三王惟隆武死得最爲明白固由姜總兵之輔佐亦由曾妃之觀感

由閩入粵由李成棟叙金聲桓帶便點出粵中人物非寫粵人實寫成棟非寫成棟實寫圓珠又爲北里中別開生面

第十一回

亂頭粗服俠妓試刀叉

蠻袖弓鞬可兒傳楮墨

上回說到隆武被執全閩屬清只有鄭成功尙在廈門一帶這成功本是芝龍之子芝龍降清成功大不爲然便移師南澳倡義勤王一面通款肇慶封成功爲延平王一面與魯王官屬張煌言諸人分地駐紮互相策應一面改廈門爲思明州分所部爲七十二鎮逕奉永曆正朔聲勢赫奕縱橫海上清總督陳錦都統金礦等由舟山破了魯王來攻成功那陳錦乘著得勝的兵威總道成功一鼓可下誰知成功械糧足頗難奏凱屢與參謀商議苦無善策部下這班內史勸陳錦停戰固守這時是順治九

第十一回

亂頭粗服俠妓試刀叉

蠻袖弓鞞傳可兒楮墨

八四

年七月七日陳錦在營中大排筵宴慶祝雙星百戲俱陳還招致一班營妓管絃絲竹鼓吹昇平那些營妓本是從漳泉諸郡擄掠來的還有隆武宮人羈雜其間清兵轉戰南來免不得盡情蹂躪偏是陳錦雖則連牙開府依然登徒好色姬妾滿前到得奉命出師冷帳孤幃久傷岑寂又遇著成功如此驍勇弄得進退維谷是夜酒落歡腸燕鶯鶯捧觴上壽已有飄飄欲仙之致內中有一個營妓年逾二八嬌小玲瓏楚楚風姿十分綽約然其亂頭粗服兩鬢蓬鬆旁邊插著幾枝金釵却較他妓展長少許合座並不在意你問問姓名他問問住址總是顰眉不語陳錦料他羞澀憐他斌媚也不去催迫他便喚內史李進忠上來探聽進忠道他原是從前的宮人城破後流落到此姓薛名鳳子纔充了兩個月營妓憂傷憔悴只是不肯上來承值今晚是與民同樂姊妹們勸他上席他還不會梳洗如此不諳禮節總要大帥恕他陳錦道亂離身世綺麗年華實命不猶尙有何話可說昔人云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我却不計較這些但是他既爲宮人總能彈唱何不以一闋侑酒薛鳳子還不答話經不得李進忠一再催促纔慢慢的抱了琵琶轉軸撥絃曼聲唱道

織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
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唱完了又敬了陳錦一盞。這班文武僚屬知道陳錦屬意也。大家竭力慇懃。酒闌燈灺。將薛鳳子挾入帳中。外面李進忠等五人擊鼓傳籌。往來不絕。銀河耿耿。肅靜無譁。看看斗轉參橫。晨曦將上。轅門外大吹大擂。部下將士頂盔貫甲。祇候聽令。只待大帥升座。豈料三梆發過。偏沓有陳錦的蹤迹。彼此嘍嘍私語。說道大帥直上巫峯。一時竟不肯下來了。都統金礪看得李進忠等目動言肆。又不向內帳催請。防得有變。便排衆直入。李進忠等又遮擋不住。一進帳門。揭開一看。只叫得一聲阿呀。原來陳錦已經血肉模糊。僵臥被外了。薛鳳子早不知去向。帳旁几上還擺著金釵兩枝。金礪驚魂未定。李進忠已持刀擁進帳來。後面還跟著幾員裨將。進忠便道。我輩本是明朝將士。爲什麼幫著索虜殺戮同胞。我等願將城池獻與鄭延平。王爾等願隨者。隨。不願者。散。陳錦貪功失算。漁色嗜飲。早應除卻。延平王密遣俠妓乘機致命。是保全他一個。圖圖尸首。你們看得薛鳳子一個小小女子。爲什麼有這手段。有這膽量。你們只將金釵拔開一看。便知道了。衆人聽了這話。面面相覷。還是金礪果將金釵拔開。一支內有小刀一柄。細如柳葉。其光卻閃閃逼人。再拔一支。便藏著一股小義銛鋒。無比進忠又道。你們可認明了嗎。一刀一釵都是純鋼百鍊而成。上面還淬著藥水。只要見血。卽死薛鳳兒。向來是延平王府侍婢。幼年在漳泉爲妓。如今在府中郡主戲下。我等是歸附延平王久了。陳錦尸首裝了棺木。交金礪帶

第十一回

亂頭粗服俠妓試刀叉

蠻袖弓鞬可兒傳楮墨

八六

回北京把這虜主看看曉得延平王利害陳錦這顆首級我等是要獻功的金礦抱著陳錦大哭進忠早割下首級帶著一隊人馬去了成功得了消息想把金礦一網打盡金礦棄了漳浦等縣節節退保成功至此一氣規復漳泉各屬鳳子之功實亦不小後人有詩贊曰

果從衽席起戈矛拚却微驅報國讐如夢佳期君記否哀聲譜入四絃秋

後來閩人敬慕鳳子凡有插髻首飾都排著刀叉兩項以爲紀念鳳子歸到府中將經過情形告訴成功成功大加稱賞只有清朝聽得成功跋扈知道一時難敵不如轉作羈縻乃與同安侯鄭芝功密商叫他寫書相勸外面派了使臣帶著成功的兄弟鄭渡賚詔渡海願割福興泉漳四府屬地讓與成功只要他薙髮投誠成功在報恩寺見過清使只是不肯答應經不起鄭渡再三說項道兄若不降父命難保將家書交與成功成功慨然道忠孝不能兩全我有復書你且帶去那復書上道

兒以孤身僻居海隅嘗欲效秀夫之節脩包胥之忠藉報故國聊達素志不意清廷海澄公之命突然而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全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談席未終敕使曉曉以薙髮爲請嗟嗟今中國土地數萬里亦以淪陷人民數萬萬亦已效順官吏亦已受命衣冠禮樂制度文物亦已更易所僅留爲殘明故迹者兒頭上數根髮耳今而去之一旦形絕身死其

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哉。且自古英雄豪傑，未有可以威力脅者。今乃嘖嘖以薙髮爲詞，天下豈有未稱臣而自去髮者乎？天下豈有彼不實許而我遂以實應者乎？天下豈有不相示以信而遽請薙髮者乎？天下豈有事體未明而遂欲糊塗了事者乎？父試思之，兒一薙髮，將使諸將盡薙髮耶？又將使數十萬兵士皆薙髮耶？中國衣冠相傳數千年，此方人性質，又皆不樂與滿夷居，一旦變其形勢，且激變，爾時橫流所激，不可抑遏。兒又竊爲滿夷危也。昔吾父見貝勒時，甘語厚幣，父今日豈盡忘之父之尙有今日天之賜也，非滿夷之所賜也。兒志已決，不可挽矣。倘有不諱，兒只縞素復讐，以結忠孝之局。

芝龍將原信呈奏清帝，攝政王知成功志不在小，先將芝龍革爵圈禁，通諭沿海沿江守將協力防範。成功滿想會合張煌言諸人渡浙入江，遂流而上，蘇皖漸定，又被清師殺得成功一敗塗地。海澄守將黃梧部將施琅，又先後降清，成功料廈門難守，遂由澎湖進攻臺灣。臺灣本是一個荒島，從前芝龍却安插一班福建難民，叫他就地開墾，後來被紅夷佔據，開做三城：一叫臺灣，二叫基隆，三叫淡水。成功想借此根據紅夷那裏敵得過成功，自然乞降遠去。成功遷國到臺，真是島上田橫海中徐市，然規橫却也不弱，依舊稱臣永曆。只有張煌言不以成功渡臺爲是，貽書相責，然已無可挽回了。成功在臺灣。

自建王府又爲其妹建郡主府。軒敞宏麗，殆無其匹。這郡主卻是成功的幼妹。將門出將，武藝是不必說了。還會飛簷走壁，一日千里。成功的母親原是日本皇族，部下練有一隊女軍，因爲猝不及防，在安海慨然殉難。成功既痛父降，又悲母歿，故將妹子異常優待，封爲南安郡主。郡主也願効忠明室，所以鴉鬢龍媚，沒一個不有點拳勇。外面練軍三隊，均按老母遺制：一隊是訓練，一隊是偵探，一隊是諜報。薛鳳子爲了暗殺陳錦的功，升爲偵探隊首領。諜報隊首領叫做秦可兒，是廣東南雄人氏，年祇一十九歲。訓練隊首領由郡主自兼。秦可兒貌美如花，身輕似燕，大可與閨娘紅線韻。平時繡襖錦衣，束縛得身材窄小，便是凌波羅襪，也不過一鈎新月，鞞尖上還裹著兩瓣鐵葉。山程水驛，都能飛渡。成功既在海外，清將已把關津口隘，堵得鐵桶似的。要想傳消息，談何容易。偏是永曆方面的瞿式耜，常有秘報到臺，說孫可望如何封了翼王，李定國如何封了秦王，如何死了清將孔有德，如何坑了清將尼堪。湖南四川等省，似有恢復的希望。成功屢復密信，叫精細士卒從間道遞去，全被清營邏卒獲住。因之悶悶不樂，便來與郡主籌一善策。郡主道：我聞得父母及二哥均爲索虜所害，我輩斷無投降之理。如今雖佔得此島，終究不是了局。明帝既靠得住半壁，我輩仍應由閩入粵，互爲聲援。這事非請教瞿式耜不可。那些孫李諸王未必毫無異志。如兄王怕得魚沈雁杳，到是妹子部下有個秦可兒，堪充

此○選○成○功○道○不○是○讓○報○隊○首○領○嗎○這○樣○婀○娜○纖○弱○那○能○走○這○遠○道○萬○一○被○清○營○截○住○身○體○性○命○恐○怕○都○保○不○住○郡○主○道○且○傳○他○進○來○一○看○便○叫○侍○婢○速○召○謀○報○隊○首○領○秦○可○兒○不○到○片○時○可○兒○已○翩○然○直○入○在○成○功○及○郡○主○前○行○過○了○禮○成○功○一○望○可○兒○的○粧○束○頭○上○帶○著○的○是○藍○笠○身○上○裹○著○蠻○錦○短○襦○兩○隻○袖○子○扣○著○聯○珠○樣○的○排○扣○下○面○玄○帶○緋○袴○紮○住○兩○脛○足○下○仍○舊○是○一○雙○弓○鞵○左○脅○懸○弓○右○脅○挂○箭○手○裏○執○著○薄○如○紙○白○如○雪○的○短○刀○站○在○旁○邊○有○一○種○英○武○的○氣○象○那○裏○像○那○巾○幘○女○子○郡○主○道○王○爺○有○個○差○使○要○叫○你○到○桂○林○下○書○你○願○去○麼○可○兒○道○郡○主○派○充○謀○報○這○本○是○可○兒○的○責○任○雖○硝○烟○彈○雨○劍○簇○槍○林○也○不○敢○躲○避○書○在○那○裏○可○兒○便○於○今○夜○五○更○起○行○討○得○回○書○前○來○銷○差○成○功○道○可○兒○不○要○性○急○我○自○有○處○分○郡○主○叫○可○兒○暫○退○成○功○回○府○便○命○幕○府○脩○書○約○定○日○期○親○自○渡○臺○接○應○把○這○書○用○棉○紙○臍○寫○裝○入○蠟○丸○然○後○諄○囑○可○兒○小○心○從○事○可○兒○乘○著○星○稀○月○黑○一○聳○身○上○了○樹○林○比○飛○隼○還○要○迅○速○穿○州○過○府○看○看○將○到○桂○林○打○聽○式○耜○已○經○敗○亡○永○歷○被○李○定○國○白○文○選○逼○到○雲○南○依○那○劉○文○秀○了○可○兒○想○到○成○功○一○番○囑○咐○郡○主○一○番○保○舉○這○一○封○書○總○須○遞○把○明○臣○纔○算○事○畢○斷○沒○有○中○途○折○回○的○道○理○便○從○旱○道○趕○到○雲○南○見○得○宮○闕○巍○峨○城○池○鞏○固○儼○然○是○王○者○的○行○都○進○得○城○來○投○宿○一○個○客○館○沸○沸○揚○揚○都○說○定○國○護○衛○永○歷○非○常○恭○順○因○爲○孫○可○望○與○兵○犯○駕○內○外○盤○查○奸○細○異○常○嚴○緊○可○兒○想○了○一○會○不○如○將○式○耜○的○書○投○與○

第十一回

亂頭粗服俠妓試刀叉

蠻袖弓鞬可兒傳楮墨

九〇

定國探聽定國的晉王府。便在行都左近。晚膳以後。換了這夜行的粧束。潛入府中。這李定國正在與部將計較。說何事可用白文選。何法可降馮雙禮。可兒暗暗歎道。真忠臣也。定國退入私室。還在燈下檢治文書。左右只站著三五個衛隊。可兒從簷際飛下。塞簾而入。道。延平王府下書人秦可兒叩見王爺。定國嚇了一跳。衛隊便想來抓人。可兒不慌不忙。呈上蠟丸。定國纔向可兒眨了眨眼。卻是蠻袖弓鞬一個女孩子。便道。看坐。衛隊剖開蠟丸。定國一看。是成功上式。相的書。回頭對可兒道。他叫你下書。桂林。你如何到雲南來。可兒將始末情形。述了一遍。說如今皇帝全仗王爺了。延平王有這義舉。只有求王爺鑒察定國。聽他伶牙俐齒。不亢不卑。便說明早奏過皇上。領回書罷。次日果有回書。還加了一封詔敕。可兒回臺以後。成功正要起兵。水陸已竄入緬甸了。成功守著臺灣。傳了三世。沿到二十餘年。纔入清朝的版籍。成功可算得一代偉人。只是他渡臺以後。廈門都爲清軍所有。尸橫遍野。血流成渠。這班人算是劫數。還有那求死不得的婦女。要想草間偷活。自然俯首順從。若要烈烈轟轟的吐一口氣。也願不得粉身碎骨了。正是。

落花不待逢春雨

勁草何嫌禦疾風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純說鄭成功。卻將永歷的事。穿插在內。成功是實。鄭是主。郡主是主中之賓。薛鳳子。蔡可兒。纔是主中之主。

寫薛鳳子的矜持。寫蔡可兒的活潑。各有一副筆墨。便各有一種身分。鳳子見首不見尾。却將可兒加倍渲染。權衡輕重。神妙欲到毫顛。

吳三桂絕父書。爲的是故妾。鄭成功絕父書。爲的是故國。三桂拒父。引入異族。父之死。三桂害之也。成功拒父。收集義兵。父之死。不僅成功害之也。成功書云。父有今日。非滿夷之賜。其語沈痛。其意實自激刺。

陳錦之死。本不足記。所謂張郃死。生無關。魏朝興廢也。然欲寫鳳子。不得不記。陳錦。李進忠。對衆一番話。有聲有色。陳錦漠然罔覺。宜有取死之道。卽無鳳子。陳錦亦在進忠算中。

臺灣與鄭氏。本有關係。故鄭氏得之也。易。清雖滅鄭。而朱一貴。林爽文。諸役。勞師動衆。畫地設官。終拱手讓與日本。鄭氏祠宇。鄭氏苗裔。至今尙有在臺者。而清室。坏土無存。慨然下殿。不能不令人回憶成功。

寫可兒由閩入桂。是矯健。由桂入滇。是機警。奇情壯采。躍然紙上。

第十二回

心如古井開誦義娘詩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上回說到成功渡臺。廈門遭難。這些粉裝玉琢。錦簇花團的婦女。大半被清軍擄掠去了。贖下來的。都是流離瑣尾。不堪言狀。或是深山窮谷。或是斷港橫嶺。避得過清軍耳目。纔算得苟全性命。偏有一班通風報信的地痞。做清軍的嚮導。凡有著名的美色。沒一個不按圖索驥。那廈門鼎鼎的翹楚。叫做王義娘。義娘本是小家碧玉。已經羅敷有夫。裙布荆釵。掃卻庸脂。作粉平時。聽得同安風聲漸緊。每對著諸姑伯姊道。我輩不幸。做了女子。只有嫁雞逐雞。嫁狗逐狗。勤勤儉儉的過日子。近來漫天烽火。要逼到我們海邊來了。這不是催命符嗎。將來我總是一死。只是丈夫忠厚。荏弱。這樣世界。他如何能耐久。處我因此反捨不掉。他那班人笑說道。王嫂嫂。你有這樣的身材。這樣的面貌。北軍一到。碰著運氣。爲后爲妃。都說不定。還要說什麼死不死。你不聽見江南的劉三秀嗎。一個民間寡婦。做了親王的福晉。阿哥女婿。都帶挈起來了。你們官人還靠著你呢。義娘聽著。這不是話。知道死是死定了。卻不知如何死法也。只好聽天由命。過了幾日。都說鄭成功入海了。清軍益發沒有忌憚。逢州州破。遇縣縣降。廈門是閩海門戶。駐有重兵。只消一陣砲火。雲梯便輕輕的束手歸命。主將進賊駐紮。那些偏裨隊伍。自然

來騷擾鄉鎮了。焚劫殺戮也是行軍的慣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東奔西竄也顧不得田園家室妻妾兒係王義娘本來早想自盡了。爲著丈夫單身無依總想僥倖萬一逃出難關依舊鰥鰥鵠鵠齊眉白首。那知義娘的豔名太著了。連主將跟前也有人去報告。這日偏裨隊伍將所掠婦女獻與主將。却不曾見有王義娘。主將志在必得傳令偏裨隨時查報。偏裨又結了地痞做個眼線叫他指認義娘。這時義娘跟了丈夫。雞在雞民隊裏蓬首垢面衣裳襤褸裝做乞丐模樣。偏偏遇著一隊兵馬將他丈夫抓住。滿身搜索。只有些散碎銀錢。義娘看得丈夫宛轉哀呼。便上前替他求懇。那些兵隊道。這是你丈夫嗎。你要我釋放。你可跟了我。我那裏有吃有著。還要這個窮小子何用。義娘帶訴帶哭。那裏肯依。惱得兵隊性起。竟把他丈夫一刀揮去。早已碧血青燐。解脫皮囊而逝了。義娘傷心慘目。破口大罵。那兵隊只當不聞。鷹拿燕雀的將義娘抱住。橫在馬背。義娘愈罵愈烈。一路行來。正與主將的偏裨打個照面。看見馬上有這美婦。想要逞勢奪來。旁邊眼線說道。此王義娘也。諸位不可污辱。應當留侍。主將偏裨知是義娘。便把坐騎讓他。率領回城。義娘訴說前事。大眾道。你見了主將自然爲替你報仇的。義娘看諸人鬼鬼祟祟。料定主將也無善意。離著城門不遠。望見一口古井。暗暗想道。這便是死所了。在馬上高呼道。請少留停。我有要事。大眾不知是計。問他何故。他說內急已久。須下馬。就地小洩。汝等男人。

第十二回

心如古井開誦義娘詩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九三

第十二回

心如古井閒誦義娘詩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九四

只好遠遠站著大衆扶他落了鞍轡他一步一步走到井邊縱身一躍已在井欄以內了說時遲那時快大衆兵兵將井欄敲破卻好把義娘愈沉愈下大衆對著井底望望見那義娘還是站在水裏大衆又繩子鈎子鬧了一陣始終不肯起來大衆又憐又恨說他既要死我等賞他三箭罷一箭中願一箭中肩一箭更中要害義娘瞑目受矢不聞呼聲想必攜手劉樊同歸天上了後人有詩記此事云

朱明嗟祚滅烽火慨連天地接廈門近人欽王氏堅妾心如古井誠意感重泉廟貌巍然在千秋

拜几筵

義娘投井以後卻是沒人知道此時廈門地面由主將出示安民交通逐漸恢復沿城的居民看見城中的薛老板帶了土工擡了棺木前來淘井大衆一傳兩兩傳三都圍攏來看熱鬧薛老板叫土工下井取出一具骸骨來那花貌雪膚雖已改變而旃檀之氣卻一陣一陣的噴出來衆人認得是王義娘面上肩上卻帶著三枝箭薛老板使邀了幾個婦女把義娘換衣易履拭去箭痕殯殮既完叫土工荷鍤携鋤便在井旁隙地埋瘞了衆人問問薛老板說你如何知道義娘投井薛老板道我前日破曉出城在烟霧迷漫裏看見一個婦人韶年麗質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色裙雙趾纖削有如束筍文履高屐趑趄而前追妾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於兵妾又遭掠沿途身被束縛不能擺脫詭言下騎泅入

井中今遺蛻猶未出井也。君素尙義曷垂念。剝婦苦志使殘骸得免。沈淪拔去箭頭埋棺井畔。當隨時隨地佑君獲福。言罷忽然不見。我想埋骨掩骼自是義舉。况他這樣節烈尤爲可敬。我便到井邊一望。果然尸首具在我卻默祝有心無力當助我得一意外之財始能從事。不料當晚三博三勝所以前來踐諾衆人聽了沒一個不欽佩義娘再過數日衆人又見薛老板帶著圪工梓人前來相地說要在井上把義娘立廟衆人又問薛老板道你不是又遇著義娘嗎薛老板道此番是夢了義娘珠冠繡襦上帝許他享受一方香火他謝了我前次葬事叫我立尺五之廟使他魂魄有歸我想一客不煩二主自然仍是我來効勞昇石運輓薛老板做了發起那沿城男女你助一千我助八百不到匝月果然造起三間小殿塑了王義娘的遺象星冠羽衣眉目如畫門楣上橫著王義娘廟四個大字柱上還有一副楹聯道。

生亦願齊眉。祇因血灑。藁礎。援鶴。蟲沙。同一劫。
死終難瞑目。爲想魂歸。梧井。旌旗。羽葆。自千秋。

薛老板諸事完備。早吡動了附郭居民。燭影香烟。前來膜拜。果然求財得財。求子得子。那薛老板更是子孫蕃盛。財帛豐盈。這事早傳到廈門廳官面前。說境內有此烈婦。應行奏聞。請封。便照例由里鄰親

族出結將義娘事實申詳上去。經福建巡撫具奏。這是順治十年的事。湖南等省都已完全清。有順治曾經下詔要將節烈婦女旌表。恰好福建上了一本湖南巡撫也有一本請旌烈女朱氏。順治將義娘封爲義烈夫人。准其在廈門建祠。那朱女封爲貞節夫人。入祀貞孝祠。這朱氏又是什麼人呢。朱氏却是髫齡閨女。藉隸長沙。他父親是一個飽學的秀才。母親也是世家望族。兩老年已中壽。祇有這顆掌珠。不特纖絃組紉事事俱備。便是吟椒詠絮。仗著乃父的家學。無不精絕。而且體態端妍。性情溫淑。兩老因苛於擇壻。到了一十六歲。尙未字人。後來世亂兵荒。何暇及此。只是長沙爲南北必爭之地。波平波起不止。一遭最厲害的要算兩廣潰兵。比那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還要洗得乾淨。朱老雖然長沙有點產業。到了兵氛四塞。不得不遷地爲良。書畫琴尊盡皆拋卻。只帶得老妻弱息。夜宿晨餐。這種顛沛情形。不堪言喻。偏偏後面塵頭大起。有一隊潰兵緊緊追來。朱老荏弱不堪。手無縛雞之力。朱氏又伶仃足小寸步難行。前推後擁的時間。父女竟生生拆散。朱氏路隅痛哭。卻被一軍官看見。連驅帶慰。允他代訪父親。朱氏認做好人。匆匆跟他同往。那軍官是浮家泛宅。隨身只有一船。朱氏進了艙門。見些刀槊戈矛。森然羅列。軍官親自下了簾幙。斥退從人。兩手擁住朱氏。朱氏知道不妙。便道。青天白日。耳目衆多。豈可如此掙扎。下來四面一望。都是若輩黨羽。只好待至夜間。再圖他計。那軍官料定。斂鸞籠。

鳳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催著舟子。趲行一路。望揚子江下游。直駛看看。將近小孤山下。風清月朗。水波不興。舟人停艫。掛帆轉瞬。風已大利。竟不能泊。軍官對朱氏道。良宵苦短。不要再事遲延。這班監守朱氏的人。乘機退出。艫外朱氏把窗簾一揭。說道。好月色。吓浪花。漲起朱氏已滾滾。逐流而去。軍官趕呼撈救。但見波瀾。全涌。直撲桅檣。空中起了黑雲。一片軍官道。全了他的貞節。罷那朱老不見朱氏。尋又尋不著。叫又叫不應。涕泗縱橫。還要受老妻埋怨。道。旁有幾間破屋。暫時借他小憩。不覺瞢騰。睡去。見著朱氏。徧身沾濕。泣訴投江。一覺醒來。兩老互相驚異。道。女兒清白之軀。此死比泰山還重。但須覓到骸骨。設法埋瘞。纔免葬江魚之腹。朱老懸了賞格。令人往下游查獲。一具一具的撈起來。朱老都說不是。後來又得朱氏一夢。知道尸在上游。尋到故居水濱。去溺處已有一百餘里。總算尋著。擡昇上岸。面色如生。這女尸能逆流三晝夜。算得奇了。二老痛哭。自不必說。檢到他相衣背面。藏有絕句十章。密裏重緘。字不濡染。朱老讀了一徧。愈覺傷心。那最警的兩首道。

少小傳。停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辭。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朱老營葬事畢。具呈有司。得旨入祀貞孝祠。這祠在湘江山上。主座便是湘君二妃。其餘歷代附祀的。

第十二回

心如古井閒誦義娘詩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九八

不少長沙知縣奉諭恭送粟主入祠。朱老便做成靈牌上書皇清誥封貞節夫人朱氏之位。藍地金字。備了牲醴。便請知縣主祭。長沙紳士聽見這樣增輝桑梓的事。也都約齊來送。屆時儀仗前導。綵亭中。昇了靈牌。最後是衣冠齊楚的紳士。還有疏親密族。迤邐到了祠前。將綵亭暫歇。那知縣早捧著聖旨。鳴鑼喝道而來。朱老在祠門外跪接。知縣進了祠門。對著香案前宣讀。朱老望闕謝恩。祭桌上已排列蠶乾各品。知縣金頂補褂。跪了下去。禮生贊讀祝者讀祝。紳士中有一個擠出來。在桌上扯開祭文道。

維大清順治十三年八月某朔越某日某湖南長沙縣知縣某謹以庶羞滂酌致祭於誥封貞節夫人朱氏之靈曰。人誰不死。死誰不腐。泰山鴻毛。彭殤千古。惟我夫人。苗裔紫陽。氣伸日月。節植冰霜。年甫喻筓。觥觥大體。幕燕釜魚。脫然無累。指水同潔。指波同清。舉世濁流。夫人獨貞。名聞於朝。天子曰。可銜詔鸞來許。承香火君山鬱鬱。湘流湯湯。魂兮來格。奠此一觴。尙饗。

祭文讀畢。禮生贊拜。興拜。奠酒。焚黃。將靈牌供入龕內。朱老謝了知縣。便是縣丞典史祭。紳士祭。家族祭。朱老也立奠一爵。知縣道。老先生誕育夫人。扶植綱常。維持名教。真是開國的一格。盛學朱老口雖謙讓。兩眼中已涔涔淚下。時已近午。在祠內擺設筵席。中間首席坐了知縣。縣丞典史自然陪席。左邊是紳士。右邊是親族。筵間談起精奇。尼哈番郭義說道。近已避入官山。知縣道。郭公夫婦舉家又遠。

去了。只賸得一位姑奶奶。據報已自經殉節。聞得他丈夫楊晉叔。尙未來湘。可見貴鄉婦女。自從湘妃的流風餘韻培植下來的。毓秀鍾靈。不能磨滅。可敬。可敬。筵散以後。朱老回家。告訴老妻。把知縣所說的楊夫人殉節的話。轉述一遍。兩老又慨難一回。正是

幽谷孤芳。拚一死。

流泉靈石。證三生。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義娘朱女。一個投井。一個投江。磊落光明。不謀而合。固自可傳。但鼎革之際。類此者。正復不少。傳義娘朱女。可以賅括節烈諸人。

義娘之死。爲的丈夫慘戮。朱女之死。爲的老父中散。所爲之事。不同。義娘之死。是在馬上下來。朱女之死。是在船中躍出。所處之地。不同。義娘死後。是先立廟。後請封。朱女死後。是先請封。後入祠。所遭之遇。不同。卻同是真節。錯落寫來。自然有致。

薛老板的夢。寫得詳。朱老的夢。寫得略。非故爲詳畧也。義娘的粧束。全在薛老板眼中。故立廟後。不再點綴。朱女只有徧身沾濕。泣訴投江八字。故入祠時。加意鋪排。盡情鼓吹。此可悟文章詳略之法。

第十二回

心如古井開誦義娘詩

魂返湘江空傾朱女淚

九九

第十三回

楊夫人化鶴謝塵緣

李三姑哺烏還苦志

一〇〇

義娘的廟聯。朱女的祭文。沈博哀豔。可以遙遙相對。

第十三回

楊夫人化鶴謝塵緣

李三姑哺烏還苦志

上回說到長沙知縣。在貞孝祠席上。說起楊夫人殉節。楊夫人固然是楊晉叔的妻子。便是郭義的女兒。那郭義是一個游俠的人。武藝高強。能數百里外。取人首級。從前亂離世界。他同了幾個黨羽。也不免佔點便宜。到得清朝定鼎。他便俯首歸附。官拜精奇尼哈番。特恩許他世襲。他在長沙算得一家勳閥。高車駟馬。貴擬王侯。這位姑爺楊晉叔也。帶了夫人。作秦山之靠。偏是永曆的這班臣子。乘著偶然勝利。便來攻擊湖南。再加些兩廣潰兵。沿途焚掠。口口聲聲說郭義是叛將。志在必獲。郭義自知寡不敵衆。帶了眷屬。避入官山居住。這官山層巖疊嶂。蜿蜒十有餘里。桑麻鷄犬。真是世外桃源。楊夫人也跟著父親住在此間。晉叔因爲夫人有了保護。匆匆赴武昌漢陽。一路軍前効力去了。那知潰兵竟要縱火搜山。郭義無可奈何。一窩蜂向他處奔逃。偏是楊夫人追隨不及。這崎嶇山路。愈走愈迷。回望官山舊居。只見一片火光。嘻嘻出出的燒著。映出山巔的夕照。都作般紅血色。還有些悲猿怪鳥一聲一聲的。增人怵怛。夫人蒼茫四顧。影隻形單。想想父母。想想丈夫。不禁淚下如綆。官山左近潰兵的威聲。

已○逼○來○了○逃○生○無○路○呼○救○無○人○只○得○解○下○絲○縑○在○樹○林○中○尋○個○自○盡○等○得○潰○兵○四○散○郭○義○到○官○山○來○尋
雙○女○已○經○香○消○玉○殞○多○時○了○郭○義○一○面○呈○報○縣○衙○一○面○專○告○晉○叔○這○晉○叔○是○伉○儷○素○篤○的○撫○棺○大○恸○又
不○敢○抱○怨○丈○人○比○那○微○之○悼○亡○安○仁○感○逝○還○要○悽○愴○鯁○目○炯○炯○中○夜○徬○徨○想○到○漢○武○帝○重○見○李○夫○人○唐
玄○宗○重○見○楊○貴○妃○都○仗○著○仙○家○佛○家○的○法○力○留○此○塵○緣○一○線○聞○得○星○沙○地○方○有○一○高○僧○卓○錫○或○者○求○他
超○度○可○資○冥○福○便○與○郭○義○夫○婦○說○明○要○到○星○沙○躬○營○齋○奠○郭○義○派○員○家○將○隨○著○晉○叔○同○去○沿○著○星○沙○山
路○訪○到○古○刹○卻○有○一○個○沙○彌○前○來○迎○接○道○楊○居○士○此○行○不○易○可○向○禪○堂○小○坐○晉○叔○詫○異○的○很○問○他○如○何
知○道○姓○楊○沙○彌○說○吾○師○昨○夜○招○呼○今○晨○有○貴○人○到○寺○姓○楊○名○晉○叔○晉○叔○跟○著○沙○彌○上○了○臺○階○進○了○方○丈
只○見○蒲○團○上○坐○著○一○個○白○髮○頭○陀○還○是○頹○然○入○定○室○間○挂○著○達○摩○渡○江○圖○襯○著○一○副○宣○紙○楹○聯○是

欲○除○煩○惱○須○忘○我
各○有○因○緣○不○羨○人

桌○上○疏○鐘○清○磬○絕○無○纖○塵○晉○叔○拜○了○下○去○纔○見○那○和○尚○用○手○來○扶○說○道○居○士○鷓○絃○中○斷○難○免○神○傷○豈○不
聞○再○世○玉○簫○破○鏡○尙○可○復○合○嗎○夫○人○本○有○善○果○雖○然○難○逃○此○劫○已○經○化○鶴○西○歸○靜○聽○佛○菩○薩○說○法○居○士
此○來○老○僧○當○還○你○一○個○證○據○明○日○便○傳○集○大○衆○起○建○道○場○如○何○晉○叔○連○連○拜○謝○便○在○方○丈○中○進○了○蔬○筍
退○出○來○閒○遊○山○谷○野○花○紅○紫○盡○態○極○妍○三○五○奇○峯○全○被○雲○霧○中○籠○住○溪○邊○一○彎○流○水○游○鱗○可○數○真○是○靈

第十三回

楊夫人化鶴謝塵緣

李三姑哺鳥還苦志

一〇二

山○福○地○幽○雅○清○高○晉○叔○下○榻○三○天○佛○事○將○次○圓○滿○那○老○僧○芒○屨○錫○杖○換○了○黃○色○袈○裟○帶○著○一○隊○緇○徒○說○要○偕○同○晉○叔○先○行○到○官○山○招○魂○歸○寺○老○僧○手○裏○還○執○著○紙○旛○縹○緲○向○官○山○進○發○那○山○隅○村○落○經○著○潰○軍○焚○燬○早○已○蕩○析○無○遺○山○中○燒○不○盡○草○根○燃○不○完○的○木○片○尚○是○縱○橫○坍塌○老○僧○指○著○一○樹○道○這○便○是○夫○人○殉○節○之○所○晉○叔○匍○匐○在○地○放○聲○大○哭○老○僧○將○旛○搖○了○幾○棒○口○中○念○道○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歸○與○歸○與○ 佛○說○歡○喜○

果○然○一○隻○小○鳥○短○頸○脩○尾○狀○如○紫○燕○隨○旛○飛○舞○老○僧○對○鳥○又○念○念○有○詞○便○引○了○這○鳥○來○到○星○沙○樓○在○庭○中○樹○上○諸○僧○早○晚○敲○著○鏡○鉢○這○鳥○又○飛○鳴○自○得○如○同○鶯○啼○燕○語○一○般○晉○叔○料○定○是○夫○人○的○魂○雲○想○衣○裳○月○明○環○珮○今○世○是○不○復○再○見○了○因○為○聽○了○老○僧○的○禪○機○還○懷○著○一○點○痴○想○這○夜○風○雨○交○作○殘○燈○不○明○多○少○秋○聲○叢○集○枕○畔○益○發○睡○不○安○穩○便○起○身○剔○明○了○燈○燄○填○了○一○閃○聲○聲○慢○道○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雨○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樵○悴○損○而○今○有○誰○忒○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填○罷○讀○了○一○徧○已○是○曉○鐘○時○候○外○面○沙○彌○頌○一○個○家○將○進○來○說○尊○爺○請○他○回○府○晉○叔○辭○別○老○僧○回○城○見○

過郭義。郭義便想把晉叔續娶。晉叔的父親也有信來詰問。說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晉叔侃侃而談。對著郭義道。令愛舍生取義。是保全兩家的面子。便是結束女壻一人的愛情。女壻生不同。患難死不見骸骨。已經很爲抱歉。若趁他墓無宿草。別戀新人。無論怎樣的薄倖郎。也做不到父親重在嗣續。自然不敢違背。且等明歲期服滿後。或者買姬納婢。留點骨血。現在還議不到此。況且女壻纔二十餘歲。便再隔十年五載。也不爲遲。世亂未平。家室反足。致累女壻。頗想立功異域。顯親揚名。方不負昔日令愛封侯之望。郭義也無可勉強。聽他結束行李。由湘入薊。出關從戎去了。後來仍由郭義作伐。娶了郭義的表甥女。合昏的那日。這新人嬌若游龍。翩若驚鴻的態度。與舊人若相髣髴。問到年紀。正是彼生此死。尤爲膈合。晉叔慨然道。老僧之言。驗矣。這新人祇有一母。正是郭義表姊。孤鸞寡鶴。子身無依。郭義替他撮合成功。雖則年齡參差。閨房中却極和睦。晉叔本籍原是河南鹿邑。此時已得了總兵的官階。想要衣錦還鄉。使父親好脫卸家事。郭義並不阻擋。晉叔攜了新人母女。泛洞庭。渡漢江。驢駝車載。逕到大梁。楊老已龍鍾得很了。看見佳兒佳婦。盈盈下拜。老懷得以少慰。晉叔在鹿邑。本也有點田產。如今官至二品。算是全縣的紳富。況且楊老是有名的善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鄉間的父老。沒一個不靠他援助。所以這班土豪惡佃。還不敢公然肆虐。偏有一個鄉人李姓。爲著點薄薄先疇。觸了勞

第十三回

楊夫人化鶴謝塵緣

李三姑哺烏還苦志

家的怒竟與李姓陽爲交好。陰加醜毒。那臨終的慘狀。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李姓只有一女。名叫三姑。知道老父爲勞家所害。自然涕不可仰。那李姓切齒叱道。若何泣爲。若非吾子也。吾今爲人謀殺。倘有子在冀其死後。或可復仇。今已矣。若一弱女子。何能爲力。吾終賈恨以沒耳。言畢。恨恨而逝。三姑原是弱女。況且年祇十餘。如何能做出掀天動地的事。但爲父言一激誓。與勞家不共戴天。禱鬼神。號呼。父墓。還隨身帶著利刃。伏候道上。聶政。務面。豫讓。漆身。艱苦。卓絕。並不求人幫助。勞家約略得了消息。不但出入乘馬。並有彪形大漢數十人。前呼後擁。三姑卻從何處下手。親鄰族黨。都是懼怕勞家。總說三姑少年多事。三姑尋著了楊老的這條路。椎心泣血。說要向有司衙門控告。楊老可憐三姑。替他擬了一紙訴狀。中有數句云。

民女不親父死。狀不敢誣。某豪民女不伸父冤。情何以上對老父。民女門衰祚薄。家無男丁。某豪之欺老父。以此某豪之欺民女。亦以此。

知縣接到狀紙。暗暗知照勞家。叫他上下打點。果然批了個無據不准。三姑披頭散髮。控府控院。都是一鼻孔出氣。弄到攔輿呼喊。也不過一頓皮鞭。那裏有什麼效果。他母親叫三姑可止則止。三姑道。外省官威似虎。吏勢如狼。不肯替小民伸理。冤枉京都有都察院。登聞鼓不敢壅蔽。不奏女兒情願。

開關上道。作最後的末著。這鹿邑到北京。足足有二千餘里。還要渡過黃河。三姑自從順治十三年。父歿。到得順治十六年。計有三載。年紀已過二十。鞵弓襪小。背負行囊。做這餐風宿露的勾當。過路的人。不疑他。難民便疑他。逃婢有時連逆旅主人。不敢收容他。只在草開倦伏。逢舟喚渡。遇陸趨程。約莫有三個月。光景。總算到了。輦轂之下。纔知道都察院是不易進的。登聞鼓是不易擊的。刑部既不中用。大理院也不中用。這日是順治十七年。立春節。皇帝親祀先農。鹵簿前行。乘輿後發。一隊一隊的護衛。順著輦路走去。正是驛驢上道。鴉雀無聲。三姑也顧不得死活。存亡。道旁犯蹕。侍衛官照例拿交刑部。審訊。經司員看過狀紙核過口供。由尙書侍郎覆奏上去。次日便下上諭道。

這道旁叩閭之民女李三姑。著發回原省。交河南巡撫嚴密審訊。虛坐實究。欽此。

河南巡撫接到此旨。那敢怠慢。刑部吏役將李三姑當堂驗訖。領了回文。三姑枷杻滿身。跪在堂下。唱名已畢。便傳祥符縣寄監行文按察使。遞札鹿邑縣。親提詳鞫。三姑雖是村女。經過多少磨折。於官廳儀注。到也有點知道。祥符縣領命下去。專待鹿邑縣迎提。這鹿邑縣已經換過人了。下車伊始。極想樹點風骨。年甫二十餘歲。又是甲榜出身。土豪惡佃。他卻絕不聯絡。絕不瞻顧。既然是欽件。出在本縣。一面飭典史親赴祥符。提那原告李三姑。一面傳知全班衙役。秘密伺察。勢家行動不准。他乘間脫逃。三

始復到鹿邑。桎梏繹繹招搖過市。他母親也站在人叢中觀望。並不知是禍。是福。次日前往探監。纔知此事已上蒙天聽。三姑問問楊家光景。說楊老歿了。晉叔已補雲南普洱鎮總兵。掣眷去了。母女正在叙話。忽見牢子遞進一扇牌來。寫著

立提欽犯李三姑年二十一歲河南鹿邑縣人

三姑把刑具整頓一番。自有伴婆押著他的母親。早把軍牢驅逐出外。三姑到得堂上。左邊已是那勞家站著軍牢伴婆。稟告犯人當面。那知縣擡頭一看。見那李三姑形銷骨瘦。步履維艱。正在躊躇間。忽聽三姑厲聲道。皇上洪恩。今日果見天日了。知縣問過一遍。三姑說。串謀攘地。置毒殞身。是實。並在相衣內呈上血迹一片。指定鴆羽。知縣道。這是證據嗎。三姑答應道。是。知縣叫帶被告。那勞家還是衣冠齊楚的。遞了親供。知縣便問他什麼功名。回說是監生。如縣哼了一聲。叫一併押著候示。便上院稟明一切。先革勞家頂戴。方可刑訊。巡撫准了下來。經不起知縣三拷六問。那勞家已鬼使神差的供認了。知縣定了斬立決的罪名。申詳上去。更發出一篇判詞。曉示大眾云。

劫得土豪某某。起家市井。混迹衣冠。妄行越畔之謀。竟肆竊田之奪。李某雖為編戶。欲保先疇。不知賊計之安排。誤中鴆媒之茶毒。搥牀一慟。痛伯喈身後無人。礪刃三年。幸緹繫急中生智。該土

豪猶復欺朦桑梓。聯絡苞苴。鳴鼓齊瘡。覆盆永戴。民女李三姑。歷關山而不懼。排閭闔以上。聞孝能感神應。沐九天之甘露。罰及有罪。免飛六月之寒霜。主豪某某。著照例定爲斬立決。孝女李三姑。靜候通詳旌表。此判。

大衆知道勢家已倒。都來安慰三姑。三姑奉母力田。誓不適壻。一切外來的。妻妾概置不聞。到得老母西歸。殯葬如禮。三姑也普告親族。隨侍父母。到白雲鄉裏去了。其時已是順治十八年。順治升遐。康熙嗣位。又有一番景象。正是

景運垂裳懷故主。老臣負展立沖人。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楊夫人的殉節。自從義娘朱女蟬蛻而下。卻別有一番寫法。義娘朱女。都從夢中告人。楊夫人自盡情形。卻有何人看見。後來老僧能指出殉節之樹。自然知道殉節之人。濃淡疏密。全要在此處領會。

楊晉叔一人承上啟下。還把普洱鎮總兵五字留伏下文。此是絕好線索。絕好穿插。幸弗輕輕讀過。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一〇八

李三姑行刺不成。則控官。控官不效。則入都。入都不准。則叩關。百折不回。終成初志。後來與母同死。益發光明。磊落完全。一個孝女。

上回寫長沙知縣。有一篇祭文。此回寫鹿邑知縣。有一篇判詞。開國用人。即官。吏亦文章爾雅。並無雜流。倖進之風。禮教既明。刑罰亦中。自與末造不同。

此回結束順治。在有意無意之間。是爲善於過渡。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上回說到順治升遐。康熙嗣統。這時吳三桂帶著大軍。已到雲南。永歷遠奔緬甸。三桂定了斬草除根的計策。不論永歷如何哀求。輒告總不肯貸。他一死。竟於康熙元年四月十四日。將永歷父子用弓絞死。捷報入京。命吳三桂以平西王鎮守雲南等處。福建有耿繼茂的兒子耿精忠。廣東有尙可喜。廣西有孔有德的女婿孫延齡。永曆既除。總算天下一統。不過康熙年祇八歲。朝內都由輔政。四滿臣主持。那些范文程。洪永疇。開國元勳。早已跟著順治攀髯而去。三桂是機警不過的人。知道雲南一隅。北京無暇過問。將所有府廳以下各官。概行分布黨羽。咨部註冊。叫做西選。三桂更把兵馬勤加操演。仗

著幾個女壻。胡國柱。衛樸。郭壯圖。一班人。分別率領。三桂却比前漢的南越王。趙佗。五季的吳越王。錢鏐。還要養尊處優。名高望重。凡是得著三桂一點親情。一點戚誼的。無論居住何省。都是橫行霸道。官吏不敢正眼兒看他。三桂却有一個五姑奶奶。嫁在揚州。一個七姑奶奶。嫁在蘇州。這五姑奶奶早已離鴛別鵲。繡佛長齋。與三桂家屬不甚往還。只有七姑奶奶。係當今繼配福晉張氏所出。年祇十有八歲。三桂寵愛無比。養成驕奢淫佚。已是不受羈勒。偏是這丈夫王永寧。文不能握管。武不能試劍。雖則有數百萬家財。在蘇州拙政園居住。這位姑奶奶總不滿意。靠著母家的勢。墮奴叱婢。詬時聞翁姑。裝著癡。襲那王永寧。自然因愛而畏。事事仰他鼻息。他的任意揮霍。真是視金如土。然對著編氓細戶。到也絲毫不肯放鬆。所有水埠。停船均須照例納資。纔准一字兒泊著。若敢稍有違拗。惹起姑奶奶的性子。將各船斷。鋪截。纜。任他飄泊。中流。船家震著吳姑奶奶的威名。只是敢怒而不敢說。萬怨叢集。總道將來必有報應。不料姑奶奶膽量愈大。氣餒愈張。王永寧本不在他目中。平時車馬喧闐。招搖過市。姑奶奶是將門之子。戎裝跨馬。奕奕有神。這班附贅逐臭的人。情願隨鐙執鞭。趨承顏色。起初不過幾個婢媼。傳消息。學那月上柳梢人。約黃昏的勾當。後來竟至面首三十。擁護遊山。諸人又仗著吳姑奶奶的勢。橫衝直撞。小兒女都被鐵腕碾著。或傷或死。只博得幾兩療治費。埋葬費。這日從騎益多。圍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一一〇

觀益衆經過閭門外臥橋竟將兩欄折斷溺水者奚翅百十內中十餘人早與波臣爲伍姑奶奶略不一顧反覺揚鞭自得加倍疾馳這被難的家屬雖然不敢與姑奶奶爲難知道王永甯是懦弱無能的便合詞在縣衙控訴他縱妻出游釀斃多命這是有憑有據的事知縣那敢怠慢自然將王永甯拿禁王永甯上下打點撫恤尸屬總算馬馬虎虎的了結姑奶奶卻依然故我並不曾到庭一鞠原來清朝的定制婦女有罪均坐夫男縣令不能輕傳婦女對質卽婦女果犯情實亦許折贖況且姑奶奶是平西郡主議親議貴知縣落得做了順水人情卻惱了江蘇巡撫朱國治說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蘇州省會之地讓這一女子縱欲敗度還有什麼禮教什麼法律呢便著著實實參了一本這班應聲蟲的御史也便交章奏劾輔政王大臣正在自相殘殺大權盡在贅拜手裏那肯與三桂結仇一概留中不發三桂的兒子吳應熊卻以駙馬留京聽得風聲當然飛告三桂三桂差人函達蘇州責備女兒却把朱國治三字牢牢記著姑奶奶看了三桂的手諭付之一笑便復書云

父親在滇女兒在蘇如風馬牛不相及也父親將女兒下嫁王永甯昏弱萬狀女兒不責備父親足矣試問父親在滇有了王府如何又有安阜園有了母親如何又有陳姨娘同這些四面觀音八面觀音可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女兒雖不肯強欲隨著王永甯圈禁拙政園中父親當

亦不忍。今讀手諭。若以女兒爲越禮犯分也者。父親先宜自責。然後責人。否則女兒決不服也。
三桂接到復信也。只好付之一歎。姑奶奶料定三桂也奈何他不得。愈加肆無忌憚。王永甯的家財。看
看垂盡。翁姑已先後物故。他更飲酒縱博。喧呶達旦。大庭廣衆間。竟成了無遮大會。鄉黨不齒。親故罕
通。三桂爲著自己事忙。從此也置之不顧。先後胡行了七八年。等得三桂勞敗。纔在吳縣監中伏法。後
人有詩紀事曰。

居然娘子竟稱雄。誰信興亡一瞬中。流水似車龍似馬。秋風歸去夕陽紅。金閨門外草萋萋。橋
柱何人手自題。一隊紅粧飛騎過。小旗曾記展平西。風景依稀認虎邱。山塘十里話春遊。錦衣
花帽人何處。黃土成堆水自流。草木無知石不言。雪泥鴻爪總留痕。蘇臺勝地猶荒寂。況是當
年拙政園。

三桂把這些家事都交付了福晉張氏。同著這班部將。暗暗密謀。連陳圓圓面前也不露隻字。圓圓雖
則色衰愛弛。看得三桂神色不定。便乘間對著三桂道。王爺年已六十有二了。官至親王。尊貴極矣。從
前同事的孔王爺。耿王爺。紛紛下世。只有尙王爺還在後輩。可共富貴。不可共患難。便是部將中。也是
熱心功名的多。那裏是爲著王爺賤妾。是一個婦人。那裏懂得國家大事。王爺總要三思。爲是三桂正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一一二

是烈烈轟轟的時候。絕不相信圓圓的話。圓圓改了道裝。向五華山修行去了。三桂籌備了幾年。到得康熙八年。借著撤藩的題目。居然在雲南改元建國。那朱國治調任雲南巡撫。竟殺了他祭旗。以報舊仇。豎起旗幟。寫著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十一字。傳檄各省。聲明復明滅清的宗旨。貴州儘先響應。湖南四川一時俱定。靖南王耿精忠。本與三桂聯絡一氣。知道湘蜀已入吳手。便在福建起兵。遙爲聲援。閩浙總督范承謨。被脅不屈。囚禁土室。同時幕府相隨者亦復不少。算是稽留山先生最能不避艱險。以身爲殉。留山固然主賓相洽。誓不忘君。那留山的小妻蘇氏。又能終始不渝。從容盡節。這不是形史的佳話嗎。蘇氏名叫瑤。青原是小家碧玉。書法娥媚。與衛夫人簪花妙格彷彿相似。留山是江蘇長洲的名士。要到福建處館。迢迢三四千里。如何可無人隨侍。況且留山耽詩嗜飲。是風雅不過的人。一路水送山迎。對景聯吟。感時覓句。一定不能免的。這捧硯磨墨。汲水添香。也須及早預備。留山夫人物色。這個蘇瑤。青亦非一朝一夕。青衫紅袖。畫舫一雙。留山夫人聽著驪歌道聲。珍重留山。挈了蘇氏。慢慢從福建進發。恰好范制軍已由浙江入閩。依紅泛綠。美盡東南。范制軍聽得雲貴軍情。每與留山私議。恐怕耿藩有變。不道禍起肘腋。橫加拘繫。留山激於義憤。與蘇氏同幽柏寺。卻與范制軍不能見面。偶欲通問。都用函劄往還。耿精忠漸漸失敗。防恐制軍潛遞信息。將他筆墨盡皆搜去。所以制軍的

總筆詞是用炭所壁的留山無甚關係較爲自由木榻紙窗同蘇氏形影相弔清閒長晝祇得以著作消遣蘇氏屏除一切不粧不櫛只將留山的稿本親手彥膽作爲日課留山道你也太多事了這種覆轍的東西你還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嗎我輩一朝遭劫區區文字怕不與輕塵弱草同歸灰燼你又何苦來呢蘇氏道時局萬變未必我等竟置死地你既鏤肝鍼腎終日不輟我何可自耽疏懶若說此稿同歸於盡這你有什么苦來呢況你家中有子長成也須留點手澤趁著尙存一息還是由我做到好排遣排遣留山爲鈔成的略加編訂約有數種是

西京雜語 三十六篇

東田醫補 十二卷

竹林集 一冊

葭秋堂詩 二冊

留山看了一徧道零紉臙馥都褪了粉印脂痕這到難爲你了蘇氏正待答言外面看守的來報道范制臺昇天了留山向來鎮靜聞得此信也怔了一怔道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大約我已不遠了蘇氏止不住淚流滿面問看守的道可是真的爲什麼忽然有這舉動看守的道我聽那面的人說范制臺在

第十四回

平西弱息橫肆蘇臺

留山小妻同幽柏寺

土室裏兩年有餘。雖則溽暑嚴寒。只著的舊時衣帽。蚊蠅蟲恣其囓噬。每日但飲薄粥半盂。看守的只防他尋死覓活。王爺到也不在意了。那知近來軍報越逼越緊。王爺又要通款北京。怕把范制臺放出去。要直奏清帝。所以傳諭結果了他。隨他在監的。只賸了一個許鼎將。范制臺的片紙隻字都收拾去了。范制臺臨終也沒有一話交待。但高念道。

三載淹留事才了。展愁眉仰天而笑。眼睜睜天柱折。地維搖。舊江山瓦解。冰消問安身那家好。急急煎煎盼到今朝。得向轉輪邊頭一掉。

如今說還要焚屍山野呢。留山道。這是文丞相柴市就義的一閃醉花陰。有這樣悲歌慷慨。但我看來。與逆雖橫。清將亦強。舊江山總能恢復的。他也不瞑目地下了。又回顧蘇氏道。你年紀不滿二十歲。累你陪伴多時。好月不圓。名花無主。你若要守節。夫人也肯優待你的。恐怕路途荆棘未易還鄉。你將我的骸骨草草掩埋。你儘可從容擇偶。這些稿本料想不至犯禁。你可爲我好好的帶出去。蘇氏道。你說那裏話來。我上無翁姑。下無子女。自問有什麼緊戀。你若果有三長兩短。我還想活嗎。從頭上拔下一枝釵來。向地下一摔。道。我卽以此釵爲誓。看守的也驚得咋舌。回望門外。見有人同他招手。說大衆齊了。專候嵇爺。留山整了整衣服。說在那裏死。看守的道。還請出去罷。留山看了蘇氏一眼。蘇氏也跟了。

出來。堂上繩穿索綁的都是舊識。留山也在劫中。那裏逃得過。定數蘇氏在場。上送了留山。便託看守的。購買二樁。囑咐殮殮以後。卽瘞高原。蘇州自有人來帶去。說畢。向看守人拜了兩拜。又向留山的尸。拜了兩拜。袖中出一白色絲縑。猛向頸間勒著。蛾眉微蹙。鳳鳥輕登。不知不覺。隨著留山。飄飄欲仙了。看守人自然替他築了鴛鴦塚。留山的後人。稽文敏公會。筠。稽文恭公。璜。兩代極品。纔把雙柩遷回吳門。留山固然一品封誥。連蘇氏也請了旌表。知道的說。義士烈婦。報施不爽。不知道的偏說。葬地吉利。所以子孫聯翩。直上。那精忠。旣將范制軍揚灰剝骨。幕府部將一併剷除。自問沒有人再向清廷饒舌。誰知康熙聖明天縱。說道。吳三桂作累。耿精忠是沒用的傢伙。三桂一挫。自然投降。只有這不識羞恥。不明順逆的孫延齡。倚著一個妻子。孔郡主。獵得大位。竟敢做一邱之貉。去投順吳三桂。這必是孔郡主。主謀延齡。還算脅從呢。便諭令尙可喜之子。之孝。爲平南大將軍之信。爲討寇將軍。就近包圍延齡。正是。

未酬壯志消獅吼。

已報雄師降虎符。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欲寫三桂先寫三桂之女。其窮凶極惡。三桂亦無法處治。觀其復三桂書。句句持之有故。言。

第十五回

贅齊婿孔四貞襲爵

拒閩帥吳絳雪投崖

一一六

之成理。三桂不孝。此女亦以不孝報之。此之謂天道好還。

三桂密謀起事。只有圓圓勸阻。此是第一回之結束。以後叙三桂叛事。純用輕筆帶過。庶不喧賓奪主。

稽留山是范承謨的陪客。蘇氏又是稽留山的陪客。然非寫蘇氏不特承謨無從著筆。即留山亦無從著筆。反客為主。大有倒聽楓葉背指菊花之妙。

寫蘇氏伴留山入閩一段。何其娟秀。寫蘇氏伴留山在獄一段。何其閒適。處處寫留山。處處是寫蘇氏。到得玉釵一摔。纔露出蘇氏廬山真面。

頓文送王子之死。是親自買樁。蘇氏送留山之死。是叫看守人買樁。蓋一則不同死。一則必同死也。寫頓文在場時。瑣瑣屑屑。曲曲折折。可謂恩愛矣。而於蘇氏則以場上送了留山一語帶過。與前回毫不犯複。不可不知。

於遷柩回蘇後。帶出旌表蘇氏周師完密。吾無閒然。

第十五回

贅齊婿孔四貞襲爵

拒閩帥吳絳雪投崖

上回說到孫延齡叛清投吳。康熙誤會到孔郡主身上。這孔郡主也是太皇太后的義女。一向長養宮中。同皇太后也十分親近。十分和睦。他本是平南王孔有德所生。名叫四貞。有德在桂林殉難。闔門無不完節。只賸得這一塊肉。由乳母潛匿民間。幸得無恙。四貞生得花嬌柳靨。玉立亭亭。雜在這荆釵裙布中。譬如雞羣。無人不加欣賞。四貞以乳母爲母。並不知道金枝玉葉出身。乳母亦祕而不宣。恐怕傳揚開去。到反無瓦全之望。後來線國安收復桂林。順治查取定南家族。是年四貞有二歲。由乳母帶著他。赴將軍府投到。並呈明已受孫延齡之聘。將軍將乳母及四貞一併護送京師。順治交內監入宮朝見太后。四貞一個草茅弱女。忽然珠圍翠繞。寶馬香車。一班翎頂輝煌的人口。口聲聲稱他郡主。他人不免有點慌張。四貞究竟系出侯門。態度端莊。德容純備。只是在民間生長。已經隨著漢俗。將雙足裹成弓樣。此時要改旗裝。北上穿那高跟的繡烏。未免有點爲難。暫時套著蠻鞵。穿著行裝上路。到得鳳城帝闕。入覲慈顏。乳母當然不能同往了。四貞曲曲折折。經老宮娥引入太后宫中。滿目富麗堂皇。自是皇家氣象。四貞完了三跪九叩的儀注。太后傳諭賜坐。說你是郡主。不能漢粧了。然漢粧也有漢粧的美態。從前豫王福晉不是漢人嗎。他雖然改了旗粧。只有朝賀大典。按品率領皇族婦女入宮。不能不用。平時在邸裏。卻還是照舊。有時我叫他漢粧見我。他說宮門有鐵牌。堅著不敢違旨。今日

我見你這個粧束。我到想起故明的公主了他那流離顛沛。比你還要厲害。我因他國亡家破。便承繼在我膝下。替他尋著元配。駙馬誰知他福薄壽短。竟與世長辭了。他面貌比你清瘦身材也。比你俊削。你如今無家可歸。也做了我的義女罷。我知道你已字人了。那孫延齡現在那裏。四貞謝過了恩。說蒙太后垂念先臣的死事。許臣女襲封郡主。已屬萬幸。何敢攀龍附鳳。隸名玉牒。臣女本來只有一個乳母。太后垂青。臣女情願改粧。隨侍做宮中差遣的奴婢。至於孫延齡是先臣指配桂林。失散不知流落何所。臣女惟有誓守前盟。作一個嬰兒不嫁。太后道有志氣。有識見。你跟著我罷了。你乳母我自能養贍。將來覓得孫延齡。再賞你府第。你姑且學學旗裝。什麼姑姑嫂嫂。他們會得教導你的。四貞從此做了太后的義女。太后催著順治諭令廣西文武。訪查這個孫延齡。不道這孫延齡是個執袴子弟。琴棋書畫。打圍釣魚等事。到也無一不能。只是要他讀書應試。却懶懶的不肯應命。這年送他赴縣觀場。知縣點到孫延齡的名字。便據實申報。桂林知府廣西巡撫。得此信息。知道那君額駙已有著落。也不叫他考這個秀才。專摺由廣西送京。太后自然歡喜。這年是康熙二年。懿旨特諭禮部。治第將孔郡主下嫁。迎歸孔郡主。故劍既逢。破鏡復合。自然涕零感激。無可言喻。況且宮中又賜匾賞十萬。宮婢四名。一切體制崇闕。比宗室郡主還覺得豐腆。一些便論歸第的時候。花迎劍佩。柳拂旌旗。瓊李天桃。別有一

番點綴。郡主看了延齡，卻也一表非俗。洞房紅燭，曉起畫眉。郡主改了旗粧，往朝太后。太后道：如今耿尙兩王，一在福建，一在廣東。你父親本有定南王的封爵，鎮守廣西。因他身後無嗣，是以未曾承襲。孫延齡是你夫婿，可以襲職。但是移駐桂林一帶，我卻不能捨你。纔想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我親生的公主，隨著額駙蒙古去了。究竟廣西比蒙古近得多呢。我在延齡屬下，簡放兩個正副都統，可以幫你們處理軍務。你們夫婦常可歸寧，不是兩全的法子嗎。郡主又謝了恩。不到幾日，果然諭孫延齡襲了王爵，馳赴桂林。派了王永年、孟一茂戴良臣爲正副都統。概歸延齡節制。延齡本是散漫疏懶慣的，到了桂林，要他終日頂冠束帶，早鬧得頭暈目昏。王孟見他不像上官，每每遇事不待稟承，貿然專斷。延齡因此心中快快，密令郡主借著歸寧的名義，叫他面懇太后除去王孟。誰料機事輕洩，郡主剛到河南，反被永年勒令回桂。由是彼此構毀。巡撫馬雄鎮又據實參了一本。延齡想到文官武將都來欺負，郡主又囉囉蘇蘇說什麼太后厚恩先王遺澤，若是倚賴他們，一世不要低頭伏小，做那簷下矮人嗎。卻好三桂傳檄到桂，延齡年輕識淺，暗想歸了三桂，可以解脫郡主的束縛，便答應起兵蓄髮。郡主再三苦諫，延齡竟殺了王孟等十二人，囚了馬雄鎮，弄得勢成騎虎。延齡本不是戰將，又不善駕馭軍士，遂被線國安之子所逐。延齡萬分窮蹙，遁入深山，輾轉尋著郡主，又匿在小兵孫七家居住。這些舊部因

第十五回

贅齊婿孔四貞襲爵

拒闖帥吳絳雪投崖

一一〇

爲線公子異常嚴厲。又要來訪延齡夫婦。大隊人馬圍住孫七一間小屋。延齡只是瑟瑟的戰。郡主慨然曰。今日出亦死。不出亦死。毋寧出之。爲是。乃喚延齡隨後。挺身出。謂軍士曰。爾輩欲殺我夫婦。易事耳。若念先王之恩。則猶有可商者。軍士叩首認罪。指著二輿。陳明來迎之意。郡主擁延齡出見。延齡不敢乘輿。只作郡主輿前護衛。入署以後。依然推郡主爲帥。說道。吾膽碎矣。卿才勝我十倍。我但留一閒身可也。郡主戎服升堂。指揮若定。飛書馳檄。令關津守將不許放一人一騎入境。却暗暗拜表入都。道定南王郡主臣妾孔四貞。爲被誣冤抑。請求伸雪。事竊臣妾世受國恩。故父又從容殉難。經皇太后以養以教。下嫁臣孫延齡。襲爵外鎮。藉繼父業。延齡資輕望淺。每爲都統王永年等所薄視。永年素性跋扈。乘臣妾奉懿旨歸甯之際。膽敢在河南地方劫並密嗾巡撫馬雄鎮肆意入奏。幸蒙聖明未加深究。王孟等又舉兵圍府。聲稱須殺臣妾夫婦。延齡爲正當防衛。格斃王孟多人。提督馬雄鎮敢以延齡投降吳逆。誣奏更率同線國安之子。逐出臣妾夫婦。在延齡辜恩溺職。固屬罪無可道。而馬雄鎮等自恃兵力。欺誑朝廷。恐亦難逃聖鑒也。今幸舊部同心協力。迎歸臣妾夫婦。延齡係獲咎之人。未便再膺節鉞。故父官屬由臣妾代攝管轄。靜待聖諭。遵行謹奏。

此奏去後。康熙也下了一道上諭。再三撫慰延齡。兩面圍到偏要去郊迎。吳世琮弄得身戮名裂。贖著。

郡主兢兢無告。還是康熙垂念故舊，仍准郡主入宮閒住。皇太后早經升遐了。這班宮眷看他妃不主，也有揀揀他的，也有感歎他的。孔氏一脈就此冰消瓦解，只留著耿尙二氏、那耿精忠，自從受了吳三桂偽詔，囚了范總督，調兵遣將，好不興頭。由閩入浙，真是勢如破竹。衢嚴以下，便是金蘭省城，亦爲震動。這替精忠出力的大將，姓徐名尙朝，原是被革的清將，他却驍勇善戰，但只以飲醇近婦爲樂。此番爲精忠所用，他料定衢嚴一路駐有九姓漁船，船裏的蕩婦淫娃，儘可供我飽啖。誰知兵氛一緊，若輩早聞風遠颺，尙朝如餓虎飢鷹，不免沿途掠食。然看來看去，卻是面黃肌瘦，沒有愜意的人。前鋒已抵永康，尙朝傳令晝夜圍攻。三日內，須破城將女子吳絳雪解營領賞。部下也不知吳絳雪是什麼人。大帥要吳絳雪做什麼用，只是雲梯火礮連綿不斷的打進去。永康城裏趙錢孫李四個紳士，料定支持不住，願以鉅金犒士，乞尙朝繞過永康，尙朝只索吳絳雪一人。說道：絳雪朝來永康，夕解這班紳士，便去與絳雪商議。絳雪原是深明大義的女子，詩歌文字無不精絕。自從良人遠役，同了妹子素聞深居簡出，以禮自持。此次警信傳來，素聞堅請絳雪偕赴嘉興，暫避絳雪適值新寡，夫柩未歸，便對素聞道：我已願折一死了。我與你姊夫相依三載，形影不離，雖則家境不豐，而月夕花晨，互相倡和，也算是閨房樂事。不道飢來驅我，遠涉關山，他這瘦怯怯人兒，如何能風塵僕僕，一棺遽掩埋沒。青年使我病

不能侍藥。歿不能視殮。生離死別。婦道闕如。我只等老僕歸來。凄然一慟。那時白綾三尺。携手太虛。還
有什麼繫戀呢。現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真是我死所了。你是有家有室的人。應該返禾。爲是將來
亂事大定。你能穀取些紙錢麥飯。向我夫婦柩前一奠。這是你我同胞的感情了。素聞聽他語語堅決。
知道無可勉強。只得灑淚而去。絳雪子身獨處。益覺寡歡。料定紳士既來。當然不能拒絕。那紳士說什
麼保全桑梓。說什麼捨身就義。絳雪慷慨允許。囑咐侍婢善守門戶。指定夫柩葬地。便隨了紳士往謁
尙朝。這些紳士又像越王獻西施。又像漢帝嫁王嬙。開了城門。直到尙朝營裏。紳士先向尙朝說明原
委。始將絳雪肩輿擡入。尙朝親出迎迓。看得絳雪淡粧素服。不染纖塵。舉步嫻嫻。還帶著淚痕。隱約真
是一朶能行白牡丹呢。尙朝歡喜非凡。向紳士和顏道謝。一面大酺將士。拔隊開往杭州。尙朝傍晚安
營。內帳已高燒紅燭。絳雪倚牀小坐。一種幽靜的態度。與日間又是不同。尙朝屢囑安眠。絳雪只是不
應。尙朝到此。便想替絳雪寬衣解帶了。絳雪驀然起立。對著尙朝道。賤妾爲一城性命來侍將軍。伉儷
之情。豈事一公况。故夫靈輜未返。妾身喪服未除。遽與同衾。殊與將軍不利。今以三日爲約。妾須蓋奠
夫榭。從容易吉始可共諧花燭。若欲非禮相強。賤妾誓死不能奉命。尙朝道。好好。我出宿外帳便了。尙
朝以爲三日期近。既經籠鸞。鸞鳳料也飛不出去。次日令絳雪騎馬相隨。迤邐行來。距永康已有五十

餘里此地懸崖絕壁峻險異常。鑿石作梯，綠峯飛瀑，絳雪四面一望，覺得山峽中祇容得一人一騎。便問此處是何地名。軍士道：「名桃花嶺。清風崖，絳雪道，好一個清風崖。乘著前後不備，把馬鬣一躍，連人帶馬早滾落崖下去了。後方趕緊馳救，那崖深百丈，無路可下。這匹馬算是絳雪的殉器罷了。尙朝得報也，只索付之一歎。到是後來海鹽的黃韻珊將此事編成傳奇，叫做桃谿雪開卷，便有一閱蝶戀花詞道：

桃花谿水明於鏡，雪片飛來，不管花枝病。雪太無情，花短命。雪花鍊出冰花影。雪夢花魂誰喚醒。雪自欺花花自媚，娟娟靜淚比花紅。身雪淨，美人小字原相稱。

那結尾還有一首詩道：

歌泣文章動鬼神，靈絃聲咽大江濱。星河激盪嬋娟魄，冰雪陶冶瘡青塚。百年留淨土，落花千點舞愁燐。離騷本具傷心淚，灑向空山弔美人。

這便是表揚絳雪的實據。可憐當時絳雪粉身碎骨，竟與荒烟蔓草一鏹而治。尙朝未到杭州，後方衢殿一路什麼會養性。馮九玉被清將傑書李之芳連次殺敗，精忠急得無法。密令尙朝退守，不道建寧及漳泉兩路都不能保。精忠愈逼愈緊，只得依了傑書的信，率領文武開城迎降。情願隨大兵立功贖

第十五回

贅齊婿孔四貞襲爵

拒閩帥吳絳雪投崖

一二四

罪正是

絕域有誰容牧馬

大達無計且牽羊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孔四貞朝見太后與明公主同而不同寫孔四貞下嫁延齡又與明公主同而不同然明公主嫁後即歿四貞與延齡偏有這一場反覆四貞入宮還不如明公主早世少受多少淒涼多少驚恐

孔四貞上表訟冤處處爲延齡迴護但措詞則堂皇正大使康熙無可責備惜延齡胸太無主以至遭入暗算不識四貞入宮時見了康熙還能迴護否先後參觀不勝榮哀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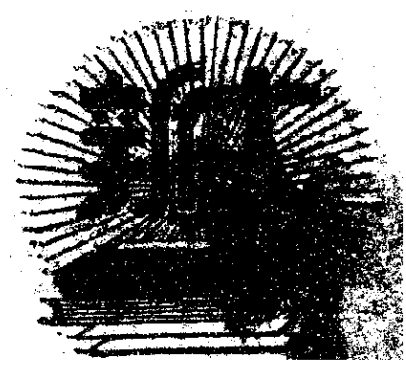
吳絳雪對妹子一番話是正論對閩帥一番話是權詞然正論中亦有權詞所謂紙錢麥飯櫃前一奠是也權詞中亦有正論所謂非禮相強誓死不從是也虛虛實實是真經權並用者

寫節婦烈女多矣或刎或縊或沈井或投河皆冤尸歸葬立案請旌獨絳雪以韻珊一詞一詩作證可謂別開生面

此回借孔四貞結孫延齡借吳絳雪結耿精忠可謂輕便可謂神妙

82
L-5-F-026

558026



清代三百年豔史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上回說到福建耿精忠已經納降還贖了平涼王輔臣一路這王輔臣原是大同料某的健兒綽號馬鷄子順治最爲賞識後來隨著洪經略入滇便隸在三桂戲下順治因他在滇有功便補了平涼提督輔臣面貌白皙眉如臥蠶本來卻是姓李王進朝撫他爲子又將女兒招他爲婿從此便改姓爲王他在大同的時候卻算得一員勇將到得姜瓖降清大同自然被清兵蹂躪輔臣沒入奴籍那裏還願得來結髮妻子王氏雖則出身寒儉到也能知大體料定輔臣被掠存亡死活未可預卜進朝歸入叛黨田廬家室蕩析一空東竄西逃苟延著這條苦命若使一朝被辱如何對得起輔臣偏是這班無恥的婦人情願獻身清營供那北兵玩弄偶然分得一金一帛便覺得滿面驕矜還要替那北兵徧做雉媒玷人清白大同的真魂毅魄卻也項背相望王氏處此環境只得學那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了進朝草草收拾寄觀僧舍總說輔臣是呂溫候的後身不怕不達只怕不得其死果然順治在奴籍中拔他做頭等侍衛從征河南等處奏凱以後乘便到大同一轉卻仍扮做一個落魄的人走到從前進朝的舊

第十六第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詭飛頭

二

居○祇○見○蔓○草○荒○烟○曠○著○頽○垣○一○角○連○幾○家○鄰○舍○均○已○一○無○子○遺○輔○臣○悵○悵○何○之○卻○遇○著○一○個○舊○伍○現○充○營○中○鼓○卒○看○見○輔○臣○風○塵○憔悴○不○免○有○綈○袍○之○感○便○邀○他○回○營○一○飯○暫○度○今○宵○輔○臣○也○想○趁○此○探○聽○進○朝○與○舊○伍○在○譙○樓○閒○話○那○舊○伍○告○訴○他○進○朝○近○况○已○搬○在○城○外○三○家○村○上○你○的○嫂○子○如○何○艱○苦○如○何○節○烈○靈○柩○是○進○朝○管○著○輔○臣○不○聽○猶○可○聽○罷○以○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說○道○老○兄○時○候○尙○早○何○妨○帶○我○城○外○一○行○舊○伍○因○爲○職○守○所○羈○不○肯○答○應○輔○臣○央○求○再○四○便○託○了○一○卒○替○代○同○輔○臣○一○路○走○來○堞○影○參○差○笳○聲○悲○壯○黑○魍○魎○平○蕪○一○片○便○是○昔○日○戰○場○看○看○挨○出○城○門○益○覺○杳○無○人○迹○約○莫○有○二○三○里○光○景○只○見○東○倒○西○歪○有○幾○間○破○屋○屋○內○露○出○一○點○燈○光○舊○伍○把○門○敲○了○幾○聲○只○聽○一○箇○帶○咳○帶○問○的○口○音○道○是○什○麼○人○輔○臣○接○應○道○王○輔○臣○回○來○了○吓○的○一○響○早○看○見○一○個○蒼○髯○老○者○輔○臣○二○人○踏○進○了○門○限○代○老○者○閉○戶○攜○燈○走○入○屋○內○只○有○一○竈○一○榻○還○是○破○舊○不○堪○輔○臣○拜○了○下○去○道○父○親○孩○兒○遠○離○膝○下○負○罪○深○重○了○進○朝○道○這○也○不○必○說○起○你○既○然○能○毅○回○來○小○女○的○遺○骸○老○朽○便○有○了○交○代○只○是○老○伴○也○故○世○了○孤○孤○另○另○勝○我○一○身○你○究○竟○現○在○何○處○還○是○當○兵○還○是○做○工○輔○臣○急○於○要○見○妻○柩○想○同○進○朝○連○夜○到○寺○進○朝○道○陰○陽○隔○重○板○你○也○見○他○不○來○了○老○朽○夜○間○也○行○走○不○便○明○日○罷○那○舊○伍○說○要○辭○別○輔○臣○道○且○慢○從○身○邊○取○出○一○錠○銀○子○約○有○六○七○兩○重○交○給○舊○伍○道○你○去○買○點○酒○肉○吃○吃○罷○舊○伍○道○我○看○老○哥○光○景○並○不○有○餘

何敢領此厚惠。二人一再推讓。進朝道時候不早了。你也不必進城。明日與我們到寺裏走遭。舊伍也猜不出輔臣的情形。想乘機聽他幾句。三人在牀沿上坐著。輔臣把前後際遇說了一遍。進朝自然快活。那舊伍也從此跟著輔臣了。當夜也拜進朝爲義父。取名王吉貞。同輔臣算是弟兄呢。輔臣次朝在店裏買點香燭楮紙。與進朝吉貞同往僧寺。全是蛛絲蝠糞護著三尺桐棺。吉貞相幫點燭焚香。輔臣拜了幾拜。想到從前結褵的時候。彼此年貌相當。總想同偕白首。不道經此一番變故。弄得舉家星散。父親老了。無人侍奉。便將他殮葬。妥貼這紙錢麥飯。將來又交給何人。萬矢攢心痛定。思痛連進朝也撲簌簌流下淚來。吉貞從旁婉勸。輔臣尋著寺僧。做了三天佛事。將靈柩重加糝漆。題著誥封淑人元配王淑人一行金字。更在左近擇了一塊吉地。託吉貞經營起來。購了一所房屋。請進朝搬進城住。叫吉貞權時作伴。臨行對進朝說道。誓不再娶。後來到得平涼。任上果然只納了六七個妾。三桂知道。輔臣是勇將。平涼更是要隘。一夫當關。萬夫莫禦。如何好不去聯絡他。輔臣拘繫了三桂來使。便遣吉貞親解京師。這時吉貞也是一員總兵官。自然効忠清廷。不道秦州兵變。將輔臣坐在爐火之上。連吉貞也受叛兵脅制。輔臣在西安被張勇逼迫回來。覺得清尙有人。三桂萬難久恃。平涼邊境更無發展之希望。如今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不能流芳。徒然貽臭。尙有什麼補救。回想到髮妻王氏。他雖是個婦人。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四

居然視死如歸。一無瞻顧。我是堂堂男子。竟至悖恩事敵。落一個萬人唾罵的名聲。在後見了髮妻。怕還要受他奚落。心中正在納悶。這不解事的姬妾。又來爭妍獻媚。擁做一團。輔臣獰笑道。我要與你們長別了。你們也不久做他家人了。但我想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諸妾不知所云。定要問個原委。輔臣道。我從前大同被掠。結髮王夫人。義不受辱。甘以身殉。現在清軍環匝。我雖然屢戰屢勝。單靠著孤城壁立。如何能穀久支。我死固由自取。你們綺年玉貌。儘有後半世的享用。又與我不是敵體。自然各尋去路。方纔想起舊情。不覺衝口一句。你們到追問得嚴呢。七人同聲道。是了。便紛紛散開歸房去了。輔臣亦不在意。仍乘馬向城上去。邏守次早回第。管家婆報大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五姨太。六姨太。七姨太。都房門大開。蹤迹杳然。只有二姨太房門緊閉。內中一無聲息。請老爺的示如何辦法。輔臣道。他們竟不等我死。都走了。便步入內堂。闔二姨太房門。只見地下橫七豎八。都是個人。七位姨太。結做一串。如拴羣馬。如貫衆魚。輔臣叫了幾聲。全然不應。用手拊摩額角。覺已其冷如冰了。桌上還擺著些殘肴。贍酒。另有一封書信。輔臣拆開看道。

賤妾某氏等上書主人座前。竊聞金匪畏鑠。玉不求全。既備衾裯。敢羞帷薄。况經雉之禍。已鑒於前車。而毀鴟之謀。將及於我室。既難借著。相與分憂。復未荷戈。偕行敵愾。蒲柳本先零之質。薰蕕

作同器之觀。若教生入關中。豈無越女。不幸困居垓下。預作虞姬。賤妾某氏等絕筆。

輔臣看能說好了。好了。難得。難得。叫管家婆。一一解開。預備棺殮。將各房金珠首飾。一齊封鎖。正鬧得煙塵抖亂。外面傳進一角公文來。是清廷經略圖海所發聲明。鑽刀爲誓。決不相負。輔臣帆隨湘轉。獻出城池。此後又是花翎黃桂的恩旨。絡繹而來。只是苦了自縊的七妾。圖海知道輔臣無偶。又送了一個豔姬。在清廷並不疑心。輔臣終是心虛膽顫。聽得康熙召他。陛見。他便將豔姬遣去。封好庫銀。分開家產。叫吉貞乘他極醉。蒙紙噴水。以痰厥申報上去。清廷去了。輔臣免得惴惴。西顧。只有廣東尙氏之孝。之信。餘威猶在。康熙叫尙氏弟兄包圍延齡。他反與延齡並從。三桂之信的恣睢暴戾。連乃父可喜都無法節制。他受了三桂僞命。便自稱管輔德將軍。可喜被之信幽禁。積悔生憤。那得不死。可喜的福晉萬氏尙居舊府。同著之孝之節。二子想替可喜上疏辯誣。免得日後波及。其中只有總兵李天植最爲忠勇。先設計滅了負恩賣主的王國棟。決令之信反正。待罪。金巡撫怕之信又要擾亂。密請將天植同諸謀者正法。天植的舒夫人知道丈夫因忠殞命。將家財盡付部卒。說道竊鉤者誅。竊國者候。尙氏家難正未已也。手中執著白刃。呼二女至前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長。與其汚而生。不如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尸骸應聲而倒。旁邊卻血淋淋。膽著兩顆人頭。舒夫人又令姬妾自殺。纔在中堂刻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詔飛頭

六

頸萬福晉聽了何等哀痛。何等憐惜。分遣侍衛前去探問。回報夫人同十位姨太太。都是血花飛濺。委腕庭階。只不見了兩個小姐的頭。不知飛向何處去了。萬福晉正在詭異之信的內監來報之信。午餐時候。忽然空中落下兩顆頭來。雲鬢蓬鬆。還有珠環在耳。面色已經潔白。眉梢眼角。卻合著許多幽怨。對著之倍躍了三躍之信。早嚇得魂不附體。一時哄動上下男女。不知此是誰人的頭。如何又有兩個之信。本沒有主意。旁邊七張八嘴。有的說香燭膜拜。他會飛去的。有的說不如秘密掩埋的。有的說應該呈報官廳。前來檢驗的。有的說是來求伸冤的。有的說是不祥之兆的。正在攘成一片。忽傳福晉駕到。之信勉強迎了出去。福晉將舒夫人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之信。之信纔恍然大悟。福晉見了兩個頭擺在地下。便輕輕跪了下去。道夫人殉節。小姐殉烈。應該據實奏聞。額乞旌表。夫人同姨太太已經次第屬續。小姐身首異處。亦非久計。老婦當親身送府。以便一同營墓。之信亦趁勢跪下道。之信知道小姐哀情苦志。即日會同巡撫拜表。只須上諭一到。當爲建祠致祭。於是上下男女。沒一個不相率而拜。還有暗中下淚的。萬福晉將兩頭用紅巾裹著。帶了升輦。一面早沸沸揚揚。把飛頭的事傳開去。大衆詭爲異事。有人還做了一篇飛頭記道。

古有飛頭之國。夜則飛去。朝則飛回。或曰此幻術也。今二女之頭。胡爲乎飛來哉。其爲肆屬歟。見

之者固無損毫末也。其爲乞旌歟。誰人采風。誰人守土。亦未忍從而湮沒也。其爲呼冤歟。手及者由其親母亦非外人所能干涉也。況其母亦相從以殉耶。頭無知歟。何以雙鬢頭有知而無知歟。又何以三躍頭歟。頭歟。李氏之烈而尙氏之祟歟。兩頭爲誰蓋。李天植之二女也。

廣東金巡撫不待之信會銜。已將舒氏及十妾二女闖家殉難的事。奏了出去。連帶之信野心未死。宜防未雨的話頭。一齊叙入。將李天植的罪案也。推在之信身上。康熙正在沒法擺佈。得了此奏。便諭金巡撫把尙氏一網打盡之信。雖則倔強。猶昔經不起官面。似鐵國法。如鑪的辦起來。將從前及勅王監日曠王化的凶迹。逐一供認。這便死有餘辜了。金巡撫更將可喜的棺木。掘開。創視。卻穿着清朝服色。纔免戮屍。送了萬福晉回旗安插。咳。當年孔有德耿繼茂尙可喜三將。從皮島航海歸命。立了多少戰功。纔巴到一個王位。誰知僅傳一代。早已髻斷無遺。尙氏賸了一個萬福晉。孔氏賸了一個孔郡主。此後也不復提及。這是康熙十五六年的事。三桂雖羽翼盡。翦依然盤踞湖南。到得十七年三月。忽然在衡州自稱皇帝。改元昭武。置百官。封諸將。立繼妻張氏爲皇后。陳圓圓是出家久了。應該辭封。連那八面觀音何氏。四面觀音薊氏。一律僭稱貴妃。以下嬪呢。貴人呢。常在呢。答應呢。共有百十三桂自春徂秋。聽見各路敗仗。未免不樂。況且年將七十。有這些四面觀音。八面觀音。雙斧伐樹。弄得吐痰帶喘。咯

第十六回

王輔臣舊情思結髮

尙之信異事詫飛頭

八

血成絲。宰相夏國相。元帥胡國柱。馬寶。覺得醫藥無效。病入膏肓。晏駕是不久了。國相密囑兩觀音。切勿痛哭。又諭衆宮妾。垂下帳幔。聽三桂安睡。私下專差心腹。到雲南去迎太孫世璠。不幾日。張氏帶了世璠至湘。纔得舉哀。發表成禮。這是國相穩固軍心的一法。世璠襲了僞位。看看衡州不能久守。便遣郭壯圖。譚延祚。幾個人。奉著張氏。世璠。同兩觀音。何氏。薊氏。一併雲南去了。正是

魏帝未成三國局

息媿早有二夫心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王輔臣之與王夫人。比楊晉叔之與楊夫人。還要悲痛。還要苦楚。王夫人境遇。與楊夫人不同。家屬與楊夫人不同。卻是同折一死。先後寫來。疏密相間。略無輕重。

有王夫人之死。復有七妾之死。終究放去一妾。不死。輔臣之於妻妾。必有恩義。俱至者。七妾遺筆。雖係點綴。卻是結束。

以四貞結孔。以絳雪結耿。卻尋出舒夫人。結尙三藩。爲吳所用。這班婦女。獨不爲吳所用。舒夫人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不得不加一倍寫。

飛頭是異事。記飛頭便是異事。不有此記。則飛頭近於怪誕矣。猶記之信對三桂。曰。暫管輔德將。

軍對清廷曰。暫管平南親王。暫字以斬字居首。故飛頭寶之信。斬首之兆。語雖滑稽。亦足一噱。此回結束。略提三桂。亦是三藩興衰關鍵。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上回說到三桂病歿。僞后張氏。率領兩觀音回滇。那世璠雖則襲了僞位。卻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蔡毓榮由湘入黔。直趨貴陽。趙良棟由川入滇。進駐歸化。連國相壯圖的象陣。也不中用。毓榮料定三桂在滇盤踞已久。子女玉帛必然豐腴。隨着貝子彰泰。殺一陣。勝一陣。逼得世璠逃上五華山。僞宮眷屬。只住著幾間小屋。毓榮輾轉巷戰。擒住夏國相馬寶一馬。當先直到五華山上。闖入世璠匿迹的地方。但見一班宮娥彩女。含淚跪接。毓榮只問世璠回說。已經自縊了。毓榮知道世璠的屍首也關緊要。遂令宮女引導。前往驗視。進了後面密室。那世璠還懸在梁上。其餘粉白黛綠。壓壓同聲乞命。毓榮平視還去。內中有兩個最爲妍豔。只是淚容被面。哀懇不勝。比到帶雨梨花。迎風楊柳。還沒有這樣婀娜。窈窕。毓榮道。你二人誰是陳圓圓。內中一人道。陳仙姑已經尸解了。葬在山後十數武。但留得一個小象。賤妾蘇氏。他是何氏。俱經侍奉先皇。毓榮道。不是八面觀音。四面觀音嗎。蘇氏道。賤妾是四面觀音。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〇

他是八面觀音。毓榮暗想：果不出我所料。幸而爭先一著，可以並獲雙雕。便道：你們都是叛屬，吩咐從人先將二人押解回營聽候發落。其餘查取職名造冊詳報。世璠的屍首派員看守，布置已定。想要同了兩觀音回營，不道履聲橐橐前面進來。一個軍官說道：蔡將軍偏勞了毓榮擡頭一看，認得是將軍。穆占便道：皇上的廟算，貝子的軍威，我們不過效力罷了。穆占道：如今帶著美人兒，真要回營效力了。毓榮聽得話中有刺，若不使穆占分嘗一嚮，一朝宣播出去，勢必兩敗俱傷。便道：這兩人正要送到將軍處賞鑑。穆占道：你辛苦一場，那裏好入寶山空手回呢？指著八面觀音道：這個長得更俊，你去受用罷。這個我不客氣了，攜著四面觀音的手說：走。蘇氏回顧何氏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從此各事其主，不知道還能一面嗎？何氏說聲珍重，也隨了毓榮下山。原來兩觀音對著三桂有一段趣史，後人曾有兩觀音合傳云。

兩觀音者，故平西王侍姬何氏、薊氏、何氏、本南昌顧宗伯家妓。穠纖得中，修短合度，當筵一曲，可遏行雲。平西得之以謁圓圓，圓圓曰：此八面觀音也。府中遂因以爲名焉。然性傲而肆，稍不當意，輒向平西求去。平西本借以娛老，當夕每不御坐，是益怏怏。媚平西者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乃以穠姬、薊氏進，薊係燕趙產，年弱於何氏而妬，與何氏埒，知何氏最有寵，乃以平西爲壻，斷何

氏始以平西綜軍務。無暇向牀第。姑置之。繼而風聲稍稍露。遂呼平西而責之曰。我昔與若約。納我後。不得再置妾。今何如。平西深謝過曰。後來者不過四面觀音耳。焉能及卿。何氏曰。此欺人語也。汝能開日。就我當貸汝。平西諾商諸蘇。蘇哭不可仰。亦允以開日。至始稍稍安。而平西罷於奔命矣。兩觀音者。平西之肅水清室之功臣也。平西既歿。兩觀音始相見。滇亂之日。何爲蔡總督。毓榮所掠。蘇亦歸將軍穆占云。

毓榮得了何氏。備悉三桂藏金之窟。纍纍黃白。盡被毓榮捆載。毓榮的體制。雖然不如三桂。但是年華未暮。又沒有他人分寵。自然安心樂意。做了毓榮的側室。那薊氏被穆占擄去。羊羔美酒。也別有一種風味。蘇氏領略慣了。反覺非此不樂。只是雲南大定。都要奏凱班師。毓榮升任尙書。穆占又轉了內務大臣。彼此準備北行。薊氏來約何氏。同時上道。昔爲邢尹。今若陳雷。雖則各適一天。真是患難的姊妹。這日征輶曉發。旌旗鼓角。仍舊由滇而湘。由湘而蘇。兩觀音聯鑣並轡。益顯得精神姿態。矯矯不凡。沿途遇見的人都說。這是賽觀音呢。這是賽觀音呢。兩觀音嘗著茅店板橋的滋味。較諸重樓複閣。大相逕庭。好在水送山迎。一路都有古蹟。何氏略解吟咏。便也謔成幾首小詩。薊氏閒著無聊。也把逐日經過的所在。一程一程記出來。還記得何氏幾首詩道。

第十七回 賽觀音分紀冀北程

訪連兒小構滇南案

一二

一片凱歌聲將軍賦北征旗翻人影亂草沒馬蹄輕朝露濕盈道晴曦紅在城燕雲千萬里從此別昆明（曉發）

魚龍夜靜月如鉤淘盡英雄萬古愁秋水長天原一色不須濁浪擁輕舟（夜渡黃河）

後來毓榮刊了一本平滇鏡歌附著一卷閒中吟便是何氏所作薊氏卻係秋蛇春蚓是個女孩兒本色穆占叫人潤色潤色完全算做北轅日記兩觀音自春徂秋到了北京進了府第毓榮穆占忙著謝恩到任兩觀音畢竟都是人家姬妾那裏有營中的自在毓榮只有一個夫人徐娘雖老丰韻猶存又是毓榮糟糠之妻從前對泣牛衣何等恩愛如今帶著何氏歸去雖不至河東獅吼那入宮見嫉的想想婦人家總不能免的要何氏低頭簷下便覺跼蹐不安了那穆占是世襲的公侯出身家裏老太太姑太太最講究禮節的到是太太因為不會誕育十分慈善三五個姨太太有滿人有漢人見了薊氏一窩兒瞧他不起還是太太可憐他教他怎樣稱呼怎樣請安說道你只要能殼生子襲了此爵不特合家喜歡連我的封誥都要讓你呢何氏薊氏無親無眷卻當做姊妹往來漸漸聽得三桂僞宮裏的貴人連兒也隨人入都了兩觀音詳細探聽知是一個兵部郎中本係趙良棟的幕友從牛員立功奏保補了這官住在魏染胡同只有夫妻兩口何氏約了薊氏要去尋訪換了淡粧布服一輛車子按址

去問果然有郎中崔姓已經到部供職去了。家中只有一個太太一個老媽。兩觀音下車時候還是猜疑。一步一步進了中堂。連兒早迎了出來看看認識看看又不便呼喚。還是薊氏道。連兒妹妹久違記得我們姊妹嗎。連兒纔想到一個是八面觀音一個是四面觀音。覺得釵先鬢影澁色許多。這副萃籙清麗的儀容仍是動人。奕奕便道。二位姊妹仙風從何處吹來。妹子不是在此做夢嗎。何氏道。非也。我住在繩匠胡同蔡宅。他住在地安門內穆宅。知妹妹隨官北上。所以特來相見。老媽送上茶來。連兒邀到臥房小坐。兩觀音塞帷而入。到也牙牀錦帳。位置楚楚。旁邊還排列硯池筆架瓶水。鑪香料。那崔郎中是雅致的。便先將歸蔡歸穆的大概述了一編。連兒道。兩位姊妹雖然屈居參昂。依然富貴人家。妹子是論理論情。不該再適的。偏偏身不由己。委委曲曲。遇著這個前世冤家。使我求死不得。如今國在那裏。家在那裏。譬如轉了一世。跟著這個窮京官。連開門七件事。都要妹子經紀的。何氏道。正是。妹子如何到嫁了文官。連兒道。這日幼主奔避。五華山姊妹等大半隨從。這有餘不盡的宮眷。騎又不曾騎。走又不曾走。只好憑天吩咐。妹子是死志決了。想到從前同主子在荷塘晚泛。練裳羽扇。徘徊九曲橋上。這是何等矜貴。又想到從前倚著主子病榻。主子囑我琵琶別抱我。卻誓以身殉。這是何等哀感。趁此兵多刃亂。正好償我初志。忽然報城門破了。忽然報宮門破了。宮眷藏的藏。躲的躲。只有妹子挺身

而出。進來的一員清將。花翎紅頂。煞是威武。後面一個金頂的官兒。走到妹子面前。說道快報名來。妹子只哭不答。那紅頂的傳令搜宮。便有一班如狼似虎的軍士。將宮眷連拖帶曳。有的跪著。有的站著。那紅頂的又道。不許凌辱。一概先注了冊。一個問。一個報。一個寫。有人替我報了。貴人連兒。那紅頂的對著金頂的道。先生。少年喪偶。我將此人奉贈先生。不必入冊。罷。便叫兩個人扶掖了我上車。那金頂官兒又跟了出來。我想觸階而死人多。手雜恐怕仍舊被救。那時骨斷臂折。愈加苦惱了。且待到得居留地。再行慢慢設法。一時到了清營。金頂官兒又引我進了內帳。隨侍的搬出酒肉蔬菜。我卻水米都不沾。唇接連三天。那人說了許多溫存體貼的話。什麼正室呢。封誥呢。我總如癡如醉。沒有回他半個字。後來率性苦苦跪求。說道欽差將你賞了我。你竟不聽我一句話。我如何對得住欽差。我先自裁了。我究竟年輕膽小。被他一嚇。只得回他一句道。我是我。你是你。我死與你何干。他說。你是我的人。我道。你是什麼人呢。他說。姓崔。名嗣徽。號仲音。原是湖北黃岡縣秀才。在這欽差雲貴總督趙良棟幕中。約有六載。克蜀克黔。已經保到知縣。此番滇事肅清。破格可保個郎中。引見後。便在都中當差。不再到這危險地方來了。又說元配陳氏。早在原籍殉難。并無子女。我看他話還誠實。人亦和鸞。不覺念頭一轉。遂與他結為夫婦。他還在督署籌備善後。暗中放出的姊妹們不少。只有皇后屍首。同幼主屍首。是

不錯的先皇雖粉身碎骨早被幾個受恩深重的內監掉換過了等到清軍凱撤他的保案批回以郎中在兵部車駕司行走我從此算是姓崔他是五鼓出門下午回家我與這女僕二人相對想到昔日的風華綺麗絃管笙歌真有仙凡之別呢他回來卻與我敲棋賭酒籍以排悶休沐的日期同出去逛逛廟市咳像妹子這種境遇未嘗不可將就過去但撫今思舊總是鬱鬱寡歡看來象以齒焚麝以香死未必有幾時在世了說罷遞過一卷詩稿何氏翻開看去都是感懷身世之作內中一首有句云

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

何氏也滴下幾點淚來說你做這種詩崔老爺到不問的嗎連兒道他還說花蕊夫人祀張仙是千古風流韻事我卻不肯落小家子窠臼何氏道妹妹後半世比我們強多了我雖然只有一個嫡妻老爺是公事忙一回兒出差一回兒召見三日中不得一回這嫡妻總是面和心不和我也只好挨了過日子他更比我難了餘外不去管他便這班同類的姨太太你獻媚我討好排擠傾軋不遺餘力幸虧他肚皮掙氣如今是他家太太保護著呢連兒也歎息一回兩觀音要與連兒結盟姊妹立個乘車帶笠的誓言連兒道何姊姊的姊夫是尙書薊姊姊的姊夫是大臣我這個小小郎中還靠著兩位姊姊提挈提挈呢何氏道好了好了不要嘔人了我同他倆都是姨娘歡喜的時候抱在懷裏放在膝下寶呀

貝呀的捧一個不是趕出的發配的送人的多得狠呢還要妹妹搭救搭救薊氏插嘴道兩位姊姊不要客氣了我等結了姊妹總算有個親人時候不早了他家老爺也要下來了我們要去連兒留他們不住讓他倆走了三個人在京到也時相過從後來蔡毓榮放了湖廣總督崔嗣徽放了湖南岳常澧道只有穆占仍留在京裏吳三桂這樁驚天動地的鉅案至此始告一結束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清廷偃武脩文要搜羅學士儒臣脩什麼史編什麼書早開了一個博學鴻儒科傳旨京外大員擇尤保薦朱彝尊毛甦尤侗這班人都與詞林之選就中要算尤侗年齡較長著作亦多康熙更優禮的很這尤侗究竟是什麼人呢正是

一曲昇年汾水宴 六經鼓吹漢家儒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兩觀音有虛名無實事有豔迹無摯語其對於三桂只用一傳爲證便覺事也實了語也摯了羅浮風雨若合若離文境中便有畫境

寫搜山時毓榮何等忙迫寫搜宮時良棟何等從容蓋一則以觀音自用一則以連兒贈人也毓榮以穆占作陪反欲分嚮良棟以嗣徽作陪竟肯貽美落落寫來兩人之人品自見

爾觀音家庭瑣屑寫得極細連兒的家庭瑣屑亦寫得極細各有各的苦處各有各的難處此非僅寫三人卻爲滿漢大小官員家庭攝影

連兒殉三桂其分不殉三桂亦不爲無情卻要說出怎樣想觸階怎樣想絕食終究跟著崔姓扭扭捏捏粉飾飾到不如兩觀音爽快千古艱難惟一死我爲憮然

此回結束滇南逆案卽結束明季以來亂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由亂反治此爲豔史第一關鍵

第十八回

尤悔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鑪女

上回說到康熙特開詞科朱彝尊毛甦尤侗等一併入彀這尤侗表字悔菴又字西堂籍隸吳郡卻是一個蜀道相如揚州杜牧縱情聲色託興詩歌便采了西廂記上的臨去秋波那一轉這句詞演成一篇八股文章流入禁中曾經順治御覽到得康熙時代所撰樂府尤爲膾炙人口但是工愁善病抑鬱無聊康熙曾賜過一劑藥餌悔菴以小啟爲謝曰

臣風月膏盲烟衣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文魚如逢扁鵲贈之勺藥投我木瓜

第十八回

尤悔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鑪女

第十八回

尤悔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鑪女

一八

紫蘇與白朮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賜自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娥。台洞桃花。采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匕神棲。頓醒驚天之夢。肺腑銘篆。羊叔子豈有耽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謹啓。

康熙看了笑道。這不過賅謝沈宋一流。不堪大用。便令出爲永平推官。悔菴一肚皮不合時宜。說道他既視我爲士元。百里才我亦不憚。此淵明五斗米一溜煙。遯回吳下去了。牢騷抑鬱。無可發洩。便演成桃花源黑白衛兩部傳奇。三閭隱憂。長沙痛哭。有此悲壯。無此蒼涼。漁洋山人曾題過兩首詩道。

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徧。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

這兩部傳奇風靡一時。都說是漁洋贊美。益加珍重。便薦他與試博學鴻儒。取了一等。用了翰林院檢討。風塵俗吏一躍而爲侍從之臣。雍容揄揚。是其本色。康熙令他在書房供奉。揮毫落紙。枚馬兼長。但是這一個差使。入直丑初。散直未正。數珠貂褂。不愧那清貴的頭銜。這日因入朝尙早。中庭假寐。竟濕漉然入夢了。醒來晨光熹微。料定入城已來不及。只好照例請假。繙閱案上都擺著一紙五色蠻箋。題署一詩道。

記○會○二○月○別○儂○時○兩○岸○垂○垂○柳○未○絲○歸○燕○一○雙○簾○半○捲○春○風○粧○閣○最○相○思○

悔○菴○看○罷○回○頭○向○僕○人○道○這○箋○那○夢○來○的○還○是○送○來○的○還○是○寄○來○的○僕○人○回○說○不○知○出○問○閨○人○亦○說○清○晨○無○人○投○信○悔○菴○道○奇○了○奇○了○雖○然○不○關○緊○要○門○禁○如○此○將○來○如○何○辦○法○便○要○傳○集○一○班○閨○人○僕○人○研○鞠○道○非○查○索○寄○箋○人○不○能○了○結○正○喧○嚷○間○庭○樹○上○飛○下○一○個○紅○裳○女○子○向○悔○菴○行○了○一○禮○道○這○詩○箋○是○家○師○命○小○女○寄○來○的○家○師○命○小○女○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所○以○伏○在○樹○間○靜○候○家○師○限○小○女○午○刻○回○書○乞○尤○爺○從○速○動○筆○悔○菴○道○你○師○是○什○麼○人○你○又○是○什○麼○人○那○女○子○道○小○女○叫○做○賽○紅○線○是○從○家○師○習○藝○家○師○現○居○臨○安○天○目○山○說○道○與○尤○爺○有○舊○尤○爺○辜○負○了○他○他○本○要○來○訪○尤○爺○後○來○為○著○情○慾○糾○纏○決○非○了○局○况○且○尤○爺○官○運○不○過○兩○年○那○時○自○然○在○天○目○山○相○會○現○在○叫○我○遠○寄○此○箋○一○問○尤○爺○的○起○居○二○看○尤○爺○的○情○誼○家○師○大○衆○稱○他○環○師○女○弟○子○到○也○不○少○悔○菴○怔○了○一○怔○說○不○是○瘦○瘦○的○身○段○汪○汪○的○眼○睛○高○高○的○額○骨○彎○彎○的○眉○毛○頰○身○纖○足○的○模○樣○麼○女○子○道○正○是○悔○菴○提○起○筆○來○在○箋○背○寫○了○一○詩○道○

那○有○閒○情○感○舊○時○浪○遊○今○已○鬢○成○絲○都○應○歷○盡○紅○塵○劫○尋○到○梅○花○夢○後○思○

寫○畢○遞○與○女○子○道○這○便○是○回○書○呢○那○女○子○飄○然○一○瞥○已○掠○屋○角○簷○牙○而○去○閨○人○僕○人○都○看○呆○了○其○時○日○已○加○已○萬○里○無○雲○長○天○一○色○中○現○著○些○子○黑○點○漸○高○漸○遠○倏○忽○已○不○見○了○大○衆○一○闕○散○去○悔○菴○自○言○自

第十八回

尤悔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爐女

二〇

○諳○道○不○料○環○兒○已○跳○出○火○坑○現○成○一○朶○青○蓮○花○了○我○這○生○死○書○叢○浮○沈○宦○海○還○比○他○不○過○呢○他○的○詩○怨○而○不○怒○真○覺○令○我○慚○愧○我○年○紀○也○老○了○看○得○這○些○王○公○貝○勒○囉○比○優○伶○交○通○宦○寺○也○非○國○家○之○福○我○儘○好○丟○了○這○副○冠○服○向○天○目○山○營○個○生○曠○娛○我○暮○景○尙○有○何○處○情○天○何○處○綺○障○呢○原○來○悔○菴○與○環○兒○在○那○少○年○時○節○卿○卿○我○我○未○免○有○情○環○兒○在○蘇○州○滄○浪○亭○西○構○了○小○樓○一○角○悔○菴○卻○盤○桓○晰○夕○形○影○不○離○第○一○次○被○召○入○都○環○兒○猶○送○別○河○干○預○期○後○約○正○是○春○草○碧○色○春○水○綠○波○的○時○候○到○得○悔○菴○從○永○平○回○里○已○是○桃○花○人○面○不○勝○崔○護○重○來○之○感○了○那○知○環○兒○在○蘇○州○守○著○悔○菴○等○得○青○鸞○信○杏○黃○犬○音○乖○想○到○毘○盧○菴○裏○度○那○粥○鼓○齋○魚○的○歲○月○偏○是○菴○裏○老○尼○懂○得○劍○術○看○环○兒○有○點○俠○氣○把○衣○鉢○便○傳○授○了○他○叫○他○在○天○目○山○毘○盧○菴○住○持○环○兒○弟○子○十○餘○最○好○的○便○是○饗○紅○線○饗○紅○線○傳○與○呂○四○娘○环○兒○俗○念○雖○捐○愛○根○尙○在○故○有○這○番○舉○動○到○是○悔○菴○被○他○警○悟○過○來○了○天○天○憤○時○嫉○俗○便○撰○了○一○聯○道○

世界小梨園率帝王師相爲傀儡二十四史演成一部傳奇

佛門大施濟收鰥寡孤獨作比丘億萬千人徧受十分供養

康熙知道召問悔菴此聯出於何典悔菴回奏道梨園小天地是虞長孺語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是陳眉公語臣卻不敢杜撰便叩頭請老康熙始終保全他准他原官休致他還到蘇一轉果然向天目

山去了。訪著毘盧菴環師。已雲遊遠去。只見著糞紅線買了一邱地。兩旁造了丙舍花晨。月夕對著田夫野老。也能共謀一醉。悔菴常道。我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可見風流的人都從道學磨鍊出來。纔算真風流。悔菴之外。還有蕭山的毛甦。毛西河。他原名是叫奇齡。與悔菴同舉詞科的。西河比悔菴還要來得放逸。小詞雜曲。隨意揮灑。他卻是明季的廩生。有人說他諷刺。有人說他誹謗。弄得他落拓一身。無適而可走。山東經湖北往來。河南鄆衛梁宋間。只靠著鬻歌自食。雖不至伍胥吹簫的景況。齊人乞糴的情形。這一種踽踽負負也。豈使人難受。西河寄居破寺中。畫粥斷齋。研經不輟。然性耽麪藥。一石不醉。與劉伶荷鍤畢卓臥甕相類。每當夕陽西下。總到寺旁散步。這地方係清江浦上游左近。都是茅瓦棘牆。並無幾多市面。三四十步外。到有一個酒望子。備那過路夫役歇息的所在。三杯兩盞。只好聊潤殘吻。西河往來慣了。便在這酒家小駐。酒家一個老嫗。外只有一個當鑪女子。到也生得脣紅齒白。年紀只有十六七歲。因爲西河是個主顧。問他姓名。探探他住址。知道是南方才子。避難旅居。早已動了一點憐才的心。看到他如此清貧。並沒有寒酸的面目。料定將來必能發達。但是女孩兒家。礙口識羞。那裏好學。毛遂自薦。那西河同女子。雖則有說有笑。從不肯肆點口頭。輕薄女子。便更加欽敬了。這日西河有些感觸。不覺飲酒過量。便在酒家抗聲狂歌。

道。

第十八回

尤悔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鑪女

二二

遲○日○江○山○好○老○去○邀○游○好○天○良○夜○自○恨○無○地○可○銷○憂○豈○竟○綺○窗○朱○戶○深○鎖○雙○雙○玉○樹○桃○扇○避○風○流○
未○暇○泛○滄○海○直○欲○老○溫○柔○解○檀○槽○敲○玉○釧○泛○清○謳○畫○樓○十○二○梁○塵○驚○墜○綵○雲○留○座○上○騎○鯨○仙○友○
笑○我○胸○中○磊○砢○取○酒○爲○澆○愁○一○舉○千○觴○盡○來○日○到○扶○頭○

歌罷自斟自飲一回又歌道

香○肩○輕○拍○尊○前○忍○聽○一○聲○將○息○昨○夜○濃○歡○今○朝○別○酒○明○日○行○客○後○回○來○則○須○來○便○去○心○如○何○去○
得○無○限○離○情○無○窮○江○水○無○邊○山○色○

這○歌○聲○如○遼○鶴○唳○天○巫○猿○啼○峽○女○子○聞○之○益○發○情○不○自○禁○看○見○西○河○踉○蹌○歸○去○防○他○一○路○蹉○跌○更○加○了○
幾○分○惻○隱○念○頭○黃○昏○已○過○自○然○閉○門○息○火○乘○著○老○媪○熟○睡○輕○輕○開○了○後○戶○依○然○虛○掩○好○了○抄○著○一○條○小○
路○走○到○寺○前○寺○門○還○未○下○鍵○尋○著○西○河○臥○室○尙○微○微○透○出○燈○光○忙○在○窗○隙○內○一○覷○西○河○還○是○和○衣○睡○著○
蓼○牀○蘆○被○也○沒○有○挂○著○帳○子○這○時○敲○門○又○恐○驚○僧○衆○不○敲○卻○等○到○何○時○進○退○兩○難○只○得○剝○啄○幾○下○西○河○
模○模○糊○糊○的○聽○見○門○響○便○問○何○人○外○面○答○應○是○我○西○河○聽○是○女○子○口○聲○便○道○我○毛○西○河○磊○磊○落○落○不○愧○
天○地○你○是○鬼○不○要○來○嚇○我○是○狐○不○要○來○魅○我○說○罷○寬○衣○解○帶○要○上○牀○了○外○面○說○道○是○我○是○我○是○當○鑪○

女子因慕先生而來西河道蒙卿雅愛可謂知我者但我實狂士不解偷香竊玉之事願卿毋以我爲念外面道我有話說開門何妨西河朗吟道。舐破紙窗容易補。傷其陰蹙最難修。將燈都吹滅了。女子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次日西河便離清江了。從此淮上遇朱禹錫。遇張新橋。遇施閨章。考取博學鴻儒。入官翰林院檢討。一帆風順成了。經史鉅家。這便是夜拒奔女的感應。西河四十無子。纔納了侍妾曼珠。這曼珠面貌與當鐘女子有點彷彿。西河纔將這段舊事告訴曼珠。那曼珠自西河最寵愛的拂拭几。席位。置琴書。都是恰好處。偏是毛夫人陳氏。大不滿意。時開話諍。西河到也不肯相讓。京中只賃得三楹小屋。中爲客座。左右爲臥房。西河搦管爲文。手不停綴。而問字者又次第環質。隨問隨答。夫人趁著百忙。申申在左。室相詈。西河也句句還報。夫人奈何他不得。每在客座誚讓曰。諸君以毛西河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獼祭乃成。故同僚有曼珠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獼祭成之句。亦可謂謹而且虐矣。西河脩了幾年明史。便也廢然而返。帶了夫人同曼珠。從北京遵陸南下。道出清江。在一旅舍解裝。一宿店小二劉芻秣馬。親進盥殮。卻也十分周到。店家向車夫詢及主人名姓。車夫只知道姓毛。傳到店主婦耳中。不覺想起十餘年前的紀念。趁著天色未暮。走到中庭閒望。果然那長袍短褂的主人。與從前毛生一樣。不過面皮蒼老。留點微鬚。看他婢僕兩三。知道是個官員了。旁邊坐著一個老

第十八回

尤梅菴晨索寄箋人

毛西河夜拒當饋女

二四

嬾一個少婦到不便上前招呼西河遠望出來覺得有個女子在那裏探頭探腦定睛一看舊案又兜上心來便叫道外面不是馮家女子嗎店主婦陡然一驚按了按神踏進中庭叫聲毛先生西河道你且坐下你也老了你的老母呢店主婦道老母物故了西河道你諒來嫁人了店主婦道嫁已十年了便是此店店主生有兩男一女了西河將近狀約略相告便說這位是夫人這個是小妾店主婦又去通知店主說是往時清江的旅客只瞞過了夜奔這一段店主也來相見西河還送了他幾樣京貨西河在清江換了船隻一直由運河回到杭州渡江便是蕭山有個琉球使者正在杭州尋訪他的瀨中集他便自署楹聯云

千秋經術留天地

萬里蠻荒識姓名

自從西河諸人得了詞科之後此舉也就此停頓只有三年賓興的典禮鄉試會試自從明朝相沿下來的鄉試不過在本省之內道路並不甚遠那會試必須親赴北京一科不售再是一科讀書人除著走這條路不特保舉恩蔭叫做異途連詞科諸人還算是野翰林呢這會試雖則是榕苦事到也不肯放棄他正是

文章縱許龍門重

姓氏端宜雁塔題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悔菴西河際遇同文學同名同壽同即其由風流而道學亦無不同寫環兒有俠氣寫當鐘女子有憨氣悔菴西河感人深矣。

寄箋人免起鵲落別有一種寫法與臺灣秦可兒大是不同蓋一在日間一在夜間也趁便帶出呂四娘三字是伏下二十三回。

西河放逸較甚悔菴偏有夜拒奔女一事潦倒之士忽而騰達其中蓋有故焉非迷信也禮教日非廉恥日喪古人不欺暗室如是後人那得藉口。

當鐘女子憐惜才子惻隱醉人雖越禮踰閒尚有可原之處況出自小家碧玉哉若名門閨秀淪爲路柳牆花已覺數見不鮮矣結處補叙女子後來結局正是勸人悔過勉人反正。

第十九回

全椒學士慚愧上公車

漁洋夫人慷慨傾私囊

上回說到三年大比各省舉子會集京師叫做會試又叫做公車因爲各省布政使每人都填給公車單以免沿途關津的沮滯所以公車所過立即放行連天津蘆溝橋北京崇文門也不敢過問這是國

第十九回

全椒學士慚愧上公車

漁洋夫人慷慨傾私橐

二六

家優待舉子的舊制。那公車諸人有的約伴偕行。有的僱僕同往。在當局固然有金馬玉堂的希望。家裏的妻子尤其晨聽鶉語。夜卜燈花。盼一個衣錦榮歸。爲黃卷青燈吐氣。至於狀元兩個字。婦人家看得格外鄭重。格外榮耀。什麼第一仙人許狀頭呢。什麼狀元歸去馬如飛呢。真是要幾生脩到。纔得聯爲佳偶。猶記吳山尊學士的夫人於學士公車。瀕行贈以一詩云。

小語臨歧記。可真回頭仍怕阿兄。噴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萊第二人。

這吳夫人的阿兄便是孫淵如。觀察星衍曾以第二人及第。那山尊學士名叫做煎。是全椒人。氏山尊與淵如並有文名。上年公車竟讓淵如著鞭先去。吳夫人有謝道蘊的蘊籍。蘇小妹的淵雅。歸向阿兄道賀。還說是天聖韓琦五色雲見的故事。預爲阿兄將來秋圃黃花作證。然想到山尊這樣才調也未必久居人下。趁他輕舟南返。依然再三慰籍。山尊本是胸懷瀟灑的人。得失並不介意。與夫人閨房倡和樂甚。晝眉次年便是萬壽恩科。夫人預備著琴囊書篋。還有什麼墨合吓筆套吓大卷子吓白摺子吓。端整的齊齊楚楚。那些被褥衣履。自裘至葛。一律親手打疊。山尊看得如此忙碌。便道年年北上。未免累卿慚愧。卑人竟趁不到五花官話。如何對得住卿呢。夫人道。唐人說得好。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響得錦標歸。妾身的期許。夫子便是如此。我家雖則儒素。這些舟車路費。猶可咄嗟自辦。那些窮途寒

駿東挪西借。還要遣人白眼風。鬢雪虐潦倒。長安這卻真是艱窘。呢山尊道。正是這殘冬的天氣。走這旱道。天未破曉。車夫已隔窗喚起。胡亂淨了面。進點麵食。喝點開水。便要上道。那街衢又不平。正輪子折一折。驢子晃一晃。額角便是一種身子。便是一震。到得打尖。也不過麵條子。烘餅之類罷了。一日行了八九十里。巴到上店過宿。若是城鎮地方。自然眠食舒適些。倘在孤村小驛。竟要同牛欄豚柵一處臥起。可怪這班車夫。晚間喫了燒酒羊肉。都是一絲不挂。躺在地下。有的墊些膏梁桿子。早間起來。瑟瑟的抖。到也未見生病。我們重裘暖幃。躲在車裏。還覺左一陣風。右一陣冷。有人做了登車謠兩首。到還入情入理。那詩道。

獨鹿獨鹿邁轉車。軸車隆隆驟僕僕。泥水深沒驟足前。馬馳後馬逐前途。遙向誰宿日將落。獨鹿獨鹿。

郎當郎當殘月在。梁雞聲喔喔。驚黃梁。飢驟嚼草槽之旁。僕去整駕東行裝。紙燈搖搖。爇有光。曉烟籠樹。凝作霜。問途何茫茫。答云長復長。長復長。心徬徨。郎當郎當。

這種公車的苦況。也說不盡。言令兄是天上人了。聽得他請假回籍掃墓。到京恐未必相見。夫人道。前日接他的信。說要來爲你餞行。他只請假三月。怕想與你一同起程嗎。山尊道。這樣好極了。我也約了。

一個同年與淵如亦是舊友。是日天氣陰凍。空中又下了一點微霰。山尊同夫人圍爐飲酒。叫小婢曼聲吟那夫人的詩句。夫人微醺薄醉。正要同山尊鬪那尖又韻。外面報舅老爺到了。淵如風兜雪簷。走進門來。便大嚷道。妹子。妹子。好自在。獨不念我的行路。難嗎。小婢將雪盃接去。淵如又除掉了風兜。也在爐邊坐下。說有這現成酒肴。我亦要暖一暖呢。夫人道。這是喫殘了。我已令廚房預備。妹子當去親自調羹。你們談談罷。淵如道。我來打斷清興。抱歉抱歉。夫人翩然自去。山尊便問淵如道。大哥在京半年。學問文章。當然進步不少。近來風氣。又是如何。淵如道。妹丈不要提起。從前不過互相標榜。獵取進階。然究竟還纂了幾種書。修了一部史。算是國家右文的幌子。如今這班人死的。死去的。去老成的。只知緘默新進的。只知諂媚。造成了植黨營私的隱禍。好在我是閒散的官。還有人勸我拜老師。走門路。我被他們聒煩。不過纔請了這掃墓假。轉瞬散館。不能不去。妹丈你不患功名。不得這氣節。是要緊的。二人正在對話。夫人早督著婢僕。捧了幾樣雞絲魚膾出來。三人再倒金尊。談談兩家情狀。知道山尊於十二月朔日東裝就道。淵如道。我願把山尊作伴。早幾日到京。也免得臨時局促。我已經帶了孫升。妹丈可帶人嗎。山尊道。桐城方同年。與我合用一僕。三主兩僕。路上也不寂寞了。夫人有了阿兄。自然格外歡喜。行期一日近一日了。十一月三十晚間。夫人爲淵如山尊祖餞。先向淵如道。大哥此去。應

該。蝸。珥。筆。鳳。閣。論。思。怕。不。是。星。使。詞。曹。輶。軒。問。俗。嗎。便。斟。了。一。杯。酒。遞。給。淵。如。淵。如。飲。了。便。問。夫。人。道。妹。丈。前。也。須。敬。一。杯。夫。人。纔。說。出。這。首。詩。來。又。斟。了。一。杯。遞。給。山。尊。山。尊。道。慚。愧。慚。愧。我。怕。要。辜。負。臨。歧。小。語。呢。阿。兄。的。嗔。不。嗔。我。到。不。怕。淵。如。道。我。決。不。嗔。你。無。自。餒。夫。人。也。微。微。一。笑。次。早。驪。歌。在。道。僕。夫。在。門。彼。此。珍。重。而。別。山。尊。雖。不。能。設。大。魁。天。下。居。然。翔。步。木。天。添。了。這。一。段。科。名。佳。話。還。算。是。公。車。中。好。際。遇。好。結。束。最。可。憐。的。是。又。窮。又。老。的。舊。孝。廉。他。文。場。躑。躑。了。幾。十。年。還。是。名。心。未。死。領。著。了。司。裏。的。水。脚。銀。兩。七。扣。八。折。走。不。上。一。半。路。早。已。罄。盡。了。新。科。的。可。以。分。分。硃。卷。打。打。抽。豐。作。爲。沿。途。添。補。博。得。文。丐。二。字。的。頭。銜。若。過。了。三。科。五。科。親。友。也。不。送。程。儀。了。官。紳。也。不。餽。贐。敬。了。得。意。的。同。年。分。飛。宦。海。雁。香。魚。沈。真。是。厚。祿。故。人。書。斷。絕。呢。其。餘。青。氈。一。片。自。願。不。遑。那。有。金。錢。來。壯。他。人。的。行。色。這。種。說。不。出。的。苦。况。反。是。貧。僧。托。鉢。市。丐。吹。簫。來。得。爽。快。那。福。建。到。北。京。比。江。浙。更。不。便。利。況。且。唐。王。一。亂。耿。藩。一。亂。元。氣。吟。未。恢。復。卻。有。一。個。許。舉。人。許。璠。原。是。通。儒。宿。學。已。經。三。赴。春。闈。偏。是。磨。蝎。命。宮。依。舊。蓬。山。垂。翅。照。例。選。了。一。個。校。官。薄。薄。有。幾。兩。俸。銀。妻。孥。三。口。到。也。可。弄。得。溫。飽。這。個。許。舉。人。總。說。不。中。進。士。算。不。得。讀。書。成。名。是。年。又。要。故。調。重。彈。實。在。頻。年。羅。掘。俱。空。偏。又。無。從。借。貸。他。的。妻。戀。切。苦。諫。許。舉。人。道。罷。了。罷。了。我。不。連。累。你。們。便。了。過。了。幾。日。悄。悄。的。撲。被。航。海。一。路。到。得。揚。州。聽。見。有。人。傳。

第十九回

空椒學士慚愧上公車

漁洋夫人慷慨傾私橐

三〇

說王司李王漁洋如何慷慨好客那許舉人在旅館裏欠著房錢飯錢還是捧著一卷書所夕熟讀店小二將要逐客許舉人這一急真是無天可上無地可鑽了想去拜訪漁洋又恐衣衫襤褸先爲闖者所呵然捨此一條竟無別法想同年中或者官游邗上的可向他設法求助在破篋裏檢出一部齒錄翻來翻去福建並無一人看到隔省卻有新城王士禛他知道便是漁洋站起身來道好了好了不怕冒昧了寫了一張年愚弟的名帖說要拜司李王老爺店小二聽他有這朋友到反攬掇他速去又替他借了冠服叫了肩輿情願跟他執帖漁洋是廣廈大庇的人他夫人張氏尤能勸相夫子做一個閨閣中之大俠巾幗中之名流所以漁洋在揚這些墨客騷人都來歸附平山堂畔明月橋頭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這天正在書房閒坐闈者持帖進來說有同年拜會漁洋問道可是冠服嗎闈者答應道是漁洋道請懶懶的入內半晌加了一件套子帶了一頂帽子迎了出來看見許舉人長鬚鰲面消瘦異常那副冠服呢卻是嶄然一新望而知爲假借來的彼此拱揖升炕互問籍貫許舉人道老同年英年早達出牧斯民治譜流傳是不必說了這詩名爲南州冠冕令人欽佩不置小弟是幾遭勒帛正如杯弓蛇影一望先驚實在慚愧得很漁洋道不必過謙今歲是龍頭屬老成了但是老同年遠道奔波子身往返棲遲客邸顧影自憐府上當然有年嫂世兄呢許舉人道小弟耕讀傳家尙有百畝先疇足供

鹽粥偏是十年前徽倖一第南轅北轍弄得儂石無儲那首藉盤中這滋味亦可想見寒荆親操井臼小兒亦隨侍讀書近來荒齋中燈影機聲母子相依爲命只有小弟風塵僕僕阮籍途窮荷承老同年交淺言深小弟不敢不傾吐肝鬲了漁洋道老同年一寒至此小弟自當越俎而謀許舉人謝了又謝說試期伊邇三日內卽須長征說罷辭了出來漁洋請轎送客把個店小二看呆了說道許老有這機交情爲什麼早不去尋他呢從此飯也有了茶也有了房飯錢也不索了漁洋送出許舉人進來一路盤算約莫非三四百金不可這班揚州的鹽商請他們喫一餐飯令他們幫忙一二百兩容易得很只是我卻近日拮据得很那裏有此鉅款他又行期急迫爲他的事反叫我向人借債不成看看已到內室脫去冠服張夫人看漁洋面色不豫便問道來的是那個同年漁洋道福建姓許的過路來借川資這人學問到還有根柢的只是暮年未遇頗有點憔悴可憐的顏色呢張夫人道你答應他沒有漁洋道既是公車又是同年如何可不答應張夫人道錢呢要多少呢漁洋道鹽商一半我助一半我正在綢繆此款呢張夫人道這事交給我罷你去辦你的事你幾時餞他幾時來向我取錢漁洋道他謝我我要謝謝你呢過了一日漁洋去回拜許舉人邀他署中夜宴並約諸鹽商作陪鹽商二百兩早經送到了漁洋去問張夫人張夫人果然交出二百兩足紋漁洋道奇了你這錢向何處弄來的張夫

人道我私橐裏賸有一雙金條脫。免了這個數目。你要多也。沒有了。漁洋道。難得夫人慷慨。成我本志。外面又報許舉人到了。漁洋讓在書房小坐。肆筵設几。備極豐腆。衆鹽商也陸續而至。自然許舉人首座。漁洋末座。酒至半酣。漁洋從書廚裏取出四封紋銀。向許舉人道。這二百兩。是諸位先生的集腋。這二百兩。是小弟的盡心。許舉人聽了。真是喜出望外。他起初不過想十兩八兩。開銷這些房飯錢。再到前途搜括。這一來不特各費有著。還可寄點安家之用。便向漁洋拱手道。老同年如此垂愛。諸位又如。此解囊。小弟若有寸進。再當趨階叩首。否則亦永銘心版。圖個異日結草之報罷。漁洋又慰藉一番。那許舉人酒落歡場。慢慢提到近數十年詩格。說朱竹垞怎樣旖旎。尤悔菴怎樣纖巧。要一個黃鍾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竟不可得。這也是氣運使然。最怪的是毛西河。他集子後面附刊幾首女弟子的詩。老同年曾經見過嗎。漁洋笑了一笑。許舉人道。西河還有序語云。

昭華既受業。傳是齋中。每賦詩必書兼本。郵示予請益。陸續得如干首。留其帙不忍毀去。遂附刊於雜文之後云。

漁洋道。昭華又是什麼女子呢。許舉人道。說是崑山徐姓。其時移燈添酒。已漏下三鼓了。許舉人匆匆辭別。翌晨便渡淮河而上。這西河同那昭華也確有一段的文字因緣。正是

笑看玉勒鳴騶去。

爲拔金釵執贖來。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科第誤人人誤科第。這到還是後事。但就公車而論。無論既窮且老。辛苦萬狀。卽是翩翩新貴。裘馬燦然。綴羽幾番。也覺鋒鋌悉去。此回寫得委曲詳盡。自是過來人經驗之談。

山尊夫人純是瀟灑。漁洋夫人純是雄傑。氣所以山尊夫人極纏綿。漁洋夫人極磊落。山尊夫人極周密。漁洋夫人極直爽。兩兩相形。可謂熊魚並美。

淵如一席話。早爲編修散入部屬。張本然氣節自不可及。前讀尤悔菴云云。後讀孫淵如云云。清初權貴已是如此。何況末造。妙在輕輕帶過。便覺不著痕迹。

許舉人極愚極蠢。偏遇著漁洋。偏遇著漁洋夫人。然看他對漁洋的話。卻不會有點虛僞。卽看他對店小二的話。也不會有點虛僞。活畫出一個書獃。一個寒士。如此方當得率真二字。司李夫人只有一雙金條脫。尙不能久存私橐。可以懲奢。可以砥俗。

第二十回 徐昭華別署弟子籍 陳南樓新題列女圖

第二十回

徐昭華別署弟子籍

陳南樓新題列女圖

三三

上回說到毛西河文集附刊徐昭華的詩。這昭華便是西河的女弟子。西河還說道青勝於藍。其實昭華是崑山徐相國的後人。相國建築藏書的小樓。題曰傳是。那裏面牙籤玉軸。陳設精良。昭華年未及笄。即喜在此樓起坐。脂痕粉印。都在筆墨之間。那不櫛進士的聲名。早已傳播通國。昭華雖則吟椒詠絮。也有一二篇什流散人間。然卻態度端莊。語言矜重。不特外親中表。欸曲難通。便是諸姑伯姊一流。也不過畧加酬應。從不肯輕踰閫闈。到得于歸以後。上頭夫壻才貌兼優。况是鼎族右門。又不曾輕言離別。鷓鴣鱗兩好。一雙在昭華算得福慧雙脩了。誰知勝會不常。盛筵難再。花殘月缺。竟做了年少的未亡人。從此縞袂青裙。不施膏沐。寒燠永夜。只借著幾首詩排遣排遣。凡有國朝名人的詩集。難得他近搜遠訪。多如束筍。其中最服膺的是毛西河。情願以一紙介紹書附在弟子之列。西河亦畧不謙讓。居然以老輩自居。越角吳根。都借著郵筒往返。其實昭華並不會與西河一面呢。那西河第一次命題是賦得拈花如自生。仿六朝體。昭華詩云。

明珠照翠鈿。美玉映紅妝。步移搖彩色。風回散寶光。蛛絲髻上繞。蝶影鬢邊翔。誰道金玉色。皆疑桃李香。

西河看了。著實歎賞。一回第二次命題。是擬劉孝標妹贈夫詩。昭華詩云。

流○蘇○錦○帳○夜○生○寒○愁○看○殘○月○上○闌○干○漏○聲○應○有○盡○雙○淚○何○時○乾○
芙○蓉○花○發○滿○地○紅○黛○煙○香○散○度○
籠○櫺○畫○眉○人○去○遠○腸○斷○春○風○中○

西○河○道○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鍼○線○迹○妍○麗○極○矣○凄○婉○極○矣○畢○竟○沒○有○慷○慨○悲○歌○之○致○終○是○缺○點○
便○囑○昭○華○隨○時○注○意○過○了○幾○個○月○昭○華○寄○來○幾○首○塞○上○曲○道○

朔○風○吹○雪○滿○刀○環○萬○里○從○戎○何○日○還○誰○念○沙○場○征○戰○苦○將○軍○今○又○度○陰○山○
長○雲○衰○草○雁○行○平○沙○
躡○征○人○向○月○明○思○婦○不○知○秋○夜○冷○寒○衣○還○未○寄○邊○城○
曠○騎○三○千○出○漢○關○雕○戈○十○萬○臥○燕○山○月○明○
近○塞○頻○驅○馬○尙○有○將○軍○夜○獵○還○

西○河○讀○到○這○幾○首○纔○知○昭○華○聰○明○絕○世○不○是○搓○脂○揉○粉○的○人○便○動○了○附○刊○集○後○這○個○思○想○到○得○瀨○上○集○
出○版○有○這○樣○絕○妙○的○尾○聲○益○發○不○脛○而○走○海○內○都○知○崑○山○有○這○位○昭○華○女○史○彼○乞○斗○方○此○求○扇○葉○有○託○
題○的○有○索○和○的○玉○石○俱○投○薰○蕕○雜○進○昭○華○雖○則○一○概○謝○絕○那○孤○鶯○淨○地○忽○惹○了○如○許○緇○塵○昭○華○已○不○自○
在○偏○有○些○附○庸○風○雅○的○詩○人○謬○託○知○音○踵○門○拜○訪○真○是○自○招○煩○惱○了○昭○華○函○懇○西○河○將○附○卷○不○再○同○訂○
以○免○絮○聒○函○云○

昭○華○奉○教○先○生○已○逾○數○載○菲○葑○自○愧○桃○李○兼○培○悵○立○雪○以○難○期○如○坐○風○而○遠○被○昭○華○拜○賜○蓋○已○多○

第二十回

徐昭華別弟弟子籍

陳南樓新題列女圖

三六

矣。然而魚目之似，豈可混珠。驥尾之彰，徒然引玉。况昭華年纔風信，身是霜居。本應殉以相從，何忍銜而求售。先生梨棗刻視，若鴻珍昭華木附草，依留茲貂續似，違夙願希鑒衷。苦即割愛，以何妨實盜名之可恥。秋零如許，何須扶不殖之枝。春蟄難蘇，即此薤已焚之草。惟我函丈俯納斯言。

西河道這也太拘執了。復書中勸昭華既耽吟詠，宜有交游。男子固應避嫌，那些淑嬪名媛，不妨互通音問。西河的女弟子中，若嘉興的陳夫人、吳縣的金夫人，還有什麼湖州徐女史、桐鄉趙女史、仁和管女史，都是清才三絕妙譽。一時西河替昭華一一介紹，並說如有清興，不妨山陰一棹，侍妾曼珠渴望得很呢。昭華得了西河這番指導，到也不能十分深閉固拒。那一班夫人女史，又絡繹來函獎勉，並有願移玉趾來識荆州的。昭華料定無可解免，與其參差前後零碎招待，不如在傳是樓中組織一個春閨雅集，豈不有趣。是年爲康熙五十一年，訂於花朝日舉行。先期折柬相約，却是昭華具名。其東中有幾句云：

玉版之禪一味莫笑山家金谷之罰三章。先宣酒令小展題紅之冊，願移踏青之屨。簇簇林泉自饒觴詠，嫋嫋環佩都入畫圖云云。

各處夫人女史。聽見有此盛舉。莫不豪情逸興。聯袂而來。連曼珠也渡江到杭。小住了一天。柔艸輕帆。向崑進發。昭華連日督率婢媪。收拾已。欄丁。檻輓。幔疏。簾還有那琴榻。棋枰。茶鑿。酒榼。排當。楚楚。自是雅人深致。至於園中花木。早有工匠次第整理。修篁引路。垂柳當門。杏蕊桃嬌。點綴這二分春色。曼珠到崑最早。卽在昭華樓中下榻。次日便是二月十二。和風晴日。衆馬爭鳴。昭華的弟婦徐夫人。却來爲昭華相助。昭華釵荆裙布。像然林下丰姿。等到午餐。來者共有十一位。仁和管女史。桐鄉趙女史。湖州徐女史。珠圍翠繞。富麗堂皇。徐女史還帶著兩個雛鬟。前髮齊眉。後髮披肩。益顯出十分斌媚。管女史還是深閨待字。綺年玉貌。尤冠一軍。此外吳縣的金夫人。清遠澹逸。飄飄欲仙。只有嘉興的陳夫人。年在四十以上了。髻著垂髻。釋女長裙。繡鳥正如小鳥依人。還有一個昭華姪女。一個昭華小姑。也從昭華學詩的樓中擺了兩席。一席是陳夫人。首座。金夫人。管女史。陳女史。昭華帶了姪女作陪。一席是曼珠首座。徐女史。趙女史。徐夫人帶了昭華小姑作陪。幾個婢媪。準備著舉肴斟酒。昭華便道。今日承諸姊妹不棄。遠移蓮踪。昭華想就此結一詩社。請陳夫人做個社長。一年一舉。由昭華做個東道。諸姊妹以爲何如。陳夫人首先贊成。却請昭華做會長。後來大衆磋商。會長當然是陳夫人。定了春秋兩舉。是年秋社。是陳夫人值首。於中秋節。在烟雨樓小集。此次應繪圖徵詠。以志鴻雪也。由陳夫人囑其女陳

書設色。自此徐昭華的詩名益發大布了。到得嘉興秋社前圖已經告竣。諸人都傳神阿堵。栩栩如生。昭華稱贊好畫法。陳夫人說小女喜弄翰墨。兼事丹青。苦於閨閣無師。只得隨手塗抹。如今已字嘉興錢氏。轉瞬便要遺嫁了。陳女聽了。紅暈於頰。每人又贈了一規畫扇。這陳女便是錢文端公的賢母。他夫婿名叫繪光。號叫廉江。也是耕讀舊家。農桑世業。不道才豐壽壺。壯年便催赴玉樓了。這時上有高堂下有孺子。粟帛之奉。脩脯之需。都集在一人身上。幸虧有這枝寫生妙筆。寸繪尺幅。都好換得潤貲。便住在一桁小樓。听夕從事。他兒子名叫陳羣。是康熙六十年的進士。一直官至尙書。那讀書未達的時候。全靠寡母中宵課讀。纔能一舉成名。所以有夜紡授經圖的畫本。到得尙書既貴。居然進呈御覽。還記得賜題二絕句中有云。

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

這算宸章褒美。天語輝煌。榮寵極了他。卻不改常度。仍以書畫自娛。惟畧欸則稱南樓老人。晚年以魚蟲花鳥不足久傳。想起劉向所傳的這些列女。都是後人模範圖形。題識是婦女應盡的責任。因此屏除他種筆墨。專心致志。把列女傳的事實。一幅一幅表彰出來。上自宮闈。下逮草野。遠若周魯。近至秦漢。賢明一類。才智一類。節烈一類。刪繁就簡。是宮史的體裁。是女誠的軌則。每幅上將中壘原傳。用小

楷題著疏密相間脩短適中望之令人肅然起敬這是老人平生的精品比到進御鑒賞的畫冊十楨猶不能及其工緻世人只知道那十冊中有什麼御詩有什麼御跋忽而發還忽而取閱是錢氏子孫的世寶却不知有這列女圖若論到樣十冊的畫也算得閨秀中翹楚了你道是怎樣十冊呢

- | | | |
|-----|-----------|--------|
| 第一冊 | 魚一、犬一、黑色、 | 題曰晚秋漁獵 |
| 第二冊 | 飛蝶將入花叢、 | 題曰醉鄉春舞 |
| 第三冊 | 蝦一、蟹一、魚一、 | 題曰淞香半翦 |
| 第四冊 | 花籃一、 | 題曰錦城紅紫 |
| 第五冊 | 大柏一、 | 題曰漢殿梁材 |
| 第六冊 | 梅花一、仙女一、 | 題曰藐姑寒影 |
| 第七冊 | 脩篁茂林、 | 題曰森立登來 |
| 第八冊 | 楊梅、枇杷、桃二、 | 題曰夏果簷香 |
| 第九冊 | 喜雀、 | 題曰喜見雲章 |
| 第十冊 | 蘿蕨、白菜、 | 題曰霜園本色 |

第二十回

徐昭華別署弟子籍

陳南樓新題列女圖

四〇

每頓紙角。廉江先生還題著七言兩句。自從發還以後。文端公及其子侍郎公。俱恭和宸翰。題了十詩。到得二次發還。又添了七律一首。長跋一篇。這時老人已驂鸞西去了。文端通籍未久。康熙升遐。傳位的。卽是雍正。文端板輿迎養。安住京師。便繪了一幅直廬問寢圖。出自王肇基手筆。圖中早朝將出。先問母安。冠服整齊。雅合身分。較之夜紡授經時。恰好互相印證。老人含飴之暇。取出那手繪的列女圖。替這班少年講解。還有人輟轉借觀。前去摹仿。文端勸老人勿過勞頓。儘可小憩。老人道。你今仰仗天恩。受祿奉母。了。你要想我是艱苦出身呢。母家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汝外王母憐我體弱。說道。縫紉烹飪。怕我不能勝任。教成了我這種書法。及至嫁到你家。不及數年。你父親棄養了。你王母已是古稀的人。暮年喪子。那不衰痛。我只得含著眼淚。把這些殉節殉烈的念頭。一概收拾靠了。這枝枯管。這張廢楮。挨過日子。僥倖能殼老幼飽煖。看你漸漸長成。如今你王母同父親均已墓有宿草了。你也遭際聖明。備員侍從了。我自然無望無礙。可以享你幾年福。但是我的母親口授我一部列女傳。我的女兒媳婦。以及姪女孫女。我都要將列女傳交代他們。你道我畫這列女傳爲什麼呢。恐怕我家後輩婦女。有不甚識字的。讀不來。列女傳便將這畫掛出來。叫識字的姑姑嫂嫂講解。把他聽懂了。這列女的古典。那些驕奢淫佚。悍潑嫉妬的事。自然不敢做了。便是有人來借來摹。我還替他親自題眉。無論他畫。

法妍媸能殼將這列女圖慢慢推行有益於閨閣不少你何必來阻我呢文端自然唯唯而退辨他的公務去了忽忽已是雍正三年這雍正的手段却比康熙銛辣許多他內裏是仗著舅舅隆科多外面是仗著大將軍年羹堯此外鄂爾泰張玉書這些人物只好供奔走之役備承宣之勞雍正趁著國喪的名召回撫遠大將軍貝子允禩把督理西陲軍務盡託羹堯羹堯與雍正正是患難君臣那不盡忠竭力所以青海一戰能殼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只是他軍務倥傯幕中的人自有那三教九流供他驅遣他不過衆人視之內中只看重的西席先生王涵春正是

征旆扶搖談建白

寒氈偃蹇感垂青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徐昭華以詩名陳南樓以畫名然却多是少寡昭華富而南樓貧昭華閒而南樓忙雖後來遭際不同却都是盛世有數人物

昭華孤峭南樓堅忍然爲昭華易爲南樓難記昭華之詩不能不記南樓之畫南樓畫冊宸題一再然流傳海內不如昭華詩篇之夥不能左右袒也昭華南樓易地則皆然
女弟子始於昭華女子詩社亦始於昭華昭華提倡閨閣風雅不少

第二十一回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錦簇花團尹衙催合卷

四二

寫傳是樓何其詳。寫南樓何其略。文家之疏密法也。傳是樓都是樂境。南樓都是苦境。疏密之中。悲愉限之。兩人可作一鑪冶。其轉捩即在烟雨樓一集。

進御十幀。人人知有南樓。此獨尋出列女圖來。更爲南樓增一分聲。僧至南樓對文端一席話。光明正大。周摯完密。可見女子識字與否。尙在其次。宮史體裁。女誠軌則八字。却非謬贊。由康熙帶出雍正。由雍正帶出年羹堯。伏筆接筆。襯筆應筆。可稱筆妙於環。

第二十一回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錦簇花團尹衙催合卷

上回說到年羹堯幕府中有個王涵春先生。原是羹堯幼子的師傅。那羹堯是何等機警的人。何等聰明的人。自己已封到一等公爵了。父親遐齡。又封一等公爵。連兩個兒子年斌年富。你也子爵。我也男爵。一門三代貴顯。已極怕沒有日。景月虧的時候。況且羹堯在西陲一帶。天高帝遠。不免有點驕蹇的様子。雍正正是素性嚴刻。自有一班人秘密偵察。這些消息早已傳入京中。羹堯畧有所聞。知道聖眷未衰。不可不預爲之備。看到幼子年紀不過十六。却是歧嶷頭角。骨相不凡。從了涵春三年。不論制義詩詞。均已畧窺堂奧。這涵春又忠厚不過的。自入年幕。並未暗中謀事。分外取錢。便打動了託孤的念頭。

要○叫○幼○子○跽○著○涵○春○回○南○避○禍○却○又○不○便○說○破○這○日○是○長○至○令○節○照○例○筵○宴○那○幼○子○正○陪○著○涵○春○閒○話○
忽○報○大○將○軍○駕○至○涵○春○師○弟○迎○了○出○去○羹○堯○與○涵○春○分○賓○主○坐○定○羹○堯○道○先○生○屈○留○已○久○了○先○生○從○前○
屢○次○請○假○兄○弟○總○爲○小○兒○年○齡○尙○穉○學○業○未○成○以○至○未○曾○允○許○現○在○仗○先○生○的○指○導○似○有○一○點○進○境○但○
儘○抱○著○書○本○子○也○算○不○得○通○人○須○要○外○面○去○閱○歷○閱○歷○先○生○同○他○相○處○久○了○他○的○行○爲○舉○動○比○我○做○父○
親○的○還○要○明○白○先○生○如○有○鄉○思○我○當○叫○小○兒○躬○送○到○府○涵○春○正○待○答○言○齋○中○已○張○筵○相○待○羹○堯○遜○了○涵○
春○首○席○帶○著○幼○子○歸○了○主○位○僕○人○斟○了○一○回○酒○涵○春○道○大○將○軍○明○見○萬○里○晚○生○還○家○的○夢○不○止○一○兩○載○
了○承○大○將○軍○破○格○優○待○是○以○不○敢○煩○瀆○今○既○俯○諒○愚○悃○晚○生○真○感○激○不○盡○了○但○近○來○已○屆○冬○仲○冰○天○雪○
窖○道○路○恐○多○阻○礙○晚○生○擬○在○尊○衙○度○過○殘○年○至○明○春○解○凍○後○再○行○叩○別○至○於○公○子○遠○送○晚○生○萬○不○敢○當○
晚○生○是○過○拙○的○人○帶○著○公○子○同○行○設○有○一○差○二○錯○如○何○對○待○住○大○將○軍○羹○堯○道○先○生○過○慮○了○我○果○然○要○
叫○小○兒○從○事○游○覽○這○車○騎○侍○從○只○要○兄○弟○發○一○個○令○各○省○州○縣○自○然○妥○爲○保○護○那○時○小○兒○只○知○道○煢○
不○知○道○艱○難○依○然○無○益○所○以○兄○弟○要○小○兒○成○器○非○跟○先○生○南○邊○去○走○一○趟○不○可○我○已○經○預○備○行○李○遣○
僕○花○三○沿○途○照○料○自○然○萬○無○一○失○先○生○也○收○拾○收○拾○三○日○內○便○要○起○程○呢○說○能○親○自○斟○了○一○杯○酒○敬○與○
涵○春○還○道○此○是○別○尊○望○先○生○賜○飲○恕○臨○行○小○弟○不○送○了○回○頭○叫○花○三○來○叩○見○先○生○涵○春○知○道○大○將○軍○脾

第二十一回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錦簇花團尹衙催合卷

四四

氣。張。性。情。鹵。莽。只。得。應。了。幾。個。是。羹。堯。早。拱。手。而。去。涵。春。終。究。解。不。出。道。理。爲。什。麼。硬。要。叫。兒。子。喫。這。個。苦。想。到。自。己。得。此。結。果。可。望。歸。家。團。聚。在。這。個。頂。子。隊。裏。仍。舊。完。我。的。老。頭。巾。怕。不。要。教。書。餬。口。鴨。只。是。帶。著。這。位。公。子。不。免。有。點。尷尬。正。在。盤。算。館。僮。早。領。了。花。三。進。來。涵。春。一。望。年。紀。約。在。二。十。上。下。頂。身。紫。面。雄。赳。赳。氣。昂。昂。的。向。涵。春。請。了。一。個。安。道。大。將。軍。傳。諭。後。日。早。發。師。爺。除。隨。身。物。件。外。一。律。交。與。花。三。花。三。已。在。帳。房。領。得。紋。銀。二。千。兩。一。千。是。師。爺。的。贖。儀。一。千。是。公。子。的。盤。費。涵。春。道。我。只。有。幾。箱。書。籍。衣。服。是。不。值。錢。的。花。三。也。進。房。去。看。過。說。明。日。前。來。伺。候。涵。春。本。悄。悄。的。不。告。同。幕。經。不。得。有。公。子。同。行。樂。得。借。著。公。子。做。個。人。情。中。晚。兩。餐。均。有。飲。餞。花。三。連。夜。將。車。輛。布。置。妥。帖。公。子。進。內。去。叩。別。父。親。羹。堯。只。交。出。一。封。信。來。蠟。封。完。固。確。是。親。筆。交。代。到。南。後。奉。呈。先。生。不。准。中。途。私。拆。又。說。以。後。事。師。如。父。你。姓。年。也。罷。不。姓。年。也。罷。公。子。摸。不。著。頭。腦。辭。了。出。來。一。覺。未。醒。外。面。已。鳴。砲。吹。角。相。送。了。涵。春。如。龍。歸。大。海。鳥。展。遼。天。一。路。夜。宿。曉。行。到。也。不。覺。得。寒。冷。花。三。是。晨。隨。鞭。鐙。晚。巡。鈴。析。遇。著。鷄。鳴。犬。吠。也。都。不。敢。疏。忽。看。看。已。進。潼。關。便。算。山。西。地。界。偏。是。彫。年。急。景。老。天。下。了。三。天。大。雪。涵。春。三。人。蜷。伏。在。旅。舍。裏。面。對。房。却。住。了。幾。個。彪。形。虬。髯。大。漢。終。日。歡。呼。暢。飲。花。三。早。已。防。著。等。到。雪。霽。上。道。這。些。遠。山。叢。樹。都。同。粉。裝。玉。琢。一。般。涵。春。師。弟。掩。上。車。簾。花。三。跨。著。車。轅。向。那。三。岔。路。邊。前。進。不。道。一。

枝○響○箭○迎○面○而○來○花○三○叫○聲○不○好○跳○下○車○來○叫○車○夫○把○車○退○後○停○著○向○車○內○除○下○弓○箭○袋○內○取○出○金○鏢○須○臬○之○間○只○見○三○匹○馬○追○風○逐○電○而○來○爲○首○的○同○花○三○答○話○花○三○不○慌○不○忙○飛○去○一○鏢○早○中○了○馬○的○左○眼○那○馬○負○痛○一○掀○幾○平○將○爲○首○的○跌○下○花○三○趁○此○時○間○又○是○一○鏢○爲○首○的○將○頭○一○側○却○射○在○後○面○的○人○肩○上○花○三○躍○上○車○頂○拈○弓○搭○箭○颼○颼○的○接○二○連○三○射○去○那○邊○只○有○招○架○的○能○耐○沒○有○反○攻○的○身○手○況○且○三○馬○三○人○已○傷○了○一○人○一○馬○那○邊○料○是○勁○敵○便○撥○轉○馬○頭○走○了○花○三○並○不○追○趕○揚○著○鞭○子○叫○車○夫○速○行○涵○春○嚇○得○口○都○不○開○還○是○公○子○問○長○問○短○花○三○道○這○種○毛○賊○看○得○師○爺○老○了○公○子○又○小○我○並○不○是○鏢○行○夥○計○所○以○敢○來○嘗○試○我○不○傷○他○性○命○算○是○便○宜○他○了○從○此○平○安○無○事○已○近○江○南○涵○春○家○住○常○州○滿○望○程○子○山○妻○候○門○迎○接○誰○知○尋○到○故○里○已○是○門○楣○赫○奕○氣○象○一○新○剛○剛○走○入○中○庭○早○從○屏○後○擁○出○一○羣○人○來○老○的○少○的○長○的○短○的○都○是○綺○羅○被○體○珠○翠○盈○頭○就○中○只○認○得○鴻○案○舊○人○兩○鬢○已○經○頽○白○其○餘○真○要○見○不○相○識○問○客○何○來○了○王○夫○人○一○指○點○說○這○是○媳○婦○這○是○女○兒○大○家○喜○喜○歡○歡○次○第○拜○見○涵○春○也○不○知○何○情○得○此○後○來○纔○知○是○年○大○將○軍○的○所○賜○究○揣○摩○不○出○優○待○的○緣○由○涵○春○叫○年○公○子○進○來○見○了○師○母○花○三○也○叩○過○師○太○太○就○在○書○房○下○榻○次○早○晨○餐○的○時○候○公○子○呈○出○一○封○信○來○涵○春○見○是○羹○堯○所○寫○便○拆○視○道○羹○堯○不○德○辜○負○國○恩○種○戮○韓○烹○料○不○旋○踵○豚○犬○委○贖○已○久○破○巢○料○無○完○卵○幼○子○爲○七○妾○所○出○得○侍

第二十一回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錦簇花園尹衙催合卷

四六

函○丈○或○冀○有○成○宗○祏○一○線○之○延○全○恃○乎○此○先○生○古○道○度○能○久○庇○若○許○寄○名○膝○下○易○姓○太○原○則○數○罟○細○鱗○可○菽○當○途○耳○目○也○花○三○向○侍○七○妾○迷○離○撲○朔○本○是○女○身○先○生○留○備○衾○裯○幼○子○亦○有○覆○翼○臨○穎○垂○涕○伏○惟○垂○察○

涵春聞能將信遞與公子。公子看一行泣一行。不知不覺跪在涵春面前。涵春應該以德報德。王夫人知道這個玄妙。先將花三改了裝。留在身伴。慢慢勸涵春納爲簾室。上上下下稱他花姨娘。涵春從此安居樂業。只探聽大將軍的近狀。不到幾時。降了杭州將軍。一連十八級。降到城守尉。終究羅織了九十二大罪。賜令自盡。涵春將公子改姓了王。只是那名有別。如今還說常州延年郡王姓。便是羹堯後人呢。羹堯既經伏法。又去擺布隆科多。各省督撫換了李衛。田文鏡幾個人。都不是科甲出身。只有尹秦的兒子尹繼善。係雍正元年進士。六年之間。已由翰林出爲江蘇巡撫。每遇奏對時際。雍正令其學李田所爲。並及鄂爾泰。繼善謂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宜學處多。臣亦不學其悞。雍正聽了。也覺得語語中肯。便調升雲貴總督。這繼善原是尹秦簾室徐氏所生。論到母以子貴。徐氏儘可請封。偏是尹秦家法森嚴。繼善出撫江蘇。徐氏還是青衣侍立。繼善格於父命。也不敢妄贊一辭。此次陛見回京。雍正忽然問汝母受封與否。繼善正欲陳奏。雍正道。止。朕知汝意。汝

庶出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即有旨。繼善拜謝下來。歸稟其父。尹泰非惟不喜。反致大怒。責備繼善道。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上欲以主命壓我耶。迫使受杖。連孔雀翎均墮地上。徐氏想到禍由己起。只得替兒子長跪請免。正在紛擾的未了。閹者來報有內監宮娥四人奉旨賞物。前來尹泰率領繼善。只好迎了出去。那宮娥傳旨要面見徐氏。代爲粧束。自有家人引導入內。宮娥見了徐氏。將暈衣翟菲獻了上去。並將徐氏扶在榻上。你也。茲服我也。祿飾重新梳了。雙叉寶髻。珠釵。瓔珞。垂被。滿面外面。王公的福晉。大臣的命婦。以及夫人格格。陸續而至。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把尹泰的衙門鬧熱得花團錦簇。兩個太監。更是七手八脚。督飭人夫。挂燈結綵。尹泰不知是何作用。又不好去問太監。太監口口聲聲是奉佛爺的旨。看看內外措置完備。又報滿漢內閣學生捧摺書到衙了。兩學士從中門而入。高呼有詔。尹相國泰同夫人徐氏尹總督繼善跪聽宣讀曰。

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

宣畢。便有宮娥扶起夫人南面坐定。尹相國一想。這真惡作劇了。丈夫拜婦人。此却何典。然又不敢違旨。只好聽憑太監引著拜了夫人。夫人驚欲起立。早被宮娥按住不能動彈。相國拜罷。仍由宮娥太監。

第二十一回

冰天雪窖年暮促歸帆

錦簇花團尹衙催合卷

四八

扶著二老紅氍毹上重行結褵合卷的儀注文官自王公親貴以至翰詹科道武官自步軍統領以至各級侍衛俱奉旨前來賀喜雍正特賜內府梨園爲兩老稱慶是晚華燈璀璨仙樂鏗鏘畫屏與銀燭齊輝檀板共金尊並奏這班福晉格格夫人命婦向徐夫人你我一觴我也一盞徐夫人年雖望六反弄得有點靦覷到是尹相國豁達大度杯到酒乾對著大衆道皇上的隆恩諸公的特寵爲著尹泰的家事簪裾袍笏踴躅一堂尹泰實在慚愧得很感激得很但尹泰衰齡七十崦嶽日暮紅不多時兒子繼善雖則忝縮疆符究竟閱歷不深升遷太驟皇上是英明不過的受恩愈重圖報愈難總要諸公顧念尹泰舊交隨時督教使繼善不墜家聲尹泰也無餘望了座中順承郡王錫保道相國福壽曼長令郎必相門出相鹽梅麴蘖正是公家世業呢夫人齊眉偕老尤在意中今日花燭重諧我等定要送入洞房讀了相國的定情詩明早纔可覆旨快請相國下筆罷諸人也衆口一詞尹泰無可推辭便匆匆寫了四絕道

象服笄珈出尙方輝煌第一拜雲章君恩爲寵臣家渥宮燭雙籠護洞房 畫堂深處鞦韆花枝重
鬪蛾眉亦入時寄語紅氍毹上立白頭是否舊丰姿 新婚酒罷倩孫扶不信郎君卽老夫角枕
錦衾資點綴命兒補繪合歡圖 望望銀河佇鵲橋紅情綠意此良宵爲卿道歎卿須記辜負香

家事早朝

請人看了詩稿一齊告辭。那些寶馬香車，仍是徐夫人歛衽相送。宮娥太監，一直將二老送歸寢室。纔肯回宮。次早尹泰、尹繼善、遞了謝恩摺子。張夫人按品大粧，要到宮中朝見皇太后、皇后。兩宮又賞了些珍物。繼善赴雲南本任去了。尹相國隨朝辦事，看得雍正阿其那一案，塞思黑一案，還有浙江汪景祺的隨筆之獄，江西查嗣庭的出題之獄，故御史謝濟世的注釋大學之獄，身戮家破，不一而足。未免心懷惴惴，還叫繼善安分供職，不要招尤速謗。累及老父。那朝中又你攻我擊，來集矢隆科多了。先革去一個太保銜，繼又革去尙書，遣他去辦理阿爾泰邊界事務。到得鞏間轉來，還有議政王大臣奏劾他私藏朱筆的罪，但是沒有確證，不能定他的案。正是

壁上幻蛇空有影

釜中功狗必須烹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寫有功的年羹堯如此，淒慘寫新進的尹繼善如此，炫赫更寫出一詭隨圓滑的尹泰，嚴於治家，巧於媚主，其褒貶在李衛、田文鏡、鄂爾泰、張玉書之外。

年羹堯無不臣之心，其驕蹇皆縱之使然，觀其對涵春一番話，與涵春一封書，羹堯囚洞，燭人情。

第二十二回 偷朱筆智激小杏奴 分白鏹硬證三蔭子 五〇

深明世故。至於金花三作伴。免却中途危險。於用人尤加人一等。

寫花三又與秦可兒。賽紅線不同。如一盤圍棋。處處是活著。處處是仙著也。若必按譜下子。殺風景矣。

徐氏以側室爲夫人。宜也。以側室爲夫人。而受夫拜。不特不情。抑且非禮。君既命之。臣亦遵之。此舉事事奉旨。雍正爲尹。秦乎爲尹。繼善乎卒。至謝恩者。謝恩回任者。回任尹氏父子。亦善處時局之變者。

清代十帝。除光宣入嗣外。其餘均非嫡出。乾隆欲立永璉。卒至中折。所謂端慧太子也。卽大僚顯宦。亦以庶出居什之六七。徐夫人齒德並著。福慧兼脩。於其賜封時。不得不加一倍寫法。更爲二十八回伏案。

第二十二回 偷朱筆智激小杏奴 分白鏹硬證三蔭子

上回說到隆科多被朝臣奏劾。說他私藏朱筆。不肯繳進。雍正派了順承郡王審訊。隆科多不肯承認。覆奏上去。雍正檢點隆科多所繳朱筆。已經完備。只差了暢春園侍疾的時候。一張朱筆。隆科多當做

金書鐵券是赦卿二十四死的確證所以不肯同繳雍正想此紙流傳在外總是授人以柄況且千秋萬歲後宣布出來又於君德子道都有關係急急要收回銷毀偏是隆科多左推右諉捏著不放雍正嚴旨催促那郡王到做了難人隆科多知道雍正手下有一班飛簷走壁兄弟防他要來偷竊把這張朱筆裝在一個小匣內秘密藏著只有他第三個妾接洽他進監的時候交代三妾說朝旨若有賜死消息便把這朱筆揭出來把大衆看看否則無論何人不得擅開此匣那郡王雖則知是隆科多確藏朱筆嚇又不受騙又不受如何定他的罪名這日審訊後歸邸正在納悶侍婢杏奴送上一瓊茶來這杏奴原是青海的俘虜發給功臣家爲奴的郡王福晉因他聰明得很便留在上房差遣他從小學就跳躍跌撲還有什麼輕身法子平時都叫他演著遊戲那琿側福晉格格沒有不喜歡他的便是郡王也在小婢裏面揀了幾個身體結實的叫他教授無事時如兩人相撲侑酒杏奴在這郡邸已經六七載了福晉要將他遣嫁他總說報恩纔去郡王這日看他送上茶來說道杏奴你報恩的機會到了杏奴便問何事郡王將隆科多的事說了一遍又道你能設偷出朱筆將隆科多就此結案不特爲主分憂並且爲國分憂我自然擡舉你杏奴道隆科多宅子不比淺房促屋知道他藏在何處呢況且輕輕一張紙袋裏可放衣裏可帶或者不藏在家裏亦說不定若是畏罪消毀不更無從查考嗎這個差

第二十二回

偷朱筆智激小杏奴

分白鏹硬證三蔭子

五二

使杏奴是幹不來的郡王道。你且進他的宅子試試看。偷不偷得出。都不怪你。杏奴道。王爺凡做事。必須萬無一失。纔可動手。若弄得畫虎類犬。不是徒著痕迹嗎。隆科多宅子裏。那有不防備到這個偷字。繳幸的事。杏奴實在不敢幹的。郡王聽他說得有理。然除却一個偷字。再無別法。再無別人。便伴曠道。哼。哼。你口口聲聲報恩。我纔差遣到你。不料你這也不肯。那也不肯。孟嘗君養士。還有鷄鳴狗盜。如今我養了你們。只是袖手旁觀。咳。畢竟是沒有能耐。纔把這些話來搪塞我的。杏奴最恨人家說他義氣。薄本館弱經郡王幾句話。一激他便道。王爺叫杏奴去便去。但要賞假七日。如不偷到朱筆。情甘伏罪。但是監中要將進出的人。嚴密搜檢。以防夾帶。郡王道。是了。你幹你的罷。杏奴一瞥而逝。先在隆科多宅子左近住著。打聽隆科多最寵愛的何人。最秘密的何地。漸漸有點眉目。他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換了丐女粧束。在隆科多宅前求乞。闖入再四驅逐。今日既去。明日又來。一傳兩。兩傳三。奴婢當做新聞。傳到內宅去了。隆夫人早經退老。家務都由三姨太管理。近日爲著隆科多案懸未結。心裏總不自在。聽得有這奇巧。又是女子。便叫侍婢帶他進宅來。杏兒蓬頭垢面。鶉衣百結。跟著侍婢從夾街中進了內室。瞥眼看見三姨太坐著抽烟。杏奴帶哭帶叫。撲了上去。道我的菩薩吓。把我尋著了。三姨太問道。你說什麼話。杏奴道。我是關外逃荒的父親母親都拆散了。跟了大隊難民進京。夢見一位白髮

婆婆指點我說正南方第幾條胡同第幾間府第有個觀音菩薩轉世的人救度你你災難就要滿了。我所以在宅前儘管候著果然得見菩薩菩薩大慈大悲總要收留我纔好三姨太笑道這不是傻子。囑我收留你回首叫侍婢帶他去梳頭淨面換件衣服再上來到得杏奴上去叩見已是容光煥發顯著那圓面大耳奕奕有點威武三姨太叫他在上房伺候杏奴鋪牀疊被煮茗添香都比他婢周到三姨太逐日必到盥中一輪這日下午歸來十分惶遽只是嗚嗚的泣杏奴料定事情愈逼愈緊了晚膳以後三姨太令諸婢早睡自己也關好房門諸婢趁此機會有的出去閒話了有的駒駒睡熟了杏奴有事在心從房門縫裏偷覷那三姨太三姨太正開開箱倒籠拿出一個小匣捧在牀上枕邊擺好撒撒鎖套套鑰匙杏奴暗想道這匣子輕得很內中怕就是朱筆嗎我出王邸已是六日不管他錯與不錯偷了這個匣子也好覆命了但急切不能下手只好耐心等著去偷覷兩次三姨太還是守著一直到將近五鼓纔見三姨太有點疲倦杏奴便揭起窗帘撬開窗格向枕邊取了匣子縱身欲跳三姨太已經驚醒叫聲有賊杏奴早趁著殘月從屋脊上越過兩三重了回到王邸郡王尚未早朝便將匣子呈上郡王扭破小鎖果然匣子裏有個封套封套裏有張朱筆寫道

著舅舅隆科多便宜行事成位在諸侯王上且恕九死

第二十二回

偷朱筆智激小杏奴

分白銀硬證三蔭子

五四

下署年月日姓名花押。郡王道：「難道你有這膽量，有這機智？現在第三個福晉出缺，便將你奏充罷。你要知道恩典，杏奴只得謝了。」郡王帶了朱筆上殿，雍正著實慰勉一番。郡王願便將立側福晉沙氏杏奴的話，奏明雍正，准諭宗人府注册。郡王退朝後，再審隆科多。隆科多已知朱筆被偷，便對郡王道：「我爲他人幹什麼事，來還想活嗎？」郡王會同三法司擬定斬立決罪名，奏了上去。忽然雍正下了一道恩旨道：

隆科多所犯四十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實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悞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爲奴。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桂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欽此。

隆科多既經禁錮，這些趁夥打劫的，我參田文鏡，你參鄂爾泰，他參李衛，那田鄂原是扳搖不動的，李衛這一本參得納賄鬻官，有憑有據，還指定李衛第十二個妾三蔭子，是過付三蔭子，是個揚州瘦馬。

出身年紀只有三七生得花嬌柳媚算是二十四橋的翹楚但他係生長北里閱歷甚深舞弄亦撻李衛在浙江巡撫任內本來只有十個姨太太他忽然揀了西湖岳王墳前一塊隙地要造起花祠廟來想把這些姨太太塑作花神自己塑在中間總司花令但十二月還缺兩個在蘇揚各購一妓湊足此數又將收房寵婢塑作閏月花神鳩工庀材一兩個月便落成了這花神廟中座一個男像左右三十三個女像都是星冠羽衣飄飄有凌雲之致手裏各人還捏著司月的花曲檻雕闌明窗淨几神龕外面挂著一副楹帖是

翠翠紅紅處處鶯鶯燕燕

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一塊橫匾寫著湖山春社李衛還帶著十二個姨太太畫船簫鼓在廟裏嬉春後來移督他省將姨太太一齊帶去其中要算三蔭子最爲得寵他弄的手脚也真不少若是李衛不肯他拉鬚子擰耳朵怒了又喜喜了又怒總要李衛答應纔罷這時李衛在總督任上三蔭子有個鄉親却是揚州鹽商保舉了候補知府尋著三蔭子這條門路想署一署事顯輝顯輝三蔭子居然索價二萬前途允許下來只等挂牌付款偏是李衛出外大閱去了到得回省接二連三的公事三蔭子無暇代求這晚懸籤押房

退出來。便赴三蔭子房裏。三蔭子爲著這事。自然格外逢迎。李衛正待上牀。三蔭子身邊掏出一張名條來。寫著二品銜候補知府黃日照。求大人恩委署缺。李衛一看道。你得他多少銀子。這人是有名的。鑽營好手。我正要參他呢。三蔭子道。這是我表兄。看我面上調劑他一個缺嗎。李衛道。這却應承不來。這種人。我怎樣交代。藩司呢。三蔭子道。我嫁了你做總督的丈夫。連娘家的親眷。不肯擡舉一點。我何面目見人呢。言罷。便滾下淚珠來了。李衛道。不要哭。再想法罷。三蔭子逼著李衛三日內要回信。李衛無可如何。叫藩司委了一個簡缺。三蔭子二萬頭到手了。不道這知府急於撈本。添了許多意外收入。屬員被他剝削。不過到省時。稟明總督李衛。是外強內荏的。下了一道通札。叫屬員廉潔奉公。這知府認定有三蔭子的靠傍。毫不知改。弄到聲名狼藉。藩司只好將他撤任了。那知府想到二萬紋銀。只做了半年知府。太覺喫虧。便託原經手來找三蔭子。這消息早傳到一斑同僚耳朶裏。沸沸揚揚。御史便聞風彈劾。雍正知道這是不能留中的一面。叫李衛明白回奏。一面欽派大員馳驛前往查辦。李衛料定雍正的脾氣。是最忌飾說的。把該知府如何行賄侍妾。三蔭子如何求情。一五一十奏將上去。後面還說道。臣解職在署。聽候查辦。那欽差早已到省了。先傳藩司問話。然後命藩司護理督篆。李衛照覆奏的話。遞了親供。並將三蔭子交案聽審。說犯官准情是實。得賄是虛。究竟賄事有無及賄款多

少須該知府與三蔭子當堂證實。欽差想到李衛是雍正心腹不好。十二分認真。研鞫將錯就錯。把知府當做三蔭子。表兄說道。三蔭子嫁李衛時候。該知府曾送奩貲二萬。到得該知府候補到省。三蔭子爲酬報起見。求李衛將該知府拔委李衛。曾札藩司審查資格。與署事頗相符合。是以照例委任。該知府才不勝職。李衛已經撤省。是李衛雖顧私情。未恃公事。惟不知遠嫌。拒絕應實。降二級調用。該知府自恃豪富。輒以白鏹誘人入罪。殊屬卑鄙。無恥。應行革職。三蔭子身爲貴妾。爲私親代求。差缺亦屬不應。爲而爲姑念女流。交李衛嚴加管束。紋銀二萬兩。既係奩貲。並非賄款。免其交出。充公。欽差合銜具奏。雍正自然照准。把李衛改了革職留任。還說李衛事雖有據。心實無他。一場大大的風波。消弭得泯然無迹。總算晦氣了這個知府錢也。花了官也革了。李衛過了半年三月。早經銷去處分。到是三蔭子受此打劫。防得幾個姊妹們嘲笑他。他弄的錢已儘數了。借著歸甯別了。李衛揚州去了。李衛此番雖沒有損失。總是一個痕迹。從此格外謹慎。與田鄂果然鼎足而三呢。雍正除了年隆。仗著田鄂及李。好做幾年太平天子。偏有一個孝女何玉鳳。爲著老父被害。冤抑陳明年羹堯罪狀。來求昭雪。雍正將何

孝女連同奏疏發交順天府尹核覆。正是

但願覆盆昭日月
不辭伏闕試雷霆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杏奴亦一俠女。又是另樣寫法。看他對郡王一番慷慨的話。使人不得不服其周密。對三姨太一番哀憐的話。使人不能不服其機智。此等人出自回種。出自女子。真令中國男郎愧死。

隆科多仗著一張朱筆。以為交與三姨太萬無一失。不料即由三姨太手中被人偷去。此雖杏奴之聰明。亦由三姨太之疏忽。傳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隆科多有焉。

三蔭子活畫一個驕寵潑辣的人。李衛受制已久。便事事隨他操縱。觀其稱某知府曰表兄。稱李衛曰丈夫。冒名僭位。李衛全然罔覺。吾怖三蔭子。吾笑李衛。

三蔭子事前毅然求情。臨事慨然對簿。事後飄然請行。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然雍正英主。李衛名臣。猶不免此而況其他。

欽差廻護李衛。不得不廻護三蔭子。僅以管束二字了之。所謂投鼠忌器也。蓋認三蔭子為賄款。則李衛不止降級矣。革小不革大。失出不失入。乃清代查辦通病。是以明明揭破。非祇三蔭子一案而已。

第二十三回

何女變真名窮棲山谷

呂娘賣舊恨遠涉江湖

上回說到何玉鳳上疏認冤。發交順天府尹核覆。這時年羹堯伏法久了。何玉鳳爲什麼還要舊事重提呢。因爲何玉鳳同母親佟氏都是發往黑龍江給披甲爲奴的罪人。他的父親單名一個煥字。曾經做過山西挂印總兵。羹堯平定青海的時候。這總兵便隸屬羹堯部下。何總兵原是漢軍世族。並無子嗣。只有一個女兒。是夢見白鳳投懷產生下來的。所以叫做玉鳳。玉鳳姿質聰敏。性情統爽。自幼不喜女紅鍼黹。只是舞刀弄棍。習些武事。何總兵看他生有神力。便將家傳的一張鐵胎彈弓。授與玉鳳。能發在百步之外。百發百中。羹堯知道何總兵有這個女兒。要想收爲己用。況且何總兵有謀有勇。不下岳鍾琦這班人物。若果同他結成秦晉。將來也好輔助一臂。主意已定。便派兩個文案。託他到何總兵署內。向何總兵求親。要將他女郎玉鳳配與次子年富爲室。羹堯固然封到公爵了。年富也是男爵。料定這小小總兵。一聞此信。自至將女兒獻上。未誰知這何總兵是有膽識有氣節的。看得羹堯驕暴。將來必不令終。若同他通了婚姻。現在雖則是陞官拜爵的機會。誠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真悔之不及了。兩個文案見過何總兵。說道。大將軍的意旨。想費總兵不至違悖的。大將軍的寵愛。想費總兵無不感激的。請費總兵寫好庚帖。使我等可以覆命。這杯喜酒是穩喫的了。何總兵道。承大將軍的垂青。二位的下降。爲小女談這親事。這樣親家的門第。郎君的勳貴。何煥那有不允從的道理。只是小女

前年已經受聘了。還求二位垂諒。婉復大將軍弗罪。這本是何總兵辭婚的權詞。那兩個文案。居然認起真來。一定要問訂的是那一家。何總兵急切不知所對。想到同旗的摯交安學海。他有个兒子安驥。品貌學問與玉鳳可以作配。使用安家抵擋一下罷了。便道是漢軍旗安家河工知縣安學海的兒子。兩個文案料定難以挽回。討了這個沒趣。妝妝點點去告訴羹堯。羹堯道這到不怪何煥一家女兒。怎受兩家茶呢。只要滅了安家。不怕他女兒飛上天去。便密囑河督談爾音。令他擺佈知縣安學海。這總督要尋知縣的事。自然易如反掌。不到幾時。安學海果然官也革了。家也破了。羹堯再叫兩個文案問何總兵。聲說前議。並道安家一歷不振。仗著大將軍的勢力。儘可退婚。貴總兵也以見幾爲是。何總兵聽了這話。說道何煥索性慝直不肯以貴賤易交。便是安驥有什麼不測也。叫小女守貞一世。還請大將軍另求賢淑。嗎兩個文案拂袖便走。對著羹堯自沒好話。何總兵也知道惹禍。密令老妻帶著玉鳳回京。並專差到河南監中去探望安學海。信中寫明始末。決將玉鳳定與安驥。部署既定。專差已經出發了。佟氏同玉鳳尙是戀戀不捨。忽然何煥奉到將軍府札道。

總兵何煥前在青海隨征案內。經參將王隆都司郝華合詞呈稱冒功扣餉等情。並指文案委員馬德飛爲證。當即派員密查。事皆有據。曾經奏請暫行革職歸案。訊辦爲此。扎到該革弁。即將統

領各營糧械。即日交卸。以便赴質。仰卽遵照。毋違。切切。

何總兵一看說大禍到了。進內告訴妻女。換了青衣小帽。出來待罪。一面預備點交。便對玉鳳道。我是死定了。你們快走。不要打在一窩裏。如今應該避過急難。女孩兒家不必靠著一點小技妄想報仇。你只要歸到安家。使你母有個倚靠。我死也瞑目了。玉鳳一場大哭。跟了母親。背了彈弓。一溜煙逃出京來了。何總兵本是交營務處審訊的原告證人。都是從前警敵。被他一口咬定。問官竟用起嚴刑來。可憐何總兵極口呼冤。那鐵骨銅筋。已挫折得不堪狼狽了。羹堯等不到畫供。奏請正法。妻女發黑龍江披甲爲奴。何總兵竟成了莫須有的慘獄。到得去挈妻女。早經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呢。修氏帶了玉鳳。從陝西想到北京。剛剛過得河南。已聽見何總兵消息。玉鳳道。各省要通緝我母女了。我們只好到深山窮谷裏躲避。躲避母親也說不得真姓名了。女兒便改名十三妹。罷修氏道。我是老了。不如跟了你父親去得好。你還得去尋安家。他總收留你的。茫茫大地。藐藐孤身。躲避到那裏去呢。便算有了躲避的地方。這些衣食從那裏來呢。玉鳳道。母親不必著急。女兒自有山谷安頓母親的。若怕衣食無著。女兒仗著這張彈弓。自有那無主的錢財。把母親使用。母親安穩住著。女兒去去就來。修氏道。你不要再惹禍了。玉鳳道。女兒理會的。不到三五刻工夫。早見玉鳳帶著一男一女進來。叫聲何太太。請他同進。

山去。修氏子細一看，一個男的認得是玉鳳乳母的女婿，叫做褚一官。一個女的到也花枝招展，粉白脂紅，却認不得那個。玉鳳對修氏道：「從前女兒聽乳母說，他女兒死了，女婿褚一官入贅在河南地方。什麼青雲山，什麼二十八棵紅柳樹，姓鄧的家裏主人鄧九公是個保鏢的，出身年紀大了，退在莊裏居住。大大有點俠名。我昨日問還店主人，知道青雲山便在前面，鄧九公他也知道，所以女兒去尋這九公的，他果然一口應承，叫這鄧家姊妹同褚一官來迎接你的。」修氏便問褚一官：「你岳母那裏去了？」一官說：「跟著岳父在北京安家。玉鳳只催著修氏起行，到了鄧家莊，見了鄧九公，將修氏在青雲山安排好了一切，都由九公保護著玉鳳往來豫魯一帶，總想報復羹堯，不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羹堯竟名敗身死了。玉鳳吐出這口氣，又想把父親掙回那口氣，同了褚一官來到北京，訪著安學海，那安學海已經少年科第，供職詞館了。安學海在河南監裏，早接了何總兵的信，已認了玉鳳這段姻事。如今想想舊友，看看新息，不得不替他出力，便叫安驥代玉鳳繕成疏稿，託都察院遞了上去。疏中說：先臣如何觸怒羹堯，如何設計罪女埋首草野，得見天日，願賜先臣昭雪，以慰幽魂。順天府尹奉旨查核時，有與何總兵同僚同旗幾個人，遞了公呈作證。府尹復奏上去，雍正准其復官賜卹。玉鳳大事已畢，回到青雲山。修氏已經彌留了。玉鳳雖然孝服在身，安家却不肯放他孤身在外，過了百日，按照旗禮，便與

安驥結婚。從此不稱十三妹了。偏是燕北閒人編什麼兒女英雄傳。要能仁寺殺人。尹先生弔喪。這樣繞道兒。要知道玉鳳同安驥的因緣。何總兵與安家是早有成約的。這年是雍正十二年。安驥已由編脩開坊。署理國子監祭酒。忽然奉旨頒給監生大義覺迷錄各一部。各監生例由祭酒領銜謝恩。雍正還嚴諭祭酒。說道會靜張熙這案。就此結束。諸生不可再爲呂留良謬說所誤。人人知道呂留良是雍正八年劉屍梟示的。他是浙江石門縣人氏。清朝也進過秀才。兒子呂葆中也點過鼎甲。然是明朝的遺民。文字中不免有點寄託。說道怎樣背違。怎樣怨望。却也並無實據。雍正上諭中說他因考試劣等。憤棄青衿。追思前代深怨本朝。這幾句話。還是故入人罪呢。不過所著的文集詩集及日記等。却是刊刻及印刷的多種。門人嚴鴻達等。輾轉傳播。弄得淄澠莫辨。涇渭難分。這愈演愈奇的會靜張熙諸人。敢向岳鍾琪衙門呈遞書信。說出尊中國攘夷狄的話頭。鍾琪看張熙一個秀才。如何有這樣大膽。追究主謀。卻是會靜。追究附和。卻是嚴鴻達諸人。追究學說。却是呂留良父子。鍾琪知道案情重大。便原原本本上了一疏。連問同信黏附在內。一面拿獲會靜。同張熙解進京去。雍正偏偏令人不測。說會靜張熙因被惑。訛言加恩釋放。只坐了呂留良一家首逆。那八年十二年的上諭說道。

刑部衙門議奏呂留良應劉屍梟示財產入官。伊子呂葆中會叨仕籍。世惡相濟。前此一念和尙。

第二十三回

何女變真名窮棲山谷

呂娘賣舊恨遠涉江湖

六四

謀叛案內連及呂葆中逆迹彰著亦應剝屍梟示呂毅中應擬斬立決伊子孫並兄弟伯叔兄弟之子及妻妾等應行文該督查明按律完結

雍正對這呂氏要算得巢無完卵網無纖鱗了那知葆中有個小女四娘一向寄住外家卻沒有走入旋渦裏面四娘雖則年輕力弱却是有些大志的人想這祖父不共的大仇那肯輕輕放過但區區一個女子要想走到皇宮裏面恐怕做蒼蠅蚊子也難飛進四娘道鐵桿磨成鍼只要工夫深我從今飄泊江湖不報仇誓不回来了四娘這面如此哀憤如此悲痛雍正只道有這大義覺迷錄宣示海內可以坐定呂留良罪狀沒有人敢來翻案的四娘離了石門地方慣與女尼女冠結個相識後來天目山拜了賽紅線爲師飛劍飛鏢算得有些門徑終究嫌自己本領有限不能成怎樣大事辭了賽紅線一路遨遊大江南北認得了白秦官甘鳳池一班人領袖的卻是一個和尚稱爲八俠獨有這和尚自恃無敵肆意淫暴被七人協力殲除七人也就此分散四娘賣著舊恨爲的是宮中路徑不熟仍舊徘徊都下不能發難又知道雍正血滴子的利害深恐機事不密徒然喪身只扮了賣解的女子在逛廟的時候趕集四娘面目姣好技藝嫻熟自有這班捧場的替他敲鑼敲鼓開場收場四娘銀錢是極散漫的終日朝出暮歸在場上滾缸走繩這纖纖蓮瓣已是泥人欲醉了這日又是廟市各邸福晉格格也

聚集在賣解地方觀看。一齣纔畢，便有一個貴婦，傳呼四娘問話。絮絮叨叨了好一會。四娘招呼手下的人收拾場面，跟著那貴婦去了。旁邊認識的人說：這是果親王允禮的側福晉，他的格格也在那裏。練武呢，想是邀他去做教師了。從此沒有這賣解的女子，不到幾個月，雍正便暴疾賓天了。傳說這賣天的下午，還與王公大臣議事，那知不到一夜，竟棄臣民而去。鄂爾泰張廷玉奉了遺詔出來，大衆問皇上是什麼病，晏駕的他總模模糊糊說不出，所以最奇的宮中傳出懿旨，說宮女四兒偷竊物件，乘輿潛遁，著步軍統領衙門暨五城嚴緝務獲，並有畫影圖形，此諭傳徧京城。那圖形認識是賣解女子，有人說四娘四字如同純陽稱，回道人一般，曾記我於癸丑年，在民強報館做的百首清宮詞內，中有一首道：

重重寒氣逼樓臺，深鎖宮門喚不開。
寶劍革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

這事是賽紅線幫助四娘的四娘，跟著賽紅線回到天目山去了。這裏顧命大臣鄂爾泰張廷玉幫著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料理喪事，遵著正大光明匾額後，匣內諭旨，以四阿哥寶親王嗣位，改元乾隆。乾隆自然比雍正寬大許多，凡宗室被禁的一概釋放，允禩允禩固然復爵，連阿其那塞思黑都准收回玉牒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鄂爾泰張廷玉雖是當朝首相，知道乾隆另有一番作用，況且雍正的

第二十三回

何女變真名窮棲山谷

呂娘賣舊恨遠涉江湖

六六

詞科尙未廷試看看乾隆風色最寵的是紀昀畢沅諸人紀昀號叫曉嵐籍隸河間與乾隆最相契合只是漏洩南淮運使密查一案國法無私君恩尙在加恩發往烏魯木齊去了正是

金殿玉堂投筆後

黃沙白草荷戈初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年羹堯爲著求婚不過傾安學海戮何煥猜忌暴橫至此已極其不獲令終宜也何煥見幾既早立志尤堅雖負奇冤終邀曠典天心豈眞夢夢哉

玉鳳改名十三妹不過往來豫魯時用之看他訪鄧九公何等精細訪安學海何等倜儻小女子能這樣周到圓滿不當僅以俠字目之

燕北閒人所著或謂出於兩人手筆以玉鳳歸安後歆羨富貴狎暱兒女與前迥異余謂小說點綴何嘗無之惟安學海爲子娶張再爲娶何且不與玉鳳父母接洽均其疏漏處總之玉鳳確有其人歸安亦有其事惟燕北閒人多畫蛇足而已

何玉鳳爲報仇呂四娘亦爲報仇玉鳳終究不報而報四娘終究報而不報何也四娘雖報當時不敢認爲已報也後世不敢信爲已報也然寫其學技寫其入京寫其賣解艱苦卓絕不圖得之

女子雖曰報而不報亦可云不報而報已。

留良之禍全出羅織故四娘仇之全無疏漏故四娘仇之有江湖上之四娘卽有山谷中之四娘天矯變化仙乎仙乎。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紅綃被盜秋帆遺崑崙

上回說到紀曉嵐爲著洩漏機事革職遣戍曉嵐本是滑稽不過的人因爲親家在兩淮運使任上得了查封的嚴譴他密遣幹僕帶了一個無字的信封裝了一封的茶葉倍道趕到揚州去通知親家親家到也乖覺將重要物件一概寄頓開了到得江督奉旨派員查鈔只有點箱籠衣具毫無金寶存儲知道有人走風了提了僕役嚴訊供出北京紀家有人前來下書及至查究書中的話語只有一個空封一撮茶葉江督據實奏聞乾隆便召曉嵐詰問曉嵐也不諱飾碰頭認罪乾隆道這是何意曉嵐奏道茶葉者查也信封者封也乾隆道你弄得好玄虛你同親家要好你同他一併出口能曉嵐謝恩下來自有一班門生故吏前來慰藉曉嵐到也毫不芥蒂歸家去收拾些琴書古玩帶了侍姬明玕玉臺兩人起行有人替他祖餞曉嵐道譬如出趨遠差罷了內中有個同寅會測字的叫曉嵐隨口報字以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紅綃被盜秋帆遺崑崙

六八

卜休咎曉嵐說一口字那同寅道口字加尹爲君加刀爲召君命相召必賜環也且口字似四非四此行殆不滿四年乎曉嵐笑了一笑次晨便隨差上道出得居庸關來一片黃沙大漠衰草垂楊迥不似首都的富麗那明玕玉臺是錦衣玉食中出來的一路餐風宿露已有點不舒服了况且又有差官奉著憑限按站催促不許停頓又是涼秋九月的時候塞外已有積雪車裏披了大氅還是寒風砭骨明玕先支持不住幸有玉臺替他稱藥量水總算勉強到了烏魯木齊曉嵐照例報到這辦事大臣正是從前大學士溫公一向敬慕曉嵐便委了曉嵐一個文案差使又叫他搬了家眷在衙門裏住不料烏魯木齊地方不但鮮魚活蟹通年不能見面就是黃茄紫莧也爲著地土礮瘠滋長不來早餐是羊肉炒蘇菇晚餐是蘇菇拌羊肉明玕是有病的人如何受得起這般苦楚住的雖然是座衙門蘆簾板屋四面透風一陣雪花轉瞬便結成冰塊房裏燒的是火炕煤也沒有炭也沒有用的是焙乾馬糞烟熏謎日夾著一股怪氣息連一個好醫生都請不出來好藥料都配不出來明玕懨懨瘦骨已不盈把連一盞清茶都咽不下去弄得玉臺也啾啾唧唧磨折出病來了曉嵐聞著無聊總勸他們耐心等待著一到春氣透發明玕肝木上騰又添了終朝咳嗽始而是痰繼而是血偏遇著正月十五流官激變以至昌吉大亂曉嵐隨著溫公出征去了幸虧千總劉德勳平得快溫公布置善後解散脅從山八百里加

緊捷報。奏了進去。乾隆賞了曉嵐六品頂戴。仍著留臺辦事。這時已經歸住烏魯木齊。三四月的天氣。明珩稍能起坐。玉臺又爲著水土不服。漸患腹疾。曉嵐對了一對病姬。真是愛莫能助。衙門內有個筆帖式。說道這裏的風俗。用醫不如用巫。曉嵐便託他去請巫師。前來禳解。是晚由筆帖式帶了巫師。來到曉嵐住所。曉嵐一望。原來三十餘歲的中年婦人。向曉嵐取了一枝筆。開出一張單子。什麼香吓。燭吓。紙錢吓。牲醴吓。鎖吓。錢吓。寶劍吓。約定明晚作法。叫曉嵐陪到病人房裏去。約略一看。說道明珩是餓鬼求食。由幾千里外跟來的。玉臺是木魅作祟。他還有惡夢呢。曉嵐半疑半信。看他有何異術。等到次日薄暮。那巫師換了粧束。上下玄衣玄裳。高髻利屣。還用著玄布紫額。走進門來。然香點燭。陳牲設醴。用著一縷紅繩子。穿了本命錢。甩在鎖上。他便仗著寶劍口中念念有詞。跳一回舞。一回越。跳越高。越舞越急。或撐雙手。或翹一足。約莫有一時光。景燭光漸黯。香烟漸濃。巫師亦連連呵欠。故作疲倦的態。度曉嵐也莫明其妙。只聽見巫師大呼道。我乃當方土神也。查得明珩身畔有餓鬼。劉三王七。只要大施法。食病卽痊了。玉臺是桂將軍。想他作妾。非上表求他赦免。不可。本土神廟裏。要焚餉十萬。當爲保護。言罷。巫師又連連呵欠。算是醒了。曉嵐是讀書明理的人。料定是詭言惑衆。那明珩玉臺兩個人。說得活靈活現。怎樣打寒噤。怎樣夢魔。曉嵐拗他們不過。只得一一遵命。三日和尚。四日道士。上天表。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紅綉被盜秋帆遺崑崙

七〇

解星宿拜懺放餓口鬧得七顛八倒明玕的病格外厲害了他本有一個小女纔能牙牙學語明玕知道疾不可爲便將小照交親其女並口占一詩道

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

曉嵐看得明玕已是燈燼油乾奄奄一息便叫玉臺掙扎起來料理後事又匆匆到溫公那邊去了是晚得著赦回的諭旨並賞還編脩溫公又賞了宮傅銜忙著謝恩摺子不能歸宅夜間恍惚夢見明玕不意壁間銅瓶墮地一悸而醒次早趕緊往告消息博他一喜仍是昏昏若睡玉臺道明姊說昨宵似見主人忽有大聲若雷至今尙是惴惴曉嵐道我亦夢之他生魂已離不可救矣明玕張日向曉嵐一顧含淚而逝曉嵐念他隨行萬里扶病登程現在已有歸期他竟遽然但化青燐飛血紫玉成烟曉嵐便撫棺痛哭了一番在那遺照上題著二絕道

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到死春蠶尙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恰記銅瓶墮地時

又將他的經過事實纂入筆記道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玕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

類小家女。常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爲田家婦。高門華族，亦必不以我爲婦。或者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嘗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夫人曰：聞汝自願爲媵，媵亦殊不易爲。歛衽對曰：惟不願爲媵，故難爲耳。旣願爲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卒時年僅三十耳。

明玕的遺櫬，暫停僧寺。將所有文書章奏，曉嵐一一交代。溫公預備長車入關，曉嵐帶著一妾一女一棺一僕，迤邐進了京城。請安召對，今在四庫館纂脩上行走。明玕的樞，叫女兒伴著回藉。這裏又納了一兩個妾，前前後後不止十二金釵。這是乾隆全盛時代京官的妾，莫多於紀曉嵐。外官的妾，莫多於畢秋帆。這秋帆更是風流不羈的人物。他原籍原是江蘇鎮洋，却一直在京中處館。所有服裝衣履，都是伶人琴言接濟他的。到得秋帆狀元及第，琴言還稱他做狀元夫人。不到十年，已拜陝西巡撫的官階。秋帆深知寒酸况味，凡有一技一藝的，無不搜羅幕下。那孫淵如、洪稚存這一班名士，尤其禮隆幣重，待作上賓。每年更提出積俸萬金，遍惠貧窶。實是宋牧仲後的一人。平時詩酒遨遊，一部笙歌，並不迴避羣客。湖嘲髯職舉座粲然。秋帆尤喜積聚古書，宋槧元刊，往往愛不釋手。有時中宵校勘，竟不歸。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紅綉被盜秋帆遺崑崙

七二

房○這○班○列○屋○而○居○的○春○月○秋○花○那○裏○肯○等○閒○度○卻○目○成○心○許○難○免○各○有○知○音○秋○帆○不○癡○不○聾○難○作○家○翁○料○定○此○輩○女○流○見○色○色○好○見○財○財○好○誰○能○防○籛○得○許○多○只○要○面○前○清○清○白○白○不○留○痕○迹○也○就○罷○了○畢○夫○人○更○不○來○管○這○等○閒○事○妍○的○媼○的○長○的○矮○的○他○總○對○待○得○和○顏○悅○色○從○沒○有○一○點○妬○忌○秋○帆○喜○得○無○拘○無○束○把○那○開○花○野○草○都○捧○上○玉○宇○瓊○樓○這○班○人○不○但○不○感○激○你○擡○舉○他○反○要○埋○怨○你○冷○落○他○這○個○道○主○人○年○也○老○了○那○裏○養○贖○得○到○底○那○個○道○主○人○寵○也○多○了○那○裏○歡○愛○得○到○底○起○初○不○過○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弄○到○後○來○少○年○幕○客○竟○帶○了○侍○姬○雙○飛○而○去○了○秋○帆○想○著○這○幕○客○馬○工○枚○速○確○是○有○用○的○材○料○那○侍○姬○來○不○數○月○只○在○宴○會○上○與○幕○客○見○過○一○二○次○居○然○靈○犀○互○逗○彩○鳳○相○隨○這○不○是○崑○崙○奴○盜○紅○綉○的○手○段○嗎○料○想○走○亦○不○遠○便○喚○得○力○武○弁○飛○騎○追○獲○取○那○兩○顆○首○級○覆○命○武○弁○領○了○一○口○刀○正○要○出○去○畢○夫○人○走○進○籤○押○房○來○指○著○秋○帆○道○老○爺○你○太○不○達○了○此○種○侍○姬○來○也○不○增○去○也○不○減○他○既○然○不○願○居○此○天○空○海○闊○任○他○去○罷○況○且○這○事○也○算○不○得○家○醜○老○爺○弄○這○班○侍○姬○未○必○個○個○想○他○三○貞○九○烈○的○他○只○是○躡○躡○他○的○身○體○老○爺○何○嘗○關○礙○你○的○名○譽○這○幕○客○更○不○必○追○究○了○他○兩○人○一○無○所○有○未○嘗○取○你○一○草○一○木○何○必○造○孽○使○他○駢○首○受○戮○呢○秋○帆○哈○哈○大○笑○道○夫○人○言○之○成○理○我○也○恍○然○大○悟○了○便○在○桌○上○提○起○筆○來○疏○疏○落○落○寫○著○幾○行○道○

執事有桑中之喜。竟學申公巫臣竊妻以逃。若能早爲我言。此等無主名花。儘可移根而去也。惟聞瀕行倉猝。襖被相偕。計亦左矣。白金三百。聊壯行色。後會有期。各宜努力。

寫罷便收回武弁的刀。取銀三百兩。連同這信。必須追給武弁匆匆走了。夫人又對秋帆道。老爺署內。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要算得門迎珠履。三千客屏。列金釵十二行了。這些表章賢路。潤色儒林的事。封疆大臣。應該提倡的。妾身何敢相阻。只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老爺官居極品。位高責重。設或稍有蹉跌。自問何恃不恐。所以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苦苦認真呢。俗語說得好。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老爺總須從腳踏實地。做去。不要純盜虛聲了。如今在任一日。這些經師騷客。奕叟琴仙。自然接踵而來。分嘗這鼎中一瓣。若使飄然解組。恐怕梧桐風倒。都如勞燕分飛。老爺你是聰敏。不過明白。不過的。妾身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鑒於今日這件事。膽敢參贊一二。秋帆聽了。終覺不以爲然。畢夫人也無可如何。到得第二日。武弁回署。呈上復信。說沐恩追到十里外一家客寓裏。纔得找著他。倆見了沐恩。驚慌得很。見了大帥的信。同銀子。又感激得很。寫了一封回信。賞了沐恩四兩銀子。還留了沐恩一宿。說道。有此盤費。上京求趕功名去了。秋帆拆看復信道。

紅拂私奔李景武。越公不加罪。隴已屬萬幸。何圖慨賜厚贖。雪中之炭。能不訝然。秋間就試京兆。

第二十四回

紫玉成烟曉嵐哭沙漠

紅綃被盜秋帆遺崑崙

七四

倘有寸進誓必相報。雀環蛇珠惟力是視。統維垂察不盡欲言。

秋帆也並不在意。那知爲了川陝軍餉。身後還得了查鈔的處分。虧那幕客暗中斡旋。秋帆猶留了一點財產。這是後話。那川陝的兵事。秋帆也算得鞠躬盡瘁了。只是遇著這嘉勇貝子福康安。比從前年羹堯還要驕縱。他只仗著椒房聲勢。往往坐收成效。這些督撫官兒。沒有在他眼裏。西事平定以後。督蜀督滇。異常炫赫。那時安南國。尙是清藩乾隆傳諭福康安。叫國王阮光平前來朝覲。福康安接到此旨。驀然一驚。正是

漢代使符初出塞

周家王會待成圖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曉嵐秋帆都是深於情者。曉嵐以有情爲情。故哭明玕。秋帆以無情爲情。故欲殺侍嫵。及畢夫人一言點破。遺弁贈金。留此不盡之情。故此回純是言情文字。

明玕是柔婉女子。又是慧黠女子。觀其對馬夫人一番話。對其姊一番話。對曉嵐一番語。疏疏爽爽。明明白白。曉嵐值得一哭。

秋帆開閣延賓。輸金養士。固是美舉。卻被畢夫人一眼覷破。一言道出。所謂不測風雲。旦夕禍福。

也。至於嬖侍羅列。笙歌自隨。空穴來風。尤不能專責幕客。

秋帆侍嬖。不名不姓。不出身。不藉貫。不事實。但有來不數月。見不二次。兩句說這侍嬖何其略。耶曰。畫家於繁花密葉中。著一兩筆淡遠。文家於駢四儷六中。著一兩行疏散。均有佳趣。此亦猶是也。願讀者知之。

明玕是主。玉臺是賓。故寫明玕多。寫玉臺少。侍嬖是主。畢夫人是賓。反寫畢夫人多。寫侍嬖少。何歟。曰。明玕自明玕。玉臺自玉臺。故不能喧賓奪主。若畢夫人之言。均爲侍嬖所發。寫畢夫人。卽寫侍嬖也。以賓代主。尙何閒然。

第二十五回

嘉勇貝子闡令先服幾

節烈夫人國恩邀特寵

上回說到嘉勇貝子福康安。接著乾隆諭旨。要召安南國王阮光平朝覲。這安南國在鎮南關外。原是黎氏的世守。到得黎氏積弱。始封阮氏。頒符賜璽。稱曰炎服。阮光平本一小國諸侯。那懂得天朝的體制。偏是乾隆爲著皇太后八旬萬壽。要裝點那普天同慶。重譯來朝。這八個字。硬想阮光平走這一趟。其時貝子却總督雲貴。所以叫他傳諭。那知這貝子雖則由領隊大臣出身。超封五等。有忠銳嘉

第二十五回

嘉勇貝子闡令先幾人

節烈夫人國恩邀特寵

七六

勇四字的頭銜一切操縱進退情形都靠著夫人完顏覺羅氏代爲籌畫夫人不但封疆案牘隨時佐理便有疑難緊急的事也能冰解的破洞燭先幾貝子爲那安南國王有些窒礙著實委決不下夫人道這是老爺禍福關頭光平不朝從前的功績都是虛評了褫職奪爵還算小懲呢阮光平並非不肯來實是不敢來老爺只要同他開誠布公伸說一番他自然唯唯遺命妾身在京的時候聽得編脩吳俊是個善辯的人此番他奉使來滇正好用他前赴安南向光平善言勸導後來只須多送一點賄敬他也落得做個順水人情貝子聽了夫人的闡令便請使臣吳俊入署商權吳俊也乖覺得很說什麼憑限緊急說什麼路途遙遠推三阻四終究一個不去貝子益發著急進來請教夫人夫人道你儘請他明日筵宴我自自有辦法貝子果然下了帖子叫廚房備著盛席又邀了撫藩臬三人作陪吳俊當然首座大家正在傳杯舉箸忽有一個婢女傳說貝子夫人要出見吳大人諸位大人也不必迴避道言來了貝子夫人已從屏後轉出頭簪旗髻足履旗圓一件青色繡花旗襖還罩著黃緞坎肩向席上衆官一肅衆官紛紛站起夫人便在席旁小杌上坐著開口對吳俊道吳大人奉使萬里道途勞頓得很了吳俊道承貝子爺及夫人優待今日筵罷明日便擬回京覆命了柳社雪來也是皇上的恩典也是使臣的責任夫人道吳大人來滇還是爲著貝子來的還是爲著安南國王來的吳俊到是一怔便道

朝命傳諭貝子未曾說到安南夫人道阮光平係一國之主即使令他朝見也須由大臣傳諭貝子總轄軍民不能擅離一步便是諸位大人各有職守若差遣個候補府道官兒反不足昭隆重吳大人一客不煩二主自然勞駕出關一走吳俊道安南與此地只隔一關何敢固辭但是欽限有定過期便要受處分了夫人道吳大人這到放心貝子明早拜本說明安南初服難測故令使臣親往宣諭只要吳大人不辭况瘁已經感激得很若是皇上震怒有什麼專擅遲誤的罪都由貝子領受說罷又是一肅翩然進內去了撫藩臬也勸吳俊吳俊真是逼著上路貝子還派了護弁沿途保護吳俊出了鎮南關進了安南城阮光平受寵若驚率領羣臣跪接天使吳俊照例宣述旨意到得私覲的席上把天朝如何富麗大皇帝如何尊貴天花亂墜說得光平滿口答應尅期進京先遣陪臣兩員捧了表文貢物隨同使臣復命吳俊回到雲南向貝子道若不是尊夫人侃侃而談此舉也難就範阮光平尙是忠厚的他一將一相厲害得很差不多光平入朝要下官爲質呢單靠著一紙空文他如何敢陷入龍潭虎穴呢兩陪臣現在館驛貝子看過了表文副本沒有違碍字樣便好打發他們走了貝子聽了吳俊的話益發佩服夫人得很便打開表文副本看道

安南國王臣阮光平頓首稽首大皇帝陛下竊惟帝澤如春雨露被不毛之地皇居有極日月仰

第二十五回

嘉勇貝子闡令服先幾

節烈夫人國恩邀特寵

七八

共戴之天數。琛。寶。以。偕。來。撫。綏。萬。國。彙。梯。航。而。畢。至。陶。冶。一。家。况。復。周。姒。商。娥。廣。開。慈。宇。漢。宮。唐。殿。威。鬯。洪。庥。以。天。下。養。親。乃。云。教。孝。知。中。國。有。聖。敢。不。來。王。臣。僻。處。明。孤。遠。瞻。宸。所。賜。璽。書。以。爲。屏。翰。排。閭。闔。而。拜。冕。旒。謹。遣。陪。臣。二。員。先。賚。表。文。貢。物。隨。同。天。使。赴。理。藩。院。交。納。臣。卽。日。取。道。雲。南。馳。驛。入。京。於。戲。進。璇。闈。而。侍。饗。演。疇。已。徵。五。福。之。全。開。金。闕。以。敷。恩。受。祜。宜。致。四。方。之。賀。所。有。臣。歡。抃。情。形。理。合。具。摺。上。聞。伏。乞。聖。鑒。臣。謹。奏。

貝子看罷道。華贍典重得很。不道小邦也有這等文字。便備酒替吳俊餞行。還送了吳俊出城。在皇華亭寄請聖安。貝子纔算一塊石頭放下了。後來阮光平過境。照例一桌全席。兩個隨員。便可了事。貝子從此以夫人爲謀主。所以在任兩年。辦得漢苗悅服。不道福建臺灣地方。又有林爽文作亂。乾隆飛諭嘉勇貝子前往征勦。此事急如星火。連夜點齊兵馬。便要長征。先請撫臺兼護督篆。一應回旗的大小各務。均託夫人從容摒擋。這嘉勇貝子本是傅恆的兒子。傅恆諸子。只有福康安不曾尙主。夫人對著幾個妯娌。盡是金枝玉葉。已經不易周旋。獨有傅夫人最愛貝勒。因之夫人也蒙慈蔭。貝子又能爭氣。國恩家慶。克迪前光。還靠著貝子勤勞傳恆。亦晉封貝子爵銜呢。夫人料定貝子此行必然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便囑咐姬妾婢僕。不許耽擱。打從水道緩緩進發。一到京邸。貝子已有奏凱的消息。那夫

人○行○所○無○事○只○在○府○中○主○持○女○紅○中○饋○每○謂○居○官○是○暫○時○居○家○是○永○久○一○點○沒○有○驕○貴○氣○象○難○怪○貝○子○要○俯○首○從○命○了○貝○子○帶○著○大○軍○從○雲○南○逕○到○福○建○也○不○暇○兼○顧○夫○人○在○福○建○見○了○總○督○問○起○爽○文○兵○力○說○道○全○臺○俱○陷○只○賸○了○諸○羅○一○城○仗○著○柴○大○紀○守○著○恐○怕○糧○盡○援○絕○難○以○持○久○貝○子○道○爽○文○不○過○會○匪○臺○灣○文○武○也○太○疏○忽○了○我○當○卽○日○渡○臺○接○應○大○紀○果○然○貝○子○用○了○海○蘭○察○做○先○鋒○直○趨○諸○羅○沿○途○轉○戰○無○前○已○到○諸○羅○城○下○海○蘭○察○狂○呼○奮○勇○爽○文○殘○部○自○然○一○齊○散○去○貝○子○進○了○諸○羅○城○爲○著○大○紀○拜○跪○不○拜○跪○囊○韃○不○囊○韃○遂○有○一○點○嫌○隙○貝○子○令○大○紀○跟○著○海○蘭○察○衝○赴○前○敵○下○大○理○杙○克○集○埔○弄○得○爽○文○無○路○可○走○便○連○同○家○屬○一○鼓○而○擒○臺○灣○全○局○已○平○都○說○貝○子○威○福○照○臨○使○小○醜○水○銷○瓦○解○乾○隆○論○功○行○賞○却○將○大○紀○革○職○拿○問○一○面○特○諭○貝○子○查○取○殉○難○官○紳○男○女○姓○名○彙○報○貝○子○看○到○縣○丞○方○振○聲○千○總○馬○步○衢○把○總○陳○玉○威○三○人○閤○門○殉○節○便○歎○道○這○種○小○官○不○降○不○逃○已○是○難○得○他○婦○女○尤○知○大○義○真○是○不○可○埋○沒○的○遂○專○摺○奏○請○賜○卹○還○說○振○聲○妻○張○氏○玉○威○妻○唐○氏○死○事○更○烈○合○予○一○體○旌○表○乾○隆○交○禮○部○核○議○擬○定○方○諡○義○烈○馬○諡○剛○烈○陳○諡○勇○烈○乾○隆○一○概○圈○准○並○將○張○氏○唐○氏○特○旨○諡○爲○節○烈○夫○人○建○祠○致○祭○祠○宇○落○成○以○後○壁○上○嵌○著○幾○方○石○碣○叙○述○家○世○那○節○烈○夫○人○張○氏○道○

夫○人○姓○張○氏○浙○江○鎮○海○縣○人○父○承○緒○以○諸○生○客○戎○幕○轉○至○閩○夫○人○幼○失○恃○未○笄○卽○操○井○臼○時○方○

第二十五回

嘉勇貝子圖令服先幾

節烈夫人國恩邀特寵

八〇

義烈公以縣丞分發福建謀繼室夫人歸焉公本寒素然性極狷介旋補臺灣諸羅丞民貧地瘠分俸給諸流民適爽文叛進逼諸羅公募鄉民與戰克之卒爲爽文部曲所獲銜之寸寸磔夫人出城收殘骸又爲所繫觸石礎死餘血猶濺賊衣也夫人名姝形殉時年二十有七

又節烈夫人唐氏道

夫人本廈門漁家女識水道諳風汛陳勇烈公微時比鄰也公善部勒漁民咸聽其指揮以海盜爲商旅害集漁團以互衛不支官餉不領官械期年盜風殺當軸請獎公乃官把總隸水師營始娶夫人歸慨然有故劍之思焉爽文起事將航海內犯公與夫人各統一隊爲犄角相持者五日爽文不能飛渡恚甚密結內應於夜半燔之船與人俱燼焉焦頭爛額觀者動容而夫人僅存一臂一足夫人名不著殉時年四十有九

貝子等到奏摺批回趕緊會同地方官辦理善後這裏正是鞭敲金鏡人唱凱歌那柴大紀早經銀鑽鐵索扭鎖入都了大紀本是武夫忍著這口怨氣前來受質法庭審問的時候便滔滔汨汨不肯替貝子遮蓋一個字到得乾隆親鞫大紀仍極口呼冤還隱隱約約說貝子嫉賢忌功請求昭雪乾隆却最恨人訐訴貝子的壞處心中已想致死大紀表面上只好叫德成查辦叫李侍堯查奏這些人那個不

奉承貝子。便說大紀如何貪黷。如何寬縱。其實諸羅城裏當日草根樹皮都食盡了。貪黷什麼呢。饑兵羸卒都不起了。寬縱什麼呢。乾隆傳諭正法。覺得爽文的叛逆都是大紀。激成養成的。貝子從臺灣回到福建。加銜一道。旨珍賞一道。旨所以後人宮詞裏有兩句道。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這丹闈是后族的滿語。文襄是貝子的諡法。說到疑案二字。因為清代定制。沒有異姓封王。封貝勒的。要知道乾隆破格。酬庸這些輩。短流長本不足較。只等貝子獻俘。飲至好。大大的顯輝一場。貝子對着本身的恩榮。卻也不甚注意。只有特諡節烈夫人的事。算是朝廷異數。他到感激得很。詳細與總督談談。總督又親撰一聯。到臺灣祠中懸挂。那聯句是。

與丈夫易身後名如此。絲綸真異數。

聽父老談死時事。卽非巾幗亦完人。

這個節烈祠。到光緒年間。尙未消滅。那節烈夫人的諡法。嘉慶間滑縣知縣強克捷的媳婦。因為拒賊不辱。也會賜節烈二字。真是後先濟美了。貝子在福建小憩。便由福建直下浙江。那浙江衢州嚴州一帶。有種九姓漁船。據說只有程陳許葉等九姓。是元末陳友諒及部曲的後裔。明太祖金陵定鼎。把九姓婦女驅逐下水。永遠不准登岸。船裏駕長管理水手。專司迎送官僚。駕長娘別教一班女樂。伺候已

嫁的叫做桐嚴嫂未嫁的叫做桐嚴妹過了福建霞浦便是浙江常山江山以下衢州龍游蘭溪嚴東關富陽以至杭州錢塘江干都有這種船來往這種船異常拙滯嚴灘又石高水淺七里瀧中往往日行二三十里船中徵歌設宴大可作旅途消遣曾有人詠以四絕道

照水花枝各鬪妍九家姊妹兩同年布帆無恙羅衾薄人隔江山渺似烟 波光鏡抹綠玻璃水

捲湘簾半桁低底事畫眉人懶起四山忙煞畫眉啼 酒酌金華醉不歸玉杯如雪腕凝脂勸儂

省識鱗魚美須趁風吹棟子時 無邊風月定風波靈石三生七里多一自客星偶仙女瀧中人

唱曼聲歌

貝子進了浙江境界辦差的便用這船承應文自隨員幕客武自裨將護兵此外轎役扛夫庖丁竈卒滿滿裝了十幾船順著江流銜尾而進前面兩船夾時船頭高搭戲臺以便貝子隨時傳演是日風平浪靜看看進得七里瀧來貝子正同著幕僚在那裏按絃度曲旁邊鶯鶯燕燕擁著不少只聽見後面一片喧嚷鼓噪的聲音正是

絃繁管急開歡宴

石破天驚吼怒潮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貝子夫人有用。正是寫貝子無用。夫人對貝子一番話。有見識。對吳俊一番話。有擔當。不特貝子服之。卽吳俊亦服之。並撫臬。皆服之。不愧爲賢內助。

貝子事事靠海蘭察。則功非其功。處處陷柴大紀。則罪非其罪。書中之不明言者。欲讀者於言外領之也。春秋之旨微而顯。庶乎近焉。

張唐兩夫人。其節烈誠不可及。然特恩賜諡。非僅褒忠也。蓋好異也。非僅卹死也。蓋徇請也。然讀兩夫人事畧。灑血燔尸。可慘可痛。受此曠典。誰曰不宜。特非貝子一奏。恐無此渥天特假。手貝子以表兩夫人耳。

此回純寫貝子對於貝子夫人。是互叙。對於張唐兩夫人。是補叙。脩者縮之。短者伸之。密者散之。疏者葺之。是爲無閒。

貝子由臺灣而福建。由福建而浙江。沿途驛騷。自在意計。然不叙臺灣。不叙福建。而獨叙浙江者。舊時小說家所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也。讀漁船四絕。可以想見旖旎風華。

第二十六回

畫舫笙歌經畧誤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妃生入玉門關

第二十六回畫舫笙歌經略誤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妃生入玉門關 八四

上回說到福貝子在漁船筵飲聽得後船喧擾不知道爲什麼事故慌忙欲立起來查問偏是袍角發
椅子壓著貝子用力一掙袍角固然拖出那一桌圓檯面已經連盤帶碗乒兵兵掀翻在地兩旁侍
酒的船妓都驚呆了便是陪座的幕僚從不見貝子發這樣脾氣使這樣威風後艙駕長娘聽得前艙
風聲不好料定有人開罪這位經畧大人踉踉跄跄跑出來跪在地下口裏說請大人息怒回頭對一
班船妓道還不快快跪求站著做什麼呢船妓一齊跪下弄得貝子撲嗤一笑對駕長娘道不相干這
是我失誤打翻的你且收拾著你們都起來罷到是後面誰人鬧著把那船的婆子女人一概帶來水
手忙進艙打掃揩抹後船的駕長娘早帶了兩個船妓進來先磕過了頭貝子對著駕長娘一望覺得
徐娘雖老丰韻猶存面上有幾條爪痕帶血帶淚併在一處那兩個船妓左右兩頰都是紅一塊白一
塊貝子便向駕長娘道你船中是誰人胡鬧你不要替他包瞞駕長娘道我是程初一的妻子許氏指
著一個瘦點的道這是小婦人的女兒愛媛又指那個道這是小婦人的媳婦鳳英船裏住的一位是
參將哈大人一位是游擊高大人向來哈大人是女兒伺候的高大人是媳婦伺候的不道鳳英又去
同哈大人談話出艙來遲了高大人便動了疑心責備鳳英虧得哈大人再三賠罪囑令小婦人今午
備酒釋嫌四個人吃到半酣竟口角起來高大人打了鳳英哈大人又回打高大人連愛媛一併打進

在內。檯面也翻了。小婦人也受傷了。如今帶了女兒媳婦到經略大人前來領責。貝子道：「你的話真嗎？」
瀾長娘道：「如有虛言，請經畧大人治罪。」貝子從後艙跳到後船，那參將哈卜顯游擊高勝貴早領頂輝
燈迎了出來。貝子慢慢的入坐。哈高左右跪著。貝子道：「你這花翎幾時保的？」兩人道：「從前在征服安南
案內。」貝子道：「不稱拔去。」哈高便拔去了翎枝。又道：「你這參將游擊幾時保的？」兩人道：「如今在肅清臺灣
案內。」貝子道：「不稱仍舊換了六品頂戴。」當你的戈什能高勝貴連連磕頭道：「沐恩同。」哈參將本來沒有
意見，只爲船妓鳳英搬弄是非。愛媛又幫著鳳英嘲笑沐恩，以至沐恩氣憤不過，纔與哈參將交手。沐
恩頭上還打著窟窿呢。哈卜顯也連連磕頭道：「高游擊打了鳳英，又打愛媛。」沐恩說了幾句。高游擊竟
飛盤擲碗向沐恩尋釁。沐恩該死，還打了一下。高游擊便掀翻檯面，驚動經畧大人了。貝子道：「你等兩
人參將不像參將，游擊不像游擊，挾妓飲酒，還要爭風打降，知道有王法嗎？知道有軍法嗎？快到尾船
去罷，不要再囉囉。」哈高料定無可挽回，只得換了瑣瑣頂子，捲好舖蓋而去。這場醋海風波，總算句
銷。論到起事的原因，却是鳳英不是，哈參將是在旗的手頭，比高游擊寬裕。高游擊對鳳英異常刻扣。
鳳英面貌又比愛媛來得標緻，平時諠浪笑傲，原是有。的。這晚鳳英同愛媛說通去陪了哈參將一宿。
轉叫愛媛與高敷衍高游擊看鳳英釵鬢橫亂，知道已暗渡陳倉。鳳英更懷著鬼胎，弄得前言不對後。

第二十六回畫舫笙歌繚略誤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如生入玉門關 八六

語高游擊有什麼涵養。把鳳英的氣一總移在哈參將身上。便演出這番惡劇。會記三衢柔入江干。畫舫錄中有一段云。

畫舫之式。中可客一席。几案咸備。頭艙小。僅容膝。而牀榻精潔。位置得宜。中艙以後。房艙具焉。穀帷繡毳。排比左右。中闢一道。以通來往。再進則舫中人臥室矣。脂鈿粉盞。楚楚粧臺。非入幕之賓。未易許其涉足。然彼姝嚶嚶。私語均在此。天台深處也。艙後綺釜篋。羅列井井。傳呼開宴。咄嗟可辦。左殺右馘。亦復別有風味。

這時哈住後艙。高住前艙。故相隔甚遙。可以弄這手段。貝子處分了兩人。回入自己坐船。取出白金二百分。賞兩船。說是賠償掀翻的器皿。其實貝子早看中了鳳英。晚間又擺了兩筵。替幕僚壓驚。柔艙雙停華燈。四照履舄交錯。匙箸雜陳。貝子酒落歡場。傳呼鳳英。坐在身畔。前面戲臺上。早演著遊園驚夢。幾齣崑曲。貝子遽令停鑼。叫英鳳和好琵琶。唱點小調。下酒。風英便唱道。

碧窗夢破簾鉤漾。滿庭芳事憑誰賞。且莫怨東風。海棠春睡濃。阮郎歸。信斷芳草天涯遠。消息杳難知。相思十二時。

雙荷葉上承珠露。一絲風緊翻無處。偷唱定風波。聲聲慢祝他。碧雲深鎖戶。明月生南浦。月下。

笛○淒○清○梅○花○引○遠○情○

小○樓○連○苑○飄○桐○葉○疏○簾○淡○月○籠○烟○碧○空○自○喜○團○圓○金○人○捧○露○盤○

鵲○橋○仙○渡○近○人○月○圓○難○定○嬾○去○

辭○花○陰○闌○千○萬○里○心○

眉○峯○碧○聚○驚○消○瘦○枕○函○拋○卻○雙○紅○豆○只○是○意○難○忘○銅○鑪○爇○暗○香○

瑣○窗○寒○氣○重○蘇○幕○遮○魂○夢○郎○隔○

小○重○山○願○參○菩○薩○蠻○

鳳英唱罷。接著合座齊唱。貝子道。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還是意嫌輕。這也怪他們不得。參橫月落。酒闌人倦。貝子回顧鳳英道。你不要回船了。鳳英秋波一轉。便嫵嫵的替貝子寬去冠服。諸幕僚紛紛辭別。鳳英隨了貝子進艙。親解羅襦。微聞薌澤。貝子魂銷。真箇覺得。若有肌柔若無骨。一連幾日。早已直下富陽。停泊錢塘江滸。浙江巡撫率領司道出郭迎接。貝子戀戀鳳英。傳諭明早繞城而過。除巡撫將軍接見外。其餘一概道乏。鳳英親送貝子到湖墅下船。還訂了殷勤後約。貝子水陸並進。安抵北京。乾隆著實褒美。說道舟車鞍馬。勞頓經年。准其回第休息。貝子謝恩以後。歸去見過夫人。那鳳英的面目聲音。還是繚繞心曲。忽報將軍兆惠。著定回疆。卻帶了。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同來。貝子趁著慶賀的時候。想去賞鑑。回妃不道。回妃已由乾隆安插到西苑去了。這回妃原是乾隆向來愛慕的。聞說

第二十六回畫舫笙歌經略誤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妃生入玉門關 八八

非○蘭○非○麝○滿○身○都○有○異○香○與○霍○集○占○我○我○卿○卿○最○稱○情○好○到○得○清○兵○蕩○平○回○部○霍○集○占○國○破○人○亡○他○知○
道○乾○隆○單○爲○著○一○人○弄○得○兵○連○禍○結○伏○屍○累○萬○起○初○本○想○拚○著○一○命○報○故○主○於○地○下○偏○是○兆○惠○懸○千○金○
的○賞○必○要○生○致○他○想○此○行○雖○險○大○可○乘○隙○報○仇○所○以○安○安○穩○穩○跟○著○兆○惠○北○返○及○至○到○得○西○苑○都○是○些○
宮○娥○侍○女○隨○時○監○護○回○妃○並○不○驚○異○亦○不○哀○戚○只○是○危○然○默○坐○乾○隆○偶○爾○臨○幸○他○總○面○如○寒○鐵○絕○無○一○
點○笑○容○便○是○畧○與○寒○暄○也○是○三○緘○其○口○乾○隆○名○花○坐○對○興○味○索○然○總○叫○宮○娥○侍○女○婉○曲○勸○勉○希○冀○可○以○
回○心○那○知○你○言○愈○軟○他○心○愈○硬○你○話○愈○曲○他○氣○愈○直○大○衆○無○法○可○施○只○得○回○奏○乾○隆○乾○隆○還○問○兆○惠○兆○
惠○道○輕○棄○故○國○昔○人○所○悲○况○且○他○一○到○中○朝○斷○無○重○出○玉○關○之○望○他○既○如○此○決○絕○只○好○慢○慢○的○感○動○他○
漸○漸○的○醒○悟○他○是○回○部○的○出○身○果○然○喫○著○回○式○的○菜○蔬○住○著○回○式○的○房○屋○什○麼○清○真○寺○吓○禮○拜○堂○吓○
再○揀○幾○個○俘○虜○中○老○回○婦○跟○他○伏○侍○自○然○與○之○同○化○了○乾○隆○居○然○依○法○泡○製○連○地○名○都○叫○做○回○營○回○
妃○觸○景○傷○情○益○發○如○醉○如○癡○的○懷○想○最○後○袖○中○竟○露○出○七○首○來○了○大○衆○慌○忙○奪○下○回○妃○便○噉○咕○道○我○是○
國○破○人○亡○只○差○得○一○死○了○我○的○不○肯○便○死○我○是○不○肯○學○兒○女○子○態○一○死○自○了○總○想○求○得○一○當○可○慰○故○主○
呢○你○輩○果○要○逼○我○我○日○日○好○死○時○時○好○死○你○輩○也○防○不○勝○防○呢○大○衆○又○要○搜○他○身○畔○回○妃○又○道○哼○哼○我○
七○首○共○有○數○十○你○輩○果○強○來○犯○我○我○先○一○刃○自○死○你○輩○恐○怕○也○當○不○起○處○分○大○衆○再○行○據○實○回○奏○乾○隆○

終○究○不○願○放○他○有○時○還○去○探○望○探○望○這○種○消○息○吹○到○太○后○耳○朵○裏○太○后○訓○諭○乾○隆○道○古○語○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爲○萬○乘○的○天○子○祖○宗○以○大○統○授○你○先○帝○以○大○位○畀○你○這○人○何○等○鄭○重○况○且○三○宮○六○院○一○律○完○備○如○何○去○屬○意○這○異○種○的○婦○人○亡○國○的○俘○虜○他○便○願○順○從○你○你○也○失○了○體○統○聽○得○他○抱○著○報○仇○雪○恨○的○宗○旨○你○又○何○苦○一○定○遷○就○他○萬○一○他○竟○以○白○刃○相○向○你○受○著○一○毫○損○失○如○何○對○我○如○何○對○先○帝○如○何○對○祖○宗○他○既○執○意○你○不○如○賜○了○他○死○讓○他○成○名○去○罷○你○果○然○不○忍○殺○他○儘○可○放○他○回○去○他○子○然○一○身○斷○不○能○穀○作○祟○了○乾○隆○唯○唯○應○命○依○然○留○在○西○苑○約○莫○有○兩○三○年○凡○太○后○談○到○回○妃○總○說○是○個○禍○水○因○爲○礙○著○乾○隆○不○好○處○置○這○日○是○國○丘○大○祀○乾○隆○留○宿○齋○宮○太○后○想○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趁○此○機○會○下○一○下○辣○手○便○傳○懿○旨○去○召○見○回○妃○回○妃○又○恐○太○后○來○做○說○客○只○得○勉○強○上○轎○來○到○慈○寧○宮○裏○太○后○便○諭○令○掩○門○纔○把○回○妃○叫○到○面○前○看○他○縞○衣○綦○巾○天○然○佳○麗○那○一○陣○一○陣○的○香○氣○芬○芳○馥○郁○直○刺○入○人○的○鼻○觀○太○后○歎○道○我○見○猶○憐○而○况○皇○帝○問○道○你○是○不○肯○屈○志○事○上○的○麼○回○妃○跪○答○道○是○太○后○道○你○將○來○作○何○歸○著○呢○回○妃○道○死○太○后○道○你○死○念○決○了○今○日○便○令○你○死○如○何○回○妃○道○願○又○歛○容○淺○笑○奏○道○臣○妾○胡○塵○車○騎○甘○作○生○俘○原○是○別○有○所○圖○並○非○爲○天○家○富○貴○不○料○皇○帝○福○大○初○志○俱○違○長○此○贅○旒○有○何○用○處○太○后○遂○臣○妾○從○夫○之○願○真○是○天○高○地○厚○感○激○不○盡○說○罷○又○磕○了○幾○個○頭○地○下○都○淌○著○眼○淚○太○后○叫○太○監○引○入○旁○室○

第二十六回畫舫笙歌經略誤翻金谷酒 胡塵車騎回妃生人玉門關 九〇

不多時朱盤裏獻上白練報回妃已經昇天了。那面西苑裏的太監知道太后沒有好事趕緊到齋宮報告乾隆。乾隆飛騎入宮。宮門一律關閉。乾隆料定不妙在宮外號陶痛哭。等到呀的一聲獸環雙啟。早見太后立在簾側。乾隆請了一個安。便問回妃太后道。你自去看來。乾隆闖進旁室。只見沈香榻上。陳著回妃屍首。眉鬢未展。頰暈如生。急忙俯他的額角。已經冰冷。那香氣尙未全散。乾隆又一場痛哭。太后再訓諭道。你真癡了。他是你的什麼人。值得如此大驚小怪。你眼裏還有我麼。快些擡出去。焚化罷。乾隆跪地謝過。請以妃禮棺殮。太后道。是了。我不與死者爲仇。妃吓后吓。聽你去辦罷。乾隆事事從豐。在禁門外建了一塚。親題回妃沙氏之墓。賜祭一壇。又親臨奠醑。紀昀乃朗誦祭文道。

惟年月日皇帝賜奠於回妃沙氏曰爾生爾節爾死爾烈一生一死是日一切身葬中原魂歸故國葬以妃禮庶幾毋越哀哉尙饗。

乾隆爲著回妃的死。從此絕意聲色。只在詩書畫三項加意研究。詞科兩次考試。文人名士到也收得不少。詩法書法儘有供奉。只是畫法頗難。其選廷臣推薦前山東濰縣知縣鄭燮。說他挂冠歸隱。賣畫自給。曾有筆勝行世。是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乾隆道。鄭燮這樣清貧嗎。既是元年進士出身。著江蘇巡撫飭知興化縣傳諭鄭燮。令其來京聽候錄用。部裏行文剛

蘇不知鄭燮果肯應詔否正是

筆花遠紹千秋業

詔草先除七品官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貝子好色而眷鳳英乾隆好色而致回妃實皆哈高類也特哈高官卑職小所遭不幸耳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是何神妙

貝子翻酒是無意哈高翻酒是有意然自貝子以外哈高其主體也幕僚是賓船妓是賓鴛長娘水手亦是賓愛媛鳳英無人非賓殊不知哈高賓也貝子亦賓也僅一鳳英爲主耳媚高媚哈且媚貝子兩次翻酒禍胎皆是鳳英故於鳳英加一倍寫

鳳英侍高不久乃欲餌哈高哈去矣爲貝子唱歌爲貝子寬袍服並貝子亦墮轂中江干之戀湖墅之送皆特筆也幸貝子能持大體割愛而行否則宗室名士江山美人何必待諸六十一回哉回妃對宮女的話口口聲聲是死對太后的話亦口口聲聲是死昔人云千古艱難惟一死回妃肯死回妃何不可爲乾隆煞是僥倖

回妃之香凡三叙一是傳聞虛也一是太后所聞實矣乾隆僅於死後得聞雖實仍虛可見回妃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九二

生時乾隆未嘗聞之也。作者於此等處含有深意。幸弗草草讀過。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上回說到乾隆諭召鄭燮。供奉畫苑。這鄭燮別號板橋。是江蘇興化縣人氏。性情瀟灑。卻不宜官。那畫法以蘭竹最高。便是書法。也用楷行隸三種。混合揮灑。別有一點奇趣。他筆勝後面還題著幾行道。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猶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爲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後附詩云。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誼。只當秋風過耳邊。

板橋畫名日噪。到也儘堪溫飽。家中尙賸一幼女。教他讀書識字。藉傳家學。這幼女名叫蓓仙。荆釵裙布。綽有林下風致。每日和朱研墨。替板橋料量筆硯。板橋亦願而樂之。然卻不愛家居。嘗挈女僑寓揚州一帶。乾隆既諭江督在興化招致板橋。興化知縣東尋西訪。纔知道板橋旅行在外。急急移文江都知縣。叫他就近宣詔。江都知縣自然去拜會板橋。那板橋住的是郊外廢園叢竹。喬松裏面。蓋著三五間小屋。前爲書室。後卽臥房。知縣循徑進門。只見板橋磅礴解衣。正是興酣落筆的時候。旁邊一個禿

頭小僮捧著墨池聽他濡染知縣立在案側看他寫了幾幅蘭竹真是疏密相間不著纖塵到得板橋擡起頭來纔見有人站著衣冠楚楚又不知他爲著何事趕緊披了絮袍請他坐下知縣說明來意並道詔書敦迫請先生卽日出山所有治裝之需自應由弟致贖板橋道兄弟辭官久了從前脚躡手版爲著五斗米折腰至今想來殊嫌多事現在靠著秃筆度此餘年再不料上達天聽此種際遇原應聞召卽行但是兄弟年老病深手旣支離足尤蹙蹙國家全盛時代人材相望何須徵及廢人老父臺是目觀情形疾非僞飾尙望在大公祖前代爲方便再由兄弟具呈告假便了知縣看板橋詞色堅決也只得告別而去板橋回進房來對菑仙道名之累人一至於此連皇帝都被我賺了我便是不肯赴召這班揚州的鹽商又是什麼供奉吓徵君吓加著許多頭銜我原是不不要紗帽纔肯丟掉如何又添這種脚色我想離了揚州往他處走走省得他們再來纏擾如今算是將病推諉皇帝卻最不講理的從前薦舉詞科不肯應試的人都叫地方官逼著上道你說病他要驗你不驗他便拿敬酒不喫喫罰酒這又何苦來呢我帶你到一好處去這裏有幾匹布你做幾件衣服著著零星各物收拾收拾三日後便要動身了菑仙知道板橋古怪只能遵命而行板橋也叫小僮把書囊畫篋酒榼茶鑿結束起來喚了一葉扁舟攜著一女一童呀呀啞啞望西搖去到得暝烟將上已尋著一個村落桐陰柳線搖曳河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九四

千板橋囑令泊船。叫小童造飯守候。自己同了菡仙上岸。轉過一兩家。有一間小小板扉。板橋便輕扣幾下。裏面走出白鬚老者。對著板橋道。果然送親來了。恭喜。恭喜。便讓板橋菡仙進去。老者將柴門掩上。板橋坐下。對菡仙道。這是汝家呢。好自爲之行。且琴鳴瑟應了。菡仙莫明其妙。向板橋問個緣故。板橋笑道。事出倉猝。我也不會告訴你。這位老者是我的至友。姓陸。字慕雲。少年也中過舉人。只爲著家世。農桑所以隱居。不仕他的所學。所好與我沒有不同。他只有一子。已經入泮。現在三里外周家課讀文章。爾雅。玉立。亭亭。儘堪與你作配。我爲著帶你不便。前日寫信通知老友。要聯這段姻事。承他不棄。一口應承。今日送你前來了。此向平的舊願。你也不必靦覷。我見了新婿。看你們雙雙行禮。我便朝發了。菡仙雖然打破了悶葫蘆。却對著老者一望。是個和顏霽色的人。堂中四壁琳瑯。都是名人書畫。鑪香。瓶水。位置得宜。料定不是俗物。但是亂頭粗服。算要做新嫁娘。老父亦未免太冒昧了。正在凝思。外邊走進一個白衫少年。向板橋行了一禮。板橋道。賢婿歸何遲也。少年到是一怔。原來老者與板橋訂婚。少年也未知覺。這時菡仙早由老者引進內室了。老者出來。將這事始末與少年講明。說新人已來。今晚便要合卺。少年纔悟到堂中所坐的女子。明眸善睐。秀色可餐。此多娟娟的非凡品。心中著實欣慰。左鄰右舍。聽見陸老家有此喜事。男的女的。村的俏的。都過來幫忙。陸老喬梓。陪了板橋喫過晚飯。

蓓仙已換好粧束。耕裙青幘。綽約多姿。一面雀頂金花。與燭光互相輝映。綺年玉貌。一對璧人。也不用鼓吹。也不用賓贊。只是同村伉儷。替他倆從容扶著。盈盈下拜。便成就百年大禮。陸老請板橋上坐。新人叩謝的時候。板橋身畔。取出一袋紅封。遞與少年道。小女遺嫁。一無所有。封內白金二百算奩。費也好算。觀儀也好。賢壻只要能續書香。半讀半耕。便不得功名也罷。小女是能安貧知命的。賢壻看我面上。總須寬恕他一點。說罷。站起來要回船了。陸老再三挽留。終不見允。蓓仙亦無如何。便同少年送板橋下了石級。扳住船舷。板橋向蓓仙說聲歸去。推下篷來。只見得一枝燭影了。次早陸老開門一看。船也。沒有人。也沒有茫茫烟水。樹枝上。賸得幾點曉露。陸老歎道。板橋真高人也。這少年便是陸杲。嘉慶朝官拜學士。板橋得此佳壻。到游倦歸來。纔與蓓仙一面。那時真是一字一珠。一畫一縑呢。板橋自從與蓓仙離開揚州。果然江都縣又來徵辟。但見蘿牽花覆。賸得一角空庭。知縣據以覆詳。江督據以覆奏。乾隆祇付之一笑。這板橋高尙不仕的名。居然傳徧通國。京中的年家故舊。想他寸執尺幅。到此無不失望。其中有個陽湖編脩。洪稚存。名叫亮吉。他與板橋本屬江蘇同鄉。稚存幼年失怙。九熊畫荻。全仗太夫人以母兼師。到得通籍。留京自應。板與迎養。這年是太夫人六秩大慶。稚存想繪一圖以存紀念。聽見板橋被召。這事總可相煩。後來知道辭祿遠遊。便請人將大意摹臨。入畫聯成長卷。題曰機聲。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九五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風燈影洪北江娛親

九六

燈影頗想徧徵名流歌詠以爲娛親的資料圖中青裙烏髻凭紡輒而立者太夫人也篝燈燄燄童子伏案讀書者卽稚存也紙窗茅屋點綴得十分寒素稚存展圖觀覽頓觸前情便在圖後跋了一段道亮吉未亂而孤太夫人始授唐詩卽琅琅能上口家屢空十炊而九息太夫人躬治井臼外恆以鍼黹易斗粟夜則紡棉供寒具餘遂灑以備不虞雖晨雞喔喔弗輟也時外王母猶在堂歲必歸寧歸輒挈亮吉俱亮吉幼解吟詠故獨得外王母歡中表兄弟姊妹咸弗能及而頑劣殊甚外家正鼎盛亮吉與中表輩臥樓上榻前每置餈糕粉餌之屬以慰先寤者亮吉辨色則醒悉舉榻前所有者而啖之不足又顧遂及於他穉者弗敢較長者斷斷有懟詞外王母倍給之舅氏姑氏弗善亮吉而外王母亦逝矣外王母每有饋遺及太夫人太夫人取輕而辭重外王母曰母介也私囑婢媪納諸篋太夫人歸咸泣下益督亮吉讀亮吉以第二人及弟外王母早不及見矣中表散處迤鮮存問殊自歎焉猶憶太夫人授儀禮曰夫者妻之夫太夫人泫然曰吾何戴矣亮吉廢此句不敢讀今太夫人壽六十追敘往事繪爲機聲燈影圖惟亮吉親故有以闡揚之亮吉感且弗朽焉

稚存跋罷便陳太夫人一閱太夫人道這算你的孝思了你說要託人題詠我看大可不必就是我生

日○這○天○也○不○宜○過○於○熱○鬧○在○你○的○意○思○總○說○我○一○番○苦○節○應○該○借○這○個○題○目○發○揮○發○揮○要○知○近○來○朝○局○最○怕○的○是○標○榜○最○忌○的○是○附○和○張○鄂○兩○相○已○經○勢○成○水○火○如○今○又○添○了○和○公○陷○瑕○抵○隙○都○是○不○好○惹○的○呢○稚○存○道○孩○兒○所○邀○的○均○係○文○字○至○交○科○名○舊○侶○不○過○請○他○們○或○序○或○跋○或○詩○或○詞○寫○成○一○幅○張○挂○張○挂○到○了○母○親○的○誕○辰○也○不○演○劇○也○不○受○禮○鄉○會○同○年○發○起○做○了○一○堂○壽○屏○這○也○算○不○得○什○麼○母○親○的○慈○訓○孩○兒○不○敢○違○悖○的○太○夫○人○道○這○便○好○了○稚○存○發○出○請○柬○將○翰○詹○科○道○約○了○二○十○餘○人○在○家○小○宴○這○班○人○同○稚○存○都○是○僚○友○馬○龍○車○水○屆○期○自○聯○翩○而○至○稚○存○取○出○機○聲○燈○影○圖○說○明○乞○題○的○本○意○大○衆○無○不○應○允○一○面○早○擺○齊○几○席○參○差○入○座○座○中○談○起○國○事○有○歎○歎○的○有○激○昂○的○有○沈○默○的○只○有○一○個○御○史○管○緘○若○他○說○和○坤○這○厮○究○竟○是○什○麼○東○西○他○也○配○參○贊○軍○機○綢○繆○國○政○桐○城○相○國○一○味○將○順○將○來○逢○蒙○殺○羿○是○不○能○免○的○我○想○狼○狼○參○他○一○本○已○經○起○草○完○畢○日○內○便○要○上○奏○了○如○果○依○舊○留○中○我○便○罷○官○歸○山○不○願○意○同○仗○馬○寒○蟬○的○混○在○一○起○家○人○聽○他○愈○說○愈○響○愈○罵○愈○烈○便○道○緘○若○醉○了○稚○存○送○他○上○車○罷○緘○若○一○走○衆○人○亦○各○自○散○去○次○日○午○後○急○報○管○都○老○爺○病○逝○了○稚○存○詫○異○得○很○慌○忙○趕○去○送○殮○問○起○病○源○據○說○在○朝○房○內○飲○了○一○瓊○茶○便○覺○腹○痛○匆○匆○回○寓○連○帶○去○的○摺○子○都○不○會○遞○呢○稚○存○歎○口○氣○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若○無○此○宴○會○緘○若○也○無○此○議○論○何○至○遽○招○人○忌○死○得○不○明○不○白○呢○幾○箇○弔○客○也

第二十七回

布服扁舟鄭板橋嫁女

機聲燈影洪北江娛親

九八

都同聲傷感。稚存因此亦有戒心。對於太夫人生日一切俱從簡約。這班翰詹科道喫了這一餐。你也界張烏絲。我也標張粉箋。大的小的。長的短的。無非一味頌揚。還有壽聯。還有壽幛。這壽屏便是大學士三等伯翰林院掌院通家侍生張廷玉領銜。以下會榜同年鄉榜同年。在京的一概列名。紅絹金花綾裝錦軸。寫著黑方光的楷字。輝煌赫奕。真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呢。太夫人筭珈象服。早晨受了稚存夫婦的上壽。外面便有客來慶祝。太夫人或辭或見。到也忙碌得很。洪夫人也按品妝束。招待女賓。寶氣珠光。釵痕釧影。圍繞了一室。太夫人亦陪著他們閒話。那些稚存的朋友看了滿堂的題詠。你贊我的。我贊你的。說說笑笑。喫過麪席。已是去了一半。只賸幾個摯交。晚飯談起絨若的事。纔知道稚存請客這日。有和珅門生混在裏面。聽見絨若的話。忙去報知和珅。和珅便賄囑蘇拉。下這毒手。稚存道。先朝的遺臣。祇有張鄂二相了。疆臣中李衛田文鏡先後出缺。到是這小尹一督雲貴三督陝甘四督兩江。居然入閣辦事。聖眷這樣隆盛。竟沒人掣他的肘。可見宦途中亦有幸。有不幸呢。衆人道。絨若本太性急。前日曹御史奏參家奴劉全。皇上還罪他妄言呢。謝御史燒了一輛車子。皇上還逐他回籍呢。絨若這一本上去。也是無用。不過送去性命。是可憐可惜的小尹。何等敷衍他。又是內廷的姻眷。所以纔得安穩。朝裏無人莫做官。你句話是不錯呢。現在聽說還有一道恩旨。是因爲太后

萬壽命婦沒人領班纔想著小尹究竟不知爲著何事有這恩旨正是

丹鳳九重纔拜賜
青鸞一片又銜書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結婚祝壽都是常事板橋有這淑女這送嫁是別開生面雅存有這節母這題圖亦是別開生面
結婚祝壽的俗套一概刪削這回書也是別開生面

板橋爲女訂婚不告其女陸老爲子訂婚不告其子然郎才女貌却是天生嘉耦板橋對女曰這
是汝家好自爲之對婿曰賢婿歸何暮也越是突兀越是蘊藉板橋的是高人

辭徵非高棄家始高棄家非高棄家而不知所之乃高昔人譏子陵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誠非過
論若板橋者又何懼地方官之相迫哉

雅存機聲燈影圖極真摯的事題機聲燈影圖極風雅的事因題圖而祝壽又極歡喜的事卻夾
入管絃若一段極哀痛的事若斷若連若隱若現是文家變換法

有太夫人這番話便有管絃若這樁事又從管事帶出曹謝二事當日和勢可以想見一本奏摺
便有人暗殺一瓊清茶便能賄人暗殺危乎不危

第二十八回

金章紫綬兩代領鵷班

錦纜牙檣雙姝合鴛夢

一〇〇

稚存跋圖寫得曲曲折折純是家常話純是老實話而撫今思昔字字從血淚中流出有此圖不能無此跋太夫人可以慰矣寫稚存正是寫太夫人故不錄各家之詩專錄稚存之跋

第二十八回

金章紫綬兩代領鵷班

錦纜牙檣雙姝合鴛夢

上回說到乾隆因太后萬壽有恩旨特賜小尹這小尹便是尹泰的兒子名叫繼善號叫望山由兩江總督內召官拜文華殿大學士他的元配早經仙逝都是側室張氏權理內政這時他的女兒已經入宮兒子又復尙主盡係張氏所出一門貴顯無與倫比乾隆想到雍正時代曾將尹泰的側室徐氏立爲繼室率領命婦上壽這事儘可妨行所以纔下這道恩旨賜張氏金章紫綬與尹繼善一同謝恩這算是名正言順的盛典張氏到了萬壽日期除了王公福晉夫人和碩固倫公主以及郡主等張夫人便帶著一二品命婦入宮朝賀花迎劍佩柳拂旌旗玉鍊金鼈分跨左右一路迤邐行來只見銅鑲玉砌萬戶千門看看到得慈寧宮又是寶蓋朱輪擁著錦簇花團的一隊旗粧婦女裏面皇后富察氏同嬪妃貴人常在答應正在上壽等到福晉夫人公主郡主按著輩分按著品級拜過以後輪到張夫人同命婦站班張夫人親進白玉如意太后照例收受便聽得鈞天樂奏齊行三跪六肅的禮太后便傳

讒聽戲賜宴。自有一班太監排定位置。鸞笙鳳管。熊掌猩脣。說不盡內府的繁華。閱不盡天廚的富貴。一直到天色將晚。戲臺上點著白蓮千朵。映得氍毹一片分外鮮明。太后發下帑金。生旦淨丑紛紛謝賞。這日張夫人回第。已是更闌燭熄了。尹相次早謝宴歸來。閣人遞進江南一信。封面上是袁簡齋發來的。急急展開。朱箋黑字。十分齊整。那信上寫道。

昔成侯命婦祥徵太傅之家。魯國成風。聘列小君之號。大抵升綠衣於翟服。坐側室以魚鮓。亦義匪自今而禮隆。往古矣。然而銀鑲早退。美珥誰探。宗人獻禮而無從。司馬欲筭而不敢。呼爲內子。杜佑招匹敵之嫌。喚作尙書王導。僅私情之寵。豈有小星替月。親銜玉帝。封章錦瑟。乘龍傳作金堂佳話者乎。我宮保夫子朱絃不偶。玉軫頻拋。兩江無怨曠之民。一室少相莊之邑。有姬張氏三商待漏。五夜抱衾。早朝則熏護宮袍。衙散而扶持湯沐。具百人之藁。餼絡秀延賓。采五廟之蘋蘩。季蘭尸祭。君姑道孝。民母稱賢。上天寶回文之頌。使公卿九奏以聞。寫安公德政之碑。在金石一人而已。於是珠胎繞膝。玉樹盈庭。廣成君女入青宮。武昌侯兒通丹禁。固已推尊房老。權攝女君焉。然而吉人心小。沃盥依然。夫子官清。織蒲如故。皇上引伏波爲外戚。呼宇文爲親家。以爲朕不正其名。何以平章吉禮。卿不辟其合。亦難變理陰陽。况定子馳名。專房已久。焚英雖老。答拜何妨。

於是董振禮終擇人敕下命婆嫗之來伴列興慶之首行當皇太后萬壽之辰爲夫人入廟之始。斯時也紫極房帥領隊嵩呼髻髻女官聞鐘雲集夫人六珈未備假戚里以成妝九拜初嫺詣天。臺而習禮班方排夫羣玉影忽下夫驚鴻共指願人問是誰家命婦知爲尹姑尙疑續娶元妃聲。鑑初搖便染香烟之氣花鈿歸卸猶沾湛露之光蠶母傾衿齊娘額手較之姨封少室侯號雌亭。餉阿杜以金釵賜司徒以石笋覺彼雖矜寵此更恩榮昔公母徐太夫人班亞宋子位比叔隗亦。蒙先帝之恩加褒衣之賜一則母因子貴一則爵以夫尊兩代偏絃雙彈高調允居坤位婦繼姑。恩枚久列宮牆與聞絃竹唱榮華之樂記畫錦之堂從此白髮彭宣拜後堂而甘心屈膝絳紗章。姆將偕老而初學齊眉祝西園老圃之花晚秋香滿壯世上朝雲之色少女風高。

尹相看罷道簡齋鋪張揚厲搜羅這些故實來有此一文我家兩代都可不朽了進來告訴張夫人張。夫人也說簡齋多情知禮叫尹相復信謝他原來簡齋姓袁名枚本是浙江仁和人廿一歲便保薦詞。科也曾點過翰林散官改了知縣尹相督兩江的時候簡齋是上元縣首縣對於尹相既是屬吏又是。門生文酒盤桓詩詞倡和並不拘定體制後來辭官終養卻買了倉山一角築一個小小隨園花木亭。臺引人入勝他與尹相的雨林似村兩公子又異常契合往往到督衙相訪張夫人也見過多面那時。

雖不曾正名定分簡齋也。恭恭敬敬執著弟子禮。每逢花晨月夕。簡齋夫人同幾個姬妾。還邀張夫人到隨園小飲。平時的餽肴進饌。更是絡繹不絕。偏是尹相入閣。簡齋不能同往。還做了一篇序代贖。內中有幾句是：老辭夏篆。不隨魯叟西行。采盡商芝。終出留侯門下。遙瞻東閣。便憶孫弘。怕過午橋。長懷裴令。這又何等懇摯。何等縣邈呢。此番乾隆有這道恩旨。正是一個好題目。洋洋灑灑的大駢文。又恭維尹相。又恭維張夫人。連尹相的母親徐太夫人。一併包括在內。尹相焉有不歡喜的理。復信以外。又送了千兩白金。作為潤筆。張夫人更是皮張綢緞。玩器繡件。帶了不少。有的送袁夫人的。有的送他姬妾的。派了一名幹僕。親到南京。那簡齋早帶著侍婢。聰娘出游去了。簡齋生平有兩樣奇癖。一是抱齋也。何害的思想。羣雌粥粥。並不苛責處子。他常說。譬如大厦初成。而匠人先坐和羹。未獻而庖宰先嘗。這兩句話。便是他鐵板注脚了。一是不喜婦女纖趾。又說較量弓鞞大小。算得小人的下達。這聰娘是蘇州唐靜涵的侍婢。履身天足。簡齋便一見傾心。只是議價不諧。幾至決裂。靜涵又不肯輕輕脫手。簡齋正左右為難。不道文君願奔相。如紅拂竟投李靖。簡齋說道：美人知己。從此便寸步不離。簡齋所謂改秣陵之組。遷鸞嶺之山。走函谷之關。渡黃流之水。真是沒一時沒有聰娘。沒一處沒有聰娘。那聰娘驟則歸了簡齋多年。卻是孕而不育。簡齋出門相妾。盡是聰娘代為作主。此次從南京渡江到了揚州。

各鹽商仰慕隨園先生的大名。你也贈金。我也請酒。後來知道簡齋爲著納姬來的一個。姓汪的鹽商。在平山堂開了大會。把揚州滿城的名妓都召了來。叫簡齋賞鑑。這日却是三月廿五。淡雲微雨。是輕暖輕寒的天氣。汪鹽商做了東道主人。早間便飛輿疾驟的到了。後面還帶著兩個侍姬。請得這班賓客。不是運使衙門裏的幕友。便是府縣衙門裏官親。此外同旗同商。各人都有女眷。等到日已傍午。纔見簡齋扶了聰娘。白髮朱履的走進來。衆人同他作揖。他總拱拱雙手。聰娘自有女客邀去。簡齋從容平視。這班名妓。同肉屏風一般圍著。都是繡鞵。鳳雲。警堆。鴉瘦。短肥。長並沒有天姿國色。汪鹽商對著簡齋道。我們揚州。去年開過花榜。這三鼎甲一概在此。老先生到評品評品。簡齋道。我是個外放的翰林。那裏能識得鼎甲。還請老兄指示罷。汪鹽商便叫了三鼎甲過來。說這嫻嫻如洛浦妃子的名。叫柔荑。便是狀元。這盈盈如楊玉環的名。叫雲縷。便是榜眼。這依依如趙飛燕的名。叫佩兒。便是探花。那溝春色不亞上林。也是老先生的眼福。簡齋微微一笑。汪鹽商還趁著上席的時候。叫各妓絲竹競奏。嗷嘈滿耳。簡齋託言感冒。未散卽行。次日寫了三副對聯。分贈鼎甲。完了汪鹽商的面子。內中有個程鹽商。說汪鹽商將殘花敗柳。搪塞簡齋。他去約了些同旗同商。將家中的婢女。任簡齋選擇。就借了澄園。一叙這澄園是程鹽商的別墅。桃紅柳綠。滿眼穠華。疊石鑿池。約有五六畝大小。其中一樓一閣。

都經名流題詠。程鹽商是極風雅的人。斗方冊頁。琳瑯滿壁。簡齋同了聰娘。一路進去。欄邊檻外。綽約站著些人。也有垂髫的。也有及笄的。輕颺淺笑。別有態度。聰娘看見池角上。有個羅鬟。捏著一枝釣竿。聰娘招招手。那羅鬟走到身畔。聰娘問他是那家的。他說是劉三太太房裏名。叫芙蓉。聰娘也不言語。暗中便託程姨太太說項。這劉鹽商是程鹽商聯襟。只要簡齋合意。情願倒貼粧奩。一齊奉送。簡齋總算諸事已畢。要返南京。各鹽商又紛紛餞行。備了錦纜牙檣。送他過渡。簡齋帶著聰娘。同這新寵中流泛泛。未暇先停遙望燈火。兩三認得是瓜洲夜景。這晚聰娘叫船家備酒。便請簡齋喫個合卺杯。兒可以尋點鴛夢。簡齋喟然道。你不要性急了。你聽得新人笑。不是要舊人哭嗎。他同我陌陌生。勉強他合被同牀。有何趣味。這不是一時教得會的你。且與他同睡慢慢的將我性情脾氣。以及起居飲食。同他講講。使他學學。到了一年半載。能殼替你的力。我再收他。若是飢不擇食。生啖江珧柱。活剝蠔蝦。我也老了。何苦再添痕迹呢。聰娘道。不是這樣說。我自前年以來。肌肉也瘦了。興致也減了。只爲姊妹。裏沒有人當你的意。所以總是。我跟著你走。我看芙蓉年紀雖小。却有一些福相。我是不想子息了。你若靠他生得一男半女。也好娛樂。老境在船裏不便。我暫同他睡幾天。歸去了。我却不管。簡齋道。好好。我還想赴金焦一轉。望望江天一色的風景。聰娘道。出來的久了。夫人記罣得很。不如將來。

第二十八回

金章紫綬兩代領鵷班

錦纜牙檣雙姝合鴛夢

一〇六

游杭州罷簡齋也說道是果然芙蓉去陪了聰娘同榻簡齋獨臥外艙反覺孤寂不到一兩日已達南京簡齋收了芙蓉聰娘的病漸有虧害了延到秋初竟是不起簡齋撫今思昔將聰娘葬在倉山還做了一首墓誌銘那結尾一段道

亡何滄邱之社未毀織室之星已災巫舞宛邱太姬無子蟬鳴茂苑齊女工愁翹風有房老之稱
雲容少天師之藥好孕惡育枚臬在而謀祝官亡弔夢歌離亢父召而靈妃步去蓋至於陽虧靈
宅骨瘦香桃而聰娘亦自傷其不起矣然而更衣既久郎性深知嬌喘雖沈晨妝必肅羹湯強進
慮生大婦之愁簪珥分頒預作諸姬之別倩人寫貌眉小缺而猶噴借女承衾手猶扶而不舍一
枝紅葬七夕霜飛乾隆壬辰孟秋卒於隨園年四十九嗚呼痛哉章臬老矣今生未必重逢紫玉
奄然往事何堪追憶二十年前之夢雨三千里外之啼痕譬彼蠶眠纏絲絲在奈如月蝕揆搔光
沈雖窻室春多不少黃花續命而巫山雨散永無絳樹專房不能王相寵亡造釋梵玉人之寺且
學代公葬妾勒館陶仙子之銘以某月日葬於倉山之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所願仙
雲一片常遮弔鳳之山黃土千年燒作鴛鴦之瓦

聰娘既葬諸事都由芙蓉主持簡齋這時已有八十歲了那詩名愈傳愈大連日本朝鮮執贄稱弟子

學詩的不在少數。後來更收了一班女弟子。都是名門閨秀。望族賢媛。記得他八十自壽詩裏有兩句。道異域都來購詩稿。佳人相約拜先生。這纔是得意之筆呢。那些女弟子要想見見簡齋。相約在西湖。團拜簡齋。帶了芙蓉。直向杭州而去。究竟女弟子如何相聚呢。正是

文字未償縑素債。

湖山別有綺羅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徐夫人正位。家裏何等熱鬧。寫張夫人正位。宮裏何等熱鬧。蓋一則用正筆。一則用襯筆。也有簡齋一信。代張夫人叙家世。叙名分。亦是正筆中之襯筆。便與二十一回不至犯複。此回借簡齋做線索。故寫尹相。寫張夫人。後即寫簡齋。蓋寫簡齋正寫。尹氏夫婦也。搏控一氣處。亦融洽亦分明。

聰娘受簡齋之寵極矣。偏偏無子。偏偏早死。將諸事讓與芙蓉。聰娘何勞。芙蓉何逸。聰娘何難。芙蓉何易。曰命爲之也。觀其蟬蛻處。別有一番作合。不得不重寫芙蓉。

汪鹽商寫他說鼎甲一段。程鹽商寫他造澄園一段。人俗語俗。布置無一不俗。置之儒林外史中。幾亂楮葉。

第二十九回

展畫圖衆女集湖樓

評書法名姬居相邸

一〇八

簡齋對聰娘船中的話可謂真摯對聰娘墓上的話可謂沈痛簡齋意中祇有聰娘若芙蓉則不得已而求次耳所寫簡齋兩癖惟聰娘庶乎合度吾思簡齋更不能不思聰娘

第二十九回

展

圖衆女集湖樓

評書法名姬居相邸

上回說到袁簡齋帶了芙蓉逕赴杭州便在錢塘門外寶石山莊居住這寶石山莊是孫令宜臬使所築平泉花木金谷亭臺莊中還高矗重樓佳日春秋凭闌一望那滿湖風景全在俯瞰之中前人說得好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這些山色空濛水光潑灑自有一種雅趣供人領畧況且寶石山是與越舊蹟什麼蹬開嶺吓保俶塔吓一路沿隄行去絲絲垂柳縮住游驄還有那裙屐少年一葉瓜皮中流客與這真是銷金鍋子比著畫棟朝飛珠簾暮捲更要來得風華掩映臬使的兩個女兒一叫雲鳳一叫雲鶴都是簡齋的女弟子因爲衆美有此雅集遂邀簡齋在湖樓下榻簡齋是復與畫舫自有一班門生故舊相與周旋芙蓉獨處無郎未兒有點寂寞簡齋叫姪婦戴氏攜了兒子前來陪伴諸女弟子知道簡齋已到商量趁著上巳舉行卽由雲鳳姊妹擔任發起葦香初熟筍禪可參便是宋嫂魚鱸也在隨園食單以外簡齋年過大耋這些腦滿腸肥的膩品一概不能下咽所以這日的食品不過

鷄。菹。蝦。酢。韭。臠。蘆。漿。衆。美。人。咳。唾。生。風。還。談。起。從。前。徐。昭。華。的。軼。事。說。道。我。今。上。已。彼。昔。花。朝。他。卻。生。平。未。見。西。河。只。是。挂。名。弟。子。雖。則。西。河。替。他。力。爲。獎。飾。畢。竟。不。會。親。侍。丹。鉛。今。日。我。輩。秋。履。追。陪。北。斗。秦。山。宛。然。在。目。便。是。這。位。芙。蓉。夫。人。那。裏。比。不。過。西。河。的。曼。珠。呢。總。須。畫。個。湖。樓。請。業。圖。纔。見。得。我。輩。確。是。親。炙。別。有。一。段。香。火。因。緣。可。惜。沒。有。南。樓。老。人。願。那。寫。生。的。妙。手。簡。齋。道。這。卻。不。可。少。的。紀。念。現。放。著。尤。江。二。君。都。能。頰。上。添。毫。栩栩。欲。活。但。不。知。要。若。干。時。日。可。以。成。幀。趁。著。我。夕。陽。影。裏。還。可。替。諸。位。點。綴。一。二。衆。美。人。自。然。欣。躍。說。道。蠅。致。千。里。我。輩。可。附。驥。以。彰。了。簡。齋。果。然。將。繪。圖。的。事。託。了。尤。江。兩。君。更。叫。姪。婦。隨。時。催。取。自。己。卻。回。隨。園。來。了。過。了。三。年。又。在。湖。樓。叙。過。一。回。更。於。十。三。人。外。添。了。三。人。託。崔。君。補。個。小。幅。正。是。衣。香。鬢。影。濃。淡。得。宜。寶。氣。珠。光。鮮。妍。交。映。簡。齋。便。題。著。小。記。道。

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江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爲誌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朔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文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婢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

第二十九回

展畫圖衆女集湖樓

評書法名嫵居相邸

一一〇

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司農戟門公之女。蔣心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緞。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而攜其兒者。吾宗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

那小幅亦附一跋道

乙卯春再到湖樓重脩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悽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屬入。乃託老友崔君爲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而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檐楡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瓊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

簡齋題後。便附著題詞者三十一家。補題者一家。這班女弟子裏面。要算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最佳。那席佩蘭題圖的六絕。亦曾膾炙人口。其可采的。如第二首的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第五首的願同伏勝傳經例。一個門生授一經。第六首的卻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

這纔算得巧思綺合好語珠穿呢。最後便是簡齋姪女袁淑芳所題先綴一序道。

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胝淑芳，並拜麝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圖命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政詩曰：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閨日午天。贏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

圖集閨中賦茗才，轉因鄉重不輕開。水沈一貼剛分與，鵲尾金鑪手爇來。此事推袁未得曾。

詩傳仙女玉傳燈，噫他一個徐都講。猶自編詩詔友朋，詠絮多慚謝女才。他時內集定教陪學。

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神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妬遲生。

那不二千年，螺丸只賜女門人。聞說隨園例可徂，閨友莫嫌今破例。原須讓我數家珍，畫圖

纔卷又重開。白髮紅粧細認來，拚著他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待公容。

我鑑其間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

圖成以後，存在隨園。這題眉的五個字，相傳係劉文清公劉塘所書。只是後來雲自在盒有了臨本，係照原本寫真衣服粧束，花石渲染濃淡疏密，無毫髮殊。那眉字也出於摹仿，不知道文清手筆的也弄得燕石充玉魚目混珠。其實文清晚年久已不肯握管，他本是相國文正公之子，相門出相，少壯便有風骨，因為與和珅同列，不願浪費筆墨，結交這班勢利小人，憑你王公大臣也都屬人代寫，希圖搪塞。

所以文清的寸縑尺素格外珍如拱璧他的相邸裏面既無食客亦無雜賓連那書記才亦不延聘全仗姬人王氏添香搗麝擘紙裁蠻後來漸能庖代文清寫得剛健婀娜竟辨不出孰真孰僞那王氏更能品評書法將康雍以來諸書家援洪雅存詩評的舊例別有一種書評有什麼壓雪老梅愈形倔強有什麼名流入座意態自如有什麼宛洛少年風流自賞有什麼漢儒傳經恪守家法有什麼長孺鬚直老且益堅有什麼鷹隼脫鞵精采溢目有什麼春雲出岫舒卷自如有什麼騏驥就道顧視不凡有什麼松風竹韻爽客心脾還有那瑜瑕不掩的更是窮形盡相雜以談諧下面都注了姓氏文清道這種筆墨若在文人學士自矜品藻猶恐易於賈禍況是女流況是妾媵如何可傳揚出去在你們閒著無事隨手塗抹要知道一字之貶是銜刺終身的並且書法崇尚亦無定準本朝狀元中壬辰的周忠倚戊戌的孫承恩都學率更己未的歸允肅壬戌的蔡升元庚辰的汪繹都學右軍你雖然能殼寫幾個字不過象我的形式罷了我究竟能殼象古人那一家說罷把這些人的姓氏一筆抹去王氏道這是一時遣興並不能算得定評又何必添許多囉囉呢文清道你知道和相同我的交情嗎他對我不加傾軋何曾是與我相得但是我無瑕可摘只好聽我浮沈他被我侮弄也儘殼了有年歲朝我知他被召入宮敵亡投刺塗中迂道與遇正是寒冰初解積雪欲融的時候我便下車相候他也祇好降輿

我是敝裘溫袍。他是玄裳繡服。見我跪地行禮。他亦急行答拜。汗泥徧體。懊喪異常。這是一樁有年歲。暮我還穿著絮襖。皇上問我何不服貂。我說貂衣在和相處。到得皇上問他。他轉來問我。我說在你家人。劉全質庫中。不同在你處一樣嗎。他雖叫劉全送還。又嫌我有意揭短。這亦是一樁我的舊衣惡服。徜徉在班聯裏面。覺得冠裳禮貌。沒一相宜。依然不至隕越。正要使和相有所顧忌。否則直言攻訐。負氣退隱。這纔中他計呢。謝薌泉說我否卦象辭。洪雅存說我登場飽老。因他不諒我的苦衷。我也從不計較。你們若尋出事來。他不言遊戲。偏言誹謗。這纔授人以柄呢。王氏道是了算我多事罷了。我是女流。又是妾媵。只知幫著夫人料量中饋。安排女紅。便對著你老爺。自有參昂衾綯的舊制。那裏派定要讀書識字。我服役的年分久了。不會領得潤筆。偶然偷閒寫了幾句。竟值得如此責備。從今情願告假。跟夫人去脩婦職了。文清道這卻何苦來呢。你的名也不小了。你替我題的甲秀堂法帖籤。大眾都相信我的親筆。獨被王惕甫忽然識破。他便做了一詩。中有二句道。

詩人老去鴛鴦在甲秀題詩見吉光。

詩後還加上小注說石菴相國有愛姬王筆迹。幾能亂真云云。你不是當今的衛夫人嗎。這首詩在惕甫淵雅堂集裏。你可去繙閱繙閱。王氏道這是不准我免役。將這話來敷衍我的。我看你身居臺閣。門

生故吏且滿海內。略一沾潤便成豪富。你偏瑟瑟縮縮。學這寒酸氣派。弄得我輩粗茶淡飯。像個黃面婆子。你雖目命廉潔。可以制得住。和相我輩。便算是鴛鴦。也不靠他一贊。便增聲價。的文清道。你不要羨慕他們。楊甫是耆英老輩。這詩係偶露風懷。說我以理學傳家。何爲亦有姬侍爲著。你這幾個字。他又道。名士美人。真性情。亦不甚相遠。若是別家妾媵。他還不肯輕贊一辭呢。王氏道。說來說去。你總言之成理。到是紀尙書的扇葉寶侍郎的題詞。都來催過了。我替你結束罷。這都是要好的。我所以轉檢出來。那吳白華侍郎彭芸楣尙書的。你却自家作主。文清道。一總寫把他罷了。王氏道。還有蔣戟門侍郎的呢。文清道。這卻不能。王氏道。這又奇了。我知道戟門侍郎是蔣文肅公的孫子。文肅公政事文章。彪炳史冊。且與太老爺後先枚卜。一時房杜兩世紀。羣便是戟門亦克繼家聲。位居卿貳。有什麼不滿於你的地方。你竟以不著一字報之。文清道。你說戟門吓。他附和和相奔走其門。到也能了。最可鄙的。他去搜羅王寶望的遺妾。吳卿憐備了盛奩華飾。仿那范蠡進西施的故事。獻與和相。又叫卿憐在相前說項尤可恥的附和和相以外。還與和僕劉全訂爲金蘭分庭抗禮。又叫劉全在和相前說項內外夾攻。總算轉了侍郎一級。其實朱石君說得好。戟門不附和相。循資守分。固不失爲侍郎。今周旋若此。不曾再進寸階。徒然自貶聲價。實屬無謂。你想戟門這種人。恨不將他參劾。如何還要同他交好。稱

兄道弟起來現在又到處託人買妾說有一定的標格咳不道文肅後嗣名譽掃地至此貽譏朝列負玷官箴我真正愛莫能助了恐怕買妾的事也是爲著和相呢究竟戟門買妾的標格如何正是

羨彼金閨曾拜寵
問誰玉尺許量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凡三折由袁之一折至劉由劉之一折至蔣然卻融合無間其妙處尤在若離若卽之中較之東露一鱗西露一爪者自然有別

寫袁簡齋女弟子與寫毛西河女弟子不同蓋前以徐昭華爲主體而西河爲賓此以袁簡齋爲主體而女弟子無不是賓觀簡齋前後兩跋綺交脈注仍是羅羅清疏爲諸弟子增色不少

席佩蘭的詩是分采袁淑芳的詩是全錄佩蘭人以圖傳故詩可稍略淑芳人不在圖其名難傳是不得不以詩傳也至戴蘭英詩雖佳絕因已附刊行並不複載矣佩蘭特諸弟子一斑耳其錯落處最耐人尋味

文清姬人能代書已不可及能評書尤不可及文清將姓氏一筆抹煞使當時見者存一疑案使後世聞者亦存一疑案文清之不受傾軋殆能避嫌遠禍歟至其侮弄和相亦有意亦無意絕妙

滑稽。

文清與王姬雙方問答凡十一段有短有長有疏有密有規諫有諷刺有正叙有反激有旁敲有曲引恰好折出戟門遞入下回文人之心才人之筆如是如是。

第三十回

量美人創格笑戟門

識夫婿多情羨雛玉

上回說到蔣戟門的買妾別有標格這却北京做媒媪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那戟門托人做媒也將這件東西交給媒媪起先大衆也不注意漸漸的有人知蔣侍郎宅子裏有這樣買賣都上門來兜生意有的說某家的女有的說某家的婢有的說某胡同的妓還有說流落的難民孤寒的嫠婦你誇貌美他贊趾纖彼詭年輕此稱價賤都要叫戟門親往一視戟門雖是登徒子一流人物年方曰艾早已嫵妾成行偏偏酷信容成想學黃帝夜御多女的故事他爲著衝鋒陷陣要求旗鼓相當所以別出奇思纔定了這個創格衆媒媪紛紛議論的時候戟門身畔摸出一個小包來衆媒媪爭先打開一看却是長長短短十幾條線紅的也有綠的也有青黃黑白無一不備包紙上還題著一首詞道

好好繫紅絲不須求繡綉司婚姻真個天公事實時卯時申時酉時把筆尖兒端寫年庚字真相

思明年枕上開着並頭枝

衆人看了這包線不知道什麼作用。暗想便是月下老人繫足的綵纒也用不著這樣多。戟門道：你們不要疑惑。這是我量美人的尺寸。內中檢出一條青的。說道：第一身材要這樣長。這條是量手的。這條是量足的。這條是量頭部的。這條是量項部的。這條是量胸部的。腹部的便是鬢髮乳臍也都要子細量過。你們看有幾個合格的。便一總來知會我。我揀個日子齊到我處來復量。果然能中我意。便買兩個。三個也說不定。至於女吓婦吓婢吓妓吓。我却全然不計。一律給價。這些線你們帶去便了。衆媒媼遇著這個難題。自然分頭去辦。過了三日。戟門不見有人來知會。卻有點怙記起來。做了些十六字詩排遣排遣。那些詩雖非正軌。到也確有別趣。他的詩道：

一笑露精神。其頤記碩人。亭亭如玉立。身春蔥指尖透。臂玉彎彎藕。搔癢倩麻姑。手凌波仙子。浴翻笑如弓。曲情苗日日長。足眉淡星眸。顫嚶嚶。鴛聲轉。雙靨襯微渦。面鬢雲欹一抹。不受膏沐滑。委地果然長髮。看熨繡芙蓉。雲深鎖。幾重泥人酥。欲醉胸。香氣流。花雨笑共雞頭賭。高並兩峯寒乳。搗麝細如泥。靈通一點犀。是誰春似海。臍

戟門等着媒媼漸漸來知會的。有了十人。戟門便約媒媼帶來復量。預叫姬妾臨時幫忙。這日媒媼一

概乘車把這班肥的瘦的村的俏的諸婦女站在廊下還有幾個婦女的家屬也同來聽信媒媪先進去告訴戟門誰是處子誰是遣婢誰是故妓誰是少嫠戟門出來一望都是婷婷嬈嬈却没有臃腫窄曲的參雜其間便叫復量的十人進了後堂那個嫵妾早已靚粧出外把這班人平視一過然後次第量身量手量足這幾椿是容易合格的慢慢由上而下小緩結束乳如巨菽臍似火齊暎著滑膩的肌膚那不蕩人魂魄戟門畢竟司空見慣了俚色揣稱僅取其四其餘各贈絹衣一襲白金二兩算是酬他一盼這六人同了媒媪家屬自然先去了所存的四人觀他步武聽他聲音一個爲著口吃鈍於應對是以貼出一個又以藕覆下面密藏蓮襯以至增長一寸有奇亦不能輕易與選最後僅贖得兩個一個是椿樹胡同余公館的遣婢一個是草廠胡同王家的少嫠戟門叫媒人傳他家屬議價那遣婢只有老母主人已將此婢賞還所以只索白金三百少嫠的家屬有翁有姑有夫叔還有一周歲小孩說道翁姑養饜丈夫喪葬非得五百金不可戟門問他們真實年紀遣婢說道廿四少嫠說道廿三戟門相與磋磨三百兩的減了五十五百兩的減了一百賞了媒媪二十弔京錢自然歡天喜地的出門了這個蔣侍郎線量美人的佳話京中已經傳徧和坤遇著戟門問他是何用意戟門道老師相陰陽變理當然確有研究門生此舉不過取他發育健全精神臙壯罷了馬善馳驅牛善耕作同是這個道

理和珅道：你的嫻妾都是這樣嗎？戟門道：四時之運，功成者退。近來新納兩人，一切頗能中度。一個是小家碧玉，本已羅敷有夫，不料消渴相如，中途折翼，纔之出爲籬室的，他於閨房燕婉，極有情致。只是嬌癡一點，一個是故家舊寵，忽失歡心，遂配屠沽，意良不忍，不得已再爲馮婦，然却矜持驕貴，不肯媿作兒女子態。辛而善於當夕，祇能大度付之。和珅道：這樣說來，也何須一定用線？大約此中人語，不足爲外人道呢。正在問答間，旁座郝雲士插嘴道：老師相如此，下問戟門先生，何惜此二女不與師相賞鑒？先生操此玉尺，何地無才，儘可從容挑選的。戟門道：並非我有所靳，因二女隨侍多日，似乎未便雲士道：這是又當別論。譬如君有藥臣，先嘗之，父有藥子，先嘗之。戟門道：領教領教。歸家去收拾收拾，竟將二女送入和邸了。這郝雲士本是和珅幕府，與戟門過從甚密，不過官階太小，是個吏部郎中。比到戟門戶部侍郎，懸殊不少。他却是江蘇儀徵人氏，與戟門原籍常熟，確係同鄉。他在和幕專替和珅關說過付，撈點餘潤，所以司員的起居服御，比侍郎還要闊綽呢。他却有一子兩女，長女璫玉，是廣東藩司劉文波的媳婦，次女名叫維玉，卻是幽閒員靜，風致嫣然。三五年華，猶然待字。雲士夫婦亦異常鍾愛，只是苛於擇壻，不免蹉蛇。那維玉不但雅擅詩詞，追距左鮑，便是國朝取士的制義，元燈、元鉢，如數家珍。同時却有兩處論婚，一處是沈碧城待講的公子，浙江歸安縣人，公子在監讀書，捐有中書職

第三十回

量美人創格笑戟門

識夫婿多情羨雛玉

一一〇

衡一處是呂鳳臺給諫的公子河南祥符縣人已經入泮沈呂兩宦與雲士均屬摯交兩公子卻都一表非俗誰辭誰允左右兩難只得向月老說明各取新郎近作一二篇聽閨中人自行選擇兩處違命送到雲士託言同年子姪執贄從遊因為幕府事繁所以叫他代為評隲雛玉先看了沈稿却也文成法立意到筆隨書法摹仿率更僅有幾分形似若在舉貢隊裏也儘算得佳士了綴了幾句批語無非贊揚勉勵的話頭及展開呂公子的卷幅一筆楮河南的楷法已是清華朗潤冠絕羣倫讀罷制義三篇真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焉有不飛黃騰達的道理便在卷尾批著幾行道

精神飽滿氣象發皇以熊劉之才華就歸方之軌範譬諸俊雕盤漠神馬行空以此投時何患不破壁飛去書法婀娜剛健機杼一家若遇知音當魁多士英年得此的未易才

批好後交還雲士雲士笑道仙人第一果然許了狀頭還當甲子推算一番呂家知道婚事漸有成議開明新郎年月時日送與雲士雲士一查子平新郎應該清貴連給諫的命也要官居一品從此朱陳結好秦晉聯盟雛玉允了呂家纔知當日評文是為著這個樞紐那呂公子亦賞識簪花妙楷出自閨門可算得美滿姻緣只待吉期下嫁誰料呂家闖下了彌天大禍幾乎家破人亡不是雛玉力蓋父愆恐怕雲士暴骨邊疆不復有生還的希望便是呂公子呂晉齋亦必飄零不偶銜怨泰山了雛玉不能

做呂家的賢婦。雲士不能做給諫的親家。論起天道好還。兩家却算得一重公案。在呂給諫的爲人。一向是劉諸城王高郵同調。與和坤勢同水火。況且給諫這官例得風聞言事。便洋洋灑灑。參了和坤二十四大罪。乾隆祖護和坤。自然將給諫下獄。晉齋聽了這個霹靂。年輕膽小。紛紛去設法營救。暗想。丈人郝雲士現居和幕。只求他一言緩頰。便好立出囹圄。那知晉齋再四哀號。雲士毫不爲動。反說。乃翁不識時務。敢捋虎鬚。晉齋無可如何。還虧劉諸城上了一疏。代爲剖白。纔下了免死遺戍的諭旨。晉齋看着老父銀鐙上道。行李蕭然。還怕和坤賄囑。解差學那管絃。若侍御的辦法。想將給諫親送臺站。免致意外。給諫道。烏魯木齊地方不是十里八里。走得近不是十日五日。到得快。我奉皇上的恩典。到臺効力生死。早置之度外。你年纔弱冠。家無儋石。若隨我遠行。不怕老母倚閭而望嗎。你好好回京讀書。奉親不必搬回原籍。備書是寒士的本色。應課是秀才的本分。得些膏火俸給。也可勉支菽水。你丈人是和坤幕裏的人。若要引你去充書記拜門生。你千萬婉言辭復。不可墮我的志氣。敗我的名節。我要長行了。你聽我信罷。晉齋泣別歸來。依著嚴命做去。日復一日。家道漸至中落。癯癯母子。僦居一間屋裏。雲士向來略不過問。這日忽然送了五百金來。並約晉齋前去一談。晉齋知非善意。帶了白金去見雲士。雲士問問臺信。談談家况。便露出悔婚的意思。願以五百金買他退婚一紙。晉齋慨然道。吾家向

第三十回

量美人創格笑戟門

識夫婿多情羨羅玉

一二二

無○棄○婦○的○人○今○先○生○意○思○已○決○某○亦○不○能○不○允○到○是○這○白○金○儘○可○壁○返○萬○不○敢○受○賫○賣○婦○便○將○五○百○金○置○在○案○上○急○索○紙○筆○繕○寫○雲○士○喜○得○他○毫○無○推○諉○並○可○省○此○鉅○款○叫○家○僮○快○取○紙○筆○晉○齋○正○握○管○在○手○疾○書○了○幾○個○字○忽○聞○背○後○有○人○怒○叱○道○我○何○罪○於○呂○氏○而○敢○逐○我○和○氏○以○賄○聞○天○下○皇○帝○倦○勤○不○之○察○吾○翁○彈○之○未○爲○過○昔○楊○椒○山○被○誣○死○於○柴○市○朝○貴○有○慕○其○忠○而○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節○不○愧○椒○山○豈○汝○曾○不○如○應○箕○應○尾○而○欲○逐○我○乎○言○罷○便○裂○碎○其○紙○雲○士○正○在○惶○愕○郝○夫○人○早○已○出○堂○指○著○雲○士○道○呂○氏○子○非○長○貧○賤○者○奈○何○出○此○雲○士○惱○羞○成○怒○遂○與○夫○人○反○目○晉○齋○匆○匆○歸○來○告○訴○老○母○呂○夫○人○道○雲○士○依○和○珅○如○冰○山○特○恐○惡○貫○滿○盈○冰○山○一○倒○勢○將○波○及○而○吾○之○賢○婦○陷○入○其○中○奈○何○正○在○談○論○間○忽○聞○車○聲○鱗○鱗○及○門○而○止○羅○玉○叩○了○幾○下○晉○齋○便○拔○關○而○出○眼○見○羅○玉○亂○頭○粗○服○旁○無○婢○媪○詫○異○得○很○一○轉○瞬○間○羅○玉○早○跪○在○呂○夫○人○前○道○兒○不○孝○得○罪○於○老○父○今○已○見○逐○念○兒○已○字○呂○家○則○生○爲○呂○家○的○人○死○爲○呂○家○的○鬼○明○知○尙○未○親○迎○遽○爾○登○門○未○免○誚○兒○越○禮○但○事○非○得○已○姑○賢○或○能○相○諒○今○日○去○留○悉○聽○母○命○倘○不○見○收○兒○卽○斃○命○於○此○不○復○歸○矣○呂○夫○人○道○賢○哉○兒○貞○淑○如○此○多○情○守○禮○能○識○夫○婿○實○爲○區○門○大○幸○今○夕○姑○伴○老○身○明○日○再○當○具○禮○遂○乞○王○懷○祖○先○生○證○婚○懷○祖○慨○贈○百○金○親○朋○亦○聞○風○而○至○草○草○合○卺○夫○讀○婦○燼○以○慰○老○母○所○有○非○曰○炊○汲○諸○役○羅○玉○皆○躬○任○之○晉○齋○是○年○卽○以○第○二○人○捷○京○兆○試○春○闈○點○入○詞○林○

具疏辯冤。果蒙特赦。好在鳳臺。不脩前怨。仍令晉齋執禮甚恭。弄得雲士異常。覲覲後來和勢。既殺雲士。亦坐和黨。還是晉齋代爲營救。纔得以老病賜環。這是嘉慶年間的事。鳳臺早由卿貳游升侍郎了。此時鳳臺雖歸。和珅猶炎炎未滅。乾隆正準備南巡。說此次不到江浙。只在揚州駐蹕。那班鹽商又要出來。鼓吹昇平。迎鑾稱慶。正是

萬里長風舞旌旆。二分明月浸樓臺。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簡齋的癖在足。大戟門的癖在身。長妙人妙事。乃有此種妙想。所寫戟門線景一段。瑣屑委曲。盡態極妍。然卻無一褻語。

初量是媒媪。再量是姬妾。量而又量。卻只便宜和珅。惟兩人一爲遣婢。一爲少釐。摹寫他體格性情。真有體貼入微之妙。戟門畢竟解人。

雲士諂媚和珅。甚於戟門。聽他管藥兩語。真是匪夷所思。從前簡齋匠人庖宰兩喻。不過是解嘲語。此却引經據典。顯得格外鄭重。一何卑鄙如爾。

繼玉同晉齋一段。因緣極離奇。極變幻。極苦楚。極美滿。偏有雲士的反覆。偏有繼玉的真一。偏有

晉齋的慷慨偏有鳳臺的忠厚如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極五花八門之趣可代一齣傳奇

維玉對晉齋一番話激昂頓挫是羞雲士對呂夫人一番話纏綿悱惻是慰晉齋欲寫維玉先寫雲士再寫晉齋蓋不如此不足見維玉也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亮觀者當亦動容

第三十一回

賞雀翎二美別粉榆

割豚肩一官涎苜蓿

上回說到乾隆預備巡幸欲下揚州那第一個起勁的是汪鹽商汪鹽商已經巴結到五品頂戴算是羣商領袖他單名一個燦字同和坤的家人劉全極有交情每年除著照例的報効和坤不算外劉全也送著一份乾脩所以劉全在和坤面前替汪鹽商著實說幾句好話乾隆在京起蹕天津住了兩日濟南住了兩日一路龍旗鳳艦從長江順流而下沿途經棚燈綵熱鬧異常迎鑾的耆臣獻賦的文士爭先恐後挨挨擠擠的跪滿江干汪鹽商帶著一班羣商也是唱著職名跟了接駕行宮裏面早經安排得齊齊整整內務府隨來的人員以及各項太監都送了又沈又大的紅封纔免得他們挑剔和坤自然不離左右同汪鹽商尤為密切乾隆揚州住著總是聽聽戲喫喫酒看看景緻來過多次也有一點厭了回鑾的時候忽然賞了汪燦一條花翎大衆都說汪鹽商竭力辦差應得仰邀異數從此汪鹽

商有聲有勢。排在搢紳隊裏。誰知不滿一月。早已被人暗殺。家中還走失了一個五姨太。一個義女。六小姐有的說是仇殺。有的說是盜殺。江都縣模糊定案。出了一角海捕的文書。後來在六小姐房裏。發現一封瀕行的信。寫道：

汪燦賣友邀功。業已殺卻實當其罪。我等辭別粉榆誓園。北上地方官。倘欲嚴緝。當以治汪之法。治之母。悔汪燦子孫亦宜懷之。五六

江都縣看了莫名其妙。問到汪燦子孫。也都說道。不知大衆沸沸揚揚。總說這條賞的花翎。有點古怪。因為那時的花翎。非常貴重。沒軍功的督撫。固然想不到一條。便在京的宰相。尙書也是沒有的。占著多數。汪鹽商算得什麼。居然奉旨特賞。原來這事內。卻有一個交換條件。這花翎是一顆血淋淋的頭顱。的代價。這頭顱便是六小姐的父親。六小姐姓栗。名娥。生長在通州地方。他父親綽號栗子塊。江湖上混了十餘年。纔改了保鏢的行業。替著汪鹽商。冒過多少險事。便成了刎頸之交。起先理身綠林。劫過和珅。一宗銀兩。和珅無法捕獲。只好暫時隱忍。慢慢知道首犯是栗子塊。便滿布天羅地網。要他的性命。栗子塊料不是事。急忙帶了女兒。投奔揚州。求汪鹽商保護。汪鹽商一口應承。一力擔當。就在家裏住著。栗子塊叫女兒拜在汪鹽商膝下。有時出門去跑跑馬。打打獵。早被和珅訪查的確。叫劉全向

在鹽商索人。汪鹽商總說沒有究竟。南北相隔。和珅也只能罷休。此番聽得駕幸揚州。汪鹽商對栗子塊道。你的仇人到了。我家裏容不得你。你且把女兒留著。你暫到深山窮谷裏去躲避。躲避。栗子塊也說不錯。竟子身到城外去了。他卻最捨不得女兒。三日兩頭總要到汪家來探望。到得和珅知道。暗暗叫劉全來見汪鹽商。指名說栗子塊是你藏著。伯爺若不念交情。早行文揚州府來查抄了。如今伯爺震怒得很。叫我傳諭通知你。不要爲人受過。他一翻臉。你立刻要人亡家破的。叫你放明白些。汪鹽商道。家中委實沒有劉全道。那個說在你家。你怕傷情。只須說出窩頓地方。由我們派人去捕。便了。決不連累到你。汪鹽商還是猶豫。劉全也快快去了。次日劉全又到說。伯爺問你要什麼酬謝。我想你錢也够了。官也有了。只爲你求了一條花翎。伯爺並不爲難。但等事成。便下上諭。你想這花翎是買不到的。借不來的。只要你開一句口。便拱手奉送。你何苦顧全栗子塊。違抗伯爺呢。汪鹽商始而被他威嚇。既而被他利誘。胸中有些什麼把握。說了句。栗子塊住處不知道。他卻常進城的。劉全道。謝謝你。花翎到手了。汪鹽商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又何必同他作對呢。劉全道。你不必管穩戴花翎罷。劉全自去告知和珅。和珅只要手諭城門上盤查。第二日。栗子塊已被擒戮了。汪鹽商有點抱愧。故人用著上好棺衾。將栗子塊葬在綠楊城郭。只瞞了一個六小姐。六小姐連日等著父親不到。不免動了疑心。問問汪鹽

商一味枝梧。六小姐料定有了變卦。究竟汪鹽商家中人又多。嘴又雜。不知不覺流入六小姐耳中。六小姐在汪家住了半年。知己的只有五姨太。那五姨太也是北方出產。善舞雙劍。與六小姐的武藝不相上下。兩人同起同臥。形影不離。此次遭此慘變。便帶哭帶訴。叫五姨太畫策。五姨太道。怪不得這幾日鬼祟。崇原來作此句當。你哭煞也是無益。到是報仇要緊。六小姐道。我今夜便去行刺和珅。五姨太道。和珅爪牙森列。你一個柔弱女子。仗著一柄青鋒。如何能殺成事。那時被他獲住。真是破巢之下。無完卵了。這事須到北京去動手。弄得他人亡家破。纔吐得這口惡氣。我們這個人。只索一命抵一命。便了。又豎起左手拇指道。我連他都饒不過。和珅沒有他那裏有這樣驕橫呢。六小姐道。事不宜遲。我單身便要走了。五姨太道。我們這個人。交把我。趁著明日紛亂的時候。我同你改粧去罷。果然次早汪鹽商被刺。五姨太六小姐扮著僕人。奔出揚州城。一逕到北京住下。這時已是嘉慶三年。乾隆早經禪位。然南巡回京的時候。還有人獻了一個美人。稱爲伍佳氏。嘉慶宮中也由某邸進了一女。賜姓陸。佳生得閉月羞花。沈魚落雁。嘉慶雖疏遠聲色。經不得陸佳氏百般體貼。萬種溫存。有時提起和珅。嘉慶總說太上舊臣不宜過加貶謫。陸佳氏引著康熙對鰲拜。雍正對隆科多的事。說道。小不忽則亂大謀。嘉慶聽了這話。便起意要傾倒和珅。然總碍著上皇暫時容忍。這年除夕。嘉慶率領后妃。向上皇晉

酒道賀書翻時憲帖挂宜春。上皇還寫了幾個福字壽字預備元旦賞賚王公高高興興聽了一齣戲。回到寢宮傳呼伍佳氏承值。誰知當夜便晏了駕。到得太醫前來診脈。但說酒後中寒。年高氣弱。伍佳氏侍寢不謹。貶入永巷。後來爲著正朔大典。纔把忌辰改到正月初三。和珅忙著上皇治喪。嗣君親政。到也小心寅畏。不道嘉慶痛惡和珅。旬日間便下了嚴諭。命侍衛鎖拿大學士和珅。和珅連日知道消息不好。想要乘機告退。早有侍衛隨著欽差前來宣旨。和珅迅雷不及掩耳。只得素衣素冠出來跪著。欽差朗聲道。

和珅欺罔擅專情罪重大。著卽革職鎖交刑部嚴訊。欽此。

和珅聽罷。真是青天霹靂。躲無可躲。避無可避。欽差忙招呼侍衛將伯相伺候到部。一面便把守前後門。準備查抄宅中。自和珅以下。男女都分拘一室。只放出十公主入宮求情。侍衛按著金庫銀庫錢庫。人蔭庫玉器庫珠寶庫銀器庫古玩庫綢緞庫皮張庫銅錫庫磁器庫文房庫珍饈庫。以及住屋內上房內夾牆內地窖內。連同家人婦女。一概登載簿籍。奏了上去。幸虧嘉慶看了公主的顏面。只將和珅一人賜帛。其餘家屬概不牽累。猶記和珅獄中有一詩道。

夜色明如許。嗟予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闈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繚纒。

泣孤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辜負九重仁。

又於自盡後衣帶間得一詩道

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烟。是後身。

和珅既死。朝局一清。阿附他的福長安、蘇凌河、吳省蘭、李潢、李元雲等。監禁的監禁。休致的休致。降革的降革。從前彈劾和珅的已死的追卹。遣戍的召回。被議的起用。和珅這鉅案。總算結束。那宮中的陸佳氏、永巷裏的伍佳氏。均報逃逸。嘉慶也不便聲張。聽其所之。有人說伍佳氏是五姨太。陸佳氏是六小姐。蛛絲馬迹。子細可尋。報仇以後。早在西山削髮爲尼了。這話也不能全信。到是和珅藉沒的這班姬妾。婢女。幾個殊豔的。自有達官貴人。儲之金屋。仍不失儻來的富貴。那些中駟以下。真是落花無主。弱草誰依。墮溷飄藩。何人援手。內中有個絕色廚娘。輾轉流落在涿州。嫁了一位朱校官。這校官原是極冷的衙門。一年到頭。不遇祭丁。不見肉面。那廚娘是持梁食肥慣的。每日對著一盤苜蓿。實在淡而無味。然也得過且過。並不敢向校官饒舌。到是校官坐擁佳麗。著實有點抱愧。便問廚娘。前在和邸所司何事。廚娘道。我只管一味小炒肉。每月下廚一次。其餘鷄魚鵝鴨。各品有各人辦理。校官道。你既能設小炒肉。明日叫門斗買半斤肉。試試看。廚娘哼了一聲道。好容易的小炒肉。校官道。小炒肉不過齷切肉。

絲○加○點○筍○菲○之○類○罷○了○廚○娘○道○怪○不○得○看○的○這○樣○輕○和○邸○裏○的○小○炒○肉○是○把○肥○豬○用○豆○漿○喂○養○使○他○脂○
澤○充○滿○了○生○生○將○豚○肩○割○下○用○鷄○湯○煨○著○剔○去○皮○筋○洗○淨○膏○血○將○利○刀○薄○批○纒○剝○然○後○下○釜○還○要○杭○州○
的○鹽○鎮○江○的○醋○成○都○的○椒○纔○能○配○合○入○味○缺○一○便○無○用○了○校○官○道○據○你○說○來○我○一○世○喫○不○成○了○你○將○就○
弄○弄○罷○廚○娘○道○市○上○的○豬○肉○腥○穢○不○堪○決○不○能○炒○你○須○買○隻○全○豬○纔○好○校○官○道○明○年○春○丁○翰○著○我○管○到○
是○一○隻○全○豬○隨○我○宰○割○只○是○死○了○廚○娘○道○死○了○味○變○了○你○既○涎○著○我○也○講○究○不○得○許○多○了○校○官○果○然○等○
著○到○得○春○祭○下○來○扛○了○一○隻○死○豬○立○逼○廚○娘○去○炒○廚○娘○磨○刀○霍○霍○放○出○平○生○的○本○領○燴○湯○沃○水○批○卻○導○
竅○加○上○些○油○鹽○醬○醋○早○香○噴○噴○的○在○鍋○裏○滾○校○官○親○入○廚○下○來○看○廚○娘○的○烹○調○還○未○炒○熟○校○官○已○伸○長○
頸○子○望○著○廚○娘○道○橫○豎○有○得○喫○了○何○必○這○樣○饑○呢○校○官○出○來○安○著○兩○副○匕○箸○燙○著○一○壺○福○酒○准○備○對○酌○
廚○娘○早○嬾○嬾○婷○婷○捧○著○小○炒○肉○出○來○了○校○官○看○他○擺○下○便○是○兜○頭○一○箸○說○道○好○嫩○吓○接○著○又○說○道○好○痛○
吓○廚○娘○忙○問○何○故○校○官○半○晌○後○纔○說○道○我○連○舌○頭○吞○下○肚○了○廚○娘○付○之○一○笑○兩○人○傳○杯○弄○盞○喫○了○多○時○
校○官○道○我○平○生○算○是○第○三○樂○了○第○一○樂○是○我○入○泮○的○時○候○聽○得○門○斗○報○鑼○聲○我○家○老○太○爺○晚○間○備○了○幾○
樣○菜○叫○我○喫○了○去○覆○試○第○二○樂○是○我○第○一○次○娶○妻○拜○堂○歸○房○最○後○喫○那○交○杯○酒○今○日○對○了○你○這○樣○美○貌○
喫○這○樣○美○味○的○小○炒○肉○不○是○第○三○樂○嗎○你○在○和○邸○幾○年○和○坤○失○敗○的○時○候○你○們○這○樣○散○開○你○也○好○同○我○

談談。廚娘道：我本是涿州人，姓聶，六歲賣在和邸，派入廚下。當時有個麼嬾嬾，教會了我小炒肉。他便歸去了。我自從十三歲接手，一直已是六年。邸中姬妾約有六七十人，我們也記不清，認不得。只有老太太是慈愛我們的。還有一位十公主，生得千嬌百媚。邸中上上下下，對著他都要跪了說話。相爺最寵的是長二姑，大家叫他二太太。他卻憑權藉勢，助紂爲害。後來什麼蔣侍郎，獻了一個吳卿憐，便分了二太太的寵。如今大約各事其主了。我們出邸，幾百人囚了三間板屋，嚇吓，猶不知道。居然恩旨赦罪，身邊贖得幾兩碎銀，尋到涿州，便同你遇著。只有二太太同吳卿憐，我還有幾分記得呢。聽說二太太是送相爺歸天的，還做了兩首詩，我卻鈔了藏著，改日取出來，把你看罷。正是

妙有閒情聚梁孟，且搜舊事說開天。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前半寫和冲之盛，後半寫和冲之衰。死粟死汪而終不免於自斃，非是乾隆偏心，那見得熹慶辣手。

汪商左右是死，若不言粟必死於和，雖劉全不能救也。然汪一商耳，結交劉全何爲？結交和璋何爲？吾故謂汪商之死不在賣粟，實在交和，否則雖有百粟，和亦安能勢迫利誘哉。

第三十二回

槃水釐纓作詩代哭

重樓邃閣弔古傷今

一三二

伍佳陸佳辦事捷。善謀深脫身快。如此方許報仇。獨怪五姨甘死其夫。與栗同行。真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跳免爲尼。洵非凡俗。

一味小炒肉耳。寫校官之酸寒。寫廚娘之嬌貴。寫校官之饕餮。寫廚娘之揶揄。曲曲傳神。談談著筆。此非寫校官寫廚娘。仍寫和珅也。珅之豪侈極矣。此特一斑。

和珅之諭拿和珅之賜死。距乾隆晏駕時不滿兩旬。蓋速發則易治。遲發則難圖也。仍有其孥。仍官其子。嘉慶廟號所以爲仁歟。

第三十二回

槃水釐纓作詩代哭

重樓邃閣弔古傷今

上回說到和珅被繫。賜令自裁。這卻照著周禮槃水釐纓的故事。不肯把堂堂宰相肆諸市朝。卻還是嘉慶的仁厚。司帛的兩名太監進了監房。宣了諭旨。和珅還謝過了恩。什麼老太太、太太、姨太太都已赦出刑部。只贖得二太太一人預備死後收殮。和珅並無遺囑。只說我死當其罪。傳諭豐紳殷德一班人安分當差。不要再負天恩了。二太太看和珅走入監旁小室。魂靈兒早飛上天去。不到一時。太監匆匆覆命去了。二太太向小室裏一望。和珅帛已解下。斜臥在一張竹榻上。淚痕血漬。和在腮邊。便號啕。

痛哭起來。幾個兒孫跟進來捧著屍首。又是一慟。連夜裝入棺木。由提牢廳驗封後。纔許擡出。二太太步送出門。這悽慘蕭落的情形。觀者無不。太息。二太太輓以兩律道。

誰道今皇恩遇殊法。寬難爲罪臣。舒墜樓空有借亡志。望闕難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了。愁腸萬縷妾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裏相逢醒也無。掩面登車涕淚滑。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辭秦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薄。者番萍梗恨緣艱。傷心一派蘆溝水。直向東流竟不還。

這兩首詩傳頌都中。所以廚娘鈔得校官看過。一編說好。吓你們只知道二太太。你曉得他出身嗎。他在和坤門子裏約計有十年了。賣官鬻爵。勾通了劣幕。郝雲士。惡僕劉全。弄進了數百萬。所有弟兄子姪。不是知縣。便是鹽場。極小到縣丞。巡檢。都靠著和坤的招牌。委了極肥極美的缺。他總要瓜分一半。有些懇駙馬求公主的事。連和坤都沒有知道。只在老太太面前低頭伏小。口口聲聲是賤妾。一遇失寵的姊妹。沒權的姬侍。他作威作福。凌逼他們。不可言狀。和坤又稱贊他能理家政。僕媪的進退。田產的買賣。只要二太太吩咐。和坤沒有不依上。而幕僚下。而廝僕遠。而佃戶近。而工匠四。時入節。都備了豐腆的禮物來送。二太太若是稍不如意。舌尖上齒縫裏。在和坤面前透出一字一句。那飯碗登

時○碰○破○了○他○的○父○親○在○正○藍○旗○牧○地○上○喂○馬○的○他○的○母○親○是○個○公○郎○裏○發○出○來○配○人○的○他○姓○什○麼○白○在○京○中○沙○鍋○隊○裏○住○了○二○男○二○女○男○的○是○一○個○知○縣○一○個○鹽○場○了○二○太○太○便○是○長○女○十○一○歲○賣○在○刑○部○司○員○曹○家○這○個○司○員○太○太○替○他○梳○頭○裹○脚○教○他○識○字○讀○書○司○員○原○想○自○納○只○爲○著○求○個○秋○審○處○的○差○使○將○他○送○與○和○坤○那○時○和○坤○纔○署○了○侍○郎○的○缺○家○中○並○無○姬○妾○這○位○二○太○太○又○善○逢○迎○又○善○操○作○和○坤○的○一○升○九○級○還○說○靠○他○助○家○命○呢○如○今○他○的○妹○子○又○是○福○長○安○的○寵○妾○他○家○中○父○母○尙○在○魏○梁○胡○同○早○造○了○高○廳○大○廈○二○太○太○偶○爾○歸○寧○父○母○嫂○子○都○稱○他○姑○太○太○那○司○員○也○認○他○做○了○義○女○前○年○託○他○同○和○坤○設○法○得○了○京○察○一○等○纔○放○永○定○河○道○呢○他○於○函○札○簿○籍○一○概○都○井○井○有○條○又○寫○得○好○又○寫○得○快○有○時○代○和○坤○吟○幾○首○詩○填○幾○闕○詞○比○幕○府○來○得○漂○亮○和○坤○近○來○也○會○動○動○筆○了○這○確○是○枕○上○的○陶○鎔○閨○中○的○教○化○和○坤○雖○則○三○妻○四○妾○要○他○說○到○誰○房○裏○和○坤○纔○到○誰○房○裏○比○那○本○朝○的○家○法○皇○帝○臨○幸○要○皇○后○蓋○章○來○得○利○害○此○番○和○坤○查○抄○他○的○私○財○一○點○沒○有○漏○出○因○爲○他○寄○在○阿○哥○名○下○誰○也○不○知○道○的○趁○著○和○坤○下○獄○的○時○候○他○暗○暗○叫○阿○哥○都○呈○請○開○缺○回○籍○督○撫○往○時○是○爲○著○和○坤○現○見○和○坤○勢○敗○樂○得○推○個○順○水○人○情○他○阿○哥○也○做○富○家○翁○了○二○太○太○賣○著○好○嘴○對○著○老○太○太○說○情○願○跟○了○和○坤○到○監○裏○去○伏○侍○免○得○和○坤○受○苦○大○衆○稱○贊○他○有○良○心○有○感○情○他○那○裏○是○爲○著○和○坤○吓○只○爲○和○坤○有○餘○不○盡○的○金○銀○還○未○抄

得乾淨如今只有他明白了。管庫的四個女子：香蓮、蕙芳、盧八兒、雲香，他妹妹長，妹妹短，也是爲得舞。弊呢？劉全以外，劉陔、劉印、胡六，那個不是心腹？我總道和珅一死，他必然隨夫身殉，不料他做這兩首詩來，敷衍敷衍，和珅一家的人都故他騙够了。他又來騙全國的人，他說以詩代哭，我看哭是假的，詩也是假的。不過就詩論詩，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真是風詩三百的遺派。覺得六朝人無此渾脫，晚唐人無此齊整呢？居然出在女子手裏，可謂難得。若是就人論人，狡猾陰很尖，新刻薄，你們看他後來結果罷。如其跟著老太太太過日子，還算替和珅掙氣，我想貪財怕死的人，未必有這樣專一。厨娘道：你恐怕還不能說盡呢。他小名叫長二姑，後來曹家叫蕙蘭，那詩小印又是老嫗俱解呢。香山後裔呢？你不要輕看這兩首詩。京中達官貴人、通儒學士，沒一個不稱贊的。校官道：你且等著再說罷。自從二太太有這兩首輓詩，又傳出吳卿憐八首絕詩來了。這吳卿憐本是蘇州人，曾經隨侍王中丞、賈望王、賈望在浙江的時候，卿憐最爲得寵。六橋風月，三竺烟霞，都算是卿憐的。湯沐衙門裏面，還造著一座迷樓，玲瓏縹緲，高可摘星，四面窗拓琉璃，圍圍翡翠，珠光寶氣，飄飄然有神仙的風致。卿憐嫻嫻，微步來往，其間不疑爲張麗華，便疑爲吳絳仙。有時水佩風裳，在這三十里西湖，雙雙打漿。王中丞還說：李敏達花神十二，是愛博而情不專呢。那時有人爲撰一聯道：

第三十二回

槃水釐纓作詩代哭

重樓邃閣弔古傷今

一三六

畫舫笙歌紅藕花中拚一醉
香車油壁綠楊陰裏可重來

這種身在畫圖的情景。卿憐卻非凡得意。不道中丞案發。竟兢兢避居吳下。堂前舊燕飛入人家。玉貌華年。那堪回首。偏有這撮合山的蔣戟門。將他送歸和邸。和邸的重樓邃閣。自然賽過王家。況且和坤自得卿憐。連二太太都視如塵土。卿憐雖琵琶別處。處處皆覩物傷情。每勸和坤力抑奢華。免致旁觀側目。即使勢成騎虎。也須尋個機會。向宦海中早早抽身。和坤正在興頭。自然忠言逆耳。他料定王中丞覆轍不遠了。果然梧桐風倒。落葉分飛。他又以罪屬沒為官婢。傷今弔古。纔有這八首絕詩。那詩道

曉妝驚落玉搔頭。(注正月初八日曉起理髮驚聞籍沒)宛在湖邊十二樓。(注王中丞撫浙時)
起妝閣飾以寶玉。傳謂迷樓和相池館皆仿王苑。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香稻
入唇驚吐日。(注和處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海珍列鼎厭嘗時。(注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食厭多陳)儿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嚼謂之洋粉云。蛾眉屈措年多少。到處滄桑
知不知。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冷繡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蓮開並蒂
豈前因。虛擲鴛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個中人。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

王孫梁間燕子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無遠近。一聲款乃到吳門。村姬歡笑不知貧。長袖輕裾帶翠鬟。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

冷夜癡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休問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棲。

八首詩。又是感遇。又是言情。比那兩首。還要淒絕。衆人纔知道宮婢中有這吳卿憐。人人都來物色他。了他卻分在多羅貝勒府裏。這貝勒也能設寫幾筆畫。謔幾句詩。聽得卿憐在府。便急忙傳他進見。卿憐已是年過番信了。加著羈囚。狸狂益發憔悴。可憐現在。又從刑部發放出來。鬢髮蓬鬆。容顏黃瘦。那裏還有從前的丰采。聽得管家婆招呼入內。這位貝勒爺已走下階來。卿憐一片紅雲。飛上兩頰。只得行個旗裏貝勒道。屋子裏坐罷。便派卿憐在書房承值。卿憐垂涕道。婢子是不祥人呢。兩次從人。兩次被罪。應該隨著伯爺去了。偏是蘇州還有老母。老母一日不死。婢子不敢一日先死。含羞忍辱。想到府裏來。做個窳婢。或者適逢其會。尙可與老母一面。不意貝勒爺又垂青眼。婢兒是嚇得慌了。見得怕了。都是婢子命薄。累及主人。以後決不敢再事第三人了。貝勒道。你不是豫讓衆人國士的見解嗎。我府中雖不如和相銅龍滴漏金獸含鎖高閣深閨也。決不肯委屈你的夫人和平。速下終年長齋繡佛。不問他事。諸妾各有職掌。兩不相涉。你只在書房裏安排筆硯。整理琴書。做一個添香的紅袖罷了。若說

要替和珅守節爲什麼不替王曾望守節呢。是否王以衆人遇你。和以國士遇你。所以前後不同的。卿憐道。王中丞迷樓粉黛。寵在一身。當年變起雲時。原欲自經以殉。爲的老母子。身覺獨勉。強抑制下來。誰料常熟的蔣戟門。幾次三番。用重金啖我老母。老母婉言譬勸。說道。少年喪耦。終非久計。不如隨了蔣爺。北上。你也可以圖後半世快活。我也得一宗厚聘。藉養天年。這纔進了和相的門庭。幸得他另眼相看。一直延挨到了今日。婢子是做妾的人。只望足食豐衣。主恩不替。算是意滿了。那外面飛來的橫禍。婢子從何處料起。如今更沒得妄想。只求貝勒爺賞碗飯。婢子跟著府裏的人。縫紉炊爨。都不敢辭所諭。承值書房。婢子萬難從命。婢子已是失節過了。說什麼守節不守節呢。並非不中擡舉。實在別有苦衷。要請貝勒爺原諒。貝勒道。像你這種身體面貌。如何能同他們在一起。幹呢。還是依我辦好。卿憐道。婢子的話說盡了。卻尙有一種的願望。婢子分在府裏。算貝勒爺的人了。貝勒爺若肯放婢子回蘇。俾得母女團圓。這個洪恩。真是天高地厚。世世銜環結草。也報不盡呢。不然北京尼菴甚多。婢子窮。卻青絲跟著粥鼓齋魚。替貝勒爺求福。婢子亦可脩脩來世。不識貝勒爺能殼允許否。貝勒道。回蘇是不便的。尼菴也不是一時就有。你既然不肯上來。暫時送到夫人淨室裏。念經罷。卿憐謝了。又謝便在貝勒府裏。伴著夫人。夫人有時出門拈香。總帶著他同去。青裙疏服。脂粉不施。西山竺脩菴裏的女尼說。

卿憐生有夙根。要他皈依三寶。夫人看他淤泥自拔。不愧爲火炕青蓮。也叫他削髮披緇。除夙孽。這卿憐的結果。也算不弱了他一個師父。一個師叔。雖則傳授衣鉢。年齡亦與卿憐彷彿。後來卿憐互談身世。纔知道是汪鹽商的五姨太六小姐。卿憐既到尼菴。清磬疏鐘。別無繫戀。偶然出山閒步。多是蒼松翠竹。護著這小小茅廬。想到昔日繁華。而今安在大澈大悟。連詩也輟筆不作了。却將詩稿。騰了出寮。題爲兩夢吟。那最後幾首。便是辭別貝勒夫人的道。

自從孤翼歎無巢。綺夢塵緣一例拋。慚愧窗前雪衣女。心經一卷已先教。 鑪香瓶水小排當。高
盞蓮花別樣妝。自是妙嚴公主樣。上鞦韆。步步禮空王。 記否園中布地金。蕭蕭紫竹早成林。楊枝
徧灑人間水。爭拜慈航觀世音。 幾多朱戶幾禪關。解脫因緣去不還。歷盡蛾眉多少劫。夕陽斜
處到西山。

這兩夢吟出版以後。被一位輜軒使者。采入國朝閨秀詩萃中。約計有一百餘人。連方外名妓。無不附
載。卿憐兩夢吟。以次使是拜駕女史的欠愁集。這欠愁集。又何爲而作呢。正是

才人福薄多遭劫。 女子詩工不礙窮。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三十二回

漿水釐纓作詩代哭

重樓邃閣弔古傷今

一四〇

此回前半是叙長二姑如禹鼎溫犀毫髮畢現後半是叙吳卿憐如唐陵漢寢寥落可傷若就詩論詩兩人實堪伯仲和坤籍沒賜盡之慘尙借兩人之詩據爲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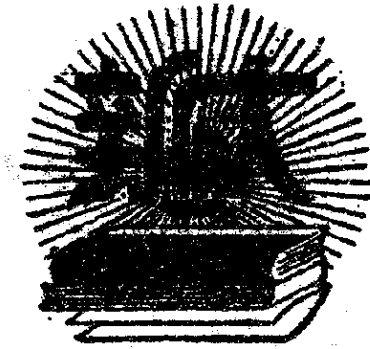
長二姑貌慈心辣計狡謀工綜其弊端不外欺夫家庇母家而已和坤全家在其籠罩中從未揭開黑幕即以二詩傳頌轟動京師達官貴人通儒學士也被他籠罩住了僅靠一個校官滔滔汨汨講這一片於長二姑何損

吳卿憐是閒散人不比長二姑是經紀人其對貝勒所謂足食豐衣主恩不替已活畫一閒散的樣子却詩筆亦處處自傷與長二姑專弔和坤者有別其倦倦老母呢呢菴亦是卿憐閒散處卿憐不從貝勒非矯也有所畏也否則可以事中丞可以事宰相何不可以事貝勒一則曰不辭人再則曰累主人其詞哀其志決矣西山結果似高長二姑一著

82

558026

558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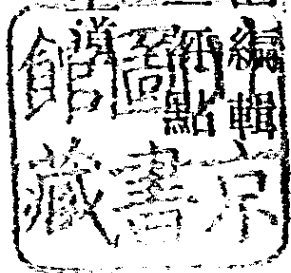


清代三百年豔史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綉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

上回說到拜鴛女史編著一部欠愁集集中都記著綉山才女雙卿的事這雙卿詞中有舊愁還欠這一句所以在集上署這欠愁二字拜鴛喜讀西清散記綉餘無事將散記次第甄錄搓脂滴粉不過留著閨閣中的鴻爪那知竟附入香豔小品中論到那西清散記原是金壇史梧岡的著作梧岡風流鏘雅喜在山寺讀書綉山翠巖青巒橫空無際這些槎枒古木零落斷苔都有奇巖蒼涼的風趣山左一片瀑布流入清溪六六文鱗石旁可數山半便有一古剎鑿崖作佛結茅居僧下下高高又沿著石棧天梯造成平廊一帶廊外嫩娟脩竹夾雜些紅紫山花梧岡下榻廊中領略這蔬筍的雋味山下有個小小村落酒帘茶灶左右參差其餘盡是農家卉服黃冠荷鋤來往這些天真爛漫的婦女春耕饅飯秋收打稻熙熙皞皞並無一點的愁怨到得冬閒自有那老學究來開冬學什麼三字經百家姓日用雜字都算是絕好課本不道這私塾鄰家有一個垂髫女子名叫雙卿不脂而紅不粉而白盈盈十五不啻苧蘿之西施也每聞村童讀書聲喜躍若有所悟村中人皆蠢蠢如鹿豕誰復以文字相授者雙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綉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道

二

卿精於女紅。輒售貨以易詩詞等書。暇或閒臨小楷。娟秀端麗。與衛夫人簪花格相似。且能於一桂葉上寫心經。莫不詫爲工巧。梧岡平視之。雙卿不以爲侮。然其年十八矣。梧岡以秋試晉省。歸家度歲。次春復往寺中。知雙卿已適一周姓。農目不識丁。且長雙卿十歲。梧岡持繡囊絲脫之屬。託言姻眷。投贈雙卿。雙卿什襲藏之。囑以後弗復爾。爾幸周姓亦居山麓。晚炊晨汲。亦時見雙卿。蹤迹而雙卿避嫌守禮。不復與梧岡交。一語段玉函頗踴其事。嘗至山寺來訪梧岡。與梧岡登山晚望。猶見雙卿執畚戶外。旋携竹籃種瓜瓠於橋西也。眉目清揚。意兼涼楚。爲之太息久之。次晨得一芍藥。葉粉書浣溪沙詞道。暖雨無晴漏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麥上場時。汲水種瓜偏怒早。忍煙炊黍又嫌遲。日長酸透軟腰支。

梧岡讀罷道。哀豔極矣。又得一玉簪。葉粉書望江南詞道。

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驢黃鸝幽恨。莫重提。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恨。惜衣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

玉函讀罷對梧岡道。是才女也。汝在綉山久。當有以記之。無使散佚也。梧岡道。雙卿可謂遇人不淑矣。其大貌寢而行惡。讀時憲書。僅能辨月之大小。家境本困。舅姑更勞苦之。不相恤。而雙卿事之善。意雖

不樂。而於夫前未嘗無愉色。饑倦憂悴。言笑猶晏晏然。嘗病瘡。舂穀而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白旁杵壓於腰。忍痛起復舂。夫瞋目視之。笑謝曰。穀可舂矣。炊粥半而瘡作。火烈術溢。雙卿急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環脫耳裂。血流及肩。掩之而泣。夫以其溢也。禁不與午餐。雙卿乃含笑舂穀於旁。鄰婦問之曰。飢乎。應曰。否。鄰婦擲榆之曰。蝦蟆有氣耶。奚其飽。雙卿於是抒曰。俯地而歎曰。天乎。願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歲後無如我雙卿爲也。你想雙卿這種情形。愁也不愁。苦也不苦。玉函道你與他近在咫尺。爲什麼不去慰藉慰藉。梧岡道。雙卿發情止禮。不受嗟來。便是偶爾通詞。他卻面如寒鐵。卽有詩詞贈答。也不敢著一點怨姑憎夫的話。曾記他中表行中有嫁遠村書生者。歸傲雙卿。謂雙卿旣嫁農家。無福見書生。面雙卿驕然曰。書生抵得幾畝田。值得幾石穀。哉。書生飢欲死。不如吾家溫飽耳。吾夫雖不慧。近識得幾擔西瓜大的字。朝出暮入。終身厮守。書生不得志。汝且操作若農家婦。一旦通顯。勢必重山。復水。捧檄而去。欲圖一面。難乎其難。卽使相將同行。恐後房佳麗。將分汝寵也。茫茫宦海。時有風波。生殺徒流。惟天子命農家。只須輸租納佃。何患持牒吏。下鄉哉。爾試思之。書生善乎農家。善乎聞者。都說雙卿聰明。說雙卿坦白。我看還不是解嘲語嗎。我所以不敢惹他。但是他的死裏逃生。苦中作樂。卻都親眼見的他。詩詞雖沒有稿本。東露一鱗。西露一爪。我卻搜集得。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綺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道

三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綉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道

四

不少。你叫我編成筆記。這卻匪異人任慢慢將他著作理出來。將他事實寫出來。也算閨秀一門中別調呢。玉函點首稱是。梧岡在山寺裏。果然替雙卿纂輯起來。雙卿得著這個消息。纔拜謝梧岡道。雙卿今生已矣。相期來世。後來梧岡編成以後。還交雙卿親自審定。名叫西清散記。雙卿更託童子齡另錄副本。說死之日。願以爲殉。雙卿是雍正末季的人。梧岡此記。纔是乾隆中葉出版。拜鴛女史訂了這本。欠愁集。真覺生香活色。俳調纏綿。才子佳人是。有這段可望不可即的情狀。拜鴛在欠愁集後。還題著幾首詩道。

莫將薄命怨紅顏。說到紅顏淚欲潛。我亦身從愁裏度。欠愁豈止是綉山。本來生小不知愁。送我澆愁酒一甌。酒味不如詩味厚。欠愁祇許借詩酬。

拜鴛女史的欠愁集。以次便是方外什麼蓮香集。芍禪詩鈔。天目山房隨筆。也有二十餘種。這天目山房隨筆。卻是環師所編。都記俠客的遺聞軼事。環師雲遊南北。所遇所見。自然不少。那些俠容。多半是鋤強扶弱。行蹤飄忽。或居旅舍。或寄尼菴。總有一二驚愚駭俗的事。纔肯離他去。其中有一段道。

清初定鼎。盜賊尙未盡滅。有解役賫銀鞘數千兩。逕解濟南。銀鞘係以檀木爲夾。每夾嵌寶銀二。定凡百兩。上標官封。至爲堅重。薄暮行至盆道。將投旅館。宿方入門。門外遇一客。著紅綉頭狀。縛

惡可怖。顧視久之。役頗有戒心。及入逆旅主人。觀其行囊重且滯。值此伏莽不靖。易惹人覬覦。辭不肯留。役哀懇再回。主人乃言。西北有尼菴。相距祇里許。凡挾重資者。咸投宿其中。即可保無虞。役乃懇主人導之往。入菴門。見有廡三間。東向牀榻俱備。其北有觀音大士殿。殿側一小門。扃鑰甚嚴。剝啄久之。方有老嫗出應。問其意。役絮絮白所求。請託庇宇下。嫗云。但宿西廡無妨。既而嫗往閉山門。持朱條封鎖。訖入殿。側小門去。役展行囊。在西廡中。夜間相戒勿寢。然燈燭。手弓刀。坐以待旦。至三鼓後。忽聞山門外狂飆驟發。門砉然遽開。旋聞屏門外呼聲甚厲。衆方駭愕。擬持械力禦之。而屏門亦開。一人轟然入。諦視之。卽日間逆旅所見紅綃頭人也。徒手持一束香。擲地。衆聞其香。咸仆地上。昏然不省人事。比天曉。乃醒。則廡中空。行囊盡失。相顧詫歎。謂失此何以報官命。不得已再叩小門。欲告以夜間被盜事。老嫗復出問曰。汝等欲叩夜來事耶。衆曰。唯。嫗乃命稍候。入白女尼。俄而女尼偕嫗出。嫗挾一蒲團爲尼敷坐。役乃跪白醜糺。尼笑曰。此奴不識進退。竟敢來此作狡獪。罪無可道。吾當命駕一行。爲汝等了此事。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逕去。其行如飛。候已不見。衆役方疑慮。以爲尼祇一人。不知何從。覓得賊巢。又恐賊徒衆多。或虞不敵。正在互相推測之際。則見尼已翩然而入。一手挽人頭。驢背上負木夾數十。業業然。

殊無所苦。既入，乃呼衆曰：「來視汝夾官封如故乎？」衆視之，果係原物。後擲頭地上，令衆視之曰：「此人無誤否？」衆又取視之，則果昨夜之紅綉人也。尼言：「幸不辱命，諸君自此前往，當可無慮。」衆役羅跪拜謝，酬以金，不受。仍由殿側小門而入。於是衆役遂遣赴濟南。勾當公事畢，仍由故道歸。再往尼菴訪之，則菴在人亡，不知何往矣。詢之市人，方知尼本非本處人。三、四年前，挾嫗俱來，寄居此菴。尼高髻盛裝，衣錦繡，行纒羅襪，年纔十九，面目姣好。里中惡少見其荏弱可欺，一老一少，當無他異。乘夜思往劫之。入門後，瞥見白光一線，由窗隙出。繞少年身一周，腰卽中斷，擲出牆外。次日途人見之，莫知所以。然惡黨由此絕迹，不敢再犯。自解役失銀，求尼緝歸後，遠近喧傳，無不知尼之爲劍俠者。來求之人，絡繹不絕。一日菴門未啟，而尼與嫗已棄菴而去。今其菴尙存，住持者已非俠尼矣。

這一大段以後，還有零零碎碎的多段，那最爲有趣的幾段是：

無錫惠泉多尼菴，尼率剪髮不全，繫一魚一磬，外無他器也。菴櫛比相髣髴，薰蕕蕭艾，不甚可辨。隨喜者須有導，乃得入。亦肴核亦管絃，亦可止宿效鷄鶻。若村人野叟，驀然闖入，惟見一佛、婆、支、門、戶、二、三、老、尼、喃喃作梵唄聲而已。不款茶，不留坐，平時亦不募緣，不禮懺。蓋其所入者，別有在。

也。鏡華師從建業歸，愛惠泉水味。小住月波菴，菴左有祭者，嘗爲里少涎。以鏡華師監誤叩其門，鏡華師駢五指削其肩，里少跪謝，復鼻以刀圭曰：「知懺悔，可教也。」次晨打包去。

濟南一帶多村店，幕宿晨征，雖同舍，初不問姓名。有孝廉計偕入都道，出章邱，晚投店樓止。先有一女在，年約三十許，雖錦衣弓鞵，而首加氈笠，夫笠則赫然尼也。尼就東榻坐，孝廉坐西榻，觀其丰神楚楚，而結束爲急裝，腰間懸劍一門，外繫黑衛，一連呼進餐，似秦隴問音。孝廉試問何人，尼曰：「不知何許人，又問將往何處？」去處去，餐畢跨衛欲行，授孝廉小旗一曰：「汝心頗正，不涉遐想，持此可沿途平安也。」言畢，策策出店，駟然向東而駛。

八指尼不知何地人，幼受戒於玉燈師，走北京西山，結茅居爲某邸所窺，必欲刳實之，充下陳。八指尼雖被逼，願以死誓。焚二指以見志，福晉憐之，仍放還西山，並助以金。菴成後，題曰「竺脩八指尼慮以顏色爲身累，乃斲面毀容，復謁玉燈師習劍術，練雌雄二劍，隱於指爪間，能飛取人首於百里外，願不輕用，其徒均得飛劍傳故西山極荒僻，未有人敢犯其菴者。」

這幾段都是俠尼的軼聞，那班雍乾間有餘不盡的俠客，比到俠尼自然還要多些，只是乾隆用不著那班俠客，那班俠客又不滿意和珅，趁著這個機會，湖北宜都枝江二縣，便有什麼白蓮教徒，藉憐人

第三十三回

訂散記才女訪綉山

證軼聞俠尼驚盆道

八

劉盛鳴起。這本是癩疥小疾。特派湖北巡撫惠齡專辦。匪事宜。誰知不到幾時。湖北全省俱陷。和坤並不據實奏報。只是虛張功績。欺騙上皇。到得嘉慶四年。這教匪早由湖北竄入陝西了。陝西邊境。本有什麼土官自立府縣。專轄諸苗。其武職亦有總兵參將游擊都司等官。以備督撫徵調。這時威勒侯勒保入秦。征匪。自然照例檄調土司。那土司裏面有一個千總龍躍。因為抱病甚劇。不能前往。那欽差的命令。又不敢抗違。未在躊躇。無計。忽有一人對龍躍道。不如讓我去罷。正是

果信子龍身是膽。不徒定遠肉能飛。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雖係追叙。卻是記事體裁。在全書中別創一格。

寫雙卿之貌。寫雙卿之才。寫雙卿之遇。史梧岡是雙卿第一知己。拜鴛是雙卿第二知己。卽段玉函亦無非雙卿知己。問飢之鄰。婦嫁書生之中。表行更是知己。中之知己。惟其憐之惜之。而後有此語也。雙卿曰。願一身代天下佳人受苦。此特可爲知己告耳。姑與夫烏足解此。

環師筆記。直承十八回來。其入指尼事。亦與三十一二回互有掩帶。蓋所以結俠尼之局也。俠尼事雖互見新城筆記。歸入環師。庶可聯絡一氣。長短疏密。各自成章。

由俠尼而俠客。由俠客而教匪。仍勒到嘉慶四年。此文家過渡法也。以後清室由盛而衰。有衰而亡。此是第二重關鍵。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綠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上回說到龍躍奉到勒侯檄調。不能從征。忽有人情願應聲代往。龍躍擡頭一看。蠻鞞帕首戎服佩刀。卻是女弟么妹。龍躍拱手道。吾妹肯行。愚兄無患了。不識隨從約要多少。么妹道。此番勒侯在秦駐守。分徵滇黔蜀桂諸省土司。前往輔助。並非天朝無此兵力。實要察土司之順逆。別土司之強弱。阿哥勞難應命。所以妹子有這越俎的舉動。至於隨從人數。在精不在多。只須挑選三百人足矣。龍躍亦以爲然。遂撥部下三百。歸么妹統率。馳赴勒侯大營聽令。原來這土官龍躍便是總兵龍由雲的孫子。由雲係黔苗豪族。康熙時以力抗三桂。保障一隅。三桂亦奈何他不得。後來世播族滅。清廷論功行賞。特擢由雲爲總兵官。爲諸苗長。四傳到了龍躍。已經降襲千總。然諸苗奉若頭目。從無違抗。此時么妹點齊苗部人馬。浩浩蕩蕩。逕向勒營進發。勒侯接到龍躍復稟。說道暑濕病痢。已派女弟么妹起程。勒侯回廟幕客道。不意異族乃有此人。正在議論間。么妹已隨著中軍進帳。按著千總的儀注。唱名叩首。勒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綠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九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〇

侯道。你是龍么妹麼。么妹應聲道。是。勒侯道。各省土司的兵。都紮在正南一帶。你可安營候遣。么妹出
去安頓。勒侯又對幕客道。好吓。你看他雪膚花貌。劍飾弓衣。恐怕燕趙美人。還追縱不上呢。幕客中有
個舒鐵雲。却也贊美么妹。得很說。什麼花木蘭。說什麼秦良玉。這舒鐵雲。本是一榜舉人。勒侯向來欽
佩的。不但運籌帷幄。倚如左右。便是賦詩飲酒。與勒侯尤相契合。勒侯聽了鐵雲的話。笑道。你羨么妹
嗎。將來奏凱歸來。我替你聘做結髮夫人。好嗎。鐵雲道。侯爺不要開話。中軍要傳鼓升帳了。勒侯派了
么妹專攻南龍。那南龍却是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么妹獨當一面。雖則塞旗斬將。總不能奪隘而
過。這日是八月十五。又係么妹二十生辰。軍中懸燈結綵。大吹大擂。牛酒饋送不絕。於道漢苗各將領
都紛紛至營稱賀。么妹卸去戎服。弓鞞蠻袖花帽錦衣。益發顯得從容斌媚。教匪料定今日么妹宴客。
必然沒有準備。看看日光將落。又是一派鼓樂的聲響。遠應山谷。教匪偷偷的圍著么妹的營盤埋伏。
只聽見歡呼暢飲。連臂踏歌。約莫過了黃昏時候。月明如晝。涼風徐來。營裏扶出幾個吃醉的將領。咕
嚕咕嚕說道。主將果被我輩灌醉了。教匪總道是真。嗚嗚一聲。霹靂燈球火把直闖。么妹中營。果有一
個婦女隱几而臥。匪首持稍擲去。那知隨勢而倒。衣冠蟬蛻。原來是個草縛的人。匪首情知中計。忙欲
尋路退出。背面龍軍早已殺來。匪首且戰且走。剛到南龍隘口。月光下現出一面坐纛。繡著一個龍字。

後○面○么○妹○橫○戈○立○馬○對○著○匪○首○喝○道○南○龍○在○我○掌○握○你○等○何○以○不○降○匪○首○受○著○前○後○夾○攻○部○下○又○登○時○
潰○散○只○得○求○么○妹○收○劍○願○爲○鄉○導○么○妹○捷○報○上○仍○寫○著○總○兵○龍○躍○的○名○字○勒○侯○據○報○入○奏○龍○躍○升○了○都○
司○加○了○勇○號○么○妹○更○向○黔○南○進○去○獻○俘○斬○馘○么○妹○總○增○人○一○倍○至○其○駕○馭○部○下○異○常○嚴○整○燭○照○數○計○洞○
知○敵○情○所○以○戰○一○陣○贏○一○陣○打○一○仗○勝○一○仗○全○黔○敵○匪○聽○得○么○妹○兵○到○早○已○俯○首○就○擒○勒○侯○移○鎮○撤○兵○
把○龍○躍○保○到○總○兵○銜○參○將○厚○犒○么○妹○叫○他○暫○時○留○省○想○成○就○鐵○雲○的○一○段○良○緣○不○道○鐵○雲○格○於○種○族○的○
讖○見○終○究○未○諧○秦○晉○只○在○黔○中○雜○詩○裏○摹○寫○一○番○到○是○陳○雲○伯○先○生○有○一○首○長○歌○紀○事○道○

羅○旗○金○翠○翻○空○綠○鬢○雲○小○隊○弓○腰○束○樂○府○重○歌○花○木○蘭○錦○袍○再○見○秦○良○玉○甲○帳○香○濃○麗○九○華○玉○顏○
龍○女○出○龍○家○白○圍○燕○玉○天○機○錦○紅○壓○疊○雲○鬼○國○花○小○姑○獨○處○春○寒○重○巫○峽○閒○雲○不○成○夢○喚○到○芳○名○
祇○自○憐○前○身○應○是○桐○花○鳳○一○卷○龍○韜○薦○褥○薰○登○壇○施○爐○自○成○軍○金○銜○臺○榭○森○兵○氣○玉○砦○闌○干○起○陣○
雲○昔○年○叛○將○滇○池○起○金○馬○無○聲○碧○雞○死○水○落○昆○池○戰○血○斑○多○少○降○旛○盡○南○指○銅○鼓○無○聲○夜○渡○河○獨○
從○大○帥○挽○天○戈○百○年○宣○慰○家○聲○在○鐵○券○聲○名○定○不○磨○起○家○得○襲○千○夫○長○阿○兄○意○氣○凌○雲○上○改○土○歸○
流○近○百○年○傳○家○猶○寶○雲○臺○仗○雪○點○秋○花○走○玉○驄○李○波○小○妹○更○英○雄○星○馳○蓬○水○魚○婆○箭○月○抱○羅○洋○風○
女○弓○白○蓮○花○壓○黔○雲○黑○九○驛○龍○場○埃○烽○逼○一○紙○飛○書○起○段○功○督○師○羽○檄○催○軍○急○阿○兄○臥○病○未○從○征○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二

阿妹從容代請纓。玄女兵符親教戰。擊龍小部毒媼。姪紅玉春營。三百騎美人虹。越鴉軍避戰。血紅。簸。蛟。蝶。裙。軍。符。花。璽。鴛。鴦。字。秋。夜。談。兵。繡。繡。涼。白。頭。老。將。愧。紅。粧。圍。香。共。指。花。鬢。市。趨。雪。爭。看。雲。羅。孃。敵。中。妖。女。金。蠶。蠶。甲。仗。彌。空。騰。白。羽。金。虎。宵。傳。羅。曼。刀。紅。螺。夜。演。天。魔。舞。八。隊。雲。旗。夜。踏。空。擒。渠。爭。向。月。明。中。晉。陽。掃。淨。無。傳。箭。都。讓。蕭。孃。第一功。春山雲滿桃花路。鑄銅定有銘勳處。八百明駝阿監歸。三千銅弩蘭珠去。當年有客賦從戎。視見猺仙玉帳中。珠髻翠髯天人樣。豔奪胭脂一角紅。軍書更有簪花格。蠻箋小帽珍金碧。誰傍相思塞畔居。鈴名紅暈芙蓉石。功成歸去定何如。跳月因緣夢有無。惆悵金鐘花落夜。丹青誰寫美人圖。

么妹歸到舊部。龍躍應該慰勞。這些近境苗族。齊來慶賀。么妹見過天朝人物。看了苗疆舊俗。頗覺樵營不文。又爲著鐵雲姻事成空。意中尤爲怏怏。那班土司紛來作伐。龍躍問到么妹。總說匈奴未滅。奚以家爲。此時關隴尙未肅清。滇蜀猶然蠢動。便是阿哥也須厲兵秣馬。這還不是安枕的時候呢。妹子現好輔助阿哥幾年。若一遣嫁。便是他家人了。弄得身不由主。那裏顧得到阿哥呢。龍躍也以爲然。么妹姻事從此閣過一邊了。那些教匪本來懼怕龍么妹的兵力。退出貴州。却不曾全數撲滅。勒侯屢奉嚴旨。終究此作彼起。不能全數淨盡。嘉慶急如星火。調明亮。謫恆瑞。派那彥威。用額勒登保。川楚數千

里○輸○兵○轉○餽○糜○費○不○貲○漸○漸○將○陝○匪○徐○天○德○掃○除○不○料○又○有○冉○天○元○擾○亂○陝○境○額○帥○親○自○督○勦○派○了○穆○克○登○布○領○著○右○翼○穆○軍○輕○視○冉○匪○在○倉○溪○中○了○匪○計○幾○乎○掙○扎○不○脫○一○直○馳○至○老○虎○聖○大○山○穩○遂○踞○巔○立○寨○又○被○冉○匪○步○步○逼○迫○那○營○帳○竟○從○山○巔○墜○下○這○些○副○參○游○守○斷○頭○折○臂○全○軍○俱○亂○冉○匪○乘○勢○掩○殺○過○來○却○有○一○員○副○將○姓○郭○名○麓○子○身○抵○敵○冉○匪○先○頗○披○靡○後○來○看○得○只○有○孤○將○便○一○層○圍○一○層○一○層○厚○一○層○包○裹○攙○來○郭○副○將○見○衆○寡○不○敵○却○想○乘○間○突○出○自○辰○至○午○馬○力○已○疲○竟○將○郭○副○將○顛○壓○在○地○匪○軍○正○待○擒○拿○郭○副○將○早○經○返○槍○自○刺○郭○副○將○的○女○兒○淑○儀○本○是○英○雄○巾○幘○使○著○兩○口○柳○葉○刀○所○向○無○敵○此○時○隨○營○効○力○駐○在○十○里○以○外○聽○得○老○虎○聖○的○警○信○已○經○准○備○接○應○他○部○下○卻○練○著○兩○隊○女○兵○都○是○生○龍○活○虎○不○避○矢○石○知○道○淑○儀○欲○赴○前○敵○大○家○爭○請○隨○行○淑○儀○留○著○左○隊○守○營○帶○了○右○隊○一○徑○馳○電○掣○望○著○大○山○進○發○看○行○到○半○路○遇○著○敗○兵○數○十○說○道○主○將○被○圍○殉○難○淑○儀○聽○了○這○信○大○吼○一○聲○催○著○坐○騎○直○奔○而○去○遠○遠○望○見○塵○頭○起○處○料○是○大○股○敵○匪○也○等○不○及○追○呼○後○隊○握○了○兩○口○刀○在○匪○隊○前○面○攔○住○卻○好○匪○首○割○了○郭○副○將○的○頭○要○去○獻○功○撞○著○這○員○女○將○到○也○並○不○在○意○偏○是○這○淑○儀○讓○開○各○兵○只○向○匪○首○衝○突○匪○首○從○斜○裏○竄○去○淑○儀○緊○緊○追○趕○匪○首○走○不○上○數○里○早○已○汗○流○浹○背○淑○儀○一○鼓○作○氣○擊○傷○匪○首○左○腕○將○郭○副○將○的○首○級○劈○手○奪○過○也○不○去○管○那○匪○首○撥○轉○馬○頭○就○走○仍○舊○回○到○山○麓○郭○副○將○的○屍○首○還○艱○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四

在地下淑儀抱住父屍大哭一場纔將首級用線縫上擡回營中買棺盛殮一面馳報額帥額帥令淑儀暫轄舊部將郭麓死事淑儀敗匪的大概奏聞嘉慶奉旨郭麓照提督陣亡例賜卹予諡果烈賞雲英等尉世職卽令淑儀承襲並諭以補司交額登勒保差遣淑儀本是將門之子得此恩遇自然感激涕零遂叫全營都穿白甲白盔仿著明朝沈雲英的故事衝鋒陷陣不落人後大衆便稱淑儀爲賽雲英淑儀自從得了這個雅號益發勇氣百倍跟了勒帥出陝西援甘肅下湖北定四川冉天元墮崖了王廷詔獻馘了劉之協遭俘了嘉慶又製了一篇邪教說聲明但治從逆不治從教的宗旨到得嘉慶六年教匪一律平靖嘉慶封額勒登保爲一等威勇侯以下侯伯子男有差淑儀也晉階總兵帶了父柩回籍安葬曾見有一篇賽雲英傳道

賽雲英姓郭氏名淑儀湖南湘鄉人父麓以武科起家初聞鄂匪熾始投袂入行伍叙階得把總由鄂而秦屢冒險阻擊匪歷保至二品旋以副將候補娶祁氏生女一曰淑儀淑儀幼好弄且膂力過男子雖顏色嬌豔而挽勁弓駛飛馬觀者咸辟易會祁氏歿淑儀無所倚疾走千里投父營父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無使我取戾也淑儀曰然則兒願爲花木蘭乃易男子裝遇敵輒先父出經畧額侯知其事召麓問之曰聞若女隨營信乎麓曰信已易裝矣額侯曰撲朔迷離非

計也。女何害。速返服。我署其名於軍籍。從此淑儀自練女兵。成一隊矣。適冉匪勢驟張。禦者輟轉。投絕地。麓以孤軍犯巨敵。被圍十數重。馬蹶遂自裁。淑儀恐父有失。急率隊爲後應。未至地而凶耗至矣。淑儀銳迎敵。見匪目挾父首。行乘間攫之。匪目遁。追里許。始擲刃傷匪目。臂捧父首。與尸綴之。渴葬於營左。事聞。天子賜卹。予諡。淑儀亦襲蔭。得千總人。輒呼爲賽雲英。淑儀笑受之。由是從征者。凡三載。乃奏凱歸。晉二品矣。葬父母於湘鄉北郭外。上書巡撫。納還官誥。歸江蘇狼山鎮。總兵郎玉封夫人。每見其由署中鼓吹出。則雕鞍戎服。英氣不減在軍時也。生二子。曰俊。曰佶。夫人先郎玉卒。歸葬父母墓側。

賽雲英自回藉以後。將父柩安頓在湘鄉北山。又迎母柩前來。合窆佳城。葱鬱夾道。松楸墓碣。上刻著誥。封建威將軍。予諡果烈。顯考凌雲府君。誥封一品夫人。顯妣祁太夫人。合葬之墓。淑儀將葬事摒擋完備。歸來將歷年保案獎札等件。檢齊寫了一封稟帖。大致說從前因父仇未報。國事未寧。是以權宜拜職。如今解甲歸里。何可濫廁搢紳。且女子從人禮所不廢。現已與江蘇狼山鎮總兵郎玉訂婚。將來應從夫封。是以將保案獎札。納還懇請轉奏。注銷至雲騎尉。應襲世職。查有從弟郭威。已爲父嗣。應否唯襲乞併奏。聞等語。果然郭威襲了世職。收入湖南撫標。那北山郭氏墓旁。有一巍峨高冢。便是淑儀

第三十四回

么妹從戎良緣空結髮

雲英痛父力戰獲歸元

一六

的葬所嘉慶仗著額勒登保這班人削平了白蓮教匪那些東坍西漲的伏莽同一切游兵冗勇亦都次第就館總算恢復了昇平兩個字嘉慶又急急的澄清吏治平反冤獄這年正在辦理秋審忽然刑部尙書聯銜上了一本要叫順天京兆縣解案提訊卻不知爲著何事正是

棠溥雨甘官聽訟

草飛霜肅表陳情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龍么妹以智勝賽雲英以勇勝么妹能代兄行悌也雲英能歸父屍孝也惟么妹讓功於兄雲英自襲世職微有不同耳然雲英辭官以後依舊讓封於弟與么妹仍不同而同

么妹一詩極綺麗極沈痛雲英一傳極爽快極曲折教匪之役勞師九載費帑二萬萬兩居然造成兩個女子可云無獨有偶

有么妹之不能嫁鐵雲便有雲英之能嫁郎玉所謂各有因緣莫羨人也讀么妹對龍躍幾句話是要擇人而事讀雲英上撫院一封書是已得人而事遙遙相對話畫出女兒家心事英雄兒女融合一片

從么妹結束貴州教匪從雲英結束川楚各省教匪么妹是小結束雲英是大結束便將教匪大

概一齊結束。纔不喧賓奪主。

么妹事見頤道堂集。雲英事見大滌山房集。確有其人。確有其事。確有其詩。與傳足以補清史。列女所未備。搜奇志怪。發微闡幽。雖曰稗史。有功名教不少。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上回說到刑部奏提冤獄。交由司官覆訊。這案的犯婦秦氏。是一件謀斃親夫。情實待決的定讞。只等部復一轉。犯婦便要行刑。那件咨文到了部裏。由部郎反覆察核。覺得疑竇不少。原咨稱死者與犯婦俱係望族。自幼訂婚。該犯婦亦素性貞潔。並不出戶。何至遽下毒手。可疑者一。又稱死者甫經成婚。並未與犯婦同寢。犯婦與死者並無夙仇。奚忍置之死地。可疑者二。又稱官派穩婆驗婦。確係處女。則該犯婦並無姦夫。新婚正宜歡樂。遽然故殺。所持何故。可疑者三。又稱次日該犯婦晨起梳粧。直至午後始由僕婢察及死者情狀。如果係該犯婦夜間所斃。何能如此從容。可疑者四。又稱該犯婦親自招認。徧訪並無凶手。然犯婦既無凶器所失。陰具亦無著落。可疑者五。竊意該犯婦名門所出。未必不知禮教。奈以新婚晚間。卽罹此變。於事無可推諉。翁姑應加逼迫。父母碍難辯誣。該犯婦亦志在一死。是以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一七

畫供承審官不肯虛心研鞠。祇求草率了案。上官照詳轉部。殊未體會。此案雖無承審官刑求威嚇諸弊。但令該犯婦受此惡名。受此顯戮。揆諸哀矜勿喜的意思。未免刺謬了。部郎照此上了說帖。六堂已別有所聞。便聯銜上了一本。批令順天府尹飭宛平縣親解卷宗人犯到部。部郎遵旨開審。先提原告韓宗藩。據供曾官太常寺博士。兒子韓襄年十八歲。本年五月間娶同縣內閣中書秦汝珍之女爲妻。成婚次日。兒子晌午未起。經僕婦邊氏婢女桂香至房呼喚不應。撫之已冷。乃報告職等夫婦旋在牀上驗視。兒子身體並無傷痕。惟下部僅存其半形。同齒齧血肉模糊。職等詢諸秦氏。謊爲不知。經報縣檢視填格。秦氏亦在縣招認。案無遁飾。願堂上勿故出人罪。再提被告之父秦汝珍。據供以長女于歸韓氏是實。結婚次日傍晚。來報新婿猝斃。職等夫婦馳往看視。見長女呆坐不語。韓宗藩歸罪長女。赴縣請驗。長女到案後。並不聲辯。職等亦難代主。惟長女內言不出。極守姆教。還求堂上詳察。最後提到被告秦氏。部郎低頭望去。不過十八九歲。淒涼顛頓。並沒有凶光殺氣。照例問了幾句。秦氏總是承認。部郎問他用何器具。他說小刀。問他小刀何在。他說遺失。問他殘骸何在。他說燒燬。問他如何遺失。如何燒燬。他又默然無辭。部郎料定總有他故。左思右想。却又無從開脫。便對原告道。本司官承審此案。總期無枉無縱。爾亦不必性急。決不使爾子抱屈。仍命將犯婦帶監。再行細鞠。是夜百思其故。一無所

得次早適屆班期。破曉即須入直。一路從御街進去。只聽空中有嘹唳的聲音。心裏一怔。道：這不是鶴鳴。心裏又一轉。道：這案不爲著是鶴嗎？早朝事罷。急忙提案復訊。這時問的是僕婦邊氏侍女桂香。及一千奴僕了。邊氏先供成婚次日。奉主命前往新房。呼喚少爺午餐。屢叫不應。經小婦人用手推之。已。經。僵。硬。視。之。早。面。無。人。色。是。以。走。報。主。人。餘。情。不。知。桂。香。所。供。與。邊。氏。略。同。但。說。少。奶。奶。此。時。粧。尙。未。竟。又。提。僕。人。韓。升。是。一。向。隨。侍。死。者。的。據。供。少。爺。是。晚。飲。酒。逾。量。親。朋。猶。欲。相。勸。少。爺。避。入。花。園。至。客。散。始。行。歸。房。這。是。小。的。跟。著。的。歸。房。以。後。小。的。便。收。拾。睡。了。復。提。園。丁。阿。七。問。他。園。址。大。小。有。多。少。花。木。禽。魚。據。供。園。大。五。畝。許。花。木。四。時。皆。有。池。畜。文。魚。另。有。白。鶴。八。翼。是。少。爺。最。鍾。愛。的。這。晚。還。見。少。爺。在。鶴。籠。旁。更。衣。將。鶴。調。弄。一。番。纔。歸。房。的。部。郎。道。既。有。這。等。情。迹。當。日。縣。堂。上。爲。什。麼。不。供。園。丁。道。縣。官。並。不。問。到。小。的。小。的。亦。不。曾。到。堂。部。郎。道。是。了。你。歸。家。將。這。八。鶴。一。總。帶。堂。立。等。驗。視。不。一。時。八。鶴。送。到。却。是。步。武。軒。鸞。毛。羽。鮮。明。部。郎。便。叫。從。人。開。剖。牝。鶴。肚。腹。堂。下。觀。審。的。說。道。這。與。仙。鶴。何。干。呢。一。翼。兩。翼。開。剖。到。第。三。翼。只。見。一。段。肉。楮。脫。穎。而。出。部。郎。道。冤。在。是。矣。再。提。秦。氏。問。道。新。郎。陰。具。被。鶴。所。啄。你。當。晚。豈。不。見。嗎。秦。氏。道。故。夫。酒。醉。草。草。入。幃。並。未。解。衣。犯。婦。何。從。知。道。部。郎。道。你。的。冤。也。白。了。案。也。結。了。今。日。覆。奏。你。便。可。出。獄。只。是。難。爲。順。天。府。尹。同。宛。平。縣。韓。宗。藩。還。有。有。言。部。郎。早。從。堂。上。擲。下。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二〇

一本書來是洗冤錄內載一條道

鶴性最淫白者尤甚牝鶴之陰毒於蠶蠶人若觸之陰具必脫入其腹在鶴腹中逐日收縮至三
月而盡化觸之者當時不覺其痛三時後則必死

宗藩看了纒之覺悟部郎道這事幸在三月以內否則爾媳婦終身不白大凡酒後狂蕩何所不至爾
子更衣之際鶴來暱就遂演此慘揆情度理宜察於微今果從鶴腹中搜出證據你也好心服了你的
敵定媳婦謀斃以爲房中並無別人試思爾媳婦來自大家身是完璧焉有如此大膽焉有如此深仇
若照原咨爾媳婦已身僂名裂本司官卽行將此案呈堂明早入奏後爾可備鼓吹與馬來接爾媳婦
回家從此應該優待按譜立嗣本司官尙要專案旌表呢宗藩等叩首而散傳諭將犯婦秦氏暫寄外
監靜候開釋秦氏只說了一句公侯萬代果然次日硃批准將秦氏交韓宗藩領回准予旌表貞節宛
平縣照例革職順天府尹實降二級調用韓宗藩迎了秦氏回去依然與秦汝珍來往只有秦氏的孤
鸞寡鵠是無可補救了刑部司員平反了這樁疑案大衆都稱他青天一傳兩兩傳三各省都已知道
便有些疑案紛紛到刑部來控內中有一件離奇恟恟的事却在鉅鹿地方這鉅鹿的巨紳算是總
憲某公某公供職在京那裏顧得著家中的舉動偏是他公子性好漁色巧取豪奪別有一班爪牙護

衛○凡○是○稍○有○姿○色○的○婦○女○不○論○大○家○小○戶○處○女○媼○媼○一○概○被○他○搜○括○有○人○向○縣○赴○愬○他○還○交○出○假○媒○硬○
證○到○庭○對○質○縣○官○怕○他○勢○力○只○能○糊○塗○結○案○鉅○鹿○城○裏○城○外○沒○有○少○年○婦○女○敢○出○門○了○忽○然○東○門○尼○菴○
裏○來○了○一○個○卜○者○帶○著○及○笄○少○女○雖○是○江○湖○淪○落○却○也○眉○目○如○畫○卜○者○是○遠○方○遊○客○那○知○道○鉅○鹿○風○俗○
三○日○五○日○早○被○公○子○獵○在○眼○裏○便○對○尼○道○卜○者○女○可○使○入○府○當○予○以○金○不○則○毀○汝○菴○鞭○汝○死○尼○以○告○卜○
卜○者○期○期○不○可○並○道○我○女○豈○爲○人○婢○妾○哉○尼○勸○道○汝○女○得○侍○公○子○貴○矣○卜○者○不○答○尼○又○道○公○子○之○行○汝○
豈○不○知○今○不○允○必○有○奇○禍○卜○者○厲○聲○道○伊○父○爲○官○當○知○律○法○敢○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據○卜○言○轉○告○公○子○
道○撲○殺○此○獠○弗○可○恕○也○命○健○僕○數○十○劫○卜○者○女○卜○者○與○之○抗○卒○不○能○敵○被○擠○仆○於○地○一○轉○瞬○間○健○僕○已○
挾○女○風○馳○電○掣○去○矣○卜○者○蹶○然○起○指○諸○僕○道○莫○謂○而○公○無○力○也○誓○必○有○以○報○遂○恨○恨○去○公○子○益○自○得○日○
擁○卜○者○女○遊○於○市○後○年○公○子○二○十○壽○稱○觴○宴○客○賀○者○盈○門○摺○紳○以○外○卽○府○縣○僚○屬○亦○魚○貫○至○公○子○命○演○
劇○而○苦○無○佳○者○忽○闖○者○報○門○外○有○湖○海○客○聞○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命○之○進○則○見○來○客○皂○衣○廣○袖○春○
絹○蒙○首○儀○容○甚○偉○儼○然○一○髻○丈○夫○也○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又○一○垂○髻○女○姿○態○絕○麗○衣○棗○
花○紫○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紫○絹○履○細○小○如○菱○手○攜○一○筐○內○盛○絳○桃○實○幾○滿○客○入○庭○與○公○子○揖○自○言○適○
從○海○外○來○采○得○仙○桃○特○爲○公○子○上○壽○時○方○二○月○桃○尙○未○花○衆○皆○稱○異○分○食○之○甚○甘○公○子○見○進○桃○小○女○明○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二二

豔如花復垂涎之。因問此女何人。客曰：小女子也。又問何名。客曰：女子名何必上聞。又問年幾何。客亦不答。因顧左右道：我輩來此已久。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張筵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坐於下。客啖甚豪。乃囑二童起舞。劍白光閃爍。砭人毛骨。儼然鴻門項莊。意在沛公也。二童子收劍後。小女乃唱一闋鷓鴣天道。

搭柳闌干倚竹頻。杏簾蝴蝶繡牀春。十年花骨東風淚。幾點螺香素壁塵。簫外月。夢中雲。秦樓楚殿可憐身。新愁換盡風流性。偏恨鴛鴦不念人。

小女唱畢。已是酒闌人散。髯客辭別欲行。公子道：既承枉駕。何不盤桓東道。主人不敢不勉。髯客道：荷公子見愛。常暫憩一宵。明日早行。恐散人不及面辭也。公子今設榻於中門內。還想設法羈縻。將這小女留供一宿。是晚即寢。卜者女所華燈已黯。香鼎將沈。忽寢門無風。關二童子翩然入室。挾公子趨出。二婢巽然起。將隨之行。一童以手按其肩曰：止。則皆木立不動。公子被挾至廳事。見髯客儼然高坐。載指公子道：余越人也。幼學劍於太華山術。既成。即遨遊天下。專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稔惡已極。爲害鄉閭。已非一日。故特來爲世除害。公子駭極。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子問道：殺却耶。抑劊之。客曰：伊父罪惡。自有滿盈日。無待余責。不久即將伏法。伊雖淫毒。罪尙不至死。可去其具。以免再污人。童

子應聲揮劍。違宮之公子。悶絕於地。亦不知髯者及童子。小女何時去也。次早府門不啟。日加午矣。鄰里以聞於縣。縣令破門入。祇見公子臥血泊中。而全家男女僕役婢妾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瞠目不語。如木偶然。縣令正徬徨無計。一吏指廳柱上黏著的揭帖道。

公子不法。本應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又另一行道。婢僕肢廢。飲木瓜酒可解。

縣令果然如法。泡製婢僕。始能行走。檢點內外什物。一無缺少。只有卜者的女兒。已經不見了。公子叫家人補了狀子。叫縣官行文通緝。這茫茫大海。何處撈鍼呢。公子遭此慘劇。威風自然漸殺。鉅鹿城裏的人都稱贊卜者能設復仇。將孤雛居然拔出虎口了。這公子雖然勉強醫愈。可以步履。然已廢不能入。那鉅鹿縣爲了這樁疑案。控府控司。控院依然批令原縣辦理。這總憲爲著愛子心切。也託原籍各官上緊捕拿。害了衙門裏捕班快役。吃了多少板子。依舊鴻飛冥冥。此番刑部裏出了這位青天總憲。親向刑部堂官商議。要叫刑部替他嚴緝凶犯。堂官傳諭司員部郎。便陳明堂官道。這事不比京犯那案。據公子控狀所述。却如夢囈。據鉅鹿縣詳文所述。又似風魔。什麼被割吓。被魔吓。都是恍恍惚惚。不能相信。他又不死。一人不取一物。不姦不盜。明係復仇。卜者沒有姓名。髯客又沒有姓名。叫府縣從何處緝起。司員恐怕擔任不下。堂官道。你敷衍他一點罷了。刑部嚴飭府懸限期破案。其實也並無著落。

第三十五回

牝鶴啄陰郎官斷疑獄

孤雛出口卜者雪前仇

二四

這總憲本是和坤餘黨嘉慶未曾覺察後來經人參劾嘉慶列款查辦都是確鑿有據特旨革職籍沒放歸田里抑鬱而歿公子姬妾星散癡癡僧寺中至隨丐者乞食髯客之言驗矣總憲勢敗此案不復追究論者未嘗不說卜者髯客仍是一人有人說卜者自失女後至湖廣黃鶴山學道練成劍術來報舊仇二童是其師弟一女是其師妹均有異能童子屢欲殺公子皆卜者止之卜者得女後相偕入山遂不復出故始終懸爲疑案此案以外又有江蘇徐州府咨報生員李某被刺縣官棄印潛逃請部頒發火票以期速獲不知生員何以被刺縣官何以潛逃正是

儘有哀情隨鶴弔

那堪幻迹逐鳧飛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郎官於秦案上一說帖使堂官不能不究於某案陳一明復使堂官不能再究老吏斷獄無枉無縱此人未可多得

寫兩番問案何等詳細何等曲折不特要保全秦氏性命並要保全秦氏廉恥鶴聲之警是從無中生有得來鶴腹之證也從無中生有取出然非熟於洗冤續錄何能解此聽訟亦宜用讀書人秦氏說小刀遺失殘骸燒燬都是跟著原供蓋犯人定讞必先由堂房教供凡過一堂卽畫一押

而供詞如背書然。此積習也。秦氏供得快。認得快。司員疑之。又疑却也。解決得快。其後並未解衣。何從知道二語。乃是秦氏確供。

卜者髯客。是一是二。明眼人自能辨之。惟菴尼爲淫人遊說。豪僕爲淫人擄掠。亦當一併殺却。僅令淫人去勢。留命髯客。猶忠厚也。

前一日上壽。何等熱鬧。第二日閉門。何等落寞。炎涼世界。如是如是。正不待總憲放歸。公子丐食時矣。姬妾星散四字。覺得當時得之易。今時失之易。爲之三歎。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閨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上回說到秀才被刺。縣令遠逃。這案係出在徐州蕭縣。那秀才姓李名弼。家中歷代舉貢。算是蕭縣紳士。他有一個姑母。嫁在同縣孫姓。姑夫增洪。亦是府學秀才。所生兩子一女子。皆不慧。只有幼女靜姑。性既聰穎。貌亦韶秀。孫秀才愛如掌珠。每謂人曰。此不櫛進士也。將來楹書付吾女矣。垂髫時候。卽許字城東洪氏子女。母李氏授女刺繡鍼黹。亦均楚楚有致。不意李氏一病。遽與仙游。孫秀才伉儷情深。做了數十首悼亡詩句。李弼誼屬姑姪。贊襄喪事。盡禮盡情。孫秀才偶爾周轉不靈。李弼無不代爲畫。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閨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二六

策○孫○秀○才○所○以○極○愛○李○弼○總○說○兩○兒○豚○犬○將○來○還○仗○李○弼○維○持○那○知○李○弼○居○心○不○良○早○將○表○妹○靜○姑○看○在○眼○裏○只○爲○靜○姑○已○經○受○聘○轉○不○出○他○樣○念○頭○只○好○在○無○意○中○挑○逗○一○二○靜○姑○看○那○中○表○兄○擠○肩○弄○眼○覺○得○羞○人○答○答○總○是○留○心○避○開○誰○料○禍○不○單○行○洪○氏○子○又○中○途○天○折○孫○秀○才○得○了○凶○信○還○想○瞞○著○愛○女○李○弼○偏○故○意○漏○洩○復○欣○欣○向○人○道○我○此○後○婿○孫○氏○矣○靜○姑○本○不○滿○意○李○弼○聞○這○消○息○後○乃○謂○老○父○曰○從○一○而○終○古○之○訓○也○柏○舟○這○詩○共○姜○是○未○婚○自○守○如○今○不○廢○父○老○了○母○又○早○逝○兄○未○娶○兒○學○嬰○兒○不○嫁○了○孫○秀○才○雖○不○贊○成○他○總○想○從○緩○相○勸○那○李○弼○竟○接○二○連○三○叫○人○前○來○作○伐○孫○秀○才○並○不○空○拒○後○來○逼○得○急○了○纔○回○說○女○兒○不○願○無○從○相○強○李○弼○惱○羞○成○怒○居○然○以○勢○相○壓○孫○秀○才○道○李○生○吾○內○姪○耳○今○欲○以○勢○奪○吾○女○吾○當○鳴○之○官○彼○其○如○我○何○人○或○以○告○李○李○亦○怒○道○孫○雖○爲○余○姑○丈○然○窮○措○大○奚○能○與○我○抗○吾○誓○必○得○此○女○從○此○登○門○謝○過○餽○遺○不○絕○女○告○父○曰○李○弼○叵○測○宜○預○防○也○孫○秀○才○曰○彼○自○知○悔○耳○李○每○至○靜○始○必○深○匿○一○日○猝○遇○於○庭○綦○巾○縞○袂○瀟○灑○絕○塵○李○以○爲○可○欺○也○挑○之○不○答○迫○而○欲○相○犯○女○狂○呼○無○應○者○那○父○兄○早○他○出○了○鄰○婦○開○聲○至○李○始○踉○蹌○遁○孫○秀○才○傍○晚○歸○女○泣○告○父○曰○女○固○知○李○弼○非○人○也○今○果○然○非○鄰○媪○女○自○裁○矣○孫○秀○才○連○夜○叩○李○門○訴○之○並○欲○鳴○官○旁○人○勸○之○始○已○於○是○絕○往○來○者○月○餘○李○又○挽○魯○仲○連○邀○孫○酌○女○又○告○父○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盍○辭○之○孫○秀○才○曰○某○余○擊○交○也○決○弗○給○我○至○則○李○弼○執

禮敬盡歡而散。孫秀才歸卽病，病卽死。靜姑知李弼謀苦無證據，又不忍父屍受檢驗，姑隱忍幾時，再說這夜忽然火發，將孫家的屋廬器具焚毀一空。孫秀才的兩子因夜間爲烟火所迷，雙雙葬身陷阱。只贖了靜姑，被女道士救出，模模糊糊並不知道身在何所。這女道士菴居不遠，卻將靜姑暫時安頓。靜姑詳告家世，女道士道：命之不猶復何所怨你？既是霜閨弱息，怕遭強暴，不如隱居戎處，可以免却危險。靜姑叫女道士尋訪兄屍，父柩。女道士道：是誰放火？是誰收火？你只聽著便了。果然次早李弼到場大哭，買棺盛殮，却祇有兩個男屍，連同孫秀才燼餘的柩，一同埋葬。一面要探聽靜姑下落。女道士回菴告訴靜姑，靜姑道：父兄之仇不能不報。女道士道：你一弱女子報仇，却非易事。你不如息了這個念頭，早晚焚脩得點來生善果罷。李弼這厮自有人替你報仇的。靜姑雖不爲然，却也無法可使。女道士已知道孫秀才是李弼藥死的，孫秀才二子是李弼燒死的，以爲靜姑父兄既歿，靜姑好隨他操縱。到得火已熄滅，不見靜姑，起初還四處尋覓，不幾時漸漸冷了，只當他同付一炬，遂亦置不復念。靜姑惟有朝祈夕禱，願神佛顯靈，忽報李弼身死，大街首斷，腹裂經縣官派役巡緝，在城門闕上尋到李弼首級，在城外山麓樹上尋到李弼肚腸，正在亂亂轟轟。次夜李弼家中妻妾三人一律被殺，都是衣散，彈解胸如刀割，臂上還題著一首詞道：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圍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二八

同是身○亡○家○破○何○須○巧○用○機○謀○害○人○放○火○究○何○仇○只○是○所○謀○不○遂○天○道○本○容○報○復○人○情○那○肯○干○休○天○涯○蒼○莽○向○誰○搜○記○取○峨○嵎○山○後○

這詞顏色般赤。不知是墨是血。縣官正弄得走頭無路。又報失首的兩人。一個是從前替李弼請酒的魯仲連。一個是李的謀士屍在家裏。首級却在後面糞窖裏。縣官一連三日。出了殺人四案。只得嚴行分緝。這晚在寢室裏。從窗外飛進一信。面署某縣官親拆。縣官拆開一看。只有黨惡庇凶勒令退休。若不辭職。白刃無情。十六個字。縣官料定此案不破。前程難保。此案若破。性命難保。所以帶著家眷。連夜棄印走了。次早合署的人役。不見了本官。只得請縣丞暫行護印。一面飛報徐州本府。趕緊派了委員來縣查辦。一無頭緒。有人來縣報告說。尼菴女道士蹤迹詭秘。私藏婦女。這案恐與女道士有點關係。委員點齊人役。包圍尼菴。偏是菴門緊閉。猛扣不應。委員命破扉而入。只見庭花自笑。樹鳥爭迎。並沒有女道士的影子。此外盡是殘燭斷香。廢檠破几。一直搜索到雲房裏面。桌上斜插一把閃閃的刀。旁邊寫著來者懷此委員。拔起刀來。尚有濺著的血迹。便傳里鄰問話。都說三日前已不見女道士。連同住的靜姑娘也沒有了。委員問靜姑娘是什麼人。回說係孫秀才遺女。將靜姑如何守貞。如何被逼。如何破家如何入菴。詳細說了一遍。委員點頭會意。知道李弼血案必從靜姑起來。女道士料定是

個俠客只因道聽塗說。不。便。上。聞。姑。將。凶。刀。帶。回。這。案。已。經。發。現。多。月。毫。無。一。些。影。響。江。蘇。巡。撫。專。咨。到。部。請。發。火。票。是。嚴。緝。前。任。蕭。縣。知。縣。及。不。知。姓。名。的。女。道。士。終。究。沒。頭。沒。腦。宕。成。疑。案。了。只。有。山。西。太。原。這。一。案。尤。其。牽。連。得。多。奔。逃。得。遠。冤。冤。相。報。虧。得。交。城。陳。令。總。算。水。落。石。出。這。一。僧。的。死。一。叟。的。囚。以。及。屠。人。夫。婦。枝。枝。節。節。可。謂。一。誤。再。誤。實。則。咎。在。張。翁。一。人。那。張。翁。本。是。太。原。富。家。所。生。二。女。長。叫。金。姑。幼。叫。玉。姑。金。姑。已。嫁。而。寡。潛。與。某。僧。有。染。玉。姑。則。字。同。邑。曹。姓。尚。未。于。歸。曹。翁。是。在。南。中。服。賈。的。帶。著。兒。子。同。往。久。久。不。會。回。籍。外。面。沸。沸。揚。揚。都。說。曹。翁。父。子。業。敗。客。死。張。翁。將。玉。姑。改。字。姚。姓。玉。姑。却。戀。戀。舊。聘。只。是。礙。於。父。命。無。從。挽。回。正。在。籌。備。匿。具。的。時。候。忽。聞。曹。子。來。謁。料。定。老。父。必。有。異。謀。暗。中。令。婢。子。打。聽。纔。知。張。翁。要。焚。斃。曹。子。將。女。嫁。姚。玉。姑。這。時。願。不。得。羞。恥。避。不。得。嫌。疑。逕。向。曹。子。房。中。談。話。說。道。妾。已。許。君。爲。婦。非。私。奔。可。比。今。父。將。妾。別。字。你。之。來。將。有。所。不。利。故。不。得。不。冒。險。而。來。同。你。商。量。備。遁。曹。子。道。兩。人。遠。行。費。用。在。那。裏。有。呢。玉。姑。道。這。到。無。慮。妾。卻。有。點。私。蓄。卽。千。里。亦。可。敷。衍。的。兩。人。便。跨。了。雙。衛。出。來。投。奔。到。金。姑。家。裏。那。某。僧。正。與。金。姑。結。不。解。緣。忽。聞。妹。與。未。婚。夫。至。便。隔。戶。告。妹。道。妹。速。他。往。毋。累。我。父。必。來。搜。索。我。所。我。當。替。你。遮。瞞。妹。亦。不。俟。啟。門。而。去。張。翁。知。一。計。不。售。雙。僭。亡。這。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心。裏。如。何。下。得。去。况。且。姚。家。喜。期。在。邇。將。來。如。何。對。付。料。兩。人。行。必。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閨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三〇

不遠連夜趕尋金姑偏是某僧戀著不走金姑聽見父親聲首依然閉而不納張翁情知有異堅欲入室窮搜金姑身顛面紅連呼沒有張翁尋見牀後大櫃卽呼從人啓視金姑張皇失措期期不可張翁道○不○管○他○爾○等○擡○回○去○便○了○大○衆○出○了○金○姑○的○門○回○家○打○開○木○櫃○只○叫○得○一○聲○阿○呀○原○來○櫃○裏○蜷○伏○著○死○僧○緇○衣○黃○鞋○毫○無○氣○息○張○翁○急○得○手○足○麻○木○還○是○從○人○獻○計○說○何○不○將○僧○飾○女○以○玉○姑○暴○卒○訃○姚○呢○張○翁○深○贊○妙○策○將○僧○屍○取○了○出○來○被○著○女○衣○加○著○假○髻○停○在○內○室○靈○牀○上○面○招○衆○僧○前○來○誦○經○剛○剛○敲○過○四○鼓○忽○見○死○者○伸○拳○舒○足○衆○僧○認○做○尸○變○紛○紛○奪○門○逃○避○某○僧○如○夢○方○醒○不○解○身○被○婦○服○姑○且○蚤○夜○奔○歸○路○經○賣○漿○莫○叟○的○門○首○便○欲○求○飲○莫○叟○見○是○女○子○疑○係○大○家○的○逃○妾○不○料○辨○是○某○僧○莫○叟○卽○思○聲○張○僧○願○納○衣○自○贖○只○穿○了○一○件○莫○叟○敝○衣○而○去○看○看○將○要○到○寺○遇○著○寺○鄰○屠○婦○當○路○小○遺○某○僧○又○動○邪○思○向○屠○婦○信○口○調○謔○屠○婦○挈○僧○共○返○屠○人○正○醉○後○歸○來○入○室○見○僧○自○然○要○際○起○屠○刀○請○他○成○佛○了○屠○婦○哀○求○得○免○相○將○棄○尸○入○井○賣○漿○的○屠○豕○的○清○晨○次○第○入○市○喧○傳○井○中○發○現○僧○尸○市○人○一○聞○闐○觀○認○得○僧○人○所○穿○是○賣○漿○莫○叟○的○衣○服○里○正○鳴○官○檢○驗○認○定○莫○叟○是○殺○僧○凶○犯○莫○叟○堅○不○肯○服○官○命○到○家○搜○索○又○發○現○女○衣○等○件○正○在○疑○慮○里○正○又○報○張○女○走○尸○的○事○官○諭○張○翁○來○認○衣○飾○果○然○一○一○符○合○莫○叟○將○夜○間○僧○事○入○供○官○皆○駁○爲○飾○說○又○認○定○莫○叟○是○劫○物○棄○尸○凶○犯○兩○罪○並○發○都○在○莫○叟○身○上○三○拷○六○問○不○怕○莫

叟不招。只爲棄尸未有定所。是以案懸未結。縣令奉檄瓜代。照例移交後任。這後任。便是交城知縣陳公。陳公却是一員幹吏。交城都稱他陳青天。他與太原曹商本係故友。且有託孤的舊約。所以曹子帶了玉姑。便在陳公處住下。陳公委曹書記將玉姑留伴夫人。曹子萍泊絮飄。有了歸宿。往往偷閒。出外沽飲酒家。那肆主人亦屬太原同鄉。杯勺交情。能傾肝鬲。醉後微露殺人。情事曹急亂。以他語。此次隨陳至任。原想借陳公的介紹。與張翁消釋前嫌。那知到任最棘手的一案。便是關係孫翁。曹子反履。研求覺得莫叟年逾六旬。一夜中間。既要劫尸。又要殺人。深恐無此能力。且審其月日。正與潛逃的時間相同。曹子執著文卷。到房中來告玉姑。玉姑聽了。也難索解。只將文卷翻了又翻。讀了又讀。驀然對曹子道。這必是我父託言我死。以誑姚氏。暗中賄僧飾以女服。僞作死人。中夜詐稱走尸。縱僧逃逸。但殺僧的那人呢。豈便是我父嗎。曹亦恍然道。卿言識不誤。惟殺僧者非卿父。我已別有所得了。卿弗多慮。這事不難破案。丁乃將前後情形告之陳公。陳即傳張詢狀。張仍不改前供。問女何病。曰暴病。問走尸何所。曰當問莫。陳公戰然道。女尸無須問。莫我還你一女。何如。遂令請曹孺人出拜認其父。且對張道。事已大白。爹爹官早自承。毋徒自苦了。張翁大爲驚愕。只得盡吐其實。陳公牒交城提屠。一鞫即服。於是罪屠而釋。莫一場疑案。冰消瓦解。太原也稱陳公爲青天。陳公據案定讞。還發出一首判詞道。

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設計愁絕霜閨

未婚夫潛逃冤消冰案

三二

誰家無女婿。勢利起於丈人到處有。姣娘淫惡莫如和尚。張某女經受聘。應待宜家。曹某子已過。歸何堪毀約。乃始則薦蘿別締。繼將竹木同焚。張某禍魁實難曲貸。幸張女玉姑既工幹蠱。願附乘龍。雖非綠綺之奔。幾類紅綃之盜。張某力圖弋獲。計在窮搜。方疑韞寶而藏。不惜與尸而返。褐衫大袖。誰聯鶩禿之因。緣鬢影衣香。借作鸞驂之色。相孰意。諜蘇絳市人散。緇衣自慚巾幗之容。仍入袈裟之座。在該僧叩門索飲。猶可諱優。孟衣冠。瞰室尋歡。已先負楚。王瓶鉢。刀光血影。孽海情天。死縱非辜。色誠近殺。惟莫叟年將就木。冤等覆盆。祇因一念之貪。幾受終身之累。著張某量。爲撫恤。俾免飄零。屠人某雖屬懲姦。還應抵罪。已定擬通詳在案。嗚呼。幻中出幻。有如許蔓引株。連生者俱生。願勉作冰清玉潔此判。

這判詞流傳出來。又說陳公是循吏。文苑合爲一手的。這幾樁嘉慶間的奇案。大半是爲著財色兩字。還有幾樁風流韻事。又都別開生面。這年是嘉慶十二年。浙江巡撫奏請儒臣重晏鹿鳴。知道是原任侍講梁同書。他前一年還有重諧花燭的事。正是

新寵分顏看駭佩

舊盟偕老證筵珈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孫秀才婿死不另聘。張翁則婿未死，即另聘孫優於張多矣。然孫女之遇，不如張女。孫女之福，又不如張女。離奇變幻，是全書中所僅見者。

李弼居心不善，將孫家焚燬，是實。張翁居心不善，將曹子焚燬，是虛。充其心，則張翁即李弼也。惟李弼受報，而張翁並未受報。天道豈有幸不幸耶？

孫女一案，李弼外有魯仲連，有謀士；有女道士張女一案，曹子外有僧有莫叟，有屠戶夫婦，或死或生，或囚或戮，無不穿插盡致。

靜姑從一玉姑，亦從一離離，合不同存，歿各異要，可合傳。然靜姑靠女道士復仇，玉姑靠陳令定案，兜裏完密，自能一絲不溢。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裏花燭重諧

碧浪湖頭桃根雙槳

上回說到梁侍講重諧花燭的事，這梁侍講字叫元穎，別號山舟，是文莊公詩正的次子。曾於弱冠中過乙榜，後來特賜一體殿試，由詞林開坊。正在隆隆直上，忽然乞假歸里，借著筆墨，作為消遣。那書法與曲阜孔繼洵齊名，時稱南梁北孔。當時老輩品評書家，都說劉石菴樸而少姿，王夢樓豔而無骨，翁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裏花輒重諧

碧浪湖頭桃根雙漿

三四

軍谿摹撫三唐。僅得形似。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侍講包括諸子。出入蘇米。算是汪文端。張文敏。後的第一人。所以日本琉球。求書的絡繹不絕。侍講的老屋。本在杭州城裏竹竿巷。與西湖相去甚近。梁晉竹孝廉。所謂花市營邊井字樓。竹竿長巷巷深頭。又謂偶從和合橋頭望。望見儂家薛荔境。便是說這相第。侍講住在西偏一帶。却與夫人異室。而居生平。既不飲醇。亦不近婦。到了七十八歲。還是腰脚甚健。來往湖山。故舊門生。奉爲山斗。只是侍講家庭的慣例。凡夫人有所商酌。須令僕婦傳語。侍講便衣冠出候。中堂侍講有所關白。亦倩人馳告夫人。中堂相見六十年來。這相敬如賓的禮終。究不改的。這年却是嘉慶十一年丙寅正月初五日。係侍講同夫人花燭重諧的紀念。一班子姪兄弟。下逮侄輩。孫曾。都說齊眉盛舉。闔族增輝。定要點綴一番。俾親故同來熱鬧。侍講雖然沒有兒子。那些姪少奶奶。姪孫少奶奶。姪姑奶奶。小姐。孫小姐。忙著替夫人做繡鞋。裝枕頭。連那牀帳被褥。都換得煥然一新。窗簾呢門帘呢。大箱小篋。曲几長檯。足足陳設了三間房屋。此外燈檠燭插。紛盆鏡奩。無不應有盡有。膽瓶裏還有折枝梅花。紅綠相間。中間擺著幾箭水仙文石。瓷盆位置。楚楚香爐裏。熏著百合氤氳。氤氳芬芳。撲鼻。新房算布置停當。先請侍講同夫人前去一看。侍講道。太費事了。回想結婚的時候。還住在鳳凰山麓。太老爺供職京邸。我還是一個秀才。太夫人內外張羅。靠著舅父提攜。勉強成禮。次年

我中了舉太老爺又聖恩高厚升轉卿階我等纔到都居住的我有大哥繼續簪紱紹述箕裘我這聞散澹泊的人當然可跳出軟紅作這管領西湖的地主不知不覺又是四十年了你們高興將我們兩老人作個傀儡到也使得只是不要鬧出笑話纔好那班小輩道我們家裏的事用不著外人某哥做攢相某哥做司儀某姪掌花燭某姪掌篩子某姪擲喜果某嫂某嫂做女攢相某少奶奶卸粧某少奶奶髻某姑某姑陪饌都是梁氏家人侍講點頭道好好內中一位老姑太太笑道二哥二嫂那夜圓房要在一起住二哥不要進書房了侍講也不言語踱了出去外邊自有僕役挂燈結綵鋪設齊整到了初四晚間還有幾個老朋友魏寶臣韓三橋瞿午樓先來轎房又請了大姑太爺大姑太太前來餽牀初五早起各房長幼有頂戴者禮服無頂戴者常服一體跟了侍講告廟漸漸便有當道紳衿前來道賀竹竿巷裏馬龍車水來往不絕吉時一到左而擁出侍講是長袍短褂晶頂朝珠霜鬢雪髯大踏步站在廳上右而擁出夫人是鳳冠霞帔高髻雲鬢帶著環珮的聲音婉婉颯颯站在廳上攢相贊拜天地贊拜神贊到夫婦百年偕老禮來賓轟堂大笑那紅氍毹上早見一對白首新人起吓跪叩忙個不了揭巾圓酒傳袋歸閣一一按著俗例做去弄得兩老又好笑又好氣夫人自然有人替他換粧侍講却跑了出來陪著來賓閒話魏寶臣道我却有小詩誌喜便在袋內掏出一張紅箋侍講接來一看卻寫

著道。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裏花燭重諧

碧浪湖頭桃根雙漿

三六

夫婿會居最上頭。未能拋得是杭州。烟雲揮灑添新料。風月平章話舊游。不信魚龍辭魏闕。又看鸞鳳下妝樓。朱顏皓首鬢毵上。定是三生福慧修。

韓三橋道。我也有一闋浣溪紗。侍講展開看道。

荆布筓珈兩不知。畫眉人老尙齊眉。盞杯扶醉倩孫枝。悄掩青廬香夢穩。高停紅燭曉粧遲。鴛鴦消息百年期。

侍講拱手道。承過譽了。又向午樓索句。三橋道。午樓看你眼熱。明日要到碧浪湖頭學那厲徵君迎月上的故事了。那有工夫動筆。還是你賀他一首罷。賓主正在談笑。裏面來催見禮。侍講匆匆進去。已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擠了一堂。還有僕婦丫鬟夾在裏面閒望。小孩子更站在檯子上。侍講同夫人拜過祖宗。便先見幾個平輩。以下姪兒姪媳姪孫姪孫媳姪女姪婿姪孫女姪孫婿外孫外孫媳外孫女外孫婿。那零零碎碎的內外曾孫玄孫花團錦簇。裙鞵烏飛惹得兩老人相視而笑。大衆又排開筵席。請兩老人坐在上面。山珍海錯羅列。參差先是姑老太爺姑老太太來敬了兩尊酒。惹得諸親百眷轟動進來。你一杯我也一盞。把這不勝蕉葉的侍講幾乎灌得爛醉。小兒女還打著年鑼。年鼓助興。真

是神仙世界富貴人家。看看日落黃昏堂中點起文莊御賜的紗燈。覺得樺燭輝煌如同白晝。侍講裏面撤席。又到外面去預備送客。一時來賓盡散。便要送老夫婦歸房。那侍講自從成婚滿月後。卽同夫人異寢。如今錦衾角枕。再續前游。侍講到處之坦然。夫人對著這班少年。却有一點醜觀。這班人却也乖覺。一擁而出。只賸得幾個婢媪。所謂閉門推出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了。次早起來。侍講出門謝客。並爲瞿午樓送行。午樓一隻大船。早在菜市橋泊著。這船是二艙一衙。午樓只帶了一個僕人。預備新妾迎來。卽在衙中下榻。菜市橋離竹竿巷不遠。侍講等著午樓開船。寶臣三橋又送了兩甕酒來。船家來報已時。午橋祭神賜福。侍講也拱手上岸了。船上拉起內閣軍機處的大旗。直向壩子門而去了。這午樓名叫顏卓本。是內閣中書。後來考取軍機章京。偏是次公。醒狂開罪僚友。起初不過嫌他皮氣古怪。屏不與交。誰知傳到當道耳中。連這候補的章京也永不圈到京中。開銷浩大有點站不住了。纔之請假回籍。住在弼教坊右。與竹竿巷是前後相接。所以時相過從。他家中心久已斷絃。並無兒女。早已不想再續了。這年得了湖州愛山書院的掌教。有人勸他納寵。他纔託友人借了城南鮑氏溪樓。做個客舍。這溪樓便是樊榭納姬的所在。樓上掛著碧湖雙漿圖名流題詠。盛極一時。午樓到了湖州。織舟樓下。却安排這些衾裯牀榻。做一個小小洞房。約會姬人趁著元宵買舟相送。午樓旣在樓上。把這圖

上的詩讀了又讀，他最愛的幾首是。

夢繞揚州已十年，却從茗水載嬋娟。菰城若比松陵路，又覺吹簫白石仙。星漢橫斜水拍天，碧湖涼露卸秋蓮。中秋月色無窮好，却爲伊人分外圓。翠袖熏爐伴詠詩，春風小閣畫蛾眉。誰令誤竊姮娥藥，不見宜男結子時。一段春愁化彩虹，乍來還去恨匆匆。桃花滿地胭脂溼，不待東

風嫁小紅。

午樓笑道：樊榭迎姬是中秋，我今是上元，不好同算佳話嗎？看看到了十五，午樓坐了那船，一直從碧浪湖搖去，沿途紅男綠女都打扮得非凡，新簇還有幾處唱著秧歌，戲鳴鈺，擊鼓，轟動村人不少。那船搖到極南的村落，說道已經到了。僕人上岸去通知，賸得午樓在船枯坐。幸虧船娘是知道風俗的，什麼糖茶吓青豆，茶吓早經預備，另用四個盆子裝著麻酥糖、玉帶糕、西瓜子、長生果，只等新下來，一直到了日色平西，纔望見板扉開處，擁出一個人來，紅襖紅裙，紅巾紅履，船家打好扶手，一步一步挨將下來。船娘出來攙著他，午樓一眼望去，雙趺纖瘦，貼地能飛，已經十分滿意，忙令船娘將巾揭去，顯得雙瞳點漆，兩頰凝脂，可惜滿鬢紙花堆垛，得非常穠豔。紅裙紅襖，盡是棉綢，容貌雖則不差，難免有點村氣。船家點篙回舵，早見一輪新月，銜在波中，遙望四面羣山，尚有殘霞，明滅漸漸與城門相近，但

見銀花火樹鐵鎖星橋滿眼繁華更助著午樓歡喜那溪樓上面更掣著金蛇一帶高高下下蜿蜒不斷船娘扶著新人先上了樓午樓招呼僕人把新人的一箱一篋也都在房中安放幾個朋友送了一桌菜他取出寶臣三橋的酒盞量酣飲旁邊新人陪著這時早換了碧色湖縐羔襖緋色湖縐繡褲頭上紙花除去露出一個鬢髻金釵翠鈿著實有幾分姿色午樓對此佳麗居然酒落歡場便慢慢的斟了一杯叫新人一飲而盡新人看著午樓年齡已經望五鬚髯如戟又戴著一副眼鏡雖則皮袍皮褂也覺落拓不羈脚上一雙嶄新的烏靴頭上一頂半舊的瓜皮小帽知道他是不修邊幅的桌上擺著紙硯筆墨還有淡巴菰管眼鏡袋子火刀火石縱橫舛午沒有一樣整齊驀然看見有酒杯遞來接了擺在檯上午樓催他速飲他總低頭不答弄得午樓急了連自己的酒也叫僕人收拾他便伸筆展紙颯颯寫了和韻的四詩道

果然錦瑟記華年蓮樣豐腴竹樣娟從此鴛鴦稱比翼我生決不羨神仙 生小猶存爛漫天
泥能拔卽青蓮上元更比中秋好不獨人圓月亦圓詩 中有畫畫中詩一點春痕已上眉難
相逢猶未嫁陰城子滿問何時 不辨朝虹與暮虹三生石上幾匆匆而今有似添香伴不戀相
思豆子紅

第三十七回

竹竿巷裏花燭重諧

碧浪湖頭桃根雙漿

四〇

四詩寫畢。便挽了新人的衣袖。回到房裏。新人却呆呆坐著。還是午樓替他卸去粧飾。新人纔回。一
笑。自去。纔那些結束。午樓也寬袍解屨。先從被窩裏一攢。不知不覺。睡魔跟著酒魔去了。到得一覺醒
來。纔領畧這玉軟香溫的風趣。新人也嚶嚶私語。說什麼。姓譚。名叫桃兒。有母有兄。一家都靠著蠶織
過活。他在村塾也讀過幾年書。識得幾箇字。母親年紀老了。想住在湖州城裏。可以回去探望探望。午
樓得此愛寵。真是如魚得水。自然俯如所請。況且愛山書院課卷。往來投遞。亦感不便。他杭州本係貧
屋。到也無可不可。過了花朝。滿月。便由溪樓搬到烏盆巷裏。一間三連的平屋。左爲臥房。右爲書房。中
爲客座。他把這新人取名桃根。這時桃根省親去了。他又到書院開課了。桃根生得一子。入籍烏程。那
奚榆樓先生。還有碧湖雙漿。後圖便說得。午樓同桃根的事。呢。午樓掌教書院。先後已是十年。桃李盈
門。雁羔滿座。雖然是舉比。况味得氣而去的。實在不少。到得嘉慶二十一年。忽傳北方有什麼八卦教。
彌布直豫魯晉諸省。竟敢句結內侍。椒掖宮禁。難得智親王設機破敵。總算平了。內亂外面用著欽差
大臣那彥威提督楊遇春。先從河南進攻。那河南這一股。已由豫入楚去了。起初楚省的婦女。都被這
班教匪蹂躪。不堪。不到幾時。教匪傳令不准攜帶婦女。在營。究不知爲著何故。正是

世事瀕危悲虎尾

敵情難測救蛾眉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重諧花燭。本屬創舉。惟梁侍講與夫人終身異寢。故與夫人兩度圓房。此中非人也。天也。侍講無子。而子姓獨多。行禮時有這許多人見禮。時有這許多人越寫得瑣屑。越寫得熱鬧。越寫得繁重。越寫得周密。讀此可以抒情。可以規俗。

梁侍講是閒散澹泊的人。偏弄得他這樣熱鬧。這樣繁華。於行禮加倍寫一番。於見禮又加倍寫一番。到得歸房。依舊完他閒散澹泊。此之謂有分寸。有步驟。

不寫厲樊榭迎月上。却寫瞿午樓迎桃根。同是碧浪湖。同是鮑氏溪樓。然樊榭月上。知者多矣。午樓桃根。知者甚鮮。寫午樓桃根。正補寫樊榭月上。也有碧湖雙槳圖。卽有榆樓後圖。斯爲雪泥鴻爪。

午樓遇而不遇。然却不遇而遇。由京而杭。由杭而湖。純是一股慇懃氣。純是一股跌宕氣。觀其在船。觀其在樓。觀其善飲。觀其善睡。如畫如話。妙不可階。

第三十八回

述楚女鞞刀親斃匪

話陳婢筓斗試輕身

第三十八回

述楚女鞞刀親斃匪

話陳婢筓斗試輕身

四一

上回說到八卦教由豫入楚不准軍隊攜帶婦女在營這一樁好事並不出於教匪首領却被一個楚省俠女嚇得怕了纔之有這舉動本來這教匪首領李文成特著什麼符咒哄誘婦女入教焚香守夜在那大被裏面做這曖昧的勾當還要吸收陰囊提煉紅鉛弄得鄉民有冤莫訴到得林清在京伏法他便在衛輝一路揭竿起事官軍畢竟勢大看看趕入楚境文成的部下大半學習邪教過一處擄一處把這班沿途劫掠的婦女一總帶在後營到得黃昏以後只要對著婦女畫符念咒那婦女如癡如醉爭相裸逐嘻笑雜還如同雍和宮的歡喜佛一般等到日出煙消燈燭齊滅這班婦女一覺醒來問他夜間情形大半粧聾作啞究竟不知道真的假的這日前隊到了武勝關雖然是一個小集這些店舖早已聞風關閉只贖了幾十家逃不脫的窮民還拚著性命住著匪首尋了一所大厦歇馬早有一隊新擄的婦女獻與匪首過目都教帶到後營安置內中有一個年輕女子約莫十七八歲生得苗條白晳天然動人匪首便叫留下那女子也並不違拘只是默然不語外面送進來雞吓雞卵吓麵條吓都從鄉村裏搜括來的另有大甕梁燒匪首叫部下趁此一醉明晨即須拔營部下早從後營帶出婦女又擄出一牀大被席地鋪好匪首擎著一碗水戟指畫符口中喃喃念些咒語畫一個咒一個那些婦女你也寬衣我也解帶歡歡喜喜望被裏一鑽地下湧出數盞明燈照得鬚眉畢現部下這班人

醜。滿。面。也。都。到。被。面。去。了。那。女。子。知。道。這。是。魔。術。總。共。一。牀。被。如。何。容。得。下。百。十。人。最。後。匪。首。便。對。著。目。己。符。咒。他。心。中。一。正。想。到。一。身。清。白。如。何。供。彼。等。游。戲。况。且。朝。張。暮。李。較。娼。家。尤。爲。無。恥。這。却。如。何。從。得。越。思。越。憤。越。憤。越。烈。匪。首。的。符。咒。竟。不。靈。了。匪。首。欺。他。弱。小。便。要。硬。吞。生。剝。幸。虧。女。子。靈。便。說。道。我。嫁。將。軍。是。想。天。長。地。久。的。將。軍。係。一。營。的。頭。目。婚。禮。也。不。可。草。草。若。與。部。下。同。被。同。睡。妾。身。固。不。足。惜。將。軍。亦。未。免。自。褻。雖。則。妾。身。爲。將。軍。所。愛。軍。中。倉。猝。說。不。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是。將。軍。將。來。貴。至。王。侯。妾。身。亦。忝。作。夫。人。豈。可。同。那。始。亂。終。棄。的。一。般。不。先。定。個。名。分。今。日。時。已。晏。了。明。日。請。暫。駐。一。日。大。犒。三。軍。俾。知。妾。身。已。屬。將。軍。自。然。人。人。敬。服。將。軍。以。爲。何。如。匪。首。有。什。麼。見。識。被。女。子。用。這。緩。兵。的。計。挨。過。一。宵。次。早。傳。令。暫。停。又。從。後。營。選。出。婦。女。四。人。替。這。女。子。更。換。粧。束。這。女。子。看。見。四。人。入。室。到。也。姿。首。端。整。楚。楚。可。憐。爲。什。麼。一。到。夜。間。這。樣。恬。不。知。恥。却。暗。暗。地。問。他。緣。故。那。些。婦。女。道。初。時。被。擄。誰。也。不。肯。從。他。他。不。知。道。用。什。麼。藥。末。一。彈。覺。得。模。模。糊。糊。全。失。知。覺。日。子。漸。久。便。也。由。他。擺。佈。了。我。們。逃。也。逃。不。脫。死。也。死。不。來。只。好。過。一。日。算。一。日。他。們。還。有。一。椿。狠。毒。的。事。每。逢。月。事。淨。後。將。我。們。裸。縛。柱。上。用。銅。管。插。入。兩。股。吸。我。們。的。精。血。後。來。也。用。點。藥。末。糝。著。雖。不。覺。得。痛。苦。却。面。黃。肌。瘦。一。年。半。載。都。去。世。了。夫。人。是。將。軍。的。人。還。求。搭。救。搭。救。女。子。道。我。同。你。苟。是。難。民。什。麼。夫。人。不。夫。人。救。得。出。

第三十八回

述楚女韓刀親斃匪

話陳婢笞斗試輕身

四四

大家救出救不出大衆同是一死今日你們無須侍奉只要明日早來四個婦女一齊退出夫人傳呼閉門沐浴自敷粉黛見壁上懸有小刀偷偷的插在蠻韓裏匪首在帳中與諸匪轟飲依舊做那大談的教規諸匪說匪首得此佳人算是一朵牡丹從前這些敗柳殘花得不到東皇的雨露一定叫婦女寬斟幾盞算做賀喜匪首不覺沈醉退入後房不料房門掩著匪首在縫裏一覷見那女子正對鏡理粧異常斌媚這時情不自禁乘興突入將女子擁抱在懷左探右索女子以手指榻匪首纔肯一鬆女子站了起來看得親切拔出韓內小刀只向喉間一勒匪首手足疲軟無力抵抗早已一泓碧血倒在牀上了羣匪在後營酣臥總道匪首鴛鴦同夢已到巫峯連那擊柝巡夜的人也不敢大聲驚動女子手刃匪首聽得外面一無聲息便想趁此自刎轉念一動不如換了服色闖出營去或者好尋著父兄團圓家室急急將匪裝解下覆了女服上面還裹了絮被帳垂幔掩牀前卻擺著蠻韓自己便翦去鬢髮脫去簪珥一身匪裝繫了佩刀大踏步出營去了營門口只道匪首巡哨毫無阻擋女子總算跳出龍潭躍出虎穴那天明候令的諸匪早把車馬糧秣裝好各營戎裝齊集三通鼓罷不見匪首升帳大衆相顧錯愕早有護衛直入後房房門已經開了揭開帳幔祇有一個女人橫著護衛不敢逼視退了出來營門口值夜的報說夜間親見將軍步行出去大衆屏息等待日已過午依然沒有影響只好仍

叫後營的婦女去請夫人午饌，婦女紛紛將帳幔挂起，掀著茵褥，上一塊濕痕，微微有血腥，已是納罕。誰知把被一掀，被裏不是夫人，竟是匪首。婦女駭極而啼，各部將也一轟進房，看見匪首，喉下一窟，涓涓流血。那女子卻不知何往，桌上擺著小刀，認得是匪首的故物，如何會落在女子手裏，旁邊有幾句偈語道：

我是九天玄女，如何想配婚姻。這樣貪淫好色，不能刀下留人。以後軍規清潔，無許褻瀆鬼神。婦女一律釋放，乃爲教中順民。

諸匪看罷，齊說道：前夜符咒不靈，我便知是古怪了。果然是玄女下凡，纔有這等報應。罷罷，我等先放婦女罷，免得再惹玄女的氣。婦女聽了這道教旨，都念著阿彌陀佛，出營去了。還通飭各處營中，不得再帶婦女。那知教匪把楚女一嚇，從此接二連三，專打敗仗。經不得楊提督四面夾攻，連那楊芳、劉清、兩路兜勦，不特八卦教徒草薶禽獮，便是二才峽的萬二、江西的胡秉輝、朱毛、安徽的方榮升，也都不留一個。這是嘉慶二十年以後，天下已逐漸安靖，偏是這班游手無賴，聚則爲盜，散則爲賊，終是弄到死而後已。那教匪蔓延的時候，大眾傳習一種秘法，叫做輕身術。超山、越水、走壁、飛簷，都是盜賊的行徑。這抵禦盜賊的，也要有這等能力。江浙最著名的，算是海鹽陳家、陳二小姐、陳二小姐十歲那年。

來了一個賣解的婦人。說與二小姐有緣。纔教導他這副本領。二小姐還轉授婢女秋雲。叫他住在銀庫樓下。專司保護。二小姐的繡閣。便在樓上。陳家的富名。在江浙數一數二。靠著這位二小姐。盜賊纔不敢正眼兒看他。不道無錫的陳阿尖。竟想到老虎頭上去抓癢。論到阿尖在無錫橫行。小時不過竊魚竊蛋。做點無本的營生。到得長大成人。居然拋棄鋤。練習拳棒。還結識了一班江湖好漢。分著整塊的金銀整匹的綢緞。阿尖的輕身術。雖則比不過陳二小姐也。薄薄有點名聲。一日裏面。蘇州犯一劫案。無錫犯一竊案。弄得老捕快都莫名其妙。他雖則東漁西獵。終究是零零碎碎。未見有十萬八萬。總要到陳家銀庫裏一試。又恐二小姐驍勇矯健。不能相敵。到了陳家。只竄在高牆上。窺探動靜。只見西樓外紗窗盡閉。裏面一燈。燐然側耳聽。寂無聲息。阿尖燃著火種。向下一望。樓下圍著鐵柵。封鎖甚固。知道銀庫所在。輕輕抽去鐵條。右足從窗隙溜下。早聽見窗環作聲。一青衣從柵內飛出。阿尖欲遁不及。只得挺刃交鬥。青衣驟起一足。將阿尖利刃踢出一丈以外。遂爲青衣所執。青衣提置樓上。見有一女跌坐牀頭。紅裳繡幘。美麗絕倫。笑謂阿尖道。你亦太不自量。欲錢則何妨。明言奚作此不良行爲。你究所操何技。乃敢如此。阿尖唯唯不答。二小姐再三詢問。纔說出輕身術三字。女回顧青衣道。可取笞斗來。遂將笞斗置地。以口向上。令阿尖環履其口。阿尖料難取勝。現在二小姐勢力下面。不能不

勉強從事慢慢踏上斗口不偏不倚走了五十餘圈早已汗流浹背漸漸酸酥足輒只好走了下來那阿尖的輕身術是百餘步必須著地養力纔可再走那裏入得二小姐的法眼二小姐看得阿尖氣喘面紅神色大變復笑道如此伎倆亦思作賊尙不如吾家小婢試令吾家小婢行當較勝於汝數倍回顯青衣道你且試試看青衣便將脚尖一聳早已上了笆斗如宜僚弄丸如公孫大娘舞劍器只看見笆斗輕輕的轉並不知道有人站在上面阿尖這時驚魂甫定對著二小姐是不敢仰視只有青衣的兩辮紅蓮簌簌的繞個不了連那紫綃的褲管白綾的足衣也同蝴蝶一般的飛舞阿尖目瞪口呆暗想青衣那慣技尙且如此二小姐更更必說了若要等他發落恐怕還須受辱卻又不肯俯首求恕不如趁著樓窗未鍵乘這不備遁去阿尖沿到窗際二小姐卻把香鉤一蹴說聲便宜汝不來追汝去罷阿尖祇覺得臂上輕輕一點誰知青紫腫痛數月方愈阿尖受此大創仍不肯改悔卒遭捕獲那二小姐自從退去阿尖江湖上好漢絡續來替阿尖復仇這班人原不是二小姐對手但是深閨嬌質常與這班粗鄙獷悍的醜類比較技藝所謂勝之不武不勝爲笑畢竟有何趣味二小姐從此掉了臥房只將銀庫的事交與秋雲在房裏著這部輕身術的精義內中分作二卷外功五章內功五章終究不外鍊精鍊神鍊氣忌酒忌色忌穢惡忌腥膩上乘的學到辟穀下乘的學到斷葷若在軍營偵敵邊塞立

功這術沒有不驗的。但須爲著王事。不宜做寇賊的眼綫。此外偶爾游戲。尙無大礙。倘要慕此偷竊劫掠。雖則僥倖到手。久久終難免罪。至於踰牆鑽穴。幹那不端的行爲。這不受國法。必受天誅了。二小姐這番勸善懲惡的意思。也是賣解婦人指導他的。秋雲依著二小姐做去。果然羣盜斂迹。陳家也不用防閑了。二小姐便嫁與海寧徐家。作徐春齋部郎的繼室。部郎是嘉慶丁丑的進士。殿試時歸入工部郎中的本班。此番回籍迎親。聽得二小姐有此奇材異能。已如劉玄德見著孫夫人。有點跼蹐不安。看到二小姐輕倩婀娜。並沒有什麼威武。連從媵的秋雲捧茶進盃。著實守著侍婢的本分。一塊石頭纔之放下。過了滿月。要帶了家眷。赴京銷假。一直從嘉興水路。駛入運河。到清江浦。乘車登陸。這日正從淮揚進發。看看風色不順。招呼船家早泊。部郎同二小姐扣舷遙眺。已是遠山暮靄。籠著幾株古樹。水面上漸漸的露出漁燈來了。正叫秋雲掩窗下幔。只聽得一片款乃聲。傍著大船。停了兩隻快艇。秋雲知道不是好事。輕輕走到船沿上。望著來船。覷得親切。看這小女子如蜻蜓點水。掠過後梢。料定是個慣家。將船一擺。請出一個帕首腰刀的人來。望著秋雲道。這不是海鹽陳家篋斗上的青衣嗎。秋雲應聲道。是裏面驚動了。二小姐也到船頭一站。兩隻快艇早從蘆荻叢中搖進去了。部郎只聽得轟轟一陣。二小姐同秋雲亦不去告訴他。過了幾日。早已舍舟上岸。直抵京都。銷假拜客。尋房子。僱車子。忙成

一番算得舉家安謐了。忽然僕人送進一張知單來。徐部郎不過料是紅白的事。派個分子罷了。誰知是丁丑會試。同年在山東會館開會。卻不知所爲。著何事。正是

何必無情酬白簡。須知有約訂紅綠。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八卦教專事符咒。迷惑婦女。其宗旨與白蓮似同實異。今之麻糍教。大被教。皆一鼻孔出氣也。寫一楚女。將教中癡結。隨之而解。教匪各異。此爲結束。而七十四回。卽在此回伏綫。

楚女以正敵邪。果然以正避邪。楚女之殺匪而逸。智也。勇也。亦天也。觀其對諸婦女語。何等斬截。觀其留下偈語。何等玄妙。所謂救則同救者。此也以神治神。以僞制僞。楚女的是解人。

阿尖阿足存。阿尖何足道。寫阿尖。寫二小姐也。寫二小姐。寫秋雲也。阿尖在筲斗上。尙轉得五十餘圈。秋雲倍之。蕞之。究竟二小姐。何如未之見也。然二小姐有輕身術。精義。秋雲且服。而況其他。甚矣人之不可無著作也。我敬二小姐。我佩秋雲。

寫水中遇盜一段。忽而來。忽而去。忽而隱。忽而現。秋雲船梢一行。二小姐船頭一現。羣盜皆如鳥獸散。借此蹊徑。作爲結束。所謂玄之又玄。

第三十九回

寶馬香車品評汧國事

帷燈匣劍傳頌定盦詞

上回說到徐部郎接到知單。同年在山東會館大會。還有一個副啟。是同年江編脩的母親鄒太夫人。出名請各位太太。也到會館的。徐部郎發過了知字。不知道這位江同年。爲什麼有這豪舉。連女眷也邀在裏面。又不象結婚。又不象做壽。來的長班。又不說起集分子。出去問問同年。都是莫名其妙。看看到了這日。自然趕早起來。徐夫人也只得辜負香衾。理粧易服。部郎套著車子。轉灣抹角。到得山東會館門口。早見香車寶馬。已經密密層層。走進儀門階上。江編脩早迎了出來。大廳上擁著許多紅藍黃白的頂子。除了丁丑一班同年外。還請了山東同鄉京官。並丙子鄉試。丁丑會試的座師。部郎向劇臺上一望。只有一張長桌。幾張圈椅。不象要唱戲的。這大廳花廳。到也懸燈結綵。大衆切切私語。終究揣測不出何故。看看已牌時分。座師逐漸到了。門生站班迎接。忙個不了。那脂香粉膩。環環鳴的幾位太太也。嬾嬾婷婷。進內廳去了。出來招呼女客的一個綠裙補服。認得是江太夫人。後面跟著的青衣少婦。玄裳紫帛。像是側室的粧束。卻猜不出江編脩何人。廳上衆客已齊。江編脩請幾位同鄉長官及座師。坐在臺上。兩旁臺下。雁翅式排好椅子。男左女右。坐了同年同鄉。及一班女眷。江編脩去導引太

夫人上臺仍舊是青衣少婦跟著太夫人對著臺上三肅對著臺下三肅青衣少婦自稱賤妾滕氏也
隱了六肅太夫人便站在長桌別面開言道

今日有勞諸位大人老爺同諸位太太的車駕因為妾身鄒氏為著兒子江巽有一樁不敢自尊
的事請諸位來評品評品妾身自二十八歲先夫見背兒子只有七歲兒子十七歲入泮後便娶
孔氏為婦結婚五載孔氏病歿這年兒子二十三歲到得二十七歲中式舉人其時尚未續娶二
十八歲入京會試途中遇見滕氏遂納為妾至今三年連舉二子妾身擬將滕氏作為兒子繼配
未識於禮於例能否相合敬求賜告至於兒子同滕氏經過情形令滕氏親口報告

太夫人退坐以後滕氏側立桌畔開言道

賤妾滕氏本是山西汾州府介休縣人幼無父母十一歲由堂叔賣入馬班為妓往來山東直隸
北京各處賤妾在班裏八年目見班主以色餌人劫財害命等事心不為然這年是會試年分班
主要到北京趕集路過山東住在旅店江老爺適在隔壁房間寄宿晚間由店主介紹喚賤妾前
往度曲因而落交流連三日班主便勸江老爺乘班車進京江老爺因留戀賤妾是以答應行至
中途班主串通盜黨將江老爺行囊劫盡便想將江老爺拋棄經賤妾向班主代求總算送到京

中江老爺靠著同鄉幫忙纔得會試賤妾住在椿樹胡同江老爺還來下願但此時手頭窘乏每遭班主白眼賤妾十分氣憤密告江老爺報坊拿獲班主搜出原贓賤妾荷蒙江老爺收留又得大夫人優待賤妾是做妓女的人雖經生有兩子不敢希望正室望諸位大人老爺諸位太太明鑒。

滕氏說畢又退下去江編脩早登臺開言道。

江巽途遇滕氏納爲籓室入門以後頗知孝敬今奉母命欲繼元配有無違礙求老師鄉長與諸位同年一決江巽不勝待命。

江編脩退下坐中立起一位白髯老者大衆認得是葆中堂他顛巍巍的開言道。

姨太太有子升做正太太咱們旗門子裏的老例管他什麼出身請老太太借他冠帔行了禮將來再請誥命。

臺上臺下聽了這番話都說老前輩言之有理那臺下右邊又走上一位老太太來大衆認得是李脩撰的太夫人也開言道。

我也是妓女出身我也是姨娘出身先老爺將我作爲繼室如今兒子也中狀元我已受過兩番

封。詰。了。從。前。韓。世。忠。的。妻。梁。氏。也。由。妓。女。封。到。忠。勇。夫。人。鄭。元。和。的。妻。李。氏。也。從。妓。女。封。到。沂。國。夫。人。妓。女。有。什。麼。關。礙。但。願。江。年。兄。年。嫂。同。我。一。樣。生。個。兒。子。高。中。狀。元。

臺。下。一。班。太。太。無。不。贊。成。七。手。八。脚。擁。了。滕。氏。下。臺。替。他。到。後。廳。穿。補。服。挂。朝。珠。自。頭。至。足。換。得。嶄。然。一。新。重。行。出。廳。到。了。江。編。脩。謝。過。老。師。謝。過。同。鄉。同。年。謝。過。諸。位。女。眷。雙。雙。拜。了。太。夫。人。兩。個。小。孩。乳。娘。抱。著。也。拜。了。父。母。正。廳。花。廳。內。廳。一。律。開。宴。老。師。鄉。長。自。然。首。座。同。年。在。旁。作。陪。葆。中。堂。道。江。年。兄。這。段。佳。話。也。是。年。嫂。有。志。向。上。用。心。擇。人。纔。能。由。九。淵。升。到。九。天。江。年。兄。的。前。程。是。不。可。限。量。呢。咱。們。旗。門。子。裏。新。出。了。一。樁。事。便。是。貝。勒。奕。繪。的。側。福。晉。什。麼。叫。做。太。清。原。是。姓。顧。蘇。州。人。繪。貝。勒。弄。他。進。邸。便。違。了。禁。止。漢。粧。婦。女。入。宮。的。祖。訓。了。繪。貝。勒。從。福。晉。歿。後。異。常。寵。愛。同。他。踏。雪。遊。山。披。著。紅。斗。蓬。撥。著。鐵。琵琶。演。那。王。嬙。出。塞。的。故。事。繪。貝。勒。的。詞。叫。西。山。樵。唱。大。清。的。詞。叫。東。海。漁。歌。兩。人。附。庸。風。雅。在。那。逛。廟。的。時。候。結。識。了。龔。主。事。傳。消。遞。息。盡。是。蒙。文。蒙。語。繪。貝。勒。已。經。覺。察。了。側。福。晉。立。逼。大。歸。如。今。還。尋。龔。主。事。要。他。性。命。呢。李。脩。撰。道。這。種。匣。劍。帷。燈。的。事。焉。知。不。出。於。仇。口。定。盒。已。經。襪。被。出。京。了。大。衆。都。說。定。盒。在。宗。人。府。補。了。主。事。常。到。繪。貝。勒。邸。中。白。事。貝。勒。待。如。上。賓。纔。同。太。清。互。通。款。曲。我。想。邸。中。內。外。隔。絕。一。個。小。小。主。事。如。何。見。得。側。福。晉。即。使。徼。幸。一。見。宮。監。侍。婢。隨。侍。左。右。那。裏。能。够。說。些。

第三十九回

寶馬香車品評汧國事

帷燈匣劍傳頌定靈詞

五四

開話若論每月逛廟有多少王公福晉格格尤其不便一語況且定靈首突頂凹額昂額抑短矮瘦小太清斷不要這種面首繪貝勒也太多疑了舉座談笑一回送了座主上車這些同鄉同年也都滾滾絕塵而去所說的這龔主事定靈名叫自珍係仁和龔閣齋觀察的兒子龔文恭公的姪兒生平交游山僧道士以及閨秀優娼那年殿試出場翹然以大魁自命不料用了主事他便叫顏雲夫人專學小楷連姬妾寵婢都能够館閣字體以此狂傲怪僻輕薄同僚大眾每想乘間驅逐他說叔父文恭公如何不通只知道五色書學問便是紅面縉紳黃面京報黑面稟帖白面知會藍面帳簿其餘還有那個在他眼裏他京中住在仁錢會館魁星閣下上層魁星中層孔子下層住客定靈書聯於柱道

告東魯聖人有繆在下

開西方佛說非法出精

這種遊戲狎侮盡是要受人指摘的此番趁著繪貝勒一怒將他趕出京城究竟有什麼憑據呢因他詩中有兩句道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綺衣人太清好著白衣所以隱隱約約留著這個影子另外還有幾首詞叫做桂殿秋憶瑤姬夢玉人引都說是爲著太清譜的那桂殿秋的前幅還有小引道
庚午六月望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烟鬱深金碧嵯麗盪夜氣之空濛都爲一碧散清

景而離合不知幾重一人告余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賦兩解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窈四無鄰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
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局第幾重

那憶瑤姬道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色塵寰玉京宮殿好報九霄仙佩不下雲軿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
瓊凍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便萬古只對晶盤斂莊嚴寶相低坐嬋媛縱無淪落恨
恨玉笙吹徹徹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奇愁到世間

那夢玉人引道

一篇吹瓊闌月出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漸春空仙艷參差報道梁清已蹇
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珮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

春星滿把紫纒

這三首詞傳鈔出來益發鑄成大錯定盒一溜烟從江淮下來真是布衣將徹豆粥難求幸遇湯雨生
贈了一襲狐裘趕到揚州的魏氏秋實軒這狐裘上截還是嶄新下截是泥汁淋漓十分醜齷定盒也

第三十九回

寶馬香車品評汧國事

帷幄匣劍傳頌定盃詞

五六

並不在意。每日不是作詩。便是壓寶。到得阮囊羞澀。不名一錢。還同人津津談那寶路。說什麼盧雉盈。虛自有消息。愈窮愈賭。愈窮愈賭。這時纔四十八歲。又眷著一妓。靈簫蹤迹甚密。靈簫憎他老醜。厭他獸齷。難怪別有戀人。偏是定盃無端撞見。痛責靈簫。不知自愛。同這種佻達少年。厮混叫他一揮慧劍。速斷情根。靈簫方且與少年打得火熱。如何肯遽然折翼。只是礙著定盃情面。嘴裏雖則答應。背後還說他器小。定盃有幾個錢。總是揮金如土。靈簫也只好遷就。但是這個少年去一趟。見一趟。靈簫無可諱飾。只說這人盤踞。妝閣罪客人。定要想個法子。纔好了帳。僅靠口頭拒絕。他總涎皮膩臉。故意不行。不動定盃道。既然如此。我有一樣妙藥。是禁中傳出來的。只須滴著一兩滴。或茶或粥。便可見效。你固然少他纏擾。我也拔出眼中釘了。靈簫受了這藥。又象玫瑰露。又象鳳仙汁。如何能够毒人。恰巧定盃又來。靈簫便在茗碗裏。滴入些微。定盃歸去。陡覺有點不快。叫兒子孝琪。在篋中檢出詞稿。刪定一過。約莫七日。病勢已是沈重了。大衆疑心。貝勒遣人下鴆。不知道他與靈簫有這段因果。定盃祇活得五十歲。要算得才人運塞。名士途窮了。他流傳下來的詞。卻有十種。

(一) 無著詞選

(二) 懷人館詞選

(三) 影事詞選

(四) 小奢摩詞選

(五) 庚子雅詞

(六) 無著詞

(七) 懷人館詞

(八) 小奢摩詞

(九) 影事詞

(十) 庚子雅詞

(是六以

下皆孝琪手鈔本

定齋病在揚州。却死在丹陽。消息傳到揚州。凡有故交舊友。都紛紛向鹽商乞賻。扶柩回籍安葬。揚州又換了幾個人物。依舊奔走鹽商門下。年輕才雋的。算是歙縣方蒲洲。孝廉被宋商延聘在家。以西席兼充記室。揚州人却有的羨慕他。有的妬忌他。究爲著什麼緣故呢。正是

登門有願。應增價。入幕多才。便是賓。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由妓女而妾媵。由妾媵而繼室。偏有此絕大排場。絕大議論。江氏母子夫婦。不過各述各事。難得葆中堂有這通俗的決斷。李太夫人有這現身的指點。纔令衆人不贊一詞。幸哉。滕氏慰哉。編脩滕氏所述一段。却是北方慣技。江編脩幸遇滕氏耳。此輩行蹤飄忽。雖坊官亦未易弋獲。滕氏對衆揭破。使旅行者有所警備。滕氏不特有功於江同鄉。同年聞之。亦感謝滕氏不置。李脩撰一席話。並非迴護。定齋亦非閑脫。定齋定齋。卽非太清一案。亦不能久居京中。其受禍或更烈於此。但就太清而論。未免故入人罪。可見文字之獄。不僅帝王。定齋狂傲怪僻。遊戲狎侮。後人亦難代諱。而其詞自可傳。不得因太清而沒之也。然其人仍以色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五八

死且令自飲其鴆。天何酷耶。觀此可爲名士才人一哭。亦可爲名士才人一鑒。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上回說到歙縣方蒲洲。在揚州宋商家處館。這宋家的男主人。便是蒲洲的學生。名叫慕郊。年纔十三歲。他母親沈氏。是父親宋輔仁的繼室。從廿五歲上。輔仁去世。便掌管這偌大家財。這沈氏本是常州沈貢生的女兒。儒林外史上。不是說他夫婦倆到瓊花觀求子的嗎。自從被道士賺了千兩香金。說什麼和尚與宋家爭祭。沈氏被這一激。又愧又憤。居然持家撫子。做一個冰清玉潔的人。鹽旗裏大大小小的夥計。以及開庖圍福。多少僕役。平時總見不到主母一面。便是交納銀錢。核算帳目。沈氏在內廳坐著。帳房先生帶了僕人。將簿子摺子支票現銀。檢點清楚。沈氏一面算。一面寫。精明敏捷。沒有一點可以欺他。他在裏面督率婢媪。縫紉洗濯。以及酒漿鹽豉。照顧得井井有條。還有親族的應酬。歲時的祭祀。自朝至暮。毫無閒暇。等到月明簷際。風定簾前。對著寂寞的空幃。不禁有些感觸。好在他耽於吟詠。什麼李商隱的無題詩。韓偓的香奩詩。都是琅琅上口。偶然拈題。覓句也從不輕易示人。晚間慕郊進來。教他念念唐詩。說道可以陶淑情性。慕郊告訴母親。說先生視詩如命。兩本稿子。紅筆改了。藍筆

再改不知道什麼用意。沈氏聽了，不過一笑。當這先生有詩癖，先生的館舍却在宅東花園裏面。紗窗一帶，覆著蕉陰，還題著小綠天橫榻。沈氏深居簡出，等閒亦不入園。只有消夏觀荷，綰春賞杏，偶然邀些同商眷屬，作一個閨人小集。這日是花朝天氣，蒲洲知道內東有這雅興，早開已經避去。等得晚饔回館，還是徧燒高燭，映著紅粧。蒲洲獨坐無聊，隨便取本舊詩，恬吟密詠，不道杏花風裏將讀書聲，颯出戶外。沈氏剛剛送客轉步，聽見了幾句，便暗暗隔著紗窗一望，只見蒲洲面如冠玉，目秀眉清，披著皂色絮袍，低了頭，翻一葉念一葉。沈氏正在出神，不提防後面有人叫聲。太太回頭一看，卻是婢女。顰兒便道：「我走乏了，在此地歇一會兒，你掌著燈，我要回房了。」蒲洲雖聽見婦女聲口，到也並不在意。偏是沈氏動了憐才的念頭，從此問暖嘘寒，添肴進饌，比從前更加周到。每逢寫了函札，送到裡面，過目。沈氏看這鍾王的楷法，庾鮑的文章，又是心中一動，暗想：我雖見彼，彼却未曾見我。趁著豔陽時節，輕裾利屣，且到園中消遣。一回只帶著婢女顰兒，颯颯從小綠天經過。蒲洲正在寫字，瞥見驚鴻一影，又不便問到學生，只得注目凝神。等他回身再看，果然不到一刻，前面一個麗人，淡粧雅服，嫻嫻來，真雖屬半老徐娘，而丰韻猶存，全無俗態。後面跟著雜婢，低鬟纖趾，罩著碧色補襖，手裏還攜著折枝桃花，剛從迴廊轉過，慕郊從書房裏迎出去，叫了一聲娘。沈氏扭轉頭來，同蒲洲打了一個照面。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六〇

彼此飛霞上頰四目卻遙遙相對沈氏出園去了蒲洲自傷身世覺得懷才不遇幕下依人便是直上青雲那宦海風波升沈難定要想趁這中年未到詩酒逍遙大約是不能够了慕郊不知蒲洲心事送上一冊課本請先生命題蒲洲道今日做兩首詩罷寫了桃花七絕二首六字付與夢郊次早夢郊交卷蒲洲展開一看道

豈會輕薄逐東風封住仙源路不通何處漁郎能解事一般珍重惜殘紅
重到玄都更有情春光爛漫簇繁英東皇已去渾無主爲待黃鸝報一聲

蒲洲問慕郊道這是你做的嗎慕郊道是的蒲洲道恐怕未必慕郊道母親改了幾句蒲洲並不言語在詩後題了兩絕道

也隨垂柳待春風夾岸微開一徑通可是護花崔處士輸他萬紫與千紅
瑤池西母不勝情同是餘春惜落英銜詔飛來青鳥使碧雲深處聽雙聲

沈氏見了這詩也就會意只說叫嬰兒到館來看慕郊什麼菜吓點吓慕郊一分蒲洲也是一分那傳箋遞簡的事也不止一兩次了這日是慕郊姑丈的生辰沈氏帶了慕郊前往祝嘏慕郊喜歡看戲被他姑母留住沈氏爲著家中有事晚饌後告辭回來却在席上吃了幾杯酒有點微醺薄醉回來卸去

外衣和身倒在牀上。模模糊糊又做了瓊花觀裏一夢。驚醒來有點煩燥。便密囑顰兒到園裏去請方先生來寫信。告訴他少爺未回。信是要緊的。顰兒去後。沈氏依然呆呆對燈。靠著只是心中七上八落的。不定。那面蒲洲看見顰兒。夤夜來喚。料定佳期已近。奇遇難逢。只是破題兒第一遭。有點進退維谷。經不得顰兒催促。黑魃魃走到內室。上了臥樓。顰兒揭開門帘。蒲洲望見靠窗一張鏡臺。上擺著一尺多高的荷葉銅檠。映著綠沈沈的窗帘。對面美人榻上。橫著兩鉤新月。顰兒道。進去吓。蒲洲踏到房裏。那沈氏穿著淡湖色緊身小袷。單又著一條白灰縐褲。一手支在頭邊。一手搭在枕上。也不覺得有人進來。顰兒假身下去。說了幾句。沈氏急忙站起。說道。方先生有勞了。顰兒撥過椅子。請蒲洲坐下。沈氏道。今日午後常州發來電報。偏我出門來返。電報中來說家嚴病狀。我想寫信回復家叔。說我爲著家事。不能到常視病。所有醫藥各費。託他代墊。由我滙還。萬一別有變故。也須從豐辦理。我處決不吝惜。這信話又多時。又促。所以驚動先生。就在房中一繕。蒲洲唯唯答應。顰兒已端過文房四寶。還篩了一杯龍井香茶。便靜悄悄出房去了。蒲洲拈毫。潑墨得意。疾書灑灑洋洋。約莫有一兩個時辰。纔之繕畢。封固完好。沈氏便喚顰兒不要睡著。仍彎彎曲曲送了蒲洲回園去睡。此後有什麼緊要函件。都是顰兒去請蒲洲到房寫就。真是人不知。鬼不覺。有時慕郊撞見。也疑不到別樣行徑。漸漸由夏而冬。蒲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六二

洲要入京會試。所有公車各費。全是沈氏伙助。又將顰兒送與先生做個沿途的良伴。言甘幣重。弄得蒲洲感激涕零。蒲洲帶了顰兒。束裝北發。沈氏還設筵祖餞。叫慕郊陪著斟酒。旗下的帳房經理。都是坐在一席裏面。交代顰兒。無論得第與否。總要到揚州。一轉顰兒跟著蒲洲。一路向濟南前進。車夫閒著無事。談起青州新案。稱贊丐婦復仇。就義著實。有點權變。顰兒在旁聽著。說道。貧賤的夫妻。果然比富貴來得恩愛。蒲洲道。他是不貪圖富貴呢。一個丐婦。能夠如此。應該旌表。旌表車夫道。我是青州人。這丐婦我也見過的。雖則住在破廟裏。蓬首垢面。衣衫襤褸。那姿色是不錯的。丈夫叫做王五。向來是賢炊餅度日的。又要喝酒。又要磕烟。漸漸將本錢吃完。想賣媳婦去當窑姐兒。媳婦拚死不肯。他還罵他。打他。最後纔叫媳婦乞食養他。這乞食有什麼一定的。今日少了。他說媳婦懶惰。不肯供奉他。今日多了。又說媳婦同人有了交情。所以多給他的。那媳婦聽他捶楚。終究沒有一句怨言。青州市面上的人。多數認得這個丐婦。卻看了一個土豪的眼裏。這土豪是外通海盜。內結旗丁。平時虎視一鄉。便這幾個良家婦女。逼做妾媵。尚且沒人敢同他為難。這種丐婦。吃沒穿。只要弄進門來。怕不由我擺佈。便令人到廟裏叫這丐婦。丐婦是有見識的。料得土豪無端相召。大都不懷好意。若使單身前往。恐怕丈夫見疑。遂帶了王五同走。王五夫妻見過土豪。土豪看丐婦姣好白皙。只是為塵垢污穢。笑對丐婦。

道。聞說你善歌唱。好進去換了衣服出來。丐婦叩首道。竊歌是丐婦本分。換衣儘可不必。曼聲唱著。錦疊牙牌。閨怨曲道。

焚香禱告天和地。丁甯寄語心上人知。我要你火煉金丹非容易。去時節約我梅花開放時。到于今錦屏風外。紫燕雙飛。別三載音信稀。巫山有路書難寄。

恨點不到頭。兩眼淚珠流。五日六日恐添愁。可憐人比黃花瘦。又想他那裏定是鐵索繫孤舟。虧我癡心等到梅開後。誰想他三心兩意把奴丟手。只見雙雙粉蝶游。二六光陰又一秋。正是日到天邊人去久。

二四桃源花作臺。敢煩公孫子爲我將書帶。三番四覆筆難提。總恨六郎流落在花街。七情難禁相思害。梅梢月。梅梢月。五更三點。淚滿香腮。魂靈兒飛去九霄雲外。撒散八寶珠環無心戴。

土豪道。好歌好歌。賞了幾兩碎銀。兩人正要辭別。土豪指著王五道。賞他酒飯罷。王五跟著僕人去了。土豪又對著婦笑道。像你這樣面貌。何患沒有好配頭。偏偏嫁這乞丐。你是否甘心跟他到底。嗎。我聽見他還要打你罵你。他有什麼情義。我看你還是另想別法罷。丐婦知道不妙。便正色對土豪道。妾聞女子從一而終。其餘一概不問他貧呢。暴呢。畢竟是妾丈夫。妾不幸既嫁了他。只得終身跟他。還有什

第四十回

賈婦獨垂憐言甘幣重

丐妻難忍辱志決身殲

六四

麼想頭主人賞妾金錢。妾是感激得很的。但只好爲婢。爲傭。報答萬一。若要妾棄夫改適。這便萬萬不能了。土豪道。我知道你不能了。帳我已替你了。帳了你到外面看來。丐婦跨出中庭。傳入左面馬房。王五的尸首已經躺在地下。丐婦見土豪跟了出來。料得不可力敵。祇可智誘。便指著王五罵道。薄倖奴。你日日鞭撻我。知道也有今日嗎。真正算得孽報呢。回顧土豪道。這人雖則不仁。我究同他夫妻一場。你如愛妾。買他一片土埋葬。葬我亦甘心。從你了。土豪叫人擡了尸首。親自帶著夫役出去。另叫一僕守著丐婦。丐婦見土豪去遠。暗向那僕道。我日臥在破廟裏。是個丐妻。終朝市上行乞。何等疏放。如今進了貴家。妾飲食起居。事事拘束。有什麼趣呢。那僕道。你真不中擡舉了。丐婦道。不是這等說。主人嫌妾多愛我。未必能久。我只想一夫一婦。不至凍餒。我不是懶惰的人。燒茶煮飯。我都肯的。你家裏有人麼。我不如跟了你去。那僕道。主人歸來不見你。我那肯干休呢。丐婦道。我有一計。不識你肯從否。此時主人未歸。你速向官署出首。說道。主人殺人。主人必定入獄。趁著合家無主。我同你捲點衣飾。逃赴他鄉。不是天長地久的夫妻嗎。那僕連稱好計。飛也報縣去了。等得主人歸來。官差早在家候著。不問情由。竟鐵索銀鑕而去。縣官升堂問案。丐婦早跪將上來。把如何入門。如何唱歌。如何計誘。如何謀殺。一五一十。供得清楚。指著土豪是造意。指著僕人是下手。縣官驗檢尸首。確是醉後被擡。主僕無可抵

只得俯首認罪。丐婦還對土豪罵道：賊奴你也知罪了！我是清白女子，豈肯從你？我的不肯，遠死是娶替夫報仇。如今青天大老爺明鑒，我可從夫地下了。拔出小刀，登時刻在堂上。縣官要替他造牌坊。蒲洲慨歎一回，車夫趕著驢子，按站尖宿，到得京都，住在安徽會館。這時正值福相、國濟文相、國慶相、政二人都雅慕神仙，廣羅婢妾，黃冠羽士接踵相門，研究那黃帝容成的秘術，正是

每將邃古無稽語

誤認羣仙不死方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合著勸懲兩意，尋出這個對照。富貴莫如鹽商，貧賤莫如乞丐，而鹽商之闊莫如揚州，乞丐之苦莫如山東，而結果貞淫各不相類。君子曰：成於所習。

沈氏與蒲洲一段，庸手寫之，必妝點幾多態度。此則借重一婢，左播右剔，結局仍歸蒲洲較之西廂記之紅娘，猶嫌張生情薄也。至沈氏夜覲，沈氏夜召，並無一語涉褻，端人友端人語，端便是雙園聲價。

從車夫口中詳述丐婦愧蒲洲，愧嬰兒，車夫不知也。滔滔汨汨，委曲如瑣，可見北人之重節，烈勝於南人。

第四十一回

錦繡屏開三千輪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六六

丐婦不難在力敵。難在智取。王五一死。給土豪給豪僕。斟酌盡善。咸中心理。孰知皆入彼籠罩中。哉。觀其罵王五語。曰。孽報早已微露端倪。特土豪不自悟耳。

婦肯爲丐。正其不肯爲賤。否則姿色不如者。豈無一耦哉。寫婦之對夫。隱忍似弱。寫婦之對土豪。堅執似強。寫婦之對王五。尸首責罵似強。寫婦之對豪僕。面前商議似弱。卒之當堂自刎。強而不弱。此書中一人而已。

第四十一回

錦繡屏開三千輪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上回說到福文兩相交結。方士府裏列屋開住的。或談導引。或論黃白。那最有名的叫做薛執中。聞說他得異人傳授。能够召集妖狐淫鬼的魂靈。攝入新死的女尸裏面。令他侍寢。還能够趨役五鬼。到深閨邃閣裏。提取睡夢婦女同宿。味爽仍送原處。此外什麼鑪鼎抽換鉛汞。灌注都說得井井有條。福相的寵婢貢三文。相的幼妾蘇子盡。是執中的大徒弟。執中住在相府花園裏。造起三層高樓。選派一班垂髫女子。更番侍奉。樓下參參錯錯。圍著錦繡榻。屏裏面長枕大被。無不齊備。福相這面都是蘇州天足女子。說道蘇人其嫩如水。生就柔媚性格。令人可愛。便是青筋白背。滑膩如脂。這天足也非他省能

及所以這樓題名蘇樓。文相這面都是越州織足女子。說道越人充實鞏固無一在弱。兩足愈織較他省的人愈覺靈便。所以這樓叫做蠶樓。蘇樓的領袖用著貢三。蠶樓的領袖用著蘇子貢三。本是蘇州山塘的人。那年内務部慶郎中放了蘇州織造帶著幾個蘇州女子回京。將貢三送給福相。貢三卻能先意承志。弄得福相異常熨貼。福相幾個姬妾大半燕趙佳人。濃脂厚粉。望之生怖。便說到身材的婀娜。腰圍的輕倩。不是筆挺。即是木強。那裏象得來蘇州人。福相嘗著蘇州人滋味。口聲聲只要蘇州人。況且貢三這雙天足。足面洗得淨足跟。研得光。穿著繡花拖鞋。自然別有風致。雖然算是福相婢女。那權力還在夫人以上呢。蘇子從前也是婢女。他的母親是越州人。在文相府裏侍奉二姨太太。那時文相還是工部侍郎。蘇子只有九歲。他母親原係織足。疏裳散髻。潔無繳塵。裙下雙翹。楚楚有致。文相只爲礙於名分。未曾納入後房。他却深感主恩。將女兒薄裹輕纏。比自己還要齊整。每到弓弓微步。鞋內還觀著香屑。鞋外還護著金鈴。十四歲上文相收爲侍妾。連二姨太太趕他不上。兩人做了領袖。部下都是同鄉。貢三蘇子跟著執中練習秘密丹訣。執中或在蘇樓。或在蠶樓。沒有一定。他引進來這班弟子。睡在樓下。自有蘇越女子前往承值。有時執中高興。還要叫兩樓的人會串。一回不知是執中。有什麼不均勻地方。兩樓領袖竟互相嫉妬起來。貢三說蘇子雙趺不潔。掩鼻而過。蘇子說貢三袒露。

胸臂穢褻。對堪起初。不過背後閒談。經部下的人彼此挑撥。這仇怨越結越深。竟至當面搶白。執中也調停不好。只索聽其自然。福文兩相向來糊塗。愈加管不周到。這風聲漸漸揚到外面去了。早惱了一個王給練。說道。身為輔弼。容納妖人。帷薄不脩。穢聲四播。不是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嗎。便剴剴切切上了一本畧。謂妖人薛執中。向在東三省一帶。以驅役鬼神。顛倒生死。愚惑民衆。所獲布施無算。奉天將軍某。夙好邪道。重幣招致。建造浮屠百尺。作薛居所。將軍便膜拜其下。不及數月。奉天新死女尸。一再被盜。且有夜攝婦女生魂情事。羣情洶洶。指薛所爲將軍。亦無可袒庇。函薦大學士福濟文慶來京。修煉福濟文慶不能堅拒。竟於家中留其饕宿。執中膽敢呼明引類。厚結黨援。編脩某奔走兩相之門。稱執中爲師父。淫邪姦盜。此實萌芽。回憶先朝。始則白蓮。繼則八卦。蔓延西北。幸告敕平。執中等皆教匪餘波。變本加厲。伏乞明正典刑等語。這時嘉慶早崩。換了智親王卽位。改元道光。道光看了這疏。便發怒道。左道惑人有干禁例。蠶穀之下。敢此橫行。將執中擬了大辟。不道福文兩相怕要株連自己。預先將執中放走了。只晦氣了某編脩。革職遣戍。從此福文兩相不敢再蹈覆轍。連那蘇樓蠡樓裏面的三千粉黛也都放還家鄉了。只贖了兩座空樓作個紀念。後來蔡孝廉有一首七古專指此事道。

文成遠來五利止。仙山樓閣彈指起。紅欄翠檻金碧闌。壓倒臨春與結綺。紫蓋如霧丹如霞。富貴

春深宰相家。儘有笙歌羅玉樹。頗開匱鏡。炫鉛華。姑蘇臺畔人如玉。六寸膚圓羅襪薄。猗猗輕語。每呼儂楚楚。清姿能免俗。西施別住。苧蘿東。屢響廊迴步步弓。天水誰憐無限碧。巫山斜暎可憐紅。吳根越角苦收拾。化作羣芳同一劫。鳳凰綠綺不勝悲。鸚鵡青春何處說。此中暮暮復朝朝。雲雨荒唐伴寂寥。那有鶻羹能療妬。不圖虎市已興謠。雷霆忽聽天威怒。白鷗放入蓬山路。相公軍國暫偷閒。太史文章慘遭腐。吁嗟乎。篝火狐鳴有幾時。紅羊消息已先知。咸陽一炬阿房火。宮樹蒼涼夕照遲。

福文兩相賣此一番變動。不到幾時。乞休的乞休。告病的告病。又換了幾個滿人。偏是回會。張格爾。又在回疆糾衆滋事。派出去的慶祥。穆克登布。一班人不是戰死。便是自盡。還靠著楊遇春。楊芳。兩將收復喀城。同長齡。那彥成。籌辦善後。回民剛剛就範。湖南。永州的。獠目。趙金龍。又爲著天地會的事。焚掠兩河口。分竄藍山。什麼九冲。獠吓。散獠吓。土獠吓。聲勢浩大。總算仗著盧坤。羅思舉。次第勦滅。連廣東的八排。獠也降服了。內地一律平靖。外洋的英吉利國。又因焚燬鴉片。無端開釁。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聯銜入奏。道光原是著名勤儉的。這時軍書旁午。軍機處自然格外小心。城外有幾個章京。往往四鼓便要入城。以便辦事。還記得一詩嘲章京的道。

第四十一回

錦繡屏開三千輪粉黛

乳花香溢百八挂牟尼

七〇

漏滴銅壺報丑初。折腰懶起倩人秋。熏香侍女翻貂緝。進盃離姬理數珠。流水似車龍似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

恰好有一王姓章京奉派值日。呈遞摺件。他比衆人來得更早。到了東華門首。摸著褂上。忘記掛了朝珠。要想回寓去取。恐怕耽擱時候。若是補褂無珠。又不成個體統。正在籌思無計。忽然想到同寅某君。距此不遠。不如前往一借。匆匆驅車馳赴。尙未打到五鼓。叩門良久。纔見主人披衣而出。王章京說明來意。某乃笑答道。我的軀幹較你長大。朝珠亦復寬宕。在你恐不適用。我當謀之內人。借你一掛。較爲合式。好在珠無男女。你也不嫌褻瀆。但求應急罷了。入內取了朝珠。替王掛好。王戲吟道。這真是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乳花香呢。某卽顏色陡變。一回頭已不見了。王章京急忙上車。僕夫甫經揚鞭。某已趕出門來。操著白刃。大罵道。你糟蹋人太甚。不殺你誓不千休。王亦莫名其妙。只叫僕夫快走。已在車尾吃了一刀。到得公畢歸來。還見某怒目相待。只得繞著道兒避過。某猶追到大街纔去。王章京託了年來故舊。前往解釋。並送還所借朝珠。某又不肯說出所以然。總說王某之仇不共戴天。王章京出去一趙。碰見一回。都是挾著利器。如同風狂一般。王章京認爲夙世冤牽。便慨然棄官歸隱。旁邊有人知道的。說這個同王章京結冤的人。便是乾隆朝某翰林的孫子。那時某翰林熱中富貴。急於得差。

看得于相國敏中威勢炎炎，一言九鼎，暗中叫夫人蚤緣入第，拜相國夫人爲寄母。某翰林見了相國，儼然自居。子壻相國見他文章爾雅，氣體清華，也時常加點青眼。經不得相國夫人爲著義女的囑託，不時要替他催促。某翰林只須纂脩協脩的差事，固然絡繹不絕，便是秋闈典試，春闈同考，也都輪著幾次。他的夫人對著相國夫人，真是冬則擁爐，夏則揮扇，凡有婢媼的事，他都肯替他們幫忙。只要叫得一聲姑太太，他便樂不可支。于家這些家屬婦女，雖則鄙薄他，諂媚卻也喜歡他，勤謹不料于相國爲了言官彈劾，陡失聖眷，簡了吏部尙書。梁詩正協辦那某翰林，路趁峯迴帆隨，湘轉又想鑽到梁吏部門子裏去了。梁吏部却沒有正室夫人，他偏叫夫人拜做義父終朝，居住相府，連梁相的內政都代他從容布置。一家婢媼，你也姑太太，我也姑太太，比于府來得親熱。每逢吏部五更入朝，所有褲子、鞋子、帽子、翎子，夜間都擺得齊整，早起吃過蓮心粥，呼過燕窩湯，他一樣一樣替吏部弄好。最後纔從胸間掏出朝珠來，慢慢的掛上，香甜溫煖，頸子上沒有一些寒氣。這事也習慣了，偏是一日吏部上車的時候，忘記未曾掛珠。這位夫人披著皮襖，又著棉褲，雲鬢蓬鬆的，趕到外廳，正值吏部帶了一個門生下階，夫人也不管是誰，只將胸間的朝珠向吏部頸間一掛，墜著兩隻小腳，望內廳去了。這門生見了，估量著又不是個如君，又不是個丫鬚，又不是個小姐，實在猜度不透。後來知道是某翰林的夫人同。

實裏面有那滑稽的贈他一律道。

昔○會○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牆○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祇○爲○郎○百○八○念○珠○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

這詩傳誦以後。梁吏部也有點難以爲情。翰林夫人從此不好再到梁府了。某翰林浮沈宦海。侘傺無聊。連鄉會的老師。舉貢的同年。都說他炎涼世態。變換太易。沒一人同他。要好什麼。國史館。功臣館。玉牒館。會典館。各種差使。漸漸撤去。却又遇著大考。詹翰。他正是鬱不得志的時候。想趁這個機會。吐一吐氣。調墨盒。選紫毫。讀律賦。寫摺子。忙了多日。磨厲以須的去一試。這日賦題詩題。都極得手。一版一版的謄上去。却也勻圓光潔。毫無錯誤。結末的這首八韻詩。尤其對仗工整。典重高華。雖不想獨冠通場。這一二等是可預定的。看得日尙未晡。從從容容。抽袋。蘭花。煙息一息。力到得握筆。再寫將八十字。寫到七十八個。只賸。垓。塹。兩字。不料誤作。挺。垓。某翰林。陡然大驚。打開刮補的刀。包細細兒剔去一層薄紙。重新下筆。那知仍是。挺。垓。心急了手。愈鈍了卷子。上紙已戳破。墨已灌透。還犯了出韻毛病。收拾考具。回寓痛哭一場。大家都說。微倖或者降官。否則定須革職。他也只得聽天由命。等得欽定榜發。他名列四等第一。以中書降補。以下一個汚墨的。一個臾白的。纔之革職呢。他既然受了處分。向內閣

告了病假帶了妻子回籍閉門課子安分讀書臨歿還有點著作他兒子是優貢注冊選了校官到這
孫子卻是少年科第用了兵部主事已經升到幫稿此番王章京觸犯祖過原出無心但是文人筆端
苦端總須深自斂仰爲這朝珠一串先是斷送了某翰林後時斷送了王章京你想怕也不怕王章京
退出軍機應該有人補充只是粵信愈警英國竟分派義律統陸軍伯麥統海軍突入中國道光聽聲
思將便要起用提督羅思舉副將裴禮桂涵發交兩廣總督林則徐閩浙總督鄧廷楨差遣這羅提督
同裴桂兩副將究竟有什麼功績可以上結主知呢正是

忽報新盟敗回紇 遠聞宿將起廉頗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秦皇漢武酷好神仙流弊所滋遂至此極福文兩相爲一妖人起樓閣選婦女不惜以寵婢幼妾
供其娛樂卒至鼓鐘於宮聲聞於外猶不自悟縱之他適其昏庸謬妄兩相如出一轍爲之太息
道光於給諫一疏不罪兩相僅罪妖人已落第二層矣罪妖人而不得僅罪某編脩則又第二層
之第二層矣惟其不罪兩相更不能追罪將軍賞罰不公使妖人逍遙法外無怪洪楊之禍相逼
來也

第四十二回

蘆草霜寒力擒黑首

蓮花露萎巧滅齊妖

七四

王章京借珠偏觸著某主政補過無心一語視爲深仇某主政亦太過矣然朋好相聚咸喜談諧黠者占盡便宜愿者暗圖報復名流侘僚坐此爲多王章京謝職還鄉猶不失爲知幾之士有此殷鑒奈何弗思

因某主政尋仇帶出某翰林受諷此補叙法也有補叙纔有步驟纔有曲折否則全係直叙味如嚼蠟矣然仍須兜裏完密呼應靈通方不至顛倒錯亂但祇宜偶一爲之始成爲一種穿插翰林夫人之於義母不過冬鑪夏扇而已其於義父居然曲意承值豈真不避嫌疑不顧廉恥耶梁之優待當過於子也然某翰林文章爾雅氣體清華非于非梁豈無進步劉文清曰戟門不附和珅侍郎依然在也某翰林求福得禍不若戟門矣

第四十二回

蘆草霜寒力擒黑首

蓮花露萎巧滅齊妖

上回說到道光起用宿將什麼羅思舉裴禮桂涵一律應詔而出那裴禮是原籍安徽從前教匪擾亂的時候他跟著同鄉在經畧營裏吃一分糧性情木訥大衆都不甚留意他却能手舉五百斤日行二百里從不會輕易一試那敵軍是一員女將面目黧黑黑布包頭穿著一身黑服望去如同一團黑炭

渾名便叫做黑老頭。這黑老頭是教匪頭目黃擒虎的家小。生長山西關外。幼年嫁過一個挖煤的。後來黃擒虎在山西擄掠。得了這黑老頭。大加寵愛。教授他十八般武藝。他善使一柄大刀。有萬夫不當的勇。黃擒虎轉戰陝甘各省。都是黑老頭替他去充頭陣官兵。打一仗敗一仗。戰一個死一個。黃擒虎被額勒登保部將擒戮。黑老頭便代領擒虎部衆。又嫁了擒虎衛隊張陞。福陞。福年未三十。面貌秀皙。身材魁偉。黑老頭早已招他入幕。到得擒虎既歿。卻名正言順。做了夫婦。一白一黑。算是對搭。黑老頭還弗厭所欲。每逢獲著俘虜。他選了精壯的。帶進帳裏。次日只贖了幾具尸首。擡出掩埋。此外什麼偏裨兵卒。盡遭羅致。何止面首三十呢。黑老頭老醜愈甚。聲名愈大。官軍沒有不聞他遠避的。其中有個總兵官。自恃力大。說這黑老頭不過是婦人。究有什麼能耐。乘他出馬挑戰。卻衝出去。同他對壘。纔交手。的幾個回合。方知道來勢凶猛。黑老頭發一聲吼。把坐騎一夾。將這柄大刀。盤頭蓋頂劈來。總兵官只有抵擋。沒有衝突。稍稍鬆了一步。被他攔腰一刀。連人帶馬都滾在地下。眼見得不能活了。偏是清營的總兵官不肯服輸。說道黑老頭已經戰疲。正好於此取勝。轟轟烈烈舞著長矛。這望著黑老頭亂戳。黑老頭看他愈逼愈緊。撥轉馬頭。從斜裏虛晃一刀。落荒而走。總兵官不料他詐敗。縱轡追去。又被他回馬一勒。騎著總兵官頭顱。倒在馬下。黑老頭一日連殺兩個總兵。經畧傳諭各營。須要小心在意。

二而發出賞格。凡有擒到黑老頭的。賞銀若干。斬馘以獻的。賞銀若干。偏裨士卒。誰人不想這厚犒。終究黑老頭。厲害。沒人敢損傷他。毫髮。這等事。裴禮卻看。在眼裏。他也見不著。經畧。經畧。也不會知道他。這日軍中會議。要派人去打這黑老頭。諸將都徘徊觀望。沒有告奮勇的人。裴禮又愧。有憤。默默的。跪在渠前。求大帥賞派差使。經畧忙問。是什麼人。旁邊衛隊代稟道。這是某營的兵丁。裴禮不懂營規。應該懲戒。經略道。用人的時候。有什麼貴賤。我看此人。頗有膽氣。可以小試。且看如何。再說。便派他帶隊百人。前往偵匪。裴禮磕了一個頭。點齊所部。卻從營裏出發。不過走得數里。早有幾千。教匪攔住前路。裴禮料得寡不敵衆。暗把百人。分做兩隊。一隊當先迎敵。一隊伏在樹林深處。到得雙方鏖戰。裴禮誘匪進林。林中伏兵齊起。這時天色已黯。林木叢雜。喊聲一震。山谷都應。教匪也不知道多少。伏兵只得棄甲拋戈。闖出林外。逃命早被裴禮。斫瓜切菜。挑了許多。首級。掌得勝鼓。回營。經畧大加贊歎。便給予六品頂戴。叫他添募千人。作為先鋒。裴禮大喜過望。只將千人。逐日操演。約莫一月有餘。又須調駐他處。裴禮排齊隊伍。親自壓陣。這時正值秋深。霜重。前面阻著一條小溪。溪邊。蘆花一望如雪。裴禮恐要繞過溪右。纔有一條小徑。那勇目來稟說。溪水淺不及踝。人馬可以穩渡。不必費許多周折。裴禮恐怕有人襲擊。把後隊改做前隊。叫馬隊浮水而過。溪旁仍用步隊護著。那知渡未及半。蘆草叢裏閃出。

黑色女將持刀橫著，裴禮卻認不得黑老頭。這班部下早已一團縮，想抱頭鼠竄而去。裴禮看得部下這樣畏葸，想這一人一騎，又是一個女子，自然手到擒來。那女將望著裴禮，這種人實在不屑與較。等到裴禮挺槍直刺他，只懶洋洋架了一刀。裴禮已經坐不住鞍橋，翻身跌入溝裏，幸虧裴禮素習水性，不至沈溺。那些部下的兵士，有的在溪東，有的在溪西，早已一閃而散了。黑老頭看見裴禮戴著瑣環頂子，料定是個營官。既然浸在溪裏，大約淹斃已久，想下了馬來割他首級，不道揮刀下去，黑老頭喉間先中了一槍，血流如注。裴禮趁勢扒出溪外，翻在黑老頭身上。黑老頭忍痛一顛，裴禮站起來，又是一槍。黑老頭已掙扎不起了。裴禮將首級取下，以為殺一女子，不敢向大營請功。有人認說是匪首黑老頭，傳到經畧耳。朵裏立令裴禮獻頭驗視，果然真確，無誤在營裏設了兩總兵牌位，酌酒致祭。然後懸竿示衆。再到溪邊看他尸首，兩臂兩踝俱有毛長數寸。經畧論功行賞，將裴禮擢保參將，還依賞格給了一千銀子。裴禮已得顯職，願將賞銀撥助軍餉。經畧更加忻慰，論這黑老頭的藝力，不要說一個裴禮，便是兩個三個也還扳他不動，只爲他揚威耀武，殺人如麻，又蹂躪這無罪良民，填他夜間慾壑，似此草菅人命，應該惡貫滿盈。裴禮卻是交運關頭，不知不覺的擒這黑首，從此教匪勢頭已漸消燦了。經畧在肅清案內，又保升裴禮副將，裴禮功名遂回到安徽，想享幾年太平的清福，誰知特

旨下來叫他無庸陛見。迅赴福建總督衙門聽候差遣。裴禮便違諒往閩去了。那提督羅思舉副將桂涵也投兩廣總督的麾下。羅桂兩人少年都是四川的無賴。後來爲勒侯所用。變慢的致身通顯。當時女將黑老頭以外。卻有一個齊王氏。綽號齊二寡婦。他丈夫齊五被官兵殺。他立誓爲丈夫報仇。使著一桿梨花槍。渾身縞素。望去如飛霜滾雪一般。他又秉心堅貞。帳中全用女婢。凡有偏裨軍士。從不許擅入內營一步。每日傳鼓發令。都係戎裝嚴整。語不及私。所以部下沒一個不畏他敬他。他又仗著槍法高強。遇著出兵。總殺得官兵血流成渠。尸橫遍野。勒侯無法抵制。只得召募勇士。前往設法捕捉。這日兩個投効的一個叫羅思舉。一個叫桂涵。勒侯傳進帳來。看他倆狀貌魁梧。形神彪悍。便問他什麼出身。羅思舉道。小的四川東鄉人。幼時並無父母。亦無親屬。學了一點武藝。無處噉飯。跟著一班游手好閒的。偷偷摸摸。將就度日。不料竊案發覺。被縣大老爺拿去。認做小的強盜。打了幾百大杖。小的受刑不起。已經死了。差役把小的尸首棄在郊外。等到夜裏。已經蘇醒。只是腹中飢餓。匍匐遇一老嫗。扶我到他家裏。替小的裹創。滌血。還請小的吃了酒飯。助小的二兩銀子。叫小的不要做賊。快來投軍。這是實話。羅思舉站過一邊。桂涵道。小的亦是四川東鄉人。家中只有寡母。因爲小的幼時不務正業。專恃臂力。橫行鄉里。所以將小的驅逐出外。小的沒有法想。跟著鄉人入山樵採。偏偏遇著斑斕猛虎。

被小的打上幾拳。猛虎竟然死了。鄉人因此愈加畏避。那時住在枯廟裏。無端生起病來。幸虧薩先生給醫給藥。纔能痊愈。薩先生看小的的相。說道：災難滿了。此後立點武功。方不負一表人物。助小的三五兩銀子。叫小的前來投軍。好替皇家效力。這是實話。勒侯道：是吓古語說得好。什麼英雄不怕出身低。又說什麼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你們從前的事不論了。既然到我這裏。只要上遵國法。下守軍紀。沒有不飛黃騰達的。如今齊王氏肆行無忌。此等人斷難力敵。你們應募到此。那扒山越嶺。飛簷走壁。想是慣技了。聽說齊王氏近來帶著大隊。駐在距離這裏三十里地的古寺內。你們既然同來。不妨同去。我今賞你們都司劄付一張元寶一錠。限你們七日。將齊王氏首級解營。過期是要軍法從事。羅桂謝賞出來。說道：我們以一白身。得到四品。固然候爺的恩典。但是齊王氏有謀有勇。兵多將廣。只有七日的限。想要成事。恐怕不易。我們總要通力合作。纔好。既然紮營古寺。我們何妨連夜去探探看。桂涵道：也好。思舉道：吃了晚飯走罷。二人果然帶了暗器出門。走到古寺左近。已是二鼓天氣。那寺前卻有一帶柏樹。寺門雖則掩著。裏面卻射出火光。四面鈴鐸的聲音。彼此起非常嚴密。二人竄到樹上。望見裏面大殿上。排著令旗。令箭。雁翅般站在值夜的護衛。忽然噹噹打了三記點子。報說：娘娘出來。晚參教主了。二人愈加注意。只見四個婢女。都是綦巾青服。擁著齊王氏。也是不施朱粉。不畫翠黛。

顯著潔白的臉兒拈香下拜口裏一張一翕想是念什麼經咒起來又向值夜的頭目說了幾句話又傳點進去了值夜的又打起燈毬火把左廂裏走出百餘名匪兵排好隊伍開了山門那頭目宣布今夜口號蜿蜒蜿蜒的巡邏去了值夜的鎖好寺門二人料難得手約定明日再來一連樹上伏了五日將寺內門徑房屋盡行瞭然只是齊王氏的臥室外面持刀保護的約有數十房裏侍婢輪班佩刀環立齊王氏枕轡而睡聞警即醒二人無隙可入一日挨一日轉瞬限期即到二人又密商道齊王氏這事料不能萬妥萬當只好冒險一試與其被侯爺殺在軍前不如把齊王氏殺在寺裏我想齊王氏房裏沒有男子或者好徵天之幸呢二人仍從樹上越到瓦上一直到內房簷下兩脚倒掛望見齊王氏正在卸粧映著紅豔豔的燭光益發清雅可愛他脫去外面衣裙只賸得緊身襖褲兩個侍女一個替他用黑帕包髻一個便呈上鞭來一隊橐橐的足音是外面的軍士一隊橐橐的足音是裏面的侍婢這夜星稀月黯兩人覬得親切各持一斧從簷飛下齊王氏正坐在帳裏翹起一足叫侍婢褪換睡鞦那侍女擎著一瓣白蓮花將行纏緊一緊不隄防思舉便是一斧侍女驚爲天神不敢仰視那護衛侍婢早已聞聲圍攏齊王氏忍痛到牀裏取鞭桂涵又足上一斧現已斫萎落在桂涵手裏了齊王氏仍然飛出一鞭二人已掠簷而去外面的軍士齊聲鼓譟齊王氏已臥倒牀上血流不止趕召軍醫入視

敷藥裹創。囑聲靜養。齊王氏性如烈火。恨不連夜。擊人創痕崩裂。越日而斃。羅桂兩人捧了一足呈報。勒侯勒侯看得。雖是女足。恐怕妄戮。無幸冒功。邀賞卻還不甚相信。後來探聽齊王氏果然傷發死了。軍中已揚起白旗。望後退。卻勒侯喜得這場功勞不小。將羅思舉拔陞游擊。桂涵拔陞參將。桂涵帶兵鎮守夔州等處去了。肅清案內。只保到副將爲止。思舉到得。猿匪趙金龍一仗。跟著盧坤轉戰。官至提督。封至子爵。連道光都褒他忠勇。二人同歸四川。思舉早娶妻子桂涵的母親也。尋著團圓了。這番既到廣東。林總督知是宿將。便令他同心防禦。那廣東的海口。果然布得十分周密。連漁船蛋戶。都肯受林總督的節制。還有那關提督守著礮臺。真是一點漏洞多沒有。伯麥想從別處海口進攻。不道閩海。廈門又被鄧總督堵住。伯麥喫了粵閩兩處的虧。竟飛駛輪船。直犯浙海。浙海第一重門戶。便是定海。那定海雖設有一員總兵。他何嘗經過海戰。不到幾日。這總兵張朝發。同那知縣姚懷祥。典史金福。自然同歸於盡了。正是

雲壓波濤橫海起。

風沈壁壘撼山來。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純係追叙。蓋不追叙黑老頭。則不能見裴禮。不追叙齊王氏。更不能見羅桂。然裴禮之擒黑

第四十二回

蘆草霜寒力擒黑首

蓮花露萎巧滅齊妖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八二

倅也。羅桂之死。齊亦倅也。成敗之數。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黑老頭淫悍凶狠。專恃野戰。雖有膂力。必敗之道也。齊王氏之貞靜整潔。而軍紀亦肅。似可持久矣。然亦終不能免者。何歟。所倚者。不同歸於盡而已。寫黑則偏裨軍士。皆作面首。寫齊則偏裨軍士。不入內營。餓辱衰榮。猶是春秋筆法。

爲黑老頭懸賞。爲齊王氏又懸賞。統兵大帥。不能堂堂正正。禦一妖婦。而欲以暗殺手段行之。何其餒耶。何其弱耶。裴與羅桂。乘機脫穎。英雄造時勢。畢竟是時勢造英雄。豈真大帥能識人哉。時勢爲之也。

裴禮粥粥無所能。而於求差之際。經畧獨稱其有膽氣。羅桂臚陳舊事。絕不少諱。而於投効之後。勒侯又曰。不怕出身低。曰本無種。一賞六品頂戴。一給都司劄付。大帥之所以操縱人者。此也。若裴死於黑。羅桂死於齊。亦常事耳。傳曰。烈士殉名。信然。

黑老頭懸首暴尸。齊王氏僅喪一足。貞淫之辨也。此又意在言外。最宜體會。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上回說到英艦攻浙定海失守。這定海雖是一個縣城。卻是海外孤懸。無險可扼。從前明季的張名振。張煌言。奉著魯王。僻居此地。做那島上的田橫。舟中的帝昞。清廷爲著海盜出沒。曾經浙江巡撫阮元。提督李長庚。嚴加防衛。此番英艦突至。總兵張朝發。不去襲擊外海。專事把守海口。卻被英艦在桅檣上開礮。接連轟進。朝發便抵擋不住。負傷而退。兵械船隻。一齊拱手讓敵。英兵奮勇登岸。圍攻縣城。知縣姚懷祥。同了典史金福。只募得幾百鄉勇。那裏敵得過英兵。英兵架起雲梯。緣城而上。懷祥等。只有一死報國。眼見英兵斬關入郭。駐紮縣署。這班鄉勇。原是積年無賴。趁此縣城無主。焚劫擄掠。無所不爲。縣城裏店舖居民。固然蹂躪殆盡。便是小康各戶。也弄得髣髴無遺。焦土荒涼。滿街喋血。英兵官也曾發貼布告。叫百姓各安生業。不道鄉勇頭目。又向四鄉滋擾。那南鄉富戶。烏姓。本是聚族而居。村後村前。約有二百餘家。男女親丁。以及傭役婢媪。共計一千左右。烏姓最有積蓄的。卻是一個寡婦。他丈夫烏大生。向做海船生意。奔走閩粵。運貨經商。確有一二百萬財產。烏婦母家姓忻。本是鎮海縣人。十八歲繼配大生。廿三歲大生病故。前妻所生二子。他替二子娶妻成業。二子亦恪遵母命。上慈下孝。並無閒言。同族中的造宗祠。製義田。立家塾。都是忻氏一房辦理。還提出什麼科第費。祭祀費。婚嫁費。喪葬費。應有盡有。合族都感激忻氏。忻氏聽見縣城已失。知道四鄉必不能免。便開了宗祠。請到族長房。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八四

長○說○道○英○國○遠○隔○重○洋○取○了○這○定○海○縣○城○必○不○久○守○况○且○他○志○在○通○商○賠○費○局○促○在○彈○丸○黑○子○裏○面○還○從○何○處○發○展○若○他○逼○進○鎮○南○甯○波○腹○地○更○是○自○走○絕○路○英○兵○到○不○必○懼○怕○的○只○有○這○幾○百○鄉○勇○從○前○散○在○各○處○不○過○偷○雞○弔○狗○沒○有○什○麼○黨○羽○如○今○聚○集○一○處○乘○亂○淫○殺○城○中○的○菁○華○已○收○拾○乾○淨○了○東○鄉○西○鄉○都○是○漁○家○販○戶○只○有○南○鄉○較○為○殷○實○聞○說○鄉○勇○裹○脅○不○止○二○三○千○人○來○勢○洶○涌○不○得○不○預○為○之○備○我○想○本○村○外○面○分○築○幾○座○土○堡○可○以○就○近○抵○禦○我○等○同○族○壯○丁○及○傭○役○等○類○應○行○全○數○編○練○分○班○輪○守○一○切○餉○械○先○由○我○處○籌○墊○族○中○有○資○的○助○錢○無○資○的○助○力○若○有○鄰○村○肯○來○聯○絡○也○可○互○相○呼○應○總○期○這○班○鄉○勇○不○進○我○南○鄉○一○步○我○是○婦○人○總○求○諸○位○決○議○族○長○道○這○是○保○全○合○族○的○事○那○個○敢○不○贊○同○只○是○編○練○須○有○頭○目○餉○械○須○有○管○理○卻○不○可○草○率○開○辦○的○房○長○道○同○族○四○房○的○得○彪○姪○他○從○武○秀○才○保○到○千○總○署○過○汛○地○編○練○託○了○他○罷○這○管○理○的○事○還○請○族○長○帶○同○忻○氏○兩○子○合○辦○我○等○專○認○募○集○款○項○結○合○鄰○里○事○不○宜○遲○可○請○得○彪○姪○先○來○挑○選○同○族○壯○丁○傭○役○若○有○不○到○的○從○嚴○處○罰○這○土○堡○也○須○得○彪○姪○相○定○地○址○纔○可○興○築○族○長○甚○以○為○然○忙○與○得○彪○接○洽○得○彪○自○然○允○諾○鳩○工○營○堡○擇○地○操○兵○樹○起○一○面○大○旗○寫○著○烏○氏○保○族○團○左○近○幾○個○小○村○莊○都○來○助○餉○求○庇○忻○氏○發○出○五○萬○現○銀○交○與○族○長○米○穀○魚○蔬○菜○概○由○同○族○合○捐○忻○氏○帶○著○兩○個○媳○婦○督○率○婢○媪○埋○鍋○造○飯○凡○有○十○五○以○上○十○五○以○下○婦○女○均○須○幫○同○執○爨○布○置

大定東西兩鄉的鄉勇早已圍攻外堡得彪登堡遙望那帕首短衣的鄉勇有的短刀有的土槍爲首的騎在馬上背著洋槍前面還飄著蜈蚣旗如臨大敵一般爲首的一聲口令槍子打在堡上終究洞穿不過得彪也用木石滾下鄉勇退了幾步重新擠了上來自晨至午爲首的發了幾槍擊破東南堡角想要乘勢搶入得彪立馬堡口登時脩復鄉勇再接再厲得彪晝夜死守相持約有一月陡聞英兵退出縣城航海北上浙江巡撫烏爾慕額會同欽差大臣伊里布派員來接縣印已將殉難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典史金福分別請卹查明城鄉被害紳民男婦彙案奏聖所有前券鄉勇一律解散並簡葛雲飛爲定海總鎮新任定海知縣楊孔彰看得全縣糜爛一時難以恢復只有南鄉烏氏未曾遭難便親自下鄉去拜會烏氏族長烏氏知道鄉勇全退族中復操故業族長接見知縣陳明烏忻氏青年守節一意撫孤此番倡捐鉅金保全族衆洵能深明大義千總烏得彪練衆禦匪不避艱險保衛桑梓厥功亦偉要求知縣詳省辦理知縣答應下來想向烏忻氏借銀五萬籌備善後忻氏亦慷慨捐繳不到幾時浙江烏巡撫奏准旌節並頒給匾額烏巡撫又加了一副對聯道

巴婦懷清節貞松竹

桓釐行義誼篤梓桑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楊知縣親自帶著鼓吹花綵前來道賀。忻氏禮服接旨謝恩。衙役都有犒賞。烏得彪加了都司職銜。族長房長及忻氏二子也給予五品翎頂。定海總算安謐。英兵統將伯麥同了領事義律帶著兵艦八隻。居然直犯天津。直督琦善張皇入告。他有了權相穆彰阿的線索。竟敢倡言議撫。接受條約。林鄧兩總督反得了操切債事的罪名。褫職遣戍。這裏琦善吓伊里布吓奕山吓忽和忽戰。一無把握。最後算奕山叫廣州知府余保純暫定和議四條。還靠美國人從中說項。那四條呢。

第一條 廣東允於煙價外先償英國兵費六百萬圓限五日內付清。

第二條 將軍及外省兵退屯城外六十里。

第三條 割讓香港問題待後再商。

第四條 英艦退出虎門。

這約訂定以後。奕山勉強苟安。偏是粵民又豎著平英團名義。傷伯麥圍義律吐了一口怨氣。英國那肯干休。又派濮鼎查巴爾克分領海陸。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先在閩海騷擾。總督顏伯濤提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防禦抵抗。都能盡力。只得再從浙海取道。這時欽差裕謙由兩江總督來浙視師。駐節鎮海。知道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是個謀勇兼全的名將。把定海雙手交付。還怕他兵單力弱。又檄調處

州鎮總兵鄭國鴻、安徽壽春鎮總兵王錫明前來協助。這葛總兵却是紹興山陰人，由武進士出身，升此職。只隨帶一妾來鎮定海。他見這定海殘破不堪的現狀，便想三面築城環列，巨礮堵住竹山門。深港使不復通舟南，路再增立土城與五奎山諸島互相犄角，纔可保得海口。不道道光聽了穆彰阿的話，一味裁兵節餉，弄得裕欽差不敢擅主。這浙江提督余步雲借著上諭，把定海只留兵五千。葛總兵料定分撥不夠，先同鄭王兩總兵認定防地。鄭國鴻願守竹山門，王錫朋願守曉峯嶺，留著道頭街一帶歸葛雲飛扼守。葛總兵看看兵單械少，一面詳欽差，一面詳提督，終究不曾添得一卒一礮。英兵先從竹山門衝進，被鄭軍迎頭痛擊，打斷了幾根桅桿。英兵知不是路，改繞吉祥門攻東港浦，又被葛王夾擊，節節退卻。便再從竹山嘴登岸，鄭總兵悉力攔截。英兵暗從曉峯嶺開道，蛇行匍匐而入。王總兵獨揮短刀陷陣，斬敵軍數百，力竭身死。英兵既得一路併力攻鄭，鄭總兵知全局將潰，領兵一隊衝入敵中，盪決縱橫。當者披靡，奈以敵軍麇至，突圍不出。中銃而歿。王鄭兩險均失，只贖了葛總兵督守南路土城。手撥四千斤巨礮擊敵，復率步隊持械巷戰。敵首執著綠旗指揮所部，葛怒叱道：「逆賊終污吾刃！」一刀劈去，刀鋒邊折，急拔所佩長劍敵首，已刀斃。葛面僅存左半，葛猶兀立不退。飛礮復從後洞胸，血涔流溢而下，然仍握劍弗釋。目炯有光，部下見英酋去遠，想負葛尸歸葬，偏是重不可舉。正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八七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八八

在○徬○徨○無○計○忽○見○一○隊○女○軍○如○飛○而○至○爲○首○女○將○橫○槍○躍○馬○大○呼○誰○知○道○葛○將○軍○下○落○者○英○兵○看○他○一○騎○馳○突○到○也○相○顧○辟○易○轉○到○土○城○背○面○卻○好○與○部○下○徐○保○打○個○照○面○徐○保○認○得○是○葛○總○兵○的○如○夫○人○便○說○前○面○崖○石○以○下○青○布○帕○首○著○麻○布○袍○御○鐵○齒○鞭○者○將○軍○尸○也○葛○妾○更○不○打○話○縱○馬○前○進○葛○尸○已○被○英○兵○圍○住○葛○妾○叫○女○軍○退○後○親○將○英○兵○紛○紛○挑○散○裹○著○葛○尸○潰○圍○而○出○這○時○天○雨○地○濕○滿○地○泥○濘○葛○妾○與○尸○上○船○馳○歸○安○葬○後○人○有○葛○將○軍○妾○歌○寫○其○實○事○道○

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說○張○巡○妾○共○道○名○姝○越○國○生○苧○蘿○村○畔○早○知○名○自○從○嫁○得○浮○雲○堦○到○處○相○隨○却○月○營○清○油○幕○底○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喜○論○兵○日○暖○長○楸○看○走○馬○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蠻○峒○新○聲○休○唱○丁○都○護○金○盒○牙○旗○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一○軍○如○雪○陣○雲○高○獨○擊○凶○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弼○竟○抽○刀○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三○千○鐵○甲○盡○蒼○黃○十○二○金○釵○齊○縞○素○繡○旗○素○鉞○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飈○三○軍○馬○蹄○濕○盡○胭脂○血○戰○苦○綠○沈○槍○欲○折○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龐○娥○心○似○鐵○一○從○巾○幟○戰○場○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旗○亦○何○有○不○作○

孤城李侃妻尙留遺恨韓家婦還鄉著取舊時裳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曹娥江上住夜深還夢舊沙場

這葛妾本來容止閒雅富有胆畧葛總兵深爲倚重奪得葛總兵尸首回籍葬事粗了便跟著葛太夫人壹意守志。到是道光得著浙省戰報知道定海又失三總鎮同時殉難照例叫部臣議諡葛總兵得著壯節兩字加恩將其子承襲世職肚節的兒子也是克繼父志大衆稱他銀鎗小葛那英兵自從佔據定海漸漸逼近鎮海余提督早在甯波山上懸挂白旗裕欽差料不可恃借著誓神的名目請余提督一同莅盟他卻託辭足疾暗與英通英兵便趨鎮海下甯波直到餘姚上虞道光無可措置又授奕經揚威將軍怡良牛鑑分督閩江。到是浙撫劉韻珂尙能注重防勦當是有一副諧聯道

揚威威不揚靖逆逆不靖兩將軍難兄難弟（按）奕山封靖逆將軍

定海海未定甯波波未甯一中丞憂國憂民

浙江既連失海口紹興各屬自然戒嚴這消息傳到嘉興早驚動了乍浦駐防官吏乍浦原設有副都統一員以下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無一不備聽得英兵如此厲害這些旗員全是喫糧不管事的副都統卻認識一個嘉興紳士姓徐名衛表字洪源雖是拔貢校官卻能熟諳軍政便差了一員筆帖式

第四十三回

喋血滿街死守烏節婦

裹尸一騎空憶葛將軍

九〇

一員領催專函速駕誰知到得徐家淇源正在納寵究不知能否應召正是

前席借籌宜養士

安車束帛且迎賢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張朝發不諳軍律寫姚懷祥金福不達政體失險失城僅拚一死此與鄭王葛三總兵之死雖同實異也然三總兵葛爲尤烈故借葛妾傳之定海兩失始誤於戰守之無人繼誤於接濟之無人至敵軍一再得志清之示弱實始於此

烏氏聚族自衛而發起由一女子其所以自衛者爲鄉勇也鄉勇不能保民鄉勇反致擾民尙何用此鄉勇爲然當時各省無兵祇知募勇魚龍曼衍村落爲墟寫烏氏籌議自衛爲地方官愧更爲地方紳士愧

伊里布琦善奕山奕經等皆滿族也皆滿相穆彰阿所庇也卽裕謙雖彼善於此而明知余步雲之首鼠不能以軍法治之裕謙亦不足爲也特惜三總兵殉於一隅耳雖賜諡蔭子奚益哉葛妾奪夫尸與賽雲英奪夫尸相類然賽雲英尙爲官所餌遲久始歸不若葛妾一舸還鄉經營窳窳無有一絲挂礙也葛妾藉葛以傳葛亦藉葛妾以傳讀此歌者可想見巾幗英雄氣概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 攜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上回說到乍浦副都統去請嘉興紳士徐淇源前來商議防範那淇源雖非顯宦資產到也不薄中年喪耦以後家中內政全靠侍婢攜李布置一切淇源是個倜儻不羈的人終年玩水遊山尋朋訪友偶然倦而思返也不過一兩個月依然束裝他去他還有一種脫畧的脾氣無論高牙大蘇以禮爲羅他難○來○作○幕○賓○却○不○肯○俯○就○繩○尺○一○言○不○合○接○浙○卽○行○到○是○在○僻○縣○窮○鄉○孤○城○斗○大○他○反○肯○主○賓○相○倚○禍○福○共○之○所○以○他○西○走○東○奔○不○過○行○篋○裏○多○了○幾○卷○詩○算○是○一○生○閱○歷○如○今○年○逾○半○百○攜○李○也○三○十○有○奇○淇○源○想○就○此○息○勞○領○略○這○田○園○歲○月○好○在○嘉○興○鴛○湖○鶴○酒○風○景○清○幽○細○雨○斜○風○扁○舟○一○棹○便○做○不○到○范○少○伯○也○好○做○到○張○志○和○他○有○幾○個○舊○友○同○他○流○連○文○酒○每○每○同○他○諧○笑○說○道○你○家○攜○李○替○你○主○蘋○繁○操○井○臼○三○十○餘○歲○你○還○聽○他○丫○髻○未○免○有○點○薄○倖○嗎○淇○源○笑○道○你○說○那○裏○話○攜○李○雖○權○理○家○事○至○今○卻○是○處○子○我○雖○遠○遊○燕○趙○近○寓○蘇○揚○冶○葉○倡○條○多○供○攀○折○這○家○裏○有○名○分○的○卻○不○肯○隨○意○收○納○自○貶○聲○價○你○們○又○何○必○疑○我○呢○那○舊○友○道○不○是○這○樣○說○你○年○齡○也○漸○長○了○你○內○裏○僕○媽○外○面○備○佃○也○都○知○道○攜○李○當○然○携○李○是○你○家○人○你○難○道○耽○悞○他○到○老○大○還○好○發○出○去○嫁○人○嗎○你○收○納○他○做○了○妾○他○也○可○以○安○了○心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攜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九二

你何必假惺惺呢。淇源道：不然，這是要他同意的。他或者嫌我老醜，憎我別離，我斷不能繩迫他。那舊友道：我們去問他便是。果然忙忙的來問攜李。攜李道：爲婢也。姓徐爲妾也。姓徐我總不出徐家門了。一班舊友得了攜李的話，逼著淇源擇吉納寵。那攜李是新篁鎮上人，原是淇源夫人的贈嫁。圓面大耳，頗爲莊重。淇源夫人各項瑣務，他都一概接洽。臨終時候，將貴重箱籠鑰匙及銀錢簿籍，無不交與攜李。只忘記交代淇源收納。淇源在家時，少以至蹉跎十餘年，纔有此舉。這日攜李換了妝束，拜過祖宗，又向淇源行過了禮，出來對淇源舊友叩謝。正要肆筵設席，乍浦差來員弁，說係奉命投書。淇源展開來書看道：

淇源先生著席，盈盈一水，悵望

伊人，猥以職守所羈，不克向烟雨樓頭與

先生作平原十日飲，悵甚近來海氛甚惡，鯨鯢跋扈，勢將波及敵防。雖曾飛檄會垣，冀留守堅維後盾，而敵防危機四伏，一觸卽發。部下雖昕夕操演，而中樞策畫既鮮，長材卽磨盾作書，亦難其選。

先生夙承垂愛，際此萬端待理，還期

惠然肯來若

台○從○朝○臨○弟○卽○暮○出○海○滋○全○防○生○命○祇○爭○舉○足○重○輕○幸

俯○察○焉○耑○待

復○命○敬○請

台○安○ 愚○弟○長○喜○載○頓○首

淇源閱罷。遞與衆友道。長都統是我故主。不能不强起一行衆友道。且過今天吉日罷。乍浦不遠。當不至如此倉猝。又向來使問了一遍。不過說外艦遊弋。礮臺吃緊。淇源款待來使。吃過午膳。寫了回信。答應次日。起程衆友。轟送淇源進房。攜李站在伺候。淇源笑道。你如今名分高一級了。有話還坐了講。攜李道。聽得老爺明日赴乍。隨帶行李。已經預備妥當。大約此行幾日可返。淇源道。這卻說不定。能穀乍防無恙。我也不願在海邊吃苦。攜李展好衾枕。囑淇源早睡。淇源道。我還有事呢。便靠著桌上寫了四首定情詩道。

鰥○夢○而○今○草○草○醒○雙○行○紅○燭○映○銀○屏○空○閨○何○處○團○圓○月○一○角○銀○河○露○小○星○ 從○腰○依○依○二○十○年○承
恩○應○憶○女○君○賢○藥○鑊○茗○碗○分○明○在○一○覽○遺○容○一○泫○然○ 阿○誰○門○戶○勉○支○持○解○我○羈○愁○慰○我○思○我○到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攜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九三

第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攜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九四

倦遊卿亦老碧梧還記鳳凰枝
錦被香濃玉枕溫可憐人已近黃昏
田園無恙家庭睦儘許流傳付子孫

淇源寫罷交與攜李。你好好藏著。這便是丹書鐵券。呢家中的事。我也無庸諄囑。只是與你定情一夜。匆匆行色。便要出門。却有點辜負你了。攜李聽了這話。羞霞上頰。把定情詩藏。在篋裏。卸粧同夢。雖不至杖藜入帳。梨壓海棠。從此枯楊生稊。攜李算有了結束。淇源早間下了小船。直向乍浦而去。看看未到平湖。已有人報稱海口失守。文都統退保防城。那河中逃難的來船。紛紛順流而下。淇源撥轉船頭。仍然回到嘉興。只打聽乍浦消息。這文都統本是只好坐鎮。不好出敵的英艦。其勢洶洶。防兵早經氣餒。況且槍聲礮利。弄得防兵分頭四竄。文都統將防城緊閉。英兵從東門攻到南門。偏是城內有了漢奸乘勢四隅縱火。英兵蟻行蛇附。扒上城牆。文都統著了一槍。只得走下城樓。自淇河水同時同知。韋逢甲。佐領隆福。額特赫。協領英登。布曉。騎校該杭阿。都是見危授命。不肯屈節。便是生員劉楸。傭工陸貴。木工徐元業。甘心受刃。不為英用。至於婦女裏面。什麼佐領果仁。布妻塔塔拉氏。及其二女。是投井的。生員劉東。藩女也是投井的。劉進女。鳳姑是被戕的。淇源四面采訪。分別官員紳衿。民人婦女。四門約有七百餘人。編爲一冊。題曰乍防殉難記。這時乍浦既失。平湖海鹽。全在英人掌握。嘉興亦籌議。

防堵。淇源知非樂土，帶了攜李到蘇州小住。他是嘗惠泉水，登金山峯遊興依舊不淺。什麼松江的蓴龍華的桃長興的檣嘉興的菱，無不就近羅致。這日宜興有人送了一筐梅子來，生香活色，青翠可愛。淇源取一粒來嚼嚼，卻是鹽而不酸，便問來人道：「這種梅子是那個種的？」可是醃過嗎？宜興人道：「這叫做鹽梅。宜興城裏本來只有王家一株，如今漸漸分出來了。但一里以內味已漸淡，到得五里，依然變酸了。」我卻從前聽見一段故事：這鹽梅是王夫人保節的淇源道，怎麼說吓？宜興人道：「我們城裏王家卻算小小紳衿，那夫人也是書香門第的女子。青年夫死，那肯再醮，偏是他非常美豔，垂涎他的人不少。後來連同族伯叔也有一二屬意，叫他不須明嫁，只要俯從衣飾，所需絲毫不吝。夫人自然拒絕。這班人又勾通夫人內戚，甜言蜜語百計引誘，夫人亦不爲動。不得已，賄囑強暴，乘夜越牆而入，希圖夫人喪節。誰知又被夫人兔脫。這班人恨也恨極了，饑也饑極了，在外面徧散蜚語，說道夫人如何不潔，如何不貞，吠影吠聲，徧通國夫人。雖然不出戶，那些丫鬢僕婦，你述一句，我加一句，都說某人捏造，黑白污鱗，孤寡鬼神有靈，必在不赦。夫人也襟懷落落，這時正食鹽梅，便取核對天發誓道：「未亡人茹苦含辛，於今數歲，自問此心可對天。日今忽被此惡名，至爲不甘。茲特額天垂鑒，倘妾果無他，此核種之當令復生。若其別有異心，則妾身當死，將核向窗外地上一擲，也不問落在何所，要知道梅核下種。」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燕和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九五

須棟新鮮圓整的入土十粒不過發五這梅核不但乾燥而且受過鹹漬一無生氣如何能殼滋長便是在夫人也不過一句憤話何曾望其能話不道未過一月庭中果現萌芽由葉成枝由枝成幹次年約高數尺滿綴紫花青蒂素心非常雅潔親族聚觀甚衆沒一個不稱贊夫人夫人到也處之泰然並不自矜天助漸漸花落結實纍纍滿樹大倍常梅待到成熟時候夫人親手采摘先薦祖考然後將疏親密族家餽兩枚那從前流播謠諑的人一體照例分給大衆嘗著的都說帶點鹽味如同夫差喫膾下的王餘魚濟顛吐出來的無芒蝦特別有個標幟那人看得希奇聽得古怪也來嘗這鹽梅倉猝一敲竟將梅核咽下梗在喉間多方設法不能上下以至餓斃人人總指爲天報夫人却並不稱快只是教子成名受了一副五花官誥如今是孫子了聞說打教匪打苗匪也陞到游擊參將呢這鹽梅求過於供使人取核試種種得越多活得越快不過容易變味罷了這還是王家庭外采的真的那株還要鹽些呢淇源道有這等事你好陪我去看看宜興人答應同行淇源進去告訴攜李攜李道你又跌了這不過一個古典你記得我們嘉興的菱是圓角的嗎嘉興的李是有爪摺痕的嗎爲著一顆梅子跑百十里路何苦來呢淇源道橫豎我沒有事這幾天廣東天津鬧得慌呢什麼着英文蔚洋務越辦越棘手呢天叫我做了閒人如何不去走走淇源果然到了宜興這些賣蜀山陶器的紫沙白沙觸目皆

是尋著王家舊宅。卻是密密層層的報帖。高廳大廈。不過灰黯一點。宜興人帶著淇源。見過主人王翠伯。說是鹽梅夫人長孫淇源。請觀鹽梅鞏伯從夾弄內穿入內庭。只見老樹杈枝。葉繁茂。虬蟠龍舞。十分天嬌。淇源歎賞一回。鞏伯還捧出手捲來。題著鹽梅保節圖五個字。展開便是鹽梅夫人小象。以下一株鹽梅。以下一篇長記。是吳雲巢先生文鎔的手筆。以下全是題詠。內中有詩有詞。那鐵嶺文小翻一首道。

梅根雖活。妾心灰。誰口何人播說來。不是天工能創格。此身終古費疑猜。

又有番禺伍韻琅女史兩首道。

茹苦與含辛。未亡何所賴。願領畧鹽味。鹹知在辛苦外。梅花白如雪。梅子青可摘。莫羨梅子青。當

守梅花白。

後面詩詞不少。都是當代名流。淇源於卷尾題暗香一闋道。

貫珠累黍似茨圓。結實桐新凝乳。翡翠蘭茗交戲。鮮妍庭前樹。記得霜閨舊事。誓冰雪。噉噉默語。看綠樹低亞。陰晴還問熟。梅雨延佇碧雲暮。倘調入鼎羹。蜚香何處。彈丸脫去。休向綠窗打鬪。鷓鴣料是寒儒。翻異味。搗到辛齏。誰阻探消息。騎竹馬。繞牀漫數。

第四十四回

行色匆匆定情夢構李

襟懷落落保節重鹽梅

九八

淇源寫好交與鞏伯鞏伯又談起兄弟著仲出鎮梧州那花縣一路創出什麼三點會恐怕又是效匪遺孽淇源相顧太息這著仲便是殺賊殉難的忠烈公淇源回到蘇州聽得北京哀詔喜詔同時並下道光三十年正月帝疾大漸諭啓秘匣奉皇四子嗣統以次年爲咸豐元年咸豐的初政到也視穆彰阿川林則徐著實有點振作奈何輔臣杜受恬這班人不能引君當道聽他荒亡逸樂不僅外交難以解決連各省疆土都要淪作匪窟了咸豐在宮中還是徵歌選色究竟是誰人的引綫呢正是

到處興戎悲蠶尾

何來誤國泣蛾眉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徐淇源爲本回過渡卽爲四十三回至四十五回過渡無過渡卽無線索無線索卽無呼應寫道光之末造寫咸豐之初政一個構李盡在帷燈匣劍之間

構李是婢是妾何必一寫再寫不知寫構李正寫淇源寫淇源正寫乍浦死難諸人也處處是聞筆處處是正筆不可不隨時體會

鹽梅夫人天成之人成之也夫人無蜚語亦普通節婦耳何至有梅何至有鹽梅必使之擲核必使之成樹必使之結實必使之繪圖詠詩而梅味亦與鹽俱變是人非天仍是天非人

一梅核耳已鹽者能生一梅核耳未咽者能死非記者故炫神奇也梅核何爲有主之者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吾於梅核亦遑斯語

此回結束道光銜接咸豐髮捻與回從茲疊起各國肇釁絕無甯歲重以戊戌之變庚子之變迄於辛亥讀是編者幸弗忽諸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上回說到咸豐恣情聲色廣選嬪妃然卻遵著宮裏的鐵牌不能容留漢女幸虧宮外有一座圓明園重樓邃閣曲水層坡便是廿六離宮也沒有這般華麗咸豐卻在園裏安頓幾個漢妝女子什麼牡丹春吓住在園東的鏤月開雲杏花春吓住在園西的杏花村館武林春吓住在園南池上的武林春色海棠春吓住在園北的綺吟堂這四春都是國色天姿還裹著纖纖新月淡妝濃抹鬪巧爭妍咸豐觀此溫柔自然樂而忘反起初不過偶爾遊幸後來連軍機奏報也漸漸送入園來這班承旨的章京自然接躡而玉內中有個潘木君做了兩比制義專記直班情形道

寅初入如意之門流水橋邊喚取衣包於厨子解渴則清茶幾盞消閒則畫燭三條兩班公鶴立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九九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一〇〇

樞堂猶得於八方無事之時。捧銀毫而共商起草。

未正發歸心之前。斜陽窗外。頻催抄摺於先生封皮。則兩道齊飛。隨手則雙行並寫。八章京。蟻旌。直屋相與。循四日該班之例。交金牌而同約看花。

咸豐雖在園中久住。有時也要回到宮裏。那皇后鈕祜祿氏。本來端凝沈靜。咸豐不甚愛他。還有納蘭貴人。固然美豔絕倫。却有點恃寵而驕。不免愛而兼畏。況且看慣了四春身材態度。見那滿女硬繃繃的頭頸。直挺挺的腰肢。足下藕大如船。又襯著一塊圓木慢的象。臨繩快的象。踏趨終究不大舒服。這日朝罷入內。忽然想起鈕祜祿氏。乘輦進得宮來。鈕祜祿氏照例接駕。什麼保姆宮女也一字而跪著。咸豐瞥眼望去。有一個漢粧婦女。在內光采奕奕。如同鶴立雞羣。咸豐便問何人。那保姆跪奏道。這是臣妾義女曹氏。同臣女來宮省視。倉猝不及迴避。臣妾罪該萬死。咸豐笑了一笑。進了宮內。傳呼曹氏上來。咸豐看他步上臺階。裙下雙翹不及三寸碧色的繡履尖上。還綴著明珠。咸豐問他何處人氏。他說山西汾州。問他丈夫何人。他說曹姓名繼杲。向在票號執業。今已病故。問他你是嬌婦嗎。有無子女。他說在家守節。並無所出。問他如何認識保姆。他說先是鄰居。後認義母。咸豐爲著鈕祜祿氏在坐。不好多說。那魂靈兒早被曹氏雙翹攝去了。便叫起去。由保姆帶下。正正經經同鈕祜祿氏談了些外邊。

兵事說道慶遠的張家福鍾亞春柳州的陳亞葵潯州的謝江殿象州的區振祖武宣的劉官生梁頭九總算犁庭搗穴消滅殆盡只有金田村的洪秀全楊秀清蔓延的不可收拾呢鈕祜祿氏帶著幾句諷諫說納蘭貴人已懷身孕皇儲有望尙宜清心寡欲以國家爲重咸豐敷衍出宮暗想有這奇遇不可錯過便遣太監去召保姆約略示意保姆趁著曹氏尙在帶來相見自己早遠遠退出咸豐此時眼餒心醉便將曹氏雙翹細細賞鑑卻是綠玉爲底內藏香屑咸豐愛不忍釋曹氏還說草野褻物有污龍目咸豐道楊鐵崖還要做鞦韆杯呢有什麼褻不褻曹氏得此寵幸真覺如夢如醉留又不是走又不是咸豐叫聲遞茶內那太監把一碗茶交給曹氏所有簾幙窗榻一齊關閉曹氏新承恩澤咸豐將他住在別宮只說要供奉內廷鍼黹卻是朝朝暮暮身侍襄王曹氏本有多金兼之賞賚極優所以太監宮人均沾實惠裏裏外外都稱他做曹寡婦納蘭貴人何等機警看見咸豐不大入園游幸料定必別有所眷漸漸知道爲著曹氏他卻倖爲不問以爲靠著曹氏可以抵制四春即明園從此比前寥落了滿清宮詞中記得有一首道

纖步金蓮上玉墀四春顏色鬪芳時
圓明劫後宮人在頭白誰吟湘綺詞

後來圓明園遭了聯軍劫火四春也流落民間無從稽考便這曹氏是爲著六飛出狩不能隨赴熱河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一〇二

鬱鬱寡歡。只借著吹簫自遣。到得鼎湖龍去。又格於兩宮名分。不復攀髯一擲。也就懨懨成病。香消玉殞了。那咸豐在宮的時候。曹氏仰邀聖眷。不愧寵冠六宮。納蘭貴人格外優容。叫他常川入直。貴人誕生皇子。那些繡衣文襟。都是曹氏奉旨辦理。貴人因此升做懿嬪。曹氏卻不便封號。只得願賜金帛。咸豐雖則前星一耀。主器有人。偏是外面雪片的奏章。都說洪楊建國。改元封官。稱制。清將向榮、烏蘭泰、巴清德、達洪阿。一概戰他不過。欽差林則徐、李星源。先後歿了。巡撫周天爵。褫了。賽尙阿、徐廣縉。也沒有什麼能耐。洪楊的兵力。居然克漢陽。下武昌。破九江。陷安慶。踞江甯。連鎮江、揚州一路。都已淪陷。殆盡。洪楊在江甯定都。自稱太平天國。洪秀全稱天王。楊秀清稱東王。以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天德王。及丞相、軍師。爲數不止百十。咸豐看得東南半壁。已經一場糊塗。左一個欽差。右一個欽差。不是逃將。軍。卽是降將軍。因此滿腹憂傷。無可排解。這年適值逃選秀女。又想在秀女裏面。尋幾個雛年。綺貌。歷倒後宮。便傳諭在坤甯宮前候駕。那八旗女子。挑選本是常例。只要名在冊上。無論妍媸長短。總須前往一行。有些依戀父母的。以爲宮門似海。相見無期。啼啼哭哭而去。有些貪圖富貴的。以爲姿首絕佳。承歡有望。歡歡喜喜而去。其實各人心事。各人得知。無論離合悲歡。總避不過這一劫。諸女子排班宮外。都聽著侍衛指揮。此輩來自民間。觀著宮禁的森嚴。早已十分恇怯。偏是候到日昃。駕還未至。飢腸

雷動並且求不到一口茶水。下面蹣跚著高底的鞵子。腰又酸腿又軟。不免互相嗟歎。那年齒幼穉的。自然歔歔哭泣。衆聲並作。却早驚動了侍衛。狠狠的指著諸女道。少停聖駕。卽至爾等。慎勿哭泣。致干上怒。以取鞭扑。諸女聞語。都是惶遽戰栗。面無人色。就中惱了一個女子。說道。我輩離父母拋骨肉。以入宮禁。如果當選。卽要幽閉終身。無異囚奴一般。父母鞠育的恩誼。從此不能圖報。生離死別。只在須臾。人孰無情。那能漠然不動呢。我死且不怕。還怕什麼鞭扑。近年粵匪起自田隴。不到幾載。已經盡據長江。今更僭位金陵。天下其大半。皇上不趁這時善選將帥。以謀戰守。藉固大業。反欲縱情聲色。獵取娛樂。強擄良家女子。幽囚禁宮。使終身不見天日。徇一己的嗜欲。貽宗社的危害。明主恐未必如此。我死且不怕。還怕什麼鞭扑。侍衛正待詰責。咸豐却已駕到。便問爲何喧嚷。侍衛將該女說話。直奏一徧。便攙著該女上前請罪。該女辭氣不屈。立而不跪。咸豐問他這番說話。真否。他說。真的。問他是那一旗人。他說。鑲藍旗。問他父親何職。他說。驍騎校。問他家中幾人。他說。父親母親兩弟兩妹。是臣妾最長。問他父親錢糧。够家川嗎。他說。母親刺繡荷包。臣妾女紅。有暇聚集幾個鄰童。叫他讀書識字。勉強度日。咸豐道。我只聽得京中的諺語。說什麼鷄不啼狗不咬。十八歲大姑娘滿街跑。原來我們家裏也有你。這貞靜通達的好女子。好好。你不怕死。我放你回去好嗎。那女子纔跪下道。皇上有此天高地厚的恩。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一〇四

典○臣○妾○雖○粉○身○碎○骨○無○可○言○報○叩○了○一○個○頭○便○從○班○裏○退○下○那○班○應○選○的○旗○女○總○道○該○女○直○言○犯○上○雷○
霆○不○測○不○獨○罪○在○自○身○且○要○累○及○家○屬○後○來○見○那○天○顏○頗○霽○緩○緩○款○款○問○他○家○世○居○然○連○聲○稱○贊○准○他○
回○家○莫○不○替○他○喜○出○望○外○便○這○呼○么○喝○六○的○侍○衛○覺○得○成○豐○並○不○發○怒○料○定○尙○有○恩○旨○只○聽○太○監○宣○著○
上○諭○道○應○選○旗○女○聽○者○諸○旗○女○願○選○者○跪○不○願○選○者○聽○這○諭○發○出○固○然○沒○有○答○應○的○究○竟○沒○有○跪○著○的○
咸○豐○朝○下○一○望○說○諸○女○既○然○不○願○我○亦○何○必○勉○強○叫○侍○衛○一○律○放○歸○咸○豐○也○從○容○上○輦○有○人○說○此○女○批○
鱗○一○語○還○回○天○聽○咸○豐○也○非○凡○主○記○得○滿○清○宮○詞○中○又○有○一○首○道○

女○伴○三○旗○結○隊○借○繡○襦○錦○襖○映○宮○槐○禡○牙○已○命○南○征○將○選○秀○仍○開○搭○綠○牌○

次○早○咸○豐○視○朝○召○見○鑲○藍○旗○滿○洲○都○統○要○查○取○驍○騎○校○職○名○那○女○子○這○日○輟○選○歸○去○自○然○告○訴○父○母○驍○
騎○校○這○個○微○秩○嚇○得○手○足○無○措○同○旗○的○幾○個○僚○友○說○道○主○子○雖○不○計○較○我○們○上○司○怕○要○查○究○呢○果○然○都○
統○指○名○傳○喚○便○對○女○兒○道○不○是○禍○事○到○了○嗎○將○我○這○前○程○丟○了○合○家○都○要○餓○死○了○那○女○子○再○三○開○導○驍○
騎○校○總○不○相○信○只○是○愁○歎○他○妻○子○還○要○哭○泣○那○女○子○道○有○禍○我○當○罷○要○殺○要○剮○盡○由○我○去○領○受○我○想○皇○
上○不○把○我○下○獄○都○統○何○必○與○父○親○爲○難○呢○父○親○去○見○都○統○女○兒○情○願○同○去○騎○驍○校○道○也○好○你○替○我○寫○個○
履○歷○帶○去○罷○那○女○子○便○寫○了○一○行○道○

驍騎校薩圖哩年二十一歲滿洲鑲藍旗雙福佐領下人

漢字繕畢。一面又繕了清書。那女子隨了父親到都統衙門報到。都統的閹人替驍騎校遞了手本。這叫女子門房候著。驍騎校進見都統。都統下座來扶說：你高升了，還要行這大禮。驍騎校說：女兒明玉犯聖，特帶來請罪。都統道：你女兒呢？驍騎校說：尚在門外。都統道：快開正門，請夫人出來迎接。驍騎校跪下道：這要折死女兒了。都統道：你不知道有個緣故。早間皇上召見對我說：你旗下有個驍騎校，他女兒頗明大義，我已指婚肅親王做繼室。你去將他父女職名查來。但是驍騎校有什麼錢，你要幫助他點。查費我另外還要加恩呢。你女兒是福晉了，不應該開大門迎接嗎？驍騎校回答不出。暗想：滿洲入關二百年，從沒有親王娶驍騎校女兒的。這真是咄咄怪事了。正在心中盤算，外面早鼓吹開門，看見女兒穿著青布長襖，後面跟了珠光寶氣的都統夫人婢媼，簇擁著進內去了。都統對驍騎校道：你且坐了。我同你說。皇上叫我幫助自然一力，由我備辦。只是你官階小，衙門小，王府裏的長史瞧不起。你便要瞧不起福晉。我如今同你商量你的女兒，我便認爲義女，叫我夫人替你們遣嫁，不要你們倆費一點心力。你爲然否？驍騎校又跪下道：主子的恩典，大人的栽培，薩圖哩無不遵命。都統送了驍騎校出去，回身將認做義女的事告訴夫人。夫人也樂得答應，只弄得明玉又感激又慚愧。夫人叫婢媼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嬌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一〇五

第四十五回

選色到孀娥雙翹獲寵

批鱗由秀女一語回天

一〇六

帶了小姐到房中換粧。這時進盟的理髮的獻衣的奉履的擠滿一屋。明玉荆釵裙布忽變做象服。筓珈益覺得容光煥發。堂上點著香燭。堂下鋪著氍毹。明玉拜過義父義母。還擾了盛席。受了觀儀寶馬香車。送他回去。那肅王的下聘迎娶。從此都在都統衙門裏了。都統復奏上去。薩圖哩升了本旗候補佐領。先換頂戴。這算是成豐的仁政也。算是成豐的義舉。成豐爲著洪楊的厲害。料得綠營兵力全不足恃。便起用在藉丁憂侍郎會國藩。叫他編練團勇。墨經視師。侍郎義不容辭。在湖南羅致一班人材。同那幾個兄弟出來。同洪楊宣戰。畢竟會侍郎戰得過洪楊否。正是

亂在萬方先罪朕

國留一柱爲擎天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成豐有爲之主。所謂四春。所謂曹寡婦。皆有人導之也。不然秀女犯聖。殺之戮之矣。何肯放之。且從而榮之哉。因一秀女而澤及衆秀女。尤覺仁至義盡。故於此回類及以惜成豐以褒成豐。清制不選漢女。非僅爲織足也。明季諸帝有以孀爲后者。有以妓爲妃者。故萬歷正德天啓諸君實無一可取。曰病在母種耳。清之秀女皆出入旗官吏。故成豐以下。卽同光亦無鉅大失德。祖宗本意如此。而子孫不忌。若以織足爲禁樹。愈褻愈愛。至損君體。成豐實作之俑耳。

秀女之選。祖制也。成豐亦不能廢。特選非其時。是以授人口實耳。其責備成豐一段。詞嚴義正。無怪成豐折服。然觀諸秀女之嗟歎哭泣。卒至不言不跪。可見願選者實少數也。狡憊囚鳳奚爲哉。寫驍騎校之願。寫女子之果。寫都統之諛。寫都統夫人之爽。而總寫成豐之仁厚。但此種寫法。固從體會出來。亦從閱歷得來。讀者幸勿忽視。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嬌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上回說到會侍郎在湖南辦團。陸師以外。還兼辦了一軍水師。是叫彭玉麟、楊載福、帶著這陸軍裏面。有那江氏兄弟、李氏兄弟、羅澤南、蔣益澧一班人同著兄弟、貞幹、國荃等誓死殺賊。這面洪楊部下。什麼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到也不弱。只是洪楊終是草寇行徑。滿嘴的天父天兄。捏造經典。蔑棄禮教。洪秀全到此地位。卻已志得意滿。反是楊秀清野心勃勃。想要統一中原。秀全聽命秀清。不敢違拗。還有那御妹洪宣嬌。亦是秀清心腹。這宣嬌本是西王蕭朝貴的妻子。雉冠錦襖。白馬銀槍。算得一員女將。不過他受了太平天國的教訓。將什麼女子的廉恥婦人的名節。一概打倒。偏是朝貴又戰死湖南。他向秀全索取丈夫。斷斷不已。直到秀全許他別置男妾。纔算跟著秀全來打南京。秀全僭號天王。他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嬌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一〇七

便自稱公主。秀全對著人民法律。是男歸男館。女歸女館。平時除官吏外。夫婦不許同宿。只有陽曆月底。開放兩館。任人自由擇配。宣嬌練了一班大脚婦女。叫做娘子營。逢到開館。先揀些青年男子來營。仲宿宣嬌也。染指於鼎。藉嘗異味。後來竟被秀清賞識。傳著天父天兄的偽命。叫宣嬌下嫁秀清。宣嬌原與北王韋昌輝畧有關係。此時眼睜睜被秀清奪去。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其實宣嬌羨慕秀清。已非朝夕。居然郎才女貌。如願而償。心中正無限歡喜。但是對著昌輝。又不得不灑幾點別淚。昌輝牙齦癢。地從此與秀清結了仇隙。秀清為著宣嬌。能爭攢戰。又係御妹名分。這東王府裏。鋪飾得如花似錦。迎娶新人。自然應得那洞房一連三宅。左右鏡臺。粧閣。位置楚楚。中間卻擺著一張大涼牀。雕刻了百子全圖。四面圍屏。中全嵌玻璃。注著一泓清水。還有文魚百十在裏面游泳。這時正是大暑。天氣不施帷帳。晚間只點著幾盞碧色珠燈。隱約著兩個妖精。在那裏打架。兩旁站著許多侍婢。並不迴避。叫做賞春。次日又祭告天父天兄。說要開無遮大會。日間邀齊天王王娘。翼王王娘。天德王王娘。忠王王娘。來府飲宴。這些東王的二王娘。三王娘。以及真人等。都出來伺候。只有宣嬌躲在房裏。身上一絲不掛。只披著一件冰綃。一口鐘。是日遵著教規。自晨至午。自午至晚。要沐浴三次。凡有男賓女客入房。賀喜。宣嬌要將冰綃展開。旋即復合。這種大會的規則。只許王同王娘可用。屬官不得擅僭。夜膳以後。賓客各

散房內高燒紅燭。燻著百合名香。任合府的大小男女。前來賞春。旁邊還擺著角杯。錦衾。由觀者隨時戀愛。算是與民同樂的意思。宣嬌既然嫁了秀清。一馬一鞍。比不得營中毫無拘束。那秀清雖然與宣嬌歡好。却梗著一個女狀元。傅善祥。也要來分點禁樹。便是二王娘。三王娘。貞人等。空閨廝守。秀清亦須酬應。宣嬌囚鸞。窵鳳。深悔非策。想起昌輝的舊事。覺得鷓鴣。蝶蝶。隨處雙飛。何苦頂這王娘名號。弄得進退維谷。宣嬌偶然遇見秀全。總說秀清情疏恩薄。秀全教他權且忍耐。誰知宣嬌早結識了承宣官。陳宗揚。朝去暮來。異常矜寵。宗揚出入帷薄。連王娘。貞人。都願屈身俯就。約莫一二月後。秀清早有點消息。借著他事。將宗揚斬訖。更將王娘。貞人。趕入女館。對著宣嬌。不倣不倣。只在外面搜羅佳麗。輪班入侍。宣嬌長門永巷。分外淒涼。便暗中通信昌輝。叫他設法拯救。昌輝原不滿意秀清。此番所殺的宗揚。又是昌輝妻弟。因之恨上加恨。讐上加讐。一口氣從江西趕回。秀清料定不懷好意。不准昌輝部衆入郭。昌輝帶著十餘從騎。進見秀全。秀全叫他向秀清請罪。昌輝已經會意。一徑馳赴東府。秀清設筵款待。只說今歲八月生日。將稱萬歲。昌輝同從人伏地拜賀。秀清便揚揚自得。略不爲備。昌輝見秀清微醉。便起立道。天王有命。楊秀清謀逆不軌。著卽加誅。秀清聞言欲逃。昌輝從人已一陣短刀。將秀清醢爲肉醬。秀清部下擁入救護。昌輝宣言。天王只殺秀清。他人不問。一面排闥入宮。尋見洪宣嬌。顛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嬌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一一〇

額○可○憐○互○相○垂○淚○急○搜○抱○出○來○把○秀○清○的○王○娘○貞○人○賞○與○從○人○受○用○昌○輝○捧○著○宣○嬌○回○府○自○然○重○溫○
舊○籍○再○續○新○絃○到○得○秀○全○得○知○木○已○成○舟○無○可○再○說○只○得○糊○塗○過○去○不○道○秀○清○餘○黨○乘○亂○來○攻○天○王○府○
第○昌○輝○召○入○部○衆○同○他○對○壘○早○有○翼○王○石○達○開○燕○王○秦○日○綱○帥○師○前○來○靖○難○無○奈○昌○輝○自○恃○功○大○定○要○
殄○滅○東○黨○燕○翼○均○不○爲○然○昌○輝○竟○將○燕○翼○兩○府○家○屬○洗○盡○只○逃○出○達○開○一○人○秀○全○責○備○昌○輝○昌○輝○又○反○
戈○相○向○幸○虧○秀○全○兩○弟○仁○發○仁○達○密○赦○東○黨○約○戮○昌○輝○總○算○將○昌○輝○妻○孥○殺○卻○取○了○昌○輝○首○級○獻○與○秀○
全○那○宣○嬌○與○昌○輝○爲○歡○幾○何○這○玉○骨○花○容○不○知○是○刀○鋒○所○傷○不○知○是○馬○蹄○所○踐○卻○被○天○父○天○兄○召○去○了○
後○人○爲○著○宣○嬌○的○事○卻○有○幾○首○詩○道○

錦○衣○花○帽○話○當○時○個○儻○風○流○想○見○之○豆○蔻○稍○頭○春○二○月○心○情○祇○有○阿○兄○知○誰○教○夫○壻○覓○封○侯○無○
定○河○邊○骨○未○收○爲○愛○韋○臯○人○第○一○故○催○鸞○鳳○下○妝○樓○不○須○飛○徧○野○鴛○鴦○一○樣○溫○柔○老○是○鄉○多○少○
黃○塵○馳○驟○徧○青○驄○無○奈○繫○垂○楊○往○年○食○宿○判○東○西○橋○上○鶻○聲○已○預○啼○黃○土○美○人○同○禍○水○願○緇○十○
戒○問○摩○醯○

宣嬌既死秀全也無可歸罪有人問起東府裏的傅善祥卻早不知去向了善祥自從秀清續娶宣嬌料定決無善果乘著昌輝來到偷偷的出了南京他是太平天國的女狀元自然是十分機警十分漂

亮論到善祥的家世。父親也是江甯縣飽學秀才。祇因科第誤人文章。憎命不免動了種族思想。又看了這燒不盡的天蓋樓集。南山子遺集。益發牢騷。滿腹作詩諷刺。這時清廷方憂外患。無暇再與文字的獄。所以不曾發覺善祥耳濡目染。克承父志。聽得秀全建都取士。深惜乃父歸泉太早。不能身逢盛世。幸虧秀全男穉以外。別有女科。善祥不免躍躍欲試。貢院裏面先試了一班男子。取池州人程文相做狀元。玉帶紫袍。銀鞍錦轡。到天府裏謝恩。真是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善祥自信高才。又兼美貌。就試的時候。儼然以女狀元自命。到了進得試場。發出題目。第一個是北征檄三字。他檄中有幾句道。

問漢官儀何在。燕雲十六州之父老已嗚咽。百年執左單于來庭。遼衛百八載之韃胡。當放歸九甸。今也天心悔禍。漢道方隆。直掃北庭。痛飲黃龍之酒。雪饑南渡。並摧黑羯之巢。

那應制詩上。又有兩句道。

聖德應呈花蕊句。太平萬歲字當中。

試官鞏節稱賞。恭呈御覽。秀全竟點了狀元。一切服飾儀注。都與男子相同。秀全想選入宮中。備位嬪御。善祥奏道。臣妾忝登首選。爲古來科名創格。若許文學侍從。誠不敢辭。否則雌伏深宮。仍以顏色事主。臣妾不願領旨。旁邊秀清亦奏道。傅善祥身雖巾幗。才冠羣倫。允宜異等。除官藉爲女範。熙朝人瑞。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嬌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一一二

曠古所無。斷不可沒。入掖庭。致累聖德。秀全只好准奏。善祥率領女進士退出府門。早有五色龍駒前來迎迓。善祥首包烏帽。足踏蠻鞞。披著紅錦宮袍。揚鞭自得。前面導著繡旗彩仗。迤邐從大街行來。兩旁的人。知道是女狀元遊街。無不嘖嘖稱羨。這日暮歸第。忽然接到東王府文書。封他爲東府女學士。專司函牘。善祥究竟是女子。入了秀清的圈套。那裏還想鑽得出。不過秀清不許秀全收納自己。也只好做個外室。善祥在東府辦事。卻另有三間精舍。與幕僚一概隔絕。這精舍外面是兩扇垂花小門。庭中種著幾株蕉葉。階下鳳仙雞冠紅葉。相間籬邊長了參參差差的菊苗。疏簾輕幔。正是新涼天氣。室內蒙東係善祥臥室。靠西便是書房。萬卷牙籤。鱗排翅接。下面一張長案。筆尖紙角。朱墨爛然。善祥賦性幽閒。卻不會與幕僚欸曲。所以在這精舍裏。獨憐芳草。細數落花。秀清挨過黃昏。剗襪提鞵。來與善祥一尊相對。孤男單女。又是酒後微醺。這也無須代諱了。善祥既然委身相事。總想地久天長。秀清亦匪勉同心。不忍移情他處。這夜正是七夕。秀清攜了金釵鈿盒。仿那唐宮長生殿的事。山盟海誓。下拜盈盈。善祥受了這樣隆情。應該鞠躬盡瘁。不知怎樣迷惑了宣嬌的狐媚。竟敢大張旗鼓。鬧這些無遮大會的駭觀。開這些賞春的惡例。這幾日幕僚劇賀。善祥總托病不赴。秀清有點覺察。還想極意溫存。善祥偏送副喜聯道。

隋隄春滿塵飛樹

堯水秋深浪漲篙

秀清雖不甚明瞭有人說善祥怨望有人說善祥妬忌宣嬌更在枕邊告狀弄得秀清將疑將信卻不肯遽然加罪善祥滿腔積憤遇著一樁公事痛罵諸王狗矢滿胸連秀清都傷觸在內秀清却不能忍耐借著善祥吸烟的罪過柳示女館善祥料定秀清恩義未絕卻未便同他硬挺況且宣嬌是秀全妹子萬不能以卵敵石秀清沈溺聲色恐怕也難長保不如尋個機會高飛遠走早知道這樣結局悔不該來考這個狀元幫這個秀清了如今身辱名裂漸漸要素我的性命三十六著走爲上著還他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罷主意已定悲悲切切寫了一書呈上秀清說道夙荷厚恩愧難圖報代司公牘心力交疲祇以夜遣睡魔偶吸烟草有干禁令萬死奚辭乃猶破格成全不加斧鑕原冀將來恩釋可贖前愆詎意染病兩旬柴瘦骨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再覩慈顏謹將所賜之鈿合金釵隨書納還藉伸微意等語秀清看他語重心重不禁感動前盟傳令釋放善祥准他閒散養疴游行無禁善祥到此已是天空海闊不受塵羈看到國事日非軍威日蹙有點等待不下去了便來尋這軍師錢東平先生那東平原是善祥狀元時候的老師從前在秀全面前卻也言聽計從連秀清都讓他一著自從北征議阻東平早有了去志趁著善祥往謁他卻剴切勸導叫善祥見幾而作並將自己出城的計畫告訴

第四十六回 錦衾角枕洪宣豨會無遮 鈿合金釵傅善祥盟夙好 一一四

善祥善祥力求東平挈帶東平叫他混雜在家眷裏面發出軍師令箭大膽由儀鳳門而去東平也改裝易服一溜烟不知所之了有人查說善祥不見有人又查說東平不見還有人說東平帶了善祥仿著那范蠡西施泛舟五湖呢秀全無暇顧及只聽得各路軍報都不得利那湖廣總督已經換一官文湖北巡撫已經換了胡林翼長江上游曾國藩部下的水師四面嚴兜密布湖北地方是官文籌餉林翼治軍彼此有利共商有害共禦連國藩也靠著他們兩人呢究竟官胡二人爲什麼有這樣水乳正是

水慄陸馨全局定 文經武緯兩心同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是洪楊盛衰關鍵卻只爲宣嬌一人善祥猶主中之寶也宣嬌死朝貴戮秀清傑昌輝可謂不祥人矣然韋易之隙起於宣嬌韋之戮楊亦以公義而報私仇耳韋楊俱去洪亦難支宣嬌誠禍水哉

寫秀清之對宣嬌錦衾角枕何等媒孽寫秀清之對善祥金釵鈿合何等香豔蓋秀清之視善祥遠勝於宣嬌也卒之寵宣嬌而棄善祥瓦釜黃鐘爲之同慨

宣嬌於朝貴以外。有男妾。有館人。最後又有陳宗揚。淫賤極矣。善祥誤識秀清。身名俱玷。卽遭刑辱。亦未聞別有所戀。其隨錢而逸。知幾也。非私奔也。此與班固附翼。蔡邕附卓。相類。不得不曲恕善祥。

善祥能作檄。能作詩。能作書。堂皇者。堂皇款曲者。款曲皆佳。搆也。女子得此。宜爲狀元矣。奈何。天王覬覦之。東王侮辱之。流離困頓。慨然出亡。語云。女子無才便是福。雖不可盡信。亦不可不信。

第四十七回 進名箋北鄂快飛觴 馳羽檄西江悲倚劍

上回說到官胡交驩。保障湖北。這卻胡巡撫用一小小的權術。把官總督弄得伏伏貼貼。從此胡巡撫沒人掣肘了。這胡巡撫本由詞林外用。道員率兵討賊。湖北三次淪陷後。纔署巡撫。地方糜爛。善後爲難。正在經緯萬端。那有餘力去趨奉朝貴。偏是廷臣奏劾。咸豐便遣錢寶青查辦。寶青總料有點沾潤。誰知見了胡巡撫。胡只說道。就地籌餉。就地練兵。不費國庫一文。不調經制一卒。請星使確查。便是寶青受了搶白。暗想。中傷胡巡撫。誣他莫須有的冤獄。雖則寶青未奏而死。他心中總有點快快。到得官文從荊州將軍調做總督。他看這旗人的同僚。又不知兵。又不解事。還帶著大學士頭銜。這明明朝廷

的耳目將帥的監督胡巡撫不肯諂媚他却又不能不聯絡他官總督卻是關冗無用的人他夫人留在京裏任上却只帶了幾個姨太太內中有個姨太太是王府裏的侍婢出身見廣識大靠著福晉的寵愛連夫人面前不過照例盡禮誰也不在他眼裏官總督積威生懼沒一句話敢違拗的這年却是三旬大慶趁著夫人不在鄂北想大大的顯輝一番官總督推諉不來只好僞託夫人的名告訴僚屬省外的道府州縣你也壽屏我也壽幛還有親自上省拜壽的本城撫藩臬應該領銜以下實缺的署事的候補的同那駐防的將軍帶兵的提督遇著總督夫人的悅且早間便陸續齊到總督衙門鼓吹燈綵排場非常闊綽屬員遞了手本司關纔說道不是夫人是二夫人就中觸怒了藩司聲聲要索還手本道府諸員隨口附和司關的正左右爲難報說巡撫已到聽得一片喧嚷急問原委藩司道夫人壽辰我輩慶祝這是盡禮如今這樣的變故我輩是朝廷大員豈可屈膝賤妾呢終究索了手本出去胡巡撫道好藩司好藩司這個消息傳到裏面官總督正是蟒袍補褂在那裏陪客料想藩司如此巡撫更不肯屈尊酒也沒人喫戲也沒人看姨太太必定要淘氣這事又不能傳請又不能調停深悔從前孟浪不應說是太太或者我說是姨太太他們還賞我個光呢官總督想不出斡旋的法子只見司關的晃吓晃吓傳進一張名帖官總督迎面一看寫的是

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

官總督道好了。救星到了。他不但肯來拜壽。還肯認是我的夫人。慌忙迎了出去。後面那來省拜壽的。道府州縣也。跟出來站班。胡巡撫到壽堂前行禮。司關又捧著一疊手本進來。那索還手本的藩司。領著羣僚紛紛道賀。官總督由失而得。知道全是胡巡撫的大力。壽堂上擠滿了紅藍黃白的頂子。映著那猩猩幌。屏格外來的顯煥。戲臺上鳴鈺伐鼓。預備開場。這堂上的衆賓已經列坐。飛觴。點了幾齣。忠孝圖滿床。笏後面簾子裏隱隱約約露出那脂痕粉漬。劍影。釵光。連胡巡撫的夫人居然翟。蕭。朱。轎。替官姨太太。酬應。到得晚間客散。官總督將日間的經過。告訴姨太太。還說若非巡撫真弄得求榮反辱。你想可怕。不可怕嗎。姨太太道。你是總督。他是巡撫。屬員爲什麼聽他的話呢。他的尊重我。便是尊重你。所以夫人都來赴宴。這班屬員這樣看我不起。我們當姨娘的。嫁不著主子。丟臉罷了。你有什麼面子。在這裏做總督。官總督聽了姨太太的話。益發感激。胡巡撫次日姨太太去謝胡夫人。胡夫人置酒相留。又見過了老夫人。姑媳兩人滿口只稱太太。卻不帶着姨字。席間談起舊事。姨太太道。我記得母家亦是姓胡。是徐州碭山人。父親做這個皮貨生理。折本死了。我纔賣進王府。什麼妝束口音。都學他們旗人了。老福晉跟前當了十年的差。出府又是十二年。老福晉賞我姓瓜爾佳氏。我總想復漢姓。只

見○子○身○遠○道○舉○目○無○親○那○裏○去○尋○娘○呢○一○滴○一○滴○的○淚○流○到○酒○杯○裏○來○胡○夫○人○道○太○太○不○要○傷○懷○我○卻○有○個○愚○見○我○家○的○小○姑○嫁○在○湘○陰○姚○家○今○年○亦○是○三○十○歲○我○們○老○夫○人○眠○思○夢○想○三○年○見○不○得○一○面○如○今○太○太○又○姓○胡○又○是○三○十○歲○不○如○在○老○夫○人○膝○下○做○個○義○女○罷○他○們○郎○舅○倆○盡○心○國○事○我○們○姑○嫂○倆○盡○心○家○事○博○得○個○老○夫○人○喜○歡○好○嗎○姨○太○太○道○好○極○好○極○不○識○老○夫○人○肯○賞○收○不○肯○老○夫○人○道○媳○婦○同○你○開○頑○笑○罷○了○這○不○是○辱○沒○太○太○折○殺○老○身○嗎○姨○太○太○一○定○不○允○說○回○衙○同○老○爺○商○妥○擇○日○舉○行○老○夫○人○也○半○推○半○就○的○答○應○了○這○卻○全○是○胡○巡○撫○的○計○畫○這○樣○一○辦○纔○可○放○手○辦○事○果○然○姨○太○太○認○過○義○母○胡○巡○撫○有○些○爲○難○的○地○方○都○託○姨○太○太○轉○圓○姨○太○太○對○著○官○總○督○總○說○你○懂○得○甚○麼○你○的○才○具○識○見○安○能○比○我○們○胡○大○哥○不○如○依○著○胡○大○哥○恁○麼○做○便○恁○麼○做○罷○官○總○督○只○得○唯○唯○奉○命○便○是○胡○巡○撫○出○缺○以○後○官○總○督○對○於○曾○氏○弟○兄○都○是○率○由○舊○章○所○以○南○京○捷○報○特○推○官○總○督○爲○首○官○總○督○因○此○得○了○封○爵○這○是○胡○巡○撫○的○餘○澤○也○還○是○姨○太○太○的○闡○教○呢○此○時○胡○巡○撫○仗○著○官○總○督○的○餉○械○肅○清○湖○北○上○游○駐○紮○宿○松○一○路○石○達○開○屢○次○來○犯○都○被○胡○軍○擊○退○達○開○便○轉○入○江○西○連○破○義○甯○新○昌○瑞○州○臨○江○各○城○不○到○幾○時○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盡○行○淪○沒○只○賸○得○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府○這○廣○信○知○府○沈○葆○楨○自○從○御○史○外○放○九○江○知○府○未○會○到○任○九○江○不○守○纔○調○他○來○守○廣○信○他○是○林○文○忠○公○林○則○徐○的○女○壻○他○夫○人○林○氏○

久受父訓大義凜然沈知府正在河口辦糧賊酋楊輔清卻由撫州來犯廣信幕友既散吏役盡逃只
賸得夫人籌備死守沈知府聞信回郡看見大堂上擺著一口大鑊內廳裏堆著一點金帛夫人早亂
頭粗服在那裏指揮沈知府便問道廣信危在旦夕夫人何以尙存夫人道我逃到那裏去呢皇上以
城交你你固然沒處逃先父以我嫁我又不能逃你逃便是背主我逃便是背夫城存與存城亡與
亡說什麼呢沈知府道外面辦文書沒有人裏面司炊爨沒有人如何是好夫人道這都是妾身的事
你既回來準備先行犒軍說罷便召集守城兵民將堆著的金帛及夫人簪珥釵釧叫他們儘量分取
如果城破你們可各自逃生不要留戀軍民那裏肯受都說大老爺不走我們也決不走沈知府再三
開導總算各人領點金帛分班上城去了夫人浙著一籬米汲著一桶水親到大鑊前拾薪造飯分給
軍民軍民萬分感激沈知府出衙巡哨去了夫人將來往文書逐一檢視覺得江西全省釜魚凡肉沒
有一處保全更沒有一處呼籲忽然想到浙江總兵饒廷選是文忠舊部近駐玉山離廣信只有九十
里便親書一信前往乞援那書是嚙指血寫的斑駁殷紅令人垂淚沈知府在信外加了封套作爲羽
檄饒總兵展開一看有什麼妾身倚劍與井這句話知道夫人死志已決在文忠面上不能不救便復
書道

第四十七回

進名箋北鄂快飛觴

馳羽檄西江悲倚劍

一一〇

太守之忠。夫人之烈。廷選之所敬也。回憶文忠公在日。訓練督率。視如子弟。倖得一秩。皆由公賜。夫人有難。卽赴湯蹈火。亦不敢辭。況此烏合之衆。耶廷選所駐。未便離汛。特派裨將某帥兵二千。星夜馳援。器械糗糧。均已周備。無待再給。朝發夕至。幸賜指揮。倘獲解圍。卽令返旆。若果不濟。夫人宜保身爲上。無沾沾於倚劍與井也。質之太守。以爲然否。

廷選復信到後。饒軍亦接踵而至。兩員裨將。傳廷選的令。要進來叩見夫人。夫人以青衣出堂。對著裨將。指著庭中道。這便是井。又指著壁上道。這便是劍。妾身別無他慮。以一死見先父於地下。將軍是饒將軍。識拔的饒將軍。是先父識拔的淵源。有自總以殺賊爲第一。義妾身有不腆微物。願助部下牛酒。卻將有餘不盡的簪珥。釵釧發出來。兩裨將道。夫人所賜。未敢固辭。願各取一物。以存紀念。其餘還求存納。待賞有功。磕個頭退出去了。沈太守有此一枝生力軍。自然膽壯。傳知裨將。高翔畢定。邦同饒部分門扼守。夫人晨籌軍食。暮治官書。一點沒有勞倦。到是那匪首圍攻廣信。曠日持久。毫無成績。反被城軍開城迎擊。受創甚劇。沈太守知賊圍有些鬆動。便一鼓作氣。連勝七陣。匪首支撐不住。殺了盡報的洩一洩氣。連夜繞南遁去。廣信軍民稱頌。太守無不稱頌。夫人曾國藩已奉派欽差。將太守夫婦城守的情狀。奏聞咸豐。還說軍興有年。郡縣望風逃潰。惟沈葆楨能獨申大義於天下。洵屬難能可貴。

其妻林氏爲故總督林則徐之女。夙嫻家教。故亦躬執刁斗。不避危險。連這血書求救的大概一併叙入。成豐批摺褒美。將沈知府擢升廣饒九南道員。廷選亦調贛南鎮總兵。與沈互爲犄角。夫人對沈道。饒總兵來妾心慰矣。此處距故鄉雖不遠。然太夫人春秋高。家境又不裕。歲時伏臘。重勞老人。是妾之恥。況且江西不是樂土。署中留這細弱。殊覺不便。妾願回家去侍奉太夫人。你但一心報國。罷沈以欲歸不得。頗亦贊成此舉。夫人既自江西歸里。從此奉姑訓子。連沈太守撫江西督兩江。並不曾隨至任所。只有成豐九年十年。乞養兩次。及見夫人。及派充福建的船政大臣。這時已慈蔭不存。家政全仗夫人了。夫人歿後。王可莊殿撰爲撰墓碑。中有一段道。

夫人沈毅有定志。會文肅公以廣信守。應廉侍郎兆給。召籌饒河口別賊。楊輔清率黨萬餘。自吉安破新城。瀘溪金溪連陷。貴溪弋陽防軍敗潰。廣信岌岌。文肅公兼程返郡。則城門洞開。官吏軍民走且盡。夫人遣子女婢媼去。與文肅公計曰。此去玉山九十里。有浙將饒總兵廷選駐軍。五千人。饒公吾父舊部。或可乞援。於是刺指血爲書。由間道達饒。果以二千人至。夫人盡拔釵珥犒軍。躬執爨以饗士卒。恒對文肅公曰。妾身外一井與劍耳。文肅公率饒部力戰。凡七捷。賊解圍遁。文肅公以此名聞天下。半夫人內助力也。湘鄉曾文正公上其事於朝。優詔褒美。迨文肅公建節。

第四十七回

進名箋北鄂快飛觴

馳羽檄西江悲倚劍

一一二

賞雀翎夫人已輕車就道歸省寢門矣。

這段墓碑雖稍有出入。然廣信大略已確。證信防至此。漸就鞏固。貫溪弋陽一路。廣豐玉山一路。賊蹤四散。洪楊餘黨。集中在九江安慶等處。塔提督齊布病歿。羅按察澤南傷歿。向欽差榮又憤極而歿。此外李巡撫續賓。張提督國樑。先後殉難。洪秀全部下的石達開。陳玉成。轉戰無竭。便是曾欽差也。一時拆發不開。幸虧湖北的胡巡撫。江西的沈觀察。同那湘陰的左京卿。宗棠合肥的李觀察。鴻章與季弟沅浦太守。國荃風虎雲龍。同時並起。不料秀全部下。又闖出一員女將來。正是

到處乘風揚禍水。

因人貫日詫雌冤。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胡文忠沈文肅俱是中興名將。當其發軔。皆由於一婦人。在沈夫人稟承家教。勸相夫君。其犒師執爨。以成文肅之名。宜也。若官妾與文忠。略無瓜葛。祇以感激之故。推情出此。亦文忠知己也。合爲一回。可以對鏡。

寫藩司之憤。寫總督之急。文忠一轉移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誠識事務之俊傑哉。令夫人賀壽。請太夫人認女。周旋委曲。純是爲國。不是爲己。苦衷耿耿。見諒者誰。斯不愧一忠字。

沈太守之功。全是沈夫人之功。僅僅血書致饒。其顯見也。僅僅犒軍。僅僅執爨。亦顯見也。若於廣信岌岌時。夫人亦隨官吏軍民而去。太守雖歸。不特無城。並無家矣。沈夫人之功。全在事前。不在事後。

沈夫人協守廣信。奏疏及之。墓碑及之。如談韓蕲王者。未有不談梁夫人也。然沈夫人書膾炙人口。其最扼要者。爲倚井與劍。故特載此一語。而取復書爲證。亦詳人所畧而已。名臣之女。名臣之妻。迥非他人婦女所及。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奪旗

上回說到秀全部下有一員女將。卻是西王蕭朝貴的妹子。排行第三。大衆叫他三娘。他從前跟著朝貴。來投秀全。說道他十二三歲時候。遇著一個女道。帶他到紫蓋山中。脩煉三載。將什麼豆人紙馬吐火吞刀各種幻術。詳細傳授。還有飛刀十二把。按著十二生肖。百里裏面。殺人如探囊取物。一般。秀全信以爲真。叫他在廣西招集隊伍。三娘羅致一班西溪嗣苗。紅錦蓋頭。鼻綴銅環。騎馬跣足。望去像個天魔。三娘卻兩鬢垂肩。繡衣裹體。背上插著飛刀。手中還掣著雙劍。先是跟著朝貴。做個後應。到得官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奪旗

一二四

嬌嫁了朝貴。姑嫂倆纔另立一幃。三娘營裏却供著三尊佛像。一個是羅刹。一個是摩登。一個是天女。平時點香然燭。黎明起來。三娘領著女頭目。要裸體禮拜一次。宣嬌跟了三娘。學這些左道。畫符念咒。著實有點靈驗。三娘的天頭目。左叫青鸞。右叫赤鳳。他本領與宣嬌不相上下。青鸞部下。青衣青甲。赤鳳部下。赤衣赤甲。到得兩甲酣戰。青鸞赤鳳發一聲令。女兵皆卸衣解甲。光著身子。衝鋒肉薄。敵軍都退避。三舍後來有人創立顛鸞倒鳳兩陣。男子亦一樣乘勢奮鬪。青鸞赤鳳纔有點氣餒。三娘又擺出什麼虛牝陣。含元陣。洞天陣。新奇古怪。弄得官兵十仗九輸。三娘既不窮追。又不深入。只在吃緊的時候。來掉這玄虛。秀全既得南京。他揀了雨花臺做個大本營。同宣嬌的營。沆瀣一氣。宣嬌要嫁秀全。三娘卻再三勸導。說秀清血不華色。相法必遭橫禍。你何苦自投陷阱。玉石同焚。宣嬌不肯相信。與三娘有點齟齬。三娘也知秀全氣數有限。想要辭職回山。秀全疑他暗中降清。便在秘密監視。三娘恐怕於己不利。宣言築壇試法。邀集秀全宣嬌。幾個有名的諸王丞相。到場觀覽。先在雨花臺左近空地。造起法壇。壇凡三層。上層中間供著三像。還有三十六尊大天魔。一百零八尊小天魔。全是黃綾作幔。黃緞爲幃。黃燭黃香。中央豎著黃旗。上書紫蓋山第十一洞天法會。四面站著二十四個守壇女童。輪班管理。中層便是作法的壇場。令旗令箭符水。鑪香。還有朱鉢呢。黃紙呢。紅繩呢。左右架上排列風雲雷雨。

四部神牌壇外六十四個女童執著八卦旗按著八門環列三娘是壇主青鸞赤鳳是壇副擺著三個坐位也是黃披黃墊下層有牛有羊有鷄有豕是臨時瀝血祭神的三娘布置完備齋戒三日然後試法王芝泉先生有一篇蕭娘試法記道

太平天國十年九月女軍統領蕭將試法於天京雨花臺之麓先期築壇壇建旗幟法象法器羅列井井屆時涼風初至天高日晶自天王天妹以次均就席蕭壇主披髮仗劍御八卦衣跣足不履項後奕奕有光者皆飛刀也挈壇副二女入左者衣青右者衣赤一執符水一持朱筆夾壇主立壇主禹步呪取筆塗黃紙作蚓狀喫以水焚之再塗再喫再焚如是者三衣青者披架上風字牌進壇主以朱點其上擲壇下壇下瀝豕血祭俄微風起於東南旋近旋猛及壇沙飛石走呼呼有聲衣赤者披架上雷字牌進亦如之祭以牛血雷聲般般繼而電繼而霆繼而霹靂衣青者以雲進則牲用鷄片刻之間烟霧愁慘隱隱作金鐵聲衣赤者又以雨進則牲用羊霹靂之後轉爲滂沱雹雪相間令人寒慄壇主掣令牌曰止則杲杲日出纔亭午也日加未壇主又登壇仍以壇副從壇主亦符亦咒拔項後刀由衣青者擲空際曰子如鷺如鶴漸遠漸小曰丑曰寅至曰戌曰亥次第去越二時一刀繞壇右衣赤者招之拭而插於壇主項紛紛如點水蜻蜓如落花蝴蝶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奪旗

一二六

蝶。皆。上。壇。矣。壇。主。驗。飛。刀。十。二。畢。至。上。層。頂。禮。拈。香。退。壇。副。一。傾。囊。皆。豆。人。一。傾。囊。皆。紙。馬。咒。而。起。咒。而。騎。咒。而。下。咒。而。人。馬。皆。高。且。壯。廣。場。馳。逐。躍。躍。有。生。氣。壇。副。再。咒。則。漸。縮。漸。倒。蜈。蚣。入。囊。噫。異。哉。何。其。法。之。神。也。既。散。詢。之。十。里。內。人。知。有。風。有。雷。有。雲。有。雨。十。里。外。則。否。而。對。山。拱。把。之。樹。木。皆。枝。落。幹。斷。如。削。殆。飛。刀。所。爲。歟。壇。主。告。余。曰。此。特。小。試。耳。後。漢。光。武。之。滹。沱。合。冰。元。伯。顏。之。江。潮。不。至。皆。此。類。耳。國。家。將。興。神。或。憑。焉。若。逆。天。行。之。覆。亡。尤。速。君。試。觀。焉。余。曰。壇。主。非。常。人。也。爰。歸。而。爲。之。記。

三娘試法以後。秀全也有點胆怯。三娘知道惹人猜忌。便託病不肯出戰。秀全屢次派人診視。果然看
得三娘豐肌已瘦。勇力全疲。這些草根樹皮如何療得他痛苦。宣嬌不大相信。親住雨花臺女營。三娘
卻牀蓐懨懨。氣絲不屬。執著宣嬌的手道。妹子我同你相親十載。怕要分別了。我有一卷素書。你可代
陳萬歲到那事。急萬狀。焚香拜禱。書中自有解救的辦法。宣嬌談到自己的終身。他說出四句偈語道。
旺於木日。衰於日日。一旺一衰。六百八日。

宣嬌問他作何解說。三娘道。天機不可洩漏。宣嬌帶了素書。告訴秀全。秀全不復顧忌三娘了。三娘尸
解去後。贖得空棺。秀全還將他葬在雨花臺下。立碑封土。算得秀全死後的酬報。青鸞赤鳳。趁此便不

辭而別。不到幾個月。東王北王鬧出這場大禍。有人說那偈語中的。本日是東。字。日。日是昌。字。見著東王。便旺。見著昌。輝。便衰。總共不及兩年。他卻算得清楚。秀全失了這員女將。只靠著忠王秀成。連達開都入川去了。曾欽。差注重江皖。聽秀成由贛入浙。上攻嚴州。下竄湖州。復由金華浦陽江。出攻蕭山。諸暨。進踞紹興。包圍杭州。雖有這巡撫王有齡。善守都統傑純。善戰。終究糧盡援絕。無從持久。全浙都入賊手。只賸了諸暨縣一個包村。這包村不過籌辦團練。與各村呼應。並不會有什麼奇異。偏是團總包立身妹子。懂什麼六丁縮地法。五鬼搬運法。說是九天玄女夢中傳授。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同著立身朝夕研究。聽得全浙失守。便聚集村衆。壹志抗賊。秀成部下的兵將。被立身兄妹屠戮不少。賊衆愈圍愈緊。愈戰愈酣。立身兄妹雖有這小小法術。那包村是個荒村。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如何支撐得久。況且鄰村男婦老弱。盡到包村避難。立身兄妹益發難於對付。忽有表兄馮仰山。冒險進村。取出江蘇藩司吳煦的文件。說吳藩司要招立身入幕。叫他拚棄荒村。別圖大舉。立身往告乃妹。乃妹亦出來相見。並叫仰山家屬與仰山一叙。仰山問他倆究竟立身道孤村難守。總需設法突圍。只是無隙可乘。祇好略爲停頓。如今兵糧尙有兩月。過此便敷衍不下了。包妹道。吳公之意。利在速行。阿哥之意。計在緩進。然我夜觀天象。料定江浙諸賊。不久當滅。只占卜我村凶吉。反是模糊不確。阿哥素性忠厚。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寨旗

一二八

看這村內百姓羣集。棄之不忍。我聽見賊營裏說什麼。寧失南京。毋失包村的話。這明明與我勞不兩立。仰山哥先往復命。叫吳公預備船隻。在甯波海口等著。我這裏從餘姚慈溪水路到甯。仰山道。我好出去嗎。我好帶家屬嗎。立身說過了。今日明晚可出村了。仰山半疑半信。卻也不能性急。包妹笑道。仰山哥。我變個戲法。你看好麼。邀了仰山。同了立身。指著對面山上的大礮道。這礮在良方。今日月神適犯我村。恐於我不利。當爲取來。便散髮念咒。喝聲疾。只見立身帶著三個勇。自往前直奔。從山上擡礮回來。守礮的卻視若無視。不知道四五百斤的重量。三五個人如何擡得動的。到得下午。包妹又對仰山道。我再變個戲法。你看好麼。傳令村勇。衝出西圍。叫他逢賊便殺。一到雨下。你等只擡著牲口器械。回來銷差。仰山暗想。天晴已久。如何有雨。等到薄暮時候。一陣大雨。村勇肩挑背負。絡繹不絕。却没有折損一人。立身點驗收訖。仰山道。不料令兄妹有如此妙術。賊衆何患不破。包妹道。這是極粗淺的法子。倘要爲國家出力。自然別有作用。立身道。仰山哥。不要多話了。趕快同老嫂收拾收拾。趁著大雨。我要送你出村呢。仰山帶著妻子。走在後面。前面六個護勇。扮著賊裝。開路從賊圍裏層層出去。兩面都有紅帽皂衣的人。站著護勇。搖手勿語。已經進了山僻小徑。仰山已知出險了。護勇一逕進村。只見賊衆殺了雞羊狗血。用噴筒直射進來。還捉了村間婦女。叫他赤身騎礮。以冀厭禳。包妹雖不怕他的詭

計但與吳藩司約定。總想定期殺出。顯個斬將塞旗的手段。誰知包妹卜了一卦。說只有今夜二鼓可走。若交子正。便無出路。立身細察卦象。驚疑萬狀。密令團勇。瞞著村衆。拔隊起行。計分五隊。隊各四千。用紅旗隊。做了衝鋒。立身押著白旗。繼進。再次青旗。黃旗。包妹押著皂旗。殿後。約莫黃昏將近。紅旗隊突圍出發。一路鈺鼓大震。槍礮齊施。賊衆出其不意。料是立身兄妹。又在黑夜裏作怪。姑且讓他外走。第二隊白旗。又昂然鳴角。旁若無人。這時立身剛到村門。只聽得一片聲的包先生大呼大嚷道。包先生。生在村裏。我等還好苟延旦夕。包先生一去。我們從亦死。不從亦死。大眾趕緊留住包先生。罷立身正待勸慰。無余人多嘴雜。一句一字也聽不明白。只是堵塞村門。不容立身舉步。立身大哭道。劫數難逃。我等不知死所了。忙令後隊停止。白旗隊只賸得一半。賊衆看得白旗隊中途折回。村內又人聲鼎沸。知道立身宵遁。點起燈毬火把。只望村內亂撲。包妹押在後隊。又不知何故。中變立身。被數千村衆遮斷。同包妹首尾不能相顧。團勇無人號令。但與賊衆混戰。賊衆凡八便殺見屋。便燒。村內滾著火。光照耀如同白晝。賊衆多年積恨。乘此一洩。伏尸流血。慘不忍觀。殺到天色發曙。幾乎罄無遺。賊衆徧覓立身。到處無蹤。無影。有得說死在亂軍裏了。有的說借火遁去了。只有包妹的尸首。到在臥房中。尋得在牀。跌坐。身邊還檢出了紙寫道。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塞旗

第四十八回

左道記蕭娘吞刀吐火

荒村問包妹斬將奪旗

一三〇

救人不救激任爾戮我尸。到我骨裂我者羅阿三埋我者王小乙山頭東復東贈汝銀二百。

賊衆擡了包妹尸首去見賊目。呈上這紙賊目也無別話。叫把尸首五馬分開。這是太平天國的極刑。只有叛逆纔受此奇酷。包妹雖死不免也是賊衆蓄仇已久了。當時繫尸鞭馬。大眾認得羅阿三弄得碎齒殘骸。堆積滿地。替他埋葬的。果然叫做王小乙。埋葬在東山嘴上一鋤下去。發現銀封包妹算有預知術了。爲什麼跳不出生死關。撇不開是非門。真是在劫在數呢。賊衆破了包村。仍舊駛入金華。夾擊衢州。不道南京赴援的軍報。急如星火。秀成留著侍王李世賢在浙。自己親下長江。這彭玉麟楊岳斌的水師。何等厲害。忽報草鞋峽燕子磯兩面夾進。小姑山已被人奪去。這小姑山。究是誰人所奪。正是。

援桴預向金山扼

轉石欣聞鐵鎖開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蕭娘包妹皆以術名。蕭以智而生。包以愚而死。然其炫術則一也。讀蕭娘試法記。能召神。能飛刀。何等炫得足。觀包妹對仰山語。能擡礮。能擄械。何等炫得足。蕭術不竟其用。包術務竟其用。均於事無補。術願可恃哉。

蕭邪術也。而包較正。蕭幻術也。而包較真。然蕭之言曰：違天行之，覆亡尤速。蕭之善刀而藏，此歟。包曰：爲國家出力，別有作用。包之突圍膺聘，此也。蕭之尸解，還不如包之尸裂。蕭邪，包正。蕭幻，包真。於此辨之。

封神傳有姜尚封神的壇。三國演義有諸葛亮祭風的壇。此壇建設陳列，真可與之鼎足而怪誕瑣屑。只借一記，包括既有步驟，亦有情趣，是非率爾操觚者。

包妹主也。立身賓也。故立身可以不死，而包妹不能不死。包妹之死，亦以結包村之浩劫而已。然無馮仰山可以不死，無吳藩司可以不死，卒至求生反死，天也。

蕭娘生前一偈，包妹死後一偈，字字皆驗。而於已之進退生死，無不夢如。豈人易知而我難知耶。豈遠易知而近難知耶。我於此慨然久之。

第四十九回

畫玉梅雪琴喧奪小姑山

訂金蘭竹嶼穩棲黃歇浦

上回說到彭楊水師直下江口，將鐵練兩面燒斷，奪回這座小姑山。這是衡陽彭雪琴宮保第一戰績。這時宮保還是一個道員，帶著水師同楊岳斌旗鼓相當，只在長江上下游弋。雪琴卻是素性風雅的。

第四十九回

畫玉梅雪琴喧奪小姑山

訂金蘭竹嶼穩棲黃歇浦

一三一

人只因少孤境困童試又一再不售幸得衡州太守高人鑑賞識居然進了秀才送在嶽麓書院讀書。偏是比鄰有個女子名叫梅仙看見雪琴丰采英英便將一縷情絲牢牢縛住雪琴亦感深知已誓願奮身雲路再訂婚約不料梅仙老父薄視雪琴別受他聘梅仙挽回無計竟以身殉雪琴悲痛靡已願畫梅花十萬幅爲報猶記其題太白樓詩道

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窈脩 到此何嘗敢作詩翠

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 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

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 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

事託梅花

雪琴因此鬱不得志只在軍營裏充個書識家中娶的夫人鄒氏與太夫人又常有勃谿雙方既無可調停頗想浪遊湖海却值會欽差創辦團練便從書識拔充哨官給了一張外委劄付到得綢繆水師的時候他詳細紉上個條議果蒙欽差採用從此便是營官了欽差看他經畫完善駕馭嫻熟知道必是大器問他家世纔說是衡州府學附生欽差却將把總撤銷保了文階訓導雪琴自從管帶以後總是臨難不避遇事敢言咸豐十一年實授廣東惠潮嘉道雪琴性不宜官仍舊做他水師的統領這

秀全經了秀清昌輝這一切弄得長江天塹。筦鑰無人。雪琴駕著舢板船。擺著幾隻洪鑪。燒著幾鑪熱炭。將船撐到江口。全軍扇火。百鐵齊流。這班江流瞭望的敵舟。爲著內部紛呶。早已視如傳舍。見這雪琴來。勞洵洵盡皆棄。放而去。小姑山是第一重門戶。對面便是彭郎渡。雪琴直衝山麓。已是毫無攔阻。雪琴便大笑道。

十萬大軍齊鼓掌。彭郎奪得小姑回。

各舟各軍用這兩句詩做口號。會欽差自然飛章奏績。雪琴從廣東按察使。洵擢安徽巡撫。他終究不諳吏治。不習官儀。纔改了巡閱長江水師的差使。依然挂著兵部尙書。他一年從杭州至衡州。一年從衡州至杭州。凡有貪官污吏。劣弁驕兵。聽著彭官保三字。無不顛身噤齒。不敢仰視。其實雪琴布袍朱履。形似鄉人。聽得臨平陳明經善畫梅花。他便造門相訪。還有提督岳炳榮。因罪入獄。他爲炳榮以指畫梅。我到吳廷康典史署中。邀岳談畫。這剛爽率直的行徑。會欽差也有點怕他。既會差勞苦功高。晚年在兩江總督任上。會納過一妾。雪琴深爲悻悻。至欲以白刃相向。連會都說道。誰眠外婦。方美人乃獨是耶。兩江的人知道雪琴有這方美人。因其貌美。姓方。所以嘖嘖衆口。也爲著善畫梅花。始通款曲。因題所居爲樵雪山房。嗣後一再齟齬。都爲方美人所制。雪琴年也老了。氣也平了。到杭州西湖。話經

第四十九回 畫玉梅雪琴喧奪小姑山 訂金蘭竹嶼穩棲黃歇浦 一三四

精舍見著俞曲園太史住在精舍第一樓中專著畫梅自遺奇古挺拔傲兀不羣而且滿樹著花紛披紙上繽紛紫拂如在香雪海中至今樓側還有梅碑正是雪琴手筆曲園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香纔算是西湖的佳話雪琴在三潭印月造了退省齋以便往來休憩曲園替他經營一切到了病歿湘寓這齋便改作專祠曲園題一聯道

偉哉斯真河嶽精靈乎自壯年請纓投筆佐曾文正創建師船青旛一片直下長江向賊巢奪轉小孤山去東防欵葵西漳溢潯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外授疆臣辭內授廷臣又辭強林泉撥鶴作霄漢夔龍尙書劍履迴翔上應星辰少保旌旗飛舞遠臨海滙虎門開絕壁巖崖突兀力扼重洋千載後過大角礮臺尋求遺蹟見者猶肅然動容謂規模闕闕布置謹嚴中國誠知有人在

悲夫今已旂常俎豆矣憶疇昔傾蓋班荆借阮太傅留遺講舍明鏡三潭勸營別墅從珂里移將退省齋來南訪雲棲北遊花塢歲歲追陪到煙霞深處兩翁契合遂聯兒輩因緣吾家童孫幼君家女孫亦幼對桃李穠華感桑榆暮景粵嶠初還舉步早憐蹙蹙吳閩七至發言益覺喃喃鴛水遇歸橈俄頃流連便成永訣數月前於右台仙傳報噩音聞之爲潛焉出涕念風物不殊琴歌

頓查老夫何忍拜公祠

看到這副祠聯。小姑山這番爭戰。卻寫得有聲有色。那雪琴辭官籌防的大畧。也都包括在內。抵得雪琴一篇小傳。一篇大事記。雪琴畫的梅花。從前西湖上廟宇裏祠堂裏。左一幅右一幅。他的押脚圖章。不是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卽是古之傷心人。如此看來。方美人的事。不過偶爾遊戲。梅仙的事。到有一點影響了雪琴。奪回小姑山以後。長江形勢。當然一變。江蘇巡撫薛煥。同著藩司吳煦。道員應寶時。駐紮在上海堵守。那賊軍已經進逼縣城。只留著通商租界。不敢相犯。曾欽差知道此地關係交涉。忙派李觀察鴻章。帶著部下程學啟。郭松林諸將。前來商議。到得上海。英法諸國。早經同吳應兩人訂定先設會防局。幫助勦賊。英國的提督何伯。法國的水師提督卜羅德英。將戈登。美人華爾。都與鴻章接洽。其中華爾專練洋槍隊。戈登爲副。左自南匯縣。周浦鎮起。右自松江府。金山衛起。兵艦帥旗聯綿不斷。將黃歇浦保護得同銅牆鐵壁。一般。江浙難民紛紛向租界遷避。弄得租界上茶樓酒肆。劇館歌場。真是夜夜元宵。朝朝寒食。不知道外面有連天的烽火。有匝地的刀槍。吳藩司應道員。都是浙江人。所以浙人的官眷宦囊。強半存在上海。卻有一個龔同知龔竹嶼。在杭州認過定盦。本家捐了小小典史。指分江蘇候補幾年工夫。挂名保案。趕到知府銜的同知。靠著定盦的兒子孝拱。認識吳應。異常趨奉。稱

哥道弟居然拜了金蘭這卻吳應垂念同鄉推情世好那龔同知東奔西走竟敢恃爲與援不知怎樣門路鑽通委署了松防司馬龔同知原係後房多寵在這上海居住蘇幫揚幫杭幫京幫各妓館隨處皆有他獨合意粵幫一類其實粵幫寬衣廣袖靱著拖鞋一點說不出美麗他卻笙歌筵宴樂此不疲同一個名叫亞梅的最爲相得起先他不諳粵語都要託人繙譯漸漸一啾衆傳粵語也十分嫻熟了亞梅知道龔同知素來慳吝只爲要躡他脫籍所以說一允一說二允二金珠鑽石無不咄嗟立辦並且三日碰和五日請酒亞梅的假母把龔同知當做聚寶盆撥屁捧臀都來不及到是亞梅輕描淡寫不肯捐軀報効不是說有病卽是說有客龔同知究竟是個官不無有點公事偶然停止不至假母便埋怨亞梅開罪一盞再趨叫人去請請到亞梅房裏不過一碗清茶一筒水烟並沒有體已甜蜜的話坐得久了渥了從妓院回到公館風寒露重並不道備張乾舖龔同知猜度不出將這事告訴孝拱拱正在洋員公署裏辦理文牘連洋員都仰他鼻息說道這是欺你是現任官不能同他打話古語說得好黃金買身不買心如今你花了許多錢買不動他的身真太過分了但我同你說句亮話這種人便勉強弄了回家他或者爽爽快快下堂求去或者捲了金銀首飾逃遁無蹤你若是管得嚴收得緊他竟姘個家人小子故意露在你眼睛裏你還是殺吓剛吓還是發賣吓還是送官吓不但你這同知

無法可使你兩位老把兄也不能替你作主我看算了罷那裏沒有女人龔同知道我在上海一年多了看過多少女人臉蛋兒沒個如他身條兒沒個如他皮膚兒沒個如他我總捨不掉他老弟我花了三萬金怕就此歇手嗎孝拱道是你等我幾天把你回話你仍舊每日去打個照面龔同知唯唯答應孝拱叫了幾個廣東同事到亞梅那面去尋鬧今朝說酒菜不好明朝說應酬不好盤詰粧閣不許客人進來亞梅左右爲難只是以淚洗面這假母更加膽怯沒有人同他商量客人都趕得乾淨了只有龔同知風雨無阻總來一轉有時大房間裏有客將就在假母房裏談談假母當龔同知是好人說道外面這班耗星口口聲聲外國官司外國監牢吃呢喝呢不會見過一個錢還要想落亞梅的局亞梅纔之長成呢你老爺這樣的待他他也不曾陪過你一夜這班人亞梅當然不肯了他們又吵又鬧又喊又罵說亞梅除非嫁了人纔肯養休若調三那裏他跟到那裏躲到那裏他尋到那裏我處原沒有好客人如今都散往他家了只有你是愛惜亞梅的還來看看他說不得趙五娘頭髮賣把張大公亞梅只好嫁把你了不論多少身價你領了他去省得我同他受罪正在彼此談話亞梅又嫻嫻進房對假母道今日的話益發凶了說道今晚放我不過了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假母道我同龔爺商量沒有定你急到這樣你跟龔爺回公館罷餘話將來再說龔同知道不是吓我同亞梅不過玩玩罷了

我公館裏。姨。娘。多。保。不。住。要。吃。醋。我。也。沒。有。整。千。整。萬。的。銀。子。來。買。姨。娘。亞。梅。若。跟。我。歸。去。如。何。安。插。呢。亞。梅。逼。得。這。樣。緊。我。不。能。置。之。不。顧。我。有。個。兄。弟。現。在。上。海。他。是。洋。員。公。署。裏。的。辦。事。人。住。在。他。家。裏。沒。人。敢。侵。犯。的。至。於。嫁。我。的。一。層。等。風。潮。平。一。平。你。們。倆。還。得。斟。酌。斟。酌。亞。梅。道。不。論。那。一。家。我。只。跟。著。龔。爺。走。是。了。亞。梅。纏。住。龔。同。知。龔。同。知。帶。他。見。了。孝。拱。孝。拱。交。與。姨。娘。陪。在。一。起。孝。拱。這。個。姨。娘。是。孝。拱。形。影。不。離。的。孝。拱。住。在。上。海。別。號。半。倫。因。爲。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勘。破。了。只。有。夫。婦。裏。騰。得。半。倫。孝。拱。弄。得。亞。梅。到。手。親。自。替。龔。同。知。說。價。連。嚇。帶。騙。總。算。二。千。元。定。議。所。有。金。珠。鑽。石。亞。梅。一。概。帶。過。來。了。龔。同。知。租。了。一。間。洋。房。安。頓。亞。梅。房。中。用。的。紅。木。家。具。錦。衾。羅。帳。棗。兒。牙。牀。內。外。僱。了。一。娼。一。婢。草。草。擺。了。幾。桌。酒。連。兩。位。金。蘭。舊。好。也。微。服。來。看。新。人。白。髮。紅。顏。穩。棲。玳。瑁。龔。同。知。算。如。願。了。這。裏。面。的。閻。葫。蘆。亞。仙。母。女。始。終。不。曾。打。破。龔。同。知。尙。代。理。半。年。松。江。知。府。此。後。便。做。上。海。寓。公。了。上。海。既。已。平。定。蘇。浙。也。靠。著。李。左。兩。公。同。著。部。將。程。學。啟。蔣。益。澧。洋。將。戈。登。德。克。碑。次。第。收。復。偏。是。河。南。一。帶。的。搶。匪。陝。西。一。帶。的。回。匪。又。乘。機。起。事。了。咸。豐。因。爲。會。欽。差。專。勦。秀。全。將。西。北。諸。匪。交。付。郡。王。僧。格。林。沁。想。起。楊。忠。武。楊。勤。勇。的。戰。績。著。四。川。貴。州。兩。省。督。撫。查。報。後。人。貴。州。松。桃。縣。呈。送。楊。果。勇。侯。次。子。入。都。引。見。不。知。咸。豐。如。何。擢。用。正。是。

能○答○昇○平○思○戰○績○
却○因○咫尺○近○天○顏○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小姑山一役彭詩是注脚愈聯更是注脚然彭之風雅却於此役證之不僅畫梅也記梅仙是彭之多情記方美人亦是彭之多情兒女心腸英雄肝胆允無愧色

雪琴生平得一閒字訣題太白詩是忙中之閒題小姑山詩更是忙中之閒便是畫十萬幅梅花何嘗不是忙中之閒做巡撫做尙書忙也而巡閱長江則閒巡衛州巡杭州忙也而居退省齋則閒雪琴非功名中人其恬澹深遠是在中興諸將之上

竹嶼何足記記孝拱也孝拱何以記仍記竹嶼也亞梅一粵妓耳竹嶼啖以利而不就範孝拱困以勢而不能不就範且其哀告竹嶼苦求竹嶼終至人財皆歸竹嶼竹嶼全恃孝拱雖有兩把兄奚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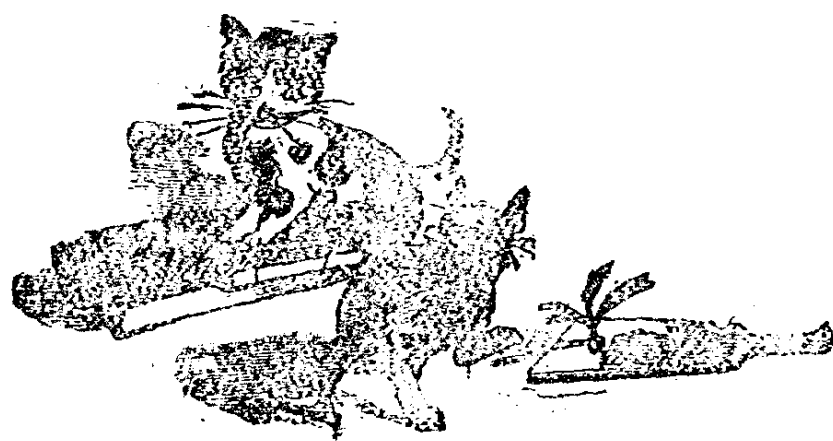
寫老鴟之貪寫雜妓之驕無地不如是無人不如是而孝拱能使貪者壓驕者餒中其所忌也竹嶼便宜甚矣安得上海彌布百十孝拱懲老鴟懲雜妓當勝於法官倍蓰當勝於律師倍蓰

第四十九回

畫玉梅雪琴喧奪小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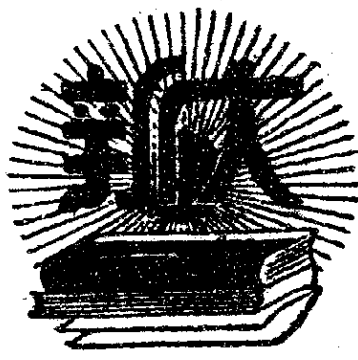
訂金蘭竹嶼穩棲黃歇浦

一四〇



#82
55026

55026



清代三百年豔史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壻襲統領智換雌雄

上回說到楊勤勇次子奉召入覲。成豐問他家中尙有何人所爲何事。楊便回奏道：臣係武生臣嫡母龍氏尙在年七十八歲。嫡兄遺姪一尙未及歲。庶弟二皆務農自給。成豐道：汝父乃一寒至此。耶汝母夙有智略。何不令爾等出山。世爵應俟爾姪承襲。爾姑赴江南大營交會國藩。差遣爾母當傳諭地方。官頒賜粟帛銀兩。楊便磕頭謝恩。出京到會營來了。楊勤勇這個次子名叫國泰。是勤勇二夫人余氏所出。余氏本龍氏侍婢。勤勇生平最敬服的是龍夫人。龍夫人係華陽縣籍。廣東佛山同知廷泰的女兒。楊勤勇在甯陝總兵任上。纔娶這位龍夫人。夫人果決明幹。勤勇都奉爲謀主。余氏亦善於因應。連夫人也贊他機警。勤勇新婚三日。知道終南匪熾。帶兵卽行。直到次年升署固原提督。還不曾來帶家眷。這時夫人懷妊將蓐。總說彌月後再行就道。誰知甯陝鎮兵停餉兩月。鎮將不善駕馭。各軍漸漸有了叛志。這些官紳眷屬來勸夫人逃難。夫人期期不可。不到幾時。居然戕營官掠富戶。只有總鎮署未損一草一木。官紳眷屬至此。靠著夫人希圖苟免。夫人叫余氏妥爲招待。這班未叛的部下說夫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墀襲統領智換雌雄

二

人○勿○死○我○輩○受○恩○深○重○誓○禦○外○賊○以○衛○夫○人○便○是○不○敵○死○了○主○將○也○見○我○輩○的○良○心○了○那○班○已○叛○的○部○下○亦○說○夫○人○勿○驚○我○輩○受○恩○深○重○情○急○纔○叛○不○與○夫○人○相○干○恐○怕○有○外○寇○來○驚○動○夫○人○主○將○知○道○怎○樣○表○明○我○輩○的○良○心○呢○夫○人○料○定○這○班○叛○兵○並○非○通○同○敵○匪○要○與○國○家○爲○難○趁○叛○衆○求○見○的○時○候○啓○門○出○堂○只○隨○著○一○個○余○氏○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道○那○個○戕○官○殺○人○的○應○該○抵○命○與○汝○等○毫○無○關○係○只○要○擒○首○逆○絕○妄○念○主○將○申○奏○朝○廷○還○有○一○條○生○路○呢○叛○首○道○我○等○都○是○誓○同○生○死○的○這○卻○不○能○違○夫○人○命○我○等○已○經○整○備○與○馬○了○夫○人○方○要○答○話○後○面○官○紳○眷○屬○只○聽○見○一○片○哭○聲○說○道○夫○人○早○行○我○輩○夕○死○矣○夫○人○叫○余○氏○進○去○安○慰○卻○問○衆○叛○首○道○官○紳○眷○屬○俱○是○我○的○故○舊○必○須○隨○我○同○行○爾○等○弗○許○傷○損○便○把○各○眷○結○束○停○當○同○了○余○氏○先○走○自○己○乘○輿○押○在○後○面○叛○首○還○要○發○號○傳○隊○夫○人○力○阻○不○准○各○叛○首○送○到○濶○溝○夫○人○叫○他○回○去○夫○人○先○到○石○泉○住○了○六○天○及○至○興○安○產○了○一○子○幸○虧○興○安○知○府○龍○燮○堂○是○夫○人○從○兄○一○切○調○理○自○然○安○穩○這○過○旬○日○外○面○報○稱○楊○侯○派○部○將○蒲○大○芳○前○來○迎○接○夫○人○龍○燮○堂○恐○怕○夫○人○車○馬○勞○頓○堅○請○緩○行○余○氏○密○啟○夫○人○也○爲○著○大○芳○叛○首○又○沒○有○主○人○手○諭○防○得○其○中○有○詐○夫○人○道○你○真○獸○了○大○芳○果○欲○害○我○何○必○等○到○今○日○大○芳○是○得○衆○心○的○主○人○是○得○大○芳○心○的○主○人○遣○他○接○我○主○人○必○有○一○番○作○用○他○况○帶○著○軍○隊○我○若○押○住○他○走○或○者○不○至○變○動○否○則○他○說○我○疑○他○

了。便不在興安動手。沿途怕不要騷擾嗎。你保護各眷。跟著舅爺暫住。我只一人去罷。燹堂知道妹子心決。只好聽他去了。偏是連日雨雪交作。夫人畧不畏縮。大芳無計可使。借著同行王奉在漢陰廳大闕。夫人訊知曲直。將大芳棍責四十。械繫隨行。大芳見夫人這樣威嚴。這樣公正。也就俯首聽命了。部衆代他求宥。請夫人弗告主將。夫人也允許他的。所以夫人見了勤勇。並不提起大芳。到是各將放心不下。派部屬來探望勤勇。談起夫人途責大芳情形。勤勇入問夫人。夫人道。大芳料我不行。我居然冒雪行了。大芳一計不成。再試二計。不過彼此相關。我何必這樣重。究若那時。我不責他。我不械他。他反側的心肯死嗎。途中有這樣安靖嗎。後來求我不言。他有畏心了。他真正降服了。我何必多事呢。況且你知道了不治他的罪。你便廢法。你知道了竟治他的罪。我使失信。我若見不到底。我也不敢動了你。傳諭各將放心罷。到是余氏帶著各眷在興安。趕快去叫他回來纔好。勤勇拱手道。好計。好計。佩服佩服。勤勇招撫叛將。叛兵仍歸本鎮。將大概奏了上去。廷議說他馭兵不嚴。削職遣戍。夫人道。卒伍爲逆。鎮帥無罪。國家沒有這等法律。國家方倚重主人。這出戍也不久的。我自回到故鄉去整理。整理余氏跟了主人出關。罷勤勇從此收了。余氏生了三子。後來勤勇賜環拜將封侯。都是余氏代理內政。夫人在松桃原籍。小營別墅。茅亭竹屋。瀟灑出塵。每遇明月清風。輒以彈琴。自遣晴窗早起。還畫著了十本。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壻襲統領智換雌雄

四

蘭花一角朱鈐鑄著游龍小篆勤勇從湖南提督歸去總說半生戎馬博得個封妻蔭子那皇上黜陟的不測主帥喜怒的不測部曲叛服的不測真是危險得很交代子孫從事耕讀不必再幹這刀鋒上的功績他長子雖則襲爵也不會做得一官半職次子學點弓馬補了武生從未晉省鄉試夫人尤其恬澹只要家門團聚那桑麻雞犬盡是一片生機還弄什麼武器呢此番被地方官催逼不過叫國秦出來應詔國秦到得會營給予五品翎頂暫充哨官這時江蘇浙江都是匪窟李鴻章拔署江蘇巡撫帶著程學啟戈登由無錫夾攻蘇州悍賊邵雲官願爲內應聯絡八王投降鴻章得了蘇州派李鶴章劉銘傳等進攻常州一路那程學啟早從平湖乍浦海鹽澈浦直抵嘉興劉秉璋潘鼎新李朝斌四面駐紮接應浙江蔣益澧軍隊浙江巡撫左宗棠自從衢州下來先命蔣益澧取道諸暨打通臨浦義橋渡錢塘江直逼杭州一面洋將德克碑取道寧波打開上虞進薄紹興分屯蕭山同將軍會合李左先後奏捷哨官楊國秦分隸左軍麾下已保到花翎游擊剛從義橋開船將渡錢江統領陳必勝忽然飛稟大營請假宗棠察閱來稟大加驚異便傳幕僚商議那幕僚揭開稟帖看道

確勇巴圖魯記名提督統領勝字軍沐恩陳必勝謹稟欽差大帥麾下竊必勝一弱女子耳往年大軍由湘入陝道出荊子關軍中雇募長夫藉供輸運沐恩父親年逾四十縣役逼令應卯其時

母親病危臥榻。家無次丁。全恃父親耕田負薪供給家食。一旦隨軍西去。生還何日。殊難預料。沐恩年僅十五。默念亡來。木蘭代父。似可仿行。不得已。潛易男裝。隸名夫役。嗣因沐恩碩大多力。拔升步兵。幸建微勞。幸歷帥保升今職。復蒙大帥委任統領。沐恩轉戰十載。自問以責任爲重。未敢留情。欲不意上年與書記朱玉相識。遂至有身。現在分娩。伊邇萬難再廁行陣。至誤戎機。惟有叩請大帥據實奏聞。或許注銷職官。將功贖罪。固感大德。否則荷戈絕塞。亦不敢辭。惟此事全係沐恩自取其咎。與書記朱玉無涉。合併附陳。不勝屏營之至。

幕僚道。這件事頗涉欺罔。不便措詞。卽是奏出去。朝廷也要見罪的。不知這朱玉有能耐沒有。若是還充得過。便叫朱玉頂了陳必勝的名。罷宗棠亦以爲然。檄傳朱玉來營問話。朱玉一個營記。如何配見欽差。陳必勝有點膽寒。陪了朱玉同走。朱玉雖則是窮途末路。勉強傭書。他卻面目絕妍。有玉樹亭亭的丰致。近來得侍統領。豐衣足食。脫盡酸寒。見了宗棠。照例唱名叩首。宗棠問他顛末。他道。文童朱玉。是安徽婺源縣人。幼年應試數次。未曾入學。纔從軍充當書記。去年隨度關隴。輾轉入浙。改隸統領陳必勝部下。荷蒙陳統領倚重。凡遇重要函件。都由書記發稿。這晚統領召書記夜飲。並留同宿。書記以關係軍紀。不敢膺允。統領拔刀相向。書記膽怯。祇能勉從。不意解屨登牀。統領竟是女體。相處一載。有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璿襲統領智換雌雄

六

孕數月。統領以腹大難掩。又不便輕易墮胎。書記囑其據實稟聞。靜候處分。那稟帖還是書記擬的。宗棠道：你文學還過得去。你會騎射嗎？朱玉道：書記跟著統領操練久了。宗棠叫他試騎試射。都能合格。連打靶還瞄準不差呢。宗棠不好自己發表。暗叫幕僚通知陳必勝。准由朱玉頂那官職。只因病撤了。統領慢慢再替朱玉設法。陳必勝自然易弁而釵。等待分娩了。朱玉不知是什麼運氣。從書記擢到提督。妻也有了。子也有了。偏是良心不知足。嫌這女統領色黑面癯。另外納了兩妾。宗棠著實擡舉他。復浙復閩。又換了潯字勇號。賞了騎都尉世職。征回的時候。依舊還他勝字營。統領朱玉志得意滿。把從前得官的緣由。全不記得了。要想復姓歸宗。女統領聽了。大不答應。同朱玉反目。幾次問他怎樣從征。怎樣得保。怎樣殺賊。怎樣帶兵。只要對付得出。不但你不姓陳。也得便是不姓陳。也得。況且我們同伍的弟兄。提鎮副參游。一概都有。他們還認得我。還認得你。只怕你改了姓。朱這勝字營都帶不住了。朱玉道：我不希罕這武官。情願再求大帥。從文童開保。州縣府道。並不難的。你再出來當統領罷。兩面鬧得厲害。宗棠總說朱玉不該私自納妾。以至愈弄愈糟。先將朱玉委署普洱鎮總兵。叫他迅速赴任。更遣幕僚去見女統領。勸他收拾細軟。輻重暫回甘肅本籍成家。教子不必與朱玉為難。了女統領遵了。欽差的命。在蘭州買所大廈。將一身本領傳授長子。後來也擢到二等侍衛。那朱玉鎮守普洱。雖然

夷漢悅服畢竟爲著強娶民女被人告發連欽差都無法庇護照例革去勇號世職以都司在軍前効力朱玉曾有感事詩道

蟻蟲得失苦相爭又出重關第一程張祿幾曾猜姓氏灌嬰何事急功名十年舊夢談投筆兩字虛聲盜請纓沿路亂山應笑我劍花請落馬蹄輕

記會決策換雌雄贏得天顏一笑中龍舞大旗酣落日鯨翻列艦馭長風煙硝雨彈沙塲外犵烏蠻花瀚海東我爲紅顏應灑淚胭脂是否者般紅

朱玉跟著欽差總算在肅清案內開復原官原銜他也無意宦游了幾個姬妾陪他在普洱住著同女統領罕通問還是他長子點了侍衛到普洱去尋著父親兩面都不肯選就兩面終不曾晤見這般巧姻緣變做惡姻緣了那朱玉在左營襲職的時候卻是撤去了統領派他在文案上學習與這班幕僚分庭抗禮朱玉已出意料到得浙江十復八九那保案都帶著一筆自然不次陞賞了宗棠定了浙江李鴻章又定了江蘇只勝得江寧一城偏是捻匪回匪鴟張日甚僧郡王竭力的抵禦也不過東平西竄並沒有肅清的希望那匪首任住張總愚何等厲害便是回會杜文秀也連陷二十餘城直犯省會僧郡王以外又特簡欽差大臣勝保由豫入皖由皖趨陝勝保專信皖人苗沛霖這沛霖卻結怨壽

第五十回

楊侯服夫人計安反側

朱增襲統領智換雌雄

八

州巨紳孫家泰仗著團練的勢力將家泰一門老幼良賤概行屠戮並放火盡燬房屋竟捏稱家泰通匪家泰受了這個慘劫勝保並不曾加罪沛霖還將沛霖保到布政使銜四川北道沛霖靠著勝保漸漸無所不爲勝保卻解了穎州的圍格外驕橫無比沛霖還打聽家泰有一遺姬寄身別墅攬勝保劫納爲妾未識勝保能否從他正是

人說破巢完卵少

世知借刃殺人多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寫楊夫人免身是極危險寫陳統領夫人亦有身極危險蓋楊夫人固在難中而陳統領又懼欽差一怒也本之楊子襲爵陳子亦點侍衛二子俱不凡所以於免身時格外鄭重

楊夫人果決明幹對叛首一番話是一層對大芳四十棍又是一層大芳途闕不告楊侯非私也正其果決處楊侯遣戍知必不久非驕也正其明決處而彈琴畫蘭家居自適又當得澹泊二字不僅楊侯服之想讀者亦都服之

前回女將皆女裝也此回女將直男裝矣然一區區步兵保總兵官統領而不免爲情欲所誤雖曰英雄豈忘兒女哉朱玉不諒納妾所以觸忌復姓尤爲觸忌女統領之棄夫教子誠不夫爲仇

爽○人○物○彼○朱○玉○烏○足○語○此○

朱○玉○遇○陳○奇○遇○也○朱○玉○遇○左○亦○奇○遇○也○頂○名○之○計○幕○僚○創○之○左○公○成○之○遇○已○奇○矣○及○學○文○案○得○保○舉○署○總○鎮○無○不○奇○者○卽○罪○而○降○而○復○左○公○部○下○能○有○幾○人○哉○不○過○因○其○文○學○尙○是○騎○射○可○用○耳○名○臣○處○處○爲○國○並○非○有○私○於○朱○朱○陳○之○好○竟○至○不○終○惜○哉○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上○回○說○到○苗○沛○霖○擷○掇○勝○保○逼○納○孫○家○秦○遺○姬○這○遺○姬○是○河○南○費○氏○父○親○係○拳○師○出○身○豫○魯○湘○鄂○一○路○薄○薄○有○點○聲○名○費○氏○家○傳○武○勇○十○九○歲○歸○到○孫○家○他○卻○疏○服○練○裙○不○爭○華○麗○孫○家○原○有○小○小○別○墅○雜○蒔○花○木○分○布○亭○池○費○氏○酷○愛○清○閒○便○在○此○間○居○住○所○以○苗○沛○霖○在○孫○家○殺○得○翻○天○地○倒○費○氏○却○不○會○波○及○自○願○年○輕○貌○美○在○這○亂○世○裏○面○恐○怕○受○人○欺○侮○後○來○爲○著○有○點○管○力○到○也○子○身○郊○外○視○死○如○歸○沛○霖○起○初○報○了○家○秦○的○仇○鷄○犬○不○留○何○等○爽○快○偏○有○人○告○訴○他○別○墅○裏○有○這○費○氏○他○如○今○已○受○勝○保○節○制○不○便○再○蹈○故○轍○所○以○迎○合○勝○保○的○心○理○勸○他○遣○人○往○劫○勝○保○雖○則○是○侍○郎○放○了○欵○差○天○性○是○個○好○色○的○聽○得○沛○霖○稱○贊○費○氏○知○道○他○人○亡○家○破○獨○處○焚○燬○他○若○俯○首○曲○從○不○失○那○後○房○寵○愛○倘○要○左○推○右○讓○只○消○三○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九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〇

五個戈什已經簇擁他來了。勝保計畫已定，便暗遣僕從往告費氏，叫他輕輿深夜悄悄入營。那費氏不待人來，早經有了消息，暗想沛霖如此凶狠，荼毒全家，還不肯將我放過，我到有死地了。若勝保來，意和善也不犯著得罪他，如其強劫硬奪，我與勝保拚個你死我活，也算把孫氏洩一口氣。自朝至暮，倚劍而待。果然勝僕到了別墅，進見費氏，說明欽差傳諭相請，叫他晚間到營相見，替他孫家復讐，雪恨。費氏道：「我有一書託你回復欽差，勝僕逡巡不走。」費氏道：「欽差看了書自有話說，你且去罷。」勝僕回到營中，將書呈上。勝保展開一望，淋漓悲壯，卻是一片血書，寫道：

苗賊之於孫氏一毗睚怨耳，殺人放火，萬目睽睽，國有常刑，似無待未亡人陳請也。伴來相告，謂欲爲孫氏滌冤，孫氏僅贖未亡人，敢不九頓以謝。惟念公庭對簿，須在白日青天，昏夜乞憐，竊所不取。大營何地，費氏何人心，卽無他如輿論，何況大帥左右，豈少姬侍，何欲辱未亡人清白耶。苗賊萬惡，墮未亡人之節，卽以損大帥之名，請三思之。果不能免未亡人，當挾刃至前，則伏屍二人，流血五步，未亡人尙有此力也。大帥慎旃，毋爲苗賊笑。此上大帥麾下未亡人費氏瀝血書。

勝保看罷，又可憐，又可駭，說道：「算了罷，便將書遞把沛霖。」沛霖道：「大帥不要墮他的計，他又軟又硬，多可惡呢。」勝保道：「那裏沒有美婦人，希罕他什麼。」費氏知道勝保已經歇手，這苗賊總想沒法擺佈，明槍

易。驟。暗。箭。難。防。將。別。墅。私。下。售。去。做。了。盤。費。進。京。尋。那。燮。臣。翰。林。去。了。燮。臣。本。來。慨。想。家。難。看。見。費。氏。來。依。還。帶。著。一。個。嗣。子。替。他。延。師。課。讀。也。中。過。順。天。舉。人。考。取。中。書。游。升。侍。讀。費。氏。還。請。了。四。品。封。典。大。衆。便。稱。他。費。恭。人。到。得。燮。臣。入。閣。費。恭。人。已。是。七。十。多。歲。了。侍。讀。另。立。一。支。算。是。家。秦。的。嫡。脈。沛。霖。在。壽。州。已。尋。不。著。費。氏。只。索。罷。休。這。時。正。值。曾。國。荃。攻。破。安。慶。賊。將。陳。玉。成。到。鳳。陽。逕。投。沛。霖。沛。霖。縛。獻。勝。保。殺。了。玉。成。將。其。婦。納。入。後。房。回。報。沛。霖。道。陳。婦。比。費。氏。強。多。了。陳。婦。雖。是。楊。花。水。性。卻。知。道。玉。成。的。死。都。是。沛。霖。主。持。靠。著。勝。保。寵。愛。時。候。說。沛。霖。怎。樣。跋。扈。怎。樣。負。恩。勝。保。自。然。相。信。所。以。勝。保。入。陝。不。會。帶。得。沛。霖。勝。保。有。了。這。個。陳。婦。還。要。沿。路。獵。土。妓。擄。女。醜。聲。四。播。那。各。省。督。撫。紛。紛。的。飛。章。參。奏。了。勝。保。總。不。服。氣。說。什。麼。先。皇。帝。曾。獎。臣。以。忠。勇。性。成。赤。心。報。國。又。說。什。麼。古。語。有。云。闔。以。外。將。軍。治。之。非。朝。廷。所。能。遙。制。廷。臣。本。嫌。他。驕。蹇。經。不。得。河。南。巡。撫。嚴。樹。森。一。疏。說。回。捻。是。癩。疥。的。疾。粵。寇。是。支。體。的。患。惟。勝。保。爲。腹。心。大。患。觀。其。平。日。奏。章。不。臣。的。心。以。可。概。見。至。其。冒。功。侵。餉。漁。色。害。民。猶。其。餘。事。等。語。朝。廷。更。加。震。怒。河。南。陝。西。兩。巡。撫。密。奏。勝。保。擅。用。朱。筆。札。文。謬。稱。欽。差。大。臣。視。前。大。將。軍。同。與。督。撫。例。用。札。請。查。辦。陝。西。駐。防。副。都。統。高。福。密。奏。勝。保。不。受。商。議。擅。杖。大。員。請。查。辦。幫。辦。陝。西。軍。務。副。都。統。德。楞。額。密。奏。勝。保。無。罪。妄。劾。違。降。參。領。請。查。辦。朝。廷。還。怕。勝。保。中。變。暗。叫。多。隆。阿。賞。旨。赴。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二

陝代勝爲欽差大臣。這却是變臣翰林的運動。想乘此機會打倒勝保。沛霖可一網盡絕。誰知沛霖卻同勝保相隔多隆阿。得到陝西。先在灞橋以南築營數十。然後來叫勝保接旨。勝保跪聽宣畢。多便問道。勝保遵旨否。勝對道。遵旨。多令取出關防。交從弁捧著。卽行逐一查抄。勝保再三哀懇。纔允他入駝行李。隨身只贖了老僕三人。圍夫二人。勝保倉猝就道。用鐵索纏繞輿槓。剛剛渡過黃河。德楞額截其侍妾。說是陳玉成賊婦。不得隨行。苗沛霖想路劫勝保。又被德楞額盤住。沛霖便在皖北復叛。宋景詩又渡河大掠。一總罪孽盡在勝保身上。勝保奉著嚴旨。交刑部詳訊。勝保那裏肯服。承審大員周祖培一千人覆奏上去。定了賜帛的罪名。那苗沛霖雖則投了秀全。封了秦王。不久也被撲滅。孫氏的一門血案。算是從此結束。勝保瀕死的時候。卻是刑部尙書趙光。監刑趙光。號叫蓉舫。籍隸雲南昆明。他從刑部主事。直到尙書。於案卷最爲精覈。勝保臨刑呼冤。求趙轉奏。趙說聖意難回。竟將勝保絞死了。大衆都說趙尙書嚴於執法。不肯徇情。其實六蓼不祀。臯陶早有先例。所以趙尙書也只有三女。長次兩個。都是早嫁。早配了長女嫁的是桐城光稷甫侍御。當時有這趙光之女趙氏的絕對。在趙尙書也並不算十分刻酷。不過刑官肅殺。把這三十餘萬的宦囊。一概歸了第三女掌管。趙尙書鍾愛幼女。苛於擇婿。三小姐也矜才炫貌。不肯輕下鏡臺。趙尙書臨終託孤。將三小姐交與萬藕舫相國。相國同尙

奮○同○年○同○官○自○然○一○口○承○諾○不○料○三○小○姐○却○提○出○三○種○條○件○第○一○是○要○元○配○第○二○是○要○少○年○翰○林○第○三○
是○要○家○世○聞○名○海○內○的○相○國○無○可○報○命○一○免○一○再○蹉○跎○這○三○小○姐○已○經○三○十○餘○歲○又○去○催○著○相○國○相○國○
尋○了○一○個○儀○徵○門○生○姓○胡○名○隆○洵○卻○是○寒○儒○聯○捷○點○了○吏○部○主○事○家○中○並○無○妻○室○年○齡○亦○復○相○仿○相○國○
便○對○三○小○姐○道○這○胡○主○事○是○儀○徵○大○族○他○不○過○家○境○寒○素○乾○嘉○時○代○科○甲○是○不○少○呢○難○得○又○係○元○配○又○
係○少○年○只○有○主○事○比○不○過○翰○林○論○品○級○還○是○主○事○較○大○分○在○吏○部○裏○一○樣○好○掛○珠○的○你○的○三○件○已○過○其○
半○你○將○就○些○罷○天○下○那○有○如○意○郎○君○你○再○不○願○我○從○此○也○不○能○越○俎○了○三○小○姐○無○可○奈○何○將○胡○主○事○贅○
在○家○裏○胡○主○事○原○是○斷○齏○畫○粥○的○人○遇○著○這○樣○香○溫○玉○軟○紙○醉○金○迷○不○特○自○己○如○在○九○霄○便○是○同○官○同○
年○也○都○羨○慕○他○妬○忌○他○三○小○姐○本○來○看○不○起○酸○丁○又○不○是○玉○堂○金○馬○出○來○益○發○供○他○魚○肉○胡○主○事○寄○人○
離○下○敢○不○低○頭○况○且○三○小○姐○趾○高○氣○揚○使○人○不○可○逼○視○成○婚○未○久○三○小○姐○檢○出○兩○種○佩○件○說○是○泰○山○彌○
留○的○紀○念○叫○胡○主○事○鄭○重○收○拾○胡○主○事○接○來○一○看○一○塊○是○紅○的○一○塊○是○綠○的○約○莫○手○掌○大○小○紅○的○象○是○
桃○紅○碧○瓊○綠○的○象○是○水○玻○璃○翠○胡○主○事○也○不○曉○得○來○歷○居○然○佩○不○去○身○早○被○這○班○羨○慕○的○妬○忌○的○看○見○
說○這○是○趙○尙○書○遺○物○如○今○轉○到○他○身○上○去○了○不○在○家○裏○藏○著○還○到○同○年○同○官○前○來○擺○架○子○誰○不○知○道○你○
是○趙○尙○書○女○婿○呢○明○日○調○侃○他○一○番○看○他○敢○不○敢○再○佩○胡○主○事○料○不○到○有○人○暗○算○果○然○仍○佩○了○入○署○只○

第五十一回

費恭人義陳清白書

趙小姐情貽紅綠佩

一四

見一個藍頂的司員對著半跪請安道大人一向好胡主事陡然一驚趕忙回禮說我是主事胡隆洵怕認錯了那司員忽昂其首道我適見紅綠雙佩以爲趙大人未死那知竟是你呢署中一唱百和哄堂大笑胡主事面紅耳赤不置一辭悄悄的解了下來藏在衣袋裏了自此到署不復再佩三小姐問他什麼緣故他說同年同官叫他趙大人三小姐道這又不是頂子要分顏色的什麼趙大人不趙大人你們當部曹的畢竟眼孔小器量小若是翰林什麼南書房吓上書房吓每日同王公大臣做淘那有工夫來管這一兩塊佩呢胡主事聽這三小姐左也是抱怨右也是交謫有時同萬相國談萬相國總勸他不要同婦人女子一般學識趙尙書門生故舊多這些窮翰林你也世嫂他也世妹叫家眷常來探望暗中都要借貸一賤偶然有一兩個放了試差放了學差三小姐又要到丈夫面前噉哩咕嚕好容易胡主事巴到補缺一體考差三小姐纔有點興頭替他布置考具整頓考食胡主事一詩一賦寫作都極斟酌出場回寓先將詩片送把萬相國那詩題是

賦得膏環 得金字五言八韻

餅餌飴餈外如膏味可尋轉成環似玉壓扁釧爲金鼎染香斟雉箱銜夢報禽雨滋三尺潤虹繞一規深膩訝翰敷澤輕隨佩協音借來前席箸譜入大刀吟雅韻傾杯勺新芬溢釜鬻茶經兼食

譜相與浣塵襟

萬相國次日派了閱卷。擬好等第。進呈欽定。這考差是不發榜的。試差放畢。偏沒有胡主事的希望。萬相國叫他靜候學差。三小姐已等得急如星火。却好胡主事升了員外郎。算是小小的喜信。這日各省學差的上諭下來。安徽學政著胡隆洵去。三小姐得到這信。興興去見萬相國。說道門生的僥倖得差一半。是皇上的恩典。一半還是老師的栽培。總要的老師訓誨。訓誨胡隆洵聽了三小姐的話。也去謝過萬相國。自有同年同官替他集分子。開會館。餞行的。餞行薦僕的薦僕。因為安徽纔得克復。須要從旱道出京。沿途怕有什麼餘匪。同三小姐約定。明年春間接眷到任。這晚三小姐備了別筵。殷勤勸酒。對著丈夫道。從前紀念的紅綠兩佩。此去你好帶在身上了。我父親放過十餘任試差。學差這兩塊佩。總是挂著。一直官至尙書。你如今發軔伊始。但願你傳受父親的衣鉢。他們嘲笑你趙大人。你居然做到胡大人了。難為你。能殼掙氣。這一席話。弄得胡隆洵又快活。又感激。次日馬龍車水滔滔的出了崇文門。從安徽一路進發。那安徽雖是一座小小省城。他卻被秀全部下。蹂躪得。不堪言狀。從前多隆阿。圍攻廬州。李續宜。派援。潁州。鮑超。出擊。甯國。張運蘭。趨勦。徽州。也算得。四面包裹。絕無破綻。不道。敗的。敗殉的。殉單靠著會國荃。將安慶。收回。會欽。差創。鉅痛。深幸得國荃。有此大捷。暫駐在安慶。調度。慰

荃另外圍攻南京去了。曾欽差已拜兩江總督的朝命。只是南京尚爲賊踞。姑且暫住安慶。胡隆洵本是欽差後輩。蒲摺僕馬。好容易到了安徽。這時朝廷右武左文。一個員外郎的學政。並不十分注重。曾欽差究竟是翰林出身。不肯蹈那武營積習。胡部郎雖則非由翰苑。究竟是當今專使。所有供張敷設。俱令照例施行。後來談到交情。知道是趙尙書東牀。與曾欽差亦屬舊侶。曾欽差雅意保護。胡學政算考過幾府。正在省城停頓。趙三小姐早已由京赴皖了。曾欽差是官至總督。那夫人同少夫人。還不改湘鄉舊俗。這是三小姐從學署裏傳出來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夫人沒一個不敬畏他的。正是

手挽鹿車懷舊事

眉齊鴻案播清徽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苗沛霖一叛再叛。誰成之。勝保成之也。勝保何以成之。因不究屠孫之案而成之也。勝保不但不究孫家秦之死。反欲奪費恭人之節。勝亦苗類耳。其殞於國法宜哉。

沈夫人一片血書可以保城。費恭人一片血書可以保身。其慷慨處如漁洋三搥。其悲壯處如唾壺一擊。措事明見。幾早那不令人欽佩。

趙三小姐一味驕矜。於實一味勢利。然有才有貌。門第高。貲財富。何患沒有佳偶。偏是心中橫亘著

元配兩字已貶一層。又橫亘著翰林二字。更貶一層。卒至年華老去。作配郎官。其驕矜也。宜消乎。乘槎星使。媲美詞曹。其勢利也。亦宜語云。勢利起於家庭。信然。

紅綠兩佩。是泰山紀念。與同年同官何與。偏有這番羨慕。這番妬忌。更有這番調侃。胡主事忠厚。人不過藏而不佩。三小姐曰。主事眼孔小。器量小。真是確論。然後來離筵一席話。分別趙大人。胡大人。將兩佩作為衣鉢。其眼孔器量。又復如何。

第五十二回

姑媳紡車節樓燈火

弟兄金榜繡闈文章

上回說到曾總督駐節安慶。曾夫人同少夫人隨在節樓。這曾夫人復姓歐陽。是滄溟明經的女兒。牧雲茂才的胞妹。曾總督本是起家畎畝。到得封翁。纔算入泮。曾夫人是個冢婦。守著早掃考寶。蔬豬魚書八個字的家訓。終究不敢改變。什麼叫做早掃考寶呢。家中起身要早。屋子要掃。這是小學的工夫。考是敬重祖考。豐潔祭祀。寶是惟善為寶。不宜作惡。呢什麼叫做蔬豬魚書。種蔬是不論貧富的。可以佐餐飯。可以做小菜。有餘食。應該養豬。有餘地。應該養魚。都是奉祭祀供賓客的。然後說到藏書。便是遺子簞金。何如一經的意思。曾家男婦老幼。世世相承。從前曾總督點翰林。官侍郎。曾夫人也不會相

將北上。後來帶兵勦賊。東奔西走。那裏還顧得家眷。這時安慶大定。東南強半收復。曾夫人已年老了。帶著媳婦。來到安慶。那媳婦是劉霞仙中丞的女兒。跟著曾夫人。助理內事。夜間姑媳還要紡紗。每人約定每日四兩。署裏打過二鼓。纔得歇息。這日不知不覺。到得三鼓以後。還在那裏紡車。軋軋。曾總督固然就寢。勅剛公子亦早經入房。少夫人看得曾夫人未睡。也只好對著燈火。勉強支持。曾夫人知道少夫人有點倦容。便道。今夜晏了。我卻有個笑話。說與你聽。大概好醒醒睡魔。記得有個老婦。帶著媳婦。紡紗。紡到參橫月落。還不肯息。兒子不敢得罪母親。只向妻子。怒詈說道。紡聲聒耳。擾不成眠。再不停止。要來擊碎了。妻子正待反唇。忽聽阿翁在牀上。大呼道。吾兒可將爾母紡車。一併擊破。纔好。少夫人聽了。自然展顏一笑。連曾總督也知道了。次日向各幕僚傳述。合座無不噴飯。從此幕僚見著勅剛公子。都問他近日有否早睡。勅剛避不掉嘲笑。每對少夫人道。母親說的是無心。父親述的亦是無心。這班人。竟作爲話柄。你是可笑。不可笑。少夫人道。阿姑是有意的。前日晚間。我同阿姑紡到二鼓。將要收拾。阿翁對著阿姑道。你也好歇歇力了。如今不比得在家鄉。紡下來的紗。也沒什麼用。媳婦日間有事。應該讓他去休憩。阿姑道。往常聽見你說什麼魯國的敬姜呢。雖老猶績。元朝佐貴的母親呢。雖佐貴爲相。也要月織匹絹。我到不肯躲懶。你反來嚕嚕。明日要到三鼓呢。次日果然遲了一點。

阿姑怕我芥蒂。所以尋出這段笑話來。阿翁也有意傳述出去的。到是難爲了你。勸剛道。竊得父親還叫人在那畫圖呢。少夫人道。阿翁也太高興了。不到幾日。曾總督果然搯了一幅圖。來見夫人。問夫人象也不象。夫也看這卷端題著節樓夜紡圖五字。圖中姑媳兩人。都是家常便服。姑上媳下。擺著兩輛紡車。儿上一盞燈檠。小婢已倚壁而睡。窗簾上疏疏有些葉影。帶著月光射進來。輕描淡寫。著實有點邱壑。後面便是小記道。

湘鄉相國督江之歲。金陵猶窟穴豺虎。相國移安慶。爲建節地。安慶素瘠。弱經兵燹。屢蹂躪民力。益不支。相國自奉約與民休息。民咸便之。會夫人歐陽氏。挈其媳劉氏。自故里來。夫人年五十矣。劉氏又貴家女。旌幢羽葆。儀從炫赫。頤指氣使。俾媪雁行列。其分也。夫人服疏布。劉氏亦悉屏華飾。於中庭設紡車二。宵分則引棉爲紗。備機杼。無故不少輟。安慶官紳聞其風。亦相與不施脂粉。不御羅綺。而從事於紡績。所謂一婦不織。或受之寒。信歟。相國善其事。爲圖以補家乘。而屬爲之記。書此以質相國。且慰夫人。

夫人道。我是向來習勞的。把他這一幅圖變成有意標榜了。媳婦年紀輕。也是學黠生活得好。做官是暫的。居家是久的。我總不肯偷閒享福呢。曾總督道。昨日霞仙親家有信來。說道屢被參劾。將要辭職。

回鄉研究學問。叫媳婦歸甯一年半載。可以叙叙天倫的樂趣。我想紀澤秋間要回籍鄉試。不妨帶了媳婦同走。如其紀澤中式。他要北上會試。媳婦讓他住在母家。紀澤若仍舊不中。叫他在鄉下管理家務。掉了紀鴻夫婦來署罷。曾夫人道。媳婦有身呢。舟車勞頓。是受不住的。湖南路途難行。不如叫紀澤北試。不中也好考蔭了。你寫信回復親家。使他知道媳婦的喜信。我想親家在陝西路中。丞同他聯絡。雖則京裏有什麼風聞。我看未不能放他歸去呢。會總督也說不錯。打點勅剛公子進京。又託人預備考蔭。這年是咸豐八年戊午。勅剛到了郟中。住在湖南會館。那些錄遺租寓買考具填卷頭。這種瑣事。自然有人招呼。到得八月初六。順天鄉試正主考放了柏蔭。副主考放了朱鳳。標程庭桂等。勅剛三場完畢。到得放榜。未曾獲雋。他自然去考蔭了。偏是直隸鹽山縣一榜中了弟兄三個。長的叫朱兆驊。次的叫朱兆騏。幼的叫朱兆驥。兆驥不過三十二三。兆驥却只有十九歲。他家裏九代秀才。從沒有得過科第。此番三株並秀。名登金榜。都說是文章有價。其實這朱家的舊例。大都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並沒有延師課讀的事。那傳家的幾本兔園冊子。不是天崇。便是國初。乾嘉以後的文章。一概不准寓目。所以這幾代老秀才。弄得枯乾格塞。一點沒有發皇氣象。這年兆騏娶了一個易州女子。父親是中過乙榜的姑夫娘舅。也有進士。也有舉人。那父親郭姓。號叫竹樵。生平祇有此女。幼年便教他學習八股十

四五歲成篇以後真做得筆歌墨舞馨澈鈴圓漸漸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可惜是女子不能報名應試。辜負了這絕妙文章。後來竹樵病歿。這女子纔嫁到朱家。朱家裏橋梓四人。終日捧著書本。你倡我和著實用功。郭氏遇著兆騏進房。問他所讀的。總是金聲、劉子壯、熊伯龍、方粲如。近年的鄉會闈墨。一概沒有夢見。郭氏道：照你這樣讀下去。到了鬚鬚雪白。依舊還是秀才。連歲科考。要考三等的。你們每月的院課。熬油作火。通宵達旦。不會見什麼高標。下月你名下的。我代你應一課罷。果然郭氏替兆騏做了一篇文章。案發取列第二。朱老揭開卷子。知道不是兆騏手筆。便問他何處鈔來。他說郭氏所爲。朱老深不謂然。說這種墨腔墨調。只好僥倖一時。我記得有人以墨卷爲題。作文二比道。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

元后乃帝王之天子。蒼生爲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勿瞻綸座而登廳廟之朝廷。

這樣庸惡陋劣。雖則句調圓熟。好算得代聖賢立言嗎。你不要被他所誤。兆騏唯唯答應。究竟同郭氏深居繡閣。難免要惹點風氣。但是在朱老面前。仍舊謹守舊法。恰好學使按臨天津。四個人同去赴考。

兆驥、兆驥都是二等。朱老還是三等。只有兆驥一等。第三補實廩堂祭食天祿。朱老叫兆驥鈔出文稿。兆驥硬著頭皮寫了呈把朱老。朱老看罷說道：「奇了奇了！我不來耽誤你們了，便叫兆驥去請郭氏出來託他替三子改削八股。」郭氏見了朱老道：「八股是取士的門徑，然有壽世的有名世的。阿翁讀的天崇國初是壽世的。康雍一派到乾嘉，改了乾嘉一派到道咸，又改了如今。雖則庸腐呆板，捨了這條路，却沒有一處可以進身。這便叫做名世。摹元得元，摹魁得魁，卻有一絲不走的。阿翁要叫媳婦改削，大伯小叔都是一家，況且還有郎君。這事須要另闢一室，媳婦朝入暮出，次第授課。三弟兄按時到館，該講便講，該讀便讀，一律住在館裏。長枕大被，風雨聯牀，也是弟兄的樂趣。媳婦應改應削，略不推諉，不識大伯小叔，能否受這個拘束。伯姆嬌娘，能否遵這個條件讀什麼講什麼。阿翁也不必過問。多則兩年，少則一載，沒有不得氣而去的。朱老道：「一切都好依你，究竟何日開館？」我當親自來送。郭氏擇了吉日。朱老還對媳婦作了三個揖，命兒子在館時候須叫先生。朱氏將天崇國初的秘本嚴鑄密鎖檢出，幾部墨選墨程來選了，令三人分讀古語道：「若要二月杏花八月桂，不可忘三更燈火五更雞。」朱氏三弟兄受了郭氏的教，枯乾的變做風華，格塞的變做圓潤。在院課裏面已經振振有聲。到得鄉試將屆，馳赴北京。朱老恐怕三子荒疏，仍請郭氏同行。郭氏加以督讀，一直臨場始息頭場，索閱文稿。郭氏

一首肯說兆駢斟酌飽滿無懈可擊可望掄魁兆駢筆鋒犀利不失前列兆駢動合規矩儘可中式二三場經策妥洽便同郭氏回轉家中朱老看了三子的文章聽了郭氏的期許總覺得半疑半信三子談起場中的苦況說道連日鏖戰一無停頓正要用著龍馬精神感氣筋骨頓歇呆氣橐駝毅力纔好呢朱老笑了一笑對著郭氏道先生辛苦了去歇歇罷看看重陽節近北京已定期放榜先一日在貢院填寫照例有紅錄出來報喜的探聽明白不到張榜盡盡知道了鹽山離北京不遠朱老這日擺了家宴在那裏等報第一個報到的是朱兆驥中了九十七名兆驥的妻子年紀最輕大眾同他恭喜他羞得躲到房裏去了到得深夜二百一十名的朱兆驊纔得報到兆驊跪在郭氏面前行禮慌得郭氏還禮不迭朱老欣喜萬狀說駢兒沒有消息這是對不住郭氏了郭氏道郎君的闡作沒有不售的怕是元魁呢天色將近發白外面一片打門聲遞進一張朱條來寫著

第三名朱兆駢鹽山縣學優廩生

朱老對著郭氏只是作揖回顧報子道既是第三爲什麼這樣遲報子道填榜是第六名填起的全榜填畢纔填五魁這時各房書吏捧著斗大蠟燭府尹大人同了主考大人拆彌封對墨卷叫本房填寫條子府尹大人標過朱纔發下來唱一名填一名填到解元滿堂的蠟燭有幾百枝呢榜亭擡出貢院

第五十二回

姑媳紡車節棲燈火

弟兄金榜繡闈文章

二四

主考大人進城覆命去了。我們飛馬趕來。這時並不算遲呢。朱老開銷報錢轉來。同三子商量刻朱卷的事。說道郭氏的功斷不可沒。但是他却上不來朱卷。後來還是兆駢聰明。想到郭氏父親身上。兩個刻了太親臺郭竹樵夫子一個。刻了外舅郭竹樵夫子。總算報答郭氏是晚便。大登科後小登科。連郭氏也不擺先生架子了。三子次早起來。預備到北京去謁師覆試。此番不必朱氏俱往。只帶著一個僕人投宿旅館。那旅館是南來北往征驛小駐的所在。兩面壁上濃濃淡淡寫著不少字迹。也有詩。也有詞。只是叢殘剝蝕零落不全。三子飯後無聊。便沿壁一首一首看去。其中著實有幾首好誦的。正是

但借情懷留點綴

漫將心事訴淒涼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會夫人正是寫會文正。所謂夫綱也。寫少夫人正是寫會夫人。所謂家教也。紡車二鼓寫得極。間寫得極淡。一笑話一畫圖。卻是頰上三毫串插無迹。

歐陽牧雲文正內兄也。劉霞仙文正親家也。牧雲是秀才。霞仙亦是秀才。然霞仙數歷各省。建牙開府。牧雲焚膏以諸生老。豈牧雲交情不如霞仙耶。此可見牧雲之潔。會夫人之高。其卽馬援不與雲臺意歟。蔡編脩壽祺。劾霞仙爲蚤綠。雖經洗刷。終歸遷謫。我慕牧雲。我敬會夫人。

八股至道咸兩朝庸惡陋劣極矣。郭氏棄古趨今，使一門駢登科第，不能不爲朱家幸也。然郭氏對朱老一番議論，確是敲門捷徑。院課如此，學院之試文如此，豈郭氏之咎哉？寫入場情形，寫等榜情形，如畫如話，正不獨朱老爲然。

此回點清咸豐戊午點清主考柏葑，非僅鉤縮上下也。爲五十四回伏線耳。至於補出種種科場規則，並恐停廢已久，知者無人，亦備儒林中一段傷心歷史而已。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荆天棘地倉猝寄天書

上回說到朱氏三弟兄投宿旅館，看那題壁的詩稿，這些詩大半都是閨閣口吻，或是倉皇避難，備述流離，或是勉強從人自傷憔悴。那大江南北，自從被洪楊一劫，真弄得城亡家破，憑你大家閨秀也難著難婦隊裏，暮宿晨征，到得豫魯間，捻匪橫行，隨處擄掠。這些城鄉婦女，如同驅逐羊豕，蓬頭跣足，慘不忍親。好在幾個匪首不通文墨，纔敢在壁上橫七豎八寫這幾句說說苦況。東邊壁上有錢塘鬻婦，朱袁氏幾首都被灰塵掩著，零零碎碎，看得幾聯道：羞君鏡裏三分瘦，愧作人前半點癡。又道：千里關山，三寸管半江風雨，一番愁。又道：已破繡鞋經雨滑，半垂羅帕障風微。這也不勝幽怨了。只有對鏡一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荆天棘地倉猝寄夫書

三五

絕算是完全那詩道。

舊歡如夢事如塵。飄泊天涯抱病身。誰是與儂同下淚。相憐祇有鏡中人。

下面寫著時年廿四。還有武陵十五齡難女的三首。後面和作不少。也無從一一詳記。只錄其原作道。

生小盈盈翡翠中。那堪多難泣途窮。不禁弱質成囚繫。衣自闌珊首自蓬。垂垂紺髮未瓜期。錦

帳羅幃夢已稀。魂化杜鵑應有日。壁間先寫斷腸詩。一絲殘息自奄奄。淚落衣裳血色鮮。漫計

禿毫空寫怨。有心人見定相憐。

這錢塘武陵都是浙江杭州的地名。爲什麼少女幼婦盡向北邊避難。因爲洪楊兩度擾亂。杭州巡撫

羅遵殿王有齡先後殉節。這班逃出的難民無路可走。無家可奔。只有北方京津。尙是甯謐。開關跋涉

來尋這一線生機。所以有這種詩句。便是江南一帶婦女北奔的亦屬不少。那壁上又有一律道。

蕭然行李此經過。只爲年荒受折磨。踏破繡鞋穿竹徑。吹殘雲鬢入風渦。叩門乞食推恩少。仰面

求人忍辱多。欲賦歸與歸未得。夕陽回首淚滂沱。

詩後寫的是丙辰三歲江南大亂。流亡殆盡。余與小姑摒擋北行。中途被劫。沿途乞食。小頓津沽。聞夫

族已備車駕相迓矣。回首前事不禁泫然。感而題此。吳門女子潘玉瑛識。旁邊三首。尤其淒涼。大約已

爲賊佔矣。那詩道：

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巧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終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三人看罷。回到房中。兆驥道：洪楊的大亂。湖北是害。在青麀。江寧是害。在陸建瀛。何桂清。縱虎入穴。弄得地方糜爛。我們只看見這幾個能詩的女子。已說得這樣沈痛。那逃不出死在溝壑的。不知凡幾。逃出來不能做詩的。又不知凡幾。實在令人傷感。我料定北邊捻匪。比洪楊還要難辦。聚則爲賊。散則爲民。不知道僧郡王有沒有結束的能耐。兆驥道：這是大局關係。我們也管不得許多。我看這壁上的詩。算這首七律。最爲工穩。我却和了一首。寫出來。大家看看。兆驥便寫道：

愁中歲月客中過。命到臨宮此蠋磨。薄霧掩山迷宿障。罡風吹水捲微渦。紅妝瘦損生涯冷。翠袖飄零涕淚多。莫漫沿門嗟乞食。有人豆粥渡滹沱。

兆驥道：詩卻不壞。押字守尤爲新穎。我又要來勉和三首呢。兆驥又寫道：

三五年華月正中。詩工畢竟遇先窮。南轅北轍匆匆裏。太息人生似轉蓬。落花狼籍誤佳期。不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荆天棘地倉猝寄夫書

二八

但紅稀綠亦稀底事嫌姜蕉萃甚回文新織錦機詩

弓襖羅襪自奄奄洗盡鉛華黯不鮮一讀

遺詩一回首此中情緒我猶憐

兆驥道這詩沈鬱蒼涼自成變徵比我強得多呢兆驥本來不喜吟詠看到騏驥互角他道我也做一

首罷便寫道

爲誰憔悴歷風塵小謫人間寄此身水複山重幾來去不堪回問六橋人

兆驥兆驥也說音節狠好三人收拾早睡次晨破曉起來上車過發鷄聲茅店人迹板橋却有此種景象到得京裏要去謁見座師房師外間傳說御史孟傳金因爲科場舞弊已上了一本參摺咸豐勃然

震怒選派侍衛到禮部提取本科中式朱墨各卷命大臣詳細覆勘諸大臣仰承嚴旨本來不敢放鬆

經不得載垣端華肅順暗中示意務要借題傾柏那各卷簽出謬誤的地方纍纍皆滿如曰字少狹籤

說誤日巳字微挑籤說誤巳丹除形庭之類寫作雙擡籤說不敬人名地名之類譯音不同籤說訛脫

咸豐傳諭從嚴覆試凡中式後業經回籍的亦須限期趕到朱氏三弟兄只有兆驥籤出黥徵疵卻一

體准其覆試等到十二月十一日各處紛紛報到便在保和殿舉行載垣肅順都派了監試廊下環列

侍衛帶刀巡察搜檢的解衣脫帽橫肆摧辱若有片紙隻字當即發交刑部欽命四書詩題到來已是

已牌時候。暨式傳諭。未正齊卷。復命墨乾筆凍。殿上又是颯颯的風。侍衛隨口譁呼。將考生心驚肉顫。總算這時交卷。免卻許多糾葛。不意載垣等覆試完畢。又想出默寫墨卷的法子來。仍在保和殿點名。給卷奉旨。中式各生。默寫次藝。起講試帖詩全首。內中幾個曳白的。也是刑部的生意。經了禮部。還傳諭各生候著。不准擅自離京。會館裏住得滿谷滿坑。大眾還賀新年。辦團拜。談起南邊軍事。都希望克復江甯。可以剷除基礎。內中幾個江蘇同年。說道江寧失之甚易。得之甚難。曾總督只在安慶遙制。曾老九怕不能獨當一面呢。一個道。這也真是劫數。江甯的滿漢婦女。殉難的總有數千。一個道。殉難也分好幾種。有先存死志。從容自盡的。有欲避不及。倉猝被戕的。我記得曹季臯的夫人。管懷珠。纔算志決身殲。毫無遺憾了。他圍城時候。一封寄夫書稿。同鄉京官鈔錄傳誦。如今季臯又作令入陝。那信稿。我有一紙。諸位同年。可以一覽。從靴頁裏檢出。放在几上。大眾前往聚觀。那稿上道。

妾管懷珠。檢衽季臯夫子青覽。違別以來。思有萬緒。日望夫子早日補官。同到秦中。合家完聚。何期逆匪猖狂。直抵金陵。伏念舉家共沐國恩。萬一危城不保。更有何地可以藏身。無如人心皇皇。爭欲爲遷避之計。現已移寓鷹揚營蔡姓園戶屋內。此非妾之意也。茲聞賊氛日熾。危在旦夕。妾以死自誓。斷不爲小醜所屈。伏念得侍箕帚十餘年。未有絲毫裨益於夫子。祇此爲國捐軀。差堪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荆天棘地倉猝寄夫書

三〇

仰○慰○耳○惟○願○夫○子○努○力○功○名○勿○復○以○妾○爲○念○臨○紙○嗚○咽○書○不○盡○言○

衆○人○看○罷○這○曹○季○臯○是○什○麼○人○管○懷○珠○又○是○什○麼○人○懷○珠○究○竟○死○不○死○呢○江○蘇○同○年○道○焉○得○不○死○他○處○這○樣○荆○天○棘○地○還○是○咸○豐○癸○丑○年○二○月○十○三○自○縊○殉○難○的○管○懷○珠○是○異○之○孝○廉○的○長○女○異○之○單○名○同○字○最○善○古○文○桐○城○姚○姬○傳○掌○教○鍾○山○書○院○他○與○上○元○梅○伯○言○卻○是○一○時○瑜○亮○中○過○舉○人○便○早○逝○了○懷○珠○以○下○還○有○一○個○兒○子○名○叫○嗣○復○號○叫○小○異○姊○弟○兩○人○都○是○能○讀○父○書○懷○珠○嫁○了○曹○季○臯○李○臯○却○少○年○科○第○外○放○陝○西○清○澗○知○縣○懷○珠○隨○往○任○所○伉○儷○極○爲○融○洽○並○能○代○季○臯○掌○司○箋○啓○文○章○爾○雅○譽○滿○寅○僚○不○料○猝○遇○丁○艱○奔○喪○歸○里○這○時○異○之○孝○廉○早○返○道○山○了○小○異○亦○游○幕○他○所○深○閨○寂○處○悵○悵○寡○歡○季○臯○忙○著○開○弔○呢○下○葬○呢○懷○珠○贊○襄○窳○窳○盡○禮○盡○哀○過○了○大○祥○季○臯○到○部○謁○選○去○了○懷○珠○料○想○得○缺○不○遠○只○在○南○京○等○待○消○息○雖○則○武○漢○有○了○匪○患○總○想○不○到○風○利○不○泊○直○下○長○江○懷○珠○困○在○圍○城○插○翅○也○難○飛○出○除○却○一○死○並○無○他○樣○計○畫○便○是○季○臯○棲○遲○京○邸○聽○得○故○鄉○風○鶴○也○只○好○付○之○一○歎○懷○珠○未○死○的○前○幾○日○却○值○小○異○冒○險○趕○至○懷○珠○死○志○已○決○倉○猝○中○寫○了○這○封○書○叫○小○異○親○賞○入○都○交○與○季○臯○季○臯○已○部○選○渭○南○正○在○整○頓○僕○馬○小○異○將○這○封○書○遞○了○過○去○季○臯○早○淚○下○如○綆○小○異○還○取○出○兩○環○金○釵○說○是○阿○姊○常○御○的○飾○物○可○以○存○個○紀○念○季○臯○益○發○不○忍○還○望○堅○城○不○破○默○佑○保○全○誰○知○三○兩○天○中○已○得○疆○耗○季○臯○在○會○館○裏○招

魂致祭。營齋營奠。著實鋪設的熱鬧。然而鶴鶴。從此總天人永隔了。這封書是季畢裝模成鞋。掛在遺像旁邊。做做證據。便慢慢有人鈔錄。有人傳誦了。湖北同年道。這也是貴省風雅。纔有此種佳話。敵省武昌失守。這紳士巢百朋。夫人腰帶上的絕命書。寄與百朋的。更要來得憤慨。江西同年道。弋陽紳士許念農。夫人和夫人相對投縵。亦有別太守的書。可惜沒人表揚一番。三朱道。千古艱難。祇爭一死。只要能死。有書沒書。都應旌表的。我們在這裏談天說地。替古人擔憂。不知道我們離鄉背井。幾時纔可結局呢。大眾分道各散。直到開印辦事。禮部掛出覆試的榜來。

一等十八人 二等九十六人 三等一百八十人 均准一體會試

停三科二人 停二科七人 停一科十一人

革去舉人拿問三人 革去舉人十五人 革去舉人仍准鄉試二人

從前曳白的十餘人。總算斥革了事。放出刑部主考柏葑。奉旨革職。特派戴垣。端華。奎慶。陳孚恩。會訊此外同考官郎中浦安。同新中式的主事羅鴻繹。又下獄了。兵部主事李鶴齡。又傳質了什麼熊元培。李且華。潘敦儼。也都一網打盡了。副考官程庭桂。同兒子程炳采。也有關節的嫌疑。問官陳孚恩的兒子。也有關節的嫌疑。一傳兩。兩傳三。起初大眾也說北京這條子太不成話。可以借此整頓。後來弄得

第五十三回

茅店板橋淒涼題壁稿

荆天棘地倉猝寄夫書

三二

棟連蔓引無所不至。知道有人藉故脩怨。要擴張得通國。皆知纔能包藏禍心。施展辣手。程庭桂父子幾個人。不過是案中陪筆。注重的。只有大學士柏葑。偏是柏葑從前奉使朝鮮。不受餽贈。成譽也。信他廉潔。况且他早正揆席。勤慎無咎。經這孟傳金一奏。不過約畧鞫問。交部嚴議。絳級罰俸罷了。那道端肅著題目。務欲窮治口口聲聲。說是考官犯罪。不是宰相犯罪。議功議貴。都不適用。檢出順治丁酉順天鄉試一案。江南鄉試一案。做了確據。分提柏葑家人。斬祥新。中舉人平齡。同柏葑對質。按著孟傳金所奏。柏葑改換試卷。取中情形。加意羅織。不識柏葑究竟如何定案。正是

漫向天閑除害馬

忽從數罟聚織鱗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旅店題壁詩各有際遇。即各有感慨。各有患難。即各有寄託。難得聚在一處。更難得錄在一處。聞閣口吻。愈窮愈工。有此和作。便可算一結束。

此回與前後兩回若斷若連。而所載之詩。所記之書。均能自成邱壑。絕不夾雜。亦不脫離。所謂無線索之線索也。然仍借重三朱爲主人翁。自然一氣。

懷珠之書曰。共沐國恩。曰爲國損軀。爲國卽爲夫也。懷珠以遷避非志。非死不足自見。爲此書以

絕夫爲此書正以慰夫武昌之巢。弋陽之許。書雖不傳。其亦能頡頏懷珠乎。余記懷珠正附記懷珠以外諸人。

咸豐知柏葑。恕柏葑。終不能庇柏葑。屈於法耶。屈於人耶。柏葑誠有罪矣。而垣與端。肅預以死之心。行死之計。浦斬平固屬不幸。程陳尤屬不幸。而說者曰。同官不聞連坐。家屬亦未長流。若爲哀矜與寬大也者。嗚呼。可以休矣。

寫覆試之嚴厲。寫默卷之嚴厲。畢竟被革者祇二十人。被罪者祇二三人。並曳白亦不深究。何其雷聲大雨點小耶。探驪得珠。餘皆鱗爪。載垣與端。肅意有所屬。何必多與士子爲難哉。

第五十四回

柏相暱如君榮生哀死

烏王生逆子後果前因

上回說到大學士柏葑。爲著科場舞弊。革職逮案。這斬祥是柏相的家人。平齡爲什麼也要拿問呢。平齡有個阿姊。卻是柏葑得寵的。如君平齡雖則是個監生。仗著柏葑的聲威。聲色狗馬。無一不好。況且旗人的積習。不論王公大臣。總要會得時。兩句平齡。同票房裏的人。做淘扮的。又是且角。有時還要到戲臺人去串。兩齣什麼。李鳳姐。吓金玉。吓他算一時拿手。若在平等時代。唱戲的藝員。同吃同喝。文

第五十四回

柏相暱如君榮生哀死

烏王生逆子後果前因

三四

人學士做了詩詞恭維他還邀他不著一盼那時輦轂之下也有嫖相公叫條子的風氣究竟隨你怎紅逃不出優伶兩字的頭銜平齡自淪下賤大衆不免有點側目到得柏葑主考旨下那如君暱住了柏葑一定要討關節柏葑到是膽小的只不能殼直覆如君便說只要他三寫完卷總好想法的這不過一句宕話偏是如君告訴了平齡忙和平齡請代槍通房節如君更囑託了家人靳祥叫他隨時向主人面前催問這柏葑雖是滿洲科甲出身從進士做到宰相荒疏可想而知論到闈中閱文本是馬馬虎虎好在這些卷子都經房考呈薦大都總可中得隨便揀了幾卷其餘一概刷落交把家人每篇點了幾點加上一條預先寫好的批語不是欠什麼便是未盡什麼管他九天辛苦萬里程途來跑這趟這年副主考朱鳳標入闈便患目疾闈中據實陳奏不出闈不閱卷程庭桂自己也有關節的同柏葑的家人打同一氣還有什麼顧忌呢同考官更不必說清正的少賄賂的多第七房浦安暗暗來問靳祥潛字九號這卷會否取中靳祥問是何人浦安說便是平齡靳祥聽得平齡二字記起姨太太的囑託便向中卷裏尋去卻是沒有又去翻揀落卷批著揀緊欠三個大字只黑點子點個起講靳祥提了出來晚間私問柏葑道姨太太的兄弟這卷怎樣辦柏葑道由他去罷將來只說找不著便是靳祥想柏葑方面沒指望了又要討浦安的好又要得姨太太的賞忽然弄出偷天換日的法子來將平齡

這卷逐句加了墨圈在這卷裏面抽出一卷牛頭不對馬嘴的批語黏在平齡卷上這大主考取中的
戮子原是斬祥代蓋的自然天衣無縫柏葭還困在鼓裏只晦氣了那抽掉中卷的人到得填榜這天
自從第六名填起彌封拆到第七便是滿洲鑲藍旗皂福佐領下監生平齡柏葭暗喜道這平齡被我
暗中摸索收著了省得如君責備出榜以後平齡忘記本來面目有點子驕氣浚人大衆沸沸揚揚說
道靠了宰相的勢戲子都中舉了這日在焦祐瀛壽筵上程庭桂談起柏葭換卷的事剛剛撞著端肅
卯眼裏噉使孟御史上本將柏葭斬祥浦安平齡革訊擬柏葭在刑部堂上聽得斬祥所供如何加
圈如何換批如何蓋戮浦安所供如何納賄如何求情平齡所供如何請槍如何通房只嚇得目瞪口呆
呆連忙對著聖旨牌免冠叩頭道罪臣該死求皇上從重治罪但是罪臣只有牛察沒有舞弊肅順道
柏葭知罪便是一審再審拖延到己未二月纔算定讞斬祥平齡都在獄裏瘦斃了柏葭浦安均以通
榜有據難以曲宥諭令斬立決然咸豐還遲遲不肯下筆說道法無可赦情有可原肅順在旁道雖則
情有可原究竟法無可赦在圓明園內閣直廬裏逼著咸豐發下駕帖一路登車從菜市口而來那柏
葭還想咸豐的特恩這日坐藍呢後擋車服花鼠皮褂戴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官廳候旨浦安幾個人
頂大如意頭鎖坐在席棚裏面有番役兩面夾護柏葭回顧兒子道皇上必有赦典我一下來即赴夕

第五十四回

柏相噫如君榮生哀死

烏王生逆子後果別因

三五

第五十四回

柏相暱如君榮生哀死

烏王生逆子後果前因

三六

照○寺○候○部○文○起○解○爾○回○家○速○將○長○途○應○用○的○物○件○趕○緊○送○來○柏○後○總○道○罪○不○至○死○不○過○遣○戍○新○疆○効○力○
軍○臺○罷○了○那○知○交○代○的○話○說○完○肅○順○已○到○面○前○還○同○柏○後○寒○暄○數○句○便○出○外○會○同○刑○部○漢○尙○書○宣○旨○柏○
後○淚○下○道○完○了○完○了○皇○上○斷○不○肯○如○此○必○肅○六○從○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肅○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樣○下○面○
削○子○手○早○屈○左○足○半○跪○請○中○堂○升○天○了○柏○後○既○伏○國○法○這○些○門○生○故○吏○依○然○垂○念○舊○誼○設○靈○致○奠○內○中○
有○一○副○輓○聯○道○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鑒○孤○忠○

這○聯○句○渾○含○不○露○說○是○朱○鳳○標○所○撰○因○爲○朱○鳳○標○請○假○在○前○此○次○只○得○了○罷○職○的○處○分○總○算○便○宜○得○狠○
柏○後○出○殯○這○日○那○平○齡○的○阿○姊○飲○鴆○自○盡○說○道○我○雖○不○殺○伯○仁○柏○仁○由○我○而○死○我○不○但○對○不○住○丈○夫○兄○
弟○並○且○對○不○住○斬○祥○呢○這○案○辦○得○如○此○嚴○厲○大○衆○都○歸○咎○肅○順○肅○順○恰○是○宗○室○鄭○親○王○烏○爾○棍○布○第○六○
箇○兒○子○同○戴○垣○端○華○成○豐○朝○鼎○足○而○三○載○端○才○不○及○肅○所○以○恣○睢○暴○戾○也○是○肅○順○最○甚○但○肅○順○只○是○奴○
隸○滿○員○對○著○漢○員○不○是○稱○先○生○便○是○稱○某○翁○漢○人○中○的○文○學○侍○從○靠○他○吹○噓○的○也○是○不○少○連○湖○南○王○壬○
秋○也○羅○致○在○他○門○下○會○記○壬○秋○有○一○篇○書○祺○祥○事○中○有○一○段○道○

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將軍爲戶部尙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卽世宗弟。亦以寵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王端華。皆依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實避夷兵而諱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順先具行裝。備路齋。自都啓行。供張無缺。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飯。而肅順有食擔。供御酒肉。后御食有饜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之熱河。循例進饌。孝貞又言流離羈旅。何由看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云。肅順知上旨。則對費無幾。若驟減饌。反令外驚。疑上心喜所對。卽詔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

又有一段道。

后卽令王傳旨回變。令肅順護梓宮。繼發旣之京。卽發詔罪狀。顧命八臣俱拿問。怡鄭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王問違旨否。載垣曰。焉有不違。王卽擁之出。則以備車送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提肅順。卽廬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臨刑罵不絕。卒以攔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謂之三凶。卽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

第五十四回

柏相暖如君榮生哀死

烏王逆子後果前因

三八

壬秋記這兩段却是袒護肅順其實肅順得這逆報還是烏王造得前因肅順結得後果這烏王住的鄭邸對巷卻有一帶小家烏王入朝往還看中了一個小家碧玉妖冶豔麗頗想做老年的娛樂品叫包衣趙某出外打聽趙某回說他家裏開草料舖的又是回回又是字人已久這是辦不到的烏王憤欲棍責趙某道先用苦肉計後用反間計末用誣陷計不怕他不就籠了便叫烏王革去趙職驅逐出外趙乃僦屋近女伴與女父爲友並貸女父以貲女父自然感激得很他看女父已經入彀暗叫惡少去調戲其女又叫黨羽去告訴其壻有憑有據壻家果然來退婚了女父期期不可不料數日間女父竟被九門提督衙門捕去說他窩賊通盜女父那裏肯認衙門裏派出番役前來搜查在磚坑下檢出金銀器皿這卻不容抵賴三拷六問那裏還有生路烏王正做九門提督聽憑趙某擺佈趙某連用三計店也閉了人也死了一母一女卻靠著趙某周濟明知不是長策趙某替他畫策叫他獻女王邸不特女可得所女母也有一點沾潤烏王歡喜趙某有這能耐納女以後便賞了趙某大批銀兩這女子也不知玄妙還在那裏稱謝趙某將近一載便生了肅順烏王鍾愛得異常及歲便襲了輔國將軍趙某也老了烏王也薨了那女子跟著肅順換了府第飛揚跋扈目空一切那女子也再三規戒他說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筆利害得狠自然鬧了柏葭一案那女子也看

得太辣。抑抑鬱鬱死了。這時京裏畏懼洋兵。咸豐又無法抵禦。肅順慫恿咸豐。駕幸熱河。京中命恭王留守。咸豐本來體氣甚弱。經此車馬勞頓。愈加支持不住。有人說是四春的緣故。有人說是曹寡婦的緣故。有人還是懿貴妃的緣故。北京火燒圓明園的信息傳到熱河。適值咸豐晏駕。肅順擅擬遺詔。竟不召恭醇諸王。與肅命嗣君。既立當然以嫡母爲母。后皇太后以生母爲聖母。皇太后肅順殊爲不滿。御史高延祐突以垂簾疏上。肅順又疑爲內使。票擬居然議斬。稍有延擱軍機。竟三日不視事。卒謫高爲披甲奴。孝貞孝欽咸懼。肅始密召恭醇。定回鑾。而肅順尙欲於古北口。酖孝欽。終不獲。如願。肅順竟被容王仁壽醇王奕譞鎖挈到京。次日便發上諭道。

前因肅順跋扈不臣。招權納賄。種種悖慘。當經降旨將肅順革職。派令容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卽將該革員拏交宗人府議罪。乃該革員接奉諭旨後。咆哮狂肆。目無君上。悖逆情形實堪髮指。且該革員恭送梓宮。由熱河回京。竟敢私帶眷屬行走。尤爲法紀所不容。所有肅順家產。除熱河私寓。令春佑嚴密查抄外。其在京家產。著卽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隱匿。欽此。

那肅順被逮的時候。是在中途驛站。中間停著梓宮。左首便是肅順臥房。肅醇兩王破扉而入。肅順還睡在牀上。兩個侍妾左右夾臥。二王傳呼接旨。肅順道。那個的旨。二王道。有旨拿革員肅順。肅順又大

叫道我犯何罪番役侍衛已將肅順連衣帶被裹住上車兩個侍妾單衣單褲看了只瑟瑟的抖二王也不去管他只帶了肅順覆旨所以上諭上面說他私帶家眷這裏侮梓宮的罪已不小了況且擅坐御位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種種僭竊無可寬貸仍令肅王同了刑部侍郎綿森在午門將肅順處斬却應了柏葭臨刑的這句話後人滿清宮詞中有兩首道

北狩經年蹕路長鼎湖弓劍黯灤陽兩宮夜半披封事玉璽親鈐同道堂玩物紛羅不倒翁
明英毅欲鋤凶梓宮返闕爰書定鐵帽猶存翊戴功

肅順一死諭授恭王奕訢爲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大學士賈禎等亟請太后聽政大學士周祖培等請更新皇年號詔以明年爲同治元年東南軍務責成兩江總督曾國藩並浙江江西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江蘇浙江經李左全省克復曾國藩圍困江甯正在起勁江寧城裏自從楊韋火併漸漸有點衆叛親離了究竟國基如何克復南京呢正是

一軍猛氣驚虓虎
萬里全功慶合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柏葭顛預昏憤假手家人其罪誠不可恕然卻無關節實迹咸豐所謂情有可原也滿清一朝幸

相無肆市者。納賄如和珅。誤國如耆英。不過自盡而止。肅順曰。考官有罪。不是宰相有罪。殺柏之心。蓄之久矣。此案歸獄。肅順卻非過當。

朱鳳標是聰明絕頂的人。料其入闈後。必深知柏後之糊塗。庭桂之狡猾。故以目疾不閱卷。自圖開脫。然仍不免於落職。殊可畏也。讀其輓柏後一聯。和平忠厚。依然是聰明絕頂。

柏後如君。向柏索關節。並不知關節何等作用。託靳代催問。並不知催問有何效力。此皆平齡誤。乃姊也。柏後漫應之。靳辭力成之。以至鑄此大錯。如君之死。較柏後靳祥等更冤。

肅順不臣。死有餘罪。才如壬秋。尙爲曲庇。所謂桀犬吠堯也。載此二段。以見班固附憲。蔡邕哭卓。果有其事。果有其人。

一草料店回女耳。毀其家。戮其人。趙某之計。烏王成之也。肅順之獄。連及端華。烏王亦毀家矣。亦戮人矣。並世爵。幾不能保。天道好還。願如是不爽哉。

第五十五回

點天燈慘刑懲朱氏

掘地道內應死王娘

上回說到會國莖圍攻南京。秀全在城內竭力守禦。這時楊韋各黨散的散。死的死。連秀全僞宮裏面。

也知道清兵厲害。隱隱要別尋生路。洪宣嬌死了。傅善祥走了。要算揚州女子。朱九妹最爲漂亮。這九妹原是獻把秀清的。後來進了秀全僞宮。他蓄意想暗殺秀全。圖個報讎雪恨的名譽。及至見過秀全。也著實賞識得很。便要留他侍寢。他卻左推右拒。不肯俯允。秀全又賞了許多金帛。封了真人的位號。九妹終究婉言辭謝。秀全望他回心轉意。也不肯十分強逼。九妹起初是要聯絡幾個人同做的。偏是僞宮的人。只思保全性命。不願冒犯危險。九妹恐怕事機洩漏。徒死無益。趁著秀全又來宣召。便取出三把利刃。短不及寸。粗不盈指。都是淬厲得極快的。兩把塞在鞵尖裏面。一把藏在髮髻裏面。這揚州女子的足。本是極纖的。鞋尖十分鋒銳。所以纔塞得進去。僞宮盛行的天京髻。又高又緊。藏著一刀。綽乎有餘。九妹裝束停當。滿身羅綺。楚楚入時。叩見秀全。三呼萬歲。九妹是調絲品竹。吹彈歌唱。均是能手。心中只要灌秀全的酒。唱了一齣。又是一齣。歌了一闋。又是一闋。還說從前的敢於逆旨。一爲夙疾未愈。一爲母喪未除。如今得荷隆恩。願侍平明。箕帚秀全。早喫得玉山頹倒。搗了九妹的衣袂。只向寢宮裏去。一班宮娥侍女。替他寬袍脫幘。攙扶牀上。將繡衾層層覆蓋。九妹重勻粉面。再理盛髻。悄悄的脫去雙翹。傳呼宮人。盡散宮娥侍女。將房門掩上。宮門外已打三鼓。九妹看那秀全側身內臥。鼻息如雷。九妹勒一勒衣袖。從髮髻內拔出短刃。向秀全喉間刺去。不料腕力薄弱。刀鋒傷及肩窩。秀全忍痛。

醒來大呼有賊。直宿衛士推門進內。看見九妹呆瞪瞪捏著利刃。秀全卽命拿下。交付法官審訊。九妹知道沒命。把幾個大頭目的姓名。隨嘴亂供。說道某人教行刺某人。遞凶器將秀全。歷史痛痛背了一遍。罵了一陣。說什麼。我是清白女子。生不能啖秀全的肉。死必要吸秀全的魂。秀全萬分憤怒。叫照點天燈。辦理原來秀全的慘刑。五馬分尸以外。還有叫點天燈。這點天燈。是骨肉同燼。化作飛灰。那法子。是剝去罪犯衣裳。將布帛緊纏身際。用一缸清油浸透。架上乾柴。烈火從足上慢慢燃著。直到面目九妹。瞑目待死。並沒有一點畏縮。僞宮諸人在他遺鞋內。搜出兩刃。相衣中還有一張絕筆。寫道。

朱九妹揚州江都人。世業。龔父名。縮同知職銜。兄兆洙。兆泗。兆濂。兆洛。皆諸生。洙濂以應試。赴京兆。泗洛仍裏故業。九妹幼字休寧。汪氏年十九。以姑喪未婚。揚州爲髮匪所逼。大吏何桂清逃。遂被掠至南京。隸東王府。屢犯。皆以計脫。輾轉入僞宮。料無生還。望決刺首。逆成與不成。皆天也。

秀全遇著九妹。異常疑慮。合著眼睛。總是九妹。立在面前。便每日呼著天父天兄。也不肯前來保護。外面圍城的信。又一日逼緊。一日秀全益發焦躁。總說臣僚不肯謀國。將士不肯分憂。囚的囚。殺的殺。僞宮寵愛的王娘。真人也都性起手刃。青燐白骨到處皆是。繡館裏的趙碧娘。爲著用穢布襯冠。分尸了。女館裏的李姓婦。爲著砒毒置酒。遭磔了。秀全糧草已盡。連葱韭菜。腹白菜。一時都找不出來。由米而

第五十五回

點天燈慘刑懲朱氏

掘地道內應死王娘

四四

豆由豆而麥。由麥而黃。精熟地。薏米。同牛羊豬狗鷄鴨肉。只要可以果腹。你搶我奪。真叫弱肉強食。偏是會國荃。乘著九洑洲一破。克天保城。下地保城。在城上造起礮臺。射擊不絕。秀全料定大事已去。這晚傳出甘露療飢丸的製法。叫將苧根草根。調糖蒸熟。糊成藥丸。一般王娘。貞人。每日只准服兩粒。這日召集會議。只有李秀成。還有點激昂慷慨的樣子。其餘焦頭爛額。羸骨疲肌。只是走不脫得苦。那沒要緊的。偏裨將佐。大半縋城納降去了。秀全議能回宮。不覺神思困倦。夢見蕭三娘。披髮仗劍來迎。秀全歸位。說道。秀全是鹿力大王。下降。秀清是羊力大王。昌輝是虎力大王。因為清朝。碰著下元甲子。所以叫秀全等出來。應運。如今劫數已滿。清朝還有五六十耳。天下羊力虎力均已收回。只有鹿力尙在。停頓若要逆天。行事恐怕身首難保。秀全正待再問三娘。早化陣清風而去。秀全醒來。愈想愈苦。愈想愈怕。暗暗地。仰藥自盡。洪仁達等都說。天王功行圓滿。破天父天兄。召去了。遵著秀全的教規。將尸首用繡龍黃緞包裹。不盛棺槨。埋在宮後池下。李秀成忙扶幼主福瑱。登基已是東文西武。寥寥若晨星了。秀全一瞑不視。遺下的王娘。貞人。連療飢丸。都無從覓取。一個廣西人。苗氏。一個湖北人。黎氏。雖然是王娘的名號。秀全前早經失寵。苗氏的阿叔。名叫永興。已封到心天御林。開朝勳臣。頂天扶朝。綱瞻王。廣千歲。專管宮內事務。黎氏的兄弟。名叫天明。只做到翊天。福在糧臺上幫辦。因為南京危急。

得○很○秘○密○聯○絡○清○營○只○等○大○軍○撲○城○斬○關○而○出○國○莖○等○有○了○內○應○先○後○開○鑿○地○道○三○十○餘○穴○都○被○城○內○堵○塞○前○功○盡○棄○苗○永○興○同○黎○天○明○無○可○爲○力○有○時○也○到○宮○內○來○談○談○閒○話○苗○氏○說○起○秀○全○攻○取○南○京○是○從○龍○膊○子○地○道○衝○入○用○的○是○廣○西○一○個○挖○煤○的○後○來○論○功○行○賞○每○月○給○俸○三○百○兩○住○在○宮○外○屋○內○不○許○出○內○城○一○步○如○今○怕○不○知○下○落○了○黎○氏○道○天○王○有○一○副○鐵○甲○穿○在○身○上○並○不○甚○重○憑○你○槍○彈○火○藥○都○不○能○傷○損○如○今○還○在○武○庫○裏○呢○永○興○天○明○心○中○一○動○便○對○王○娘○道○會○軍○輪○流○進○逼○大○概○不○勝○不○休○我○們○仗○著○孤○城○即○能○久○守○難○免○餓○李○會○軍○射○進○令○箭○招○我○們○早○早○投○降○實○不○相○瞞○永○興○已○保○總○兵○天○明○已○保○游○擊○只○是○沒○有○寸○效○不○便○前○去○當○差○既○然○有○這○個○機○會○那○挖○煤○的○託○苗○王○娘○同○他○商○議○若○肯○跟○我○們○辦○事○決○不○止○三○百○兩○一○月○這○副○鐵○甲○託○黎○王○娘○向○管○庫○的○設○法○只○要○盜○得○到○手○要○官○要○錢○都○辦○得○到○我○們○各○行○其○是○便○好○脫○離○此○地○城○破○之○後○你○們○二○位○決○不○相○累○決○不○相○負○二○王○娘○滿○口○應○承○挖○煤○的○早○看○得○不○是○路○有○人○帶○他○同○走○焉○得○不○去○管○庫○的○要○銀○二○百○兩○纔○肯○奉○獻○二○王○娘○也○捱○擋○付○清○了○將○永○興○天○明○叫○進○宮○來○交○代○完○畢○永○興○天○明○帶○著○挖○煤○的○同○禦○火○鐵○甲○早○已○進○了○會○營○南○京○城○裏○不○見○了○永○興○天○明○李○秀○成○正○在○查○問○宮○裏○又○報○挖○煤○的○逃○了○管○庫○的○去○了○仁○發○仁○達○料○定○宮○裏○有○了○內○應○先○將○宮○娥○侍○女○嚴○行○研○鞫○內○中○有○人○供○出○苗○氏○黎○氏○一○律○逼○他○自○縊○還○把○他○兩○顆○首○級○割○去○向○城○頭○擲○下○永○興○天○明○覺○得○

第五十五回

點天燈慘刑懲朱氏

掘地道內應死王娘

四六

內應已洩事不宜遲。便請國荃再掘地道。那挖煤的指定地點。說道十幾年前。從此轟開城牆。上面雖則鞏固。下面怕是鬆動。不如照原穴動手。較為順利。國荃深為嘉許。挖煤的揀著敵礮極密地方。晝夜試挖。果然泥土不會堅實。功半事倍。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地道告成。國荃閱視一過。安放引綫。專備然火。這件禦火鐵甲派第一員勇將提督李臣典穿著。國荃傳令舉火。那地下般般象個雷聲。不到半個時辰。藥性炸裂。轟開城牆二十餘丈。磚石飛墮。烟塵盆起。李臣典被著鐵甲。從缺口緣附上去。先插定一面會字大旗。秀成部將倒下大桶火藥。臣典屹然不動。後而彭毓橘、蕭孚泗奮勇直進。真是滿身汗血。不敢喘息。王遠和一班人攻天王府。朱南桂一班人趨神策門。武明良一班人擊通濟門。熊登武一班人奪取朝陽洪武兩門。永興等諸降人往來接應。秀成無法補救。只得帶了福瑱乘亂出城。希圖再舉。誰知福嶼中途失散。秀成竄入民房。早被蕭孚泗部下擒獲。水西旱西兩門。既由陳湜、黃翼升等守住。天已漸漸黎明。只贖了天王一府。各軍四面督戰。府裏衝出悍賊千餘。各軍並不追趕。只向天王府裏直進。雕梁畫棟。都付黑灰。金釧玉墀。盡流碧血。到得僞宮一望。自縊的自裁的。自斃的。伏尸滿路。既尋不見秀全。又尋不見福瑱。國荃一到城中。下令閉城搜勦。這元功李臣典積勞已久。蘊熱已深。再與那有餘不盡的婦女。恐竟肉薄等得。會總督從安慶趕來。臣典已病在旦夕。會總督覓得秀全尸。

首擒得秀成仁發俘虜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報捷推著湖廣總督官文領銜附片中述及苗氏黎氏內應被難亦宜旌表批摺轉來會總督特賞太子太保銜封一等侯戴雙眼翎以下會國荃賞太子少保銜封一等伯戴雙眼翎李臣典封一等子穿黃馬褂戴雙眼翎蕭孚泗封一等男戴雙眼翎官文亦封伯爵李鴻章左宗棠先後均封伯爵文武論功進秩的一百二十餘員永興天明自然也在其內連苗氏都封佑國夫人黎氏都封護國夫人可惜臣典未奉恩旨已經溘逝算得美中不足這樁被兵十餘省僭位十餘年的大亂算得有了結果余曾有一詩論茲亂始末道

青天已死黃天立大陸龍蛇方起蟄景教爭襲大秦碑劫灰徧灑咸陽邑豈真小醜敢跳梁蟻穴
金隄竟潰防不信養癰忘藥石頗聞貽毒縱機槍高牙大纛紛紛仆使星奕赫生芒角天津鵲啼
橋尚存武昌魚小車先涸白門搖落柳初秋虎踞龍蟠話石頭割據六朝借劉裕支持半壁盼錢
鏐瀟湘水漲南風競杞梓梗柁一時盛墨經倉皇定武功丹臺璀璨銜朝命重重鐵鎖是誰開一
瀉洪波去不回頓使項劉生閒隙那堪廉藺積疑猜淒涼喋盡藁街血手足傷殘股肱折寶劍無
端化作虹羽書隨處紛如雪於時梁武哭臺城灞棘空存兒戲營一覺驚醒閭闔夢四郊迸入鼓
鼙聲託孤真漫談諸葛盡瘁鞠躬臣力竭早知問鼎周已衰都道假途虞不臘吁嗟乎孰爲鵲蚌

第五十五回

點天燈慘刑懲朱氏

掘地道內應死王娘

四八

孰漁翁藉手夫人策首功儋爵析圭同轉瞬大風一樣倒梧桐

會總督移駐南京。將城垣次第脩竣。一面打聽洪福瑱竄入湖州。分令蘇浙兩路夾攻。福瑱又輾轉江西。被席寶田開道擒獲。由贛撫沈葆楨奏磔。秀全餘黨。只賸得李世賢。汪海洋兩支。不道同到福建。海洋又火併世賢。弄得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黃少春、劉典、王德榜合擊海洋。海洋招架不住。全軍覆沒。同治四年十二月。福建肅清。又開了一批保案。那河南、山東、陝西的捻匪。益發橫行了。同治看得洪楊平靜。全靠湘淮各軍。西北雖是官伯相同。僧親王會剿。無奈捻首張總愚一黨。比張洛型還來得生勁。官伯相只能徘徊觀望。並沒有戰守的計畫。僧親王却十分驍健。又不能一鼓蕩平。同治諭李鴻章署理江督。仍差會總督專力勦捻。會總督在安徽臨淮、山東濟甯、河南周家口、江蘇徐州分設四鎮。復派李昭慶統帶游擊隊。互為犄角。遙作聲援。那捻匪竟同流寇一般。弄得官軍疲於奔命。會總督又要防河圈捻。也不曾有點成績。同治更將會李對調。這時僧親王業經殉難。會總督亦復回任。勦捻的重擔。從此責成鴻章了。鴻章到得徐州。會同山東巡撫閻敬銘。仍舊蕭規曹隨。用那會總督的法子。只叫各軍待時。而動。鴻章由徐州至山東。駐紮。忽然在營裏接到山西平度州紳士聯名請旌的公呈。那請旌的究係何人呢。正是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朱氏刺洪拚以身殉不幸慘死自在傳善祥之上然秀全之罪至此貫盈矣倒行逆施以至自盡而目中猶時見朱氏秀全謂不死於朱氏可謂死於朱氏亦可

蕭三娘知幾尸解四十八回尙未結束有此一夢三娘他矣所言雖類於神怪而於清朝氣數頗能燭照數計或曰此秀全假造天父天兄之故智也然秀全能死秀全之智可及秀成不肯降秀成之愚真不可及

二王娘娘甘心內應一爲叔一爲弟也然國基無挖煤者地道終不能成兩國興亡操縱於一挖煤者之手殆天意歟臣典無禦火鐵甲何能直衝藥彈而上所謂天將興之誰能廢之王娘娘同死裏以崇封禮也若不死而存清將何以位置哉

叙侯伯子男之封並不鋪張揚厲蓋爲文中過渡處非正文也前後顛末祇以一詩括之而結句仍歸到王娘娘以見步驟以示團結

第五十六回

十八歲殉夫芙蓉一瓊

五百里歸樞蘆荻孤舟

第五十六回

十八歲殉夫芙蓉一瓊

五百里歸樞蘆荻孤舟

四九

上回說到李鴻章在山東接到請旌公呈。這請旌的人在山西地方如何反呈鴻章奏請。因爲山西巡撫只肯彙案不肯專案。纔趕到山東來尋李欽差。鴻章展開呈文看道。

具呈山西在籍紳士某某等。爲貞女殉夫合詞呈請專案旌表事。竊聞臺營巴婦秦表懷清閨式。桓嫠漢標行義。凡屬松筠之自勵。皆爲桑梓所同欽。况復六禮初脩。緣聯秦晉。遂欲九原同附。仙並劉樊。十年持不字之貞。兩髦矢靡他之志。查有平度州貞女綦氏者。故候補知縣維喬女也。楊稊枯生。蕉枝旁出。賸一星於曙後。慘孤露於風前。生母見逐。依叔爲活。能遵曹誠。恪守章經。組紉則無害女。紅荆布則自安。儒素叔爲字。同邑孫氏乘龍有望。奠雁將迎。知塵按已許。同齊而鹿車何妨。雙挽不道黃全。賈賦陡病相如。偏教白玉成樓。來迎李賀。叔恐女覺。猶曲諱之。綦氏從容易服。倉猝摩笄。甘鴆毒以如飴。御鸞驂而遽去。詎夫死未十日。仰藥自盡。年祇十有八歲。問芳徽於鄉里。各無間言。付遺蛻於山邱。相期同穴。夙仰大公。祖大人輜車秉俗。華袞增榮。藉憫溝瀆之愚。當獲絲綸之寵。爲此開具綦氏事略。並里鄰親族甘結。伏乞准予專案奏旌。實爲德便。謹呈。

鴻章道。我是帶兵的欽差。這事應該本省督撫辦的。便差了一員知縣。齎著原呈到平度州會同州牧。按照所呈虛實查復候核。這時平度州知州褚宗良。是浙江餘杭縣人。接到李欽差文書。並有委員涂

令宗保親自來州。只得在署供給。涂令查了幾日。纔知這綦氏是庶出的。嫡母萬氏於綦維喬歿後。逼妾帶女下堂。妾乃捨女大歸。該女卽育於叔父。諸生維繇家中。女姓婉貌美。沈默寡言。維繇頗爲鍾愛。由李某作伐。許字同邑孫氏。孫氏家小康。子名紹武。十六歲卽入泮。逾三年。方議迎娶。旋以咯血殞。訃至之日。維繇不使女知。且戒家人亦弗洩。說道猶女端莊凝重。非薄福相當爲另選高門罷。時適盛夏。女偕諸伴侶就庭際事鍼黹。嫡母忽匆匆至。對女嘗言道。賤婢不識羞。男子已歿。還揚揚如平日嗎。女也不復窮詰。但秘詢婢媪。知道不是訛傳。仍不肯稍變顏色。維繇等也不防範過了幾日。說道女得暴病死了。及至小殮。纔在相衣裏尋出鴉片烟盒。維繇恍然悟道。猶女是爲未婚夫殉節。我將他一誤再誤呢。家人問起緣由。維繇道。前日傍晚。我入烟室。見他偃臥榻上。我呼他起來。他的衣袖上均有淚漬。我問他爲什麼哭。他說腹痛。便歸臥房去了。我也並不在意。次日你們怎樣打門的。一婢道。昨日早餐時候。大姑不來。婢子便去喚他。誰知室門未啟。呼亦不應。只得排闥進去。大姑睡在牀上。四肢已冷。究竟不知怎樣死的。維繇道。他既肯青年殉節。我到不好不通知孫家。便請冰人李某前來商議。李某亦肅然起敬道。這真算是節烈了。生異室而死不同穴。不是千古遺憾嗎。我且走告孫氏。叫他迎歸合葬。纔不負令姪女一番苦心呢。維繇再三稱謝。李某趕到孫家。孫翁早擁篲相迎道。我兄枉顧。不是爲亡

兒婚事嗎。李某心知有異。便問孫翁。孫翁道。這是亡兒自己說的。昨夜長男婦夢見亡兒。亡兒納之南。坐北面再拜。問嫂乞嗣。嫂慨允其請。遂喜而趨出。及門復回顧道。嫂記著罷。弟完婚有日了。明日冰人來。自然有好消息呢。長男婦今晨告我。我總當他幻夢。不料吾兄果然來了。李某將維繇的意思。告訴孫翁。孫翁無不樂從。迎主迎柩。忙了幾天。並且款待新親。還邀李某作陪。席間談起紹武靈異。大眾同聲嗟歎。孫翁笑道。令姪女也靈異得很呢。亡兒是家母所愛。歿後不會稟知老母。只說病尙未愈。還須靜養。親家沒有到時。我進房去省視老母。聽見房裏有女子喁喁細語的聲音。我便舉帷進去。那與老母坐談的。居然是個新婦。正要出告家人同往。一視早已渺然無迹了。體態怎樣。舉止怎樣。服飾簪珥。怎樣。說來無不符合。還說耳旁有粒黑痣。維繇沈思半晌道。這不黑痣。是個膏藥。因爲生一小癩。淺之貼上的。孫翁送去維繇。便與親友提說請旌。這褚知州憑著紳士的公呈。出了印結。詳府詳院。巡撫衙門房科裏。爲著爭論小費。不肯專奏。山西紳士不得已向欽差請求。除令開了查復的節畧。呈報鴻章。鴻章不好借山西巡撫的面子。用了一角咨文。將請旌的原呈。查復的原報。一併附在封裏。山西巡撫准咨出奏。這旌節建坊。那有不准的理。褚知州深惡綦氏嫡母。說他不賢不慈。幸災樂禍。罰他一千兩。建坊銀子。綦氏牌位。還入了節孝祠。坊成之日。褚知州同了紳士及孫綦兩姓家族。都來祭奠一番。有

人作詩弔恭氏道

瑩然清白女兒身。性比孤松質比筠。莫道阿芙蓉一盞。助他名教作完人。

鴻章知道恭氏已蒙准旌。仍派除令到山西節孝祠內祭奠。還懸了一塊匾額。文曰清靜純一。鴻章在
山東調度迅捷。將湖北賴文洗一股。截住入陝的路。淮軍勝負參半。捻勢依然危急。朝旨命鴻章總督
湖廣。鴻章決議先勦東捻。後剿西捻。這張總愚到竄入陝西去了。鴻章分檄各路協攻。陳國瑞一軍最
稱勇敢。恰是部下陳某衝鋒陷陣。纔使捻匪人人畏服。那陳某原是潁州人氏。曾在賊巢中自拔。乘著
提督李世忠圍攻天長的時候。同著叔父世銘願爲內應。開城將世忠放入。投降在世忠麾下。保個把
總。後來陳國瑞勦平苗練。用著陳某先行。將沛霖一鼓擒住。從此跟著國瑞。年未二十。官已三品。國瑞
替他聘了妻子。便是同營游擊吳璜的女兒。吳璜表字禮北。籍隸山陽。僅生一女。幼年讀過幾年的書。
頗能通曉大義。禮北因爲女能盡孝。頗想擇個佳婿。藉娛暮景。畢竟禮北起家行伍。與文士沒有交接。
這班性情粗獷的武職。又恐怕耽誤女兒。一直遷延。託國瑞代爲物色。國瑞深契陳某。說他少年英俊。
後來必位在我上。禮北亦見他相貌偉岸。立功極多。也便慨然相許。國瑞在天長縣裏。布置青廬。準備
親迎成禮。自己卻率兵出戰去了。陳某聽得軍報。知道國瑞爲敵軍所困。苦戰不脫。謠傳力竭陣亡。這

時離婚期只有三日。便對禮北道陳公。遇我厚。不能不救。雖陣亡消息。未必可信。然義當速往。結綰。祇可從緩了。禮北與國瑞也有交誼。便親送陳某上馬。陳某崎嶇山谷。不得一飽。疾馳約千餘里。四無人煙。人疲馬飢。已走入河南省界。國瑞兵威復振。留他輔佐。殺賊那陳某的。義聲早已喧傳天下。國瑞奏凱歸來。親爲陳某主婚。亂離身世。患難夫妻。自然加一番親熱。添幾分戀愛。吳氏總嫌陳某治軍嚴厲。叫他量爲超豁。陳某道。這卻非爾所知的。吳氏道。我但叫你省刑。不會叫你廢法。法固然不可恕。情或者有可恕呢。陳某此後不肯冒昧從事。也是出於閫教。陳國瑞倚如指臂。大小凡數十戰。奪獲名城十餘座。追躡悍賊數千里。山東地面的捻匪。見著陳某。沒有不望風而靡的。陳某由鴻章保到總兵。什麼花翎。什麼勇號。都也完備了。他卻目居後輩。口不言功。國瑞這樣凶頑傲慢的人。對陳某無不頓化。鴻章看他駕馭有法。檄他赴陝進剿。到得滑縣地名陳灘。他卻不待兵合。單騎急進。竟致腹背受敵。突圍難出。連殺了幾個捻酋。不道愈裹愈緊。進一步。加一層衝。一排逼。一路陳某料定無可逃避。只望著兵多處馳突。身中矛傷三五。依然不肯退卻。捻酋趁勢報復。舊怨他又刀傷劍斫。計有六人。捻酋恐怕他逸。迭發銅砲。中腰顛墮。顯謂從騎道。灘者坵也。津坵。我要亡了。年纔二十。有一鴻章十分悼惜。同治加恩。予諡叫做勇烈。那吳氏聞到噩耗。哀毀骨立。自在意中。祇爲得腹中一塊肉。說道。陳氏宗祧。盡繫於

此決不敢死以負逝者。只是遺命靈柩須歸葬山陽。不願在天長停頓。須與陳叔世銘商定。禮北也太脫略。總道一柩關繫。有何爭執。未曾與世銘提及。世銘因此挾憤。定要將勇烈的柩葬在天長。世銘况且是髮匪出身。看見姪兒有個世職。他在同族裏面。可以操縱。實不願吳氏生男奪他權利。預料吳氏最不願意的是葬在天長。他獨大翻衆議。欲返天長。吳氏侃侃與爭道。先夫有言。柩歸山陽。其生時不樂居天長。既死豈肯變志。必欲柩歸天長。且更附一柩孤舟同去。世銘受了姪婦搶白。愈想愈恨。十日間糾集了一班部曲。強將陳柩舁去。那吳氏對於陳某爲國捐軀。總說是馬革裹尸。武臣大幸到也行所無事。况且一脈尙在。襲封授職。都是意中的事。不道世銘有此暴行。吳氏便暈絕倒地。婢媪圍聚。喚醒。悲怒哀痛。胎先震動。急喚穩婆診視。據稱力弱。將墮。維持至再。那男孩已付諸泡幻了。吳氏至此絕望。痛哭不復成聲。便道。吾今不復生矣。夜間既殉年。亦有八歲。偏爲劉公銘傳。此聞令行部下。將勇烈遺柩五百里外。追返山陽。帶了世銘等去見鴻章。說道。忠臣盡忠。烈婦盡烈。這是綱常大義。外人何能措詞。這陳勇烈公臨難不屈。經大帥馳奏朝廷。特諡死者。沒有遺憾了他妻子。吳氏爲著有孕。不忍覆祀。堯堯孤苦。觀者心悲。不意勇烈公叔父名叫世銘的。糾衆劫柩。行同盜賊。以至吳氏胎墮身隕。頓使忠臣無後。烈婦含冤。不是罪在世銘一人嗎。鴻章將世銘寘法。在山陽擇地同葬。鴻章樂得專摺奏。

請。要。建。座。雙。忠。祠。顯。輝。顯。輝。鴻。章。奉。到。准。旨。一。面。交。地。方。官。剋。期。藏。事。更。撰。著。祠。碑。道。

山陽雙忠祠者。詔祀故總兵陳勇烈公暨其夫人吳氏也。自捻匪橫行魯豫間。幽燕宿將恆對之。退避三舍。勇烈先湛於賊。繼自拔爲走卒。卽慷慨有大志。累功至游擊。始娶山陽吳氏。吳氏亦有鬚眉氣。不忍阻勇烈進取帥師。而西爲賊所中。吳氏曰。丈夫死忠分也。吾以娘故不能死節。姑待吾子耳。會勇烈之叔乘喪。刼柩行。吳氏號泣廢眠食。不及期而薨。吳氏尤痛泣。次晨僵矣。鴻章不能恕世銘。請於朝。始祠勇烈夫婦。榜曰雙忠勇烈傳矣。嗚呼。鴻章被命將四年。而將已老兵已疲。不識能驅除此禍否也。勇烈夫婦鴻章敬之能妥斯靈。亦知我國報功之典無間於生死云。

這雙忠祠是在勇烈夫婦的墓側。那勇烈的遺柩自然與吳氏並窆。大衆感激銘傳。又感激鴻章。連陳國瑞也痛哭流涕。國瑞此時已官至記名提督。浙江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他卻自稱大師。輕視長官。同劉銘傳彼此互攻。將所部精銳喪亡殆盡。却被會總督從嚴彈劾。將升階勇號。黃褂花翎一併斥革。國瑞勉強奉令。依然截餉銀。刼餉鹽。無惡不作。最後竟強奪民婦。禁閉不放。經該婦家屬在兩江督轅控訴。這民婦究竟是什麼人呢。正是

雲沈鐵騎功流水

風鞭金鈴夢落花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蔡氏十八歲殉夫。吳氏亦十八歲殉夫。雖所殉之事不同。而所殉之志則一。卒至蔡氏建坊。吳氏建祠。旌貞。褒烈。皆由李相主之。一額一碑。吾真無間。

蔡氏殉夫。乘人不備。其志決矣。然孫婦之夢。稱亡者自言將婚。猶曰。精氣所感召耳。至孫翁恍惚見女。則較夢尤爲親切。豈真精氣未散。故示其形。以爲先兆乎。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信然。

蔡氏之逐。由於嫡母。蔡氏之死。亦由於嫡母。不賢不慈。幸災樂禍。八字實屬的評。褚州牧千金之罰。亦爽快。亦了當。足慰蔡氏於地下。

吳氏是聰明果決的人。一見其夫。卽勸止殺。是聰明也。一見其叔。卽稱返葬。是果決也。胎存則生。胎殞則殉。無一遲迴處。無一黏滯處。同葬同祀。可以不朽矣。

陳勇烈陷賊。自拔。智也。聞信馳救。義也。有功不伐。讓也。臨危殺賊。勇也。烈也。然湘淮諸將佐。類此者。未嘗無之。其不能頡頏勇烈者。以其無吳氏爲輔耳。故吳氏仗勇烈。以傳勇烈。亦仗吳氏。以傳此。所以爲雙忠。歟。

第五十七回

譚成市虎金鑠廖玳梅

信斷帛鴻玉殞姚修竹

第五十七回

譚成市虎金鑠廖玳梅

信斷帛鴻玉殞姚修竹

五七

第五十七回

譚成市虎金鑠廖玳梅

信斷帛鴻玉殞姚修竹

五八

上同說到陳國瑞強奪民婦。被人控訴。這時國瑞已是罷職復出。由醇親王疏薦。從頭等侍衛。募勇勦賊。左宗棠、英翰、丁寶楨、官文、都與阿都駕馭他不住。所以隸入鴻章部下。東捻西捻。次第授首。國瑞依然開復原官。原銜。暫在揚州居住。揚州是著名的煙花淵藪。倡條冶葉。攀折由人。那些楚館秦樓。絲管琴瑟。昕夕不絕。國瑞半生戎馬。從不曾嘗著溫柔鄉滋味。此番勾留風月。真是東食西宿。到處尋歡。還有一個舊友。李世忠。也是邗上寓公。同國瑞一般嗜好。所以入則並席。出則聯鑣。這班勾欄中人。有這兩面護花旛。弄得一曲一綾。猶嫌不足。國瑞傍花隨柳。漸漸有點厭倦了。好在揚州多養瘦馬。梳頭裹足。別有一種手段。能使膚釐變白。髮枯變潤。便是尺二蓮船。也變做凌波三寸。這種人不是貧女。便是難民。收來的時候。不過四千六千錢。一經脩飾整理。一千八百的銀數。由你討價。這不是極好賺錢嗎。果然上等的姿首。大半爲鹽商弄去。連襍列棟。鬪寵爭妍。憑你怎樣虧空。他卻是少不來的。點綴揚州俗語說得好。鹽商有五精。什麼坐轎的是債精。跟轎的是屁精。家裏藏的是妖精。同治以後。揚州鹽商衰歇得多了。國瑞不惜重價。羅致這種瘦馬。環肥燕瘦。算得眼前樂境了。國瑞偏生著一項古怪脾氣。凡是幾次當夕的婦女。從此便令其閒住。或是作配部曲。或是釋放歸家。到也慷慨得狠。這日國瑞又同了世忠策馬過市。一引小酒店裏。立著當釺女子。眉梭眼角。栩栩動人。雖則是脂粉不施。卻有天然。

響韻那酒店只有三椽矮屋。杯盤七箸。凌亂雜陳。旁邊一座酒鑪。擺著七橫八豎的几案。國瑞眼前一
晃。趕緊勒住韁繩。向世忠遞個眼色。兩人從容下馬。自有從騎接去絲鞭。大踏步跨進店門。到把當鑪
的。驀然驚詫。原來這店主。是個常州姓葛的家裏。是幾代仕官。到得這葛書麟。也是自幼讀書。偏他
酷好冶游。結識了名妓。廖玳梅。將鉅萬家貲。恣意揮霍。他卻幼喪父母。只有季父支持門戶。看他黃金
虛耗。屢戒不悛。便給他房產田園。叫他自營生計。他樂得脫離羈絆。不到一年半載。早已金盡裘敝。幸
虧玳梅有點積蓄。跟著書麟。做了伉儷。衣食住三項。是免不掉的。閒居相對。自然坐喫山空。玳梅本是
揚州人。帶了書麟。來到揚州。尋訪那些手帕舊交。都勸他重張豔幟。說道你肯同我們一起相聚。便是
衣服首飾。家具開支。都可代爲擔待。若要與葛姓厮守一處。實在難以接濟。玳梅毅然不允。同書麟商
議。仿著相如臨邛的故事。開引小小酒店。男親滌器。女自當鑪。將就度日。本來這種酒店。有什麼生意。
因爲文君丰度。占盡揚州。每到一角夕陽。居然座客常滿。玳梅晨興暮寢。絕無幾微怨色。書麟著了頓
鼻。揮傳杯弄琖。全換卻豪華面目。趁著晌午時分。沒有酒客。出去運點佳釀。只留一個玳梅。管店國瑞
世忠。醉翁之意。原不在酒。揀付座頭坐下。便呼酒菜。玳梅無奈。安放了兩副杯箸。說道用什麼酒。國瑞
道。有白乾嗎。玳梅從瓶裏傾出。在壺裏熨過。送了過去。那下酒的。是一碟黃豆。一碟茨菇。一碟鹽蝦。一

鏢乾絲。國瑞帶飲帶看。知道店裏沒有男人。將玳梅自頭至足。平視一過。真是巫山洛水。無此美人。因是第一次進門。不好同他兜搭。酒盡兩器。看見有個男子回店了。女子便向後面避入。國瑞看看男子。到也眉清目秀。不像個廝養僕隸。猜不出是何等人物。會了錢鈔。上馬去了。卻暗中遣個幹僕探聽。這倆是什麼人。幹僕回說。不是正式夫婦。那女子還是常州妓女出身。國瑞益發注意。思想這當鎮女子。有時邀了世忠同去。有時一人獨去。三次五次。女子也有說有笑了。玳梅自從見過國瑞世忠。旁邊有人告訴他。國瑞是記名提督。家財百萬。世忠是實缺提督。家財更大。他們肯光降你店。你夫妻財星照臨了。玳梅想到書麟賣酒。終究不是了局。趁著這個機會。託他們把書麟謀個位置。自己還好做點鍼。補補助。不強如市上當鑪嗎。所以對著國瑞世忠。無不和顏悅色。國瑞疑他有意來往。格外加密。後來果然薦書麟到鎮江營裏當書記去了。玳梅本要同行。書麟叫他暫緩。國瑞想叫玳梅到家去住。玳梅執意不肯。國瑞料定事機成熟。不怕他飛上天去。書麟去了多天。信來要接玳梅。國瑞設計將玳梅誘到家中。叫侍妾將他灌醉。總道甕中捉鼈。網裏擒魚。不料玳梅模糊中。覺得國瑞近身。陡然驚醒。大哭大嚷。不肯俯從。國瑞仍叫侍妾勸他。許他作爲副室。一面致信書麟。說玳梅已得國瑞。碎壁不可復完。送他代價千金。叫書麟別聘賢淑。這種鏢金的計畫。都是幹僕想出來的。幹僕到鎮江投書。還在書

麟○面○前○道○玳○梅○如○何○獻○身○如○何○得○寵○杯○蛇○市○虎○使○書○麟○不○能○不○信○書○麟○回○想○玳○梅○從○前○在○常○如○何○恩○愛○
在○揚○如○何○纏○繚○斷○不○至○別○未○多○時○遽○爾○易○志○辭○了○差○事○急○急○趕○回○揚○州○先○去○見○過○世○忠○將○玳○梅○前○後○的○
大○概○說○了○一○遍○世○忠○道○豈○有○此○理○你○姓○葛○的○肯○饒○他○我○卻○不○肯○饒○他○趁○著○早○晨○未○起○世○忠○帶○了○幾○十○名○
親○兵○直○奔○國○瑞○世○忠○滿○想○連○玳○梅○一○併○縛○住○那○知○國○瑞○牀○上○的○不○是○玳○梅○問○他○玳○梅○何○在○他○說○在○馬○房○
裏○面○及○至○尋○著○玳○梅○垢○面○蓬○頭○迴○非○昔○時○模○樣○世○忠○愈○看○愈○怒○聲○言○解○南○京○聽○會○總○督○處○置○將○玳○梅○交○
與○書○麟○叫○他○到○南○京○候○質○剛○剛○船○到○中○途○被○國○瑞○姪○兒○澤○培○挾○衆○圍○住○世○忠○棄○其○妾○婢○把○國○瑞○藏○匿○舢○
板○親○帶○稟○牘○來○見○曾○督○曾○督○拒○不○肯○見○遣○武○弁○取○一○令○箭○逼○著○世○忠○釋○放○國○瑞○國○瑞○蜷○伏○艙○底○飢○餓○已○
無○人○色○世○忠○道○我○叫○國○瑞○嘗○嘗○廖○玳○梅○的○苦○趣○國○瑞○世○忠○俱○交○營○務○處○委○員○審○訊○葛○廖○二○人○亦○來○投○案○
曾○督○以○世○忠○擅○執○大○員○被○劾○奪○職○國○瑞○強○奪○民○婦○以○都○司○降○補○澤○培○革○去○監○生○廖○玳○梅○著○葛○書○麟○領○回○
成○禮○並○令○葛○叔○主○婚○以○報○他○不○畏○強○禦○甘○心○從○一○的○志○向○國○瑞○經○此○一○番○挫○折○依○舊○不○肯○改○悔○弄○到○革○
職○遣○戍○死○而○後○已○到○是○葛○書○麟○帶○了○廖○玳○梅○回○到○常○州○去○尋○季○父○他○阿○叔○遵○照○督○諭○把○兩○人○重○新○結○婚○
看○得○書○麟○比○前○老○成○玳○梅○亦○沒○有○變○卦○薦○他○到○蘇○州○吳○縣○裏○去○辦○書○記○書○麟○挈○眷○前○往○自○己○進○了○縣○署○
玳○梅○却○住○在○金○獅○河○沿○賃○了○三○間○精○室○僱○一○老○媪○司○炊○月○夕○花○晨○玳○梅○每○借○絲○竹○自○遣○有○時○書○麟○按○拍○

第五十七回

譜成市虎金鑠玳梅

信斷帛鴻玉殞姚修竹

六二

寫那倡隨的樂境。起初黃昏過後鄰家聽見玳梅絃索隱隱約約用簫聲來和數日以後晚間總有簫聲如泣如訴覺得異常淒婉。玳梅料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便問老嫗閒壁是什麼人家。老嫗道聽說姓姚吹簫的是個小姐名叫脩竹紗衫羅襪玉立亭亭三年前已經字人了。只是魚沈雁杳還沒有來踐約。這小姐也進過曲巷的所以將一腔幽怨全從簫聲裏傳出家中只有白髮老母朝炊暮汲都仗著他一手也算得是可憐人了。玳梅自傷身世不免灑了幾點痛淚。那老嫗總喜歡多事的對著鄰家道我說起你們小姐連我們少奶都代他傷感脩竹鬱悶久了聽得有這知己便要前來拜訪玳梅也願得個良伴彼此一見如故居然車馬偕行衣履易著便是見了書麟並不迴避。玳梅問他所字何人他身邊摸出一雙珮玉來說這是冤家的聘物呢。我當時還跟著老母在教坊裏生涯到亦不惡我想女兒家迎新送舊總有色衰愛弛的時節所以破瓜年紀依然葳蕤自守前年二三月裏這冤家忽然尋到粧閣語言伉爽品貌溫和我料他不居人下暗中問他同來的人說是姓李名杰籍隸貴州曾由參將改授知州分發雲南此次因運銅入都道經金閫偶來一叙的我却暗暗納異。這一個文縐縐的人如何保到武階三品從此有點屬意他對我也格外溫存因而送客畱髻便成了有情眷屬。他閒時談起舊話說他所保的參將都是妹子讓他的他父親曾官提督母親亦偕歷戎行他妹子玉貌英姿奮

力能冠曹偶。馳馬入陣。俱作男裝。不知道約都稱他公子。年僅十四。便能爲父衝鋒。六七年間。洊升參將。他父親因爲迷離。撰朔終非。結果叫他易妝。擇配他。便將戰功。讓把阿兄伊鬱而歿。還說這妹子坐磨的時候。鄰近金剛寺。適遭回祿。有火球滾出大殿。飛墜署中。紅光燭天。遂生吾妹。有人說是金剛部將轉世呢。他得了這個參將。不能征寇。不能馭兵。照例改了文職。我想既有難弟。必有難兄。敬慕他的妹子。格外要想嫁他。他留連了幾日。私下同老母議價。老母是慈愛我的。只須我肯鍾情。到也不計多寡。他却慨許千兩。置我爲簪。惟因差事未竣。勢難攜我北上。在帶上解下。這雙玉珮。算是作信。訂定二載。後改官江南。再營金屋。我自謂此身得所了。老母總說爲期尚遠。叫我整妝見客。我却同幾個文人騷友。品竹彈絲。從不曾墮入塵俗。諸客也知我有了李姓。頓覺門前冷落。車馬皆稀。我勸老母辭却香巢。別圖枝借。今年正月。遷到此處。又是四個月了。兩載的舊約。果然孤負。惟去後沒得片紙隻字。究不知其人棄我。抑不知人已無存。我是刺繡縫紉。澆濯炊爨。都不能的。既要用老母的錢。又要費老母的力量。如何過意得去。玳梅只得再三慰藉。叫他善自保重。脩竹口雖唯唯。心裏有無限的酸楚。自夏徂秋。奄然臥病。玳梅視同骨肉。替他稱藥量水。禱佛延醫。脩竹瘦骨闌珊。暈渴全褪。勉強攬鏡。自照。往往涕不可仰。手中還摩挲這玉珮。說道。李郎。李郎。你竟做負心李益嗎。玳梅相顧。淚下。那生身老母。自然又

第五十七回

諧成市虎金鏢廖玳梅

信斷帛鴻玉殞姚修竹

六四

憐○又○恨○又○憤○又○悲○慢○慢○十○月○小○陽○咳○喘○交○侵○那○裏○還○支○持○得○住○脩○竹○自○知○不○起○將○一○雙○玉○環○一○枝○洞○簫○交○與○老○母○道○女○兒○與○李○郎○緣○淺○不○能○再○侍○李○郎○然○李○郎○果○在○人○間○決○不○肯○棄○兒○不○顧○兒○如○死○後○望○以○一○珮○殉○兒○一○珮○仍○存○母○處○洞○簫○係○兒○素○愛○見○簫○便○如○見○兒○若○李○郎○日○後○尋○來○一○珮○一○簫○即○爲○紀○念○兒○棺○勿○釘○勿○葬○暫○寓○尼○菴○李○郎○情○誼○素○深○還○盼○他○撫○棺○一○慟○呢○兒○是○癡○人○老○母○幸○弗○念○兒○玳○姊○如○同○至○親○老○母○要○託○你○照○顧○的○玳○梅○一○語○一○咽○脩○竹○竟○香○消○玉○殞○了○玳○梅○幫○著○料○理○身○後○一○一○俱○遵○遺○囑○將○棺○木○寄○在○清○涼○菴○裏○正○在○三○七○禮○懺○忽○然○兩○騎○飛○至○那○老○母○還○有○點○認○識○前○面○的○便○是○李○郎○後○面○的○叫○做○王○南○卿○是○當○日○同○在○歌○筵○的○李○杰○望○見○總○帷○素○燭○遺○像○宛○然○早○已○匍○匍○在○地○哭○不○成○聲○了○這○時○書○麟○也○在○菴○中○向○李○杰○宛○轉○相○勸○李○杰○總○連○呼○負○負○及○問○他○勾○留○何○處○他○說○銅○差○回○省○苗○族○蠢○動○道○途○多○梗○文○報○不○通○連○他○改○省○的○文○書○一○年○餘○纔○能○得○復○趕○緊○水○陸○並○進○已○是○人○間○天○上○了○李○杰○卜○葬○於○虎○邱○山○側○並○邀○老○母○養○贍○終○身○老○母○將○一○珮○一○簫○如○言○交○代○李○杰○送○了○書○麟○一○方○印○章○鐫○著○十○四○個○篆○字○是○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邊○款○署○的○鈿○閣○書○麟○知○道○是○梁○千○秋○家○的○韓○約○素○載○在○周○櫟○園○印○人○傳○裏○說○是○極○可○寶○貴○的○這○印○人○傳○如○何○說○法○韓○約○素○又○是○何○等○樣○人○正○是

裙○釵○別○具○陶○鎔○力

金○石○無○忘○刻○畫○功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廖玳梅是妓。姚脩竹亦是妓。不特是妓。且是蘇常名妓。然玳梅不屈於國瑞。固是難得。修竹守約不至。卒以身殉。此貴族婦女所難而得之於妓。可傳也。

玳梅非葛所素信。玳梅亦死於國瑞。玳梅非李所素見。玳亦死於國瑞。葛之返揚。葛之見李。皆廖之生機也。世忠粗悍。等於國瑞。而其俠氣。要不可沒。其曰使國瑞嘗玳梅苦趣。快人快語。快語快事。不圖於此得之。

朱統領讓功於女。而男也。李參將讓功於兄。亦女而男也。若龍么妹。若賽雲英。肯以女相示人者。世能有幾。其讓也。正其自安於女也。朱統領之夫。負女甚矣。李參將改官知州。倦倦一妹。勝於朱統領遠甚。

修竹之死。有三故焉。望夫不至。一也。惜母太勞。二也。悔已無識。三也。人但見其留情玉佩。以爲戀戀於李如是耳。其實修竹於李。已迸出冤家二字。意可知矣。彌留末命。委曲纏綿。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是如是。

第五十八回

韓約素刑章工品石

顧二娘製硯小題銘

第五十八回

韓約素刑章工品石

顧二娘製硯小題銘

六五

上回說到鈿閣女子。便是梁千秋侍兒韓約素。這梁千秋名素原。是揚州人氏。寄居南京。以刻石見重於時。大都脫胎何主臣的。有什麼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等類。這幾塊章。大衆都評他似何。然千秋也不肯輕易替人奏刀。有時還託兄弟大年代。斷自從得了約素。便將一生絕技。盡傳於韓約素。自署鈿閣女子。尤自矜重。入印譜約不滿十方。周櫟園印人傳中。有一段書鈿閣女子圖章前道。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鑄。頗得梁氏傳。然自憐腕弱。不恒爲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鑄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輒曰。欲儼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醜。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尙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他巨。鏤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數三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脩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寶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尙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

約素跟了千秋。刑章品石閨閣中極爲難得。這約素生長白下。曾在秦淮水榭裏住過幾年。千秋久負盛名。同楊龍友、藍田叔俱稱莫逆。有時花閒買醉。看這盈盈雛婢。弱不勝衣。千秋常歎道：「若個可兒。淪落風塵。不是很可惜嗎？」龍友慣做撮合山。叫千秋移根而去。千秋橐金正在充牣。果以二百鑽購約素。約素憎千秋年老。每問龍友：「何日可除官？」龍友輒漫應：「他到得千秋寓裏。只有些秃毫殘墨。零執斷素。並無珍重品物。知道他是個寒士。又看他穿的是輕衫戴的是幅巾。又沒有紅袍紗帽的氣象。纔知道受龍友的賺了。幸虧千秋教他琴曲。漸漸有點領會。小紅低唱白石吹簫。這是何等得風流呢？」千秋料他聰明伶俐。決計傳授他篆刻。起先是教他治石方的圓的扁方的。橢圓的。相質造形。別有天然的風趣。鏡臺粉盞。邊陳列這種纍纍怪石。也算是閨人奇品。他終日撫弄這石。磨光刮垢。千秋總說：「美人心細。纔能够妥貼。不願他把各種石質都辨明白了。千秋更教他學篆。謹嚴精審。楚楚有致。上追秦漢。尤爲古雅奇崛。慢慢教他章法刀法。又把他題個號叫做鈿閣。約素是聰明不過的。況且千秋家藏的印。圖填委箱篋。觀摩一番。領會一番。千秋有時也令約素代刻。那代千秋刻的是恪守何法。一絲不走邊。歎署著鈿閣的。卻是風華旖旎。望而知爲閨人手澤。品評的還說約素所作勝過千秋。真是不可思議呢。然大凡容易傳名的一是布衣。一是方外。其一便是閨秀布衣。兩字是高尙的。不應試不赴召。並不

自命隱逸。又不下伍屠。沾這不令人可敬嗎？方外兩字是閒適的。超出塵俗。打破情緣。或名士逃禪。或達人皈依。這不令人可重嗎？閨秀二字是香豔的。屏除豪華。解脫寒儉。或幸聯嘉耦。或得事才人。這不令人可羨嗎？但是布衣方外。在山巔水涯。茶餘酒後。還能彷彿相遇。推襟送抱。可以求他一點作品。那閨秀是門深似海。便有一二技藝。也不輕易示人。什麼守禮教。呢。避嫌疑。呢。便算輾轉得來。不過幾句詩。幾筆畫。還不知道真的假的。像韓約素的刑章品石。卻是難上又難。約素到並不受千秋的拘束。只要所求的人不俗。所刻的石不頑。他也乘興爲之。愈纖愈妙。否則使難說了。千秋的朋友最聯絡的是楊龍友。龍友却雅善周旋的。在千秋書房裏調脂弄墨。剪素裁縑。約素都在一處。有時一頓繪就沒有。押脚圖章。約素揀塊佳凍。鐫著一兩字。蓋在下面。龍友嘻嘻的籠袖而去。其次要算田叔。田叔沒有龍友這樣取巧。却用畫幅交易的。周櫟園同千秋向不相能。印人傳裏對著千秋。頗有一點微詞。說他印品不高。爲勢所劫。其實只爲著幾塊印章。千秋未曾報命。南都倣擾的時候。不知流落何所了。櫟園從此脩憾。反託千秋的兄弟大年。代乞約素。約素並不推卻。印人傳裏有這閨秀。可以稱爲創格了。後來千秋既歿。約素斷刀棄石。佐理家事。不復有這閒情別致。在櫟園譜中。搜羅不到十塊。這要算得矜貴呢。乾嘉的老輩有了韓鈿閣的章。還要有顧二娘的硯。纔稱雙絕。顧二娘住在蘇州。專諸卷裏他的祖

父願子昂。雖則是個骨董家。生平卻有硯。家裏大小的硯。藏著不少。二娘只有十餘歲。便喜歡摹拓硯銘。揀選硯材。那幾塊最古的元硯。明硯。算是二娘一種範本。究竟是那幾塊呢。

元武宗皇后硯 硯背刻豐身小像。音綴峨冠。旁有珍哥自寫小照六小字。按珍哥爲元宣慈惠聖皇后名真果。一作珍格。皆譯音通轉也。珍哥爲弘吉喇氏脫憐王子迸不刺之女。至大三年冊爲皇后。泰定元年十一月崩。硯作長方影。

明宋學士澄泥硯 面有池。覆一小蟹。背題銘云。泥以水清。硯以火成。水火既濟。質樸文明。銜華佩實。一世橫行。硯作圓方形。無稜。

明衡山硯 硯背有唐寅所畫蓮坐佛像。沈周銘曰。歡喜心自在。相居極樂。壽無量。硯作長方形。明白石翁硯 硯背鑄白石翁小像。上橫小篆八字曰。白石翁七十六歲像。自贊云。茂松清泉。行歌嘯坐。逍遙天地。一拙自荷。紀年爲己未秋七月。硯作長方形。四周渾圓無角。

明衍周硯 硯面深凹。左角有八分斷碑二字。下有衍周篆書二字。右角銘曰。身可存。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背卽斷碑十七字。大約吳越時石。硯形正方。

明梅花硯 硯背鑄老梅一幹。右角小字兩行云。萬曆丁丑十月之望。沈襄爲五槐內史。寫于梅。

雪齋邊有行書博雅堂珍秘。下署項子京。硯極大。長方形。

明白石硯。硯面中凹裂成一縫。濟南邢侗銘曰。綏山之桃。化爲石。沈波濤。水春沙蝕。堅不銷。圭角偶爲鮫人得。遂琢爲研。登書巢。尙有靈液濡霜毫。係周圍鑄於四匝者。硯背則養真居士八分書銘。硯作桃子形。頗古雅。

明水繪園硯。硯面有波磔紋。背鑄水繪園圖。樓臺花木。纖細可辨。角有篆書水繪園三字。下一小印曰巢民。硯形橢圓。不假雕琢。

當時子昂。便自署寶八硯齋。二娘的父親。也能識硯。什麼石鼓硯。亭林硯。又添了幾塊。二娘心領神會。專心辨石。築硯。不是端溪老坑的硯石。從不肯輕加青眼。他在寶八硯齋居住。琳瑯滿目。都是硯石。二娘只將鞣尖。輕輕一點。已知道石質的優劣。那鞣尖。銳如菱角。細如蘆管。播弄這些石料。把他如宜。儻轉丸一般。大衆都稱他絕技。幾個文人學士。借著摻摻女手。留這文房。清供。二娘亦不靳解。刀偏有附庸風雅的你。也一塊石。我也一塊石。要銘要款。二娘看得不耐煩。讓他壘做假山。究竟未曾一顧。所以生平製硯。不及百方。康熙南巡。江左二娘。將素靛割製一塊。贖出天子萬年四字。一塊贖出子孫永昌四字。由蘇撫進呈。睿覽。賞過文綺幾件。二娘的聲價。頓然增加數倍。二娘本有田園。可供餽粥。並不仗

著此技度日居然得邀宸眷益發看得鄭東京邸的侍從省會的督撫都因罕而見珍寶貴得過於球璧市上自然絕無僅有了到得乾隆季年杭州何春巢承燕在金陵骨董舖裏得著一塊硯石確是二娘手澤硯背鏡有劉葱一詩道

一寸干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

後面跋云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於專諸故里故云時康熙戊戌秋日自劉至何相距已七十年春巢購了這硯歡喜得很因素工倚聲也填詞一闋附於硯橫詞名一翦梅道

玉指金蓮爲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自製蘭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蒼願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過吳閭喚起情郎弔爾秋娘

此詞載入袁簡齋隨園詩話簡齋爲著二娘將劉何兩人一詩一詞都附驥以傳了康熙時代的顧二娘一直傳到乾隆不過留個姓名罷那寶八硯齋的元硯明硯同那石鼓硯亭秣硯漸漸流散出來阮雲臺也得著畢秋帆也得著你刻上一方珍藏的圖章他刻上幾行寶貴的題跋百年以來屢易其主拓本到愈多愈雜了作偽的愈摩愈象了顧二娘雖則是清初的人大衆仰慕閨秀二字不靳重價況且康熙時代的老臣著獻都藏著二娘一硯所以北方更比南方難得猶記高江村題著銘詞道

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旋。潤色詔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請養柘上。攜歸林泉。勳華丹屐。勞勩細旃。惟爾之功。勒銘永傳。

這種風氣。居然傳到滿人身上。成容若侍衛呢。法時帆祭酒呢。連成親王永理。一律有此嗜好。總以潤古雕今。藉增色澤。隨園時候的尹望山。似村兩父子。卻也聚集得不少。後來東甫那彥成。工詩善書。算得風騷領袖。可惜他轉戰西北。做那浙矛炊劍的勾當。沒工夫來塗摩金石。到得兵氛掃淨。偃武修文。他竟補了直隸總督。這時延賓開閣。卻也不下阮畢。一間簽押房裏。不但夏鼎商彝。秦碑漢碣。羅列井井。便是元硯明硯。都編著字號。排列幕府裏的人。認得是寶八硯齋的遺物。顧二娘還鐫著題銘。只有一塊。是顧二娘築的。卻係江村供奉時所用。東甫治事有暇。最喜臨池染翰。今日試這塊硯。明日試那塊硯。忙得僮僕拂箋磨墨。都來不及。東甫這衙門裏。外面戶屢常滿。內裏只有一位太夫人。連夫人公子。均在京寓。況且京津密邇。有時趁著覲見的便。偶然小住。對著太夫人。却異常孝養。這日晴窗春煖。勾當了幾件公務。依然要揮毫落紙了。僮僕已鋪設停當。東甫捲起衫袖。擎著大筆。一幅紙尙未寫完。內室裏老嫗。忽然傳太夫人的命來。請東甫。東甫不知何事。丟掉了手裏的筆。整整衣服。慌忙從裏面走進去了。正是

得意疾揮看帶草。

忘憂坐對報開花。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雖是補叙。卻在最熱鬧處寫一點恬靜。最密實處寫一點疏散。閨閣技藝。難得有此傳人。一韓一顧。不愧雙絕。

閨秀易傳。此實確論。然非梁千秋刻石。便無韓約素。非顧子昂藏硯。便無顧二娘。周櫟園的印人。傳。袁隨園的詩話。又替他竭力表揚。梁千秋顧子昂。反附約素二娘。以傳真出意料。

寫千秋得約素。寫千秋教約素有步驟。有分寸。約素能奪千秋的技。不忍奪千秋的名。在千秋生前。不輕刻。至千秋死後。不再刻。櫟園稱為慧心女子。洵然。

二娘築硯。天子賞之。臣僚寶之。文人學士題識之。其際遇似高於約素。然約素刻石不及十方二娘。作硯幾及百方。其中為名所累。仍為遇所累也。吾慕約素。吾仍不薄視二娘。

約素治石能白如玉。二娘品石則用鞋尖。神乎技也。惟其不輕著手。自然不輕奏刀。彼庸夫俗子。自鳴神技者。何足語此。

第五十九回

高牙喋血疑案投縲

遠道歸魂哀情隨瀾

第五十九回

高牙喋血疑案投縲

遠道歸魂哀情隨瀾

七三

上回說到那總督的太夫人傳命來請那督。那督踏進內室向太夫人請過了安。太夫人道：皇上叫你總督直隸幹什麼的？那督摸不著頭腦，說道：兒子在任上雖沒有功績，卻是勤政愛民，不敢辜負天恩的。太夫人道：表彰節烈不是你分內事嗎？那督道：紳士呈請的有專案，州縣總呈的有彙案，這是照例的事。兒子並沒有疏忽遺漏。太夫人道：啞啞，等到衙門裏來報，都是有財有勢的。這些貧家小戶，湮沒不傳的多著呢。那督道：兒子去通飭各縣探訪局紳士認真辦事。太夫人道：現在有件事，有個人比紳士探訪得清楚呢。那督道：到底母親爲著那一件事，不妨明諭兒子。兒子自然謹遵慈訓的。太夫人道：是吓我們滿洲人只知道報答主子，如今染了漢人的習氣，讀書寫字，獵取科第，做了封疆大臣，還要沈溺在筆硯裏，吏治民情一概不顧，你還對得起皇上嗎？我不耐煩同你細講。回顧隨身的老嫗道：你對他說罷。總算替那人伸冤。老嫗起初不知太夫人爲什麼發怒，後來叫他身上纔覺得前日閒談的疑案要發作了。還遲遲不肯直講。尹督催他快說，他纔說道：小婦是保定南村人，鄰居有一莫姓，向來是務農的。男子前年歿了，賸下一子一女。家道到也小康，因爲無人耕種，僱了幾個傭工。內中有一個傭工叫刁實，最得主母寵愛，漸漸同臥同起，各傭拿著主母的話柄，由一而二，由二而三，沒有一個不染指了。兒子年紀已經長成，自幼聘定的婦家，叫媒人前來催親，草草迎了媳婦回來，依然同這班

傭工混在一起。媳婦雖是鄉村人家的女兒，到是性情貞靜，不妄言笑。有時看見阿姑的痕迹，他總有意規避。不是在廚下，便是在房裏。阿姑恨他古板，嫌他呆笨，滿嘴說他懶惰。他也從不辯白。這日正是下午，阿姑在房洗澡。他去替阿姑傾倒浴湯。誰知浴盆裏一男一女一個阿姑一個便是刁實。赤裸裸一絲不掛。他見了很難爲情。這姦夫淫婦却還行所無事。過了幾日，兒子進城去購物了。阿姑同刁實串通，叫刁實夜間到媳婦房裏幹那無恥的事。媳婦料定丈夫去後必有變故，却暗暗將衣袴鞋襪縫成一片。阿姑恐防媳婦不願夜飯時候灌了媳婦幾杯酒，媳婦推著醉去睡了。阿姑虛掩著中門，讓刁實可以進來。自己卻別尋傭工取樂。正在濃睡，忽聽媳婦房裏大聲呼救。阿姑知事不妙，怕得驚動鄰里，套上單褲，赤著膊，趕進媳婦房門。刁實正壓在媳婦身上，替他解剝衣鈕。阿姑料是媳婦不從，帶說帶勸的，拖開刁實。媳婦總道阿姑前來解圍，不道阿姑反將媳婦衣鈕撕開。刁實想乘勢輕薄媳婦，照著刁實一掌。刁實一時性起，將媳婦拳打腳踢。阿姑不但坐視不救，反問他從與不從。媳婦力竭聲嘶，情願求死。阿姑恐他告訴兒子，告訴母家，恰好儿上有刁實解下的腰帶，用力在媳婦頸上一勒，自然嗚呼哀哉了。次早，叫刁實去報知母家，只說急病。兒子是極孝母親的，不敢多說說語，只是痛哭不止。母家只有弟兄，光景也很寒素，人材也很孱弱，明知道內中別有黑幕，若是官衙訴訟，又要費銀錢。又

要費工夫地保差役那一箇肯白使的。況且貧富不敵。說道人既死了。母家也不追究。只要從豐棺殮。延僧超度。阿姑本來是恐慌得很。聽到母家不來干涉。他使一概答應出殯。這日鄉下還搭臺演戲呢。遠方的人不知道原因。還羨慕媳婦的榮耀。近村的人沸沸揚揚。不過說阿姑淫毒。媳婦貞烈罷了。看見母家尙是隱忍旁觀。事不干已。那個來代他昭雪。小婦在村裏貪看了一兩日戲。所以逾過假期。老太太問起。纔把這疑案談談。不知老太太何故要驚動大人。那督聽罷。問道。這事是真的嗎。老嫗道。真的。那督道。你可做證嗎。老嫗道。可以。那督對太夫人。又請了一個安。說兒子明白了。出去辦罷。太夫人道。去罷。那督出來。派中軍去傳保定府上院。叫他速飭清苑縣。赴南村親提莫姓民婦。備工刁實。解轅候審。保定知府奉了當面嚴諭。也無從探聽消息。只得專差下縣守提。清苑知縣更不知來意。趕緊下鄉。將這男女兩犯。上了鐐銬。星夜起解。村裏的人料是東窗案發。卻猜不出這樣被制臺知道。這等嚴厲。知縣帶了犯人上府。知府連知縣一併申送督轅。那督見了知縣。說道。貴縣知道這案始末嗎。知縣道。卑職奉檄提人。未敢擅訊。那督道。犯人今日寄監。明日早堂。煩貴縣帶犯。祇候一面。令知按察使。首府會訊。次晨二堂上擺設三副公案。中間是總督。左邊是按察。右邊是首府。清苑縣上堂行禮。中軍傳鼓開門。民衆觀審的。約有數百。傳諭不准喧嘩囉唳。點過犯人名。由首府先問了幾句。

籍貫職業的例話。那督便向刁實道：你快把如何通姦主母起意殺人的實情供上來。刁實四面一望，沒有原告，自然隨嘴抵賴。那堂後早走出白髮青裙的老嫗來，把莫伊氏同刁實的劣迹一五一十宣布。大衆按察使同府縣纔之恍然大悟。莫伊氏早認得老嫗是同村的陳家嫗，嫗在總督衙門裏服役的。此案有他作證，要一點不認是不能了。當堂認了通姦，是實媳婦却認個刁官圖姦不遂，羞忿投繯。他却並非同謀，希冀逃個死罪。知府開了供摺，送那督閱看。那督諭清苑縣補提莫范氏家屬，隨帶莫范氏尸棺，責成首府督同首縣訊實。按擬知縣那敢怠慢，又去提了范雲、范霞對質。莫伊氏總咬定自縊。清遠縣命作開棺檢驗，莫范氏確係勒斃。填明尸格，擬定刁實強姦烈婦致死，加功應斬立決。莫伊氏謀斃卑幼，應絞監候。那督不以爲然，說道：伊氏不爲丈夫守節，與莫姓恩斷義絕。范氏不得以卑幼論，合應立絞。照這樣附片奏請。朝廷居然批准，就地行刑。高牙大蘇的旁邊灑了幾點惡血，一場冤案仗這那老夫人昭雪了。那督還將范氏專請旌表，建坊入祠。那老夫人纔了却一樁心願。這首府本來姓唐，名樸，號叫漪園，從翰林外簡知府。此番承審這案，長了許多見識，增了許多經驗。因此卓異入都，不到二三年，升做江蘇按察使。這江蘇是東南大省，蘇州首府附郭的有長洲、元和、吳三縣，均需幹才。上考纔補這缺，論到每年收入廉俸外，實也不少。但須串同胥吏魚肉農叢，踢斛凌尖，希圖中飽。算

得。斂。錢。的。上。策。若。是。存。心。一。個。高。字。加。著。一。個。慈。字。怕。不。清。風。雨。袖。嗎。從。前。有。個。元。和。馬。知。縣。帶。著。孺。人。弱。女。由。大。挑。補。了。這。官。甫。過。中。年。遽。捐。館。舍。他。原。籍。又。是。甘。肅。一。棺。萬。里。如。何。能。够。歸。葬。焚。瘞。母。女。貧。人。廡。下。初。時。年。家。僚。友。還。有。一。點。津。貼。隨。來。的。長。鬚。老。僕。出。去。經。營。負。販。尙。好。勉。強。度。日。老。僕。又。客。死。了。年。家。僚。友。又。星。散。了。母。女。兩。個。牽。蘿。補。屋。掃。葉。添。薪。自。晨。至。昏。全。靠。著。十。指。生。活。年。豐。的。時。候。已。是。數。米。而。炊。一。過。凶。災。竟。至。欲。炊。無。米。了。女。兒。名。叫。瑜。姑。看。著。老。母。飢。寒。交。迫。心。中。著。實。不。忍。却。又。瘠。貧。無。策。援。手。無。人。便。泣。向。老。母。道。女。兒。長。成。十。六。歲。了。若。是。男。子。還。好。奮。志。科。第。恢。復。門。祚。母。親。尙。有。享。福。的。希。望。偏。偏。是。個。女。身。親。恩。是。無。可。報。答。女。兒。願。學。嬰。兒。不。嫁。做。母。親。膝。下。的。長。伴。不。料。米。珠。薪。桂。害。得。母。親。衣。食。不。周。這。真。是。女。兒。不。孝。了。女。兒。左。思。右。想。只。有。鬻。身。做。婢。得。貲。養。母。纔。好。稍。酬。罔。極。呢。老。母。道。爾。父。一。行。作。吏。爾。若。作。婢。不。是。貽。泉。下。人。羞。嗎。瑜。姑。道。女。兒。矢。志。自。愛。決。不。貿。然。失。身。有。玷。門。戶。的。老。母。無。計。可。使。只。得。含。淚。允。諾。這。消。息。傳。了。開。去。媒。媪。沓。來。紛。至。戶。限。爲。穿。老。母。愛。惜。瑜。姑。左。也。不。允。右。也。不。肯。瑜。姑。面。貌。原。是。秀。麗。的。性。情。原。是。溫。婉。的。加。著。筆。墨。娟。靜。鍼。黹。雅。所。以。人。人。想。掇。足。先。得。最。後。媒。媪。偕。一。老。嫗。前。來。平。視。說。道。某。太。太。需。購。一。婢。只。要。青。年。美。貌。不。靳。重。價。老。母。尙。猶。豫。不。決。瑜。姑。從。慮。老。母。說。有。八。百。金。的。厚。聘。足。以。養。生。送。死。了。老。母。道。你。看。他。言。甘。幣。重。怕。不。是。誘。我。嗎。

便同媒媼說明。須要送女前去。拜見主母。媒媼並不唆拒。到得銀契兩交。帶著母女同行。穿街過巷。走了一程。只見一所極大院落。門無司閽。庭無傳達。走進裏面。大有獶兒吠客。鸚哥喚茶的光景。一面走。一面想知道。不是善地。那巍然高坐的主母。頤指氣使。一點沒有大家風範。彼此相見也。故作驕人的態度。惇笑道。你去罷。你女卽是我女。你可放心的。馬夫人並不打話。只望著內室的陳列。都是管絃絲竹。後堂隱隱約約。有幾個粉白黛綠的。嘻嘻談笑。益發起了疑心。便向瑜姑道。善事主母。我再來視汝。汝勿念我。瑜姑涕不可仰。馬夫人以目示意。快快的跟了媒媼出門。便要還銀毀契。媒媼說他兒戲。豈能任你反覆。兩人正在口角。前面唐按察的儀從來了。馬夫人攔輿呼冤。唐按察約畧一間。叫把媒媼帶住。交三首縣立時查辦。叫馬夫人歸家待質。三首縣提到妓家行首。科他買良爲娼的罪。身價充公。房屋發封。還要驅逐出境。唐按察對著三首縣道。這事却辦得爽快了。但是馬夫人同小姐。沒有結束。難保不再有他事發生。我們救人。不救澈。畢竟有點遺憾。況且馬小姐的父親金章墨綬。同諸君先後同僚。視此梵梵。諒不忍聽他淪落。諸君身爲民牧。平日容奸養惡。畧不究詰。若非馬夫人機警。不是使仕宦閨秀沈入陷阱嗎。我也不來責備諸君。請各捐俸五百金也。算謝過也。算贈嫁。三首縣自然照送。唐按察對馬夫人道。你將這一千五百金帶家去。連充公那項。已有二千餘金了。我替你擇個佳婿。使

你可以靠老。不要再受人哄誘呢。馬夫人同瑜姑磕頭致謝。按察正在輪考月課。出個四書文題。是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子妻之內。中蔣瀛一卷。有幾句道。誰爲姻媪。公治長也。誰爲媒妁。衛武公也。按察傳學師問這蔣生有否結婚。學師查復蔣生年祇十七。是吳縣學生。家貧力學。並未訂姻。按察笑道。我來做個衛武公。將課卷拔列第一。命吳縣知縣同吳縣學師作伐。向馬夫人致意。馬夫人歡喜非凡。這陶生又拜了按察老師。按察道。汝岳母的苦情。你總知道了。將來合卺以後。須得從優侍奉。汝岳父原籍過遠。便在蘇州擇一佳城。把那遠道歸魂有所附麗。這是你子壻的責任。汝岳母奩費有了。我贈汝五百金。作爲婚費。汝總要有志向上。纔不負我一番的培植。蔣生唯唯而退。兩家在閨門裏租了房屋。結婚這日。除兩位冰人外。還有幾個馬知縣舊同寅。一班蔣生的同案。都來道喜。郎才女貌。一對璧人。連馬夫人也象服笄珈。指揮一切。到得夜闌人靜。喜婦扶了馬小姐歸房。蔣生亦從容辭了。岳母躡進房裏。這時燈花含笑。爐篆添香。聽了憂然的帳鉤聲。早成就了百年姻眷。從此三人團圓。一室式好。無尤。馬夫人提起唐按察的大恩。叫蔣生總要竭力圖報。蔣生道。我們靠著唐老師。使我溫飽。讀書不算吃苦呢。女婿聽得那陶雲汀陶老師。纔是真苦。所以他體恤寒士。不遺餘力。如今已升到兩淮運使了。這雲汀苦境。究竟怎樣呢。正時。

蠶粥生涯名士淚

梅鹽事業相公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亦是補敘寫那總督之表貞婦寫唐按察的恤孤女熱心毅力古道摯情務使死者伸冤生者得所名臣氣概固是不凡

姦夫淫婦膽大心粗以爲無事不可爲其所恃而無恐者金錢也若范氏歿後其兄弟控訴其鄰里干證由縣而府由府而司而院而部或可緩決或可倖免不意有這陳媪的一訴有這那太夫人的一怒卒至兩人授首無法遁飾殆卽范氏之靈歟曲折寫來妙有蹊徑

馬夫人是有閱歷的人馬小姐是有性情的人鬻身養母一段是寫馬小姐送女入院一段是寫馬夫人而其種種籌畫處處成全又寫唐按察不特舊同寅新同案是實便是蔣生亦是實然却入情入理迥異見首不見尾者

第六十回

停紅燭洞房誤僚壻

坐黑車永巷識閨娃

上回說到陶雲汀耐苦讀書漸漸敷歷清要帶挈他妻室封了夫人這雲汀却單名一個澍字是湖南安化縣人父親在日曾經同朱家訂婚聘定的是大小姐由紳士徐校官塞脩那時陶家甲第連雲田

第六十回

停紅燭洞房誤僚壻

坐黑車永巷識閨娃

八一

盃。阡。陌。朱。家。還。是。仰。攀。的。不。道。陶。老。姐。謝。雲。汀。還。在。髫。年。寡。婦。孤。兒。任。人。侵。蝕。陶。老。太。太。又。棄。養。去。了。雲。汀。三。年。讀。禮。已。經。担。石。無。儲。雖。然。補。了。縣。學。生。員。真。是。斷。粥。畫。蠶。異。常。清。苦。徐。校。官。看。雲。汀。年。逾。弱。冠。向。朱。老。提。議。迎。娶。朱。老。耕。三。餘。九。居。然。坐。擁。倉。箱。這。位。大。小。姐。滿。口。肥。甘。盈。身。羅。綺。享。用。是。久。慣。了。聽。得。家。中。傳。說。陶。家。景。况。朝。不。保。暮。早。經。不。願。出。嫁。偏。是。朱。老。礙。著。徐。校。官。的。面。子。不。好。不。允。只。得。來。同。女。兒。商。議。叫。他。權。時。忍。耐。靜。候。將。來。發。達。還。說。讀。書。人。魚。龍。變。化。是。料。不。定。的。大。小。姐。一。句。不。聽。總。說。要。我。嫁。陶。除。非。覓。死。蓬。頭。垢。面。不。梳。不。洗。吉。期。一。日。近。日。一。了。朱。老。如。蟻。旋。磨。弄。得。來。毫。無。計。畫。諸。親。百。眷。也。沒。人。替。朱。老。設。法。朱。老。將。粧。奩。一。切。是。整。備。好。了。只。是。屆。時。無。人。上。轎。陶。家。雖。則。是。寒。士。還。好。金。錢。解。決。徐。校。官。究。是。紳。士。他。只。要。向。知。縣。動。一。張。紙。連。我。這。監。生。都。保。不。住。呢。這。女。兒。還。是。要。斷。歸。陶。姓。徒。然。吃。一。場。惡。官。司。轉。來。看。看。女。兒。依。然。臥。牀。不。起。淚。皆。承。睫。朱。老。防。他。真。要。自。盡。也。不。敢。強。逼。他。家。中。有。一。位。二。小。姐。原。是。從。婢。女。收。養。的。朱。老。因。他。聰。明。端。重。算。做。女。兒。也。字。與。鄰。村。錢。姓。錢。姓。家。境。充。裕。算。是。鄉。間。首。富。他。兒。子。又。美。如。冠。玉。大。衆。都。羨。慕。二。小。姐。的。福。氣。大。小。姐。不。免。妬。而。且。怨。如。今。趁。這。個。題。目。總。想。朱。老。與。陶。姓。解。約。別。尋。嘉。耦。朱。老。又。不。敢。嘗。試。二。小。姐。看。得。朱。老。這。樣。著。急。便。暗。對。朱。老。道。女。兒。不。是。不。識。羞。看。這。大。姊。姊。厭。薄。陶。郎。不。過。爲。一。窮。字。女。兒。聽。得。陶。郎。有。聲。庠。序。焉。知。彼。

來不得科第大姊姊是不能回心轉意了女兒幼小是極苦的承蒙父親抬舉始有今日便是嫁到錢姓深恐無福消受現在父親無法對付陶姓不如將女兒替嫁一則可救父親的急二則可愈姊姊的病若果女兒命好陶郎不是下流的人也會做官做府否則嫁往錢姓憑你銅山金穴也要用盡的朱老聽罷顛巍巍的跪下道謝謝你二小姐真是我救命恩人了這消息傳到大小姐耳朵裏還說妹子願嫁陶郎將來不可看我眼饒又到錢家來說破若陶郎飛黃騰達憑你五花官誥我也不想奪他只是我的粧奩他却不能受用須要父親另辦二小姐叫朱老不必置備朱老只用了兩箱一桌草草完了婚事箱裏却裝了二百兩紋銀二小姐到了陶家靠著徐校官代爲張羅鼓吹綵輿並不十分簡褻寥寥的幾個賀客粗肴魯酒算是熱鬧一場後來送入洞房高停紅燭雲汀回觀新婦豐腴裏面還攪點秀娟的樣子著實心慰二小姐對著陶郎亭亭玉立眉目威稜知道蛟龍不是池中的物雙心一機自然樂甚畫眉了二小姐過了幾天看得雲汀家中除却破硯殘書確係徒存壁立暗想大姊姊到此真是一刻難捱呢他却親操井臼數米量柴還要親進羹湯調養雲汀的身體雲汀雖不在意卻從不聽見新婦提起歸寧二字未免有點疑心有時朱老進城偶然來看望女兒並不十分親熱雲汀只爲新婦溫柔到也毫不計較這年是朱老六十大慶雲汀夫婦備了禮物親去祝嘏朱老雖在鄉下鋪設

得花團錦簇。長袍短套。躡濟一堂。雲汀勉強周旋。見那錢姓的僚婿。翩翩裘馬。大眾都去。奉他雲汀在外面閒步。聽得廊下聚著僮僕。指指觸觸。叫他丫墻。雲汀回步進廳。裝出嘔吐的樣子。託人傳語。內窰叫小姐同歸治病。二小姐總道是真的。及至回到家門。看雲汀並沒有什麼。雲汀將所聞的話。婉問新婦。還說若有隱情。不妨明示。我同你名分已定。決不以貴賤易妻。二小姐被他纏詰不遠。纔把舊事說了一遍。還道自傷賤質。有玷郎君。將來別配高門。妾願退居篋室。便了雲汀道。岳父可認娘子作女。我豈不可娶娘子作妻。況有這樣的孝思。這樣的賢行。我方喜得佳婦。那有另偶的道理。你不必介介了。你見了父親。萬不可說我知道。使他抱歉。從此雲汀同著新婦。更加親愛。二小姐手背上。卻有一個肉瘤。像是筋絡拘攣結成的。雲汀問他緣由。他說幼時作苦。係爲磨柄所傷。自後炊汲辛勞。到也並不加劇。雲汀室有健婦。益加刻勵。經史以外。連那治河治鹽的書籍。無不寓目。二小姐典釵鬻珥。任他購買。次年秋間。果然登第。闈卷履歷。上刻著妻朱氏。連朱老的監生頭銜。也都注出。朱老親送程儀。雲汀一路北上。覆試會試。殿試。鬧了一陣。請假回鄉祭祖。已是蟒袍補褂。朝帽烏靴。連那不通問問的大小姐。一樣來送賀禮。吃喜酒。二小姐受了官話。向大小姐格外謙抑。諸事齊備。謝了徐校官。別了朱老。挈眷入都去了。雲汀做了多年京官。照例奉旨外放。這時門生故吏。實繁有徒。還有鄉會的同年。衙門裏

的同官約齊分子在湖南會館公餞。不知那一個第一齣點了雙冠。誥雲汀在席上潸然淚下。大眾都想不出緣故。只有老同鄉知道那段公案的說道：真正疏忽極了。雲汀家有碧蓮姊，不要招他見怪。囑雲汀由道而司，由司而院，官到兩江總督，歿諡文毅。那二小姐封階一品。朱老還得著他贈大。小姐少寡家，落全靠著二小姐照拂呢。這是後話。那日在湖南會館筵上，有個浙江御史談起北京風俗，說道：近來逛廟喝茶，比從前益發龐雜了。我家裏住著同鄉公車，他本喜歡在胡同裏走走。我也公事忙，叫家裏供給他兩飯一粥。他有不回來宿，當然在胡同姑娘家裏了。誰也去管他閒帳。昨早他清晨敲門回家，我還沒有套車，問他爲什麼這樣早。他對我說道：昨兒晚間像個漁父入桃花源，又像個唐明皇游月宮，恍恍惚惚，迷離離。如今還不清醒呢。若說是夢，吓我四喜袋裏四十吊錢票沒了。若說是真，吓從來不會見過這樣地方。遇過這樣排場，我聽他說得古怪，門也不出了。客也不拜了。只問他怎麼起因，怎麼結果。他說昨晚原有兩個同年約在胡同裏看牌的。同年叫我在茶館裏等著。我不過煖壺茶坐坐罷了。因爲要個煤紙抽烟，問茶博士伸伸指頭。茶博士道：三吓在下面候著呢。引我到一輛車邊。車夫招呼上去，便將四面車布遮滿，只聽得驢蹄橐橐的響。約莫一兩刻時候，還不停止。我強把車布拉開一角，只見天昏地黯，漏出幾點星光。黑魃魃四面都是樹林。我極喊車夫絕不答應。驢蹄

却走得越快。我只好聽天由命。轉了兩個彎。車就不動了。車夫先下轅。來像是叫門聲。門呀的開了。車夫拉我下車。向門裏一推。早有宮妝。繡婢執著紗燈。曲曲折折在前引導。我跟在後面低頭的走。黑夜裏。看不出樓臺亭閣。只覺得階級高得狠。到得裏面。像是閨人粧閣。帷幕衾枕。頗爲華麗。見有三十許旗婦。起迭握手笑語。纏綿繾綣。繡婢次第進酒。進饌。旗婦笑問用掌杯呢。用脂杯呢。我也不解。所謂便說都好。他伸出兩隻玉手。叫繡婢篩酒。掌心沁入我口。卻有一種異香。直透丹田。已是神酥骨醉。後來還將紅色甜酒。吸在口裏。捧著我的兩頰。直哺喉際。那漆黑的雙睛。緋紅的雙靨。任我飽看。這酒還比前次的厲害。已弄得玉山頹倒。飄飄欲仙。傳忽外面呼爺來。旗婦對著繡婢道。伏侍爺睡罷。我去去便來。繡婢替我寬衣解帶。安置在美人榻上。繡婢也自緩結束。只覺得香風一陣。輸入衾際。偶加摩撫。滑不留手。蘊蘊一枕。真是莊生的蝴蝶了。到得一覺醒來。華燈四燦。入抱的換了那旗婦。香溫玉軟。又是別開生面。天色將曙。繡婢端上茶來。催我速起。我模模糊糊。隨他擺布。賞了他袋內的錢。他引我出來。時候還是味爽。門外車子早候著呢。趕到茶店門首。我下車了。他車子也去了。我記得唐朝有個狀元。被虢國夫人禁住。四處尋覓不得。臨別時。夫人送了他一張圖。叫他呈與玄宗。玄宗纔不追究。這圖都得不著。地方都看不見。不是更秘密嗎。我聽他說得這種詳細。還是魔窟。還是淫窟。到可補到蒲留。

仙的聊齋志異袁簡齋的子不語呢諸位從前德見過不會一個同鄉翰林道這叫做黑車京城裏多得狠呢你這都老爺真是少見多怪這種多是王邸裏的姬妾幹的邸裏的便門四通八達一位王爺後房下陳多則近百少亦十餘王爺不是銅澆鐵鑄的那裏分拆得開這年輕女子丟他在長門永巷好的做點活計賣幾個錢不到中年憂鬱死了不好的弄出這樣句當既好賺錢又好得些入幕的賓客供他娛樂別有窮極的世襲因為俸祿不敷家用縱容姬妾做這事的這到也可遇而不可求他一個沒有地址二沒有姓名坊官知道了也查不出禁不來的有人詠黑車的詩道

一拂絲鞭日已斜况留蘇幕四圍遮仙山彈指樓臺現記得春深富貴家

曲徑通幽故遲維

鬢心事一燈知羅襦親解聞薌澤正是淳于欲醉時

朝朝暮暮忒模糊雲雨荒唐事有無歷徧

離宮凡卅六可曾補入十洲圖

花落花開亦夙因回思往事已成塵雲駢獵獵歸來後日出烟

銷不見人

御史道輦轂之下竟有這等事嗎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飛章參劾了翰林道你爲什麼這樣默氣呢我說一無住地二無姓名這摺子從那裏做起若說明王邸的姬妾恐怕你這小小的御史官兒要跑一趙口外還是便宜的否則空空洞洞不關痛癢徒然費什麼筆墨呢我看算了罷况是他們滿洲人

家裏的事他們防閑的何等緊密不肯放鬆點子却還靠這黑車讓我們漢人嘗嘗異味罷御史義形於色說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丟官也肯的出口也肯的只不許這敗俗傷風的事玷污貴族擾亂禁城那翰林撲嗤一笑不響了御史從會館散出去把黑車的大概約略略上了一本上面將錯就錯的當做嚴禁娼妓便傳諭五城分頭查復向來北京城裏只有優伶的下處設筵席叫條子便王公貴人也不諱的若是狎妓飲酒便算有玷官箴了這些娼妓又都是燕趙佳人沒有婀娜苗條的丰度到也沒人賞識漸漸八大胡同開闢起來招引了一班南妓笙歌達旦翻出了一片新世界把北妓的生意固然奪去連優伶堂子裏也寥落得不少優伶的相好都是旗門子裏的正在無縫可鑽絕不得御史這一奏五城驅逐流娼先從南妓入手嗔鴛叱燕打鴨驚鴛各南妓逃的逃匿的匿坊官釘門的釘門擇配的擇配連北妓也受著影響北妓是京直一帶的離家既近又好退避到天津侯家後等處南妓受了這個打擊還仗那個保護呢偏是有著名的大僚爲著南妓幾乎鬧出一樁大案來那南妓畢竟姓甚名誰呢正是

不將姓氏埋香國

甘殉功名付教坊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仍是補叙已遞入咸同時代。蓋自四十六回至五十五回均寫洪楊捻回諸役。於吏治民風不能兼叙。五十七回以後故用補叙以彌缺憾。既免夾雜。亦有回顧。是小說中別開生面者。

朱二小姐亦孝亦賢。其享榮封膺多福。宜也。朱老亦是忠厚人。故始終探女贈壻。情感猶昔。較之三十回之雛玉裂紙責壻。馳車見姑。大小姐得無有愧耶。然而貧富易志。比比相是。尙何斷斷於朱大小姐。

陶雲汀聞了壻而不怒。是其有度。觀雙冠詭而自傷。是其有情。至於安頓朱老。慰藉二小姐。可謂面面都到。齊家而後治國。雲汀有焉。

描摹黑車情狀。是某孝廉口吻。亦是某御史口吻。其留客媚客。有非娼妓所屑爲者。而出諸王邸媼妾。無論其自爲之。其主人縱之。皆堪一恫。世之喜鋼姬妾者。流弊必至於此。黑車特雛形也。某御史是侃直語。某翰林是尖刻語。至謂靠著黑車。嘗此異味。漢人惡滿之心。溢於言表矣。滿漢隔閡。於此語無意中道破。

第六十一回 行雲流水毛子醉明窗 檀板金尊珠兒離畫舫

上回說到北京嚴禁娼妓。有個著名的南妓。小名叫做毛子。他仗著內務府英大臣英文的勢力。不俱

不收豔幟。反做了南妓的逋逃。英大臣本是世襲的官兒。年紀不滿三十。袍鞋吓靴帽吓荷包。搬指比他人著實漂亮。什麼玳瑁眼鏡。瑪瑙鼻烟壺。金時計。翡翠帶。版色色。齊備冠沿。上還釘著一顆大珍珠。毛子算是他禁樹不許別客染鼎。其實只瞞了英大臣一隻眼睛。開筵留宿。沒一樣不做的。只是不肯出局。恐怕撞著莫大臣。這就不了。若在班子裏。隨毛子指東畫西。英大臣無不相信。毛子靠英大臣的名譽。同他客偷偷摸摸。還增了許多聲價。毛子唱的是南曲。穿的是南裝。英大臣每日午後下來。總須去坐坐。毛子鬢雲眉月。正在脩飾。騰出這個空兒。無論什麼人。概不招待。專伺候這位英大臣。英大臣雖則每月報効不少。却未曾博得一宵親愛。或是趁著清晨未起來。圓一個好夢。或是遇著午睡。方濃來領一熟佳趣。毛子放出手段。對付英大臣。自然盡入彀中。這時五城雷厲風行。一班鴛母龜奴。個個縮項不出。只有毛子住在椿樹胡同。依然酒綠燈紅。門前車馬。坊官飭役去探問。毛子自認是英大臣的外室。容留的幾個南妓。你也親戚。我也姊妹。坊役也不敢得罪。只得回稟本官。坊官要顧自己的考成。再三挽人向英大人疏通。叫毛子偃旗息鼓。不可胡鬧。毛子那肯容納。早惱了陳都老爺。陳元激說道。英文職居親貴。如此逆旨庇妓。還成什麼體統。不是痛痛的懲戒一下。滿人更看不起漢人了。有人知道這信。叫英大臣略為防範。不如把毛子弄進府裏來住。英大臣道。我們同毛子不過行雲流水。

罷了有什麼關係他要參我儘參罷那人道大人對着毛子既行過雲又流過水交情不是狠濃厚嗎毛子得事大人也是他的幸福爲什麼如此看淡呢英大臣道我便要納毛子也須等他參案發動了看這陳元激有多少能耐陳都老爺起初這句話原不過恐嚇英大臣想他制止毛子誰知英大臣助紂爲虐毛子更覺耀武揚威真正忍耐不下去了還不敢十分傷觸只在澄敘官方的摺子裏帶了一筆議政王看了便有點震怒想到北京這班官場敗類宗室下流走狗鬪雞蒲博飲博還嫌不够要去做蜜子的護花旛這不是貽人笑柄嗎英文是一品大員不料又蹈此轍我邸裏的激哥兒一向同他認識恐怕也在一窩裏呢因此將摺子暫且擱過不道幾個清流黨你也一本我也一本越到後來說得越厲害指得越確切議政王料定瞞不過了只得叫坊官指拿毛子毛子究竟是個妓女駛著英文的風帆一路順遂的過去連日聽見爲他的事愈鬧愈大已經有點胆怯英大臣來安慰他說一切有激大爺做主上面斷不至嚴究毛子總道安穩了但是生涯却冷淡了許多毛子這日起來無事有個桂大爺來訪留他午飯對着明窗淨几兩人有點子薄醉毛子靠在榻上桂大爺還在那裡議論英大臣早有坊役闖近房來說你是毛子不是套上黑索拖了便走桂大爺上前去排解一總連帶在內裏面寄住的南妓以及男女傭人共有十餘叫坊役先回坊銷差庭中立著戴白頂子的官招呼手下掩

好了牆門。加上兩道封皮。坑官先問了桂大爺。知道是戶部郎中。此外盡係妓女。把不相干幾個傭人。先行開釋。那南妓小寶小紅愛香愛玉。問了一徧。概行驅逐出境。不准逗留。只有毛子。要請上面的示。桂大爺換了假名字。也保釋了。只難爲毛子。押在坊裏。滿望英大臣替他幫忙。所以供詞中。不會帶著英大臣。英大臣爲的是毛子。被逮有桂大爺同行。引爲奇辱。大恥。將毛子這案。一概付之。不管。難得桂大爺體恤毛子。上下設法。辦了遞解回籍。毛子在北方住慣了。他原籍是江蘇揚州。回家舉目無親。又要長途的使費。也是桂大爺替他弄法。只討得一張江都縣回文。這事可告結束。不料毛子最後的供。扯入英大臣。許他外堂。棠吏錄了出來。坊官只得照呈。第二日。便見了英文。停職歸案的上諭。英大臣逃不脫了。仍舊去求激大爺。議政王怕累及激哥兒。用這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話。頭搪塞幾句。將英文罰俸半年。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只便宜了桂大爺。不名一錢。把毛子納做小星了。毛子起初的意思。並不想跟這桂大爺。偏是結案啟封。班子裏器皿什物。固然雜亂無章。那時單身出來。只穿著一件緊身小襖。一條夾褲。並沒一點金珠首飾。總道官封嚴密。無人敢來攘取。此番回來。一查。不但皮棉單。衫各種衣服。什不得一。凡是值錢的珍物。舊儲的銀兩。盡皆不翼而飛。毛子只叫了一聲苦料。得場面是撐不起來了。衣飾是置不成功了。看看還是桂大爺有點良心。也就降志相從。不再做那倚。

門的事英大臣雖則沒什麼大傷眼睜睜看情人被人奪去應該發恨他到不怪毛子痛心疾首只怪清流黨偏是清流黨中的寶廷號叫竹坡從福建典試回京中途演出一段佳話他便專摺自劾這種風流罪過不過降官鐫秩斷不至永不叙用北京正不滿這清流黨碰出這件事來議政王說他們自命清流黨原來也幹濁流的舉動嗎寶廷是宗室該奏請宗人府削籍怕革職不足蔽辜呢滿洲人隨聲附和英文想就此報復幸虧老佛爺聖明定了個革職處分竹坡也仿著范蠡載西施的故事輕舟一舸容與五湖了他却自題一副聯語挂在船上道

宗室八旗名士草

江山九姓美人麻

上聯是竹坡自道人人都一望而知只一草字下的奇特下聯大約是說這美人了九姓的江山漁船本是由閩入浙專供官差的每船都有美人承值美人下爲什麼又下一麻字原來竹坡乘了江山船過浙不過感慨時事借著詩酒消遣這船裏只有一同年妹名叫珠兒箏琶絃索無一不精有時人靜響深替竹坡添香磨墨居然像個侍姬竹坡獨坐無聊旅途岑寂與珠兒也肯笑語珠兒是司空見慣的無意中試點挑逗竹坡亦並不嗔怪覺得有些意思了珠兒長身頎立喜穿葱綠布衫雙履翹翹却

與解結。雖相似。竹坡住在中艙。珠兒便在後艙。一板相連。呼應是極靈的。竹坡夜間有些瑣屑。都是珠兒因應。因此愈加接近了。後來蓋被頭放帳子。珠兒殷勤得很。竹坡究非心腸。石也。前會珠兒的盛意。只是爲官箴束縛。不敢動彈。後來想到這種船娘。只須花費一點銀錢。自然肯三絨其口。況且駕長娘並不潑刺。這事總好商量。一日。離錢塘江已經不遠了。竹坡貪看江景。絕早起身。珠兒送進盥沐的水來。還披著一件夾衣。未曾鈕扣下面。銀紅單褲。鞞著弓鞞。說道：大人早呀。雙手將面盆一擎。夾衣已褪去。袖子只映出銀紅相衣。隱隱約約。現那玉峯雙並珠兒。頰渦一暈。剛要迴身。早被竹坡攔腰抱住。好在晨曦未上。四顧無人。竹坡雅意綢繆。珠兒還囔囔細語。竹坡回頭一望。駕長娘已惡狠狠立在面前。珠兒不衫不履。想從牀上一溜烟逃去。駕長娘大聲道：珠兒睡著。能你如今是太太了。是夫人了。更對著竹坡微笑道：你是寶大人嗎？你是龍種嗎？你是欽差嗎？你敢來欺負老娘的女兒。老娘是不肯饒恕的。從前你做官。我辦差。大人長。大人短。我叫女兒伺候你做事。不是叫女兒陪伴你睡覺。如今寬一點。你是我的女婿了。嚴一點。你是女兒的姦夫了。捉姦捉雙。不怕你大人抵賴。過去五十里。便是杭州。那裏上有撫臺。下有知縣。大人誘姦民女。照例是怎樣的。卽是不到杭州。我只要將聲一揚。你怎樣見這些幕友家丁呢？竹坡這個時候。不道駕長娘這等厲害。便道這事與珠兒無涉。你放他起來。能

有人看見。更是丟臉了。珠兒從此算我的人。你要多少身價呢。駕長娘道。老娘生的女兒。不是低頭服小的。你們家裏有太太有姨太太有公子有小姐。早上請安。晚上侍饋。我女兒看不慣的。做不慣的。我女兒要另一塊住。仍然叫聲太太。老娘有幾隻船。不至餓死珠兒的身價。一萬八千。不嫌多。五千三千。不嫌少。憑你自己斟酌罷。我只有這個女兒。已經受你糟蹋。將來我要來往的。你須得叫我一聲娘。竹坡慌忙答應。三千兩算是聘禮。不是身價。到了杭州省城。另備官輿儀仗。前來迎娶。竹坡同駕長娘談判解決。珠兒早鑽進後艙。連鬢影衣香。船裏不能再見了。竹坡想起在京的時候。真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既然鑄成了這錯。若要不知除非莫為。總有人要開口的。在船裏擬好摺稿。岸上公館裏。謄過一通。向浙江巡撫。借了關防拜發。這珠兒已帶在船中。逕赴蘇州了。竹坡爲珠兒損了名譽。丟了官階。那寵愛固不必說。不道珠兒面上幾點豆癩。當時如何被他瞞過。後來竹坡說他愈麻愈俏。對聯上纔著這個麻字。比那草字更覺響亮。竹坡得了珠兒。近婦飲醇。不復再向時事。惟孳孳著書。闢謬。以竟所學。猶記他致壺公夫子的書中一段道。

海外強鄰。耿耿環伺。不但其堅船巨礮。可爲中華之患。卽其邪說誣民。亦可隱憂。非謂其傳教也。其教淺陋。不足一闢。而其講天學者。逞其私智。肆其臆說。以器爲道。以數爲理。自命爲學究夫人。

欲將古聖人陰陽動靜之訓掃而空之。華人喜新好奇。多爲所惑。羣以西人爲大智。足以知天。此時雖恍於清議。尙不敢直謂聖人不知天。數十年後。恐知天者皆奉□□□□爲聖人。而不屑讀大易矣。

看了這幾行議論。覺得竹坡才識迥異凡俗。由蘇州而金陵。由金陵而維揚。泊漢皇登秦岱。吐些骯髒不平的氣。珠兒隨著竹坡。拋却了檀板金尊。檢點那筆牀茶竈。竹坡自然願而樂之。還託同年張肖農。太史畫成一幅小影。烏蓬白舫。翠竹黃花。確是林下儵然的丰致。後來竹坡的兒子壽蕝。侯取出來。徵題什樣。張幼樵陳弢菴張香濤。一詩一詞。贊美這珠兒裙釵青眼。荆布白頭。算是閨閣中第一流人物。自從竹坡娶了珠兒。畫舫裏的同年嫂同年妹。聲價頓然十倍。不但墮鞭公子走馬王孫。要到江干來一夢。便這些富商鉅賈也多了。一個銷金鍋子。杭州城裏最著名的大家。知道是胡大先生。胡雪巖保劉二品頂戴。賞到黃馬褂。出去向外國人借債。胡大先生簽個字。比浙江巡撫的關防還要鄭重。他家裏與娘越女列屋而居。忽然向畫舫裏眷一雛妓。名叫檀香。終究用五千元身價買了回來。胡大先生非常歡喜。還在住宅外面別築金屋。供養檀香。這胡大先生究竟什麼樣人呢。正是

桃葉葳蕤迎遠渡

柳枝穠郁寵專房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雖係寫兩妓女而滿漢水火之局愈加顯著清之衰由此清之亡亦由此貴戚專權清流買禍識者早窺於微矣。

寫毛子驕蹇處是寫英大臣寫毛子衰落處亦是寫英大臣英大臣始而縱之終而捨之英大臣之咎也若毛子之迎新送舊避熟就生均是妓家慣例冶遊者最宜自悟最宜自警。

珠兒種種設施皆駕長娘授之皆駕長娘縱之非真欲嫁竹坡也覬覦竹坡之金錢耳竹坡解囊慷慨使駕長娘無隙可入珠兒便爲竹坡所有駕長娘之技窮矣竹坡自劾退而著書得無負清流二字珠兒有功竹坡不少。

二十六回爲福貝子寫江山船何等熱鬧此回爲寶竹坡寫江山船何等閒靜蓋作者力避犯複也或謂竹坡感憤時事有託而爲然觀其偕隱五湖與故舊年家不甚通問其蓄志固已久矣斯言或可信歟。

議政王寬於英而嚴於寶非德英而仇寶也因激哥兒而寬英因清流黨而嚴寶耳一言以蔽之曰私一事如此其他可知清之不綱謂由於議政王也亦宜。

第六十二回

歌舞芝園綺羅滿南國

銀鑰棘寺桎梏困西施

上回說到胡大先生胡雪巖他原是錢店夥計出身後來靠著左文襄公籌辦軍餉漸漸又貴又富南北十八省沒有一省沒有阜康銀號雪巖揮霍無度凡是民間有點姿首的他只須春風一度便有數十元的月費或將父兄夫婿提挈一個位置窮家小戶的婦女貪圖這點優待無不惟命是聽雪巖在杭州城裏元寶街購成一所大廈傍邊便是花園玉階銅卸珠箔銀簾真是十分富麗榜著芝園兩字重樓複閣姬侍林立家中還有梨園一部歌衫舞扇粉墨登場却都住在園裏點綴那春花秋月雪巖還不滿足東也置個外室西也組個公館除卻檀香以外要算吉祥巷裏的羅姬最爲得寵雪巖每日總去一趟其餘逢五逢十都有畫一的規定晚間歸家的時候各房姬侍無不迎妝相待管家婆傳呼老爺進某姨太的房只聽見一片屈戌聲盡行闔戶雪巖窮奢竭欲還是見色眼饞什麼僕婦乳娘只要白皙豐肥他○不○惜○重○金○購○置○偏○是○這○班○人○都○是○一○雙○天○足○雪○巖○却○不○入○眼○先○要○叫○他○纏○小○並○且○派○了○幾○個○老○年○的○專○司○此○事○你○想○年○紀○十○幾○歲○二○十○幾○歲○了○骨○頭○又○硬○肌○肉○又○多○那○裏○還○纏○得○小○他○却○矯○揉○造○作○弄○得○血○肉○狼○籍○筋○傷○骨○折○寸○步○難○移○這○不○是○有○乖○人○道○嗎○後○來○有○個○醫○生○傳○出○藥○方○是○用○什○麼○猴○骨○同○鳳○仙○花○根○煎○洗○纔○能○柔○軟○大○衆○都○跟○著○他○裹○脚○俗○語○說○的○小○脚○一○雙○眼○淚○一○缸○這○却○是○雪○巖○作○個

呢。雪巖造成了芝園，佔地十畝以上。只有後面一畝，雜頭店約莫有四五分地。那雜頭待詔不肯出賣。說便是銀子鋪滿地皮，我也不願讓人。雪巖無可如何，只好缺了一角。他在芝園裏恣意行樂。這些姬侍爭妍鬪寵，弄得來精力頹唐，忽然得了北京的狗皮膏，只須貼在湧泉穴中，便覺虎虎有些生氣。雪巖恐怕藥店混售偽物，每年總派人赴京專製此膏，足敷一年的用，帶到杭州三張五張的分給姬侍。便知道臨幸的次數了。雪巖有左文襄的靠背，有各省銀號的周轉，官款紳款，各善堂各行號的存款，那一樣不在他手裏。不道觸怒了閻文介公，閻敬銘臚列劣蹟，參了一本連左文襄都解救不及。上諭下來，不外革職抄家。浙江巡撫自然遵旨施行。雪巖早得了消息，便將簿籍緊要的焚燬一空，坐在芝園的退思軒，叫管家婆傳喚某姨太，某姨太太下樓。這姨太太不知道什麼事，都是不及衣飾，匆匆而至。雪巖對他們說道：我今營業失敗，不能養贍你們。你們跟我一場，每人送你們白銀二百兩，所有隨身衣飾聽你們帶去，不必回房。就此出門罷。諸姬侍雖然一片哭聲，想到白首長門，還不如琵琶別抱，只恨當時不曾多帶一點珍寶，徒然滿身羅綺，值得幾個錢呢。大眾一闕而散，只留了幾個年長的同心愛的伏侍老母。雪巖的老母却是九十餘歲了。九十歲在西湖雲林寺做壽，壽屏壽聯從山門掛到方丈房裏，沒有隙地。官吓紳吓，戚族吓，捧觴祝嘏，恐怕簿上沒有名字，席上沒有坐位。一到冰山勢倒，連靈

巖也是青鞵布襪待終。天年各省的多少房屋。多少市肆。多少器具衣飾古玩。盡皆抵盡。只留了這個芝園。沒人承受。還有慶餘堂。雪記藥店。雖則易人開張。那每年的招牌錢。還歸雪巖收用。所以雪巖歿後。有人做副刻薄挽聯。詳叙他的惡行醜狀。結末兩句。是祇留得慶餘二字。須知積善可傳家。真覺得婉而多諷呢。杭州這些外室公館。臺空鳳去。巢覆燕飛。那裏還有私蓄。只是上海的胡寶玉。他卻未曾嫁與雪巖。連這三馬路的樓房。也不聞有人驚動。寶玉退爲房老。另覓了應客雜姬。雪巖未歿的前頭。曾到杭州來探望幾次。雪巖已經謝絕塵俗。皈依禪理。布衾紙帳。掃盡繁華。寶玉感慨一番。只與老母盤桓幾日。後來連心愛的姬侍。擇人遣嫁。贖的是三姨五姨九姨羅姨。也都茹素誦經。蒲團趺坐。有人算這雪巖的命。說他是財神轉世。可以富逾猗頓。壽并彭篯。祇爲了淫惡貫盈。受此打劫。幸虧老母恤貧救苦。積了功德。所以還能保首領。這句話雖則縹緲。他那學業的時候。夜間睡在檯上。忽聞有人潛步。急忙呼衆齊起。見地下伏一僵賊。問他何以不走。何以不偷。他說踰垣進來。正待動手。陡見桌上臥一金面財神。因此驚倒。衆人放了這賊。那說雪巖將來總要發達。那雪巖失敗的緣故。並不是爲著虧空。因北京阜康銀號裏。門口一路堆著太平銀子。是預備存戶擠兌的。從來不肯動用。這年銀號裏換了經手。便說堆著銀子不生息。真是傻子。叫管庫的提進來。放出去。號裏老成的勸他不可變法。前人

必有作用。他竟孤行壹意的做去。三三兩兩傳說。阜康太平銀子不見了。先抽私款。後提公款。自然不
够。應付由北京一路傳出。來收的收不進付的少不來。幾日工夫。阜康一律停歇。閣文介這時是戶部
尚書。投井下石的一參。雪巖便有通天手段也。挽回不得。雪巖唱了這首下場詩。他人總要牢騷抑鬱。
他却行所無事。說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只是對不住老母呢。雪巖歿後。老母也相繼而歿。喪儀簡略。
得狠。那有做壽時候的赫奕人家。比他紅樓夢裏的史太君。卻是不相上下。如今芝園已易主了。只胡
慶餘堂雪記。這塊藥鋪招牌。依然存在。當時雪巖也料不到一敗塗地。這樣容易。杭州市面爲著雪巖
一倒。生意清淡得許多。虧得這年是鄉試時間。各府士子來杭的擁擠。在下城永甯街青雲街一帶。考
畢以後。什麼宓大昌的烟吓。孔鳳春的粉吓。翁隆盛的茶葉吓。胡恒昌的火腿吓。總須帶點回去。因此
還好維持。到得重陽放榜。中式不中式的。盡行各歸各地。不道十月裏。新科舉人楊乃武發生一件同
姦同謀的案。餘杭縣知縣劉錫彤。連同犯婦葛畢氏。銀鑪桎梏解上府來。杭州府陳魯照倒詳司詳院。
楊乃武究竟是個舉人。杭府屬的紳士。都說劉知縣審案草率。合詞向都察院控訴。原來這葛畢氏是
餘杭豆腐店夥葛品蓮的妻子。品蓮庸懦猥瑣。偏配了風韻可人的畢氏。畢氏自然要別圖佳遇。楊乃
武是餘杭認棍同畢氏確有曖昧。後來交結了劉知縣的兒子。三人打在一堆。楊是靠劉做護符的。劉

是○靠○楊○做○爪○牙○的○畢○氏○兩○面○周○旋○餘○杭○人○都○稱○他○豆○腐○西○施○品○蓮○那○裏○能○管○得○來○畢○氏○况○且○娘○已○轉○嫁○益○發○肆○無○忌○憚○品○蓮○屢○受○畢○氏○的○奴○視○積○妬○生○愧○積○愧○生○憤○竟○服○鴉○片○烟○死○了○剛○剛○乃○武○報○到○畢○氏○羨○慕○他○新○舉○人○想○要○委○身○嫁○他○不○道○被○劉○得○知○暗○暗○嗾○使○品○蓮○嫁○母○到○縣○投○狀○鳴○冤○劉○知○縣○聽○了○兒○子○的○話○先○將○乃○武○詳○請○奏○革○然○後○一○夾○一○鎖○居○然○屈○打○成○招○紳○士○們○也○知○道○乃○武○不○是○善○人○但○這○品○蓮○的○死○却○不○該○誣○讒○乃○武○都○察○院○奏○交○學○院○覆○訊○這○胡○學○院○瑞○瀾○自○從○兵○部○侍○郎○放○出○來○的○正○值○按○臨○已○畢○回○省○歇○夏○碰○著○這○道○諭○旨○他○便○提○同○犯○人○犯○婦○屍○棺○原○告○干○證○等○開○了○大○門○細○鞫○先○開○屍○棺○相○驗○件○作○喝○報○有○毒○填○明○屍○格○逐○一○問○過○乃○武○頓○翻○前○供○說○道○葛○品○蓮○是○八○月○十○五○夜○間○死○的○革○舉○其○時○尙○在○場○裏○豈○有○一○人○在○杭○州○省○城○赴○試○一○人○在○餘○杭○縣○裏○謀○人○的○理○革○舉○是○科○中○式○卻○也○不○能○假○冒○縣○官○是○恨○革○舉○干○預○公○事○所○以○借○此○報○復○還○求○大○人○詳○察○胡○學○院○一○想○此○話○亦○不○是○混○說○但○是○除○掉○楊○乃○武○叫○誰○人○做○凶○手○呢○搔○搔○頭○髮○却○把○緯○帽○脫○在○桌○上○下○面○楊○乃○武○站○了○起○來○衙○役○叫○他○快○跪○他○說○革○舉○跪○的○是○公○堂○是○名○器○不○是○跪○的○大○人○大○人○好○脫○帽○休○息○一○回○革○舉○也○站○立○休○息○一○回○胡○學○院○看○得○乃○武○刁○狡○只○將○原○諷○稍○加○更○動○這○同○姦○同○謀○已○經○鑄○成○鐵○案○了○乃○武○十○六○出○場○這○句○話○堂○皇○冠○冕○那○個○可○以○駁○他○但○是○浙○江○的○鄉○試○十○五○總○放○一○牌○杭○州○同○餘○杭○相○隔○一○水○回○去○是○極○易○的○功○令○上○却○不○許○十○五○乃○武○知○道○十

五放牌監臨監試提調都有處分的。他所以較定十六胡學院不敢入供。便照舊依樣葫蘆的奏了。出去一面接著要考恩科遺才。胡學院格外嚴厲。碰著一個代考的德清重生。詢明了發提個枷示。提調便是杭州府。却有地痞蔡斯文。枷在門首。與這童生遙遙相對。有人撰一聯嘲胡道。

大宗師餘怒未平。一榜難搖楊乃武。

小童生遺才代試。雙枷遙對蔡斯文。

胡學院奏了上去。浙江京官大動公憤。領銜的是侍郎夏同善。據著浙紳的公呈。說品蓮是病死。不是毒死。專疏奏請交刑部提訊。上諭果然准了。刑部火牌到了浙江。便令劉知縣親解屍棺入都。先將屍棺截角封交部。覈浙紳恐品蓮復檢有毒。必至反坐。乘夜開棺易尸。劉知縣却不曾知道。手下吏胥差役恨他入骨。也沒有人告訴他。劉知縣起程這一天。還說品蓮服毒是實。乃武決難逃罪。我斷不至於連累的不過吃趟辛苦罷了。等得投文報到。部臣說要開棺蒸驗。先把棺角湊合無縫。便問劉知縣是。否品蓮屍棺。劉知縣覆稱不錯。照例具了親供甘結。然後將棺底用斧敲開。翻出尸來。劉知縣大愕道。這不是真尸呢。問官申斥道。爾已具結在先了。此時用不著狡辯。劉知縣年紀已過七十。料定品蓮無毒。乃武畢氏無罪。這承審失入的處分如何當得起呢。問官問過乃武。問過畢氏。乃武推說在場不知。

畢氏聲稱久病自斃。藥方藥罐全是證據。乃武髮長尺許，純用火漆沁入髮根。畢氏白衣麻裙，已經片片如蝴蝶飛舞。問官將全案聲叙刑部復奏一本。乃武畢氏先行釋放。劉知縣草菅人命，發往黑龍江過赦不赦。浙江巡撫學政以及歷次承審道府州縣革的革降的降。從同治十二年，拖延到光緒二年纔算結束。畢氏後來削髮爲尼的。乃武到過上海報館，仍舊回到餘杭，操他的刀筆。杭州遷善所裏住了幾年，老了死了。同畢氏歷過患難，終究難偕。初願大約是天公不肯做美呢。旁觀的議論都說乃武半有隱匿，借這樁事叫他一蹶不振。但這夏侍郎的竭力營救，也是乃武靠著妹子保得住一條性命。乃武在縣裏畫過了供，知道不是京裏平反，不轉暗叫他妹子喬粧入都，夤緣到侍郎府裏做個乳娘。便中同侍郎的屠夫人談起這案冤枉。夏侍郎聽了，邀同鄉拜摺子，居然救了楊畢兩人，不是他們不幸的幸嗎？夏侍郎因此鄉評絕好，便簡了江蘇學差。京裏正預備會試公車，各省舉子紛紛報到。有人說同治戊辰狀元洪鈞是金辛未，元梁耀樞是木甲戌，狀元陸潤庠是水光緒，丙子狀元曹鴻勳是火。只差一個土字了。今年狀元名字必有土旁。後來揭曉，果是閩縣王仁堪。好事者戲拈一聯道：五狀元金木水火土連科及第，四川省公侯伯子男列爵齊封。當時盛傳巧對。這王狀元在丙子報罷的時候，已刻了一塊印章，是落第狀元四字。到此巍然榜首，都說他有志竟成。不道王狀元却有個閨閣知己。

識英雄於未遇之先。畢竟那一個呢。正是

爲盼蛟龍得霖雨。早聞鷹隼出風塵。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胡雪巖之敗。隱隱也。楊乃武之敗。亦隱隱也。雪巖之不至死。由於左文襄。乃武之不至死。由於夏侍郎。天若預留地步以救之者。而雪巖之結果如此。乃武之結果又如此。豈雪巖造芝園。乃武中舉人時所料哉。

雪巖置外室。組公館。纏小脚。買狗皮膏。無一非從女色上著想。其敗宜也。然以二百兩銀子。徧放諸姬。使其不復回房。何其精且刻耶。錢僧出身無怪爾爾。

寫檀香。寫羅姬。寫胡寶玉。寫三五九姨。參參錯錯。興也勃焉。亡也忽焉。而關鍵在一胡母壽儀之盛。喪儀之衰。最是耐人體會。

畢氏有豔名。有淫行。何爲獨貸其死。曰品蓮固自毒。而非毒之也。然其平日虐夫。不得不借一懲之。銀鑪桎梏。困辱甚矣。此案固借懲乃武之惡。亦借懲劉令之貪。甚至巡撫學政。道府州縣。一網打盡。可怖哉。畢氏可怪哉。畢氏。

第六十三回

文字妝前預許狀頭婿

詩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上回說到王狀元未第時候曾經有過佳遇這個人却是榕林校書名叫紅玉却負著一時盛譽同王狀元算是一才一貌王狀元表字可莊那年僑寓鷺江還見青矜一領然一筆歐陽率更的楷法早料他百花頭上定占元魁况且品貌端嚴文章爾雅紅玉憐卿憐我真是形影不離可莊得此解語花兒妝閣盤桓幾欲溫柔終老有時連書院考課也攜著筆墨書籍到紅玉處來繕寫紅玉看他馬工枚速兼擅其長這第一仙人預許是狀頭夫婿只是功名未遂不好輕議委身那一點芳心早印在可莊身上可莊也狠有意思的礙著新婚未久難以遽置小星這繾綣情絲都是牢牢縛定可莊原是閩縣的人每論到隆武淪亡延平割據後來外人闖入海禁大開對著澎湖臺灣的情形不免深抱杞憂要想彌補列朝的缺失每到酒酣耳熱他總念那蔣鉛山冬青樹傳奇裏的詞道

半壁江山世界一生忠孝情懷天地難知科名有媿竊喜高堂健在誰挽風雲銷戰壘自把笙歌勸壽杯乾坤無限哀

紅玉勸他不要發這牢騷道你是玉堂金馬裏的人將來珥筆簪毫承明侍從用不著這疆場烽火的話頭可莊道你等知道什麼你看京裏國疑主少文恬武嬉雖然滿眼昇平外患只在肘腋如今日本

烏國也來立約通商了。朝鮮與日毗連。蠶食鯨吞。不俟終日。那東三省祖宗發祥的地方。還能不受影響嗎。我是想立功異域。學那班定遠傅介子。否則亦當學韓蕡。進則忠勇。退則清涼。你是名叫紅玉。能穀像金山梁夫人。桴鼓助戰。嗎。紅玉道。待你掌了兵符。我來替你擊鼓罷。這年可莊進京。做了落第狀元。留都再試。等到了丑臚唱。竟著先鞭。從北京衣錦還鄉。便去親訪紅玉。紅玉靚妝都麗。歡迎這如意郎君。這班就地紳商。都想聯絡。可莊不能不仰攀紅玉。管絃絲竹。醉月坐花。可莊在得意之中。提起筆來。在壁上題著一絕道。

憂樂斯民百感縈。尊前絲竹且陶情。願傾四海合歡酒。聊學文山前半生。

題罷擲筆而起。紅玉有點不以爲然。暗想詩句蕭颯。像是亡國的聲音。一個且字。一個聊字。仍不脫愁悵的口氣。恐怕貴而不壽呢。因此紅玉便有退志。可莊也爲著假期將滿。匆匆北上。但與紅玉留個後約。誰知到得都中。這首詩已傳徧通國。有人想借此彈劾。他說我學的是文山前半生。後半生我敢言嗎。大衆因他有這解釋。便不同他爲難。他却從翰林院直南書房。屢東文衡。年紀還祇三十餘歲。起初同紅玉每月通一兩封信。漸漸雁稀魚杳。可莊也莫名其妙。到得了艱回藉。託人致意紅玉。紅玉早門前冷落。別嫁商人了。可莊回想前情。不無傷感。從此專心國事。不復再問綺緣。然以哀樂中年。無從陶

第六十三回

文字妝前預許狀頭壻

詩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一〇八

寫○竟○得○了○疝○氣○的○症○候○京○中○地○氣○高○燥○時○發○時○愈○也○並○不○十○分○屬○害○後○來○出○簡○江○蘇○遺○缺○知○府○旋○補○鎮○江○可○莊○本○想○敷○歷○清○華○游○升○卿○貳○不○道○一○麾○出○守○來○縮○銅○符○誦○袁○簡○齋○清○華○會○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兩○句○又○加○了○一○點○抑○鬱○既○然○到○了○鎮○江○任○所○却○是○潔○身○自○好○勤○政○惠○人○執○法○如○山○愛○民○如○子○上○游○關○署○蘇○州○首○府○口○碑○載○道○一○片○循○聲○偏○是○這○班○衙○盡○胥○姦○看○得○本○官○如○此○清○廉○他○們○也○無○從○樂○指○這○年○又○是○鄉○試○浙○江○主○考○殷○京○鄉○如○璋○周○太○史○錫○恩○過○境○可○莊○前○往○迎○謁○剛○剛○在○船○中○坐○定○突○有○紹○興○中○書○周○禱○清○遣○人○投○函○來○遞○關○節○殷○京○鄉○不○敢○拆○視○便○叫○可○莊○連○人○同○信○帶○回○訊○辦○誰○知○信○裏○是○一○張○二○萬○兩○銀○券○一○張○名○單○第○一○名○是○會○稽○廩○生○馬○某○係○編○脩○馬○傳○煦○的○兒○子○此○外○一○張○關○節○暗○號○在○試○帖○詩○裏○用○一○句○宸○衷○茂○育○第○三○字○候○著○主○考○回○辦○可○莊○不○願○窮○究○只○將○周○中○書○提○到○浙○江○監○禁○其○餘○一○律○銷○燬○有○人○將○殷○周○姓○名○嵌○成○一○聯○道○

殷○禮○不○足○徵○果○然○如○贖○如○龔○安○解○文○章○量○玉○尺○

周○任○有○言○曰○難○得○恩○科○恩○榜○全○憑○交○易○度○金○鍼○

可○莊○辦○過○這○案○覺○得○苞○苴○賄○賂○總○要○敗○壞○愈○加○一○塵○不○染○吳○縣○境○內○出○了○誤○傷○親○屬○件○事○照○律○是○要○論○抵○彼○告○買○上○囑○下○定○了○軍○罪○解○府○可○莊○看○得○法○輕○情○重○援○例○批○斥○吳○縣○知○縣○三○申○三○駁○只○好○改○了○絞○監○

候那府縣胥役應得的運動費一概化爲烏有大衆知道知府作梗却又沒法擺布他只得串通他貼身跟班趁他疝氣大發進了一根西洋來的電帶叫他束在腰裏這電帶是狠靈驗的只是有幾種犯忌的食品可莊這日有點止痛上院回衙便覆審吳縣那案三班六房羅列滿堂提了苦主問過是互爭田廛總服以上的姪兒誤傷叔父致死可莊深以吳縣辦理錯誤傳呼被告跟班送上一碗茶來可莊喝了兩口便呼腹痛退堂急請醫生診視已一瞑不視了年祇有四十有七却與文山相同有人談起他舊詩說道詩讖所應在此而不在彼還是國家的洪福其實可莊的死都是胥役所爲江蘇巡撫不肯追求只奏箇積勞病故總算列入國史循史傳報答可莊紅玉所謂貴而不壽也有幾分應驗呢可莊在京的時候清流黨還振振有聲寶竹坡雖則被參張香濤却首先外放陳弢菴張幼樵鋒鏘猶昔動輒劾人弢菴自然恬澹得多幼樵急功近名議論咄咄奔走權要到也不遺餘力這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大學士肅毅伯李鴻章原是幼樵的老師只因遠在天津未能時常相叙況且翰林清苦又不便時出都門得著家中喪耦的噩音急忙到豐順原籍料理喪務營齋營奠也沒有多數俸錢看得遺掛空韓徒然增人惆悵這時出門惘惘道過天津想起爵相崇轅近在咫尺應該前往拜謁到得投帖進去說道爵相政躬不豫停止見客幼樵嗒焉若喪門房裏有個蒼髯老僕看見名帖上是受業張佩

第六十三回

文字妝前預許狀頭壻

詩篇枕畔笑拜丈人行

一一〇

綸便對司閻道。你去回一聲罷。幼樵在門房裏等著。司閻傳出一個請字。幼樵跟了內跟班穿欄繞檻。走了兩三進。纔是爵相的臥房。內跟班打起門帘。幼樵一眼望去。見那爵相斜臥牀上。面貌著實清澀。牀邊一張小几。朱紅黑墨。填委文書。幼樵不便請安。只問了句老師大愈了。門生不曾得信。所以沒有趕早來探望。老師是擎天一柱。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到是體魄初痊。精神還未完復。總宜節勞。爲是爵相道。我也老了。從前幕府的人。升官的升官了。回家的回家了。去世的去世了。如今幕府裏。那能有從前的妥貼。外交一日困難。一日內政一日棼亂。一日我只得學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幼樵安慰一番。恭維一番。便問問京中消息。爵相纔問他從那裏來。幼樵將回籍葬妻的話。述了一徧。又裝出奉倩神傷的光景。爵相看他丰姿挺秀。談吐從容。忽然動了乘龍一點念頭。却還未敢造次。幼樵向牀裏四面迎望。見那爵相枕頭底下。露出一本書。角寫著繡餘吟草。四個簪花小楷。幼樵不敢動手抽看。爵相看他凝視。便從枕下抽出。交與幼樵道。你看吓。這是小女學做的詩。剛纔送來。我看我那有閒情。別致管這事呢。你替他品評。品評他的詩。筆到有點像你的。幼樵翻開卷頁。不過是些風雲月露的話。頭啾啾的假意吟哦。說道。門生有此意思。無此才調。有此情致。無此精神。若能隨侍粧臺。或者還能敲造就的。爵相擁衾坐著。笑對幼樵道。兩美必合。將來當有見面的日子。幼樵聽了這話。却拜在牀下。連

呼岳父反弄得爵相窘不可解。便叫內跟班速請藩臺道臺來見。自然聞命卽至。同兩人說明原委。要將女公子嫁與幼樵。兩人談了些冰清玉潤的話。做媒人備公館買傢具。都是兩人承辦。李小姐素通翰墨。同幼樵閨房唱和。果然瑟好琴耽。幼樵有了這丈人。峯益發雄辯滔滔。驚人四座。轉入侍讀學士。以後揆文奮武。頗欲誓清中原。却值福建缺了船政大臣。他便向爵相商量。擬承斯乏。爵相夙愛女婿。也就密保上去。朝廷特旨簡放。還兼了會辦海疆事宜。幼樵星使詞曹。旌幢羽葆。按著欽差的儀注。目空一切。旁若無人。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看幼樵如此脾睨。真是文同丙魏。武過孫吳。那裏還好參末議。索性將全省軍務概交幼樵。請他駐守馬尾。幼樵飲酒高會於軍防。既不整頓。亦不準備。中法正在爲了越南開戰。法將孤拔從閩海折入馬尾。張管帶得勝迭次進見幼樵。只是吟詩飲酒。說不出一點謀畧。兵船打破了。船廠燒燬了。船塢奪去了。幼樵蓬頭跣足。纍纍似喪家的狗。暫在彭田鄉躲避。敗信到得京裏。爵相打個電報到福建。說兵艦可沈。船廠可毀。豐潤學士不可死。一面又切託左爵相查辦案內。替幼樵洗刷。幼樵奏牘裏有幾句道格於洋例。不能先發制人。狃於陸居。不能登舟共命。這似認罪不似認罪的話。還要歸咎在他人身上。幼樵雖然奉旨拿辦。到黑龍江。住不到一兩年。依然是北洋幕府的領袖。同著李小姐鷄飛鯨泳。趁著賦閒的一隙。還畫了八幅偕隱圖。只是畫家惡劇。

求呈全豹。幼樵有信催他。中有一段道。

奉求之偕隱圖八幅。當時立有畫稿。頗承許可。僅承寄來四幅。而後來竟未續寄。樵孫傳語津門。則待還鄉。還鄉以後。更未識里居何處。荏苒六年矣。不知畫稿及絹已否於劫火中遺失。若在他。人弟儘可置之不問。而閣下世交心契。非漫許人而無信者。幸從實見復。末幅先已寄到。尚須補款。非中四幅畫全。則首周末唐。亦不成爲通人之畫。何取留此殘本耶。

幼樵不等到偕隱圖畫成。已經特賞編脩。升到四品京堂。大家總說是李爵相的力。其實幼樵同輩。都道此番輕於一擲。固由朝廷誤探虛譽。亦由爵相輕保私親。對於幼樵。並不十分責備。爵相爲著愛女。也只好付諸不論。這時法國已受和議了。只有日本國。對著朝鮮。幾次蠢動。先是朝鮮國王。竟派孫永。孝。赴日謝罪。永。孝。聘了金玉均。洪英植。李組。成。諸人。橫踞那維新兩個字。只有后族閔詠駿。依然守舊。維新的要背清附日。早將廢君立君的主意。宣播出來。清國駐朝的吳長慶。已經遠調。只贖著提督吳。兆。有。全。靠。這。袁。同。知。世。凱。運。籌。帷。幄。纔。算。直。入。朝。宮。肅。清。叛。黨。日本也不肯相讓。却派了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務。大。臣。西。鄉。從。道。來。與。中。國。交。涉。爵。相。本。是。中。國。名。臣。誰。知。爲。日。本。一。議。竟。冒。了。秦。檜。賈。似。道。的。惡。名。都。說。他。嗣。子。經。方。已。做。了。伊。藤。的。女。婿。了。這。嗣。子。經。方。原。是。爵。相。乃。兄。的。兒。子。經。方。號。叫。伯。

行却會到過日本究竟與伊籐如何交涉是否姻眷正是

剛說宋軍能破虜

忽傳漢使已和親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王可莊有志從戎而一太守未竟其用可惜也張幼樵不必從戎而一船政大臣竟違所用亦可惜也然王以紅玉故屏絕詩酒專心吏治較之手握兵符在詩酒叢中討生活者相去殊遠可莊固勝於幼樵

紅玉是有見識女子其曠可莊曠其貴也其拒可莊拒其貴而不壽也然非紅玉一悟可莊可莊決不能爲循吏紅玉成全可莊多矣

可莊自負幼樵亦自負可莊自負學文文山雖曰詩讖不失爲英雄也幼樵依附巨僚大言欺世其自負處正其自愧處不是英雄並不知兒女辜負李爵相並辜負李小姐

李小姐繡餘吟草無端在爵相枕邊無端爲幼樵所見人也亦天也假使幼樵拜認丈人爵相竟辭而不受幼樵將何以爲情哉然爵相一則曰詩筆象你再則曰兩美必合幼樵已窺於微矣人言幼樵冒昧吾獨言幼樵機警

第六十四回

離宮絃管仙偶儷櫻花

小隊弓刀佳人怨楊柳

上回說到李伯行漫游日本。采風問俗。算是轅軒的太史。這日本國原與我國同文同種。有人還說是秦始皇使徐福求仙東海。帶著童男童女。徐便福叫他們自爲夫婦。遂立了日本的國基。唐宋以來。朝辭漸次衰弱。日本便在東方做了日出天子。雖有元世祖的雄才大畧。畢竟不曾取勝。明季侵畧沿海。威繼光胡宗憲一班人也祇能拒絕他不來。什麼子女玉帛。到也犧牲得不少。但是那時還是幕府時代。君權不曾統一。後來爲著歐西各國通商傳教。利原外溢。明治天皇銳意變法。將舊制掃除殆盡。提倡維新。伊藤博文確是一個功臣。同治年間。日本同我國訂了條約。聘問不絕。我國紳商東渡的。每年也不在少數。日本的男子大半短襟窄袖。顯出他尙武精神。只有女子木屐高鬢。長衣曳地。尙是舊時的妝束。有些小家碧玉。經商的。經商辦事的。辦事大都各勤職業。不敢嬉游。那縫紉烹飪這幾樁。又是能幹得狠。便論到名門閨秀。在這交際場裏也著實溫柔敦厚。不露一點驕矜的樣子。伯行住在東京。確是繁華所在。酒樓餐館。駢列粲者。旅肆的什麼下女。更弄得雪膚花貌。一半句留。不要說挾瑟彈箏。鬻歌市上的人了。伯行原不至隨意冶游。這些故國舊交友。邦新侶。在離宮別館。肆筵設席。總須有繁絃急管。點綴這嘉賓的雅座。日本有班藝妓。歌衫舞扇。另有靡靡的聲音。客邸天涯。無不令人心醉。一

般南國的屈巫束家的宋玉自然久與俱化好事的曾有一首鴛鴦曲道

朝從鴛鴦塘暮從鴛鴦澳水從鴛鴦明路從鴛鴦熱朝來鴛鴦飛鴛鴦自相逐暮來鴛鴦棲鴛鴦
不獨宿鴛鴦盛文羽鴛鴦有奇服鴛鴦愛並頭鴛鴦同比目霞爲鴛鴦裳花爲鴛鴦屋月爲鴛鴦
粧風爲鴛鴦沐萍爲鴛鴦開蓮爲鴛鴦覆瀾爲鴛鴦迴波爲鴛鴦蹴藻爲鴛鴦裊菰爲鴛鴦菽荇
爲鴛鴦縈芙爲鴛鴦馥寫入鴛鴦絃繡作鴛鴦軸鴛鴦意啾啾鴛鴦情翬翬見鴛鴦成行都鴛鴦
卅六鴛鴦今在梁鴛鴦宜遐福

日本最重的還有三月裏的櫻花節說櫻花是日本的國花這花稠密成林爛如霞錦梅花沒有這樣
的豔桃花沒有這樣的雅杏花沒有這樣的嬌梨花沒有這樣的媚若在豔陽天氣微烘薄醉絕好一
幅天然圖畫便遇著雨絲風片益發有夜深花睡的態度所以櫻花節的嬉春士女正是萬人空巷競
闖新粧連那繡閣名姝畫樓淑女也是香車寶馬前來賞玩一番伊藤原有一個女兒秀外慧中確是
扶桑翹楚卻又幽閒貞靜熟習漢文平時簡出深居什麼茶會吓舞場吓從不輕易涉足伊藤鍾愛得
狠覺得國中的政客名流都是不能滿意這日風和日麗也逐隊去看看櫻花伯行正與幾個賓朋連
轡過市却在無意中一瞥真當得翩若驚鴻矯若游龍這八個字不道對面秋波微轉也視作羊車裏

第六十四回

離宮絃管仙偶儷櫻花

小隊弓刀佳人怨楊柳

一一六

的璧人伯行返寓調查纔知是伊藤的愛女雖則未曾受聘諒不肯屈作英皇但這一面的因緣終究
委決不下對面是個女兒家見了這風度翩翩又要詳求家世有人說道中國李爵相的世子正好門
當戶對結這異域的同牢緩緩的向伊藤陳明伊藤久慕爵相的勳名自然非凡忻喜况且伯行周旋
壇坫伊藤亦頗相推重女兒既願諧秦晉冰清玉潤還怕不後先濟美嗎便託人與伯行提議伯行正
打中心坎回說須要發電稟父不能自定進止爵相是通權達變的人料定兩國通婚於邦交極有關
係伊藤在日本炙手可熱將來彼此都有借重的事此舉他來俯就到也不便堅拒只是京裏一班都
老爺爲著議和的事叫我做秦檜賈似道這事發現不又叫我張邦昌嗎急忙將大概情迹奏了一本
辭候上諭處分老佛爺落得做個順水人情額外賞了一副封誥從此東鶴西鰲果然聯合攏來這海
外朱陳要算破題兒第一遭呢那賀伯行的詩道

記會屢響繞迴廊高髻雲鬢別樣妝穠李天桃同爛漫一齊俯首拜東皇 郎君寶馬女香車王
謝門楣宰相家試問春風誰管領良媒畢竟是櫻花 仙槎一水自盈盈片石支機劇有情跨鳳
乘鸞雙比翼蓬萊山色最分明 畫眉依樣問新孃且把他鄉作婿鄉聽徧笙歌與歌舞衆仙梅
約詠霓裳

伯行在日本住了幾時。帶著這新夫人過歸中國。鸚鵡輪。馳驟佳偶。神仙郵船到了上海。便也小駐。征驂領略。這淞濱風景。順便道出南京。去謁見總督曾忠襄公。談起俄人爲著伊犁這案。幾至決裂。廷議已將全權專使崇厚。褫職拿問。特派曾襲侯前往改約。俄人強橫。恐不能俯首就範。東北一路都已布防了。伯行歸見爵相。已奉到籌備戰艦的密諭。將新夫人見過合家眷屬。雖則語言服色。微有不同。而性質安詳。舉止嫻雅。要不失爲大家風範。爵相爲著布防的事。軍書絡繹。不遑寧息。伯行也分勞一二。問起伊犁起釁的緣故。爵相道。伊犁却在新疆的西北。從前回匪擾亂時候。俄人說替我國暫管。到得西北事定。我國自然要索回伊犁。朝廷却派了吏部侍郎崇厚。前赴磋商。崇厚上了俄臣布策的當。定了條約十八款。輕易畫押。只收回伊犁一座空城。把西境的霍爾果斯河左岸。及南境的帖克斯河上流兩岸。一齊斷送。還要索償俄銀五百萬羅布。第一個左爵相不答應。激昂慷慨。上了一道封事。緩下這懲辦崇厚的嚴旨。如今派劄剛去挽回。劄剛較之崇厚。機警得多呢。伯行知道。劄剛便是曾襲侯的表字。他係文正長子。名叫紀澤文。正薨後。襲了毅勇侯官。至大理寺少卿。這時已簡命出使英法大臣。因爲俄事緊迫。叫他先到俄國去走一趟。劄剛對著爵相。雖是世弟兄。究竟爵相勳高望重。出京後先來請教方略。爵相總勸他隨機應變。不宜一味執拗。劄剛是各國語言文字。都有門徑的一部。萬國公法。

第六十四回

離宮絃管仙偶儂櫻花

小隊弓刀佳人怨楊柳

一一八

更加爛熟胸中。手下幾個參贊。隨員不是練達老成。便是能言善辯。到俄國見了布策。責備他種種不合。反覆詰難。說要盡翻前約。布策那裏肯聽。一日一日延挨下去。劫剛趁著議約餘暇。瀏覽俄京的風景。剛剛在賽馬期內。錦鞍玉勒。認識了俄將少女。那俄將却仰慕劫剛。聽女兒同劫剛聚在一起。郊坰並巒城市。聯鎮有時。還帶著小隊弓刀。圍場縱獵。劫剛雖有這種豔遇。却仍以國事爲重。同布策和平交涉。還乘那新皇嗣位的機會。纔改定了前約七條。

一 歸還伊犁南境。

二 喀什噶爾界務。不據崇厚所定之界。

三 塔爾巴哈台界務。照原約修改。

四 嘉峪關通商。照天津條約辦理。西安漢中及漢口字樣均刪去。

五 廢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訥專條。

六 僅許在吐魯番增一領事。其餘緩議。

七 俄商至新疆貿易。改均不納稅爲暫不納稅。此外續添羅布四百萬元。

劫剛迭電請旨。算將俄案結束。便要馳赴英京。接任去了。偏是俄女碍著國禁。凡不會正式結婚的。不

能攜帶出境。劫剛躬膺使命。也不便貿然履行婚約。只好暫時話別。徐待將來。江文通說得好。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況且皇華四牡。萬里長征。那得不消焉。出涕。劫剛也。顧不得許多。早在英京。欣然駐節。了。俄女爲著。劫剛矢志不嫁。俄將亦未便相強。好在魚鱗雁足。消息常通。每到秋高。馬肥依然。弄那。遂狗。鞞。鷹。的。豪。興。只。有。陌。頭。楊。柳。春。日。凝。妝。不。免。有。夫。婿。封。侯。的。後。悔。了。劫。剛。往。來。英。法。轉。胸。三。年。覆。命。還。朝。已。經。升。任。待。郎。頗。想。圓。成。俄。女。的。好。事。誰。知。年。甫。五。十。病。不。能。興。光。緒。眷。念。前。勞。賜。諡。惠。敏。那。俄。女。竟。成。虛。望。了。近。人。責。備。劫。剛。發。現。一。段。筆。記。道。

文正長子紀澤。使俄納洋婦。用夷俗。女自相婿。則得郭嵩燾門下能刻石者。華夷昏禮之亂。乃始。碩儒元輔之門。紀澤出洋。文正早失算。文正功名人也。以功名論。夷方驕陵。華方怯懦。夷權勢所。占常十八九。華口古所爭。常什一二。惡所言功名。以富貴論。文正家適。卽不出洋。承恩守資。終不。失。襲。侯。侍。郎。出。洋。富。貴。固。無。所。增。紀。澤。既。倡。變。家。風。其。他。子。弟。之。不。如。紀。澤。者。何。怪。夷。言。夷。服。闕。然。一。堂。且。樂。入。外。國。籍。天。下。將。被。其。毒。曾。發。天。下。之。難。固。當。先。客。於。邪。天。道。感。應。初。何。嘗。以。文。正。之。善。言。德。行。而。或。道。也。

劫剛在英法的時候。中國的大局。還不至十分敗壞。偏是前使郭筠仙侍郎。稱贊得英法諸國。政教脩。

明工商繁庶。中國這班守舊大僚。都有點不能滿意。到得劄剛繼任。又有這俄女交際的嫌疑。連從前曾文正辦理天津教案。這件舊事。也都一齊翻起。湖南人只記曾氏的罪。不記曾氏的功。北京的會館裏。既容不得曾氏。湖南的原籍地方。更容不得曾氏。劄剛的名譽聲價。又被這種筆記貶損。余却記得俞蔭甫先生爲惠徵所撰墓志道。

公自幼究心經史。喜讀莊子離騷。所爲詩古文辭。卓然成家。兼通小學。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騎射。靡不通曉。又精習西國語言文字。講論天算之學。訪求制器之法。海外諸大洲地形國俗。鱗羅布列。如指諸掌。乃年甫及艾。一病不起。惜哉。

這樣看來。劄剛留心外交。注意與地。其識見極爲遠到。那些小德出入。也不必一定苛求。不料他未竟所用。連季父忠襄都說少一幫手。劄剛逝世以後。曾氏弟子姪幼的幼弱的弱。祇襲個現成的世爵。及歲後帶領引見。賞了郎中員外。分部行走。偶然升到卿貳。也沒有什麼建豎。只有忠襄是長江鎖鑰。與李爵相南北對峙。練船製械。事事不遺餘力。聽得劄剛中折。漸覺意興索然。幸而法越救平。海疆無事。光緒十五年大婚禮成。便議撤簾歸政。忠襄年已七十。有奇。次年遽薨於位。這兩江總督的缺。從文正至今。都用著湖南人補授。忠襄事出倉猝。一時難得人選。照例諭知安徽巡撫沈秉成署理。秉成字

叫仲馥是浙江湖州歸安人。論他久任封圻。循謹無過。雖不足縮兩江重任。那暫時升攝。未嘗不可。蕭規曹隨。那知接篆不到幾時。接著山東巡撫一角咨文。仲馥拆開一看。不覺大驚失色。究竟咨文裏說着什麼話呢。正是

急報不辭千里遠。

奇謀突使一軍驚。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伯行李文忠子也。劾剛曾文正子也。伯行使日。劾剛使俄。家世同才具同。而伯行悅日相女。劾剛悅俄將女亦無不同。惟伯行奏請結婚。偕歸故國。似亦無負此女矣。劾剛則格於國禁。礙於官守。一若始亂終棄者。宜操觚者無恕辭也。然亦有幸有不幸。末可褻伯行而貶劾剛。

寫櫻花節之空巷鬪妝何等旖旎。寫賽馬期之錦鞍玉勒何等遒勁。際此春秋佳日。爲伯行劾剛留此天作之合人奇遇奇文奇令人百讀不厭。

文忠與伊藤均是一國柱石。其子女之兩美相合宜也。有此一奏。是文忠練達處。亦是文忠圓滑處。讀伯行四首賀詩。想見韓嫣躡齊姜鳳卜。有此莊重無此綺麗。

劾剛索回伊犁。外交家極口褒美俄女之事。論者寬之。然有一段筆記。不能無一段墓志。作爲比。

例衆好衆惡聽人月且何必爲劾剛辯更何必爲劾剛諱哉

第六十五回

繼妻施譎計寵荷金章

新婦擅清才禮貽團扇

上回說到沈仲馥在兩江署任接到山東巡撫咨文惶駭萬狀那咨文裏面寫的是

爲咨行事案據貴部堂前在安徽巡撫任內咨開稱東省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深憫惻今繼妻某氏節省日用經費並典質釵環湊集紋銀一千兩由莊號滙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請獎勵等因奉此伏查救災恤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雖經貴部堂聲明不敢奏獎但憫念災區慨捐鉅資自非刑于之化安能致此因於某月某日附片奏聞某日奉旨安徽巡撫沈秉成之繼妻某氏著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准其自行建坊欽此爲此咨行貴部堂

查照

這也不過照例的獎勵不過照例的咨照爲什麼仲馥有這樣的惶駭呢原來仲馥是元配逝世後並沒有正名定分的繼妻從前只將續絃兩字裝個幌子尋那些清貧的貴族中落的世家有什麼閨閣名姝才貌兼擅的他便密遣心腹廣爲羅致有人貪他的厚聘有人慕他的高位願將女兒送入彀中那知一入侯門其深如海爲姬爲妾聽他擺布仲馥勞瘁熏灼自然沒人敢同他計較他列屋而居的

粉○白○黛○綠○到○也○不○止○十○餘○都○是○用○欺○騙○手○段○得○來○的○後○來○黑○幕○漸○漸○揭○穿○他○便○降○格○相○求○去○弄○那○魯○貢○生○監○一○流○尤○其○俯○拾○卽○是○有○人○說○仲○馥○研○究○鑑○鼎○於○素○女○術○頗○有○門○徑○所○以○羣○雌○粥○粥○於○他○絕○無○虧○耗○晨○起○且○以○鷄○汁○拌○飯○能○盡○一○器○精○神○強○固○真○叫○做○愈○戰○愈○酣○最○後○娶○得○常○州○某○貢○生○的○女○兒○絕○豔○驚○才○衆○人○當○退○避○三○舍○只○是○這○某○貢○生○素○工○刀○筆○他○知○道○仲○馥○善○使○譎○計○却○要○用○點○譎○計○戲○弄○他○一○番○仲○馥○叫○幕○友○向○貢○生○說○媒○言○明○聘○禮○千○金○不○須○奩○贈○貢○生○亦○唯○唯○答○應○但○須○另○備○千○金○衣○飾○仲○馥○渴○望○已○久○無○不○俯○如○所○請○只○是○衙○署○成○婚○不○便○不○得○不○另○賃○大○厦○貢○生○親○自○送○女○看○得○諸○事○草○率○料○定○又○蹈○故○轍○深○恐○女○兒○抱○怨○便○將○一○切○計○畫○告○訴○女○兒○叫○他○諸○事○曲○從○不○須○爭○執○只○要○一○聲○霹○靂○自○然○嚇○得○他○心○膽○俱○碎○到○得○結○褵○以○後○仲○馥○說○外○宅○觀○瞻○不○雅○謀○遷○入○署○便○令○諸○女○前○來○相○見○互○稱○姊○妹○一○面○是○謹○遵○父○命○同○仲○馥○毫○不○計○較○仲○馥○總○道○懦○弱○可○欺○佯○若○無○事○那○知○一○署○督○印○忽○然○有○這○角○咨○文○繼○妻○某○氏○四○個○字○固○已○旨○意○煌○煌○傳○諭○通○國○仲○馥○欲○待○不○認○則○文○書○印○信○確○從○安○徽○巡○撫○衙○門○發○出○如○何○能○設○僞○造○况○且○盜○用○印○信○這○處○分○也○是○不○小○暗○中○探○問○某○氏○他○說○承○你○雅○意○彰○我○賢○名○我○方○感○激○得○很○我○在○內○衙○裏○而○知○道○什○麼○是○公○文○什○麼○是○印○信○公○文○有○幕○僚○辦○的○印○信○有○監○印○管○的○誰○人○這○樣○狀○氣○願○捐○千○兩○紋○銀○替○你○的○妻○子○建○坊○仲○馥○愈○想○愈○疑○真○是○莫○名○其○妙○只○好○承○認○下○來○不○能○追○究○這○繼○妻○某○氏○從○此○便○沒○人

第六十五回

繼妻施誘計寵荷金章

新婦擅清才禮貽團扇

一二四

敢○奪○了○事○後○慢○慢○察○訪○纔○知○是○貢○生○的○誘○計○犧○牲○了○千○金○聘○禮○移○作○賑○捐○咨○文○是○預○先○備○就○的○噶○其○女○
乘○閒○用○印○發○出○此○等○尋○常○公○事○仲○馥○素○不○寓○目○既○然○弄○巧○成○拙○仲○馥○悟○到○貢○生○厲○害○便○不○敢○薄○待○某○氏○
某○氏○金○縷○紫○誥○儼○然○敵○體○仲○馥○也○將○錯○就○錯○派○人○回○籍○建○坊○只○是○難○爲○了○似○妻○似○妾○的○這○班○人○說○道○某○
氏○內○主○中○宮○是○你○請○旨○施○行○的○我○們○也○奈○何○他○不○得○也○奈○何○你○不○得○我○們○也○是○你○以○禮○聘○的○以○與○娶○的○
他○既○然○誥○封○一○品○我○們○是○否○應○該○青○衣○侍○立○呢○憑○你○的○良○心○吩○咐○一○句○我○們○決○不○違○拗○仲○馥○說○不○出○這○
是○某○氏○的○父○親○弄○得○玄○虛○又○不○好○一○味○拒○絕○他○們○暫○時○揀○幾○個○出○子○的○把○他○兒○子○捐○個○官○可○以○加○級○請○
封○兒○子○多○的○分○幾○個○把○沒○有○兒○子○的○不○到○幾○時○這○班○人○都○是○朝○珠○補○褂○各○顯○威○風○清○朝○婦○女○的○章○服○一○
品○到○五○品○都○有○朝○珠○只○有○補○服○裏○的○鳥○兒○什○麼○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鸚○有○
點○分○別○然○釘○在○褂○子○上○又○被○朝○珠○掩○著○那○裏○還○辨○得○清○楚○呢○仲○馥○把○這○事○馬○虎○過○去○忽○報○常○州○老○貢○生○
來○探○望○女○兒○要○叫○仲○馥○前○去○迎○接○仲○馥○欲○待○不○去○這○泰○山○的○手○段○已○經○領○教○過○了○再○想○出○一○個○錦○囊○恐○
於○自○己○前○程○有○礙○若○果○按○了○饋○注○去○接○所○有○稱○呼○跪○拜○都○免○不○掉○的○心○中○終○覺○不○願○正○在○爲○難○時○候○諭○
旨○令○回○安○徽○本○任○他○趁○此○交○卸○時○間○飄○然○先○到○安○徽○去○了○貢○生○見○了○女○兒○久○別○重○逢○自○然○歡○喜○那○趨○炎○
附○勢○的○官○僚○幕○客○是○道○是○沈○總○督○丈○人○你○也○邀○遊○秦○淮○河○我○也○約○游○棲○霞○山○老○貢○生○別○無○奢○望○因○爲○由○

其牛捐了校官想補個江南腴缺兼個小書院掌教那些獄調訟牒決定洗手不幹了盤桓了幾日女兒已治裝赴皖他也趁輪回到常州仲馥果然叫下屬安頓了貢生位置某氏對這班舊時姊妹到也非凡謙抑惟有仲馥幾個兒子知道某氏地理圖的說他巧取豪奪不肯認他做繼母仲馥在生時候追於父命祇能勉強周旋到得仲馥歸喪住在蘇州寓次諸子頓翻前議狃狃相逼某氏逆來順受等得開弔這日蘇撫恩藝棠中丞來奠某氏竟麻衣泉經親出控告諸子並引諭旨繼妻某氏爲證說諸子不但背父兼且逆君藝棠看得題目太大只好婉勸一番請親友從中調處某氏見得彼衆我寡便也見風使帆分點遺資另行居住了這些古玩書畫都歸諸子管理康雍乾嘉的扇筵冊頁鱗次櫛比著實算得大觀便是道成以來山人閨秀負點時名的都搜得一鱗一爪邊頤公的蘆雁王竹嶺的松樹趙次閑的草蟲改七疇的士女黃香疇的山水楊辛甫的蘭花以及沈春瑤錢梅溪鄧守之吳子重的各種書法還有一幀團扇的絹面一面畫著設色牡丹上款是德甫世叔下款自姪女居玉徵學繪鱗黃魏紫描寫得十分富貴一面寫著蝶戀花詞一闕婀娜剛健筆法亦異常秀挺下款是受業于丹九後幅附著一篇一記係廣東布政使張德甫方伯的手筆那記上道

爰余備藩嶺南聞居玉徵女士名稱其學擅丹青絢染鉤勒皆承家學蓋乃翁羅浮主人亦精繪

第六十五回

繼妻施譎計寵荷金章

新婦擅清才禮貽團扇

一二六

事也。主人振振庠序聞。然秋試屢躓。乃棄舉業。專心六法。玉微纔垂髻。調脂抹粉。風致楚楚。因數數訪主人。得觀玉微妍麗不俗。非凡夫偶。會以校閱院課。得于生丹九。清才雋語。屢采斐然。復試尤勝於前。余乃矍然曰。是子足偶玉微也。爲介於主人。亦獲首肯。合卺之夕。余戲以團扇示玉微。笑謂之曰。姑娘賜畫多矣。今夜洞房紅燭。能抽毫眉案。以謝蹇脩乎。玉微呼婢啟篋。出畫具對客一揮。謂余曰。此爲世叔兆一品也。衆客傳觀。皆相贊美。余又轉示丹九曰。兩美必合。弟曷成之。丹九時已薄醉。爲填此闕曰。無禮可貽。姑借花以獻佛耳。丹九玉微皆清才也。此扇藏之十餘年。與丹九玉微別久矣。聞其伉儷雍睦。人爭羨之。子式枚亦嶄然露頭角。裝之成帙。俾留鴻雪。以見余作合之非偶焉。光緒年月德甫附記。

大衆看罷。說道。子式枚不是晦若嗎。如今是入詞館了。這位丹九先生。自從同玉微女史結婚後。便在越王臺畔。構成一角小樓。萬疊牙籤。縹函緇帙。還有些唐碑晉帖。齒齒滿架。丹九晨曦展卷。夜雨攤箋。蘭亭序的渾融靈飛。經的娥媚丰姿。絕世果然。掃盡塵凡。那各處贈答的郵筒。短幅長行。多如束筍。玉微女史在樓頭。排列畫具。水盂硯盒。位置天然。女史研碧飛丹。點染得琳瑯滿壁。有時還替丹九填闕詞。吟首詩。祇覺得氣體清華。耐人尋味。丹九在樓上題著一瓊二字。係張德甫方伯所寫。因爲楊萬里

詠越王臺一絕中有下看碧海一瓊杯這句詩所以取這二字。丹九同玉微凭闌徙倚一個御白袷衣。一個著紫羅衫東瞰扶胥南瞻珠海真有飄飄欲仙的風度。若到春秋佳日丹九還有良朋俊侶相約。清游玉鏡臺前陸公亭畔朝朝買醉暮暮看花極盡人生的樂事。況且珠江是烟花淵藪樓船簫鼓。昕夕不休抹麗珠蘭團成香國丹九偶一陟足總覺壺觴雜沓絃管嗽嘈沒有那閨房畫眉趣的清後來。絢爛歸到平澹只在夕陽西下時候一尊對飲叫雛婢曼聲度曲玉微亦擊箸相和丹九在這幾載。要算得名花傾國帶笑同看可奈這憎命的文章畢竟不肯爲君吐氣學使垂青丹九調入學海堂肄業。這學海堂還是阮文達督粵時所創文達在浙江任內羅致全省名士編輯經籍纂詁同兩浙翰軒錄。將這班人都送入話經精舍廣東的學海堂同一用意裏面的高材生都由學使選取月給膏火雖不。能够聯翩報捷那優貢拔貢總有望的丹九接到本學校官的傳諭卻想託病不赴到是玉微勸他道。我同你年齡將近三十了薄田數頃老屋幾椽我們兩口子恐怕不敷薪米現在小孩已有五歲鴉鬢。龍媪那一個不要錢的單靠著書畫的筆資一寸硯田豈無惡歲我同你向來是個儻的把這功名得。失看得絕淡其實既然讀書應試這舉業是不好拋荒的你的脾氣要想抱定高頭講章做人諒不能。够若到了學海堂畢竟有一定的課程總比在外閒散強得多了我不是儒林外史裏的魯小姐逼你。

做制藝又不是兒女英雄傳裏的何玉鳳望你插金花飲瓊林酒不過趁這壯年時候有這學使提拔不可辜負他便了。至於飛黃騰達自有命運我也沒這樣癡想。丹九道是吓我不過是脫韁的駢驥不能受這種銜轡你既然勸勉我我豈不體諒你只是堂裏的規矩只朔望可以休沐其餘都要請假。同你雖相隔不遠不能常來看你我們十載厮守卻不會一月分離如今反要嘗那思婦勞人的滋味了。兒子做舉得很將來可望跨竈但須以母兼師寬嚴並用你繪餘無事也可借此消遣。玉微亦唯唯答應。替丹九整備了行囊書篋酒榼茶銚叫僕人送他到堂報到。丹九在堂裏下帷苦讀成績無不斐然。學使提考優行他卻舉了第四玉微也慰情聊勝催促他入都朝考出榜取在二等准以教職銓選這舊着盤裏的清况過來人大約領略一些。丹九卻不厭寒酸說道得此一階仍舊好讓我平章風月嘯傲烟霞免得手版脚靴同這班俗流厮混。玉微知道他性不宜官也並不迫他上進只是督責晦若叫他。不失青氈的故物。晦若聰明絕頂未冠已經游庠同案的諸人說他寫作俱佳一定干雲直上春秋兩戰破壁皆飛殿試點入翰林便在京都賃一小寓那泥金帖子報到原籍都道老明經一生積學果然報在後起。晦若同了幾個庶吉士。研求詞賦揣摩楷法預備將來留館。還有些計偕不第的同年或是暫寓南齋或是閒居會館那光景較寒的謀個教讀書記等小席每月博點四兩六兩的微俸添補。

衣食晦若寓所開壁有一家姓吉的旗人是戶部銀庫上郎中家裏一子一女聘了一位湖北舉人做教書匠這舉人姓饒名裕康晦若隔省的鄉榜同年與晦若時相過從那吉家正室以外卻有兩個寵婢偏是正室太太河東一吼弄得吉郎中鼠竄而逃饒舉人本來有點不舒服這日長夏無事晦若正與同寓的納涼飲酒不道這饒舉人叫人挑了行李竟投晦若寓中昔住不知這饒舉人爲著何故辭館正是

烏到失枝纔繞樹

燕因得氣早辭巢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沈仲馥是一樁趣事寫于丹九是一樁韻事非某貢生不能制仲馥非張德甫不能識丹九於絕不相關之事覓此蹊徑可謂工於鉤縮

仲馥之譎極矣貢生之策固譎貢生之女之言尤譎將公文推諸幕賓將印信推諸監印並謂誰人出賞爲爾妻建坊務使仲馥無詞可辯纔當得一譎字

諸子不認繼母宜也某氏控諸子背父逆君諸子何所逃罪某氏料恩藝棠不能了事者若與大獄反無以對逝者適可而止不愧爲刀筆世家

寫丹九寫玉微也。寫晦若亦寫玉微也。玉微非尋常女子。故勸丹九入學海堂。是一番對付丹九。朝考後不勸丹九再弄舉業。又是一番對付豈僅沾沾一團扇哉。直子氏之功臣也。

第六十六回

賁鴉鬢有心傾幕客

炫鶴補故意誚檀郎

上回說到饒舉人在吉郎中家裏一怒而出。這位吉太太把持家政。挾制丈夫。原來他父親是個包衣。佐領。著實有點勢力。贈嫁的兩個寵婢。却是花枝招展。秀色可餐。偏碰著吉太太滿面痘癩。身材臃腫。吉郎中雖不敢厭薄。太太對著兩個到口饅頭。那有不垂涎的道理。然而天下婦女悍得。未有不妬的。妬的。未有不悍的。吉太太恐怕兩婢有什麼沾染。防閑得吉郎中何等嚴密。却仍舊做出大方的模樣。每逢吉郎中同兩婢。眉來眼去。他又佯若不知。兩婢裏面大的十八歲。名叫慶兒。小的十六歲。名叫喜兒。這兩婢被吉郎中打得火熱。依然空帷。守沒一點實際的希望。剛剛來了這饒舉人。身材比吉郎中俊俏。面貌比吉郎中溫雅。只是抱著書本。有點獸頭獸腦。吉郎中房屋並不大。僕役並不多。有時送飯。遞茶。兩婢也輒流承值。饒舉人却眼對鼻。鼻對心。從不會向兩婢一顧。兩婢無聞可入。只是背後指戳。戳嘲笑他。有時傳到那太太耳朵裏。不過說饒舉人過腐罷了。這吉郎中一子一女。因為母親在此議論先生。便向母親道。先生清晨起來。淨了面。洗了手。跪在地上。琅琅念一本書。念完了。纔進早餐。

我們暗暗的去偷看這書叫做三聖經裏面有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帝明聖經到底念念有什麼用呢晚上吃過夜餐先生又把黑的白的小棋子分投在兩個盒裏每逢月盡他從盒裏倒出來數了算說了數說是袁了凡功過格這又什麼道理呢吉太太笑道默孩子他做的事我那裏知道如今連你爺做的事我都不知道了說罷瞅了兩婢一眼兩婢快快退出恰好吉郎中回來吉太太叫他明早同去拜父執的壽可以住一兩天兒子女兒一齊帶去先生不妨放幾天假饒舉人是以館爲家的日間到同鄉同年那邊走走晚間總須回館的這晚天氣很熱大衆還在那裏露坐饒舉人却關了門看文章對著如豆的一燈到三鼓還不會睡覺兩婢商量妥當了知道夜深人靜慶兒又著單褲穿了一件輕紗半臂喜兒只帶了一塊抹胸輕輕扣饒舉人的房門饒舉人問是何人慶兒說是乞火饒舉人不知是計拔開門拴兩婢直撲到饒舉人牀上這時饒舉人手足無措急得牙縫裏迸出怎麼樣三字兩婢只橫臥在牀上嗤嗤的笑他也無力拖他起來也無法推他出去嘴裏只念道祇破紙窗容易補傷其陰鷲最難脩饒裕康不可幾句兩婢雖則呈身自薦終究有點羞澀看他不但不做不保還在小褂子上加件大褂子正襟危坐的不動又好氣又好恨那衝動的慾念漸漸冷了一骨朵從牀上扒起手攙手出門去了饒舉人將門關好暗想這事險也不如趕早辭館的好免得他

第六十六回

賁鴉鬢有心傾幕客

炫鶴補故意請檀郎

一三一

們再來糾纏。回頭望到窗上。已經東方微白。他想索性不睡了。做他三聖經的功課。次日吉郎中夫婦歸家了。學生照常進館。兩婢從此不大出來。饒舉人的館。同吉太太起居的內室。前後只隔著一重板。這日學生進去午餐。只聽見裏面大哭大嘆。吉太太厲聲怒罵道。你們這倆不害臊的蹄子。便是等不及收房。也應該同我說明。把你們發出去。擇配。若是被不長進的骯髒東西引誘了。你們情願跟了他去。一個月只有四兩銀子。還是喫飯呢。還是穿衣呢。怕還要你們當窰姐兒去養他呢。我也知道你們早已有意思了。趁著老娘出門。幹這下流的勾當。平常的三聖經功過格。原來是欺人的幌子。你兩個浪蹄子。老娘卻饒你不得。一陣劈拍劈拍的鞭子響。那兩婢帶帶哭的聲音。又急又慘。卻不會聽得吉郎中一句話。饒舉人知是東窗事發。卻明明道著。下官辯又辯不來。聽又聽不進。避又避不脫。又沒有人去請吉郎中出來。想來想去。不如三十六著。走爲上著。一時一刻。卻從何處借寓。只得來尋晦。若叫僕人收拾鋪蓋書籍。匆匆搬到閒壁。好在只須一席地。自然騰挪出來。安插他。及至問他緣由。他還囁囁。不肯直說。同人再三逼著。他纔自頭至尾說了一遍。同人道。吉婆子怕不是賁鴉鬢呢。直是有心傾翻你這幕客。你能設見色不亂。忍辱不較。明年有恩科了。狀元怕不是你嗎。饒舉人道。我那裏敢妄想狀元。從前有人算我的八字。說要四十歲纔中進士。我今年二十八。到四十歲。還有四科夾。

著一兩次恩科。一科場裏住九天。六科六九五十四天。這辛苦真喫不起呢。能數早中一兩科。我却不要翰林。的點個主事。得點俸分。點印結。熬熬資格也算了。若是知縣。我便呈請改教。依然弄幾個門生。改改文章。收收束脩。不強如趁著四兩頭嗎。同人知他肺腑的話。勸他不必在制藝上用功了。還是趕緊學字。饒舉人住在寓裏。有了這班太史公的指導。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了。待到次年春闈。果然中了進士。却是嘉定徐尙書徐鄙門下。殿試點了主事。籤分刑部。晦若同寓的人。留館的留館。授職的授職。各自風流雲散。刑部本是極冷的衙門。候補主事毫無所事。徐尙書說這饒門生肯用功。留他在家裏住。徐尙書是同治紀元的狀元。號叫頤閣。江蘇嘉定。這縣算他家世代科第。他的姪兒名致祥。咸豐己未中了會元。這時徐尙書不過一榜舉人。他生母在這道賀的時候。還是青衣侍立。因此向兒子哭訴不及三載。尙書大魁天下。生母受了封誥。纔能有個坐位。尙書升階迅速。屢秉文衡。大大小小的門生。不知凡幾。這選了一個白衣的女婿。論這女婿的家世。先代也是望族。父親也是道員。常州武進的費姓。著實有點名氣。無如這個女婿。在京坐監。一科一科下去。到得三十餘歲。還得不到一第。徐尙書的女兒。眼睛裏看得翰林進士。車戴斗量。偏是丈夫考不中舉人。一半怨恨丈夫。一半自然要怨恨父親。徐尙書雖則出掌絲綸。入知制誥。對這女婿的科第。卻是愛莫能助。想替女婿

捐個中書主事。女兒又再三攔阻。說這種銀子買來的朝珠補褂。女兒是不願的。女婿的母親早已逝世了。所以名叫念慈。號叫肥懷。家中都是尙書的女兒。作主。肥懷爲著功名。隨證不敢同夫人。倔強夫人對著肥懷。益發異常驕寵。肥懷的生性是喜歡穿穴經史。考訂金石。的這種墨卷的濫調。唱來唱去。終究合不來。拍任憑你。二三場怎樣精覈。飽滿。房官主考一概不會。寓目京兆試。三戰不利。仍復回到南闈。本房便遇了知己。將首場批得淵懿樸茂。二三場怕不自成一幟。秋榜中式了。趕進京裏會試的卷子。被個旗籍房官批了個語多費解。剛要丟入箱裏。走進一個仁和翰林黃松泉。問有佳卷沒有。這旗人將肥懷硃卷遞給松泉道。這篇文章南省也會中舉的。你看好嗎。我連字都識不得。松泉揭開一看。首篇行夏之時四句題。做得來考證三禮。旁采史漢。的是通材。只因通篇劃分四段。不象時文。次藝全。是子書。三藝全是國策。聲牙佶屈。難怪這旗人讀不斷。解不來。便向旗人道。這卷撥入我房罷。欣欣然持卷而去。批語後面幾句說。讀之如夏鼎商彝。望而知爲寶貴。總裁定了松泉的房元。刻入會墨。肥懷春風得意。殿試更加鄭重。臚唱時候。果然列入前十本。點了庶吉士。徐尙書總算告無罪於女兒了。肥懷吐一口氣。將這串朝珠。這件補褂。奉與夫人。博得夫人展眉一笑。誰知夫人又不耐煩起來。說我是仙鶴補子裏抱大來的。你這種小鳥兒有什麼希罕。肥懷敢怒而不敢言。爲著丈人面上。又不便一般。

見識好避開就避開好躲過便躲過夫人又說他有了外遇不是頂輒卽是疏池肥懷這都元帥的徽號卻已傳徧都下肥懷留館考差竟放了浙江的副主考浙江是人文薈萃奇書祕籍家有收藏寧波的天一閣杭州的振綺堂經過庚辛兩劫強半遺佚無存後來算是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樓湖州陸氏的甯宋樓這甯宋樓的書大衆知道是黎尊齋在出使日本時收回來的八千卷樓的書爲這丁氏昆仲脩補西湖文瀾閣的四庫不知這樣鈔新換舊取古存今騰挪出來的肥懷未到浙江兩家主人知道肥懷有這嗜古的癖便各送了幾十部精槧肥懷在閣裏暗中摸索竟將丁陸兩氏兒子雙獲雋這兩氏兒子素來並沒有文名那些下第的舉子捕風捉影造出黑白來了又見刻出來的闈墨都是不依朱注用著什麼經解裏春秋二字立柱還用一句百二十國之寶書指定是肥懷的關節編了一部小說叫鬧春秋將新中舉人的姓名配搭起來誰是員外誰是小姐誰是丫鬢誰是妖僧誰是強盜五花八門大衆當做新聞遠近傳播這科正主考姓李名端遇還有嘲他兩的一聯道

木子兒木不可言笑他兩浙衡文無端遇合

弗貝公弗思已甚祇解千金入橐罔念慈祥

這個風聲吹到北京攻訐的便不遺餘力連帶著己丑副考陳鼎癸巳副考周錫恩一併彈劾在內陳

第六十六回

賈鴉鷺有心傾幕客

炫鶴補故意誚檀郎

一三六

鼎革職周錫恩還加地方官管束字樣。肥懷最便宜是請假回籍。肥懷到了常州改號西蠶專一穿穴考訂家事置之不問。陽湖呂氏有藥禪室隨筆一段道。

光緒中葉吾里費肥懷念慈萍鄉文芸閣廷式元和江建霞標在詞館皆有聲。三人年相若才相伯仲聲氣相標榜大率以博聞彊識篤古媚學爲歸。肥懷沈著勝建霞密綴勝芸閣其後建霞意新說芸閣望枋用所請日退而肥懷自經言路指摘優游家術修綆自汲卽論鑑賞餘事亦非江文所及要之名高謗隨則有同慨也。

肥懷在家裏弄這壽世的學問他太太因爲心隨意懶也不去十分責備他兒子女兒漸漸長成了兒子跟著肥懷念書到也二難並美這女兒嫁了沈編脩沈鵬豪情勝概自命不可一世偏是費小姐依著母教將沈編脩隨意操縱沈編脩受不住家庭的苦楚借著一件朝政痛痛切切奏了一本自然觸著聖怒諭交常熟縣獄監禁沈編脩得這處分還說解脫羈絆回復自由在監裏著部小說叫什麼轟天雷社會上卻很傳誦的監裏究竟什麼樂趣憂傷顛顛還想存在得幾年沈編脩既無親屬費小姐當然歸到母家太太憐他綺歲新孀不免時加慰藉肥懷對著女兒比不得對著夫人的柔弱在這喪服時候相戒不許出門還談起蘇州潘家的一段孽緣只因婦女無知受人蠱惑以至喪名失節親族

無顏那女子雖是海鹽查氏已經做了潘家媳婦那堪再尋舊侶他人總說文人薄行作這踰牆鑽穴的勾當也爲著女子立心不定古井生波纔有這外覲乘虛而入所以孀婦的行徑卻以毀妝絕迹爲第一義這查氏究竟如何結果呢正是

私情但欲酬蘭藥 清譽無端玷梓桑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吉郎中懼內寫得渾融費編脩懼內寫得詳細吉郎中爲著丈人是包衣佐領要靠他的富費編修爲著丈人是尙書要靠他的貴所以不避懼內的名義若沈編修不肯懼內遂至痰斃此回蟬聯而下是獵取富貴的教科書

兩婢之自薦吉郎中誘之吉夫人成之也饒舉人聽其自來自去纔算有定心有定力這是三聖經功過格限制不來又是八字推算不定見色不亂受辱不較確是饒舉人評贊不得以迷信輕之

吉夫人怒詈兩婢亦尖刁亦潑刺穢褻如市娼荒儉如村婦聞之令人作三日嘔吉郎中能默不一語更高於饒舉人數倍

第六十六回

責鴉鬢有心傾幕客

炫鶴補故意誚檀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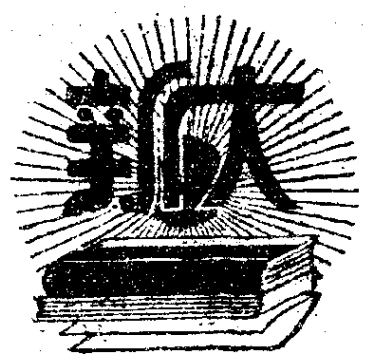
一三八

贊夫人。口角黠於吉。手段辣於吉。仙鶴補服一語。其心之薄。其氣之驕。直使聞者無地自容。然於未官時。苛求之於罷官後。曲恕之前後。如出兩人。費夫人的非流俗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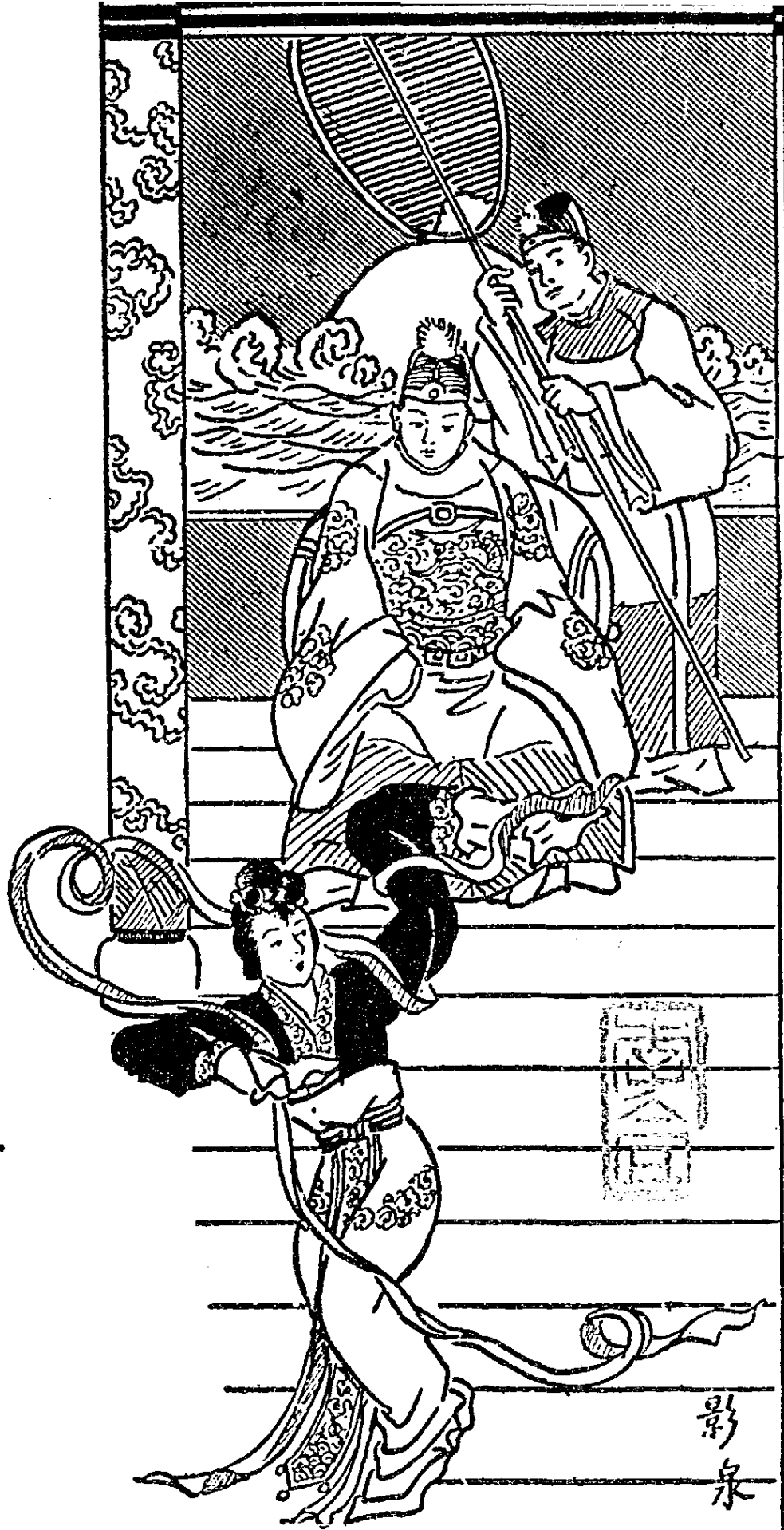
鬧春秋小說。轟天雷小說。雖是吐氣。終涉猥薄。清季士習之壞。小說家不能不任其咎。有心世道者。以爲然否。

82
558026

558026



清代三百年豔史



影泉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輯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六十七回 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上回說到潘氏孀姝被山陽主事楊小匡所誘，偕奔回籍，儼同伉儷。這小匡的父親本是蘇州校官小匡，隨父在任，巋岐頭角，一目十行，大眾都稱他才子。他不但文章爾雅，獨出冠時，便是弄棒耍拳，也練得非凡純熟，健兒身手，約莫有百人可敵。這時潘氏的孀姝尚在查氏母家，查氏雖舊隸海鹽，却遷寓蘇州，與學署不及數武。查氏與楊校官原屬至契，所居密邇，家眷自時相往還。小匡見查女發穎，豈若正是天生佳偶，不料已受潘氏的聘，雖彼此互通款曲，終不敢越禮犯分。那詩篇倡和的裏面，不免含著一點狎褻兩家的長輩，總說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也不去十分防範。他小匡料定婚事是挽回不轉了，只有設法在潘家走動，或者好僥倖一面，適值查女的乃翁以侍郎致仕在籍，小匡向父親商議，要執贖在侍郎門下。潘侍郎看得小匡少年有志，博學能文，因之極口稱許，不及幾載，查女已歸潘家。了。小匡爲著婦翁彭家服官京師，借著館甥爲名，常到潘家小住。侍郎也在京就養，還向兩個兒子大加誇獎。他大兒子由鼎甲開坊，已居卿貳，小兒子便是查女的丈夫，亦聯捷選入詞館。小匡看得潘家

第六十七回

媚姘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二

勢盛也不能動什麼妄想幾年裏頭中過副榜又中正榜偏是潘家犯了嚴譴查女的丈夫革職遺戍帶累乃兄以編脩降調侍郎老懷伊鬱常叫小匡前去談談小匡趁此時機勾通婢媼同查女復蹈故轍查女本在夢斷刀環的時候經不得舊情相觸便了結這相思宿債侍郎是生性癡聾的那有工夫來管這曖昧編脩公又功名心熱正在力圖開復開下來還要品評金石考訂詩文更不過問弟婦房帷的事小匡膽氣大了蹤迹密了軍臺噩耗傳來說征人已經不返了小匡便想劫這查女查女却說折檀折杞人言是可畏的叫他從緩設策不道幾首秘密的詩却流入侍郎眼睛裏侍郎借著他故遂出小匡小匡想一不做二不休竟夤夜踰牆演那崑崙奴盜紅綉的故事查女捲了金珠飾物跟著小匡並騎疊股出了京城向天津楊柳青進發背後追來五個鏢師都被小匡紛紛打退小匡回到故里知道潘家不肯干休查女勸他不必進京會試恐要遭人暗算小匡笑道我官可以不做功名卻不能不幹憑他潘家有什麼力量我楊小匡偏要同他賭一賭氣查女做首詩贈楊送行道

淮水清河水渾安排行李送王孫
明年三月桃花浪君唱傳臚妾倚門

小匡到了北京探得潘家父子爲了這事果然徧告同鄉故舊朝官聽了無不髮指說這種人有文無行會試時不論誰充總裁填榜過著楊卷卽行撤換決不使淫凶得志誰知發出榜來小匡卻高高中

在第九名。因爲前十本已呈御覽。所以不便更易。大眾說道。只有殿試。抑置他罷了。小匡寫的一筆米襄陽字。京中大老。都識得的。小匡料定他們要惡作劇。卻換了歐陽率更的筆法。衆人又將他卷裏入十本前列。仍舊取了二甲第三總算。朝考。貶做三等。還用了工部主事。小匡大言道。文章有價。陰陽無憑。我不希罕這六品官。我要款段出都門了。潘家還能奈何我嗎。山陽是個淮安屬縣。風氣樸塞。本沒有通儒碩彥。小匡文名藉藉。居然得第。而歸淮人。都奉他爲師。羔雁盈門。應接不暇。小匡在淮河下面築了幾間精舍。圖書筆硯。還我本來。查女又收些閨閣生徒。替他講解詩句。有時小匡談經。敞席問字。停車查女也在那面綾障。解綉紗帷。授課。淮人到也不問他們前事了。只戲呼查女叫湯夫人。湯字是半潘半楊。可算得醜而兼虐。小匡伴著查女。雙飛雙宿。厮守到二十餘年。一切家政紛紜。都是彭夫人處理。有人見過查女的。說他顴骨瘦削。人亦頰長。並不能稱爲佳麗。兼且痘癩滿面。細如粒。麻祇以出口成章爲楊顛倒。小匡青氈終老。固然辜負天才。便這五世進士的楊家。至小匡書香。竟斬不更是可惜嗎。朝官爲著小匡。每疑淮安士習太偷。獲雋的。竟至被擯。小匡因此又不容鄉里。恰值查女一病不起。便做了一副輓聯道。

前世孽緣今世了。

第六十七回

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盡蘭償父債

三

第六十七回

婦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四

他生未卜此生休

查女一班女學生又做了小傳替查女解嘲道

再醮之禮爲國家所不禁唐書列女傳且以能夠後夫哀然冠首蓋以豫讓衆人國士之遇各有不同也吾國婚姻之道苦矣迫於父母困於媒妁以不出閨闔爲守禮以不見裙屐爲遠嫌南威西子之容降而與籛條戚施爲伍幽傷憔悴伊鬱以歿而說者動稱紅顏薄命嗚呼其亦知此中人固有難言之隱耶吾師查先生出身望族幼卽字吳縣潘氏旣笄奉父命歸於潘潘戍且死先生毅然從淮安楊主政歸蓋心之嚮楊者久矣初以未敢抗父故依潘於都依潘不終退而依楊夫亦行己意而已若潘猶健在先生又豈能慷慨請行哉天殆使之兩美終合也主政以先生故棄官不仕僭隱者二十餘載先生知主政深主政報先生亦厚先生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

這篇小傳要算得強詞奪理出在女子手筆尤覺得洞心駭目小匡將查女殯葬事畢焚燹獨處鰥目常醒便別了彭夫人到上海來尋點樂趣山陽到上海只是南北一渡這時上海租界已經愈闢愈廣公共租界以外什麼法租界美租界日本租界寶山南匯的邊境爲著毗連上海漸漸劃入公共租界

裏分出六條馬路。東起黃浦灘，西達靜安寺歌場舞榭，櫛比鱗排，最著的叫做四大金剛，不特利屣長裙自成風氣，便是撥絃度曲，對酒飛觴，也能因人而施，纔博頭纏頭十萬人中，算陸蘭芬倚年先殞。張書玉遠嫁不還，那林黛玉九度下堂，到得鴛髮雞皮，還在笙歌隊裏遊戲三昧。後來小樓病臥，閱無一人比花褪紅的琵琶，別抱李師師的簷溜溜足，還要淒楚。結果較好的，只有金小寶。小寶幼年時候，曾經讀書識字，偏是他父親喜烟嗜賭，將家業典賣賂盡，還積了一身的債。小寶年纔三五，無家可歸。他父親便將小寶鬻入平康，得點身價。小寶性質明慧，能惹人憐他的鴛母，百順千依，當那錢樹子一般。看待小寶的香巢，在胡家宅左近，便是袁翔甫楊柳樓臺的舊址。紅闌碧幙，不染纖塵。小寶又淺笑輕顰，令人意遠，所以騷人詞客都徘徊在小寶妝閣壁間，斗方參錯，居然提倡風雅。小匡也曾慕他的名，去過幾次。小寶還贈他一葉蘭花畫簃。小匡自回淮上去了。小寶觸著夙好，在那絃管以外，有時撫弄筆墨。鴛湖畫家病蝶山人看他歡喜塗抹，從他專心學畫，說明季秦淮佳麗，顧橫波卞玉京一流，都以畫蘭得名。小寶便蒐集蘭花小譜，終朝摹寫風枝雨葉，映帶坐間。病蝶又苦心指導，叫他淡遠學顧橫波，嫵娜學卞玉京。替他定了一張潤格報館裏的黃夢晚。李伯元將小寶又揄揚一番，真是裁繡疊素，戶限爲穿。小寶長指爪脩容貌，衣留仙裙，彼石華廣袖小幘，大幅的昕夕不倦。他父親本來貧無

第六十七回

婦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六

聊賴。因爲女兒已經恩斷義絕。却不會前來囉唆。近來聽得畫名大著。寧心總有積蓄。便想來沾潤一點小寶。看見父親烟容菜色。鵠面鳩形。著實有些不忍。便向父親道。你老年紀也大了。飄流在外面。終究要弄個結果。你到底欠了多少債。我替你還罷。你在我這裏吃碗現成飯。每日給你四百錢喫烟。你要賭是不能了。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概可以斷絕。如今我是賣畫。不是賣身。你要認清楚纔好。他父親自然快樂。小寶叫個包探。同他父親到茶會裏。說明各債的歸期。便籌備蘭花展覽會。一面陳列各種荷瓣梅瓣素心等類。砂盆磁斗。芬馥宜人。四圍都是小寶的作品。籤注價目。中間一張畫桌。預備著小寶對客揮毫。題款鈐印。報紙上先鼓吹幾日。屆時自有名流招待。香車寶馬。擁擠門前。小寶有些手帕交也帶著熟魏生。張前來瞻仰。你也是一幅我也一幀。未到薄暮。早已一掃而空。合併攏來。得了墨幣一千七百餘元。將三百元償了父債。四百元替父親備了後事。贖得一千元。想創辦個花界義塚。邀了林陸張三人。一同具名。還發出一篇小啟道。

嗚呼。春風信香飄零。落金谷之花。夜月魂歸。惆悵弔玉鉤之草。訪白楊而蕭瑟。何處埋香。問黃土以叢殘。誰人荷鍤。則有枇杷門巷。楊柳樓臺。馳名於粉黛叢中。得意於笙歌隊裏。春花秋月。悵惺半生。暮雨朝雲。荒唐一夢。或初來姘女。紫玉驚銷。或已老秋釀。黃金盡散。或下堂去後。曲譜屢屢。

或送客歸來聲。棲絃。撥鶴。蟲沙之感。共此一坏。狐狸。蠅蚋之愁。同消萬古。某等可憐。藩溷無奈。風塵感舊。侶以仙游。過故墟。而鬼唱青燐。白骨回首。花朝麥飯。紙錢傷心。寒食願訂。釀金之約。藉供瘞玉之需。涓壤何妨。綢繆伊始。行自念也。於今皆有有限歡場。其各勉旃。從此可早除綺孽。謹啟。遺張募啟印發出去。大衆說小寶既有孝思。又有義氣。俠妓的聲名。傳徧大江南北。畫蘭價值。因此又增了許多。某大令曾在畫後題詩四律。却寓著雙關的意思道。

人云。小草不凌雲。一出空山竟軼羣。佳種最宜名士賞。幽香無待俗人熏。生成高格稀爲貴。果是同。心契。最真除却水仙誰可友。梅花孤嶼訪林君。明知紅紫伍凡葩。種在當門玉不瑕。獨秀孤芳留國色。肯從俗豔鬪春華。淡描畫本惟名手。白戰詩篇是作家。從古明珠羞自獻。黃金但買路傍花。楚佩雙紉恰有緣。美人遲暮不爭妍。身居紙醉金迷地。心印清風明月天。現似優曇偏壽佛。謫雖小劫尙游仙。飛瓊偶戲人間世。夢幻東風玉花烟。重視仙姿似再生。亭亭獨立亦傾城。卽空卽色參真諦。如笑如顰悟夙盟。羅襪凌波香十步。縞衣倚竹品雙清。畫圖省識春風面。依舊蛾眉淡掃成。

小寶的畫蘭。近來也極爲珍視。品評的說與顧卡不相上下。小寶既杜門謝客。人都疑他要擇主而事。

第六十七回

孀妹盛遇折杞畏人言

俠妓孝思畫蘭償父債

八

不料他黃繩入道。益發來得高尙。將這些錦衣花帽寶劍珠鈿都分贈姊妹。行做了紀念。他鴛母的幾個養女。一個嫁了秣陵的黃學士。一個嫁了宛平的李參將。等到李參將歿後。又改嫁了儀徵倪子。和隨著子和到成都去了。這倪子和如何能娶這李婦呢。正是

春滿燕都應有偶

秋深蜀道不知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楊查孽緣也。然亦奇緣。楊查始而相悅。終至相成。所謂緣也。潘氏既媳查矣。偏又列楊於門牆。是一隙也。查歸潘氏矣。偏其壻既貴而戌。乃翁招楊主其家。是二隙也。戌者逝矣。查猶不敢遽從。楊至詩案發而楊被逐。是三隙也。有此三隙。天若誘之。天若迫之。所以謂之奇緣。所以仍謂之孽緣。楊之輓聯於無可著筆中。傳出心事。佳已。至小傳則翻空易奇。將禮教廉恥一掃而空之。卻說得捉摸不定。顛撲不破。可見三四十年前已有此種思想。此種議論於晚近尙復何尤。

金小寶畫以人傳。非傳其畫。傳其人也。對於乃父。猶人情之常耳。至於籌備花塚。慨輸鉅貲。一篇小啟中。亦莊亦諧。不卑不亢。願橫波于玉京。見之應有愧色。

某大令四律。是題小寶之畫。卽是題小寶之人。落落詞高。飄飄意遠。宜小寶之入道也。四大金剛。

小寶較爲高尙。黛玉誠等諸自檜矣。風人旨婉宜細參之。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兼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璧

上回說到倪子和娶了李氏醮婦。作爲繼室。一路從北京帶到四川候補。這倪子和本是南省的拔貢。因爲入都廷試得了知縣。剛要引見出來。原籍的夫人竟等不及郎君錦旋了。那夫人同子和卻是貧賤夫妻。纔盼得一官萬里。那知少年薄福。將金章紫誥一齊讓與他人。子和滿望鸚鵡同舟。沂江直上。中途經此變故。知道一棺料理自有泰山担任。率性不回故里。免得空琴遺挂。徒益淒涼。將來解組言歸。拚著十萬俸錢。營齋營奠。只是在京寓裏書空咄咄。幾至奉倩神傷。一班同鄉同年。都勸他趕緊續絃。相將入蜀。子和亦點頭稱是。便託媒媪四出作伐。有的嫌子和境遇太寒。有的嫌四川道途太遠。最後談到李氏醮婦。原係青樓出身。丈夫名叫有恆。多年木廠掌櫃。積貲鉅萬。後因陵上的關係。訊實伏法。偌大家財都歸了孤嫠。掌管他本楊花水性。仗著這紫標黃榜。到不肯人盡可夫。定了約法三章。要合格的始能中選。一是少年正途。知縣二是須作正室。三是必須先見子和。自問年纔逾冠。又係廷試得官。第一項是不生問題了。李氏雖是醮婦。我已先賦悼亡車來。賄遷儘可使得。四川道遠。有誰知道。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兼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璧

九

第二項又可以答應了。只是第三項仍要吉星擁護纔能成就。這段姻緣約會在逛廟時間彼此預圖。一面媒媪前往知照。子和是輕衫團扇。翩翩那李婦油壁香車。青裙綺袂。大有藐姑仙子的風致。經媒媪雙方指點。四目相矚。已是兩心相印。子和得了李婦。居然捐了大花樣。到省錦江劍閣隨處流連。不及兩年。早已官符在握。李婦脫不掉勾欄習慣。最喜購買雛女。供他接楚。子和因愛生畏。卻也不會阻抑。起初不過偶然。使性並不十分厲害。漸漸棒敲棍擊。身有傷痕。子和還要將順。妻嗔助紂。爲虐一任未滿。又調腴缺。這時李婦志得意滿。放出種種手段。虐待諸婢。可憐諸婢長者只有十五六幼者。只有十一二。貪眠好喫。個個皆然。而且生性健忌。遇事躲懶。像煞有遺傳一般。李婦看他們不過耐他們。不得創出幾種酷烈的刑罰。隨意嘗試。有的用鍼刺。有的用火烙。呼號達旦。慘不忍聞。署中餓斃的自縊的。已是數見不鮮。這些小兒女同父母恩義俱絕。那個替他出來伸冤。不道子和也爲著濫刑斃命。被制軍年終甄別。奏參革職。他便在成都買田置宅。作一個安樂窩。公李婦看他宦囊頗豐。還叫他設法出山。潛謀開復。子和到宦興倦了。只幫著李婦將擺布強盜的法子。擺布婢女。諸婢裏面有個鐵匠女兒。平時也備受虐待。鐵匠聽得消息。偶來探望。那女兒見了父親。自然哀哀訴苦。鐵匠備價請贖。子和不但不允反說。此婢宣布他的惡狀。叫李婦榜掠處死。李婦有了子和做護符。那裏還肯輕縱到

得○一○命○嗚○呼○只○暗○暗○叫○人○擡○出○埋○葬○鐵○匠○再○來○省○視○時○早○被○閹○人○拒○絕○了○鐵○匠○料○定○內○中○有○點○蹊○蹺○但○懼○怕○子○和○的○聲○勢○不○敢○冒○昧○發○動○那○知○這○個○風○聲○早○傳○到○成○都○府○劉○文○丹○太○守○面○前○太○守○自○從○夔○州○調○繁○官○聲○卓○著○不○好○指○定○子○和○一○樁○事○却○出○了○一○張○告○示○大○約○說○川○中○官○場○風○氣○頹○壞○常○有○購○民○家○女○爲○婢○妾○一○有○不○合○輒○加○私○刑○甚○至○治○死○應○行○嚴○禁○且○懸○賞○招○告○鐵○匠○正○在○忿○無○可○洩○看○見○劉○太○守○牌○示○便○據○實○具○狀○控○訴○劉○太○守○也○知○道○子○和○不○是○善○類○若○不○從○速○辦○理○勢○必○毀○尸○滅○迹○人○證○物○證○缺○了○一○樣○他○便○好○信○口○抵○賴○便○急○提○子○和○的○閹○人○嚴○訊○閹○人○亂○以○他○婢○及○至○指○定○姓○名○時○日○閹○人○諉○爲○未○見○再○三○研○鞠○纔○供○出○某○日○某○僕○指○揮○擡○工○昇○一○畫○箱○出○門○不○知○何○事○復○提○擡○工○逐○一○問○過○但○說○遵○理○某○處○並○不○知○內○貯○何○物○太○守○遂○派○幹○役○押○同○擡○工○前○往○發○掘○一○面○傳○請○成○都○縣○隨○帶○伴○作○來○府○伺○候○幹○役○將○畫○箱○擡○入○郡○署○成○都○縣○親○督○伴○作○啓○視○只○有○血○袴○一○條○裹○著○尸○身○上○半○赤○膊○髮○蓬○齒○豁○伴○作○喝○報○木○器○鐵○器○傷○十七○處○靴○尖○踢○傷○一○處○前○陰○潰○爛○係○火○烙○傷○太○守○親○驗○一○過○填○明○尸○格○入○稟○藩○司○以○子○和○本○係○革○員○應○先○提○案○拘○質○其○繼○妻○臨○孱○在○卽○暫○行○停○紮○所○有○婢○僕○十○餘○口○概○行○鎖○候○成○都○縣○帶○回○推○問○纔○知○該○婢○傷○痕○均○係○多○時○積○受○此○次○致○命○係○用○火○箸○燒○紅○插○入○前○陰○數○寸○三○出○三○入○嗥○叫○而○死○皆○係○倪○太○太○親○自○勸○手○只○有○靴○尖○一○傷○實○是○子○和○幫○凶○知○縣○據○供○詳○府○太○守○勃○然○大○怒○說○這○種○惡○婦○非○到○案○用○火○箸○治○婢○之○

法治之不可勒令發審局員逼子和將妻交出局員因子和曾經坐辦審局不肯十分窮究太守堅持到底親提子和面質子和力認自己所殺與妻無預局員勸他不可盡供他說士可殺不可辱罪我不過抵命若我妻到案不要受大辱嗎太守開脫子和令他罰金自贖只放不過這忍心辣手的倪太太倪料得無可躲避投入天主教堂做個逋逃藪那天主教士異常蠻橫得了倪的賄賂每日到府衙去索子和太守深恐惹起交涉無奈罰了阿和萬金以二千撫卹苦主八千充作善舉婢女一律遣散子和夫婦受了這番挫辱便匆匆南下在儀徵別營窟宅子和果然道遙法網不道李婦陡患巨疽晝夜慘呼與婢死時無異雖經延醫調治他卻腐及腸腑血肉淋漓真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子和為著官襖妻歿侘傺無聊把故鄉的山色江聲都認做添愁資料這時正是光緒中葉京裏因老佛爺萬壽只須廢員加倍報効便好開復原官原銜子和有個同年文仲恭現在河南補了知府他却同李閣有點瓜葛子和想託他謀幹從儀徵直達漢口僱了驢車來到開封省城仲恭却值交卸下來見著子和留他在公館住宿子和談起續絃再斷仲恭也是新喪窆室相對淒然還檢出一張絳雲小傳的稿來叫子和斟酌子和看這篇小傳道

侍姬薛絳雲遼東產年十九嫠矣因躑身葬夫遂歸於余定情之夕儼然處子也詢之則云前夫

痿不能人如蠶。僵如蝟。縮以爲今生已矣。不圖復遇君。時余甫通籍。家貧幾不能舉火。井曰庖瀆之役。皆姬任之。暇輒以女紅爲余佐。篝燈相對。余讀不已。姬必倚熏籠伴余。伺余有隙。殷勤出書畫相質。然所臨右軍蘭亭序。姍姍綰約。楚楚有致。卽摹仿。揮本中裁紅刻翠。亦不與塵俗伍。開爲小詩。尤婉約可誦。惜身弱多病。嚮晨必強起理妝。亭午則廚下羹湯。咄嗟立辦。稱藥量水。不假他人。如是者凡十年。余始出守於汴。姬已骨瘦柴立矣。余於無可慰藉中。爲其子納官階四品。姬例得封恭人。五花誥至。姬一笑而瞑。嗚呼。姬之歸。余雖婦而實女。余之視姬。雖妾而若妻。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歿。僅三十二春秋耳。天何奪余之速耶。倘得玉簫再世。或可遣余之老懷也夫。

子和讀罷。說道情文相生。非此文不能傳此人。冒辟疆的影梅菴憶語。轉覺詞多於意了。仲恭道亡姬才智世間不患其無。只是他冒了再醮的名。依然完璧。這却我意想不到的。他現在喪未逾月。我已奉調回省。這旺夫運的話。到也不可信呢。子和聽他談吐。料是哀毀過甚。勉強敷衍一回。遂辭別渡河北上了。仲恭這人。一面兒女情長。一面功名心熱。在河南覬覦這開封府的缺。只是沒有機會。後來兩宮西幸。道出河南。仲恭爲著烟癖甚深。不敢冒昧晉謁。只把屋子關得緊緊的。榜著此處。停靈閒人。免

進八個大字。不知怎樣謀到皇差。東搜西括。侵蝕了三萬兩銀子。將一萬五千送與李閣。算是開封缺。價一萬五千。存在京號。預備到任。開支自己。卻省齊異常。除了幾個鴉片烟外。每日只在枕上。買個蒸饅。饅據衾。大嚼起來。短衣敝屣。也不像是方面大員。只有出外上衙門。見上司盪面的時候。兩頰都敷點胭脂水。掩飾烟色。從前盡是絳姬替他擦煙盤。通烟槍。挖烟灰。打烟砲。什麼調脂吓。沃水吓。伏侍的有條井井。自從絳姬歿後。他又捨不得化錢用家丁。只帶了幾個親兵。那裏能殼舒適。他最不喜大人這稱呼。只許手下的人叫他二爺。他既然有了這線索。總道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誰知虛耗黃金。把他氣得發昏。章第一又想趨躋榮祿。靠他這近水樓臺。見著總是請安。榮祿偶然發問一句。滿口的是是。是著著著。榮祿是慈眷極優的。料定仲恭傾心巴結。必非一無希望。聽得他李閣處一封重贄。竟至石沈大海。也想他從豐饒贈。纔肯幫他說話。仲恭愛財若命。那肯一誤再誤。所以終究不曾實授。他既悔且悟。在扈蹕回京時。卻有四首題壁詩道。

插足塵中客。趁虛獨尋僻。地轉閒居到。門尙有衣冠。客薰穴微開。微辟書島國。累人追竄鼠。泥塗笑我駕疲驢。歸來倦倚樓窗看。繞屋風蘆絕倒如。爲看青山一捲簾。樓中景物望中添。槐柯衆蟻纔醒夢。燈火飛蛾枉附炎。買兔都因貪捷躍。網魚應悔不深潛。舉頭明月羣星淡。皎潔清輝愛

索蟾。亂樹叢中書閉關。藥鑊茗椀任蕭閑。眼前光景隨緣法。耳畔秋風任往還。酒國儘堪容盛。世書坊。何必住名山。鄉雞午唱驚濃睡。心在巢由沮溺間。我思無極獨哀吟。曠野人稀草樹森。世事如雲殊變幻。禪機指水悟深沈。銜泥燕。又營新壘避網鴻。宜有去心。賃個書樓石城下。未妨攬鼻日登臨。

仲恭這幾首詩。詞旨幽怨得很。將那頑固卑鄙的舊癖。居然洗刷殆盡。只是補不著開封這缺。以頭觸壁。人類風狂大衆。纔知前此的詩不是有心怨艾。實是歎息。李閣還傳他詠漢末時陳宮捉放一詩道。伯奢本來是好意。一旦全家遭慘禍。可恨該縣陳前令。爲何賣放曹孟德。當年開封若是我。定將該令記大過。

同寅看他如醉如癡。勸他帶了絳姬的松。暫行回京。他在西山深處。替絳姬野花雜樹築了個小小墳。瑩一樹一封。並。不。分。奢。麗。及至回到京城裏面。一班王公貴族。文武大臣。正在商量迎鑾的典禮。把那聯軍的各種蹂躪。一概丟爪哇國。禮仲恭先授著李閣的激刺。後受著榮相的奚落。自此神經有點感覺。比那班藉口變法的臣僚格外來得鎮靜。老佛爺暮年苦境。連光緒都不能相諒。每到殿前召見。終有不豫的顏色。翁同龢是逐了。汪鳴鑾是擯了。朝臣你爭我奪。榮相國相抗的。只有個慶親王慶

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罰重金

文仲恭買姬笑看完壁

一六

親王名叫奕劻從四品宗室連升帶襲竟至賞食親王雙俸確是滿人的領袖樞府的機關朝臣爲著變法自強不特奉天吉黑要改行省連江蘇江寧兩部分外還要添個江淮巡撫慶親王是懸格招賢這江淮巡撫議定後便叫江蘇巡撫恩壽調補這恩壽便是替沈仲馥調停家事的恩中丞正待拊膺就道不意在江蘇任上鬧出一段穢史來正是

符竹遙頒方拜命

膳爇不掃竟貼羞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倪子和是一個糊塗人文仲恭亦是一個糊塗人子和娶醮婦利其金而已仲恭娶醮婦直說得才能技藝獨冠一時還替他洗刷再醮二字其糊塗更甚於子和

李婦之醮子和助成之也四川州縣無有不以醮得名者李婦在妓院久鴉婦之醮虐討人見之熟矣以醮濟醮纔演出此種醮劇李婦雖倖逃國法終伏冥誅誰謂醮吏可爲哉

仲恭種種舉動稱爲頑固卑鄙猶未盡也閉門吸烟歎矣而辦差賺錢則不歎短衣敝屣陋己而出門敷脂則又不陋賄賂李閣固無效逢迎榮相又無效患得患失卒至風魔仲恭雖兒女情長猶不敵功名心熱

仲恭一傳何等禱旄四律何等傷感便是一首滑稽詩也是別有奇趣其人不足取其文當可傳也故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第六十九回

訂鵝鰈覺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聯繼方伯

上回說到恩藝棠調了江淮巡撫。忽然鬧出穢史。藝棠的在蘇州本來用入行政。都是仗著賄賂。他却搜括攏來。都去報效那慶親王。慶王頗想把藝棠調署兩江。不料袁慰亭已保了周馥。藝棠在蘇州早站不住。纔來謀這江淮一席。江蘇人利他遠去。正待摒擋起程。偏是他的叔父景星從福州將軍告病。開缺回旗。道出蘇州。藝棠留他在拙政園小住。藝棠前往謁見。這位景將軍已經霜髯雪鬢。老態龍鍾。扶了一枝短筇。病僂出來。藝棠照例見禮請安。只見門帘一閃。一個漢粧婦女露了半面。景將軍道。進來吓。替二爺磕頭。藝棠站了起來。那婦女早婷婷嫋嫋。拜了下去。這面自然回答。景將軍叫他在下首坐著。問問藝棠江蘇風俗如何。民情如何。江淮轄境共有多少。幾時可以到任。藝棠隨嘴敷衍。眼光早注在婦女身上。這婦女是景將軍的寵妾。前年入都。覲見在上海妓館裏用五千金購得的。金裝玉裹。羅綺繽紛。年紀纔二十一歲。卻生得脩眉圓靨。風致嫣然。他原籍說是揚州。裙下雙翹。更覺峭如菱角。

第六十九回

訂鵝鰈覺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聯繼方伯

一七

第六十九回

訂鷓鴣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聯繼方伯

一八

景將軍在衙門裏替他造了幾間妝閣。已廊欠檻清簾。疏簾要算得十分體貼。誰知這寵妾爲著紅顏白髮相對寡歡。憑你百樣趨承。他總看得絕淡。春花秋月。暗裏消磨。景將軍又家法極嚴。除幾個老嫗。雛鬟。便是五尺的小童。也不准入中門。一步弄得這寵妾。斂鸞囚鳳。裹足深閨。什麼春夜觀燈。秋宵賞月。一概說非婦女所宜。每到將軍出轅。還要叫寵妾換了粉底。軟鞋。跌坐榻上。這樣的防閑。慎密。真當得禁樹二字。所以這寵妾在閩三載。署中的貼身奴僕。也未會輕易一面。此時爲著藝棠。親情既是胞姪。官階又是巡撫。料不至覬覦他。這寵妾藝棠也知道乃叔的脾氣。看得寵妾在坐。談了一番。便辭退了這顆心。卻不能忘這寵妾。景將軍在蘇州還有幾個朋友。有時邀他看看虎邱。游游山塘。藝棠趁着這點空隙。便去同寵妾談談。或者借著內眷的名。請寵妾前來宴飲。大凡女子對著男子。能相見必有長談。能長談必有笑語。到得有了笑語。其事便不可問。藝棠對著這寵妾如此稠密。如此殷勤。這寵妾人非木石。豈不知感起初。還格於名分。有點顧忌。後來一面傾慕。一面感歎。況且藝棠年方強仕。一表堂堂。備位封圻。一呼百諾。比到這老將軍三戰三北。自然相隔霄壤。歡愛的心。同勢利的心。雙方激刺。念念的記望。藝棠藝棠料定事已成熟。乘那清晨。老叔未起。闖進房去。寵妾靠著榻上。只穿了上半短襦。藝棠涎臉著道。姪兒替孀子請安。跪著。弗起。寵妾將鞋尖在藝棠額上。一點。藝棠握住雙鞋。撲嗤一

笑○從○此○鵝○鶴○饒○饒○誓○訂○三○生○拙○政○園○裏○曲○院○空○亭○都○有○他○兩○人○的○鴻○爪○只○瞞○著○老○將○軍○如○鐵○桶○一○樣○江
北○衙○署○脩○葺○完○竣○幾○個○電○報○發○來○還○派○了○委○員○前○來○迎○接○藝○棠○尙○一○再○延○緩○深○宵○微○服○總○在○拙○政○園○裏
盤○桓○景○將○軍○性○本○多○疑○看○這○寵○妾○神○氣○慌○張○露○點○鬢○亂○釵○橫○的○痕○迹○又○見○藝○棠○面○色○慚○沮○言○語○枝○梧○這
個○悶○葫○蘆○終○須○設○法○打○破○暗○地○裏○叮○囑○婢○媼○叫○他○們○隨○時○留○意○自○有○重○賞○這○晚○藝○棠○又○來○話○舊○寵○妾○伺
候○老○將○軍○安○睡○便○坐○在○牀○畔○抽○烟○外○面○咳○嗽○一○聲○寵○妾○便○匆○匆○而○去○小○婢○偷○看○兩○人○從○西○廊○繞○進○回○身
去○報○告○這○老○將○軍○老○將○軍○叫○小○婢○前○行○黑○魘○摸○出○房○門○廊○下○月○明○星○稀○聽○得○耳○房○內○似○有○聲○息○老○將
軍○究○竟○幼○習○騎○射○膂○力○比○人○強○健○兼○且○憤○火○中○灼○一○脚○踢○去○房○門○早○已○倒○地○一○張○藤○榻○上○雙○橫○大○體○瑩
白○如○脂○老○將○軍○視○此○情○形○只○氣○得○索○索○的○抖○兩○人○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一○般○景○將○軍○對○著○藝○棠○叱○道
你○這○不○成○材○的○渾○蛋○你○欺○負○他○便○是○欺○負○老○子○你○做○到○封○疆○大○吏○幹○這○沒○廉○恥○的○句○當○明○日○告○訴○你○的
僚○屬○問○這○件○事○該○辦○什○麼○罪○藩○司○已○經○護○院○了○叫○他○照○奏○上○去○恐○怕○老○慶○也○保○全○你○不○來○藝○棠○帶○哭○帶
求○景○將○軍○痛○痛○的○杖○了○幾○十○下○說○還○不○起○去○藝○棠○還○問○寵○妾○怎○樣○處○治○將○軍○道○這○是○我○的○人○自○有○家○法
你○好○意○思○問○到○他○嗎○藝○棠○一○溜○烟○跑○出○拙○政○園○仍○舊○惦○念○這○寵○妾○次○早○拙○政○園○家○人○來○報○說○姨○太太○暴
病○歿○了○叫○這○裏○帳○房○去○購○買○棺○衾○等○件○藝○棠○心○如○刀○刺○很○怪○老○叔○手○段○太○辣○深○悔○自○己○風○聲○太○露○這○些

內眷更加詫異。說姨太太不會生病。爲什麼去世如此迅速。大衆前去送殮。棺衾卻異常豐盛。景將軍告訴大衆。說道冷痧氣閉。呼吸不通。延醫未至而歿。其實這夜景將軍趕出藝棠。將寵妾拖進房裏。也不同他言語。只取出一點藥末。逼他吞服。不到一個小時。却已香消玉殞。有人說這藥末叫做鶴頂。凡是一二品大員。都有預備。逢著天威不測。傳旨賜死。只須舌上一舐。便不可救。而且毫無痕迹。如同病歿。一般將軍把寵妾身後布置停當。還在虎邱左近擇地埋葬。藝棠終不敢去見。乃叔只推公務忙碌。欽限緊急。先要到南京。同制軍商議。景將軍知他內愧。也不復與他計較。由蘇北上的時候。還到寵妾墳前灑了幾點老淚。藝棠從南京渡江。一班奔走門下的。興高采烈。忙個不了。這撫署原是漕督衙門。既然裁督置撫。分甯的道府州縣。無不聯翩赴淮。蘇藩升護撫院。廷旨又升湖南按察使繼昌爲江甯布政使。調署蘇藩。繼昌號叫蓮谿。雖是漢軍進士。除却賞鑒書畫以外。只知癖嗜鴉片。將衙門裏一切公私款項。都交付老吳。小吳父子兩人。老吳原是湖南典當裏夥計。因爲蓮谿的姨太太是他寄女。老吳纔占了一分子權力。小吳在帳房担任出納。也靠著姨太太做泰山。這姨太太的父親是湖南臬署裏挑水夫。蓮谿出門時候。不知怎樣碰著這姨太太。說他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定要納他爲筵。只礙著挑水夫既窮且賤。蓮谿便肯紆尊降貴。那裏逃得掉外面的物議。因此與老吳商定計策。叫老吳認做

螟蛉蓮谿更發出千金添衣置飾算是老吳的匿贈老吳受了蓮谿囑託將候補姨太太擡進門來上上下下稱呼他小姐那知他風騷猥薄一味的浪態淫聲看得小吳韶秀異常早已結爲情種況且同小吳稱兄喚妹花前月下還避什麼嫌疑小吳年少未婚書室妝樓相距咫尺鵲橋飛渡龜鼎潛嘗說不盡海誓山盟數不盡雲朝雨暮有時小吳升階而上博一個長夜的歡娛有時相約不來他便刻襪提鞋甘心俯就老吳究竟事煩年老略不關心這晚爲著呼喚小吳秉燭走進書房榻前現出六寸膚圓的女履老吳牽帷一望那鴛鴦交頸尙在夢中欲待責罰小吳小吳早聞聲趨避贖了這雪膚花貌被底橫陳老吳知道璧碎多時便消受了無邊艷福從此串成一個翹字西眠東宿應接不遑蓮谿卻疊次相催說要諏吉圓房可以預先送署老吳父子欲留不得只託他設法疏通那知遇著蓮谿連這膽水殘山都不能細心領略挂著姨太太的虛名得不著姨太太的實惠不但比不來小吳的如魚得水游泳悠然便想同老吳乞得斗升蘇此轍中涸鮒也不易得蓮谿仗著阿芙蓉替他助力畢竟沒有真正能耐姨太太想起小吳慫恿蓮谿招入帳房裏理小吳知是有情人的擺布只是候門似海青鳥誰傳那姨太太卻暗遣雛鬢導至高唐深處柔情繾綣真個魂銷此後人約黃昏掩扉相待蓮谿竟不會覺察到是老吳妬那兒子驪珠獨得也便揜入帳房小吳恐乃父鬧出風波只得婉勸姨太太平分

春○色○姨○太○太○不○便○固○卻○但○老○吳○的○愛○情○比○不○到○小○吳○什○一○蓮○谿○制○服○不○住○姨○太○太○只○率○馬○馬○虎○虎○佯○作○癡○聾○姨○太○太○卻○想○久○住○湖○南○所○以○叫○蓮○谿○綢○繆○房○屋○藉○作○菟○裘○終○老○蓮○谿○原○有○兩○子○均○經○娶○婦○只○因○看○不○起○姨○太○太○的○舉○動○卻○不○會○隨○侍○任○所○蓮○谿○受○了○姨○太○太○蠱○惑○子○媳○均○不○甚○注○意○後○來○兩○子○俱○歿○只○遺○下○癯○癯○寡○媳○仍○聽○他○流○寓○湖○南○此○番○升○任○甯○藩○調○署○蘇○藩○一○位○姨○太○太○是○心○腹○兩○個○吳○氏○父○子○是○羽○翼○明○知○姨○太○太○同○吳○氏○有○些○曖○昧○吳○氏○已○根○深○蒂○固○不○易○動○搖○只○要○姨○太○太○夜○間○伺○候○抽○烟○以○外○概○置○之○不○問○外○面○傳○出○消○息○便○有○人○改○了○四○句○唐○詩○送○他○道○

大○人○夜○傍○姨○娘○宿○飽○吸○清○膏○然○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阿○呀○一○聲○帽○子○綠○

蓮○谿○聽○了○這○話○幾○次○三○番○勸○過○姨○太○太○姨○太○太○未○嘗○不○答○應○他○不○道○一○日○不○見○小○吳○便○弄○得○不○茶○不○飯○及○至○回○任○甯○藩○那○江○督○已○調○了○端○午○橋○他○卻○搬○甄○運○瓦○刻○石○募○金○同○蓮○谿○確○是○同○嗜○蓮○谿○得○了○這○個○上○司○幕○府○裏○又○有○許○多○名○士○搜○羅○考○訂○異○常○起○勁○這○時○小○吳○總○理○帳○房○聲○勢○非○凡○的○煊○赫○蓮○谿○收○支○諸○務○都○在○小○吳○掌○握○裏○面○他○同○姨○太○太○訂○妥○只○等○蓮○谿○病○故○他○倆○便○席○捲○遺○產○做○那○長○久○夫○妻○蓮○谿○向○是○虛○弱○的○人○聽○見○朝○廷○要○銳○意○禁○烟○他○便○想○預○先○戒○絕○尋○了○戒○烟○醫○生○按○方○配○藥○不○料○反○得○了○下○痢○的○症○候○小○吳○知○已○不○起○先○向○寶○善○源○匯○號○提○了○白○金○八○萬○姨○太○太○檢○點○細○軟○書○畫○也○值○二○萬○金○左○右○內○外○句○結○

趁著喪事忙碌。夜間逃出城來。暫在下關息足。湖南的兩個寡媳。至此已來奔喪了。看得阿翁身後如此蕭條。問起情形。纔知姨太太已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兩媳相對痛哭。無法處置。還靠著幾個舊同寅。向端制軍代訴。制軍爲蓮谿書畫精絕。且有這樣鉅款。亦不便置之不究。遂傳上江兩縣。勒令通緝。果然在下關旅舍。雙雙弋獲。細軟等項。幸無缺少。只有銀兩。早被制軍乾沒一半。兩媳有了這些路費葬費。自然扶匱還都。卻揀了幾件最美的書畫。送與制軍。制軍也回了一百兩贖儀。司道府縣紛紛至署。弔奠素車白馬。算是蓮谿的結果。藥禪室隨筆裏有一段道。

蓮谿方伯熟於樞垣事例。能鑑別書畫。吏事明習。不廢風雅。兼有清剛之操。

蓮谿確係風雅。只爲姨太太所累。姨太太聲言不願入京。便住在湖南所購的房屋裏。或守或嫁。聽他自便。制軍痛恨小吳。將他姓名。入黨案裏。定了永遠監禁。這姨太太同小吳。終究生離死別。徒然演此風流罪案。蓮谿所編的文稿。所藏的拓本。卻有兩篋。二媳帶到京裏。不知珍惜。早落在軍機章京金忠甫手裏。忠甫名叫保泰。浙江仁和县人。從庶吉士散館。補了主事。入直軍機。於考據詞章。都有點根柢。得了蓮谿這樣稿本。他替他刪潤注釋。還請大老題了序跋。預備刊行。忠甫在軍機裏已經領班。游升便是卿貳。無如他夫人總爲忠甫不得翰林。常有點不大滿意。他夫人是杭州吳曉颿觀察的女兒。

生有二女。却也能書善畫。有大小二喬的聲譽。大小姐受了王夔石侍郎文孫的聘。料想世家子弟。未必能設置身科第。只想二小姐尋個佳婿。可以玉堂金馬。隨侍在京。這年忠甫補授大理寺少卿。放了江南大主考。收著一班門生。便在門生裏面物色。坦腹傳這文章的衣服。最後纔得了一個安徽望江的舉人。寫作俱佳。品學並擅。穩穩是未來的翰林。此人畢竟姓甚名誰呢。正是

願我雀屏欣中選

願他雁塔早題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同是姨太太。同是姨太太。受人侮辱。景將軍手辣。姨太太死。繼方伯力弱。姨太太逃。究竟將軍武官。比方伯文官。來得決斷。然綜寫此回。是旗人性薄的大例。

藝棠初見乃叔。已經注意。姨娘以後得一步進一步。畢竟放姨娘不過。姨娘之死。將軍死之。藝棠死之也。將軍責藝棠而不聲張。是爲家聲。是爲國體。不然又何愛於藝棠哉。

蓮谿以堂堂大員。悅一既窮且賤之挑水夫女。此既引水入牆。彼亦乘風縱火。無怪乎吳氏父子也。惟吳氏父子始受繼託。終受繼家。塵聚不已。又思鴻飛其心。很矣。小吳受懲。而老吳逍遙法外。天網尚有疏漏處。

第七十回

爲息妻嗔名虛翰林院

小懲客過膽破孝廉船

二六

磨斗猩印螺丸排列的著實嫻雅。二小姐每逢出外酬應，總是朝珠補服，莊重非常，不要說翰林有別樣的顯輝，便看一紙名箋，字如拳大，憑你王公貴戚，都不能僭用這體制。介安在館裏跟著教習，研究詞賦課試，往往前列。這編脩早在荷包裏了，等得三年散館，二小姐早經一索得男。介安更是歡喜，那知散館的卷子上，介安竟將墨盒傾側，瀋上一塊，憑你枚馬的賦，李杜的詩，也只好屈居三等，放了湖北恩施知縣。介安料定夫人必要嗔怪，先到衙門裏去見忠甫。忠甫已升到太僕寺，卿見了介安，說他太不小心，卻也代他扼腕，只得帶了介安回到宅子。二小姐固然在那裏痛哭，這位吳夫人連忠甫都夾七夾八，罵在裏面說：「什麼我們清貴人家，弄出個知縣，麤官來，不是要被親戚奚落嗎？」二小姐朝珠是帶慣了，忽然叫他除去，更是丟臉。忠甫卻無可解勸，介安又愧又恨，真是閉口不開。幸虧大姑爺王文孫引見來京，替連襟向丈母再三懇情，罰介安單身到任，不准隨帶家眷，俟得了五品，真除完了這副二小姐的朝珠，纔能復爲夫婦。介安本想捐個同知，銜敷衍過去，二小姐又嫌銅臭，堅執不許。忠甫亦無可奈何，只得聽其自然。介安百無聊賴，出來尋訪舊友，不道遇著靈石、何潤夫，乃瑩也爲著散館，改了工部主事。大遭夫人的斥辱，潤夫想拜個老師，預備幹轉，偏又爲了百兩贖儀，太菲拒而不納。這些事人人傳說，潤夫尤其進退維谷。問介安歷述苦况，正是同病相憐，介安說潤夫備位京曹，將來考

軍機升卿階。希望還多得很。潤夫說介安種桃滿縣。是寒士極好的機會。升府升道。極爲容易。若能設分房同考。怕不有得意門生嗎。兩人匆匆話別。只叫做各人心事。各人知。次日有一副聯語。宣布出來。結處還做著潤夫二字道。

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

三年成白頂蛾眉。構釁翻令我作丈夫難。

介安道不好了。行將及我了。我要走了。領憑到了湖北。這湖廣總督張香濤。他卻最重科第。看這恩施小縣。不足以屈賢者。留他在省裏辦文案。兼幾個調劑的。朕差終日。總在督署裏撰文寫字。到得香濤公畢。還住在簽押房對榻傾談。香濤向來是飲食不時起居無節。簽押房裏擠滿的。雛姬侍妾。俊僕。鬪童。香濤雅興一濃。便將門帘親手下垂。衆人都紛紛退出。只留著一二個侍奉。冬施短榻。夏掩紗幮。使白晝也不十分迴避。好在書城四面一點不能逗光。外面來往的聽著聲息。萬一駐足窺探。香濤必招他進房。文巡捕已數見不鮮了。這日又被香濤喊住。拔足向外逃去。有人嘲他一詩道。

門外何人張卑職。□□爲何不進來。近日發痔瘡。

香濤對著介安。還說他旅途岑寂。要想送他一妾。介安苦辭不已。香濤從同寅裏面。探出他夫人的。屬。

第七十回

爲息妻噴名虛翰林院

小懲客過膽破孝廉船

二八

害將他調署宜昌保了。在任候補同知。這時官階五品。例得掛珠。專差到京裏迎接。夫人適值忠甫病歿。吳夫人扶匱南還。只得委委曲曲進了宜昌任所。介安循聲卓著。有口皆碑。升署一年的夏口廳。特薦卓異。過班知府前後不及十載。鶴銜多繡。榮耀非常。比到熬清受談的小翰林。怕這時還不曾開坊呢。香濤被召入都。囑咐後任優待陳守。又調署武昌知府。營務學務稅務。歸他一手經理。夫人纔算心慰。卻又動了督撫司道的念頭。替介安遇事張羅。隨時聯絡。同這班當道太太姨太太。鳴鑼赴宴。張蓋遊山。仗著絕妙的丹青。你也斗方。我也扇葉。這金漱芳三字的款。幾乎傳遍閨閣。介安更得著候補道員。藏著二品頂戴。轉瞬便升方面。武昌原是江漢的樞紐。漢口大智門。又是京漢鐵道的起點。這鐵道由鄂入汴。由汴渡河。由河達津。由津至京。蜿蜒一氣。約有數千百里。這時從大智門接到信陽。已有汽車來往。公車的舉子。奉旨在河南會試。南轅北轍。一律聚集漢口。准備赴信陽。再行換車。那信陽却是州治。有個南汝光道的衙門道臺。朱曼伯因要便利舉子。設了官車局。偏是委員勒索剋扣。所有驢車駝轎。相約不入信陽。各舉子躑躅中途。真叫做進退維谷。老天又不做美。從正月下雨。一直滂沱到三月。賞斧不繼的。只得原軍折回。有幾個僱了二把手小車先走。流離顛沛。却與文丐無異。有一個江蘇孝廉吳姓。在信陽尋得一挂車子。按站前進。這車夫都是桀驁不馴的。侉子。每日晚間要燒酒牛肉。供

囊他纔能巴到八九十里。若擺起公車架子。他說牲口病了。停著不走。你在火裏。他偏在水裏。未到日暮。早把車子趕進歇店。解下牲口。他們逍遙快活了。吳孝廉在途中隨意瀏覽。有的平原曠野。有的深密樹有的臨水。有幾間茅屋。有的繞城。有幾片村店。一日一日過去。只做幾首詩消閒。還記得沿途口占道。

敝車輓駕疲。駮行李蕭條一樣。馱記取前途風雪滿。喧聲爭渡。灤河銅雀臺高入望。收二喬。夫婿最風流。人氏城郭均非矣。暮雨荒烟過許州。宰相當年養晦時。牛衣對泣有誰知。路人回首談文穆。十里平蕪一盡碑。朱仙鎮上市聲譁。兩面商塵一道車。疊鼓神祠春社近。有人爭拜岳爺爺。

吳孝廉閒情別致。每到停車時候。最喜散步郊原。這日已是二月下旬。離開封不過四五百里。孝廉過一小集。看見酒旗茶社。頗有一點風景。便問車夫是什麼所在。車夫道。此地叫桃園鎮。是後漢劉關張三人結義處。前面有歷三義廟。近日正在演劇呢。孝廉叫車夫趁早下店。他便問明廟址方向。前去瞻仰。一回。誰知野路欹斜。全非故徑。杈枒的老樹。又裝著醜怪樣子。向人獐笑。越走越錯。天色又黑。黯澹來。忽然前面望見女子。身著紅裳。手提布囊。抹角轉灣。異常馴熟。緊緊跟進。在後總想得一村。落可以。

第七十回

爲息妻噴名虛翰林院

小懲客過膽破孝廉船

三〇

暫。度。此。宵。又。怕。這。女。子。是。木。魅。山。精。生。命。因。之。不。保。便。乘。間。同。女。子。通。語。求。他。指。示。歸。途。女。子。道。桃。園。鎮。距。此。已。十。里。今。晚。料。不。及。赴。余。家。不。遠。不。妨。小。住。孝。廉。暗。想。這。女。子。殷。勤。款。待。或。者。別。有。用。意。因。互。詢。姓。名。邦。族。不。免。畧。涉。輕。薄。女。子。忽。然。變。色。將。布。囊。投。地。道。速。去。休。已。疾。如。飛。隼。而。逝。孝。廉。蒼。茫。獨。立。無。家。可。歸。兼。之。泥。滑。難。行。一。步。一。跌。勉。強。將。布。囊。啓。視。又。是。血。淋。淋。一。顆。人。首。孝。廉。又。疑。又。駭。兩。足。全。然。疲。頓。料。定。非。遭。強。暴。卽。飽。虎。狼。又。念。身。死。此。閒。甚。於。溝。壑。不。若。拚。命。尋。條。生。路。約。莫。又。行。里。許。覺。有。鐘。磬。的。聲。響。送。到。耳。畔。順。著。這。風。尋。去。果。然。有。座。破。剝。雙。扉。密。閉。屢。叩。不。開。不。得。已。蟄。伏。門。旁。腹。餒。心。驚。深。悔。對。著。女。子。孟。浪。所。以。受。這。苦。楚。好。容。易。等。到。天。曙。纔。有。個。沙。彌。啟。戶。出。來。看。見。孝。廉。又。餓。又。寒。進。內。告。訴。老。僧。喫。了。一。碗。薄。粥。談。起。途。中。所。遇。老。僧。道。這。不。是。紅。姑。娘。嗎。他。是。殺。人。不。眨。眼。的。魔。星。居。士。或。者。後。福。甚。大。他。纔。留。你。在。世。居。士。還。要。謹。防。得。好。孝。廉。道。爲。什。麼。叫。做。紅。姑。娘。老。僧。道。這。姑。娘。本。係。姓。洪。又。喜。紅。衣。故。有。此。稱。他。能。一。躍。數。丈。不。可。捉。摸。雖。有。點。睚。眦。的。怨。亦。必。報。以。白。刃。此。間。積。案。極。夥。官。吏。也。奈。何。他。不。得。偶。然。在。城。市。出。現。却。是。弓。鞋。帕。首。看。不。出。他。有。這。本。領。居。士。回。到。客。店。還。應。速。避。爲。是。又。叫。沙。彌。送。了。一。程。孝。廉。奔。到。店。裏。車。夫。店。主。相。顧。哈。愕。說。道。昨。晚。店。被。女。盜。行。李。盡。失。孝。廉。淚。隨。聲。下。將。前。事。備。述。一。徧。店。主。道。這。定。是。紅。姑。娘。所。爲。向。來。忤。紅。姑。娘。的。不。保。首。領。客。只。損。失。點。行。

李著實便宜請速行上路得好免得貽累小店孝廉心膽已破不知所措姑且走進房裏行李依然存在只桌面上多了一封信字畫端麗疑是紅姑娘手筆急拆開看時寫道

汝身無十貫錢手無縛雞力姑娘好意汝不知感當時一揮刃已在布囊中矣然汝輩愚駭姑娘轉念似乎不忍罰你凍餓一夜聊示小懲也讀書人不宜作妄念行路人尤不宜作妄想慎之慎之前途珍重

孝廉閱畢望空拜謝了便促車夫起行晚間歇在店裏覺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掩著房門預備早睡誰知對房來個女子偏要來見孝廉孝廉認得是紅姑娘他卻短襟窄袖頭裹紅綃見著孝廉嫣然一笑道你受驚了世途險惡人事變遷我也洗手不幹了我有個姨夫住在太原我要去依他爲活你明歲入晉作令與你後會有期姨夫名武義我名洪燕兒切記切記說完將白金二百擲於桌上飄然而去吳孝廉這科果然中了進士榜下放了知縣分發山西同那洪燕兒有情人已成眷屬了在信陽這班舉子紛紛趕到河南雖然各省也有會館無如捷足先得後來的只好僦居民舍那貢院又殘破又湫隘路上泥濘徧地真是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有兩句俗語道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這情形便可想而知了北京趕集的南紙店荷包店自然櫛比皆是還有戲班的伶人馬班的妓女都來鬧這老市

第七十回

爲息妻墮名虛翰林院

小懲客過膽破孝廉船

三二

南邊的舉子只等三場完畢。覆過了試。趁早都要轉回。有些熱心功名的一徑渡過黃河。到京等報去了。這班從漢口下來。道出上海的。都羨慕上海的華麗。每人總耽擱幾天。逛逛遊藝場。喫喫館子。到書場裏聽聽書。入茶園裏看看戲。並不算十分糜費。上海的茶園這時已開得不少了。連女伶亦異常發達。有個著名的旦脚。從北京來的。翠屏山也是齋。是他拿手好戲。日日賣的滿座。不但顏色流利。唱工圓穩。便做工。趨工。人人稱他獨一無二。不過知道他是旗人。斷不定他什麼出身。有的說做跟包的是他。丈夫從前做過內務府郎中。這女伶算得何等樣人呢。正是

儘許頭銜分菊部

好憑色相現梨園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陳介安是詳寫何潤夫是畧。然多爲爭一翰林。使家庭爲之不歡。幸介安見重上游。由令而牧。由牧而守。若命途偃蹇。終身百里。伉儷之樂虛矣。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二小姐雖斤斤朝珠。然却不背從夫大義。

香濤隨狎婢妾。而欲以一姬贈介安。所謂恕也。繼知夫人歷史。而卽以同知保介安。亦所謂恕也。香濤善體人情。往往如是。不得以起居無節。飲食不時少之。

公車入汴。一路危險。身歷者皆津津道之。有遭劫者。有遭劫而害及生命者。吳孝廉之遇紅姑娘。幸也。然觀其啓布囊見人首時。一駭。叩寺門不應。蟄伏時。一駭。歸店聞行李被劫時。一駭。此三駭。是抑孝廉之愆。此三駭。是鍊孝廉之膽。

紅姑娘屬意吳孝廉久矣。留其歸家。未必無意也。老僧是紅姑娘之黨。店主亦是紅姑娘之黨。特預爲紅姑娘媒介耳。讀其書何等委婉。聆其言何等斬截。白金二百。後會有期。殆以身許孝廉歟。瀕行絮絮述姓名。談居址。未免有情。是作者加倍寫法。

第七十一回

德曉峯縱女入歌場

裕朗西攜姬歸租界

上回說到上海女伶風發雲涌。這大名鼎鼎的有人認得是從前江西巡撫德曉峯德馨的女兒曉峯。是堂堂二品大員。況且備位封疆。官囊著實充裕。爲什麼女兒要做這笙歌的勾當。粉墨的生涯。這也是曉峯教女無方。以至弄得身名俱辱。在他們旗門子裏。便是王公大臣。啣幾句西皮二簧。算得游戲。三昧有時。連老佛爺都要化裝改扮。串一齣戲。這曉峯也囿於習俗。平時酷好聲伎。由京曹外放以後。漸漸巴到巡撫。他却上有報効。內有奧援。江西官場談起曉峯。都說他每年除却國忌。總是在紅氍毹。

第七十一回

德曉峯縱女入歌場

裕朗西攜姬歸租界

三四

上過活他女兒幼有殊色。曉峯愛若掌珍。因爲預備挑選入宮。將書畫文章。延師教授。到得十三四歲。雖則算不得不櫛進士。這才明性慧。早已轟動一時。只是他戲癖甚於乃翁。每到諸伶登場的時節。他既做願曲的公瑾。又要做繞梁的韓娥。今日一鱗。明日一爪。貫通融會。自然與之俱化。曉峯最喜的是淫媒諸劇。什麼翠屏山。也是齋。却演得淋漓盡致。伶人是最能做作的。看見德女綺年豔服。益發弄出淫聲浪態。眉目傳情。德女讀了這種教科書。便能刻意描摹。現身說法。一班阿附曉峯的。都說德女嗓音特絕。足以壓倒名伶。曉峯得意非凡。有時還同女兒串齣遊龍戲鳳。或是送燈。或是贈獨。一生一旦。配合天然。德女還嫌諸伶色藝不佳。便有南昌知府名叫以誠的。替德女多方羅致。把四九旦同雙麟雙鳳。一律招進衙署。輕歌曼舞。晨夕不休。德女亦插身其間。算是實地練習。曉峯不願狎褻。反說裝戲象。戲不好避。一點嫌疑。便有人撰聯嘲以誠道。

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時買笑。追歡永夕。永朝酣大夢。

誠心看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奪錦雙麟。雙鳳共銷魂。

曉峯也聽其傳誦。仍叫以誠做戲提調。另委候補府幫辦公事。却值光緒選后大典。德女自然應在其列。環肥燕瘦。行列整齊。只要能合老佛爺的法眼。老佛爺對這皇后一席。早已成竹在胸。要選他兄弟。

桂祥的女兒了。有人說是鑒於孝哲毅后，所以想這以姪從姑的意思。其實老佛爺爲的自己，雖則尊爲太后，聽政兩朝，終究從宮女晉位嬪妃。如今要把葉赫那拉氏從大清門，入正式冊立。光緒却不能自由作主，照例遞了如意專候宣旨。其餘嬪妃，嬪御不得不屬諸光緒。德女流麗斌媚，比較新選的皇后，賽過倍蓰。老佛爺到也歡喜，偏是光緒說他舉止輕佻，恐非福相。將牌子擱了下來，選了他。塔氏侍郎長叙兩女，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均封貴嬪。德女自恨不能，入選益弄得風流放蕩，不受拘束。當初爲著后妃的希望，一切起居服御，還是貴族的模樣。這時長襦短袴，高髻圓鞋，既趁新奇，又求妖冶，諸伶却不敢違肆，輕薄只當筵一曲，彼此都未免有情。曉峯從前是不曾禁止，到此是禁止他不住了。只得將他送到京中，叫宗人代爲擇配。德女還有什麼顧忌，終日只在戲園裏，厮混。宗人受了曉峯的託，道摺牌子的女兒，高門華族，是相戒不敢娶的。中等人家，礙著曉峯面子，也未便下嫁。世家子弟，有點出息的，又是景况寒素，經不起德女的揮霍，好容易找著一個內務府郎中，名叫輝錦。他父親做過侍郎家，只有生母也積聚著數萬家財。若能設勤慎當差，照例放個關督織造，也很肥美了。德女同輝錦結了婚，這輝錦看得丈人官貴，夫人貌美，真敬重得天人一般。德女也覺得輝錦儀表不俗，雖然漢文有限，那皮簧却是行家。夫婦倆恩愛纏綿，把閨房裏做了舞臺，絲竹管絃，喧闐盈耳。輝錦

連衙門都不到了。他母親不免要規勸幾句。德女便撒嬌撒癡。母子間生出許多意見。不到一載。他母親辭世而去。這夫婦倆在服內演劇。被上官知道了。奏參革職。輝錦漸漸結識一班伶人。出去客串。有人叫他下海。他還有點子田產。總覺難以爲情。德女跟著輝錦。自然與伶人混在一起。這時曉峯又罷職家居。了他夫婦倆大家中落。靠著曉峯有點津貼。德峯還想替輝錦運動開復。德女說丈夫不是做官的材料。給了他幾千銀子。他便穿吓喫吓忙。個不了。後來曉峯一歿。弟兄輩都看他不起。他想北京伶人每月包銀。整千累百。出則高車駟馬。入則玉食錦衣。何等寫意。先攬掇輝錦去幹這營業。輝錦本領卻還不濟。德女便親自出馬。到女伶班裏充了一個旦角。抱定賣嘴不賣身的宗旨。同輝錦形影不離。可奈北京這班聽戲的官僚。不是乃翁的同寅。便是乃父的故舊。衣冠之後。降爲阜隸。自問有點下不去。搭了班。來到上海。覺得繁華富麗。比北京加上幾倍。先在味蕪園安壇第演唱。博得彩聲雷動。居然一日千里。算是女伶中超等名角。這味蕪園本是張姓的別墅。樓臺花木。邱壑特佳。中間仿著歐式的裝潢。建築一所廳事。梁棟玳瑁。窗拓玻璃。四圍軟草芊絳。映帶著帽影鞭絲。別有一番風致。題名便叫安壇第延賓宴客。咄嗚可辦。每到亭午以後。遊人如織。絡繹而來。短几疏簾。從容品茗。那臺上已十番鑼鼓。準備出場了。有的是名妓。偕來藉延爽氣。有的是可人。相約互訴情懷。至於退宦寓公。羈人旅

客總須在此中領畧一過纔算不負此行所以到得夕陽在山華燈四敵那釵光劍影粉漬脂香真是花國錦城令人心醉還有些虬髯碧眼的攜著捲髮長裙的婦女亦復往來蹀躞嬉笑如常寶馬香車排列的毫無隙地若是晨曦初上朝露猶濃一班伊啞小兒都有婦女帶了前來遊戲大約西人佔著多數內中有個西裝粵婦每日總挈著一雙嬌嫩的女孩子在草地上閒步有時夾著一中年男子微襦輕履時與笑語管園的人卻稱這粵婦叫裕太太那男子是裕朗西裕庚曾經保過道員的兩個女孩一叫龍菱一叫德菱都是朗西的女兒朗西原係漢軍旗人幼年也食餼舉優就職州判勝保統兵的時候他便充當文案奏報均經他手勝既被議又爲巡撫喬松年所賞識喬亦十分倚重奏調入陝保升知府到得喬乞休時薦與皖撫英翰英撫尤其寵信升督兩廣竟以道員隨節入粵一舉一動言聽計從趨英者必先趨裕大衆都稱爲兩督英翰爲著聞姓捐的事遽遭彈劾朗西聯帶去職相率還都這大刀闊斧的人才使他置散投閒他自然無聊侷係況且家中又無大婦只仗著妻婢鳳兒搯持門戶雖也處分井井終少幾個後房佳麗偏這鳳兒不美而妬不嬌而悍簸弄得朗西不越雷池一步朗西瞞了鳳兒納個京妓早被鳳兒得了消息逼朗西攜歸同住朝捶暮詈生生迫到飲鴆而死朗西從此與鳳兒有了意見只在胡同裏閒逛竟認識了這西裝粵婦論這粵婦的出身卻是夷父華母

合攏來的飄零到了上海在虹口地方學做鹹水妹這鹹水妹本是外國水兵的娛樂品先要學點外國語言文字纔好同他們交接粵婦操這神女生涯略有一點積蓄進了什麼學校把跳舞音樂般般練習純熟出來嫁人誰知所嫁的入京謀幹去了粵婦久待不至只好追蹤來訪遷延數月音迹闕如真是素手空空進退維谷自從同朗西邂逅相遇一意注在朗西身上朗西看得西裝體面或者別有異味偷偷掩掩尋到粵婦寓所危樓矮坑舉目淒涼粵婦放出勾魂攝魄的精神將朗西驅入彀中隨你骯髒的地方也覺得十分舒適粵婦知道朗西沆瀣一氣裝著體貼的樣子情願跟朗西回家居住朗西談起鳳兒手辣粵婦誓不與校朗西帶他來見鳳兒只是一味謙和鳳兒也使不出威勢他卻巧肆陰毒設法使朗西絕斷鳳兒慢慢的用工夫來凌虐鳳兒無門可告涕泣自經家裏的人都說朗西無恩無義到得鳳兒歿後粵婦大權在握徧樹黨羽同朗西約法三章一不准再納姬妾二不准別有外遇三要立他為繼室朗西無有不可只惱了朗西的嫡子奎齡夫婦粵婦逼著奎齡叫他做母奎齡卻遠遁蕪湖奎齡妻是覺羅續太守續慶的女兒粵婦因奎齡的逃仗朗西的寵將奎婦日加鞭撻斥為寵婢親戚鄰里益發責備朗西朗西為著北京清議不容聽了粵婦的話逕到上海租界賃了一所小小洋樓朗西同粵婦以外粵婦還有前夫的兒子羊哥朗西取名勛齡粵婦在上海如同故鄉一般

茶會呢跳舞會呢總有他的蹤迹結交了幾個外國男友噉哩咕嚕說的朗西一句不懂粵婦替朗西尋幾個外國女友說握手接吻都算敬禮的朗西跟著他們看馬戲喫番菜只是言語不通便沒有什麼趣味叫粵婦教他普通會話從愛皮西提讀起究竟朗西聰明密司吓密司忒吓不到一禮拜都已學會從此朗西言語以外還研究外國文字北洋的李爵相竟當朗西做外交人才張香濤尤看得他重在湖北飛檄叫他先替他開復了知府委他沙市漢口的釐差明保道員送部引見李爵相早有了密保內閣侍讀學士特簡出使法國大臣粵婦又生一子取名馨齡聽得使法的信只等朗西過境便好隨同放洋朗西陛辭出都先謁見李爵相受了方略所有參贊隨員書記武官等乘著輪船到得上海朗西先回公館各員暫寓旅館朗西帶著公使夫人向各領事署辭行領事同領事夫人都來致送參贊以下晉謁公使夫人粵婦革履花冠出來招待滿嘴操著流麗純熟的英語連翻譯都暗暗稱贊朗西的朋友在粵菜館裏替朗西飲餞邀參贊隨員作陪叫了幾個粵妓算是一時盛會朗西做了一首珠娘曲道

風柔日煖春江早樓閣玲瓏五雲抱浣花時節宴邀頭芳信未殘鶯未老是誰垂暮綺懷多東抹西塗笑阿婆交錯一時羅履烏紛飛四座起笙歌嫵嫵微步人如玉撥琴偷鼓求凰曲上應猶認

第七十二回

德曉峯縱女入歌場

裕朗西攜姬歸租界

四〇

故門楣內家不改新妝東大絃彈罷更么絃輕轉珠喉一串圓螺黛畫成眉樣細燕脂暈出頰渦
妍紅衣窈窕來仙子響遏行雲聲又起漫天蝴蝶舞輕衫貼地鳳凰移利屣徐娘將老御玄裳響
屢猶聞繞畫廊化作澹妝腰自媚學成軟語口先香參軍若個諳蠻語錦簇花團此翹楚樂天溢
浦感羈愁杜牧揚州憶豪舉我生會上越王臺回首琵琶期不來破浪乘風同一笑預將心事託
良媒

朗甫定了輪船。迤邐到得法國。前任的李公使。交替回國覆命。李公使是恭親王的門下。從候補道賞了卿銜。弄著這個使差。有人說恭親王兒子。激大爺得了兩萬金的贊敬。陸見那一天。還替他捏著一把汗。果然敷衍三載。沒有惹出笑話。歸來賞了個二品京堂候補。這時激大爺已經久鋼高牆一病垂絕了。聞說恭親王深惡激大爺。父子久不相見。激大爺瀕危的時候。有人報知恭親王。恭親王轉了一念。走到激大爺房門前。看見他穿著玄色綢衫。上繡白線百蛛。便歎道。這種服飾該死久了。言罷匆匆退出。恭親王爲什麼這樣恨激大爺呢。正是

後來嗣續悲豚犬

老去年華愧馬牛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德曉峯與裕朗西較六十九回之恩藝棠與繼蓮簪其糊塗同而不同然曉峯寵女不過其女放蕩而已於曉峯家庭無與也朗西則禍及家庭矣子逃媳死寵妾不已不尤甚於曉峯哉旗人以唱戲爲天職其男子雖官至極品咸蠢蠢不解文義女子則書畫兼擅禮節尤嫻爲備選也德女狃於習俗恬不爲怪一朝失意淪入歌場爲德女頰上添毫正爲旗人當頭棒喝裕朗西既聰明又能幹只是功名心熱便無意中遇這孽障然其學外國語學外國文粵婦成之粵婦將以覆之也使法一役令李文忠張文襄合詞並保葉公好龍吾悲大僚之無識吾尤悲奉使之無才

朗西之公使夫人是粵婦與文卿之公使夫人是蘇妓可謂兩美然此不但褻已抑且褻國文卿翰林猶開先例更何責朗西蠢官

第七十二回

引雉媒預約激大爺

圖唐叙紛傳潘觀察

上回說到激大爺不爲恭王所喜將他奏禁高牆這雖是恭王的不袒私親也爲著激大爺鬧得太不像樣恭王在同治初年算得有功國家了激大爺封了貝子跟著同治讀書引著同治微服出遊以至

少年崩逝。大衆都歸罪到恭王教子不嚴身上。恭王百口莫辨。也無暇來約束他。他自有一班牙爪。替他借紂助虐。良家婦女眼睜睜被他劫奪去的。不知凡幾。恭王那能知道。他偏以此爲樂。仗著王府聲勢。打窰姐。鬧相公。撚酸。喫醋。真是一顆魔星。他還歡喜擠在人叢裏。廝混。對著婦女評頭品足。正是他的慣技。這日到了地安門外。十刹海紅衣翠蓋。四面香風水邊。還遮著一桁垂楊。沿隄排列十餘茗座。青衫紅袖。履舄參差。他帶著黨羽坐下。小憩。博士送過茶來。憑你鳳餅龍團。他也不曾覺著。只是左右凝望。偏偏隔坐有個旗裝少婦。在那裏流目送盼。他到此神魂飛越。却不便驟與交談。暗裏買了一東蓮蓬。叫黨羽送到隔座。告那少婦道。這是大爺所贈。他要同你相會好嗎。少婦道。我家裏人雜。不好屈駕的。任憑大爺揀一處便了。他聽了不禁狂喜。約會在什麼酒樓。一聚。這酒樓是北京著名的窟宅。外面崇樓傑閣。列座纒紛。海錯山珍。咄嗟立辦。裏面卻是深房邃室。曲折蜿蜒。錦帳牙牀。鏡奩衣櫥。陳設得楚楚有致。而且溝通前後一室。兩門。鬟婢梳儻。隨供使令。每到昏黃。將近自有癡男怨女。聯袂而來。否則旅客無聊。亦可令侍役代呼姹女春宵。雖短儘敲銷魂。還有鶴髮雞皮。九子母鳩盤茶的老嫗。也叫個軟榻小嬸。替他伏侍。一宵真算得濁世穢墟。首都魔窟。激大爺是住慣了。屆時自去候著。那少婦坐著一輛街車。疲驟得得到也應候而至。幾個做雉媒的黨羽。揭起車幌。引上樓來。他卻凝面一觀。

少婦是水佩風裳。宛似凌波仙子。只有兩頰留點紅暈。比那海棠雨後。還要鮮豔。叫了一聲大爺。羞答答坐在几伴頭。也不肯盤起。他卻問長問短。始終不曾答應。最後說大爺愛我。何必絮談家世呢。他還問道。今夜可否不歸。回說姑性素嚴。祇有兩時耽擱。他囑撤去酒具。攜手入房。一枕清風飄飄然。如入仙境。忙喚侍兒扶起。還是嬌喘弗勝。盪面整鬢上車。逕去從此朝歡暮樂。時相過從。少婦卻認得激大爺。激大爺並不知婦住何處。婦適何人。兩人情好漸深。總嫌片刻流連不能盡興。激大爺對著少婦道。我與你離多會少。又累你跋涉奔波數月。以來曾無一宵團聚。將如之何。少婦道。我姑是嚴的。我夫也是京官。斷不能背而歸。你只有你中途劫我。我卻故作不願。狂呼拯救。姑與夫都好。瞞過了王府裏。一個婦女。誰人敢來管帳。我夫亦只索罷休。好同那個去打官司呢。激大爺連呼妙計。便叫黨羽賃宅子。買家具。僱婢僕。各樣齊備。約婦仍在十刹海一條路上過去。那黨羽蜂擁上前。將少婦抱到激大爺車上。少婦大哭。大喊鬚亂。釵橫車夫加上一鞭。電掣風馳的去遠了。黨羽跟在後面保護。沿途的人都說。激大爺舊病復發了。少婦被劫以後。便有個年少京官。沿途哭訴。認得他的。知是浙江布政使的兒子。因為從前省會失陷。遠遁為僧。家中却報了殉難。得了卹典。兒子便蔭著一官。娶的確是宗室。比激大爺還長一輩呢。外面洗沸揚揚的話。早經都老爺聽得。要嚴詞厲語的奏參。恭王又叫那失婦的京官。

第七十二回

引雉媒預約激大爺

圖塵叙紛傳潘觀察

四四

向都察院控訴恭王並不是一無瑕玷的人光緒雖沒有什麼惡感老佛爺的起用他原有點子勉強況且醇親王是暗中的太上皇又是老佛爺妹丈恭王卻怕他來奪政權禮王慶王卻都不在他心上但都老爺是例得風聞言事的如果被實奏保不定要爲了兒子連累下臺這被劫的少婦又是宗人又是族姑宗人府處分起來照例要趕出玉牒載激是與軍民一體治罪呢不如先發制人在老佛爺前痛哭流涕的請辭各項差使歷述載激的不肖將徧結黨羽強劫民婦情形畧不少諱情願發交府裏按律問擬只瞞過宗室婦女一句話老佛爺念恭王年老丁單令送人高牆悔過一面將所劫民婦交還一面著五城嚴緝黨羽又對恭王安慰一番都老爺看得恭王見機自首也不肯過意吹求這京官失馬得馬並不知道預約途劫亦便不願多事只激大爺進了高牆雖則衣食無虧將一隻不受銜轡的野馬緊緊縛在阜樞上走走不脫逃又逃不來愧悔交并遂至奄奄成病趁著恭王福晉治喪時候還一度加恩釋出他又去劫一賣漿的女兒將女父毆至垂斃被一華服策馬的少年瞥見夜闖內室瞞其雙目還留著一柬在几上寫下十六個字道

挾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盤汝頂

恭王料定不可教悔依舊送入高牆到得病體瀕危方纔回邸恭王哀痛兒子不免遷怒在黨羽身上

這些黨羽不是統袴子弟便是閒散京曹中間有個潘姓部郎同激大爺時常酒肉徵逐知道燕王有意尋覓怕得落在他手功名不保一溜烟逃到上海尋他父親潘觀察潘學祖號叫芸孫原是江蘇候補道現充製造局總辦製造局在高昌廟左近員司工役實繁有徒那氣象的崇闔規模的遼闊在上海要首屈一指潘部郎從馬頭上岸帶了家人行李一逕赴局司閤的說總辦大人到四馬路公幹部郎又不敢冒昧進這辦公重地幸虧有個老僕認識是大公子邀到觀察房裏坐定烹茶送飯招呼周到這夜觀察並不返局部郎即在觀察榻上權宿一宵等到次日清晨纔見觀察便衣入房部郎跪拜下去觀察便問他爲什麼這樣倉猝不先發個稟帖來部郎也敷衍一回便見一起一起公事送進來有的是畫行有的是核稿忙了一陣已是午飯觀察對部郎道我這局裏公事多幫手少欺項吓工程吓都是很重要的偏這上海地方南船北轍算個總關鍵中外交武這班人員不能同他們不酬應所以○我○反○在○租○界○上○旅○館○裏○住○早○間○抽○個○空○兒○下○半○天○又○有○什○麼○餞○行○什○麼○過○境○全○要○陪○班○迎○送○你○來○了○我○多○隻○臂○膀○有○些○小○事○好○替○我○代○折○代○行○我○借○此○好○偷○點○懶○你○便○住○在○我○後○房○罷○文○案○上○帳○房○裏○都○把○你○添○上○名○字○將○來○開○保○你○從○郎○中○好○過○班○道○員○了○部○郎○謹○遵○父○命○在○局○裏○代○他○支○應○有○時○觀○察○竟○三○五○日○流○連○不○返○部○郎○究○竟○風○月○場○中○混○過○的○不○免○動○了○疑○心○暗○地○打○聽○著○老○僕○纔○知○觀○察○眷○一○名○妓○住○在○

四馬路西蒼芳名叫暖玉。觀察局子相隔雖有十餘里。到得滿街燈火。他便離翰飛騎疾驟而來。每日看竹流觴。曾無虛夕。觀察局裏這點脂潤。都在暖玉銷金鍋裏。鎔化盡了。觀察非暖玉不樂。暖玉非觀察不歡。觀察以爲這樣密意柔情。自是佳人愛我。俗語說的好。鴛兒愛鈔。姐兒愛俏。如今姐兒愛俏。又愛鈔了。暖玉捧著觀察。賽過是個聚寶盆。弄得觀察如同絞飴糖。一般片刻難離。部郎有點不舒服。起來了。只是礙著老父。不便說破。總想設個法子。將他紙窗戳破。恰好兩江制臺來個急電。要在局裏提取軍火。迅解北洋。派委員在局裏坐守。這等事本來只須照配。打一個回文稟復。部郎偏說關係重要。定要觀察親筆簽發。忙叫老僕套車。到西蒼芳去尋觀察。老僕聽是制臺的公事。只好帶他前去。車子趕到西蒼芳。纔是上午十句鐘。老僕叩門進去。驚動樓上的觀察。便問局裏有什麼事。老僕回說。少爺來了。觀察忙叫暖玉迴避。暖玉道。潘大人。你不是說要討我回去嗎。將來總是一家人。既是少爺。我也不起來了。穿件緊身小襖。坐在被窩裏。吸水烟。部郎跑上樓來。見觀察披衣跋履。還在那裏漱口。便請了安道。孩兒接著南京電報。不敢專主。請父親斟酌。說畢遞出一張紙來。觀察草草一看。說軍械局員呢。部郎道。正在派工檢點。只請父親一個示。孩兒立刻去辦。觀察道。我同你回局罷。暖玉嬌聲道。潘大人。少爺遠來。你也不會喫過早點。小妹妹快去做兩籠揚州饅頭來。部郎向牀上一望。看見有個十八

九歲的。攪。嬌。飭。飭。的。眼。兒。漉。漉。的。鬢。兒。掩。著。對。襟。的。排。扣。黃。澄。澄。露。出。抹。胸。上。鍊。條。一。手。捏。著。紙。吹。在。那。裏。出。神。部。郎。暗。想。老。父。占。著。這。種。豔。福。怪。不。得。歡。喜。無。量。了。那。暖。玉。看。著。部。郎。穿。的。是。月。白。湖。縐。密。行。棉。袍。玄。色。漳。絨。馬。褂。瓜。皮。小。帽。上。釘。了。一。塊。玳。霞。白。鞵。緞。鞋。映。著。白。雪。雪。的。臉。兒。烏。油。油。的。辮。兒。亭。亭。玉。立。年。紀。只。二。十。四。五。烟。筒。上。裝。了。皮。絲。卻。無。心。點。火。去。吸。了。這。時。觀。察。已。經。穿。好。袍。褂。小。妹。姐。整。著。兩。籠。饅。頭。進。房。說。聲。潘。大。人。請。用。點。心。吓。部。郎。同。暖。玉。各。自。一。驚。兩。人。目。光。互。相。激。射。觀。察。並。不。覺。得。喫。了。幾。個。饅。頭。帶。著。部。郎。走。了。暖。玉。還。說。慢。歇。大。人。同。了。少。爺。來。小。妹。姐。送。到。樓。口。父。子。倆。同。上。了。車。觀。察。還。向。部。郎。遮。遮。掩。掩。部。郎。知。道。暖。玉。屬。意。於。他。却。不。好。辜。負。這。青。眼。也。不。敢。冒。昧。下。手。惹。出。笑。話。來。觀。察。回。局。招。呼。局。員。照。電。配。齊。南。京。委。員。亦。到。傳。制。臺。的。諭。叫。觀。察。親。自。押。解。以。免。疏。虞。觀。察。那。敢。不。遵。誰。知。這。個。空。兒。成。就。了。部。郎。同。暖。玉。風。流。幽。會。暖。玉。說。觀。察。像。疲。憊。的。病。龍。部。郎。像。活。潑。的。小。蛇。暖。玉。看。部。郎。如。同。活。寶。把。觀。察。早。丟。在。九。霄。雲。外。觀。察。從。南。京。回。來。開。說。部。郎。連。夜。不。歸。急。忙。趕。到。西。蕙。芳。部。郎。正。延。賓。張。宴。絲。竹。噉。嚼。觀。察。揭。帘。進。來。部。郎。卻。有。點。驚。惶。失。措。反。是。暖。玉。行。所。無。事。端。著。杌。子。著。著。酒。杯。說。今。日。少。爺。替。大。人。做。主。人。大。人。來。了。也。喫。一。杯。綳。綳。場。面。觀。察。不。好。發。作。同。暖。玉。四。吓。五。吓。的。搦。戰。暖。玉。做。好。做。歹。留。下。觀。察。不。知。怎。樣。訂。了。條。約。父。子。可。以。同。席。父。席。有。子。子。席。有。父。循。

第七十二回

引雉媒預約激大爺

圖鹿叙紛傳潘觀察

四八

環不斷。只便宜暖玉一人。這晚酒興未闌。下面相幫的高喊請客。原來是妓館紅單上書觀察父子姓名。下書某房廳叙紙背還題著一關西江月道。

紫石街前門第翠屏山下人家安仁擲果滿羊車擺出龍陽功架。必正偷詩無賴太官馳馬天斜。詩人天韻貌如花可許汝南偷嫁。

觀察看罷。交與部郎部郎笑道。他若姓潘。到不至數典忘祖了。後來有人談起。說觀察籍隸湖南。起家極微。因為徵倖軍功。保得觀察。又拜在陝甘某督門下。獵取此差。卒以鹿叙二字。輕輕撤去。觀察毫無尤怨。在南京覓得隨園舊址。便想蒔花疊石。小築菟裘。有時買棹秦淮。一綾一曲。桃根桃葉。相與綢繆。到得別墅落成。他還照那袁蘭邨的舊遊。在園裏徧邀裙屐。花飛劍動。草淺鞋移。什麼彭澤閒情。樊川薄倖也。只聽人評隲罷了。這時有個紫卿女史。便是隨園後人。聞得南京盛會重開。特來遠訪觀察。覺得小倉山色依然蒼翠。迎人部郎早經入都供職了。觀察出見女史。女史回思鬢亂。不盡依依。替觀察題了一聯。自回蘇州去了。正是。

喬木問誰思故國。紅桑從此話先疇。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滿洲親貴。向有兩枝。曰。噶。曰。漁。色。載。激。爲。不。肖。之。尤。故。替。他。寫。出。劣。迹。以。概。其。餘。賢。如。恭。王。且。不知。教。他。可。知。已。至。其。自。首。請。罪。依。然。避。重。就。輕。甚。矣。恭。王。之。巧。也。

是宗室女。是京官妻。一見載激。居然允其幽會。嗾其途劫婦女。之爲富貴役使也。如是男子。之爲婦女役使也。如是豈僅一載激哉。載激因是而囚。因是而死。可爲執袴子弟。殷鑒。

潘觀察與潘郎。塵聚與六十九回。老王。小王。父子。塵聚不同。然寫觀察之善於遮掩。寫部郎之善於窺測。鍼鋒相對。非此父不生此子。至部郎與暖玉初見情形。暖玉與觀察訂約情形。雖禹鼎鑄。奸溫犀燭。怪有此醜惡。無此詭秘。

記北京酒樓。如話如畫。雖纖微曲折。亦必描摹盡致。記上海妓院。但云觀察在樓上。暖玉在牀上。粗枝大葉。絕不點綴。非略也。上海妓院到者多。北京酒樓到者少。疏密相間。可悟文家步驟之法。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襲祖芬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上回說到袁紫卿女史。從南京回到蘇州。他本嫁在蘇州師古橋王謝舊家。結這潘楊世戚。丈夫文名藉藉。弁冕一時。自從娶了紫卿。却也鴻按相莊。添得畫眉韻事。紫卿是工詩善畫。書法又逼近茂漪。只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襲祖芬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五〇

是惜墨如金。不肯輕易下筆。他奩篋中藏有袁簡齋湖樓請業圖及袁蘭邨秦淮脩楔圖。那請業圖是題詠殆徧。素稱名貴。這脩楔圖下寫得秦淮風景。河房兩岸。畫檻珠簾。火龍蜿蜒。燈船畢集。雖比不得板橋雜記中的繁盛。然管絃絲竹。遠旦往還。所謂星舞銀城。雲連金闕。恐王右軍的蘭亭一會也。自覺有點寒儉。圖中諸姬小影。若秋影小卿。鬢雪綺琴小燕。月上都是上廳行首。南曲名姝。碧串紅牙。自成風氣。蘭邨金尊檀板。消受情場。便畫了這圖。留作紀念。紫卿夢餘妝罷。同丈夫比肩展覽。覺得一練一素。都是祖芬挹露研朱。搓雲堆粉。紫卿伴色。揣稱尤別有一種逸趣。至於凭欄覓句。剪燭聯吟。一往情深。自然雋妙。猶記他嫁後三日的對鏡吟道。

曉起窗前整鬢髮。畫眉深淺入時難。鏡中似我疑非我。幾度徘徊不忍看。

有人說是紫卿描摹嫁後情形。比那未嫁以前容貌似有區別。其實紫卿這詩著眼。只在一個難字。惟其商量深淺。所以著個似字。著個非字。後來愈畫愈難。便聽其自然。不忍再看了。那裏關係嫁與不嫁。只是及笄靜女。迨吉于歸。欣喜同羞澀的心懷。最難得曲曲傳出。偏那繆蓮仙閨中十二曲中有幾關道。

子歸漸近情如掬。粧奩瞥見繫心曲。先意代郎看般般。愜意難。心酸深有爲去怨。及懷中妹添。

索嫁衣裳含羞低問娘 菩薩蠻

寶馬香車儂嫁且喜還羞又怕鶻突此時心不分明 不識今宵緣故畢竟怎生發付喫緊在心

窩墻如何 昭君怨

獨影花光耀翠屏錦幃深處可憐生桃花著雨不勝情 偷覷已成心叩叩含羞未便囑輕輕牙

餞時度一聲鶯 浣溪紗

寬綰因房喜生疎爲路愁人來瞥見一含羞伴整玉搔頭 有意防油枕無聊認帳鉤生憎婢子

展衾綢羅帕小姑偷 巫山一段雲

曉粧特豔夜飯臺前生怕勸伴換衣裳偷隔羅幃飽看郎 夜深羞睡斜脫鳳鞋燈影背枕上柔

聲索喚情哥未肯應 減字木闌花

鬪婿防金鑰呼鬢整玉珞箱囊收拾上香車歸去迎門笑語鬧窗紗 壁上驚新墨簾前認舊花

晚來閒坐話郎家羞向娘前低喚一聲他 風蝶令

這幾闋曲子真覺得繪花有影繪水有聲比紫卿三日新娘寫得窮形盡相紫卿的詩筆是雋上一路
不作閨兒女子語便論畫法也只是澹而瀾遠清而不華對那堆脂塚粉的豔妝一望卽分得出猶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製祖林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五二

俗書法。鎔王洽。趙如那。太原公子。楊裘而來。每遇繪一幅畫。便題上一兩首詩。不論隨意抒懷。臨時著手。總較苦思力索的。超過幾倍。大衆說紫卿是兼擅南中三絕。因爲乾嘉以後的畫家。不能殼自出機杼。只知道按稿摹臨。有些畫花卉的。連向背淺深。還分不清楚。畫山水的。連濃淡遠近。都辨不子細。單靠著一本畫譜。東拚一塊。西嵌一角。也要索偌大的潤筆。看他題上幾句。大半鈔襲舊作。間或還寫幾個別字。書法尤不必說了。不是頭巾氣。便是江湖氣。下欸連姓。夾名別號。籍貫一串。到有十餘字。俗不可耐。劣不可醫。能殼三絕。兼長的。實在如鳳毛麟角。紫卿是可惜所作不多。會見其一幀。便面畫的著色牡丹一枝。旁有一絕道。

難得園開第一花。玲瓏春日鬪繁華。愛他富貴名傳好。清影枝枝上碧紗。

這種作品。便蘇州亦不多。紫卿在蘇州住得了幾載。聽得太湖一帶。萑苻不靖。很有遷地爲良的意思。況且蘇州的山塘同虎邱。也有點久而生厭。書畫家都聚集上海。什麼游藝會。展覽會。大可一飽眼福。紫卿從此脫離蘇州。自署爲淞孺。雙燕不道蘇州。這班湖盜。因爲北方消息不好。他們也乘勢橫行。結匪聯梟。案如山。積爲首的是范高頭。弟子金崑秀。崑秀還仗著妻子阿寶。夫婦倆往來湖面。萬夫莫當。所以稱他做靨秀。阿寶范高頭被獲的時候。靨秀也拘入囹圄。強盜有什麼寬典。自然定期伏法。阿寶

糾集了幾十個黨羽。喬粧改扮。分布法場。將護場的營兵。打得四分五裂。奪了劊子的刀。割斷崑秀綁索。殺開一條大路。黨羽負著崑秀。大踏步飛奔出郭。阿寶持劍斷後。迎敵這班營兵。從此竄入太湖。專以包攬鹽船。截劫客貨爲生活。這崑秀本是浙人。阿寶却是淮人。看他丰致。嫣然雅善。脩飾並不像有十分膂力。誰知他精於柔術。縱橫馳驟。所向披靡。便是他所使的兩劍。渾脫瀏亮。舞起來真覺寒光一縷。直沁心脾。弓鞋上裹著紅綾鞋尖。還有鐵片。稍與齟齬。觸人立仆。崑秀愛他殊色。服他絕技。多少。趕桓桓的黨羽。一齊拜倒。石榴裙下。阿寶每發號令。鶯聲嚶嚶。使人感奮。各黨羽。勾結私販。往來蘇浙。靠著阿寶替他保護。阿寶頭裹方巾。足穿革履。身披紅呢羅漢衣。手執長矛。在船頭上。左顧右盼。若無人。蘇州的緝私飛划營。械利船堅。鱗次櫛比。聽到崑秀阿寶四字。早已側目而視。掩耳而走。不敢出來干涉。有時狹路相遇。亦祇退避三舍。讓他挂帆遠去。真弄到沒有轉旋餘地。阿寶還點頭話舊。問一句別來無恙。若新出來的。不知厲害。他也並不鳴槍持械。只引營船到蘆花淺水裏。而將船底膠在泥。淨他纔把軍裝號衣。一概收去。人是不傷的。船是不要的。若是彼此不發生事端。他隔了半年三月。總尋出幾隻破船。裝著百十包私鹽。送你們營裏。拂去請功。算是點綴面子。營官知道。他識趣。只要於考成無碍。也從不出來。難爲他。況且他的黨羽。橫潰斷港。各有埋伏。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何苦冒著危險。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襲祖芬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五四

趕這靠不住的戰績。阿寶膽愈大，氣愈壯，烟波浩渺裏，同崑秀並坐一舟，四艘雙帆，迅如飛鳥，桅桿上還挂著一面金字的旂。這船後面跟著十餘隻划船，輕於片葉，前後共有八槳舟子，手足並用，能殼衝著風浪進去，憑你洞庭東西兩山的狹徑，他總經橫緯直，環繞無訛。阿寶每年操練諸舟出入，有定時，聚散有定，所比不得喫糧，不管事的營官，只是虛張聲勢。阿寶料定太湖脚跟站住，還想到長江上下推廣營業。果然洞庭湖一班私販，知道崑秀阿寶的名譽，用重幣聘他出馬。阿寶恐怕兩人同去，大本營要受影響，決計將崑秀留著自己，到洞庭湖去走遭，囑付崑秀不可輕舉妄動。崑秀起初也謹遵妻命，後來覺得英雄不武，髀肉復生，便上岸去遊玩一番，喝一杯茶，聽一回書，諒也不關緊要。崑秀步進城門，一逕到玄妙觀裏，早有縣役得著消息，暗裏使個眼色，約定全班捕快，小刀鐵尺圍住崑秀。崑秀手無寸鐵，自然寡不敵衆，擒住了解到縣署。長元和三首縣會鞠一過，確是崑秀正身，一面照例寄監，一面同稟蘇撫。蘇撫知道崑秀是劫過法場的迅雷不及掩耳，請了軍令，在桃花塢地方棄市。黨羽飛報阿寶，阿寶從洞庭南下，潛身入蘇，把崑秀殘尸買棺另殮，直哭得淚盡繼血。說道崑秀的死，是我所害，不能不替他報仇。最恨的是一個定讞的撫幕，兩個被捕的縣役，不到幾日，盡皆性命不保了。蘇撫雖下令通緝，終究有點害怕，借著南京會議保障東南的事去謁見江督了。阿寶遁歸太湖，檢點黨羽。

依然一呼百諾。只是水天一色。影隻形車。滅却幾分的威風。銷却幾層的豪興。這保鑣販鹽等事。誓不願再爲馮婦。旁觀知他年未四十。徐娘丰韻。猶是當年。或者別抱琵琶。重尋故轍。不料阿寶姿如桃李。操若冰霜。平時縞衣練裙。從不假人詞色。每到酒酣耳熱。縱談日事。不覺勇氣奕奕。眉目翕張。他說范高頭劫富濟貧。一生任俠。終逃不過臨終一劫。便是崑秀取財。從不害命。獲貲從不采花。也弄得名列刑章。身罹法網。他却酷愛蘆川清淨。居然小結。蝸廬紅樹青山。都成伴侶。有時湖中閒警。還挂著烟蓑。雨笠出入波濤。不知如何遇一老僧。他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蓮花設座。貝葉繙經。將積聚的白銀黃金。在蘆川大興土木。老僧則生公說法。頑石無不點頭。近村的蟹舍漁家。都稱贊阿寶慈善。性成分他一點餘潤。阿寶既然皈依佛教。將所存的種種船械。一律變價。散給衆人。這班黨羽無頭不行。漸漸散歸田里。太湖裏無形去了一蠶。商民也從此安謐。太湖本有個捕盜同知。聽得崑秀已誅。阿寶已隱。上了個梟匪肅清的稟帖。蘇撫獎勵勤能二事。保他在任候升。知府這同知。姓名景龍。自從內閣中書。截取出來的。他有一首長歌。專說金阿寶的道。

莫釐峯下雌風競。烏袖蠻靴傳號令。雲連帆艣密於林。風偃波濤明似鏡。自言生小弄刀弓。面貌端妍。意氣豪不待裙釵。催畫幟。却將巾幘換征袍。奈何明珠竟投暗。佳人從此留遺憾。飛錦空教

第七十三回 袁紫卿製祖芬南中三絕 金阿寶助夫惡湖上一舟 五六

岸市嘯織綃那有鮫人瞰萬頃清流一葉舟幾多楓荻可憐秋比肩笑結鴛鴦社跌脚驚翻鸚鵡洲誰人慷慨臨西市健兒身手何妨試電掣颯馳太恐慌劍炊矛浙同游戲淒涼最是洞庭波塢上桃花血淚多一慟鋒鋌逼切利三生因果證彌陀同儕爭說屠刀放粥鼓齋魚談近况雄心收拾筍蔬香勁節扶搖松竹樣此中聚散亦前緣轉瞬滄桑幾變遷古澗斜陽鐘一杵有人理漿泊蘆川

阿寶到了蘆川以後太湖裏雖有些無名梟盜仗著緝私營迎擊兜勦逃的逃竄的竄東合西散有的躲在湖州有的混在蘇州江浙兩省的督撫合議在太湖會操鉦鼓喧天旌旗蔽日雖是沒有什麼效果也算是先聲奪人的勝算江蘇的內患本來易於制服只北方大局實在是糜爛不堪老佛爺帶著光緒帝后及瑾妃出京了八國聯軍爲扶這清滅洋的拳匪竟把邦交決裂分據京都都在北方看起來已沒有轉旋的餘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決計想保全東南聯絡江浙皖贛閩鄂的督撫同各國另立和約與北方斷絕關係這也是劉張權宜的計畫總想守一處地方培一分元氣各國爲著上海是商務樞紐福州廈門寧波漢口蕪湖九江南京鎮江那一處沒有關係因此到也俯首帖耳並不違抗李爵相從廣東趕回天津專爲和議的事那有餘不盡的拳匪還是書符念呪在那裏

橫行無忌。經不得聯軍一陣子勦滅。早逃得無影無蹤。不知去向。了這拳匪。究從那裏來的呢。正是

蒙塵有客談天寶。討賊何人靖建安。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自二十九回湖樓集美。借紫卿告一結束。而紫卿之家世之身分。都於此中寫出。並以楔脩圖點綴其間。足見袁氏父子祖孫俱擅風雅。讀者可於言外領會。

金阿寶助夫肆虐。至靛秀不能免禍。阿寶似不足。然觀其劫法場刺仇人處處。只爲著靛秀靛秀既死。歸隱蘆川。不肯別求配偶。所謂盜亦有道也。齊二寡婦以外。金阿寶亦不二夫。可知貞淫根於天性。阿寶自是不凡。

寫阿寶之色。寫阿寶之藝。寫阿寶之聲。勢寫阿寶之機變。不特緝私營畏之。長元吳三縣畏之。太湖捕盜同知畏之。卽江蘇巡撫亦畏之。靛秀死。阿寶隱而太湖居然會哨。此是官場弄巧處。此是官場邀功處。

老僧不知何許人。使阿寶桀驁之性立化。馴良雄武之姿頓成寂靜。誠可敬也。然觀阿寶演說范高頭演說靛秀隱隱已有悔意。老僧迎機善導。語語打人心坎。揮金散黨。消滅無形。非阿寶無此

智慧無此勇猛。

第七十四回

黃蓮母造識受鑪香

紅燈照弄姿縱篝火

上回說到拳匪逞亂。聯軍入都。這拳匪原是八卦教的餘孽。因爲山東巡撫袁慰庭不准他在堂邑縣一帶集會授徒。纔潛入直隸的景州獻縣。先曰乾字。繼曰坎字。坎字則蔓延於滄州靜海間。以白溝河的張德成爲首。設壇在靜海獨流鎮上。稱爲天下第一天津禍機。實始於此。乾字由景州直趨深冀。淶而定。與固安闖入京師。乾坎乃分樹兩幟。他那幾種咒語道。

請皈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先老師。日先老師。月先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

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二指天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桃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

這種鄙俚不堪的咒語。早知道是邪師外教。應行驅滅。不料直隸總督裕祿。聽他張旗挾刃。游於都市。香烟燭焰。偏結壇場。這班拳匪。居然焚電線。燬鐵路。燒教堂。仇洋人。舉國若枉。裕祿還奏獎。張德成。曹福田。諸人破格錄用。拳匪的大師兄。同裕祿同行。同坐。總說扶清滅洋。在此一舉。裕祿以為功成唾手。將大師兄恭敬的像天神一般。忽報北門外來了幾艘大船。船外偏裹紅綢。船桅上一桿黃旗。大書黃蓮聖母。裕祿摸不著頭腦。去問大師兄。大師兄道。這是瑤池王母的化身也。來輔助清朝殄滅洋人。他的侍女還有三仙姑。九仙姑。或掌書史。或掌符籙。或掌醫藥。須得虔誠迎接。聽他指揮。自然漸有效驗。裕祿信以為實。排齊全副儀仗。差中軍赴舟。恭迓聖母。還備了四人大轎。令仙姑乘坐。聖母年約四十許。頭梳高髻。足御尖鞋。身穿黃色長襖。不像滿妝。不像漢妝。那仙姑豔服長裙。徧施脂粉。將前髮覆在額上。後髮披在肩上。冶容妖態。望者魂銷。裕祿預備聖母到來。徧啓中門。在大堂排設香案。聖母下轎。升座。裕祿朝服九拜。畧不為動。只說了幾句讖語道。

洪鈞老祖吹香灰。黎山老母金頂開。海乾禪師渡海到。天滅道士下天來。

裕祿也不知所謂。問他願住何處。他說。侯家堠某神堂。最為舒適。遂飭府縣前往布置。先將神像昇出。鑪香瓶水。供養得十分清潔。聖母並不齋戒。傳諭除豕肉及諸血外。均可進食。裕祿要博聖母的歡喜。

第七十四回

黃連母造識受鑪香

紅燈照弄姿縱篝火

六〇

特製就黃旗兩桿也。寫著黃蓮聖母四字前導。還添了鼓吹一部。送進神棚。這兩桿旗便插在門外。聖母垂著黃幔。仙姑侍坐兩旁。這些天津的達官貴人。富商鉅賈。都願深深膜拜。貢獻鉅貲。還有少婦閨娃。寄名在聖母座下。聖母不及一月。獵金億萬。通宵達旦。同那大師兄二師兄秘密計畫。連仙姑都得分末席。裕祿見聖母神通廣大。要請他進京朝見太后。他說太后是九天玄女。下凡天上的班次。還在王母下一級。如今他是太后見了。反不好行禮。將來滅洋以後。自有相見的日子。裕祿更弄得莫名其妙。所說的海乾禪師。天滅道士。也在神堂內侍奉聖母。海乾有沙阻洋船的本領。左持禪杖。右挂念珠。被著黃緞袈裟。像煞有點功行。那天滅道士更能呼風喚雨。走石飛沙。不知何以觸怒大師兄。竟將天滅懸首西門。說他以邪惑正。以偽亂真。聖母既久住天津。凡有文武官員。都對他十分優待。連剛毅趙舒翹。奉旨出京解散拳匪也。到聖母處瞻仰一番。只有直隸提督聶士成。獨不肯阿附拳匪。所以拳匪恨他刺骨。利他速敗速死。庶可橫行無忌。每同洋兵酣戰。有些受傷的兵士。抬赴聖母的仙姑醫治。仙姑只用點香灰塗傅。排列曠地。不到三日。尸橫蛆出土。成因此痛斥魔術。說道將來的結果。比教匪髮匪還要不如。力勸裕祿不宜迷信。裕祿毫不覺悟。每遇疑難事件。總去請教聖母。聖母道。洋人劫運已至。卽有紅燈照仙姑前來助戰。只看某夜明星四散。便是仙姑下降。裕祿果然屆期終夕。盼望只見東

南角上有星閃爍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遠或近或攢聚如聯珠或迤邐如貫魚裕祿喜得手舞足蹈
急忙請大師兄來問究竟大師兄道這明星一顆便是一位仙姑仙姑都是十餘齡的幼女穿著紅衣
紅袴頭上挽著雙丫小髻領袖的年齡稍長妝束也是一樣不過盤個高髻籠塊紅帕這也是聖母的
仙法分派這老年孀婦設壇教授共有三樣法寶一盞紅燈是用紅布糊成的一方紅巾是用紅布裁
成的一柄紅色摺疊扇連扇股多是朱髻仙姑除紅燈以外或巾或扇總是要拿著一物七七四十九
日纔可學成便尊稱為大師姐轉教他女只要習鍊純熟將紅扇一搨或者紅巾一揚自然漸起漸高
宕入雲際將紅燈從空擲下繳入堂中大師姐化做明星能殼在半天擲火焚燬洋樓並且呼風助火
使無餘燼紅燈照的異術比神拳還要厲害裕祿哈哈大笑說真是仙法無邊傳諭府縣令城內城外
居戶入夜各懸紅燈迎接仙姑從此拳匪所到的地方多有紅燈隨著其實這些聖母吓仙姑吓盡係
候家塚的妓女黃蓮聖母做過幾年鴛婦二仙姑九仙姑是他窩子裏討人起初拳匪借了他來嘗試
裕祿不道裕祿居然中計更擄掠了些年少婦女創出紅燈照名目隨大師兄二師兄在神堂裏恣意
取樂聖母本是大師兄的禁樹偏是大師兄別有屬意只好聽聖母尋別聖父二仙姑九仙姑又弄得
金吾不禁出入自由紅燈照有了這好模範迷離撲朔益發不可收拾裕祿那知此中玄妙仍認做拳

匪義勇附和了剛趙說他著實可靠。京中自有載漪、載瀾、徐桐、啓秀一流人互相呼應，把那英明蓋世的老佛爺也糊裏糊塗墮在五里霧中。光緒是無權說話的，尙書王文韶等是不肯負責的。單靠著榮祿有點見識也扭不轉老佛爺的心思。京中拳匪以外還有董福祥的甘軍結隊成羣，毫無紀律。只想攻進使館，算是大功告成。偏這使館如銅牆鐵壁一般。雖則外面殺了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同德國使臣克林德男爵，使館團裏卻絕無破綻。拳匪除殺大毛子二毛子外，依然一無能耐。徐桐獨獎他一聯道。

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祇此精誠未泯。
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拳匪仗著漪瀾徐剛的氣焰，在京裏愈裏愈衆，愈聚愈多。裕祿聽著種種的謠言，還望洋兵不敢逼近。那大沽礮臺守將繆榮光已接到聯軍照會，叫他速讓裕祿無可爲計，紛紛馳奏北京。檄聶士成前往應敵。士成素與拳匪齟齬，此番又夾雜拳匪在內，真使將軍沒有用武的地了。聯軍統帥西摩爾深恐衆寡不敵，不敢深入。拳匪自謂戰勝，在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焚燬洋行洋房，徧處貼著俚詞道。

天兵天將八月齊降，重陽滅盡洋人，神仙歸洞。

士成預料拳匪必要一敗塗地。他只結陣自固。拳匪總放他不過。裕祿又袒護拳匪。資備士成。士成知道事不可爲。只拚一死。聯軍換了統帥。瓦德西直攻礮臺。逼入天津城下。士成以身殉國。拳匪也四散。奔逃。黃蓮聖母到了。此時把津人縛獻。都統衙門同九仙姑駢首受戮。二仙姑知幾較早。慨然投水。自。洪可憐。這些紅燈照仙姑竟做了洋兵臨時營妓。好在他們只求保得性命。仍到侯家。俟恢復舊業。反。多了幾個新識。天津遭這浩劫。還記起一樁舊事。說甲午中日這一役。有人在北鄉挖開支河。得著一塊殘碑。現著二十個字。可讀那文道。

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

這碑發現以後。適值曹州匪起。袁慰庭在山東擒獲匪首朱紅燈。算是應過讖語。不道竟有拳匪這場浩劫。聯軍節節進逼。廷議尙未決戰。漪瀾等力排衆論。還說義民可恃。其術甚神。雪恥強中國。在此一舉。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期期以爲不可。均被漪瀾斥責。光緒再三申辯。那裏說得過漪瀾的鬼話。忙叫連文冲擬了宣戰的稿。頒布出來。聯軍已攻入北倉。宋慶馬玉崑都抵擋不住。侍郎許景澄京卿袁昶。上疏切諫。又觸了漪瀾的怒。矯詔行刑。許侍郎素稱是外交家。漪瀾疑心他潛通使館。袁京卿是有學問。有氣節的人。同以直言得禍。後人有弔京卿三絕道。

第七十四回

黃連母造讖受醜香

紅燈照弄姿縱篝火

六四

八國聯兵竟叩關。知君卻敵補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會爲君王策萬全。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

許袁卽歿。還將尙書徐用儀棄市。然後輪到立山。聯元。漪瀾等。倒行逆施。不復顧國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聯軍統領瓦德西。帶著日本兵一萬二千人。俄兵八千人。英美兵各二千五百人。法兵一千人。德兵二百五十人。奧兵一百五十人。意兵五十人。總共不滿三萬。中途遇著出京的各國使臣。纔知道祖國絕好。盡是親貴大臣。聳動老佛爺做主。光緒並未與聞。瓦德西倍道前進。殺一陣。勝一陣。打一處。得一處。前線已到北京。偏這頑固庸謬的李秉衡。還要無端前去送死。聯軍從張家灣。通州。一路過來。只見潰兵敗匪。沿途騷擾。順民的旗幟。臨風招颺。真有壺箆筐篋。迎接聯軍的光景。榮祿聽得風聲緊急。趕到宮裏。載瀾正指手畫脚。陳說那天壇洋兵。老佛爺氣得手足如冰。說道我如何對祖宗。如何對先帝。都是滿瀾誤我。榮祿安慰了幾句。帶兵守城去了。到是光緒力勸老佛爺出狩。說國君死社稷分所當然。沒有連累額娘的老佛爺。對著光緒灑了幾點眼淚。接連召見軍機五次。最後只膽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老佛爺叫三人隨駕出城。自願留守。經不起光緒一再泣諫。纔允改妝西幸。叫剛趙騎馬。

相從。王文韶隨後趕到。傳諭只帶光緒帝后。瑾妃。大阿哥。溥儀。四人。此外嬪妃留管大內。又從冷宮帶出珍妃。說了幾句年輕貌美。恐遭汚玷等話。崔太監不待老佛爺下旨。竟將珍妃推墮井中。光緒自然暗垂淚。瑾妃關係手足。也是涕不可仰。只見有三輛驢車停著。老佛爺坐了一車。光緒同大阿哥。皇后同瑾妃。分坐二車。卻都扮作村民模樣。匆匆從神武門出來。逕向頤和園而去。正是

甘把衣冠混鴛狗。不堪宮闕沒荆駝。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拳匪之禍。甚於教匪。教匪勦戮。不遺餘力。然蔓延尚十餘載。拳匪派別既衆。附和尤多。卽不爲清廷所用。亦足貽患京津。况親貴獎之。臣僚庇之。其不爲國家之患。幾希。昏憤如裕祿。謬妄如剛徐。狂悖如漪瀾。一時並集。能無慨然。

拳匪之呪語。黃蓮聖母之識語。均從封神傳。西游記。七俠五義。勦襲而來。卽聖母仙姑等名號。亦與諸小說相類。猶不足當左道二字。而闖動宮闈。蹂躪都市。並非魔術。實是劫數。

聖母是鴉婦。仙姑是妓女。神堂是淫窟。拳匪利而用之。裕祿恭而敬之。禪師道士皆係一黨。裕祿對於聖母。則豎旂。對於仙姑。則懸燈。寫得愈榮。寵正寫得愈荒。唐恐齊二寡。婦蕭三娘。聞之皆須。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鑾布衣初進御

六六

匿笑

聶士成解事者也。其次尙是榮祿。其餘除被難之五忠外。大半非附和。卽緘默。其罪更浮於漪瀾。剛徐數倍。士成死而聯軍無敵手。馬玉山。宋慶。誤之。董福祥。誤之。李秉衡。又誤之。卒成聯軍入都之禍。拳匪洵有罪矣。統軍諸將。又何以自解哉。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鑾布衣初進御

上回說到老佛爺帶了光緒帝后及瑾妃大阿哥。到了頤和園。洋兵其勢洶洶。不可遏止。只得上車再走。又添了溥倫替老佛爺跨轅。一逕奔行七十六里。纔抵貫市鎮。天色漸漸黯下來。這鎮上只有個回教堂。便借堂裏駐宿。一宵由車夫獻上豆粥一器。各人勉強充飢。老佛爺是梳的漢髻。身御藍布夏衣。光緒黑紗長衣。黑布戰裙。臥具櫛具。一律未曾攜帶。幸虧天氣炎熱。胡亂隨地臥著。次晨剛要起程。車行。老板李金堂。纔知駕到。急忙獻了駝轎三乘。還留乘輿暫住。以聽京中動靜。老佛爺恐怕追兵趕至。堅不允從。金堂情願自備資斧。扈駕。後來論功行賞。這車行老板。還放了浙江處州府同知呢。老佛爺兼程進發。不顧飢渴。冒暑出了居庸關。一路上水帶離聲。山牽別恨。總記挂著宗廟社稷。不知怎麼。

樣○被○人○蹂○躪○延○慶○州○知○州○秦○奎○良○前○來○迎○接○只○叫○他○隨○駕○招○呼○有○些○王○公○大○臣○聞○信○而○來○相○見○時○悲○喜
交○集○這○日○到○了○懷○來○縣○正○是○關○外○的○第○一○站○隸○屬○在○宣○化○府○下○黃○沙○白○草○斗○大○孤○城○雖○有○什○麼○蓮○花○池
團○蕉○亭○的○景○緻○也○都○是○荒○烟○暮○靄○痕○迹○無○存○老○佛○爺○駝○轎○進○了○縣○城○知○縣○吳○永○料○不○到○兩○宮○猝○至○慌○忙
換○了○公○服○在○衙○門○外○跪○接○老○佛○爺○下○輿○入○署○吳○縣○君○會○氏○帶○了○媳○婦○女○兒○照○例○見○駕○騰○出○吳○縣○君○的○臥
室○安○頓○了○老○佛○爺○媳○婦○的○臥○室○安○頓○了○皇○后○女○兒○的○臥○室○安○頓○了○瑾○妃○光○緒○暫○在○簽○押○房○下○榻○此○外○隨
從○人○等○只○能○分○別○在○花○廳○等○處○分○住○這○吳○永○號○叫○漁○川○是○浙○江○歸○安○縣○人○氏○縣○君○會○氏○係○惠○敏○次○女○卻
是○賢○明○溫○淑○能○持○大○體○老○佛○爺○急○呼○進○食○便○到○廚○下○親○操○井○曰○預○備○羹○湯○懷○來○這○小○小○縣○城○魚○蝦○固○不
易○得○且○其○地○崇○奉○回○教○連○豕○肉○也○無○人○過○問○不○過○割○雞○爲○脯○炮○羊○作○肴○加○些○肥○大○蔬○菇○藉○供○一○饗○老○佛
爺○非○凡○賞○識○饗○後○又○恭○進○櫛○具○替○老○佛○爺○理○髮○原○來○老○佛○爺○有○一○種○脾○氣○他○的○頭○髮○是○一○莖○不○白○又○是
一○莖○不○脫○有○人○說○他○喫○過○千○年○首○烏○纔○有○此○效○在○宮○中○時○候○只○有○李○蓮○英○梳○髻○最○爲○合○式○此○番○不○得○已
換○了○吳○縣○君○固○然○生○手○偏○又○連○日○未○櫛○強○半○結○轉○如○何○能○合○慈○意○不○道○吳○縣○君○細○心○爬○剔○果○然○舒○卷○自
如○雖○然○梳○不○來○又○子○滿○髻○到○也○油○光○脂○澤○滑○潤○異○常○老○佛○爺○垂○問○吳○縣○君○母○家○却○却○從○容○奏○對○說○先○臣
受○恩○兩○代○愧○無○報○稱○老○佛○爺○還○說○汝○祖○汝○父○留○得○一○個○在○世○我○也○不○至○受○這○種○苦○言○罷○淚○下○如○綆○吳○縣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鑾布衣初進御

六八

令在外面應酬光緒總覺得天熱地隘不甚舒展便在西關尋了一所大宅連夜搭起涼篷純用青油塗抹以蔽日光暑氣兩廊陳列短松矮柏一望生涼一直三進几榻全鋪著舊簾連四壁書畫都係墨搨碑版紗櫺穀幔楚楚有致便是冰桶水罌也不致一時缺乏老佛爺進了這個行臺覺得前幾日的烈日炎風真是萬分苦楚吳縣令又進了幾件漢粧女衣並請光緒更衣一連住了三日李蓮英同奕劻王文韶次第也到懷來老佛爺叫奕劻回京同李爵相商議和局光緒發出手詔派吳縣令赴東南催餉老佛爺從懷來起駕除神機虎神營練兵外有馬玉崑兵千餘人沿途保護較爲安謐吳綱齋學士清宮詞百首之一道

宮車晚出鳳城隈豆粥蕪羹往事哀玉鏡牙梳渾忘却慈幃今夜駐懷來

老佛爺在宣化駐蹕四日抵大同府過雁門關在忻州換乘黃轎逕赴太原巡撫署作爲行宮江蘇巡撫鹿傳霖帶勤王兵由河南繞道山西首議西幸長安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合各省督撫發電阻止略道

陝西貧瘠逼近強俄甘肅尤爲回教所萃內訌外患在在堪虞如謂陝西地險可阻聯軍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險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師根本重地不可輕棄各習會請退

兵不佔土地。回鑾斷無他變。萬不可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

老佛爺看了這電。到也有點感動。偏是王公大臣。都慮聯軍犯蹕。決計西行。由潼關渡河。於九月初四日入長安。護理陝撫端方。脩飾北院撫署。作爲行在。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兩宮寢室。尤爲簡陋。皇后同瑾妃。只在光緒寢室後。小屋三楹居住。老佛爺隨從的宮眷。有奕劻的兩個側福晉。三個女兒。什麼桂公夫人。此外供奉繆素筠女士及其姪婦。並紡績婦一人。侍女共約十人。都是布衣疏服。各安樸素。就中算奕劻郡主元大奶奶。穿著曷敝練裳。連脂粉屏除。殆盡。還記得胡硯生。長安宮詞裏幾首道。

微聞戚里走香車。隔街遙看內苑花。面藥口脂新賜與。拜恩曾不過三家。此指奕劻兩側福晉及桂公夫人也。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時未嘗召入。

月頭不費買花錢。那要官家粥米田。信是周南風俗好。王姬先詠柏舟篇。此指奕劻三女也。其

一少寡。卽元大奶奶。居於太后寢宮西偏。

半開鸞鏡淺勻妝。來往珉階姊妹行。問罷早安垂手立。數珠新帶布衣香。此亦指奕劻三女也。

皆居行宮。平時悉著布衣。入寢宮問安時。恒持香珠串長尺許。

供奉何人進畫圖。行宮亦有憚清于。日長頻喚先生入。伏地閒談當說書。此指繆供奉也。隨侍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鑾布衣初進御

七〇

太后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無事。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談論古今。內監皆稱繆先生。

藁礎遠隔雁門關。禁苑森森鎖玉顏。不是內家有拘束。出門早化望夫山。此指繆供奉姪婦也。

供奉姪滯北都。其姪婦隨供奉入都。居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

歷線宮圍久被恩。何年重返苧蘿村。昨宵新作還鄉夢。春水如雲綠到門。此指紡績婦也。太后

在京召選浙中婦女。能紡績工。鍼繡者。納於宮中。以教宮人。西幸後猶存其一。

局布無嫌吉貝麤。繚綾雖細亦模糊。江南進得千番錦。得似成都貢綵無。此指湖北官局貢布

也。蘇州貢綢緞而無紗羅。經辦事者購數十疋進呈。兩宮始得夏衣。

老佛爺在長安。諸事都從節省。陝西巡撫升允。派西安府胡延。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別以湯志尹

馬蔭梧。舒鑾。陳官韶等八人爲委員。朝夕於宮門應候。老佛爺防弊甚嚴。凡宮中要用一錢一米。都有

鳳沼恩波的小印鈐著作信。所以糧臺同支應局。每月費不到萬金。連十月裏的萬壽。也不許選召梨

園管絃筵宴。自上服御下逮鋪飾。無不嚴禁奢華。愛惜物力。岑春煊帶著甘軍扈衛老佛爺。比虎神營

兵看得還重。那些坐夜的內監。便在寢宮外階上守臥。這時鹿傳霖已授尙書。榮祿與王文韶並筭樞

要。只盼望北京和議早日定局。不意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同聯軍統帥瓦德西。開始談判。瓦德西提

出兩大綱第一條是嚴辦罪魁第二條是速請兩宮回京兩全權飛電行在請訓老佛爺尙是遲遲那聯軍居然掠保定薄張家口兩全權異常驚恐只得請瓦德西暫行停進待命一面再乞速發諭旨總算得了覆電道。

此次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縱庇拳匪開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乘輿播遷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責而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譴加以懲處莊親王載勛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灃均著革去官職端郡王載漪著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並著停俸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剛毅刑部尙書趙舒翹著交都察院交部議處以示懲儆朕受祖宗付託之重總期保全大局不備顧及其他諸王大臣等謀國不臧咎由自取當亦天下所共諒也

不意這電到後瓦德西同各國使臣都嫌太輕兩全權再電長安將載勛賜死了載漪載灃遣成了山西巡撫毓賢正法了英年同趙舒翹監禁了董福祥辭職了剛毅李秉衡已死免議後來並英趙一概不能保全還添了徐承煜啓秀毓賢臨刑時卻有自輓一聯道

臣死君妻妾死臣誰曰不宜最堪憐老母九旬孤女七齡耄稱難全未免致傷慈孝治我殺人

第七十五回

縣君迎駕櫛具早承歡

郡主隨鑾布衣初進御

七二

朝廷○殺○我○夫○復○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載○歷○官○三○省○涓○埃○莫○報○空○嗟○有○負○聖○明○恩○

罪魁懲辦以後兩全權竭力磋商纔定了十二條草議依然要分別電奏那十二條是

一 戕害德使須謝罪立碑

二 嚴懲首禍並停肇禍各處考試五年

三 戕害日本書記官亦應派使謝罪

四 污掘外人墳墓處建碑昭雪

五 公禁輸入軍火材料凡二年

六 償外人公私損失計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償清息四釐

七 各國使館畫界駐兵界內不許華人雜居

八 大沽礮臺及京津閒軍備盡行撤去

九 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

十 願發永禁軍民警外之諭

十一 脩改通商行船條約

十二 改變總理衙門事權

這十二條外。還要追卹徐許袁五忠。開復張蔭桓。老佛爺傳令樞臣。復電逐條辯駁。曠日持久。李爵相萬分爲難。祇因積勞病深。藉口停頓。等到彌留時候。猶是口授計畫。叫于晦若寫成遺疏。各國公使同爵相究竟有點感情。知道他爲國捐軀。只好放鬆一步。行在聽得噩電。自然輟朝賜諡。應有盡有更派了王文韶到京。續議到得光緒二十七年。由奕劻王文韶訂約簽字。拳匪這浩劫於此算告結果。有人說起爵相爲這和議還靠著聯軍統帥瓦德西一個寵眷。纔能慢慢轉圜。這寵眷究係什麼人呢。正是當道豺狼。纔弭覺。隔牆鴛燕。借通詞。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孝欽先發貫市。後次懷來。李金堂吳永皆實事也。金堂以張家口同知之貴。願充斯秩。孰知浙江處州百不及一。後以原官駐津。辦理海運。金堂蠢蠢本色人也。吳永每言兩宮不在縣署。而在西關。知者皆以爲響。特兩存之。

寫吳縣君爲孝欽櫛髮。先寫其迎駕之整肅。繼寫其治具之敏捷。最後始言櫛髮。從容如此。閒暇如此。不震不悚。可謂賢矣。吳永借此升官發財。僉云。僥倖。

第七十六回

舊事感星槎儻夢冷

新交盼雲路拾翠人來

七四

庚子播遷苦無實錄。是丹非素。言人人殊。胡氏宮詞較爲近情。近理不妨。援以作證。以見孝欽而下。凡宮眷。凡從人。未嘗不知儉約。徒以習於奢靡。任性揮霍。覺處處皆不滿意耳。讀此宮詞。得毋垂淚。

八國聯軍不利。土地試問一。北京城能盡。井而治否。勞師涉遠。亦迫於禍在肩。睫。彼之出兵二百餘百餘。及數十者。果有濟耶。拳匪既不足恃。董軍殆有甚焉。故聯軍得以大逞。若當時東南援師及期而集。又不知鹿死誰手矣。天時人事相逼而成。卒令清室由衰而弱。由弱而亡。其關鍵俱由於此。

第七十六回

舊事感星槎儻夢冷

新交盼雲路拾翠人來

上回說到聯軍統帥瓦德西。有一寵眷。和議都由他通譯。這真是李相的內線。清國的功臣。這寵眷原是蘇州名妓傅彩雲。曾做過洪文卿侍郎洪鈞的姨太太。那洪侍郎起家上第。個儻風流。從翰林院脩撰。聞信丁艱。匆匆奔喪南下。不圖由滬返蘇的時候。竟與彩雲中途相遇。文卿心上早已印著彩雲。後來在蘇州徵花侑酒。居然卽是彩雲。應局其時。彩雲名叫二寶。又叫鈺。蓮年祇十四。露籠芍藥。雲韞芙蓉。

蓉說不盡天然美艷。文卿是前生冤孽。一意要儲之金屋。只爲身居縷絳。未便遽納侍姬。幸彩雲猶未成年。不妨留以有待。文卿的元配張夫人。素性荏弱。憚於涉遠。只要文卿有人伏侍。大可安居故土。不必去領略軟紅况味。所以暗中撻掇。把文卿圓成好事。文卿得了彩雲。比中狀元還要得意。彩雲亦滴餘茶罷。體貼入微。在京裏的故舊年家。都歆羨文卿有這豔福。文卿公餘退食。只在西北輿地上加意用功。因之譽望日隆。轉了京卿。特簡爲俄德奧荷四國公使。照例公使許攜眷屬。以便與各國貴族交際。張夫人本係深居簡出。要他重洋萬里。同那異言異服的同行。並坐他早避之。若晚看得彩雲跳盪活潑。又屬文卿寵愛情願。將章服暫時借給。叫他隨文卿出洋。文卿同彩雲正中心窩一個說太太的栽培。一個說夫人的賢慧。彩雲又跟繙譯學了幾句普通英語。儼然笄珈翟裼。婢學夫人。文卿舟過英都。英國女皇維多利亞還請彩雲合攝一影。樊雲門彩雲曲裏說的可憐。坤媼山河貌曾與楊枝一例。看便指此事。彩雲因貴而驕。因驕而蕩。先與使館裏的侍者阿福有了曖昧。到得自俄赴德。又結識了德將瓦德西。這時瓦德西尙是畢業學生。補個下級軍官。無意中經過公使館前。正遇彩雲倚欄眺望。四目互視。便成就了這段因緣。到得文卿任滿歸來。海外情人卻已置之度外。只有侍者阿福跟著文卿回國。依然形影不離。張夫人也到京中。看得彩雲狂縱不羈。頗爲憂慮。偏是文卿爲著俄界帕米爾

地圖的事舉朝攻擊憤懣異常經不得撞著阿福彩雲絞在一起阿福是奪門而出跋履狂奔彩雲是春透酥胸紅生兩頰文卿一氣一急幾乎不起總算將阿福驅逐勉強敷衍過去彩雲攆出了小子仍復拚上了戲子文卿忍耐不過溘然長逝彩雲知道文卿是廿年清宦囊橐蕭然料也無甚希冀便向張夫人下堂求去幹他後半世的快活由北而南改名曹夢蘭由南而北又改名賽金花在京裏帶著幾個南妓年紀已有三十多歲只是翩翩丰韻不減當年有時還喬扮男裝周旋歌讌所以大眾又叫他賽二爺賽金花香名既噪靠著一班王公貴戚儘可娛樂不道拳匪一鬧鵝飛鰓剖只賃得三椽小屋聊蔽風雨回想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真是成塵的往事到得兩宮西幸聯軍入都統帥下令安民卻標著瓦德西三字賽金花覺得姓名很熟忽然記得德國那段鴻雪或者郎君身貴牧馬中原又恐市上曾參名同貌異未免委決不下這日瓦德西赴署議事策馬徐行賽金花邂逅相逢正是昔時舊侶不過虬髯繞頰蒼老許多瓦德西卻不認識賽金花對此麗人不無感觸他本住在儀鸞殿裏及至議畢回去外面報有貴婦相謁一張卡紙小片寫著三個英文他正接了凝思臺階上早走進西裝婦人革履花冠十分綽約他還不敢招待到是賽金花把星轍舊事噉哩咕嚕說了幾句他竟悲喜交集握手接吻如同天上掉下異寶賽金花也垂點情淚卻將在京的勾當輕輕瞞過他倆叙了一回情話開

尊對飲益顯得賽金花輕盈。娥媚蕩人魂魄。他倆本是舊交。相隔十餘年。相距數萬里。一朝相見。那裏還肯放過賽金花。從此便在儀鸞殿歇宿。卿卿我我。自然言聽計從。賽金花還勸德軍勿擾清宮。所以先代妃嬪俱蒙覆庇。且宮門內亦禁止諸軍出入。連內城都安堵得很。狄平子詩裏說。銀驄擁出儀鸞殿。爭認娉婷賽二爺。這種奕奕的威風表表的氣餒。果然獨一無二。李爵相尋著這條捷徑。總託他爲民請命。勿事苛求。賽金花落得做箇順水人情。在枕畔帳中調停一二。和議略有眉目。不知儀鸞殿怎樣不戒於火。嘻嘻出出弄得雕梁畫棟一炬成空。他倆從睡夢中越窗而逃。並一襦一袴。倉猝間未曾攜出臺灣。邱菽園曾有紀事一首道。

高秋仙掌鬱蒼茫。袍袴何人掃御牀。零落觚稜金爵影。縱橫胡地白羊王。老臣肺腑誰長樂。故事簾衣此未央。竟有內廷成茂草。徒聞博士唾飛香。銅駝臥棘銅環冷。玉虎牽絲玉樹涼。殿上早棲烏。頷白宮中莫唱竹。枝黃東華曉霧迷。鴛瓦西極繁霜拂。雉牆最是驪山烽火痛。又看楚炬燬咸陽。

他倆惹起這場火患。各國軍帥都說。瓦德西不合有這穢行。和約將近簽字。瓦德西應行退兵。只爲著賽金花難捨難分。此番離別的情形。比不得在德國時那般輕易。賽金花纏綿悱惻。使瓦德西益發感

傷只是君命難違。程期已迫。還與賽金花訂了後約。賽金花得著意外奇遇。所有擷取的酬報的著實不少。無如他素性揮霍。畧無積蓄。爲了虐婢被控。仍然解回原籍。這瓦德西還都奏凱。料定有異數酬庸。豈知德皇鄙其爲人。總算將功折罪。奕劻王文韶看得和約已定。兵隊已歸。又想粉飾承平。紛紛有回鑾的陳請。老佛爺也懷思故國。諭令脩葺蹕路。掃除宮禁。決於秋初起駕。遷延復遷延。至十月二十四日。始行回宮。那些官僚軍隊。固然肅跪道旁。卽各國公使及夫人。亦都出署瞻仰。人民猶是城郭皆非。老佛爺自不勝感喟。痛痛切切。下了幾道上諭。力圖變法。論到主憂臣辱。王公大臣。應該仰體慈意。替老佛爺掙一口氣。那知榮祿出缺。補了這王文韶。他是著名的琉璃蛋。四面圓滑。從不肯負點責任。奕劻知道他的脾氣。心雄膽壯。惟我獨尊。連他兩個兒子。載振載棟。居然三權鼎立。奕劻不過貪黷賄賂。已覺得臣門如市。振揆兩兄弟。更要徵歌漁色。借做線索。八大胡同裏面。便是兄弟倆交易場所。窈窕兒。漸漸頑得厭了。起早落夜的去伺候。女伶載振。年齡較長。運動較靈。又是煌煌的貝子爺。自然有人前來拉攏。女伶的聲價。雖說比窈窕兒貴重。究竟鴉兒愛鈔。只要滿了他的慾望。怕不手到擒來。載振最賞識的是楊翠喜。翠喜只有一個養娘。早想在翠喜身上撈點重利。偏這翠喜左揀家產。右選人材。情願在歌舞臺中博賞奉母。決不肯草草失足。載振還不滿他的意。說什麼色衰愛弛。定要淪落長

門。卻。被。個。天。津。鉅。商。王。竹。林。挾。著。厚。賞。再。三。慫。恿。翠。喜。的。養。娘。又。把。載。振。邸。第。說。得。同。瓊。樓。玉。宇。一。般。翠。喜。到。底。閱。歷。不。深。卻。委。委。曲。曲。答。應。下。來。王。竹。林。又。在。振。邸。左。近。賃。了。一。所。金。屋。上。自。牀。帳。箱。篋。下。速。匕。箸。杯。盤。閣。役。庖。丁。雜。爨。老。嫗。一。切。足。供。使。令。只。叫。載。振。去。做。現。成。主。人。晚。間。送。了。兩。席。竹。林。帶。了。如。夫。人。親。來。倍。侍。載。振。感。深。次。骨。私。問。竹。林。有。什。麼。希。望。竹。林。慢。慢。吐。出。是。直。隸。候。補。道。段。芝。貴。的。報。效。竹。林。同。他。雖。是。新。交。卻。盼。他。干。雲。直。上。如。今。正。在。黑。龍。江。當。什。麼。差。只。要。巴。結。得。到。護。撫。他。也。知。道。貝。子。爺。恩。典。的。載。振。滿。口。應。承。送。了。竹。林。轉。來。覺。得。燈。影。燭。光。別。現。著。許。多。喜。氣。翠。喜。豐。容。盛。鬢。較。之。臺。上。的。舉。動。矜。持。穩。重。真。令。人。不。可。思。議。幸。虧。彼。此。熟。人。纔。得。回。眸。一。笑。載。振。佯。裝。醉。態。攜。手。入。幃。總。道。後。果。前。因。都。種。在。三。生。石。上。載。振。急。於。酬。段。向。乃。父。切。實。要。求。這。黑。龍。江。本。是。偏。瘠。地。方。兼。之。初。改。行。省。有。點。資。格。學。問。的。放。他。去。還。要。辭。謝。難。得。有。這。機。會。奕。動。竟。保。段。芝。貴。護。理。黑。撫。並。加。副。都。統。銜。上。諭。纔。下。早。惱。了。河。南。道。暨。察。御。史。趙。啟。霖。奏。銜。參。貝。子。鎮。國。將。軍。農。工。商。部。尚。書。載。振。私。納。歌。妓。並。及。護。理。黑。撫。段。芝。貴。資。緣。親。貴。物。議。沸。騰。摺。中。叙。明。段。芝。貴。造。意。獻。妾。王。竹。林。居。間。付。款。這。種。翠。喜。的。身。價。又。屬。軍。裝。買。辦。黃。某。籌。墊。因。為。芝。貴。素。在。北。洋。軍。界。黃。某。欲。芝。貴。介。紹。生。意。願。為。計。畫。將。來。即。在。圓。扣。內。劃。還。深。恐。芝。貴。與。載。振。直。接。授。受。過。於。鶻。突。故。託。竹。林。輾。轉。藉。掩。耳。目。趙。御。史。既。說。得。原。原。本。

第七十六回

舊事感星槎儀鸞夢冷

新交盼雲路拾翠人來

八〇

本○殫○見○洽○聞○老○佛○爺○也○不○能○裝○做○糊○塗○只○得○派○醇○親○王○載○澧○大○學○士○孫○家○鼎○查○辦○自○然○官○官○相○護○把○載○振○巧○為○脫○卸○只○苦○了○段○芝○貴○護○撫○不○成○反○開○去○了○各○項○差○使○趙○御○史○得○了○革○職○處○分○都○察○院○裏○一○班○人○還○不○肯○放○過○載○振○奕○動○知○事○不○妙○暗○將○楊○翠○喜○送○還○王○竹○林○叫○他○認○做○義○女○暫○行○安○插○一○面○令○載○振○具○疏○辭○職○其○畧○道○

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因○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踴○躍○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再○回○思○維○惟○有○仰○懇○天○恩○開○去○一○切○差○使○願○從○此○閉○門○思○過○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著○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載○振○果○然○奉○旨○允○准○還○著○實○慰○勉○一○番○翠○喜○過○了○幾○時○悄○悄○從○天○津○送○回○儘○著○載○振○受○用○載○振○開○去○的○是○尙○書○存○在○的○是○貝○子○將○軍○仗○著○乃○父○的○聲○威○落○得○自○在○逍○遙○與○翠○喜○永○諧○魚○水○都○門○紀○事○詩○裏○說○什○麼○寶○馬○鞭○停○低○翠○袖○玉○樓○人○醉○尙○金○波○還○不○是○為○載○振○這○事○嗎○某○酒○樓○上○題○壁○的○有○一○首○道○

竹○林○清○韻○久○沈○寥○又○過○衡○門○賦○廣○騷○轉○綠○回○黃○成○底○事○誤○人○畢○竟○是○錢○刀○

這詩卻顯明一點。然憑你怎樣冷嘲熱諷。總損不到載振毫髮。載振雖然有了翠喜。那鞦韆院落。歌管樓臺。依然有他的蹤迹。只爲著不學無術。受人譏刺。也想學幾句詩詞。在文人學士隊裏。斷混早結識了。幾個不會開坊的翰林。立起詩。引來自然是載振做主人。仿那擊鉢催詩的意思。先學詩鐘詞鐘。共計兩聯。凡七字。有所謂典實派。性靈派。大約以嵌字分詠爲多數。嵌字有鶴頂。燕領。鳶肩。蜂腰。鶴膝。鳧脛。雁足。等名目。重在典實。分詠則以不相類的二物。中成一句。雖講對仗。儘可渾脫。重在性靈。此外龍韞。捲簾。鴻爪。魁斗。蟬聯。碎錦。押尾。諸格。大都因難見巧。求速斯工。載振漸有進境。然後學做絕詩律詩古詩。或一月一叙。或一月再叙。紀遊攬勝。寫景懷人。積成了一二卷。拾翠。移吟。草到得八月裏。這一集。卻在南妓柳枝。粧閣柳枝。是年逾花信。急欲委身。只須一部毛詩。即可移根而去。載振思發雅興。對著同社諸友。說道。此集詩課。誰當首選。願購柳枝爲贈。詩題是明月篇三字。齊卷後。由載振評定。諸社友聽了。有此重酬。自然力求新穎。只是題目寬泛。無可著筆。過了一日。紛紛將詩卷交與載振。靜待揭曉。究竟何人得著柳枝呢。正是

名士漫誇催鉢易

美人畢竟奪標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八二

賽金花是禍水楊翠喜亦是禍水瓦德西得賽弄得奏凱還朝只好將功贖罪載振得楊弄得堂堂尙書只好辭職開缺然瓦之與賽從此別矣不若楊猶歸振算來載振比瓦德西便宜

敘賽金花先補叙傅彩雲蓋重在此不在彼也賽之與瓦無論已然能溝通和議使各國次第就範固屬不易至其約束軍隊保護宮闈賽之功烏可沒哉昔人以洪文卿之蘇妓與裕朗西之粵妓相提並論吾於賽金花卻不忍以粵妓衡之

振段王黃侍一翠喜爲交易品此種風氣京中久有行之者不獨此案也經趙御史一摺而查者查革者革辭者辭閏動一時播爲佳話於是有紀事詩有題壁詩並翠喜之名亦傳矣幸哉載振幸哉翠喜

翠喜以一女伶父王竹林偶載振可謂遇矣然其初尙不滿意載振既嫁後由京而津由津而京直是一個傀儡而騰諸奏摺播之詩篇一尙書一巡撫隨一女伶爲黜陟而女伶卒不聞對簿不聞出境詭譎奇幻真是不可思議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

上回說到戴振擬購南妓柳枝作爲詩社冠軍的贈品。諸社友你爭我賽，都做得盈篇累幅，尤彩動人。戴振看得番皇典麗，一流象是應制的文章，不是消閒的吟詠。最後得著一張粉箋，寫著寥寥二十個字道：

月圓圓似鏡，月潔潔如練，珍重告秋風，莫怨班姬扇。

戴振大加賞識，查係前菊部狀元韓琴郎所作。這琴郎從前唱過旦角，溫柔縣逸的是如玉可人，他又天性好琴操，安絃飄飄然，有點仙致，只是襟懷恬澹，憑你達官貴胄，他總對之落寞，到是孤寒文士，狠肯周旋。一二因而大衆怪他冷僻，嫌他兀傲，門前不免寥落，偏是幾箇嗜痴的天天親臨寓所，仰承顏色，他不過請你喝杯茶，抽筒烟，算是格外青眼。會記得一太常寺少卿，本是世襲的官兒，沒有什麼學問，因爲衙門裏公事清簡，一月三十日到有二十餘日，來探望琴郎。這日少卿瀕行，琴郎道：「明晚我處南齋張老爺宴客，你可無庸枉駕。」少卿道：「張老爺是什麼人？」琴郎道：「南齋坐監的少卿，想我京卿不如他監生，又妬又氣，嘴裏雖然答應，心裏決定明晚去闖席，看看是何等人物。」琴郎知道他不自在，便道：「張老爺難得光顧，你卻天天可到何妨？」大量些，讓他一步呢。」少卿謔笑而散。次日候到日暮，直向琴郎房裏跨入，外廳已陳設兩席，琴郎正在招呼，瞥眼看見少卿，又恨他憨，又笑他賤，只好佯爲不理到。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八四

是張老爺通名問姓。請他入座。張老爺是名鳴歧。號堅白。留京等待順天鄉試。文與酒量均足。辟易千人。同少卿闊論高談。將中外輿圖說得瞭如指掌。少卿著實欽佩。從此結爲昆弟。常在琴郎處相叙。這晚又是少卿東約。張到席半纔來。少卿問他何遲。他說山西匪患蔓延。我却擬一條陳。想請堂官轉奏。便從衣袋內檢出稿本。遞與少卿。少卿向靴統內插入道。吃酒罷。這事明日再議。張亦不復再索。過了兩天。山西布政使放了岑春煊。張却並不在意。反是少卿趕到南齋。向張作揖道。尊稿我已代奏了。如今要奉旨出京。特來一別。張說姓岑的與你何干。他笑道。我便是岑某。從前在琴郎那邊。恐於官箴有玷。所以官階姓名都是假的。我名春煊。我字雲階。你的恩惠。我決不肯相負。若邀你入我幕府。未免阻你的上進。你是取青紫如拾芥一般。我在山西靜聽好音。便了。至於使用的銀兩。我自然源源接濟。不論明年會試榜後。得翰林得部曹。我總竭力替你設法。張堅白此時恍然大悟。既經木已成舟。何必再加絮聒。又借了琴郎地方餞別。讓他山西去了。堅白春秋聯捷。點入詞館。雲階也撫陝西。督兩廣。把堅白一個編修。特保到廣西。右江道。後來雲階還將督印叫他護理。琴郎得了岑家兩人。津貼不復再上。舞臺一種喜歡捧角的。偏要稱他的臺步。贊他的嗓音。便有這菊部狀元的雅號。他却並不以此爲樂。只喜在文人隊裏。這隨鞭鐙。追班社友。並不憎嫌他。聽他按期附驥。不道這一課。他竟哀然居首壓倒。

羣英這雖是載振的衡鑒不虛在牝牡驪黃以外也係琴郎同柳枝姻緣簿上早繫紅絲故有這番舉
重柳枝也認識琴郎的看他溫如衛玠美比潘安反有點自慚形穢只是振大爺有意作合借此跳出
火坑未始非計琴郎萬料不到有此佳遇知道柳枝風塵已倦不至重入旋渦自念半世歡場於茲結
東也感振大爺不置還有幾多社友不怨自己落第反說應讓琴郎將柳枝稱做狀元夾人擇定九月
重陽替他備舉行嘉禮鴛鴦福祿鶼鶼神仙那些送對聯的道

得意夜調絃蜀郡借挑司馬曲

多情春結帶燕臺許乞義山詩

又有一聯道

流水亦知音回思一柱一絃何處聞聲寫清遠

東風齊著力莫道三眠三起有人顧影想娉婷

柳枝出閣的時候各社友一釵一珥都要留個紀念琴郎洞房紅燭新學畫眉這一對可意人兒十餘
年風月場中也算閱歷穀了此番銷除綺障解脫情關組織一個小家庭他倆的舞扇歌衫盡皆拋卻
柳枝支持內政卻也井井有條麤服亂頭比不得曩年脩飾琴郎開著古玩舖商彝夏鼎漢碣秦碑固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八五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八六

然○應○該○點○綴○那○翡翠○的○搬○指○瑪○瑙○的○烟○壺○珊○瑚○的○頂○珠○白○玉○的○如○意○以○及○鐘○瓶○盜○石○陳○設○的○十○分○精○采○他○不○是○同○金○店○掌○櫃○拉○攏○便○是○同○王○府○太○監○聯○絡○高○車○駟○馬○生○涯○頗○多○不○惡○琴○郎○自○在○舖○中○居○住○將○柳○枝○卜○居○魏○染○胡○同○這○胡○同○裏○盡○是○京○曹○雖○則○小○小○一○官○門○榜○封○條○軒○昂○萬○狀○琴○郎○開○壁○寓○著○個○姓○雷○的○吏○部○司○員○門○上○大○書○吏○部○雷○寓○那○司○員○原○是○陝○西○人○從○甲○榜○出○身○未○曾○帶○得○家○眷○只○在○京○裏○納○個○妾○年○紀○纔○二○十○歲○司○員○騙○他○已○經○斷○絃○了○他○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太○太○司○員○待○他○卻○是○和○睦○得○很○有○時○出○去○酬○應○到○也○朝○珠○補○掛○象○是○正○室○妝○東○大○衆○都○稱○他○雷○太○太○不○道○吏○部○司○員○同○官○裏○還○有○姓○雷○的○不○過○是○浙○江○人○拔○貢○出○身○卻○住○在○南○橫○街○兩○家○雖○同○姓○同○官○同○司○員○子○自○然○相○識○婦○女○是○不○會○往○還○的○浙○江○這○個○雷○司○員○却○是○風○流○人○物○吟○詩○賭○酒○喜○在○胡○同○裏○逛○逛○他○太○太○是○個○寧○波○人○滿○嘴○阿○達○阿○達○熬○酸○喫○醋○是○他○的○本○分○口○口○聲○聲○說○你○這○樣○的○歡○喜○窈○窕○兒○有○時○把○我○訪○著○一○定○打○得○他○落○花○流○水○他○丈○夫○偏○要○嘔○他○偶○然○在○朋○友○家○裏○借○宿○一○宵○他○總○疑○心○他○在○胡○同○裏○其○實○吏○部○裏○的○候○補○司○員○每○月○有○得○幾○兩○俸○油○鹽○柴○米○人○情○分○子○還○怕○不○敷○那○裏○有○餘○錢○去○幹○意○外○的○事○但○那○做○太○太○的○不○管○丈○夫○入○不○敷○出○總○說○丈○夫○眠○花○宿○柳○有○意○奚○落○他○這○雷○太○太○有○這○蓄○氣○只○是○鑽○縫○打○眼○想○尋○丈○夫○的○破○綻○誰○知○他○所○用○的○家○人○也○幫○著○主○母○攻○訐○主○人○這○日○行○經○魏○染○胡○同○看○見○吏○部○雷○寓○的○門○條○便○悄○悄○告○訴○同○儕○道○我○老○爺

果然納妾了。住在某處。太太管得這樣凶。依然沒用。這不是新聞嗎。一傳兩。兩傳三。早有婢媼送入。太太耳朵裏。太太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忙傳家人進來問話。說你跟老爺幹得好事。家人道。太太明鑒。這與奴才何干。奴才只是看見門條嘴開。說了一句。究不知是也不是。太太道。姓雷的。或者還有吏部裏怕沒有姓雷的嗎。你導我前去走遭。我決不說你露風的。家人拘不過太太。只得替他套車子。帶了僕婦。一逕來到魏染胡同。僕婦是雞毛當令箭似的。敲開了門。大呼太太來了。那陝西雷司員的妾。還道來的是女客。趕忙出來迎接。不道雷太太跨下車子。便指著雷妾罵道。不要臉的淫婢。你竟敢躲在這裏不來見我嗎。雷妾朝他一望。頭上梳個圓髻。身上穿件半新不舊的綢衫。一雙八字脚。短而且扁。滿面橫生的肉紋。氣咩咩的指手畫脚。却聽不懂他說的話。雷妾是北京人。固然不知道甯波話。也不知道陝西話。看了這種神氣。料定是正室太太。由原籍趕來。想起雷司員娶他時候。何等恩愛。後來也不曾有甚齟齬。今番到了這顆魔星。後半世如何過活。所以打了這個青天霹靂。只是嗚嗚咽咽的哭。一句話不會回答。雷太太更加揚威耀武。雷妾身邊的家人僕婦。再三相勸說。且待老爺回來再講。雷太太還是嘮叨不休。只見門外走進個人來。年約三十以外。長袍短褂。足登烏靴。家人忙迎出去。叫聲老爺。雷太太到怔了一怔。那雷妾帶哭帶喊。扭住那人道。你不是說太太歿了嗎。我纔嫁你如今。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八八

走出太太來罵我。你如果要攆我，我立刻便走，用不著他來趕我。那人驚惶失措，道：「放手罷，我的太太死了三四年，你不要活見鬼。你說的話，我不懂。那裏有我的太太？」雷妾道：「坐在左邊的，畢竟是誰？那人打量了雷太太一眼，道：『怪吓，這何曾是我的太太？』雷妾聽了這話，登時轉悲爲怒，指著雷太太道：『那裏來的潑婦，闖到別家宅子裏來冒認丈夫？真真太不愛臉了。』雷太太被他一罵，覺得那人不是丈夫，這婦人當然不是丈夫的妾。正在爲難的時候，那人道：『太太不是浙江雷司員的夫人嗎？我也姓雷，我也』是吏部司員，不過我的籍貫是陝西罷了。你太太要管你家老爺納妾，應該打聽明白纔是這樣。胡鬧是不興的。我看同官分上，全不計較。太太請回府罷，以後須得放慎重一點。』雷太太如同春雷夢醒，知道誤入桃源，聽了陝雷的熱諷冷嘲，不怪自己的鹵莽，反怪家人的錯誤，合著一包眼淚，剛剛返身走了幾步，跨下臺階，雷妾同飢鷹撲食一般，兩手抓住道：『你看我們老爺長得俊，所以來登門求售的。既然認我們老爺是你的丈夫，今夜你陪著老爺睡罷。我到情願奉讓來，去不得。我要看你這三頭六臂的婦人，老媽子你把這婦人拖進來，叫他到房裏同老爺親熱。』雷都是姓雷，都是司官，並不辱沒他呢。雷太太到了這地位，真是進退維谷，幸虧陝雷不爲己甚，叫雷妾放他去罷。雷太太臊得滿面通紅，飛步跳上車子，雷妾還拍手大笑。雷太太回到家裏，攆掉了誤報的家人，受了丈夫一頓埋怨。

說道這是你極便宜的。陝雷又忠厚，又講交情，纔肯立刻放手。不然他送你到坊裏，不認你是我的妻子，弄得明白你也臉丟盡了，便做不到這樣刻薄。他聽了如君的話，將你留住一夜，雖則他不曾侮辱你，叫我用什麼面目見人呢？我叫你安靜些，原諒些，你等我回來問一聲，都來不及鬧出這樣笑話。我只好送你到南邊去了。雷太太起初到俯首無辭，後來聽要送他回南，便大嚷道：我知道你是有心驅逐我好，讓你心上人來過日子，你到不說姓雷的小老婆欺待我，反嚙嚙。只是說我要回南，同回南，我不希罕這司員太太，你也不許在京做官，旁邊僕婦插嘴道：老爺太太是一家人，不要再多話了。老爺合得到魏染胡同走一趟，明日衙門裏可以相見，不然是怪臊呢。這話提醒了浙雷，便到陝雷那裏負荆請罪。浙雷再三道歎，陝雷反付諸一笑。浙雷道：我還請姨太太一見。陝雷也說小妾無狀，我已責備一過，此後不再芥蒂了。浙雷同陝雷彼此閒話。陝雷道：婦人對待丈夫，嚴加管束，原是婦人的天職，但須要有點分寸，顧全丈夫的體面，保護丈夫的官聲，若是逞著性子的鬧，對於自己固然沒什麼效果，對於丈夫弄得他心傷氣索，究竟有何趣味呢？前日我的同年那蘇州吳，你不是說他南人北相的嗎？他是庚午的舉人，到庚寅纔中進士，這二十年的北道，寒士如何跑得起呢？全虧他夫人家中主持，那年中了探花病，中納了一個如君，聽得妻妾到極和睦的，不知爲什麼事，蘇州吳將他姨太太送

第七十七回 明月詩成狀元郎平分柳色 春雷夢醒司員妻誤入桃源九〇

兵馬司遞解回籍了大約也是吳夫人的雌威呢。浙雷與辭歸去。此事已傳徧通國。同那蘇州吳這案。都說是都元帥的結果。正是

驚鴛打鴨偏逢怒 剖鱗分鷓善弄乖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琴郎柳枝這段因緣寫得極有趣味極有興會蓋以妓女配伶人門當戶對也柳枝持家琴郎營業說來不失身分此是編中正經文字

因琴郎帶出岑張寫岑張寫琴郎也琴郎不薄張而厚岑正岑郎高潔處至其後岑張相遇岑張相交雖無與於琴郎而其始實琴郎爲之媒可於品花寶鑑諸伶外爲琴郎別立一傳

浙雷之妻亦躁急亦冒昧然卻是忠厚人陝雷之妾實有過之觀其轉悲爲怒後種種對待雷妻幾使人置身無地非陝雷竭力解脫雷妻未有不受辱者蓋雷妾有步驟有分寸無怪雷妻易進而難退也故無雷妻之輕舉妄動不足見雷妾之辣手忍心

婦女管束丈夫每寄耳目於婢僕卒至不受其給卽陷其誤脫輻之占猶其小也損丈夫之顏面毀丈夫之名譽觀於雷妻可以鑑矣

第七十八回

療妬少鴿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憑鶴弔陳太史招魂

上回說到吳探花將姨太太送坊遞解回籍。這卻不是吳探花的本心。到是吳夫人的作用。吳探花的懼內在京裏是數一數二的。真是罵我不開口。打我不回手。爲什麼有這姨太太呢。那姨太太確是揚州有名的紅妓。積蓄著實不少。只是心高氣傲。貪慕虛榮。不特鉅賈富商他憎嫌。銅臭便是文人學士。不曾發達過。他也說是寒酸妓女年紀。挨到二十二三。要算嫁杏。愆期。標梅失候了。吳探花光景本不饒裕。居然得了上第。自然衣錦還鄉。不過衣食住三項問題。雖是偌大功名也須隨時籌畫。況且蘇州是狀元生產地。探花更不足爲奇。不得已趕那文丐生涯。暫在揚州小住。無意中結識了這個紅妓。這時吳探花只有三十餘歲。願身鶴立器宇不凡。那紅妓正在擇人到也傾心巴結。吳探花酒闌席散。曾經一醉。畱髡從此來往。妝樓視爲知己。不料吳探花住在旅館裏。忽然發現外症。稱藥量水。無人體貼。這紅妓也來探望。覺得客途岑寂。牀蓐呻吟。益發難以見效。苦勸吳探花移居妓館。可以加意醫調。吳探花不肯允從。說俟回蘇再治。經不得二三舊雨合詞。慫恿纔把蕭條行李。搬入花團錦簇的樓臺。紅妓爲著探花下榻在那裏。首先摘牌謝客。朝敷夕洗。寸步不離。吳探花有什麼餘費。都是紅妓傾奩接

第七十八回 療妬少鴿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隨鶴弔陳太史招魂 九二

濟看看新生瘡去。還用犀黃珠粉。滿拔毒根。約莫一月。有奇元氣漸次恢復。纔提到委身相事的話。吳探花真無辭可卻。只說句力不從心。誰知這紅妓久已贖身。更不費一粟一絲。得此如花美眷。還有什麼游移呢。只爲著吳夫人吼如猛獅。撲如唬虎。吳探花有點膽怯。是以不敢一口應承。後來彼此曲商。兩人買權回蘇。暫在老僕家中。做個藏嬌的金屋。雖則不是久計。也可避過風頭。免遭毒手。不道春光漏洩。吳夫人詰問探花。探花那敢驟認。經不起吳夫人大哭大嚷。說道我不是不能逮下的人。既然有了侍姬。應該一家團聚。儘他飄零在外。不是被我以妬婦的名嗎。探花還道夫人出於至誠。將揚州病中情形一五一十都倒了出來。吳夫人道。這不是賢婦嗎。他這樣殷勤待你。你這樣落寞待他。俗語說得好。癡心女子負心漢。你還不把他帶回來。真是全無心肝呢。探花又驚異又感激。一乘轎子送他去拜見夫人。從此苦尤娘賺入大觀園了。吳夫人一見妹妹長妹妹短。極口稱讚。謝了。又謝探花看他們。倆髮髻互梳。衣履互著。著實欣慰。上上下下都稱呼姨太太。姨太太的臥房。卻在夫人房後。探花恐惶。穀糠平時從不進姨太太的房。只有夫人烏道霞飛鴻。滿行不得也。哥哥的空兒。纔許姨太太當夕。姨太太到並不計較。只願家庭歡樂。不妨讓他一籌。有時唱折李笠翁的。奈何天道。

疏抱衾裯勤陪杯。罽無端浪受虛名黃昏白眼。曉來青空心。膠木無絲葛。薑半熟。鷓鴣。右闕高。

陽臺上逍遙

紅袖輕盈清歌宛轉愁容勉致趨應拚醉霞觴晚來可受凄清飽看他座上風姿權當做飢時畫餅酬佳景對此春光明媚且圖家慶

右調錦堂月

吳探花有了這個姨太太對著夫人益發逢迎倍至有人說他平時昂首向天有點富貴驕人的態度只有夫人面前憑你擱面摔髮總是逆來順受姨太太雖有些過意不去想探花鬻於閻威他何必來多管閒事等到探花入京供職夫人對待姨太太的手段有時放出來了或者說家用不敷問他挪幾十塊錢或者說出門酬應問他借點首飾起初是完璧歸趙的漸漸的擲黃金於虛化姨太太並不問探花提及只是夫人限制探花較前嚴禁那面子上優待姨太太依然在蘇州一般在京這班江蘇同鄉同年沒一個不知道探花是陳季常偏要騁他家裏開壺碟會說每人兩菜攜榼自隨主人只備酒罷了探花萬不能拒歸去同夫人商量勉強答應却只買了二斤黃酒諸人一闕而至狼吞鯨飲早已瓶罄連催探花添酒探花匆匆入內隔了許久算捧了一甌酒出來你斟我酌不經一吸又向探花饒舌探花不應不動屏門後轉出吳夫人來道你等豈不知老娘慳吝的嗎只些攜來的盤碗一概不准拿回備了酒資來贖說罷抓了探花進去了大衆討了這場沒趣誰也不來同他交際只有赴署

入直。出去一趙。這日是同年陳太史寶瑩開弔去喫了頓午飯。回到上房。夫人在那裏悲啼。探花摸不著頭腦。問了一句。夫人道。總怪我治家不嚴。害你担這帷薄不脩的醜名。我想妹妹能穀伏侍你。幫助我。我一片好心待他。不料他舊性不改。竟與家人幹這沒廉恥的事。今朝家人從他房門裏衝出來。剛被我撞見。我氣得索索只是抖。本是想攆出家人。保全他體面的。他不但肯認錯。還說許多不尷不尬的話。我把他們倆拿你片子送到坊裏去了。你看這樣辦呢。探花料定裏面是有詭計。說他這樣賤留在京裏做什麼。叫坊裏遞解罷。我去交代坊官一聲。纔靠得住。你也不用悲傷了。探花趕到坊裏。見了姨太太。纔知道家人得了夫人十兩銀子。教他做這圈套的。探花囑咐姨太太。仍回蘇州。住在老僕家裏。他不論得學差試差。總來安置他家人也放了。姨太太也走了。夫人得了姨太太全分衣飾。算是賠償。這十兩頭大衆都說。吳探花逐豔。却不知內中有這種委曲呢。吳探花在夫人面前銷了差。預備次早送陳太史靈柩回南。同鄉同年都替陳太史家屬告幫。攢湊了四五百兩銀子。乘火車出京。到天津再換輪船。他只有二位夫人。一位如夫人。縞袂扶棺。開關歸葬。卻是不容易的事。這陳太史號叫琇民。別字遼東一鶴。原籍江蘇金匱。十一歲隨宦在京。十八歲便點入詞館。夫人吳氏是河南固始的華胄。琇民飲醇近婦。且又性好山水。船唇馬背。還馱著詩囊。挈著奚僮。處處留點雪泥鴻爪。夫人賢而

兼美在京裏支持門戶聽他去任意遨遊他從不去拜老師會同年所以歷屆考差得不著鄉會同考他卻並不在意帶著盈千整百的旅費鼓輪入粵寄迹珠江在沙艇裏選色徵歌憑你怎樣一再句留從不肯輕於失足不知他如何同逆旅主人女兒相戀窺牆來往竟與登徒子無異這女兒本已受聘主人知道了兩人曖昧將女兒加意防閑令琇民別尋客舍琇民買通了一個老娼傳消息約定了女兒遠走高飛主人報縣緝拿那南海縣裴景福本想把琇民捏造假名假姓辦個遞解了事琇民偏在縣堂上供明翰林院編脩陳寶瑩萬目睽睽無可諱飾南海縣據實通詳遇著總督岑春煊既不護花又不愛士將陳太史飛章奏革歸案審鞫那女兒供稱係慕陳太史才貌情願跟隨作妾並非陳太史誘拐此次偕同離粵也係自己造意與太史無涉女兒的父親敲定陳太史如何設謀如何被亂如何露機如何通信如何出境說得鑿鑿有據並令老嫗爲證裴知縣問到陳太史他說同宿有的同走的有的措紳納妾很平常的事他要幾個身價我也肯給的只是人我要定了不能交他的父親領回那女兒亦說婦人從一而終若要我跟著父親歸去再嫁原聘的丈夫寧可死在堂上裴知縣對陳太史道你要放明白些你如今不過革職並沒有餘罪只須將女子判交伊父你也可以回京了照你這樣胡纏國法是不管官階的那時寄監祇候由府而司由司而院由院而部一年半載這苦恐怕你喫不

第七十八回 療妬少鴿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隨鶴弔陳太史招魂 九六

起你何必犧牲了功名再糟蹋你身體呢。陳太史道：你不要恐嚇我。算我拐帶出境，不過足四千里。充軍有什麼大不了的。事關外山川遼闊，林木翳翳，我很願意去走一趟。只是沒有機會，你快詳快奏快解。總算你成全我游興，但這女兒嫁我定了。你儘簽妻同配罷。裴知縣道：好好照你辦罷。批摺下來，發遣黑龍江戍守。吳夫人知道消息，無可營救，只得出京在中途相待。陳太史一路由南而北，雖則銀鏹就道。這些解差，只要有點沾潤到也，並不爲難。這日將近出關，吳夫人早住在旅店裏，把長途應用的衣服什物一齊預備。果然陳太史帶著粵女進來，後面跟著解差。陳太史滿面風塵，已經消瘦了不少。吳夫人直撲上去，放聲大哭。陳太史反含笑道：你不要如此悲痛。我卻對你不住，你且回京收拾一切。南邊去罷。我不是遇赦不赦的罪將，將來還好團聚。你不必當我遣戍，你只當我出游就是了。吳夫人定欲同行。縣裏說來文上只有一妻，不能再在路上插入。吳夫人看那粵女身材臃腫，還梳著一根辮子，脣掀目小，毫無媚態。脚下趂著拖鞋，露出足跟，光滑可鑑。只是肌膚腴潤，肥白如瓠，算是特色。暗想此女尙不及中顰。丈夫寵愛到這樣，真正前生冤孽，虧得他伏侍周到，稍可放心。便再三叮囑他要全始全終，不宜易志。那女兒也唯唯應命。解差催促上路。吳夫人生離的淒慘，甚於死別。早望著幾輛車子，加鞭疾走了。陳太史出關以後，覺得黃沙白草，另有一番景象。這奉天府原是清朝發祥舊地，源鍾長白。

秀結巫閭滄海南。迥混同東注。所轄的是甯古塔黑龍江二城。黑龍江北界肯特山西連枯淪湖。城內名爲齊齊哈爾。從奉天迤邐進發。營笳樓鼓。都是助人的悲壯。及至趕到齊齊哈爾城。官民多是旗人。與北京無甚殊異。解差投文進署。當堂點名驗視。將軍自照例安插。陳太史歸交佐領。瀉管只是課徒。需字支持。日用黑龍江風氣閉塞。難得有這通品官民。都稱他陳先生。那時適值日俄戰後。俄國每肆要挾。將軍對著外交的事。甚爲掣肘。聽得他是翰林出身。邀他進署去辦文案。卻能穀應付得宜。將軍著實感激。後來將軍換了姓程的漢人。要替他奏保開復。還是陳太史再三不肯。廷議忽將奉天吉江統改行省。將軍變了巡撫。更想將他由編脩改官知府。留江補用。陳太史總說幕而不官。東三省設立總督。那徐世昌趙爾巽同太史盡是年家故舊。從黑龍江調回奉天。特奏開復了原官。送他回京供職。吳夫人也從海道來了。暫時住在會館裏。三口子患難夫妻。安安閒閒過了三個月。雖是清官薄俸。那量柴數米。都歸健婦一人。太史只同那粵女賭酒談詩。尋點快樂。再不道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只賸得數篋殘書。一方破硯。幾至無以爲殮。幸有個門生鄒秦階。現官內閣中書。替太史竭力騰挪。向同鄉同年委曲告哀。擬攜吳夫人同粵女招魂南返。所有詩稿詞稿。由鄒中書校定後。釀費付刊。一編叫做還珠集。是在粵做的一編。叫做冷涇游草。是在江做的。都是悲歌慷慨。讀之嗚咽。水竹邨人還撰序冠。

第七十八回

療妬少鴿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隨鶴弔陳太史招魂

九七

第七十八回 蕩姝少鶻羹吳探花逐豔 銜哀隨鶴弔陳太史招魂 九八

首末附受業鄒平校字泰階便是鄒平的號他原是吳縣舉人只因情場失敗氣憤憤趕進京來做這小小中書正是

桃葉空迎雙漿遠
薇花閒伴一池寒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甚矣爲婦之難也吳探花之婦其嚴如此然不過探花冒懼內之名而已陳太史之婦則寬矣然太史浪游在外卒至身敗名裂以瀕於死豈陳婦之寬不如吳婦之嚴耶君子曰過猶不及

吳探花納妾利其賞耳非真感其德也卽其婦迎妾亦利其賞耳非真愛其人也妾資既盡逐之宜矣然此妾以名妓擇人凡富商鉅賈文人學士皆不滿意而獨鍾情於吳探花卒至蒙冤被棄皆虛榮一念誤之也覆轍可以鑒矣

陳太史是浪漫人是真率人是不肯受委屈人是不願受恩惠人縣堂上兩番的供詞光明磊落絕無懦氣便對夫人一席話只認對不住你四字渾涵賅括不作絮絮兒女子語真是浪漫真是真率

粵女之態度從吳夫人眼中看出祇覺肌膚腴潤肥白如瓠而已陳太史犧牲功名糟蹋身體口

口聲說我要定了。嫁我定了。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此不獨陳太史爲然。妙在能描摹盡致。

第七十九回

蛾眉寄語重價購賢書

蠶尾興讒飛章釀鉅獄

上回說到吳縣鄒中書情場失敗。到京就職。這鄒中書有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弱冠又秋風。一戰名列。賢書金閨的姊妹。花催酒。彈箏開筵品竹。沒一個不願爲夫子妾的。到是鄒中書。矜持得很。不肯惹草。拈花獨賞。識個傅翠湘。秋水含瞳。春風展靨。確是天生的麗質。因此讀書有暇。總來小作勾留。翠湘也情有獨鍾。盼望他雁塔題名歸來了。此夙願。但這時尙在平康院裏。禁不住生張熟魏來往周旋。就有個吳興富家。流寓吳郡。那富家龐姓小主人。翩翩年少也。與鄒中書不相上下。只是青衿以後。未曾攀得桂枝。翠湘爲著金錢問題。著實假以辭色。那龐某以爲佳人愛我。所以纏頭浪擲。只要彼美歡心。兩人交誼漸深。語言漸熟。龐某談到脫籍的事。他不說要生母做主。便說是年限未完。阻四推三。弄得龐某大惑不解。後來從容打聽。纔知有這個情敵。龐某挽人向翠湘開議。說龐某與你相識。便欲納你爲簪。你卻游移不決。未曾答應。還是嫌龐某家產不豐。吓還是嫌龐某品貌不雅。吓便要別營住宅也。好商量。生母那方。究要多少身價。這裏年限還有幾載。又要多少津貼。你不妨詳細告我。若你別有意。

見也好。回覆他。兀了他的心。我知道你有鄒少。我看嫁鄒少。不如嫁龐少。呢。翠湘道。鄒少是有的。卻也未會定局。我知道龐少景況。勝過鄒少。不過鄒少。是舉人將來發達。有點希望。龐少不是今年。又要鄉試嗎。只要能。數中式。我決舍鄒就龐。不然。是不能遵命也。託你寄語龐少。不是我勢利。我也爲著終身大事呢。那人轉告龐某。龐某一想。這個。到是難題目了。秀才的發科發甲。俗語說得。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儘有那文名藉藉的。考到窮經皓首。依然。資志而終。反不如乳臭小兒。纔學得幾句墨腔。居然聯翩直上。什麼取青紫。如拾芥。什麼果然奪得錦標。歸都是過後的得意話。究竟這樣是靠得住。若說去通關節。這是很冒險的。本朝科場的鉅案。十分嚴厲。何苦去金鍾偷酒呢。況且這裏還要講命運。記得有個人。本是優貢。這年主試。同他舊友。送他關節。他道。可操左券。歸家告訴夫人。夫人告訴乃弟。乃弟再告夫人。夫人再告乃弟。主試的看到一樣三卷。中了兩卷。正榜一卷。副榜這優貢。仍舊是副榜。後來官也做到司道。畢竟。巴不得舉人。你看難也不難。若說去請捉刀。辦傳遞。呢。辦聯號。呢。內槍外槍。須得花費五六百元。中式的什之一。不中式的什之九。一樣要三場出入。九日辛苦。尤其不合算。還有外面遞進來的文稿。被他人中途截去。抄了中式。不是更外嘔氣嗎。左思右想。毫無主義。若是聽其自然。花撲撲的心上人。逐人奪去。如何捨得。一面固然回籍赴試。一面竭力運動。果然開出一

條路來因爲直隸全省開荒總督在各處募賑。上海的幾個籌賑紳商，半是龐某的同鄉，替他向總督關說，叫龐某輸銀二萬兩，特旨賞個舉人。並在附片內聲明龐某本是廩生，廩生與舉人只差一階。況且本科龐某試卷朱墨皆符，由同考試官呈薦是龐某學問可造，特賞舉人，尙無不合。俟明歲同新科中式的一體覆試。這奏片若在乾嘉時代，不特龐某得不著好處，並總督都要受申飭。光緒朝這班樞臣金錢爲重，科名爲輕，馬馬虎虎准了下來。龐某一般拜老師，認同年，豎旗杆，懸扁額，在浙江一百零四名中額外添了一名。次年入都覆試，捐了四品銜，分部郎中，藍頂朝珠，龐少變了龐大人了。翠湘知道他割這重價購這虛榮，想他真正癡絕。龐某再還妝閣，趾高氣揚，翠湘微笑道：「從前漢朝有一故事，說與你聽。崔烈既拜司徒，問其姪道：『外間議論如何？』姪對以人言有點銅臭。你的舉人恐怕不免此味。龐某雖覺赧然，仍囑前人向翠湘重申夙約，偏值鄒中書春官不第，罷黜無聊。翠湘深慮年矢蹉跎，依然落花無主，委委曲曲嫁了龐某，可見無具之才，終究敵不過有具之財呢。龐某帶了翠湘從蘇州移到杭州，在忠孝巷裏構了一所大廈，風廊月榭，樓閣玲瓏。杭州最好的是西湖，登山挽篋，臨水鼓棹，翠湘領畧一點清趣。鄒中書自從翠湘去後，桃花人面，隨處增悲。曾有幾首詩道：

相遇偏從未嫁時，那堪回首說相思。十年一夢今方醒，愧煞揚州杜牧之。不須石上證三生，月

第七十八回

蛾眉寄語重價購賢書

螢尾與讒飛章釀鉅獄

一〇二

下花前舊有盟都說嫦娥愛年少賺人畢竟是科名
罡風吹我太無端巢換難分鳳與鸞此去
竟隨沙吒利空教寂寞淚蘭干
深入侯門亦自傷從今陌路愧蕭郎酒痕倘話杭州舊告我湖

山勝故鄉

鄒中書離了蘇州便赴內閣報到這時中書已有津貼得撰文考軍機著寶興頭得很這晚照例值宿
內裏發下批摺來他却約畧檢點有一件四川總督的奏章說什麼妖婦劉鞏氏自稱活佛私收女徒
顯亂淫穢波及紳搢奏請澈底查辦諭旨已照所請鄒中書反覆審視迷離恂恍都無確證很有一點
疑心原來這四川楊總督同劉鞏氏的父親鞏固舊是同寅鞏固從廣東知府解組確有數十萬家財
劉鞏氏丈夫劉秉清久經病故鞏氏依父住在四川雅州空閨守節誦經茹素不知怎樣遇著蛇神同
明季曇陽子相類這蛇神坐臥相守形影不離鞏氏便能說點小休咎鄰里親族咸來問訊鞏氏偶然
酬答亦有微驗大衆稱他活佛也不過一句口頭禪况那邊巴塘裏塘純是喇嘛活佛兩個字尤其不
算希奇鞏氏雖然享此尊號却仍未出門一步他有一個甥女姓俞一個表姪婦姓石均係孀居自願
跟著鞏氏習學經咒從意鞏氏捐資造菴將蛇神稱為白衣大仙鞏氏做了菴主俞氏石氏分任菴事
這菴裏比不得家裏焚香點燭有數十里外奔來的叩示治病施捨無算俞氏的夫家是浙江知縣石

民的夫家是湖南參將家眷都在原藉。不過棄家入菴。舉動總有點越禮。偏這蛇神有了俞氏二女。與鞏氏漸次疏遠。有時纏在二女臂上。有時蟠在二女股際。頭嗅舌吮。似有知覺。鞏氏隱懷妬意。又去招集幾個民間婦女。供蛇神娛樂。旁觀造言生事。說這蛇神能化白袷少年。夜御諸女。諸女受鞏氏魔鐵不能轉動。任其淫穢。又說鞏氏實係人尙。半男半女。假託蛇神希圖自便。流長蜚短。早吹入雅安縣耳裏。那知縣知道鞏家饒裕。想借題敲一筆大宗銀子。誰知鞏固叫他公事公辦。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分文不肯沾潤。那知縣老羞成怒。將鞏氏的菴。晝夜查抄。鞏氏的菴一進三間。供著蛇神。左右均是師徒臥室。布幃藜榻。異樣蕭條。鞏氏帶著俞石二氏。褊衫寬履。盡是黃面瞿曇。只有髮鬢猶存。也是有如飛蓬。並無一點妝飾。鞏氏供年三十五歲。俞氏供年二十八歲。石氏供年二十七歲。問起蛇神究竟。鞏氏卻侃侃而談。一不歛錢。二不惑衆。三不幻形。自滅自生。存廢只求公斷。知縣是勢成騎虎。喝令差役四面搜檢。到得鞏氏房後。卻有活絡門。門差役強自推開。內中三層階級。平廳錯列。布置井然。左右排著涼牀。衾枕秩然。不知是何作用。旁邊還擺著二三皮篋。差役垂涎已久。急思染指。不料鞏縣裏著非金非寶。只有藤器數事。牀下纍纍堆積尺縑寸幅也。認不出什麼東西。差役一概稟聞。知縣卻醉翁之意。並不在酒。既然搜不出儲蓄。將各物看了一編。回衙擬了一道呈稿。畧道。

爲呈報事。據卑縣所轄穿心街地方有妖婦劉鞏氏。創建白衣仙院。施藥治病。闖動遐邇。並有青年婦女。晝夜出入。稱爲教徒。鞏氏自稱活佛。憑藉所祀蛇神。能知過去未來。鄉愚附和日多。殊深危惕。卑職爲綏靖地方起見。知劉鞏氏爲前署廣東瓊州府知府鞏固之女。曾嫁生員劉秉清爲妻。秉清歿後。仍由鞏固收養。是以親謁鞏固。勸令將劉鞏氏嚴加管束。不得假神惑衆。致蹈刑章。詎鞏固置之不理。卑職訪聞。劉鞏氏實係人荷菴中。黷亂淫穢。醜聲四播。卑職忍無可忍。於某日帶同差役。赴菴查抄。劉鞏氏暨其女徒俞氏石氏。均經提訊。一過供詞閃爍。旋在鞏氏房後。搜出秘室一所。陳設華麗。形同婦女閨閣。並於篋中搜獲津藤偽器。牀下發現白綾淫籌。當將鞏氏等三口帶縣拘押。查鞏氏等假神惑衆。已屬有干法紀。茲復淫穢。黷亂波及紳措。是非嚴加懲辦。不足以警效尤。除將該菴先行發封外。祇候批示遵行。

這樣呈文到了雅州府。知府也做不得主。只得照例通詳上去。楊總督若是有點識見。不過飭雅安縣禁錮的禁錮。釋放的釋放罷了。有什麼難辦的事。只爲楊總督同鞏固有這交情。恐怕鞏固見怪。照詳入奏。聽候朝廷處分。朝廷爲著打箭鏢外。藏番正在滋事。雅州相距甚近。防有什麼勾結。所以要澈底查辦這一來。鞏固破巢之下。沒有完卵了。知縣奉知府札。自然再提鞏氏等嚴鞫。並問鞏固是否知情。

鞏氏供稱建菴的銀兩。是父親所給。知縣據了這句話。說鞏固身列衣冠。縱女造菴聚衆。妄稱活佛。顯與藏番有連。遂將鞏家團團圍住。大肆索掠。並無違禁品物。只有藏香藏佛。以及喇嘛哈達。並不足爲逆證。知縣將鞏固房屋器皿衣飾。登冊封閉。眷屬婢僕。一律不准居住。鞏固發交典史看管。候質鞏固。本不是好惹的。如今弄得他家破人亡。他有的是錢。暗叫人入京。赴都察院呈控。叙明雅安縣索賄不遂。有意誣陷。總督誤聽讒言。張皇入告。請派大員。秉公查辦。俾明冤抑。都察院果然照奏。遂派川邊辦事大臣。據實覆奏。這辦事大臣趙爾豐。有名的趙屠戶。與鞏固是相識的。鞏固早託他向總督設法。這時奉到特旨。先將雅安縣撤任。同鞏固對簿。鞏固供明雅安縣親來示意。冀得賕賂。封菴封宅。大肆剽掠。先嗾總督入奏。後又誣職員勾連藏番。希圖一網打盡。不識是何居心。知縣供明劉鞏氏妖言惑衆。是實。鞏固爲女造菴。難保非其指使。查抄藉明虛實。各物均有籍可稽。並不敢乾沒絲粟。便將冊子呈上。並聲明事關奏案。一切均奉府札轉奉督札辦理。趙大臣又傳雅州府知府問過。便覆奏雅安縣辦事操作。幾陷無辜。請卽革職。雅州府同城失察。應降一級。前署瓊州府知府鞏固。治家不謹。罰銀二萬兩。作爲川邊賑款。房屋什物等發還。白衣仙院充公。劉鞏氏及俞氏石氏。交家屬領回管束。再有前項情事。從重治罪。總督不經查實。遽爾奏聞。亦有應得之咎。未敢擅擬候旨。定奪。知府知縣。還有什麼話。

第七十九回

蛾眉寄語重價購賢書

蠶尾與讒飛章釀鉅獄

一〇六

講到是總督怕要得開缺處分。急忙打點向慶親王奕劻保全。算是降一級留任。這慶親王握著樞府重柄。各省總督巡撫大半出他門下。自從載振辭了尙書。他却擢用親貴。獨當一面。光緒是久不聞政。連老佛爺也倦勤了。外面簡調督撫無不是慶親王主張。最要緊的直隸總督有人。還說是慶親王乾女婿呢。正是

早料苞苴能結好

翻從羅薦預聯歡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傅翠湘羨慕一舉人眼孔。何小龐某運動一舉人魄力。何大只苦了鄒中書望梅止渴。畫餅充飢。考來的舉人不如捐來的舉人。觀其四詩爲之凄然。

前回揚州名妓喜事探花。此回蘇州名妓喜事舉人。舉人雖不如探花捐來的舉人。藍頂朝珠挾費百萬。自然高過探花。然揚州名妓卒覆於妬婦之手。不知蘇州名妓結果究屬如何。

劉鞏氏假神惑衆。地方官查封拏辦。例也奈何。知縣一心在納賄。總督一心在避嫌。雖與大獄。反將劉鞏氏輕輕放過。總督固然張皇。趙大臣亦似偏袒。總之鞏固有錢。人人注目。不得僅責雅安知縣。

蛇○神○幻○術○也○不○能○不○究○人○疴○隱○疾○也○亦○不○能○不○究○僞○器○何○用○淫○器○何○來○尤○不○能○不○究○知○縣○只○欲○入○鞏○固○於○罪○不○惜○脫○鞏○氏○等○於○罪○至○令○淫○穢○黷○亂○者○逍○遙○法○外○何○有○幸○有○不○幸○如○是○耶○

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納寄生花

頤縣宰巧賺搖錢樹

上○回○說○到○直○隸○總○督○是○慶○親○王○的○乾○塔○這○總○督○原○從○進○士○出○身○分○兵○部○充○章○京○由○順○天○府○丞○升○做○府○尹○廣○子○議○和○的○時○候○隨○同○慶○王○會○商○條○約○慶○王○最○為○賞○識○後○來○歷○撫○蘇○汴○游○督○蜀○鄂○纔○補○這○畿○疆○要○缺○論○到○選○官○太○速○他○從○丙○戌○至○丙○午○已○有○二○十○餘○載○閱○歷○已○深○資○格○已○老○並○不○好○說○驥○躋○顯○貴○但○是○他○前○後○三○娶○最○遲○的○這○位○許○夫○人○也○是○浙○江○的○清○門○望○族○世○代○簪○纓○許○夫○人○籍○隸○錢○塘○住○在○橫○河○橋○河○下○他○父○親○共○有○七○弟○兄○盡○皆○獲○第○所○以○門○楣○上○有○七○子○登○科○的○匾○額○乾○嘉○時○代○相○傳○有○一○副○聯○語○是○浙○江○錢○塘○許○乃○河○南○固○始○吳○其○這○兩○家○科○名○最○盛○許○氏○的○譜○系○是○學○乃○身○之○寶○儒○以○道○得○名○到○得○清○季○科○舉○停○罷○終○沒○有○一○屆○脫○榜○許○氏○官○至○尙○書○只○差○宰○相○名○至○榜○眼○只○差○狀○元○許○夫○人○久○襲○清○芬○才○識○明○通○性○情○嫻○雅○子○歸○的○時○候○總○督○尙○是○京○曹○他○常○在○從○兄○許○尙○書○庚○身○姊○夫○廖○尙○書○壽○恒○家○中○來○往○漸○漸○認○識○王○公○眷○屬○什○麼○福○晉○吓○格○格○吓○時○相○過○從○許○夫○人○纔○三○十○歲○左○右○旗○門○子○裏○的○禮○節○卻○也○十○分○純○熟○因○為○慶

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納寄生花

頤縣宰巧賺搖錢樹

一〇八

王的福晉最爲融洽。便到慶邸裏走走。慶王三位格格看許夫人和氣不過。也就姊姊長姊姊短。同許夫人聚在一起。福晉倚老賣老。要將許夫人寄在膝下。許夫人未便違拗。慨然允許。紅氍毹上自有一番典禮。在許夫人雖則沒有郡主的封號。慶王是十分優待。只苦得被漢妝拘束。不能殷長袍厚烏來。請雙安總督還在譯署裏當差。司員裏幫稿。飛黃騰達。却是靠著議和的勞績。迎鑾的辛苦。外邊議論的知道什麼。總說總督泰山有靠。坐領兼圻。那廣和居酒樓裏。會記有題壁的詩道。

公然滿漢一家人。乾女乾兒色色新。也當朱陳通嫁娶。本來雲貴是鄉親。鴛聲嚶嚶呼爺日。膩子依依念母辰。一種風情誰識得。問君何苦問前因。

又有和作一首道。

一堂兩世作乾爺。喜氣重重出一家。照例自然稱格格。王府郡主稱格格。滿語也。請安應不喚。爸爸（滇俗）岐王宅裏開新樣。江令歸來有舊衙。御史江春霖奏參慶邸回原衙門行走。兒自弄璋爺弄瓦。寄生草對寄生花。

這寄生花三個字。固然指著許夫人那寄生草。又是誰呢。同時安徽巡撫朱家寶的兒子朱倫也。拜載振做義父。所以傳爲佳話。朱是雲南人。隱隱約約同總督的姓氏籍貫。團結在一起。雖則是嘲諷慶王。

父子要算得雙管齊下。妙到毫顛。許夫人離開京城。便到清江漕督任上。及至巡撫河南。竟將一顆掌上明珠無端傾覆。許夫人祇生此女。哀痛自不待言。況且這個小姐。雖僅及笄。麗句清詞。早已琅琅上口。只是瑤宮仙子一現。曇花許夫人無可慰情。叫丈夫設坐安靈。招呼司道以下各官前來奠醊。一路素車白馬。送上輓輪。逕到西湖安窆。許夫人卻在母家左近構宅一區。池館樓臺。自然軒敞。背城面水。便是終老的菟裘。及至調任江蘇。與杭州祇隔帶水盈盈一權。朝發夕至。荷香蕙熟。當有夫人的蹤迹。在蘇州葺西園。修寒山寺。中丞黜綴。風景却都是閩內助。成許夫人北轍南轅。編有吟草。看到時衰世亂。屢勸總督公急流勇退。毋庸戀棧。不道朝廷異常倚畀。說什麼北門鎖鑰。儘堪臥傾。論到直隸。這督缺李文忠在任。近三十載。接武的裕祿。不必說了。榮祿。袁世凱。都以兵權爲重。王文韶。楊士琦。不過蕭規曹隨。也沒有這樣振作。端方尤事敷衍。內政外交。弄得廢弛已極。總督是以整飭吏治爲急。清釐積案。爲先。嚴令各屬。詳細具報。許夫人近在天津。與北京不過咫尺。聞得慶王招權納賄。大異從前作伴的幾個格格。嫁的嫁。寡的寡。飄零舊雨。寥落晨星。真是不堪回首。慶王的世子同袁世凱是聯姻了。山東巡撫孫寶琦的女兒。大半能通繙譯。慶王也聘他的女兒做媳婦。慶王賸得兩側福晉。雖是彼此厮熟。總比老福晉隔膜一層。許夫人常要回南慶邸中。不免疏遠。總督與慶王雖有一點舊誼。終不肯受。

爵公朝拜恩私室乾女婿的名目也只好付諸悠悠衆口了。這年是大計考績。直隸省分保舉了六個卓異。內中有個棗強縣知縣馬鴻鑄。循聲不著。有口皆碑。足稱治平第一。這棗強縣隸屬冀州。左有襄棗城。右有賣漿臺。民氣激昂。自是燕趙本色。馬知縣從翰林散館。補到這官。什麼趨避行爲。一概不懂。偏是到任伊始。舊官案如山積。有什麼已審未結的。有什麼已結未詳的。刑房黏了原呈原判。送與本官。若是糊塗的人。審過的照結。結過的照詳。馬知縣年齡既輕。精神亦銳。叫刑房暫且候著。他听夕審查。卻沒有幾多破綻。只民婦馮氏凌逼姑死一案。著實可疑。傳諭次日早堂候審。那凶狡的刑房稟稱案已判決。並無遁飾。業經備文詳府。似已無可挽回。馬知縣雖係初任。知道刑房有意嘗試。便問前任曾否畫行蓋印。刑房回說。尙未。馬知縣諭知緩稿。俟覆審再核。刑房料定無可阻止。密囑禁卒。轉知犯婦不得翻供。以免受苦。馮氏在監。只求速死。那裏想什麼生路。馬知縣當堂研訊。看馮氏神氣嫻雅。舉止大方。並無逼姑的凶相。照例問了幾句。馮氏遵照前供。矢口不移。馬知縣開導再三。對著馮氏道。汝若有冤。我當爲汝伸理。你若此時不言。恐怕不得活了。馮氏供稱。負此不孝大罪。何顏再生人世。但求速死。並無別語。馬知縣益發疑惑。只是無從質證。馮氏依然寄監。馬知縣退堂以後。毫無計策。忽報外面。拿到馬班流娼四口。請求發落。馬知縣帶進一看。都是粗皮厚肉。蠢如鹿豕。只有一副較爲流動衣

履亦較爲完整。問他什麼名字。他說叫搖錢樹。馬知縣怒斥道：「你這不知廉恥的女子，膽敢在本縣治下賣娼。這幾個想多是你引誘的，不由分說，喝令杖脊收禁。餘外三個一律驅逐出境。差役看本官同罪異罰，未免竊竊私議。將搖錢樹帶入女監。同馮氏住在一起。搖錢樹那裏知道內中玄妙，覺得受責受繫，加在一人身上，心裏著實不服。他雖是馬班妓女，穿州過府，到也肥甘適口，綾羅被體，纔進監門，管牢的伴婆先將他外面衣服剝去，只賸了短襖短褲，頭頸上還挂著鐵鍊，送進來的囚糧是一塊大餅，一碟鹽菜，愈覺不能下咽。困又困，不立又立，不直自然，要極口詛罵。說天下有這等糊塗官，便算老娘當窰姐兒也，躑躅得自家身體，不會侵害你。祖奶奶與你什麼相干。官廳是要訪拿，多不過打幾下罷了。從來沒有這樣小題大做的。同是一樣走道兒，他偏寬恕那幾個，把我一個遭殃，弄得我背脊疼痛，還要拘留起來，不知辦什麼罪。說罷又哭了。哭罷又說了。馮氏旁邊聽得絮聒得很，便道：「冤枉的事實在多得很。像我判到死罪，還是隱忍不言，你鞭撲算得什麼呢？」錢樹子問他究竟。馮氏道：「我同你萍水相逢，談談也不要緊，但是不能告訴他人的。我自從前年出嫁，丈夫在南邊營業的家中，只有阿姑。阿姑今年四十歲，每日阿姑未起，我便灑掃炊爨，拿一杯茶，一甌粥，送到房裏。晚間喫了夜飯，阿姑叫我先睡，關門閉戶，全靠阿姑。大家都說我盡孝。阿姑也待我極厚。我自問已經得所了。不料這日，起

身較早。輕輕推開阿姑房門。瞥見牀下擺著一雙男履。這時心驚肉顫。只得緩步退出。那阿姑早已覺著悄悄。地自縊死了。我不得已。喊報鄰里。鄉保說是我逼死的。難爲王家媽媽。告訴我纔知阿姑有個表弟。是車行裏掌櫃。天天暮入朝出。只瞞著得是我。叫我當堂供出。可以免罪。我想阿姑死了。還要出他的醜。將來連丈夫不好做人。不如我一死爲愈。那日相驗過了。我便一口承認。前任官到並不追問。新來的這縣官。前天提我出去。軟哄硬嚇。要我改供。我卻不易一字。刑房先生同禁子哥哥。叫我千萬不要翻異。免得零碎喫苦。我是死定了。這事只有你知我知。錢樹子道。你也太獸了。你有丈夫。有家產。捨得一死死。還負這罪名。我看趁著不會定讞。不如說明得好。馮氏歎息一回。彼此睡了。那知馬知縣在窗外聽得。明明白白。從監裏回到內衙。約莫三更時分。傳呼三班六房。在花廳設座。梁上點了四盞綠映映的琉璃燈。一股陰森的鬼氣。馬知縣密叫老嫗裝了馮氏。阿姑披頭散髮。跪在階下。從監裏提出馮氏。正到廳門外面。那老嫗抱住馮氏道。苦了兒也。我如今已在臺前供明。你明日可以出監。此後子孫昌盛。福壽綿長。我自作自受。叫你丈夫每年在墳上澆一杯酒。焚一陌錢罷了。兩旁差役一聲吆喝。馮氏踉踉跄跄。擡頭一看。並不是知縣。堂上黑黻黻坐著一個官員道。你姑已供明了。你且聽著。值堂吏高聲念那供狀道。

婦人馮王氏。棗強縣人。丈夫馮奎子。向做車行生理。婦人三十四歲時。奎子身故。兒子金官。只有十五歲。將車行託奎子表弟李水生代管。金官也在行裏。水生常到婦人家中。因之調戲成姦。後來金官到米豆行裏學業。水生是住在家裏的。前年金官娶妻。婦人向水生道。我也老了。兒子也大了。媳婦也來了。這事可丟手了。水生不肯。却不常來。今歲金官到南省去販豆。水生又天天來宿。那天早上。被媳婦撞見。婦人卻臊得很。所以縊死了。媳婦是孝順的。並不是他逼死。所供是實。下面聽了供狀。連連叩首。說阿姑要保全媳婦的命。媳婦只得直供了。纔把監裏的話。向堂上述了一遍。仍將馮氏帶去。原來馬知縣早經訪得姦夫姓名。只是馮氏不說。不足爲憑。現在親耳聽得馮氏的話。纔弄這個狡獪。次早。簽提李水生。王家媽媽候審。馬知縣升坐大堂。任人觀看。馮氏知道覆訊。跪在一旁。馬知縣親自扶起。說這是孝婦。應該鼓吹送回。馮氏方欲有言。馬知縣道。你不見今日的問官。便是昨夜的閻羅麼。將兩狀宣讀一過。堂上堂下。無不拊掌稱快。提了王家媽媽。問過幾句。便問李水生日。道。你知罪麼。水生供道。通姦是實。未曾謀死。馬知縣道。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況且誘姦寡婦。律有明條。應該從重擬徒。李水生早被枷帶鎖。進監去了。馬知縣用著全副儀仗。送馮孝婦回家。還獎他一塊匾額。棗強全縣的紳民。都稱頌馬知縣神明得很。馬知縣提出錢樹子。賞他五十兩銀子。叫他。

第八十回

附藩臣笑納寄生花

頤縣宰巧賺搖錢樹

一一四

回籍錢樹子始終莫名其妙馬知縣因此得了總督的明保照例在任候升不多幾時調補張家口同知張家口本是內外要隘這同知體制較他處更外闊綽只是民風強悍沿途多設鏢行那鏢師是保護行旅算鄧姓最爲久遠他家始祖名叫鳴謙別號漁湯老人最善劍術孫子名魁的繼績世業現在是魁女劍娥了劍娥年祇十四名聞關內外慢慢的遷到奉天西關連俄人都不敢侵犯他正是

絕塞雙鉤誇手段

平沙一騎話髻年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許夫人之拜福晉福晉要之也因福晉而及慶邸遂以寄生花目之然於福晉歿後許夫人遂絕迹慶邸蓋有深意在也必以四十二回之于府乾娘梁府乾爺衡之未免不倫

有朱倫之寄生草替寄生花作襯遂成題壁兩詩然玩其語氣亦與百八牟尼相類其寄生者無論已慶邸父子爲懿親爲樞輔而招搖如是無怪人嘖有煩言矣慶邸歿後宣統諡之曰密有以哉

孝婦不暴姑過孝也孝婦祇念姑恩不念舅仇愚孝而已然觀其監中之言略無諱飾安知堂上各供非鄉保逼勒之刑房威嚇之禁子教唆之哉然終不陷於罪雖縣宰之神明亦天之佑其愚

孝耳。

此編不言神怪。獨此則裝魂裝神。疑從包公案脫胎。不知馬知縣異想天開。既從錢樹子身上設法。取供自應再從其姑鬼魂身上設法。取供。然却沒有牛頭馬面。劍樹刀山。依然不落前人小說窠臼。

第八十一回 交俄將陰助亡國人 控英婦姑錄離婚史

上回說到鄧劍娥遷居奉天。連俄人都怕他武藝。這時劍娥已有二十餘歲。正值聯軍北犯。俄人也派兵進來。打從奉天經過。劍娥早奉母遠避。他母親衰年驚悸。棄養中途。劍娥草草安排。便想尋塊渴葬的地方。收拾骸骨。不料俄兵猝至。爲首的一員。俄將看得劍娥渾身縞素。映著臉霞。眉黛益發精神。那俄將止住俄兵。叫他不要擅動。直前向劍娥撲抱道。爲你一美人。保全一方性。你須得從我。劍娥微笑不動。顧俄將道。你能扶我起立。自當從汝。俄將欺他懦弱。以爲不須一手的力量。誰知虻蟻撼樹。坐著同鐵柱一般。俄將正在喫驚。劍娥早振衣起來。俄將已顛出十步以外。怒叱道。小女子何得無禮。俄兵爭先圍困。劍娥亭亭玉立。畧不避讓。只見近前的紛紛仆地。俄將知係勁敵。身邊拔出手槍。欲圖狙

擊○却○被○劍○娥○心○靈○手○敏○搶○奪○過○來○俄○將○此○時○手○無○寸○鐵○又○被○劍○娥○緊○緊○挾○住○兩○指○按○著○手○槍○機○關○只○須○重○按○一○下○便○要○飲○彈○俄○兵○看○又○不○忍○救○又○不○能○只○得○馳○報○大○隊○大○隊○四○面○散○布○要○將○劍○娥○擒○獲○劍○娥○遽○把○俄○將○擡○倒○騰○起○纖○趾○踐○其○脊○背○俄○將○再○三○乞○恕○劍○娥○卻○右○槍○左○劍○顧○盼○自○雄○俄○將○對○著○大○隊○道○諸○君○慎○毋○急○進○否○則○余○先○喪○矣○還○是○媾○和○爲○是○大○隊○相○持○不○下○只○見○俄○將○的○夫○人○騎○著○匹○馬○風○馳○雷○擊○而○來○見○了○劍○娥○替○丈○夫○謝○罪○爲○丈○夫○告○赦○劍○娥○令○他○立○誓○纔○肯○饒○他○一○死○俄○將○抱○頭○鼠○竄○去○了○衆○兵○也○無○不○膽○落○到○是○俄○將○的○夫○人○看○得○劍○娥○英○雄○肝○胆○兒○女○心○腸○便○邀○他○酒○樓○小○叙○劍○娥○收○藏○武○器○坦○然○不○疑○同○到○西○餐○館○特○開○夜○宴○還○招○呼○貴○賓○陪○侍○劍○娥○周○旋○溫○婉○應○對○從○容○一○點○沒○有○女○子○羞○澀○態○度○大○衆○嘖嘖○稱○羨○還○用○馬○車○送○回○從○此○劍○娥○的○聲○名○傳○徧○俄○營○那○俄○將○夫○人○又○帶○了○些○夫○人○姑○娘○騁○著○劍○娥○學○劍○有○一○首○舞○劍○行○爲○證○道○

光○如○散○電○質○如○雪○霜○鏗○水○凝○刃○露○潔○果○然○奇○氣○出○豐○城○白○戰○紛○紛○付○寸○鐵○道○言○北○斗○耀○寒○星○百○鍊○千○錘○化○血○腥○塵○囊○高○懸○依○日○月○神○鉞○齊○淬○轉○雷○霆○守○爲○處○女○出○脫○兔○一○嘯○空○庭○且○翔○步○轉○瞬○驚○飛○鷹○隼○塵○雄○心○欲○奪○驂○驅○路○錦○衣○花○帽○自○臨○躡○綺○袂○玄○裳○亦○是○仙○未○必○潛○擎○臨○黑○地○最○宜○露○拔○問○青○天○此○中○有○人○呼○欲○出○誰○是○蘭○心○誰○蕙○質○髓○敲○鸞○鳳○自○騰○驤○膏○挹○鵬○鷲○徒○咤○叱○吁○嗟○手○龍○吟○虎○嘯○滿

長○空○盪○入○青○霄○一○道○虹○尊○酒○未○寒○人○未○散○當○筵○一○瞥○落○飛○鴻○

劍娥收了這些女弟子漸漸學成俄語改作俄裝終日出入俄營兵將不敢覷他一眼他同俄婦俄女無不狎熟纔知道俄人裏面有什麼波蘭人芬蘭人猶太人都是亡國餘生頗想乘機恢復劍娥加意籠絡却肯助他一臂內中有個波蘭女士同劍娥尤爲親暱劍娥也傾心相授據稱有一兒子年甫逾冠現充俄營隊長劍娥常去探望女士果然同這隊長遇見那隊長極爲驚異經女士說明劍娥華籍隊長始加禮劍娥從此彼往此來過從極密有時嘵嘵商議甚至淚下如糜劍娥慷慨激昂每用俄語問答偏是隊長三日至劍娥正在惦念雪下舞了一回劍覺得寒氣侵滿衣袖煨著一罇榴開瓶酒來豪飲只聽得叩門聲急拔關出去階下走進個披大氅的雪人仔細一看却是波蘭女士劍娥問他冒雪見訪必有要事女士大哭道吾死矣吾子本虛無黨人現已事發被獲審訊定罪開三日內即需槍決我既痛我身無嗣我又痛我國無人這事若告訴別個大眾都怕波及只有你肯扶危救難况且同我至契究竟有法可想麼劍娥道夫人無憂我當竭力此地不可久留請夫人於黎明時在某處相待劍娥佩槍掣劍反手闔門一路映著雪光與女士分道疾走這日俄營捕得黨中要犯傳令戒嚴並派兵三十人荷槍實彈圍守囚室無如天氣僵凍自朝至暮不曾休憩彼此互相怨詛看看時已夜

半雪花亂撲。還不見有人瓜代。俄兵既冷且倦。祇得擁背取暖。忽然一陣香氣攢入鼻觀。非蘭非麝。不知何物。俄兵打了一個嚏。已是沈沈睡去。不能展動。隱隱約約有一白衣人過來。只是口呆目瞪。任其所爲。捱到晨光熹微。俄兵如睡方醒。囚室裏的要犯早已鴻飛冥冥。不知所之了。俄兵錯愕得很。外面履聲橐橐。走進三十個俄兵來。滿身雪痕泥迹。狼籍不堪。說道奉令調班。中途聞得香氣。在雪裏睡了一夜。這面守囚的俄兵也將夜間的所遇說了一遍。六十人去見俄將統領。統領疑及劍娥。派人探他居室。已經風去臺空。連那波蘭女士一千人盡皆蹤迹香然。飄飄乎登仙羽化了。統領急電西伯利全道大索。仍是蛛絲馬迹。無可追尋。也只能敷衍過去。到是那俄將夫人著實歎息一回。說黨人中有了劍娥。俄國愈加危險了。原來劍娥約定了波蘭女士。這半夜工夫。將兩處俄兵一齊悶住。然後救了隊長。會合波蘭女士一逕避往美國。隊長同劍娥有情人成了眷屬。預備到中國蜜月旅行。這時美國已有了中國的學生。官費自費。都歸公使館保護。各學生畢業回國。廷試授職。便算是識時務的人材。大約日本較多。英法次之。日本是道近費省。語言文字。又比他國便利。什麼速成科。簡易科。多則年。少則一年。一樣給文憑。稱學士。所以趨之若鶩。英文是便於商界。法文是便於公牘。各省停了科舉。只有這條出路。自然乘風破浪的去了。但是這班學生。大都年輕貌俊。往往同彼邦女子發生戀愛。便是

嚴重取締這種秘密的勾當。究竟官廳防範所不及。只苦於彼邦女子容易受留學生的欺騙。無論始亂終棄。聲名弄得稀糟。即使海誓山盟。相攜回國。也有富貴易妻的行動。逼得這方面萬不得已。只好東裝歸去。反說他有意離婚。英國有個留學生李方。同英女拍爾利結褵已久。起初是感情極好。互相慕悅。在甘別立地方。聯成姻眷。到得過返以後。還向英使署請求移轉國籍。歸隸廣東。不知這樣愛弛情遷。使英女無可駐足。趁著英女歸寧的時候。竟用大理寺推事名義。遣抱赴順天府。府尹衙門提出離婚二字。這不是胡鬧嗎。那李方的原呈道。

具呈大理院推事李方。遣抱家人李興。爲呈請咨行事。竊職係廣東長樂縣人。自幼留學英國。於光緒二十五年。在甘別立與英國人拍爾利結婚。三十一年畢業回國。遂將拍爾利帶回。現因拍爾利不守婦道。復於三十四年。一人回英國。至今不歸。並來信言伊不返。實係彼此情願離異。爲此理合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並拍爾利親筆來信。一併呈請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務部。轉咨英公使館辦理。伏乞准予施行。實爲德便。

府尹接到這項呈文。是破題兒第一遭。從來不曾辦過。便向幕府商議。還是准與不准。咨與不咨。有的說這種片面的話。只靠著一封郵信。並且信內只言不返。不言願離。我們何苦爲了他去惹起交涉。應

該不准有的說這李推事自己娶外婦離外婦與官廳什麼相干從前並不在順天府註冊如今到要順天府出咨照此辦下去順天府著實管不了應該不准有的說留學生出洋不會讀書先要結婚既然結婚又想離婚外國女子自來自去儘可聽其自然把娶外國婦人的做洞房鑒也是好的應該不准有的說他既要外務部轉咨英使儘可叫他逕呈外務部應該不管有的說他帶這英女來國在那處移轉國籍該在那處請求離婚應該不管府尹道諸君的說話都有見識我也抵牾不准況且這項呈文實在混同得很不守婦道也須有個確據言伊不返如何便認離異留學生下筆真正異常率易幕友道這李方還是推事算懂法律的呈文格式纔能不錯不然糊裏糊塗滿嘴別字這纔可笑呢記得有個留學翰林致書把何秋輦中丞輦字寫做輩字又有一個宄字認做究字有人謔以一聯道

輦輩同車夫夫竟作非非想

宄究異穴九九先從八八推

還有個最荒謬的講詩經上有女懷春痛斥孔子不刪淫詞因為廣東地方將男子生殖器叫做春纔有此語不更是廣東人笑話嗎府尹也不禁拊掌將李方的呈文批駁幾句不允照咨李方居然來見府尹糾纏不清府尹問他不守婦道的證據他說奢侈糜費並指不出十分劣迹問他不返是不返離

異是離異。不能併作一談。他說不返同離異一般。他不好說離異。所以說不返。府尹笑道。新法令我沒有老兄。熟老兄有印結有附件。只要我一紙空文。我亦何必阻措外務部。咨不咨英使。我卻不管了。李方再三稱謝。咨文到得外務部。他又東求西懇。勉強咨行英國使署。英使看是離婚重案。按照英女信上住址。電致本國。令行該管官廳。傳該婦拍爾利。訊問李方。呈請離婚。是否同意。並將李方原呈譯與觀看。拍爾利大不謂然。縷述李方如何薄倖。如何貳心。並不贊成離婚。這事並聲明信中不返二字。係指李方不與和好之前而言。不得作為離異證據。若果李方悔悟。他仍須到中國同居。外務部接准來咨。仍復順天府署查照。府尹送達李方。李方還曉曉置辯。其實李方別有所眷。因碍著英女。未能如願。難得英女回國。他便仗著官勢。先發制人。誰知有了這道裂痕。英女那裏肯歇。結婚的時候。甘別立官廳註冊的回籍的時候。廣東官廳註冊的一面。在中國官廳控訴。一面在英國官廳控訴。拍爾利還要質問不守婦道的確證。因此便成了交涉。李方不能到英國聽審。翻來覆去。事情越弄越僵。大理院當然將李方解職。李方無法可使。只能託人向拍爾利婉商。津貼大宗養贍費。返與不返。聽其自由。將離婚話頭停頓不談。兩面就此銷案。拍爾利固然安靜了。李方既丟了官。又破了財。京裏的同鄉。還傳頌他這段離婚史。真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京裏那能殼站得住。急急乘輪船趕到上海。

第八十一回

交俄將陰助亡國人

控英婦姑錄離婚史

一二二

那上海廣東幫的紳商正在開會館發傳單上稟帖驅逐淫伶李春來李方自然附上名字不到幾時李春來果然會審公廨提去那到廨控訴春來的先後却有數起會審官逐案訊鞫勘得春來實屬數罪並發判令拘押西牢廣東的紳商推倒春來算是出一口惡氣那春來到了西牢以後逐日總有個中年婦人濃粧豔裹前往探望牢裏的上下下衆口一詞叫他做黃太太黃太太見了春來說道儂賊命薄致苦了我黃天霸春來也同聲一歎這黃太太究竟是誰呢廣東紳商爲什麼這樣起勁呢正是

懲凶先許隨鷹逐

求牡依然學雉鳴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寫鄧劍娥與俄將何其光明磊落寫鄧劍娥與隊長何其纏綿委曲然劍娥一有心女子耳其助亡國諸人何耶蓋以中國大勢將爲之續衛諸人不啻自衛也俄將夫人曰黨中有一劍娥俄國愈加危險信然

劍娥救隊長插入一段雪景雪下舞劍一也披大氅的雪人二也冒雪見訪三也映著雪光四也雪花亂撲五也雪痕泥迹六也雪裏睡了一夜七也七個雪字連貫而下覺得劍娥此舉全靠是

雪寫女士寫俄兵寫隊長皆寫劍娥雋快之至

離婚創聞也與外國婦離婚尤創聞也李推事不慎於始不慎於終丟官破財並不爲過最奇者府尹爲之咨外部外部爲之咨使館耳若從幕府五議又何至貽笑於英人哉中國之外交大都自取其辱此亦一斑

科舉既停不得不出洋留學然僅僅爲給文憑稱學士猶優秀分子也結婚離婚數見不鮮矣而識別字資誤解者尤指不勝屈然皆以識時務人才目之清季之敗壞胥由於此吾非敢菲薄留學生觀於李方輒呼負負

第八十二回

縞袂痛黃嫠梨園一部

紅妝談謝妓華屋雙棲

上回說到淫伶李春來收禁黃太太逐日往視這黃太太是粵人黃京卿開甲的遺妾起初在上海公羊里挂著朱桂珍牌子應客論他家世係蘇州山塘上的人父親會做屠戶歿後母醮櫻匠桂珍當然隨往他雖是貧家妝束却跟著母親在大觀慶樂兩劇場裏游玩綽號叫做小櫻棚漸漸年紀長成這些浪蝶游蜂都來趨附他亦打情罵俏一點沒有避忌鄰居有個毛娘因看得他姿首不惡還帶些妖

容媚態小妮子大可造就。便同他母親商議到上海來學習彈唱。青樓裏的修飾固然能殼化嫵爲妍。炫醜爲美。只是他膚圓六寸。那裏好削足就履。他却別開生面。做了一副洋裝革履長裙纖腰一握。每日總在味蕪園走遭。這時黃京卿正保得道員。跟了親貴重臣出洋繙譯。期滿歸國。游擢京卿暫在上海小住。京卿原是愛色的人。從前在某關道幕府中。還同他如君有了曖昧。此時金多官貴。又在這錦城香國。自然要物色名姝。那知楊柳樓臺枇杷門巷。總不過庸脂俗粉。揀不出殊衆人材。因之游興闌珊。也到味蕪園來留點鴻爪。正從草地上兜入廊角。忽然見一枝楊柳婀娜而來。京卿定睛看時。髮不黃。捲目不藍。深料定是中國人。改扮但這行一步。可人憐的態度。便在外國跳舞場裏也沒有這樣流利。桂珍知是有人向他凝視。他格外飛個眼電。連京卿魂靈兒被他攝去。彼此三言兩語。京卿坐了他。的雕輪飛騎同返香巢。他母親看桂珍遇著闊綽老官。不問纏頭留京卿。流連三日。桂珍傾心籠絡。真是跬步不離京卿。已墮入漩渦。只要他列入金釵。決不靳明珠十斛。他母親聽了毛娘囑的話。算以六千元脫籍。桂珍既嫁了京卿。上海並沒有正室。一班婢僕尊聲太太。桂珍果然改了素行。只購幾部小說消遣。看到施公案裏的黃天霸喜他的雄武。惜他的鹵莽。至於金瓶梅裏的西門慶。覺後禪裏的未央生。不免將信將疑。無從質證。京卿愛桂珍是愛極了。桂珍對著姊妹行。總說京卿文弱過甚。所適非

偶偏是京卿又派了聖路易賽會副監督將桂珍帶赴日本僑寓自己却乘輪赴會看得各國都有建築物也奏請特管中國宮室費銀至四五十萬弄得非殿非宇非衙非廟併自己亦莫能名狀這些陳列的賽品烟具也有刑具也有不是描摹中國的陋俗便是指斥中國的迷信京卿毫不在意只乾沒了賽會的鉅款運到日本同桂珍作個海外寓公廷旨催他覆命回京他總說病體未痊尙須調養不多幾時京卿已一瞑不視桂珍在銀行裏提出鉅款綺袂扶匱從日本重回上海家中苦無聊賴依舊要發劇癮在劇園裏遇著這李春來扮了一齣黃天霸比見施公案上所說的剛健相同斌媚各異應該要心坎上溫存眼皮上供養春來是閱歷情場的角色望見桂珍徐娘未老如此依依便也別賃陽臺互通款曲桂珍初次相暱便覺西門慶未央生世間實有其人從此暮雨朝雲坐無春來不樂春來志得意滿居然鵲巢鳩佔不復顧忌桂珍儘量揮霍兩人儼如伉儷每逢春來演劇桂珍必聯鑲並巒嬌媚同來一到下場已是杳無形影劇園侍役對著黃太太坐位從不敢使人越俎不料遇一粵婦攜兒挈女預爲盤踞侍役再三相懇說是黃太太包定請讓一步那粵婦載指痛詈道什麼黃太太白太太他愛看李春來我也愛看李春來這劇園是公共場所誰先來誰都坐得除非他同李春來自開劇園那纔好限制人不坐呢桂珍來時看見有人佔著已不舒服再聽他這些不尷不尬的話自然惱羞

成怒忙招呼春來臨時請假雙雙回到家中定要自建劇園一泄憤氣春來正中下懷先向某園告退於是購基址打圖樣同某園望衡對宇比他分外裝飾得華麗置備的周到足以弁冕上海春來用個春字桂珍用個桂字名爲春桂茶園春來自唱武生老生是汪笑儂且脚是周鳳林春來既做老板桂珍便是老板娘擇吉開羅果然天天滿坐桂珍同春來招搖過市把睽睽萬目都指爲京卿的報應有人還撰一聯道

珍而藏之休教看碧成朱月府有人思伐桂

來何暮也總算投桃報李風詩何處許懷春

上海是粵人聚會所在桂珍這事雖與廣東全體沒甚相干究竟黃京卿有這官階有這賞產弄得這樣不可收拾並且爲粵人留這污點難怪要羣起而攻便這位某園爭坐的太太他丈夫也從道員做過參贊名叫伍崇煦說起桂珍氣焰真是不可逼視粵人的團體是極鞏固的辦事是極決斷的饒不過朱桂珍纔函稟李春來經過的事實京卿幾個舊友更是義形於色說此番不如使淫伶漏網桂珍聽得消息不妙早經挖通手脚避重就輕適值丁靈芝違判來申與春來有點關係便將春來連帶拘案定他風流罪案只有一部梨園到此星散了春來每次候質都是輕衫團扇神色自若桂珍運動到

不上刑具。不吃囚糧。一切開支。約踰數萬。大衆都議論黃京卿。倅入倅出。剛剛過得幾個月。春來從容釋放。同桂珍。擗擋北上。自然落劇園唱戲。桂珍好在尙有餘蓄。儘可過活。上海這班粵人。只要春來。桂珍離了眼前。憑他姓黃也好。姓李也好。到也不復窮究。桂珍到得北京。知道八大胡同。全是住著南妓。叫做清音小班。內中有幾個手帕交。還可互相來往。那南妓裏最負盛名的是謝紅寶。又叫謝嫻嫻。更叫洪寶寶。絕豔驚才。名滿遐邇。天潢貴胄。無不折節下交。紅寶却對著殷勤得很。慶王的世子。揀二爺。已長到十八九歲。書房是不進了。巴結他的門客。帶他到胡同裏逛逛。看著南妓的身材態度。比北妓俊得許多。什麼窗幔門帘枕囊被套。都來得莊嚴燦爛。不染纖塵。況且北妓滿口腥羶。滿身膨脹。一點沒有風趣。揀二爺本有個北妓舊識。叫做小排三。如今遇到南妓。早已棄之不顧。還記得桐城方爾止。嘲北妓一絕道。

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個事。一回小曲一筒烟。

揀二爺在胡同裏逛久了。纔認得這謝紅寶。紅寶雖是南妓。卻能迎合北人的心理。北人賞識南妓的嫻雅。卻憎嫌南妓的矜貴。北人強。是急色兒。旗門子裏的。尤其見面後。便想落交。偏是南妓灌了迷湯。又斫斧頭。斫了斧頭。又灌迷湯。弄得客人恹恹。恍迷離。依然可望不可即。其實南妓不但喜狎伶人。連

軟棚子裏的居然邀他入幕。只有對待客人守著這看得喫不得的秘訣。千方推脫。百計騰挪。只紅寶獨反其所爲。但能够和酒連場。自有相當的酬報。二爺在邸裏縱然嘗得一樹。都是直挺挺的旗婆子。早經習見。生厭便溜進窰子。抱著窰姐兒。也不過春風一度。各自東西。別得胡同裏來。頑南妓總是印板文章。不肯通融。一點得了這紅寶。格外優待。覺得香溫玉軟。無限纏綿。紅寶注意的是。二爺對待門客。一班人無不使他滿意。二爺稱贊紅寶門客。亦競相附和。從此二爺爲紅寶所縮。行動坐臥均在紅寶妝閣。門客笑謂。二爺屬意紅寶。何不攜了歸邸。紅寶固得所寄託。二爺亦免得往還。若在班子裏。終究有點不便。二爺道。你話何嘗不是。只我纔娶親。便要納妾。恐怕老爺子不允。邸裏費分多禮節。繁紅姑娘防弄不了。我所以不敢說這話。門客道。這又何難。先在外面租個宅子。把紅姑娘住著。慢慢再稟明老爺子。從前振大爺的翠姑娘。不是這樣辦嗎。二爺道。也好。不知道紅姑娘願不願。紅姑娘的母親。要多少銀子呢。門客道。紅姑娘千肯萬肯銀子呢。房屋呢。家具呢。二爺總不要管。只要老爺子上好言一聲。二爺道。這事你們去幹。總要秘密。不要同老一般。惹著風狗亂吠。亂敲。連老爺子都耽不是。門客答應著。是紅寶除了牌子。進了新居。連他母親一齊跟過來。班子裏娘姨大姐也來伺候。二爺二奶奶。二爺在邸裏本來沒有事。慶王忙著賣官鬻爵。收門生。結親家。振大爺

另○有○狐○羣○狗○黨○同○那○班○親○貴○交○結○沒○工○夫○來○管○二○爺○二○奶○年○紀○輕○而○皮○嫩○二○爺○不○歸○號○也○是○有○冤○沒○處○
訴○所○以○這○二○人○雙○樓○華○屋○並○無○外○人○干○預○只○有○胡○同○裏○一○班○狎○客○許○久○不○見○紅○寶○問○起○姊○妹○行○纔○知○嫁○
了○嫂○二○爺○這○個○風○聲○傳○播○出○去○某○酒○樓○又○發○現○題○壁○詩○道○

紅○巾○舊○事○說○洪○楊○慘○戮○中○原○亦○可○傷○一○樣○誤○人○家○國○事○血○腥○新○化○口○脂○香○ 嬌○癡○兒○女○豪○華○客○佳○
話○千○秋○大○可○傳○吹○皺○一○池○春○水○綠○誤○人○多○少○好○因○緣○

壁○上○添○了○這○兩○詩○大○衆○都○說○難○兄○難○弟○聚○在○一○門○有○人○還○將○兒○自○弄○璋○爺○弄○瓦○七○個○字○對○了○兄○會○假○翠○
弟○假○紅○七○個○字○咳○文○章○天○成○妙○手○偶○得○這○十○四○個○字○真○可○采○入○慶○王○的○家○乘○補○入○慶○王○的○實○錄○呢○前○時○
載○振○的○事○還○有○江○御○史○直○言○彈○劾○雖○則○沒○什○麼○效○果○究○竟○使○老○奸○胆○落○乳○臭○心○驚○現○在○風○憲○衙○門○仗○馬○
寒○蟬○使○慶○王○益○無○忌○憚○便○這○一○副○聯○語○兩○首○絕○詩○他○只○當○游○戲○文○章○並○不○十○分○在○意○載○振○又○靠○著○慶○王○
的○力○出○使○一○回○英○國○往○賀○英○皇○加○冕○英○國○竟○將○載○振○排○在○三○十○六○位○同○埃○及○印○度○使○臣○參○錯○先○後○清○廷○
還○怪○英○使○劉○玉○麟○公○文○中○不○將○貴○族○叙○明○至○蹈○此○辱○實○則○載○振○的○歷○史○英○國○豈○有○不○知○第○一○是○為○著○載○
振○曾○納○翠○喜○人○格○喪○失○加○冕○鉅○典○謬○以○振○往○是○為○襄○瀆○第○二○是○為○著○載○振○是○清○室○疏○族○不○以○載○洵○載○濤○
往○無○端○使○振○是○為○輕○忽○第○三○是○為○載○振○僅○有○世○爵○不○占○政○治○上○重○要○位○置○清○不○重○英○英○亦○不○重○清○是○為○

疏。逸。載。振。走。了。一。趟。便。闕。這。種。笑。話。清。廷。還。加。俸。加。銜。帶。挈。載。擻。也。升。一。級。老。慶。記。招。牌。愈。老。生。涯。愈。盛。兩。位。世。子。著。實。能。够。張。羅。諸。皇。族。跟。著。老。慶。起。來。什。麼。善。耆。載。澤。溥。倫。溥。頤。你。也。大。臣。我。也。尙。書。說。是。不。分。滿。漢。卻。爲。安。頓。親。貴。裁。缺。的。漢。人。反。去。署。副。都。統。了。光。緒。尙。在。瀛。臺。說。是。聖。躬。不。豫。老。佛。爺。回。鑾。以。後。每。以。宮。殿。殘。破。器。物。缺。失。不。無。悵。悵。况。且。年。將。七。秩。皇。嗣。全。虛。上。次。擁。立。大。阿。哥。又。釀。成。這。樣。鉅。禍。變。法。呢。立。憲。呢。祇。不。過。順。應。潮。流。也。並。非。老。佛。爺。的。本。意。幾。個。患。難。臣。子。榮。祿。是。歿。了。王。文。韶。是。歸。去。了。眼。前。賸。得。一。后。一。妃。尤。爲。無。趣。每。日。聽。朝。出。去。黨。人。的。消。息。日。逼。日。近。東。也。鬧。變。兵。西。也。擲。炸。彈。刷。新。的。政。策。只。有。一。樣。禁。絕。鴉。片。既。然。通。諭。全。國。照。會。各。國。老。佛。爺。連。進。用。的。福。壽。膏。亦。都。屏。絕。會。有。一。詩。紀。事。道。

益壽佳名錫紫霞香膏製就米囊花一般遺恨湘妃竹應向重泉訴翠華

老佛爺因此益形岑寂幾個宮眷以外這繆供奉依然存在陪著老佛爺談談舊話老佛爺卻叫畫什麼翠華西幸圖共分八幀以作子孫遺念不知繆供奉這樣畫法正是

馬尼車塵傷往事

鴻痕雪印記前因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朱桂珍之淫蕩多財害之也。若黃京卿無財，桂珍固無此舉。卽黃京卿有財，能善儲其財，桂珍亦不至有此舉。乃以鉅款付諸孤嫠，並以孤嫠擲諸惡地，良家婦女猶慮越軌，況桂珍曾懸牌應客者哉。此舉雖桂珍之罪，卻不能專責桂珍。

妓女無情，伶人無義，此恒言也。春來之於桂珍，真耶偽耶，非涎其色，實利其資也。然春來被拘，桂珍於公堂則省視之，於西牢則探望之，始運動其減罪，繼運動其出罪，誰爲妓女無情哉。惜不用之於京卿而用之於春來耳。一歎。

載搜納謝純以振之，納楊作榜，樣難弟難兄，後先輝映，洵可喟已。惟有人劾振而無人劾揆，不及數年，風氣遽變，固由廷臣之趨避，熟亦由老慶之氣餒張也。至寫紅寶處，別用一種筆法，是謂善於變化。

黃京卿之賽會監督，貽笑外人矣。振貝子之加冕專使，更貽笑外人。清國人選一蟹，不如一蟹。登之筆記，播之輿論，不僅外人貽笑也，欲免外人之侮得乎。

第八十三回

試霜毫遠延繆供奉

掠雲鬢小坐李姑娘

第八十三回

試霜毫遠延繆供奉

掠雲鬢小坐李姑娘

第八十三回

試霜毫遠延繆供奉

掠雲鬢小坐李姑娘

一三二

上回說到繆供奉稟承老佛爺要畫這翠華西幸圖。分別擬了八幀稿子。恭候鑒定。老佛爺看了一遍。不禁歸然。便傳旨照畫罷。這繆供奉號叫素筠。本係雲南人氏。曾經隨夫在蜀。只有一個姪兒。中過舉人。供奉因丈夫旅櫬淹滯未返。祇得靠著書畫自給。適值老佛爺徵求書畫婦人入宮供奉。通諭各省督撫將軍保薦。浙江將軍保了個已故漳州府知府富樂賀妻王韶。四川總督便保了繆素筠。王韶雖係旗籍。本屬漢人。畫意詩才。一時傳頌。那素筠於花鳥以外。兼工小楷。尤善撫琴。兩處咨送入都。見了老佛爺。奏對稱旨。深為歎賞。准他們給事左右。概免跪拜。只行一個旗禮。每月給俸二百兩。所有願賜臣僚畫件。概令代筆。王韶的兒子。却是分部員外素筠。也把姪兒捐了中書。在京供職。庚子聯軍北犯。兩宮西狩。王韶避亂南下。素筠却帶了姪婦隨鑾。住在行在西幸的時候。流離顛沛。不但親眼看見。並且親身嘗著。所以這番擬的稿子。真是馬蹯僕蒲。經這水複山重。大有不堪回首的光景。那裏這八幀呢。

第一幀。淀園晨發。

驢車三輛。後隨宮監三五。夾車行。樹林城堞。隱約露旗幟。沿途男女難民。坐

臥不一。

第二幀。貫市宵驚。

黃牆大寺。外現樹林。微露星月。樹旁雜置驢車。村民十餘。捧食器入寺。

第三幘雄關迎輦。關城一角半露堞樓。三駝轎絡繹由上而下。道旁一翎頂官員跪伏。且停一輿。

第四幘下邑停驂。官衙門啟斜蓋楣額。露懷來縣三字。門外停輿一。駝轎三。翎頂官七八。腰刀帕首兵士十餘夾輿立。

第五幘忻州移蹕。中設蹕路。轡駕畧備。兵士數十。擎鎗左右鵠立。一翎頂官員據鞍若有所待。後一旗半展露鹿字。

第六幘潼關渡河。河水中置錦舟三五。兩岸皆半綠秋柳。柳下雜置輿蓋儀仗。舟上立夫役持篙待發。

第七幘崇樓禮牌。青山一抹聳樓一座。車馬蜿蜒繞山徑。如蟻上下。大上小山。山下作秋暮景。

第八幘行殿侍饌。黃牆四匝。中關朱門。翎頂官員從內次第出。役夫舁食器。從側門入門。旁有行裝官員二齋立。

繆供奉定了粉本。漸漸渲染。丹青密縷。細鍼一筆不苟。畫成獻與老佛爺。適值皇后璫妃在側。老佛爺道。繆先生八幘畫不露出我等面目。纔算神妙。不然怕不是一羣難民嗎。我是老了。這便好算得紀念。

繆先生每幀後面都要題篇記。你叫姪兒做罷。你仍寫了精楷。裱好以後。我傳皇后。皇后再傳媳婦兒。不要喫苦。不記苦呢。繆供奉自然遵旨。閒著替老佛爺畫幾幅畫兒。老佛爺同他有說有笑。宮眷們更加喜歡他。和氣他在宮裏。略無拘束。人人認得他。繆先生這年老佛爺籌辦七旬萬壽。外面極情裝點。連這些公使夫人。都約定到海宴堂。恭祝老佛爺。對著繆供奉道。滿洲婦人的大粧。你想見過了。只你漢婦的大粧。連我都未一見。朝珠補服。算不來是大粧。繆供奉道。漢婦大粧。不過鳳冠霞帔。老佛爺道。他們來賀壽。這天你可穿了進來。繆供奉也是一句空話。竟弄到自己身上。到也無可辭謝。只得頂著鳳冠。被著霞帔。束著朝裙。下面又係緋趾。腳輕頭重。連站都站不穩。勉強向老佛爺行禮。老佛爺笑。不可仰。叫他立在廊下。跟著宮眷接客。起初幾個福晉格格。大半廚熟的。不過說繆太太如何這樣。有的說。漢人應該如此。有的說。老佛爺同他頑笑。只有西國婦女。捏捏他的鳳冠。翻翻他的朝裙。只恨不會帶得攝影機。將他留個模樣。繆供奉一日忙下來。真是目昏頭脹。偏有些羨慕他的。說道。天恩高厚。聖眷優崇。這不是事。非經過不知難嗎。老佛爺朝賀地方。大都改了裝飾。用著什麼電燈。電扇。及留聲機。只是演劇以外。又添出雜劇。秧歌。記得有人分詠道。

薄霧籠烟月未升。頤和殿角隱層層。內官走馬開金鑰。萬盞齊明電氣燈。

此指電燈也。頤和園

自迴鑾後重加脩葺萬蓋齊明照耀遠近誠鉅觀矣。

暨潤杭州便面嬌內宮舒捲嫩涼招殿頭電氣雖清暑適手終輸五葉雕。此指電扇也宮中殿

上多置電氣扇然初夏仍用豐杭摺扇有六十骨百廿骨者盛夏用雕翎扇以五葉者最貴。

笙歌初罷畫簾沈百戲紛陳闌蕙心新製留聲機匣妙花前不按八音琴。此指留聲機也宮中

先市八音琴此機一出琴聲渺然。

西狩歸來奏管絃笙歌不減太平年梨園供奉均三品但恨無過小叫天。此指演劇也小叫天

名譚鑫培第一有寵爲內廷供奉此外伶人賞三品者極夥。

雜劇紛陳總濫觴十番鼓急似奔瀧秧歌獨博慈顏喜疊就新聲字字雙。此指雜劇秧歌也秧

歌本淫聲詞尤鄙俚孝欽旋蹕祇求媚外太監李蓮英以此進御勳賞千金風靡一時游手閒

民始入宮禁。

萬壽演劇這盛典婦女入座聽戲照例祇有王公福晉夫人格格等不知怎樣夾入個漢粧女子左顧右盼頗爲驕倨大眾叫他李大姑娘說是總管李蓮英的妹子論這李蓮英在內當差爲時已經長久有人說他曾爲皮匠有人說他私販硝磺所以叫做皮硝李總之河間府例出太監太監有什麼好人

蓮英機警辯給老佛爺非常寵愛先在梳頭房伺候蓮英將滿俗父子髻翻成新樣平分兩把後垂燕尾較昔增高寸許老佛爺賞識得很滿婦便爭相摹仿後來蓮英升做總管老佛爺的風鬟雲鬢便委託妹子進宮梳掠李妹的來意名雖爲著梳頭卻想乘閒得幸光緒學那李延年的故事那知光緒比不得咸豐同治溺情聲色對著李妹異常疏淡李妹見不是路只好掉轉來巴結老佛爺老佛爺因兄及妹有時還叫他在旁侍饈舊例后妃都不賞坐却叫李妹小杌側坐說你等是滿粧不坐無妨他是漢粧織足不耐久站因之宮人都稱他李大姑娘大姑娘除却老佛爺外連皇后瑾妃都不在眼宮眷是人人側目只是奈何他不得老佛爺的妹子醇王福晉係光緒的生母有時入宮來探望阿姊遵著國禮祇能站了回話大姑娘反有坐位因之連朝賀大典無不託疾此番聞得有大姑娘在座他也不屑同列只說病還未愈經不得老佛爺派內監再三催促總算勉強上輦行禮以後望著大姑娘濃粧豔抹同福晉夫人格格混在一起依然叩頭避席過回醇邸向醇王備述一切並道我朝祖制禁止漢粧婦女入宮近來有這書畫供奉繆素筠已經破格然卻能循分供職年紀也老了現在弄出這李大姑娘不妃不主算是什麼東西大衆不聽見諫阻一聲究是何故蓮英雖叫總管一樣是個奴才他妹子仗著老佛爺瞧人不起將來不知縱容到何等地步呢醇王道這等事你也不必介意只要皇帝不

爲所愚。三五年後總要續嫁。無品級婦人如何好准入宮。比不得大姑娘時候了。福晉只權且忍耐。大姑娘在宮裏陪著老佛爺做兩件事。一椿是擲骰。一椿是唱曲。從前乾隆時代曾取仙傳人物繪爲羣仙慶壽圖。用六骰比較勝負。老佛爺晚年重加修訂。稱爲八仙過海。后妃宮眷圍坐取樂。大姑娘無不入局。老佛爺以勝爲喜。大衆自然趨奉。他只是后妃宮眷各有各事。全仗大姑娘終日追隨。到老佛爺興倦。大姑娘還能曼聲度曲。取悅慈意。這卻都是南方小曲。無非佳人才子非常媒媪。老佛爺殊爲娛樂。這大姑娘果然一步走不開。一刻離不得。老佛爺還扮了觀音的服裝。叫蓮英扮著善才。大姑娘扮作龍女。分列兩旁。合攝大影。置諸寢殿。曾有人詠以詩道。

垂簾餘暇參禪寂。妙相莊嚴入畫圖。一自善財承異寵。都將老佛當嵩呼。

大姑娘受了這樣恩眷。他還放不過光緒暗中請求。老佛爺叫他密諭光緒。納爲貴人。將來再晉封號。光緒既惡蓮英的專恣。又惡大姑娘的猥薄。想起珍妃無罪墮井。益增傷感。只回奏祖制不許恐遭廷議。大姑娘一計不成。再用一計。要想老佛爺寄他爲女。賞個封號。可以指配王公。雖比不得榮壽的尊貴。究竟不至下儕。廝養老佛爺問過皇后。皇后也說大姑娘不是宗室。未便破例。大姑娘從此深恨光緒。帝后只在老佛爺前十分譏謔。弄得母子姑媳時有間言。蓮英幫著妹子。不免附和。老佛爺不滿光緒。

對之更形落寞况且新年朝賀外賓紛至舊殿多嫌湫隘便命工部在舊址籌築工部仰承意旨參用西式裝成模型呈閱偏是不愜老佛爺的意只得重行修改第二次纔算鑒定大興土木刻日告成殿中祗御座仍照舊制其餘陳設盡從歐洲俗尚以資便利賜名叫海晏堂這海晏堂與瀛臺密邇三海中實別開生面海寧王國維頤和園詞中道

國事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開關下澤車郵亭倉猝蕪蕪粥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皇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重開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煩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

這是叙明各國媾和使臣脩好莫說峨冠博帶短服勁裝這些外賓自有翻譯官員從容承值那婷婷嬋嬋花枝招展一班公使參贊夫人應該有個閨閣的舌人傳宣德意又要流利又要大方實在頗難其選恰好裕朗西差竣回京他這位公使夫人夤緣蓮英兩兄妹叫他在老佛爺面前保薦二女老佛爺果然召見公使夫人是按品大妝兩個女兒却都是西妝夫人本來是交際家自然工於應對兩女

綉冠。穀。帔。雙。鳥。翬。然。兼。之。眉。畫。春。山。眼。凝。秋。水。瓠。犀。淺。露。益。顯。出。態。度。輕。盈。老。佛。爺。著。實。喜。歡。說。我。們。旗。人。中。有。這。兩。朶。姊。妹。花。可。云。難。得。問。過。名。字。一。叫。德。菱。一。叫。龍。菱。說。在。宮。中。練。習。禮。節。作。爲。宮。眷。公。使。夫。人。謝。恩。退。出。從。此。德。菱。龍。菱。便。在。宮。中。侍。奉。老。佛。爺。了。正。是。

喜貴鸞章書五色

新調鸚語樹雙聲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繆供奉老婦也李姑娘少女也孝欽於繆供奉則玩之於李姑娘則愛之同一漢人同一纖趾何於繆供奉則令其鳳冠霞帔豔立台階於李姑娘則侍饌賜坐談話賜坐如是體恤哉故其遇繆不如遇李

先有八幘畫何等悲慘後有五首詩何等富麗然八幘畫可以留作紀念似已而宮殿黜綴窮奢極欲豈尙知西幸之苦哉孝欽前後如出兩人爲之太息

漢粧婦女不准入宮醇邸福晉知之光緒亦知之福晉怒繆而苛李惡其賤也更惡其驕也不意李姑娘不爲孝欽之媳欲爲孝欽之女至兩策不成集怨帝后蠶蠶之毒可畏實甚恨不聲祖制以逐李姑娘且以責孝欽

第八十三回

試霜毫遠延繆供奉

掠雲鬢小坐李姑娘

一四〇

大姑娘能梳髻。能擲骰。能唱曲。非惟清客。直是侍婢。然賜坐。賜聽戲。賜合攝影。王公瀟晉夫人所
不可得者。而大姑娘得之。無怪后妃畏宮眷。妬也。醇王曰。祇要皇帝不受愚。我服醇王之識。我尤
高光緒之品。

2
66-57026

2

558026



清代三百年
豔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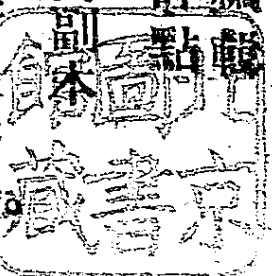
清代三百年豔史

吳興費隻園編
杭州許月旦評點

第八十四回

尊疊雅叙蠻語解新音

縑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上回說到德菱龍菱入宮伺候老佛爺。這兩個跟著他母親學了外國語言文字。又跟了父親出使實地練習交際。茶會。跳舞會。都是十分嫻熟。只是他倆已經皈依過基督教。又都御的西裝。到了宮裏。似乎有點不便。老佛爺賞他幾襲旗袍。幾雙旗履。他祇得遵旨更換好在德菱圓姿替月臉暈羞霞。無論西裝旗裝總覺清麗芊綿別饒丰致。龍菱年紀小一點。豐肌柔骨。舉步姍姍。這對解語花。真有我見猶憐的感想。光緒本來很聰明的。看見外交文牘。都要仗著繙譯。未免有點不自在。如今德菱留在宮裏。不妨叫他從容教授。或者可一知半解。德菱也樂於從事。每日以一小時為限。惟光緒發音不甚清晰。什麼讀短篇故事呢。默書呢。都能設井井有條。並且英文書法異常秀麗。臨摹古體同裝飾品用的英字。更顯得整齊佳妙。德菱自歎不及。老佛爺高興起來。也想學習。料定進步非常迅捷。誰知纔授兩課。便戛然中止。德菱也無從相強。只是預備宴飲使館各夫人的禮節。地點固然在海宴堂。什麼時候觀見。什麼時候入座。什麼時候散席。總共來的有幾國。每國有幾位。均須開單排定。外務部接到使館

照會訂定日期。老佛爺御著福壽黃袍高鬢厚烏用貌。鍾雉扇擁護出來。升了寶座。外面領袖公使夫人帶著一羣夫人姑娘。從台階轉上納陛。深紅淺碧。非麝非蘭。排齊了朝上鞠躬。老佛爺慈顏有喜。領袖公使夫人展開一紙頌詞。噯哩咕嚕讀著。老佛爺親手接受。座旁兩個旗裝少女走過來念了答詞。一面說。敝國大皇帝問皇太后皇帝好。一面說。予問貴國大皇帝好。各夫人姑娘再兩鞠躬。纔傳旨分別入席。老佛爺親自周旋一過。德菱龍菱代了主位。尊嚴錯雜。刀匕駢羅。膾鳳魚龍。說不盡天家富貴。各夫人姑娘看這德菱龍菱活潑周到。問他會否出洋。他便說明是前法使裕庚的女兒。座中著實欽敬。這領袖公使夫人還想到宮中游覽一過。德菱奏明老佛爺親自引導。一路獸舍金鎖。螭繞玉階。最後到了老佛爺寢宮。覺得異馥奇芬。刺人鼻觀。望見老佛爺臥榻。却從氈上置褥。均用黃緞。褥上被單。則以雲龍爲繡飾。被單上積被。凡六有月白的。有棗紅的。有淡紅的。有青的。綠的。紫的。此外平列繡枕。蟲魚花鳥。備極燦爛。牀上懸白色繡花縐帳。尺縐寸錦。薄襯輕縷。各夫人姑娘如入閨苑仙宮。無不嘖嘖稱羨。德菱又繙成英語。逐一指點。老佛爺還取出幾種古玩。算是贈品。各夫人姑娘經此一番優待。知道老佛爺有意脩好。還有德菱等能駁通譯。得暇也常來燕見。老佛爺著實感激德菱。想把他指婚。醇親王載灃。偏是德菱再三辭謝。老佛爺只索罷休。原來德菱係皈依的人。依著教規。結婚時要向牧

師宣誓便嫁著一教外的人也須這樣辦理。德菱在老佛爺面前瞞過飯教却不能再遷就婚事。況且德菱是海外鯨鵬天邊鴻鶴一到醇王府裏做了福晉怕不是狡鸞囚鳳永失自由嗎。當時會有人作詩道。

蓮花爲貌玉爲膚。能讀旁行異國書。長信恩深甘薄命。茂陵不聘女相如。

老佛爺爲著德菱不肯允婚。私下問過龍菱。龍菱羞羞澀澀也說不出所以然。傳旨特召裕夫人進見。將指婚大意告訴一遍。還說醇王的老福晉同我姊妹將來遺嫁。仍舊好在我宮中辦事。況且醇王同皇帝是弟兄。我並不算辱沒他。裕夫人道。老佛爺天高地厚的恩典。德菱怕不知感激。只是德菱十三歲時候。裕庚已把他字人德菱。女孩兒家。奏不出口。纔敢違旨。這句話四面圓到。不道老佛爺定要問夫家何姓。新郎幾歲。裕夫人敷衍一下子。老佛爺也有點乖覺。漸漸將德菱疏遠了。德菱伺候了一場。若不撈點油水。未免入寶山空手回呢。所以鑽頭覓縫。想弄筆大宗外。快飄然遠行。反是龍菱勸他不要頑。這種把戲。帶累父親。德菱道。我一不偷竊物件。二不賄賂官爵。有什麼帶累呢。我八千一萬。還是不夠。碰著機會。撈他十萬八萬。要一點不著痕迹的。龍菱笑道。你有這能耐嗎。你想出去。我也住得怪膩了。德菱道。不遠了。等著罷。恰好俄國的公使夫人。又來謁見老佛爺。彼此談起畫家。老佛爺道。從前

有個畫師艾啟蒙把乾隆佛爺繪香山九老圖能够鬚眉畢肖現在貴國怕沒有這畫手了攝影是極象的覺得不如畫的雅致便叫德菱搬出幾種觀音裝漁家裝來把夫人看夫人道攝影不過留個紀念若說御容自然畫的尊貴我卻有個女友遊歷貴國他在敝國是很有畫名的我替老佛爺叫他來他決不至推辭好嗎老佛爺還在躊躇德菱一想生意到了繙了清語向老佛爺道這是夫人的雅意老佛爺應該答應他老佛爺點了點頭他又繙了英語向夫人道老佛爺請你趕緊邀來仍在海晏堂賜晏夫人歡喜得很說他在天津我打電報去罷三日後我帶他來觀見德菱又同夫人談了幾句連畫師的姓名畫象的價目都已採聽清楚這畫師名叫克姑娘曾經到過各國替各國帝后夫人卻畫得不少此番僑寓中國頗想尋幾個偉大人物摹繪一過可以增長聲價老佛爺有這畫象的意思夫人想著老佛爺是中國第一貴婦人若能够將他的慈容留個副本寄到本國博物院裏去何等堂皇冠冕便克姑娘亦顯出藝術的優美所以纔肯保薦那筆資的多寡厚薄却也並不計較德菱早想於中取利同夫人商定了二萬元夫人極爲滿意果然隔了三日帶著克姑娘來見克姑娘年近三十尙是處女金黃的頭髮碧綠的眼睛緋色上衣碧色長裙黃色的高跟鞋舉止安雅態度活潑見了老佛爺當然是三鞠躬傳語叫德菱慰勞一番問他一象幾時可成一曰有幾時可畫畫地何所畫價若

千克姑娘道。畫象是要對坐的。老佛爺政務煩勞。沒有閒暇。高年又不能久耐。我看每日只好一小時。三個月可以完工。畫象的地方。一要寬大。二要響亮。將來由我自擇一所罷。畫價不必說起。自應報效。德菱譯奏老佛爺。只把畫價定了十萬元。老佛爺叫德菱領他進宮去覓一間畫室。約定三日後入宮。試畫。以九時至十時。備與迎送。畫室裏面的器具顏料。一律替他置備。老佛爺御殿下來。便在畫室裏小坐。吳綱齋學士清宮詞裏一首道。

朱丹繡扇大秦妝。鯁壑人來海晏堂。高坐璇宮親賜讌。寫真更召克姑娘。

老佛爺坐了幾日。將眉目鬢髮。鈎勒得有點模範。便覺有點不自在。一爲克姑娘言語不通。總須德菱譯過。終嫌有些隔膜。二爲克姑娘畫的時候。定要老佛爺斂容端坐。不許自由舒展。又嫌有點拘束。便道。險蛋兒有了。衣服裝束。可以叫人替代的。便發出許多攝影。叫克姑娘參考。仍叫德菱陪著。好描寫各種姿勢。畫室裏面。鬧鐘。風琴。咖啡。茶。香檳。酒。無一不具。德菱同克姑娘畫餘無事。以此爲樂。有人詠以詩道。

珍珠爲帳褥。芙蓉歌舞初。停便放。慵夢覺。每疑猶作樂。八音新式鬧時鐘。此指鬧鐘也。西洋鐘。新式置八音於機內。將報時則八音先鳴。多至二調者。宮中各處恒置之。名曰鬧鐘。

第八十四回 尊雅叙蠻語解新音 縑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六

玉樓宴罷醉花陰。偏得君王寵愛深。拋却管絃學西樂。御前乞坐打風琴。此指風琴也。風琴爲

西樂具。必坐而按之。宮中亦盛行焉。

龍團鳳餅鬪芳菲。底事春茶進御稀。纔罷經筵紓宿食。機鑿小火煮咖啡。此指咖啡茶也。咖啡

泰西茶品之一。西人恒於饌後服之。性芳溫。健脾行氣。分消食積。

邇來佳釀進西歐。品第醇濃酒庫收。最怕香檳氣。升列預持金鑰試金頭。此指香檳酒也。宮中

飲宴多重洋酒。香檳最佳。有金頭銀頭之分。氣極香冽。開時不慎。則酒盡上冲。淋漓滿地矣。必

先用小錐錐瓶以洩氣。

德菱同克姑娘盤桓了三個月。全象渲染均已竣工。克姑娘還照著原稿。留了副本。以便寄回本國。這
畫象莊嚴璀璨。奕奕有神。在那蒼老的中間。還帶幾分斌媚。老佛爺頗爲欣悅。賞了一席宴。發出內帑
十萬元。作爲潤筆。德菱扣出了八萬。將二萬交公使夫人轉致。以符前議。克姑娘已喜出望外。那知道
居間乾沒這樣許多。老佛爺也不料德菱弄這玄虛。以爲外人酬勞。應該豐厚。克姑娘將副本畫好。上
面題著清國第一貴婦人慈禧皇太后肖像。十四個英文。同了德菱謝過老佛爺。德菱總道此事已告
結束。不至再留破綻。只在龍菱前露了點風。龍菱只佩服阿姊手段好也。料不到惹起後患。德菱將八

萬元交與母親儲蓄。裕夫人却著急得很，怕老佛爺聞訊，追究真是弄出彌天大禍，但已勢成騎虎，只索聽其自然。德菱自從得此鉅金，在老佛爺面前沒有往時的傾心巴結，只爲克姑娘有說有笑，確是良好伴侶。老佛爺又古板，又規矩，后妃宮眷，尤其乾燥無味，始而懈怠，繼而便變爲懶惰。老佛爺何等機警，知道他身留心去，何苦把不羈的馬牢牢縛住？決計再召裕夫人，說德菱年已長成，未便久居宮內。既經受聘，應予畢姻，仍令帶回，並賞洋千元，算是兩年繙繹的俸給。龍菱著在宮眷上當差，裕夫人仰承懿旨，也猜不出什麼緣由。德菱出了清宮，認識一班使館裏的夫人姑娘，依舊回復洋裝，儘這八萬元揮霍不上一兩個月。連龍菱准牠告假了，裕夫人探聽大槩，這八萬元賺頭竟被老佛爺覺察，只爲關係外交體面不好，聲張借個名將他遣去，然後再遣妹子公使夫人，亦有所聞，都說德菱詐欺取財，喪失人格，不復同他交往。裕夫人北京站不住，率同德菱、龍菱再到上海。德菱還著部清宮二年記，表演老佛爺的起居，同服御性情，同言語，以及后妃的儀注，宮眷的職司，無不詳晰。連克姑娘畫象一併附載在內，只瞞過了這八萬元的醜史。德菱到得上海，還有什麼顧忌？交游徵逐，恣情跳舞，仗著綺年玉貌，連泰西的富商鉅賈都拜倒石榴裙下。裕夫人也是個中能手，歡場馳騁，是由女兒做個幌子，忽忽近二十載，大衆總說德菱訂婚歐美，不復過歸詎意，年來電影中竟呈色相，將那些開天遺事。

第八十四回

尊靈雅叙蠻語解新音

縑素分貽慈容留副本 八

明○明○白○白○的○現○身○說○法○你○道○可○憐○不○可○憐○呢○裕○夫○人○是○不○在○久○了○他○的○阿○哥○助○齡○舉○齡○都○算○候○補○道○舉○齡○在○鄂○固○然○鬧○得○一○塌○糊○塗○便○是○助○齡○分○發○江○蘇○江○蘇○官○場○裏○面○也○認○做○旗○門○子○裏○的○敗○類○有○幾○句○口○訣○道○助○齡○助○齡○有○氣○不○掙○榕○與○榕○興○有○冤○不○伸○榕○興○也○是○旗○人○會○在○江○蘇○候○補○知○府○死○於○鎮○江○荷○花○池○稽○舍○的○外○面○沸○沸○揚○揚○都○說○榕○興○的○死○有○點○不○實○不○盡○無○奈○長○官○馬○馬○虎○虎○過○去○也○沒○人○出○來○說○話○這○榕○興○究○竟○如○何○死○法○呢○正○是

回○首○已○達○同○穴○誓 傷○心○誰○弔○覆○盆○冤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海晏堂賜宴是孝欽盛典二菱通譯不無微勞然因賜宴而遊宮因遊宮而畫象到一處描摹一處遇一事點綴一事使孝欽暢然滿意孰非二菱爲之哉惜二菱受眷不終致淪海上讀清宮二
年記曷勝感慨

德菱之萌退志始於指婚而成於漁利蓋懼孝欽之強訂婚約而尤懼孝欽之追償畫值也孝欽以欣悅招之來決不以恚怒遣之去全其體面保其名譽俸給千金不豐不吝智哉孝欽慈哉孝欽

公使夫人好名耳。克姑娘亦好名耳。惟其好名，故不計利。然一畫象而得二萬元，利亦厚矣。德菱對於外人用英語，對於孝欽用滿語，使內監宮婢不能得其間隙。此八萬元所由獲也。然其心亦苦矣。

第八十五回

妻斃夫謀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上回說到榕興身斃權舍尸首是七竅流血，舌胎紫黑，醫生用銀鉞探喉，發現綠色，這生前中毒確無疑義了。但榕興是堂堂太守，得了這樣優差，況且兵部尙書鐵良的姪女婿，勢尊權重，那一個敢來謀害他？不道榕興這個夫人本來仗著阿伯的體面，將榕興十分輕視，榕興因為閨房裏面沒有什麼樂趣，便在蘇州納了個妾，異常寵愛。同夫人便從此隔絕。那夫人是有機心的，料定與榕興爭執反落了，撚酸吃醋的惡名，丈夫可以討小老婆，我也何妨物色男妾？可惜這夫人年紀已是二十九歲，偏塗得面如重棗，畫得眉若臥蠶，一副破竹的喉嚨，帶著一樑木強的身段，又開棕攔樹兩枝，旗鬚踏倒，綽板皮一雙，旗鞋三五年來，畢竟沒人賞識他，卻還亘著一點思想，似乎我是尙書府裏的小姐，知府家裏的太太，應該揀選個年輕貌俊的作伴，纔能對得住自己。所以彼此觀望，弄得彼此蹉跎。那時榕興還

第八十五回

妻斃夫謀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九

第八十五回

妻斃謀夫全仗尙書勞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〇

沒有委差江蘇候補官車載斗量那一個來希罕你後來得了荷花池釐捐在灑江北岸派設局所將夫人帶一兒子安插局裏另外租了小公館住著如夫人榕興素來不進夫人的房如此兩處分開並好不見夫人的面每日到局裏辦過公事便帶著如夫人往來金焦瀏覽風景夫人因此更不自在局裏閒著無事帶了小兒子也出來玩玩局裏有個寫聯票的小司事姓周的大衆叫他小無錫他同小兒子最要好滿嘴的少爺少爺買點糖果騙騙他有時又到榕夫人面前周旋周旋小兒子只有四五歲早上起來便要小無錫抱小無錫穿房入戶脩飾得又著實乾淨榕夫人久作涸鮒得這升斗的水便覺游泳自如小無錫是黃鶯棲在枯樹上明知不是佳偶借此可以捏一點權撈幾個錢起初不過借著抱小兒子偶然相聚漸漸弄得自朝至暮自暮至朝局裏不見小無錫連聯票都沒工夫寫了大衆看他衣服漂漂亮亮許多銀錢闊綽了許多羨慕的羨慕妬忌的妬忌也有幾個去獻殷勤的榕夫人注意的只有小無錫大衆卻暗暗的通知榕興叫他設法驅逐榕興怕不乖覺只是礙著尙書面上不好宣播並且這個差使還靠著尙書的八行倘然得罪了夫人不免要得罪尙書不但釐局撤去連這功名也難保全所以揉揉肚皮納納氣裝做不聞不見私下告訴如夫人如夫人也絮絮勸道你譬如他已死了他在陰間你也能夠管他嗎他自己犯賤小姐太太做厭了當了身體把人躓躓與你什麼

相干你犯不著爲他生氣。榕興終究難爲情。進局去便疑心有人指戳。見了這情敵。愈加火冒。因之慢慢的成了癩疾。醫家下些蘇散的藥。也是無濟。每日吸著幾筒鴉片烟。不免比前疏懶。不常到局。到是夫人爲著六月廿四日。要將小兒子過繼。把小無錫在局裏開筵受賀。來叫榕興去做主人。榕興回答不出話。只覺得越弄越醜。越鬧越糟。將來如何收拾。夫人看得不是路。嫻嫻的去了。廿四這日。局裏自然熱鬧得很。榕興病勢已經沈重。夫人急忙趕來。竭力慰問。稱藥量水。殷勤得狠。如夫人看他頓改常度。到也加意防著他。趁著薄暮時候。捧著一碗粥。遞與榕興。免不過意思。喝了幾口。睡下。他說天晚。要回明早再來。誰知挨到黃昏。榕興便大呼腹痛。如夫人按摩揉擦。一面去接醫生。醫生尙未到。來早已嗚呼哀哉。醫生認定中毒。如夫人也知道他預弄玄虛。差人前去報知。他却手弄風琴。毫無悲感。不得已帶著兒子進門。只扭著如夫人。質問丈夫如何死法。如夫人據實告訴他。較定是如夫人謀害。定要報縣檢驗。替丈夫伸冤。如夫人有口難辯。只是撫尸痛哭。叫他顯出靈感來。鄰里看這情形。也說非經官判斷不可。僕媪更不敢多嘴。從上午鬧到傍晚。還不解決。局裏的會計張先生。匆匆奔到。說怎麼大人還不殮呢。榕夫人說要報官。張先生道不要。饒饒二太太了。現有小無錫供狀爲證。太太且看來。榕夫人非常一嚇。展開供狀。看道。

第八十五回

妻變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一

具供狀周鳳魁綽號小無錫在榕大人釐局裏充當司事。因司小少爺同我略好。常到上房去探望。榕大人不在局裏住。太太便留我在上房裏。我不合同太太發生曖昧。太太將小少爺過繼。把我。要跟我做人家。把我捐知府。又叫我買藥給他毒死榕大人。埋在二太太身上。可以一網打盡。沒人追究。我又不合依他辦理。今被你們朋友痛打。我也知悔了。所具供狀是實。

榕夫人看完了。想要撕毀。如夫人早夾手奪得。問著張先生道。你們這樣知道小無錫呢。張先生道。小無錫得著榕大人消息。便想逃至南岸。我看他舉動詭異。帶了幾個局員局差。追躡前去。擒住了。飽以老拳。叫他親筆寫這供狀。現在還是報官呢。還是入殮呢。如夫人定要把榕與伸冤。大眾做好做歹。說律例上要本夫纔可告發姦夫。謀殺也沒證據。還是安排棺槨衣衾要緊。榕夫人這時也說不話。聽這如夫人洗滌血汗。視含視斂。張先生又去算清交代。將存餘銀兩。交給如夫人。預備扶柩回旗。上游的長官知道榕與這齣戲。恐怕鬧得太大。累著鐵尙書。攢湊了大宗賄敬。叫如夫人領了榕與的兒子。乘了輪船。帶著靈柩北上。榕夫人去與不去聽其自然。榕夫人逗留鎮江。尋著了小無錫。商量遠走高飛。捐了一個候補縣丞。一直逃到雲南。鑽了總督第一紅人老興的路子。補了實缺。過班知縣。榕夫人依舊是太太。不過知府降做知縣罷了。這老興也是旗人名。叫興祿。原是總督帳下的走卒。不知怎樣。

忽然洋務局、電報局、機器局、警務處、善後局、總辦會辦、連綿不斷、有時觸了總督的怨、自有五少大人出來幫忙。一班文武官僚、要想五少大人說話的、都也通過興祿這根綫。五少大人叫他老興、大眾也是老興、老興、雲南官場裏、說老興送了五少大人一隻金面盆、收進的不止十隻了。但是五少大人只相信老興、憑你這樣整千累萬的送進去、總比不來老興的優美。五少大人當然自總督的兒子了。那知不是男的、到是女的。總督是世家子弟出身、得著門蔭、升到這官、衙門裏姬妾成行、子女亦何止十數、最得寵的生了這五少大人、偏偏是個女兒、從小不替他鉗耳、裹足、穿著長袍、短褂、迷離撲朔、夾在男子隊裏、讀書、連自己忘記女身也到教坊中去尋花問柳、大眾都叫他五少大人。總督的屬員、竭力仰攀、總不放在五少大人心上、撞著興祿、異想天開、叫精工製成金面盆、鑿花嵌寶、四圍珠鑽、燦爛奪目。五少大人看得奇妙、連贊興祿聰敏、得很、能够辦事、便一一告訴了父親。總督傳見興祿、獎勵了幾句。接二連三的優差、興祿自然孝敬五少大人。另外一份送與五少大人的生母姨太太、姨太太用了興祿的錢、也在總督面前說好話、因之興祿保的人薦的事、真比藩臬兩司還靈。五少大人終日在湧月亭聽瀑樓盤桓游宴、却有興祿替他布置雲南的風景、第一算是昆明池、上面接著青草湖、蒲葦長、青川禽翔、集賞心悅目、一覽無餘。五少大人一班知交、不是藩臬的少君、便是臬司的貴介、夾著些幫

第八十五回

妻斃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四

間篋片調絲品竹賭酒徵歌大衆因爲五少大人一不見他小洩二不見他袒裼音低眉蹙不似男人暗中叫妓女秘密偷覷依然尋不出破綻無意中勦他留宿他亦慨然允諾上牀後只是駒駒熟睡妓女乘機試探果然雪泥鴻爪痕迹顯然五少大人叫妓女不要聲張每月約定包銀若干算是他的狎客妓女貪圖厚利只得代爲遮瞞只是五少大人的母親看得他在外招搖終究不是了局同總督一度商議要把他從速擇婿卻又不便使他知道總督想個法子將他同淘的朋友一律束邀到署飲酒賦詩不料諸君都半是沒字碑有一兩個會動筆的支嫩俚俗做來既不象詩又不象詞只有一個方觀察方昶的兄弟方旭較爲合拍他做的四首滇南竹枝詞道

綠陰成幄雜花香燕燕鶯鶯底事忙何處園林堪領略有人笑指水雲鄉

水雲鄉在西湖係明

黔國公沐晟別墅

春風吹上聚仙山酒榭詩瓢幾往還欲訪鴛鴦池畔路蓮花卅六水迴環

鴛鴦池在昆明縣西

二十里聚仙山下

鼻障屏巖入畫圖丹霞參錯紫雲腴月明崖上觀飛瀑散入波心萬顆珠

寶珠山在昆明縣西

二十里上有瀑布

不須往事問青蛉。持節人來幾度經。金馬碧雞偏恍惚。空教笑我指山靈。金馬山在昆明縣東。

二十五里碧雞山。在昆明縣西南三十里。後漢書郡國志屬越嶲郡青蛉縣。

總督頗爲歎賞。便託逸東道雲南府向方道議姻。這方旭却是方道的庶弟。生母早故。子然一身。難得總署垂青。豈敢違拗。怕得娶了弟婦。又要多一種開支。便道舍弟少孤。無人教導。兄弟又爲事冗。無暇及此。難得大人刮目。情願送入督衙侍教。道府據實復命。總督亦以爲然。大致有點眉目。纔向五少大人說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你這裝束是你母暫娛目前的。如今你年已不小。未便放蕩在外。你也好改初服了。我要替你擇配。是那方家的孩子。你中意不中意。不妨明說。他母親在旁也剴切勸導一番。五少大人道。爹爹的嚴訓。卻是不錯。只女兒在外面久了。改了裝。不是被人恥笑嗎。總督道。你明朝放個風。說要回南邊原籍。讓他們替你作餞。你改裝以後。說是南邊來的六小姐。一點不露行徑。你照我辦罷。五少大人同方旭。本是要好的。經此一番作合。正中下懷。果然如法泡製。再叫道府通知方道。准用贅姻儀式。方道替兄弟備點衣服。還看著總督的面子。總督衙門裏懸堂結綵。音觴宴客。新姑爺方旭坐了首席。連方昶也來會親。文武同僚紛紛晉省致賀。新姑爺是門開錦繡室。敞琳瑯。一百一十二個字。居然做了東牀嬌客。等到酒闌人散。送入洞房。看這新人好像是五少大人俯視到裙下。雙鉤極。

第八十五回

妻斃謀夫全仗尙書勢

女裝男扮也冒大人名

一六

爲瘦削總疑是兄妹相似到得園窮匕見依然如雪雙跌五少大人並不少諱述明來蹤去迹叫他弗告舊友又勸他無須徵逐還是在衙門裏讀書預備將來應試方旭從此錦衣美食伴著嬌妻日間無事每往方道處走走方道已奉特旨補授了江蘇蘇松太兵備道將要挈眷赴任方旭自然留在雲南方道雖則是實缺人員過班的一個邊省候補人員爲什麼能够補到海疆要缺內中卻有一根綫索正是

由來地勢趨鯤壑

難得天恩賜豸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榕與取死之道有二始則棄妻寵妾繼則畏妻縱淫致令膽愈大勢愈張姦其婦寄其子毒其夫誣其妾設非有先發制人者取得供狀竊恐姦夫淫婦不傾榕太守之家不止也榕雖昧昧於生前而察察於身後異哉

鐵良身爲尙書何致庇姪女姦謀事奈何榕興爲著功名怕尙書見怪各官爲著體面又怕尙書見怪其實尙書並未知道徒使若輩漏網而已作者歸咎尙書不說尙書之庇奸蓋說尙書之潛勢

女扮男妝。駭人聞見。而父縱之。母縱之。賄賂囑託。聲色交遊。幾至無惡不作。此豈五少大人之過哉。官場之積習使然也。然猶能甘心雌伏。宜室宜家。尚有一分覺悟。一分懊悔。故總督名譽亦不至因之決裂。可謂微幸。

獻一金面盆。而所獲十倍。非祿興始願也。一金面盆。益以珠鑽。數萬金足矣。五少大人。究竟是年輕人。以其新奇而樂。非爲其貴重而樂。故能一本十利。若北京某邸某府。數萬金奚足一顧耶。吾歎祿興之巧。吾尤歎祿興遇五少大人之巧。

第八十六回

車來賄遷起居驚八座

人亡物在書幣豔千金

上回說到方觀察方旭。簡放江蘇蘇松太道。這道臺衙門。駐紮上海。兼督江海大關。正是梯航畢集。琛寶借來的一個衝繁疲難要缺。雜項進款。每月總在十萬以上。方旭號叫曉滄。有人認識他的說。數年以前。還在上海城門口。當保甲差使。不意連捐帶保。居然實授監司大員。內中却有一條線索。能够邀著老佛爺的特賞。還得著忠君愛國四個字。考語原來曉滄籍隸湖南。幼年並不會讀過書。只做點販布的買賣。聽見有個親戚。跟著同鄉趙知縣。在南京辦麼什善後局的會計。他帶著一車布沿途求售。

趕到南京他親戚收留了他向趙知縣再三說項總算答應他幫幫親戚每月只有五六塊錢等到他親戚還鄉趙知縣說他純謹老成叫他暫主會計也是他福至心靈居然辦得井井有條趙知縣愈加器重後來調任銅山也是曉滄同往銅山是個腴缺手頭積蓄幾個錢便動了由幕而官的念頭報捐小小縣丞指分在江蘇候補纔派到上海縣的保甲正在這個時候得了這有助家命的姨太太論這姨太太也曾嫁過洋行裏康白度只是年齡懸絕知道不能偕老那康白度又是廣東人更不能跟他回籍康白度也不過眼前娛樂一切衣服首飾卻替這姨太太製備不少姨太太一年一年的小貨都是自己存放康白度病歿以後姨太太下堂求去便擁著十萬鉅賈物色相當人材不知這樣選定了曉滄說他燕頷虎頭的是封侯骨相曉滄有什麼不願意所有儀仗禮節都要同正式一般那姨太太便車來賄遷將金錢衣飾一概移轉過來曉滄竟無意中人財兩得太太看得曉滄官卑職小不能發展他的才具便對曉滄道你既在官場中厮混起碼弄個知縣這種小差使如何當得出山曉滄道我前年得過海運開保便是知縣知縣却不必花錢了只須捐個大花樣補缺可以容易點能夠運動得到上海縣轉盼便是道府這種費用自然要太太補助將來加利奉還太太道我的就是你的說什麼還與不還只要做得乾淨弄得秘密不要畫虎不成反類狗纔好曉滄唯唯答應果然保案揭曉准以

知縣升補。他借著入京引見，便去加了花樣，挖了路子。又託人在兩院上吹噓，果然如願，而價捏到上海縣。這顆印靶子，他的正室太太素性恬淡，不過在原籍置點產業。有時到上海來暫住幾時。這太太出入鳴騶，體制也十分炫赫。曉滄辦得華洋悅服，政通人和。在任兩年，又過了知府班，需次江西，適值北方拳匪勃興，聯軍進逼。曉滄奉了撫臺的命，率領五營兵士北上勤王。老佛爺召見時候，問道：義和團究竟可恃與否？曉滄只是伏地痛哭，一言不答。老佛爺回顧光緒道：方旭忠君愛國，微官中乃亦有此相與。嗟歎累日，西幸回鑾以後，特旨賞給道員，發往雲南候補。曉滄知道雲南缺瘠，只是老佛爺恩典不能不去走一趟。卻早經拜在慶邸門下，求他乘機保奏。偏是這永不到任的魯伯陽，被兩江的總督參了一本。慶邸想到方旭，說了一句：老佛爺記起前事，准命方旭補授魯伯陽。雖然只得開缺處分，但花費到七千餘萬，不曾履新。一日，竟憤極出家脩道。這筆運動費，卻都在醇王福晉的私囊裏。但醇王福晉本是老佛爺的妹子，福晉得了伯陽的賄，進宮來央求老佛爺。老佛爺反交把光緒去辦。光緒不知道魯伯陽是什麼人，拿了這名條，叫軍機大臣查履歷。軍機記名的，沒有這個人。連吏戶兩部冊籍上也沒有這個人。軍機知道內中必有緣故，便奏道：皇上果知此人可用，儘可簡放。魯伯陽奉旨南下，不道撞著這老總督看他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扣住了他，不打緊，將他根本剷除此番。老佛爺料定

第八十六回

車來賄遷起居驚八座

人亡物在書幣豔千金

二〇

方旭是。老。官。僚。了。不。至。同。伯。陽。一。樣。曉。滄。從。雲。南。經。過。四。川。湖。北。直。到。南。京。見。過。總。督。掛。了。飭。知。赴。任。的。牌。輪。船。到。了。上。海。自。有。屬。僚。前。往。迎。迓。鼓。吹。冠。蓋。送。進。衙。門。一。位。松。江。府。同。知。一。位。上。海。縣。典。史。還。是。舊。時。僚。佐。曉。滄。拜。過。了。各。國。領。事。同。稅。務。司。拿。俎。盤。桓。十。分。親。善。這。太。太。已。是。連。生。三。子。長。的。已。有。十。餘。歲。曉。滄。替。兒。子。捐。個。虛。銜。把。太。太。撐。得。一。副。封。誥。太。太。想。起。從。前。初。嫁。曉。滄。曉。滄。還。是。個。金。頂。官。兒。兩。盞。銜。燈。一。張。皮。椅。暮。出。朝。入。兀。坐。中。宵。這。是。何。等。苦。楚。後。來。頂。子。轉。了。水。晶。轉。了。暗。藍。也。不。過。錢。穀。簿。書。都。仰。承。上。司。的。鼻。息。那。洋。場。裏。的。奔。走。馬。頭。上。的。迎。送。這。是。何。等。煩。勞。如。今。這。道。臺。衙。門。體。制。崇。閔。衣。冠。赫。奕。曉。滄。是。翎。飄。羽。翠。帽。染。猩。紅。真。有。意。想。不。到。的。際。遇。便。在。花。園。裏。造。起。三。到。亭。來。鳩。工。庀。材。還。徵。求。名。人。題。詠。正。在。興。頭。時。候。老。佛。爺。又。將。曉。滄。升。子。湖。北。按。察。使。由。藩。而。撫。直。到。兩。廣。總。督。曉。滄。仰。承。慈。眷。自。然。鞠躬。盡。瘁。報。効。國。家。這。太。太。也。巴。到。八。座。起。居。做。官。眷。的。領。袖。有。人。說。曉。滄。一。帆。風。順。由。從。八。品。升。到。從。一。品。連。擲。升。官。圖。也。沒。這。容。易。總。靠。著。太。太。的。幫。夫。好。運。曉。滄。這。時。算。湖。南。首。富。還。開。著。兩。引。布。莊。邀。了。舊。時。販。布。的。朋。友。來。做。經。理。便。在。兩。廣。任。上。這。些。上。海。的。同。寅。也。都。量。材。任。事。沒。有。什。麼。偏。枯。曉。滄。有。子。有。孫。居。然。急。流。勇。退。將。關。防。文。卷。移。交。後。任。却。來。做。海。上。寓。公。那。後。任。的。莊。總。督。雖。然。是。封。疆。大。吏。却。仍。脫。不。掉。書。生。結。習。廣。東。的。人。材。本。不。下。於。江。浙。前。有。阮。文。達。後。有。張。文。

襄提倡起來。著實蒸蒸日上。後來將書院設了學校。天文輿地。算術英文。都有專門的學識。莊總督羅致幕府。叫他們各盡所長。內中有個徐叔庚。他充當的法文繙譯。公餘有暇。常向珠江花舫裏走走。花舫裏認識他是督幕。往往清風明月。不費一錢。船妓鳳子。年僅逾笄。姿首可算得上駟。叔庚有時徵局。他卻輕嫵淺笑。嫵嫵來遲。叔庚是主持觴政的人。每揆到月落參橫。方纔散席。鳳子約他過舟。小坐私語。噫噫。直到東舫。西船。悄無燈火。叔庚不免倦了。因之羅襦輕解。蕩澤微聞。鳳子漸成爲叔庚的禁樹。叔庚問他身世。他自承爲粵海關關書的女兒。幼年老父尙存。到也玉裏金裝。有奴有婢。他老母早已逝世。只有兩個父妾。他長兄在香港洋行生理。阿嫂是葡藉的西婦。十三歲父親撒手去了。長兄來頂關書的缺。纔之見著阿嫂。阿嫂不肯同居。攛掇長兄析產。兩個父妾同我。只得到十成之三。總共不過三萬左右。兩個父妾喜歡賭番攤。男男女女。軋了一班朋友。不及兩年。逼得燈盡油乾。來銷耗我這一部份。又要替我對親出嫁。我看這班賭客。有什麼好人。一概拒絕。想搬去同長兄往。嫂子只是不肯。我也走頭無路。誰知他們將我的也輸淨了。便要轉我的念頭。去年騙我出來看龍船。叫我坐在這花舫裏。他們早已銀契兩交。乘著小舫。走脫鴛母。叫我。去拜什麼神。纔知道我的身體已換了一千兩紋銀。代價我又抗不過。鴛母又有姊妹們。監督著不能。穀投河。覓死。晚間尋個狎客。將我灌醉了。同睡等我。

次晨醒來已經懊悔不及。鴉母再三勸慰，叫我幫他幾年，准我自由擇人。他只要原價千兩，說能撲在叔庚懷裏，嗚咽能哭。叔庚道：你話我却懂了。我如今在幕裏，只有幾十兩一月的薪俸，如何湊得到千兩？即使勉強湊成，弄你上岸，房錢火食，傭媪辛工，以及各種開銷，幾十兩也要闕虧空。這不是兩悞嗎？制臺答應我保送出洋，給我官費，速成科年半畢業，回來可想別法。那時千兩便容易了。鴉母既然待你還好，你在這裏等我罷。但是你長兄知道你在這裏沒有？鳳子道：他們總疑心我逃了，不是疑心我死了。阿哥礙著阿嫂，再不來管這閒事。他倆商議已定，叔庚這等總督的咨文，可以放洋東渡。鳳子自從同叔庚離別，雖則仍在花艇裏廝混，總覺得此身有主，不肯再墮愛河。只不過借著急管繁絃，侑人一醉，有些羨慕鳳子的總道藍橋，有路可以問津，偏是鳳子高壘深溝，防閑極密。鴉母失却了許多夜度資，不免顏色不豫。鳳子還說叔庚歸來，總可補償一切。鴉母道：除三千不如現八百，你這癡妮子替他守著，他怕在那裏玩日本婆了。阿娘等不及這長線的遠鷓，你要自己打主意。鳳子聽這奚落的話，有點不舒服。叔庚又一兩個月沒有信來，不要把老婆子說著笑著，積疑生恨，積恨生悔，奄奄的病起來了。做鴉母的畢竟有鴉母手段，定要逼他留髻說等，你到了徐家再造貞節牌坊，能在我這裏做一行象一行。那有喫飯不幹事的道理，怕你用兩廣總督部堂的封條黏著，我都揭開他呢。幸虧姊

妹們替他告了病假。鴛母纔算息怒。鳳子益發坐不安立。不寧病勢日重一日。漸漸頹緋。骨瘦痰帶。微紅。鴛母有點急了。請了醫生來診。都說是百日癆。已入膏肓。無可挽救。鳳子亦自知不起。揀出金釵一股。用紙封好。交代阿姊鸞子道。這是徐家聘物。共有兩枝。一枝替我帶進棺中。一枝等叔庚回來。仍舊還他。我死後。這口棺木。暫時不要埋葬。如何辦法也。等叔庚作主。我同你姊妹一場。雖非同胞。難得你有些義氣。我私蓄些些首飾。一概送你。託你將我遺蛻。洗濯含歛。算是你的盡情了。說罷。灑了幾點痛淚。大呼叔庚。誤我一慟而絕。鴛母只肯用口薄材。將他房內的器皿箱內的衣飾。搜括殆盡。還是鸞子覓去他所存的首飾。替他從豐殮殮。正在忙亂時候。忽然有一少年。到花艇上來。問鳳子。鴛母問是那裏來的。那少年說。徐叔庚託他帶來書信一封。匯票一千二百兩。須要親手交與鳳子。鴛母將鳳子死情。述了一遍。少年不便將匯票交出。說俟我電詢北京再說。只將一封信。匆匆擺在桌上。而去。鴛母叫人拆開看道。

鳳妹妝覽東游草。草兩度春風比來尺素鮮。通非忘情也。恐絮絮兒女子語亂人心。曲耳月前道出歇浦。鼓輪入都。幸對策大廷。得獲雋選。覆試以後。賜官部曹。此不過借徑而已。未足酬本志也。南北聯隔。不克飛歸。度吾妹花占鵲。卜必有難堪者。茲以同學陳君返粵省墓。託致白金千兩。藉

第八十六回

車來賄遷起居驚八座

人亡物在書幣豔千金 二四

符原約。餘以百金壽高堂。以百金作川資。陳君旬留旬日。妹可從容摒擋。相與偕行。某已小構。詩。廬藉偕白首矣。良覲伊邇。不盡欲言。某啟。

鴉母聽罷。纔算哭了幾聲。這不是哭的。鳳子卻是哭的。銀子北京電報轉來。叫陳君儘這千金替鳳子。營葬百金。仍致鴉母百金。另送鸞子鸞子。交出金釵一股。轉託陳君交與叔庚。陳君辦完葬事。自然仍返北京。將金釵遵囑交出。叔庚道人亡物在。還有什麼話頭。他既捨我而去。我也好替國民盡力了。這便是叔庚信上所說的本志。因為這時留東的學生都入了什麼國民黨。預備推翻滿清。改革專制。各省各界都有他們響應的人物。那首先發難的便是安徽候補道徐錫麟。他刺死了巡撫恩銘。聞傳他是革命的激烈派。徐道本是浙江紹興籍貫。清廷便諭浙撫張曾敷。在紹興搜索餘黨。不料竟顯出一個女豪傑來。正是

不道崑岡焚烈火

忽從鑑水競雌風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微僚而至顯宦。軍興時或者有之。承平則罕見也。曉滄雖承慈眷。然較之懷來吳令。孝欽當有區別。何吳令不過至司道而止。人猶嫌其驟貴。曉滄歷躋督撫。何其易耶。蓋亦運動得法耳。雖然。運

動得法作方曉滄不得法作魯伯陽可以對照

升官發財男子固然有運婦女何嘗無運觀曉滄之姨太太自有康白度留把他自有正室太太讓把他卻安安穩穩受兒子的封誥借丈夫的儀仗一無蹉跌一無變動謂之爲運誰曰不宜寫鳳子墮落的一番苦情寫鳳子彌留的一番慘狀鳳子直是可憐人與叔庚之遇幸也與叔庚遇而不遇又不幸也然其中寫鴛母之凶辣寫鸞子之義俠都是替鳳子作襯鳳子一段真可別譜傳奇

千金身價竟作爲千金葬費痛哉鳳子傷哉叔庚也鴛母始而薄殮繼而痛哭作者說他不哭鳳子係哭銀子的是誅心之論

第八十七回

弔軒亭秋瑾慘遺詩

遊美洲姚蕙編畫報

上回說到徐錫麟在安徽刺死恩銘浙撫張曾敷到紹興搜查餘黨這時在浙撫幕裏的一個是湯蟄先一個是張讓三大家稱他做大軍師二軍師其實讓三辦的是外交各事都由蟄先作主張撫臺雖然接著拿辦徐氏家屬嚴究錫麟黨羽的諭旨不知道從何處做起好在蟄先是紹興人便同他商議

一切他叫張撫臺速札紹興府貴福將徐父梅生監管一面抄沒梅生所開的天生綢莊一面封閉錫麟所辦的大通學堂這大通學堂現在由女士秋瑾主持秋瑾號叫璿卿本是錫麟的表妹曾適湖南王氏因爲同丈夫意見不同隻身東渡遊學回來主講潯溪學校倡辦中國女報實是發達女權的首領貴知府往封學校各教員學生大半星散只贖了璿卿尙未出走貴知府帶了回署發交會稽縣審訊貴知府連夜秘密上省請示辦法張撫臺當然要問大軍師偏是大軍師說應該嚴辦不可寬假貴知府成竹在胸歸紹的時候再過錢清便去訪尋姚大使要求一飯並託僱船送紹姚大使看得貴知府輕舟便服深夜叩門知道必有事故忙囑廚房辦酒委曲的問他一徧貴知府料定姚大使是個鹽官同黨案沒甚關係便將璿卿的事告訴了他還說奉著浙撫面諭要密拿一千黨人深恐聞信逃亡是以必需連夜到紹徐大使想這璿卿是無可解救了這班不會拿到的看他駢首受戮未免不忍暗差一個心腹家人乘著雙槳的脚划船前去通信自己陪著貴知府飲酒貴知府酒在肚裏事在心裏連催速備船隻徐大使總推說深夜不便彼此坐以待旦纔尋到單槳划船退他返紹貴知府那裏知道徐大使弄玄虛回署後分派兵役按名拘完誰知都贖了一所空屋兵役問他鄰舍有的說昨夜搬的有的說今早去的兵役回來復命貴知府也無可如何却好會稽縣進來稟見說道秋瑾已審過二

次他留學日本。是實主持大通學校。是實却不曾與徐錫麟同謀。亦不曾有革命思想。卑職看來一個女子。有什麼能耐。還求大人明鑒。貴知府道。你爲什麼不用刑呢。知縣道。本朝的律例。婦女非犯謀逆。不輕刑訊。貴知府道。革命不是謀逆嗎。快提來。我有辦法。一面叫備火鍊。火靛伺候。等得璿卿提到。貴知府從袖裏擲下兩張檄稿。說是璿卿革命的確證。璿卿正要伸辯。早由差役將他套上鎖子。逼他招供。他却默不一言。憑你跪火鍊。踏火靛。種種慘酷的侮弄。他總是聽天由命。最後給了一副紙筆。璿卿提起筆來。寫了個秋字。繼續又寫了兩秋。風愁嚇人六個字。算是璿卿供狀。照例電稟浙撫。就地處決。便在軒亭口。結果了璿卿。竟沒人敢來棺殮。又是六月天氣。只得由善堂暫時埋瘞。再待家屬璿卿這番的變故。弄得紹興城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便是幾天。足的婦人沒髮的和尚。也有點不寒而慄。倒是便宜了梅生父子。雖然損失些財產。梅生是會稽縣李端年開脫的。說他曾經控告錫麟忤逆有案。確無連坐的道理。卽行釋放。梅生的兒子徐偉。是皖撫馮煦開脫的。說他與錫麟宗旨不同。赴湘過皖。因而被獲。也無連坐的道理。暫行監禁。因此大衆都說璿卿冤枉。痛恨張撫臺。貴知府手段太辣。不知道。全是大軍師的主張。璿卿死的時候。卻是三十三歲。他二十七歲。曾有東渡歌一首。藉以表志。那首歌道。

第八十七回

弔軒亭秋瑾慘遺詩

遊美洲姚蕙編畫報

二八

登天騎白龍。走山跨猛虎。叱咤風雲生。精神四飛舞。大人處世當與神。物游顧彼豚犬諸兒安足。數不見項羽。酣呼鉅鹿戰。劉秀雷震昆陽鼓。年約二十餘。而能興漢楚。殺人莫敢當。萬世欣英武。愧我年廿七。於世尙無補。空負時局憂。無策驅胡虜。所幸在風塵。志氣終不腐。每聞鑿鼓聲。心思輒震怒。其奈勞力孤。羣材不爲助。因之泛東海。冀得壯士輔。

又有一首鷓鴣天詞道

祖國沈淪感不禁。閒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終須補。爲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歎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又有五律一首道

叙別短長亭。羣山睡已醒。瀛洲芳草綠。漢地柳條青。意氣吞胡虜。精神貫日星。相思寄鴻鶴。攜手

復叮嚀。

瑋卿這幾首詩詞。却是一時傳誦。自從徐秋辦了黨案。清廷通諭各省隨時偵察。誰知查得愈嚴。緊關得愈奇怪。殺得愈凶。很來得愈迅速。刺載洵的熊成基。刺載澧的汪兆銘。炸五大臣的吳樾。炸德壽的史堅如。以及炸孚琦。炸鳳山。炸良弼。積二連三的起來。真是查不勝查。辦不勝辦。一般散處海外的風

發雲涌彌布歐亞。只有美洲道路較遠。朋儕較少。還沒有十分發達。不道湖州富商張靜江。居然帶著姚夫人到美洲去開一新紀元。將那盈千累萬的銀子。補助他們做黨費。在這靜江是世代饒業。江南引岸大半都由張氏掣配。他的父親定甫老成持重。算是湖州鄉望。靜江排行第二。娶的是杭州姚菊坡太史的女兒。姚太史的封翁。本在張氏辦理會計。因此聯成姻眷。太史自從中進士。點翰林。升侍讀。放學政。對這女兒頗爲鍾愛。是以能書善畫。名重一時。後來嫁到張家用。不著這些烹飪紡績的事。便也研朱滴墨。細意鉤摹。靜江是極喜臨池。把那短幅長箋。盡情揮灑。外面看這靜江兩夫婦。閒情別致。象似趙孟頫管仲姬一流。添些吳興佳話。那知靜江平生抱負。本是不凡。只是礙著老父在堂。不便率行。已志姚夫人更倡隨。相得總勸靜江。借個題目。遠渡重洋。恰值靜江有點宿痾。說中醫不能療治。只有美洲地土調養最宜。他父親愛惜兒曹。料他鬱鬱久居。不如許其出行。好讓他增長閱歷。還怕得長途岑寂。左右無人。所以叫姚夫人伉儷相偕。彼此可以照應。靜江奉著父命。破浪乘風的到了美國。這美國是民生先進。思想學說與中國原自不同。偏是清廷爲著革命潮流。也想主張立憲。派了載澤。紹英。戴鴻慈。尙其亨。李盛鐸。五大臣聯翩考察。由日本轉到美國。總算拾了點憲政餘唾。敷衍了一個奏摺。老佛老叫光緒明發上諭。免得革命黨人有所藉口。那領備立憲的上諭道。

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查政治。今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護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采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文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至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年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

和平以預備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清廷發了這道上諭。總想革命黨人可以緩衝。不道首領孫逸仙名文的。却早傳播黨綱。發抒政見。僑民望風歸附。都崇拜這位孫會長。靜江是有志的人。同他漸次莫逆。只恨得清廷防備嚴密。鬧出黃花岡。流血的慘劇。黨人益發憤激。只等乘機起義。靜江倦懷祖國。回首鄉邦。只要老父健康。他也別無繫戀。到是姚夫人。他鄉久客。仍借著一縑一素。隨時消遣。美國各種畫法。有用油的。有用水彩的。五光十色。躍躍如生。便這山水的淺深。人物的動止。大而宮室臺榭。小而花草蟲魚。內而燈鏡瓶罈。外而舟車馬畫。一筆象一筆。畫一層深一層。有的是描摹的。有的是拓照的。有的是搜羅的。舊本有的是點綴的新作。有的題幾句跋。有的補一首詩。下面蓋著姚惠兩字。押脚圖章。印刷精良。紙張潔白。這是姚夫人編的畫報。風行各國。那最行銷的幾埠。是

美屬 紐約 舊金山 檀香山 小呂宋

英屬 新嘉坡 麻六甲 檳榔嶼 緬甸仰光 南斐洲

秘屬 嘉里約

古屬 古巴 馬丹薩

第八十七回

弔軒亭秋瑾慘遺詩

遊美洲姚蕙編畫報

三一

第八十七回

弔軒亭秋瑾慘遺詩

遊美洲姚穎編畫報

三二

墨屬 墨西哥

荷屬 噶囉巴

日本屬 橫濱 築地 長崎 神戶 大阪 箱館 朝鮮漢城

這畫報傳到中國。也算得別開生面。靜江還在美國組織公司。販運珠玉古玩。所以他兩夫婦對於美術最有經驗。不過靜江在美洲久了一時。也不會回國。中國的捕風捉影。至此亦日甚一日。御史常徽知道桐城吳芝瑛石門徐自華在杭州西湖西泠橋埋葬紹興秋瑾。奏請卹。平墓。並欲拏辦吳徐芝瑛四面楚歌。幾至投入文網。幸虧美國女教士麥美德替他竭力營救。最後芝瑛用手寫的楞嚴經。同所製景泰藍。倒齋額。與送端午橋纜。端午橋開脫。將秋女士的靈柩。交與湖南夫族王姓。芝瑛得以無恙。吳芝瑛這大名鼎鼎的書法。實在閨閣中難得的。很有人對他還弄出許多議論。說芝瑛書法裏面。尚有牀頭人捉刀。總之。小人不樂成人的美。這芝瑛女士也不愧一個女俠。不知他的出身家世。究竟如何。正是

堆骨濕尋蘇小蹟

揮毫應負茂漪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秋瑾一獄。殺之者。張主之者。非張。然非會稽李令。錢清徐大使。不特錫麟家屬。草薙禽獮。卽紹興黨人。亦無噍類矣。秋瑾之死。徒速黨人之禍而已。張爲蘇拒貴。爲皖拒而主謀者。獨膺高位。竊令譽。未免不平。

秋瑾兩詩一詞。躍躍有丈夫氣。卽其秋雨秋風七字。亦悲憤亦哀怨。雖在六月。亦覺淒楚之氣。相逼而來。竟以是定讞。竟以是伏法。聚多少官紳而死。一弱女子。抑何不武。乃爾抑何不情。乃爾靜江以世家子弟。壯游海外。從事革命。殊覺出人意表。然溯其赴美之始。觀其到美之時。迹其居美以後。半由姚夫人助成之。區區畫報。特餘技耳。然出版之精。風行之遠。亦自可傳。清廷預備立憲。正促成靈人革命。特載此旨。以示樞紐。此後清寢衰矣。故不待宣統之立。而人心已去也。讀者當能體會斯言。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題碑酬舊誼 惠興女士殉學寓深心

上回說到吳芝瑛爲著同徐自華埋葬秋瑾。幾遭波及。這芝瑛夫人。係是桐城吳摯甫的猶女。他父親名叫寶山。做過山東知縣。只生了一個女兒。嫁與部郎廉惠卿名泉的爲妻。廉部郎雖是金壇人氏。杭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題碑酬舊寓

惠興女士殉學誼旗心

三四

州的西湖上海的曹家渡都有別墅他又性耽書畫癖愛賓朋詩筒往還海內外殆無虛日芝瑛與有同嗜比部郎尤爲豪邁凡有所作無不登報自鳴曾經將所寫的字同余沈壽的繡工俱爲老佛爺所稱賞書名從此鵲起他聽得紹興秋瑾這樁冤獄動了惺惺惜惺惺的念頭從紹興將秋樞搬來葬在西冷橋側親題了一塊墓碑是嗚呼鑑湖女俠之墓八個字有人說芝瑛同秋瑾在日本原有舊誼有人說芝瑛純是一團俠氣但是西冷橋一帶從前只有蘇小小一堆墳現在孝女鄭淑瑤老僧松風都在橋南橋北再添秋瑾真是孝娥俠女名妓老僧做個點綴山林的雅趣下葬的那一日借了鳳林寺開追悼會各界男男女女素車白馬絡繹於途廉部郎首先演說以下激昂慷慨有幾個還淚隨聲下最怪的是藍頂花翎一員官長袍短褂飄帶荷包上臺來痛痛切切的責備滿清政府使大衆一齊拍手旁邊認得的說這人是駐防旗營佐領貫林號叫翰香現充惠興女學校長翰香不論何處有事他總逢場必到這時杭州駐防營裏將軍志銳已經調往伊犁將杭州副都統德濟暫護又委協領文會護理都統德濟本是馬馬虎虎的人專門在女色上用工夫上自江干下達拱宸橋都是將軍舊帷所駐江干賞識的船妓叫桂蓮一乘肩輿進衙門來望德濟晶頂白頂的旗員要替桂蓮站班桂蓮並不專注德濟他有個小白臉徐濟桂挹彼注茲所以徐濟濟桂桂蓮三個人有聯帶關係金素蘭身分更

大每逢無錢使用。只打個德律風進城。德濟自會送出去。德濟榮升將軍的時候。部下官丁公送橋額。是用金地嵌素螺甸。一朵一朵。盡是蘭花。寫著南北臚歡四字。隱隱託諷。德濟却係貴林的主張。文會面子上逢迎德濟。已早與浙江黨人有了成約。貴林牢騷抑鬱。纔發出這種議論。當時秋棺下窆。當然到墓上去祭奠一番。不料轉瞬幾時。常徽便釀此大禍。芝瑛雖沒什麼損失。覺得荆天棘地。中國總嫌不安適。起初却想在西湖山麓。建造七級浮屠。把楞嚴經墨蹟儲藏塔內。後來經此變故。又想將滬杭別墅一律售賣。移家紐約。與麥美德同住。並且歸楞嚴墨蹟於美國博物院裏。別造吳芝瑛塔。以爲紀念。部郎本來聽命芝瑛。因部郎築有小萬柳堂。芝瑛亦稱萬柳夫人。芝瑛是一個好名尚義的人。部郎既不會拘束他。他生平所做的事。第一項是與族人纏訟爭的。爲財產。第二項是與莽男子互訟爭的。爲名譽。第三項是替吳渭以保守遺賞。竟將他孫子榮泰定爲監禁。第四項是替李蘋香設法贖身。竟將所藏的董書小楷史記出來求售。這都是男子漢幹不到的。辦不來的。便那償還庚子賠款。提倡國民捐的舉動。也算是空前絕後。這區區埋葬秋瑾。在他是行所無事。不道竟生出此番波折。等到黨人定浙。秋瑾究竟是革命先烈。仍將他歸葬西湖。阡表穹窿。巋然高峙。芝瑛那個舊地。卻改造風雨亭。疏樹短垣。石欄一曲。同志還組織秋社。公舉自華主持。旁邊更別建祠堂。設龕奉主。壁上懸著和服佩刀。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題碑酬舊誼

惠興女士殉學寓深心

三六

的肖像。陶澐。宣門榜。鑑湖女俠。祠。五字。還題一聯云。

巾幗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臺悲風雨。雖死不死。終自由。

朱瑞還有一聯道。

共和五載竟全功。英名直抗羅蘭歐亞東西。烈女雙烈。

風雨一亭還慧業。坏土重依武穆湖山。今古秋社千秋。

這秋祠是劉果敏公的舊址。左文襄的祠。改祀了徐錫麟。彭剛直的祠。改祀了呂留良。杭世駿等六個人。將左彭及劉曾等。附祀在平湖秋月旁邊。叫做清六臣祠。把聖因寺推翻了。改祀南京陣亡將士。揀了范文貞的祠地。埋葬陣亡將士。此外秋瑾一個墓。徐錫麟一個墓。還有些毅骨忠骸。也都碁布星羅的各占一席。行宮改了公園。豎著一根浙軍凱旋碑的石柱。我還記得浙省未曾改革時候。諮議局裏的議員。要將行宮闢做農事試驗場。浙撫增韞也不敢阻止。反是將軍志銳。說道諸君此議果行。我要題額奉贈。衆人問他何意。他說故宮禾黍不很切貼嗎。衆人纔噤不敢言。論這志將軍的出身。却是瑾珍二妃的從兄。他曾點過翰林。喜歡寫擘窠大字。有時還哼兩句。嗓子並不高明。京裏的人說什麼金。

烏玉兔之聲。春蚓秋蛇之字。便是譏諷這志將軍的。志將軍爲著瑾珍的餘波。由侍郎放了烏里雅蘇臺辦事。大臣苦了幾年。這轉到杭州將軍。他却比不得德濟。很有一點振作。志將軍前任是姓瑞的。又是公爺。又是額駙。連西瓜大的字。纔識了幾擔。偏是上諭各省改辦學校。他叫左右兩司把梅青書院的義學。換湯不換藥。添了個英算體操教員。算是兩等小學。這些十八歲滿街跑的大姑娘。依舊不會替他們安插營裏。有個寡婦惠興。他約畧識得漢字。還有點子遺產。便想辦個女學。賃了幾間民舍。購具招生旗營的女子。向來是不讀書的。看見惠興這樣起勁。不知是什麼作用。徘徊觀望。報名的寥寥無幾。惠興知道人心未定。民智未開。慢慢的誘掖他們。鼓勵他們。果然一期多一期。一年多一年。房子要租錢的。教員要薪水的。校役要工食的。此外器具火食筆墨紙張。非錢不可。又不好收諸生的學費。始而變賣衣飾。繼而變賣產業。變賣不足。弄到借貸。借貸不足。弄到勸募。這時旗營裏既貴且富的一個。是柏梁。一個是三多。柏梁號叫研香。從佐領升到乍浦副都統。跟著震澤王夢徵學彈琴。偶然到豐樂橋松嵐閣來吃碗茶。總算能够附庸風雅。會叫人畫過琴鶴自隨圖。他的太太卻是個西湖榜人。女有名的西湖西施。還記得三衢柔父。杭防感舊詩裏有一首道。

西子船娘老。云身撫琴調鶴事。成塵那堪築。戟重回首笑。問松嵐閣上人。

那三多號叫六橋是協領有箇溪的兒子少年便襲得三等輕車都尉也拜在夢薇門下頗能詩書家裏在泗水坊橋屋旁有個園堆石爲山埋盆作池到也十分幽雅六橋補過杭州理事同知署過杭州知府卻進京到肅王善耆府裏去了大衆說他有雙頭菊的瑞應纔能如此騰達柔欠亦有一首道

敗壁頽垣有淚痕白門秋柳故宮魂而今萎盡雙頭菊莫漫琴尊訪可園

惠興原想這兩家起來提倡或是向將軍都統面前請撥點官費可以維持誰知惠興奔走呼號旁人都置之不保還說他事不干己何苦要名惠興受了這樣的奚落又聽了這樣的議論裏裏外外向他一個人要錢他究係是個女子四面一逼只好尋個自盡眼見得這女校要散了偏是這貴佐領不避艱險帶了惠興的遺囑以及女校章程女校成績馳赴北京借了劇場上當衆演說將惠興女士殉學的苦況宣布出來總說我們旗人現在已處極危險的地位男子還有國家建設學校能够循序漸進女子專侍倚賴男子不知自謀生計將來必至不堪設想惠興女子的深心是要提高旗籍女子的人格養成旗籍女子的人材無如諒他的人少謗他的人多他是一瞶不視了我們堂堂男子見識不該不如女子所以決計繼續下去纔到北方來設法籌款貴佐領言詞沉痛女界都受他感動當場認捐的約有四五千元急忙趕回杭州又邀同杭乍十六個協領託他們量力集腋這瑞將軍已經去了調

了志將軍。自然有點商議。貴佐領親自稟見。陳述大概。果然撥了一塊官地。提出一宗官項。作為常年經費。貴佐領大興土木。將講堂宿舍。以至庖廡廁。都布置得有條不紊。定名叫做惠興女學。自己兼辦義務校長。開學這日。敦請志將軍來致訓詞。各屬員看見將軍隆重得很。貴族的婦女漸漸也來入校了。貴佐領算對得起惠興女士。從此杭州地方。都知是有這貴佐領。他辦了一兩年。照例官升協領。同僚中說他有點雄赳赳。氣昂昂。志將軍一走。德濟文會便更加疑忌他。趁著黨人入浙時候。竟將他置之死地。吳自脩學使辛亥殉難記中有一傳道。

貴林字翰香。滿洲正紅旗人。官協領。駐防營設學堂。辦警察事。並創舉獨肩其勞。與士大夫遊。多賢之。宣統三年九月。浙兵變。駐防猶抗拒。相持二日。浙人勸罷戰。招貴林議。貴林奔走其間。與營外立約。定期交軍械。事定。有搆陷之者。謂旗營反覆不可信。且誣貴林陰使人置毒各坊巷井中。於是軍隊大譁。誘之出。邊槍斃之子。量海同死焉。從貴林出營者。舉人存炳。佐領哈楚顯。均被戕。貴協領既然殉難。這學校無人管理。漸要棟崩榱折。幸虧僻在東面。駐防營改做新市場。不至將校舍鞠為茂草。官費是無著了。私費是用罄了。還有誰人肯來續辦。柔久也有一首詩道。

曙光一線奠坤維。紗幔傳經賴女師。留得惠興名兩字。煢煢遺傳有餘悲。

第八十八回

芝瑛夫人頗碎酬舊誼

惠興女士殉學寓深心

四〇

杭州駐防營改了新市場。將軍衙門建設都督府副都統衙門。開拓杭縣公署。此外坊碑祠廟一律剷除。弄得馬路縱橫。樓房比櫛。歌臺旅館。酒肆茶寮。二百年岑寂的地方。變成十分熱鬧。柔欠還有幾首詩道。

使節飄零帥蠶空。投書抱牒吏趨公。向陽白髮衙前卒。猶話當年果毅風。

此指都統署也。果毅

故都統傑純諡。

曉日曛曛鼓角催。崇轅戢戟兩行開。徘徊與武橋邊路。髣髴當年寄宿來。

此指將軍署也。朱瑞

封與武將軍。其署旁橋曰與武橋。

浙江軍政府成立以後。各省均已歸附革命。只有南京一城相持不下。全是提督張勳的計畫。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也只好跟了守著。却怪張勳多事。雖然學不來蘇撫的獨立。不妨學湘撫的出走。忽報四川總督端方同兄弟端錦從湖北入蜀。進次資州地方。變遭兵相逼。與端錦先後被戕。並將端方的首級函送武昌。眼見四川又不保了。這端方究係被誰人所害呢。正是

何處萇弘同喋血。

翻憐先軫未歸元。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芝瑛○惠興○皆奇女子也○芝瑛生長宦家○方汲汲全身遠害○乃以代庖越俎○幾蹈不測○然其人可風矣○惠興一旗婦○他人方樸僂頑錮○深閉固拒○而惠興獨竭心彈力○至以身殉○尤可哀已○君子觀其人○思其事○直足推到豪傑○愧煞鬚眉○

好名○尙義○是芝瑛○定評其建塔西湖爲名也○其建塔紐約亦爲名也○卽爲秋瑾題墓○亦何嘗非名○惟其尙義○是以好名○或曰好名近僞○好名不終○此說苛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雖好名庸何傷○惠興之殉○非有貴林表彰之一溝瀆匹婦而已○孰知官使之殉○紳使之殉○哉○貴林亦非私於惠興也○駐防中有此人○駐防女子中有此人○卒聽其因學而殉○公理所迫○憤氣所激○始毅然爲之呼籲○梭成而惠興不死矣○

因紀秋瑾貴林事○帶出各省革命○從其類也○以下兩回○由補叙而逆叙○與此回仍銜接一氣○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儒錯認風流

上回說到端方在資州被難○連兄弟端錦也同歸於盡○清廷得了消息○於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宣布上諭道○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儒錯認風流四二

署四川總督端方才猷敏練學識宏通由部屬外任監司游膺疆寄庚子之變在陝西護撫任內保護維持厥功甚偉嗣充出使考察各國政治大臣南北洋大臣後因案革職旋以候補侍郎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川中亂起派令馳往查辦並署理四川總督宣力有年勤勞素著茲因帝隊入川中途遇害死事情形慘不忍聞殊堪憫惻著加恩予諡追贈太子太保並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照總督陣亡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旗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准其入城治喪伊子外務部參事繼先著以四品京堂候補監生陶磐著以主事用伊弟三品銜河南候補知府端錦隨行入川因救兄同時被害尤屬忠義可風著照三品官員陣亡例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欽此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又有上諭道

內閣代遞典禮院直學士端緒呈報胞弟端錦在川被難情形再懇加恩賜諡等語河南候補知府端錦著加恩准於予諡欽此

後來端方予諡忠敏端錦予諡忠惠清廷卹典也算不薄了但端方字叫午橋別號陶齋確是阮太傅舉尚書一流人物生平篤嗜的是金石書畫海內孤本精拓同宋元明以來的名蹟大半都歸他藏度

賓朋文酒一時稱盛。只怕得這位正室夫人這樣的儒雅風流。却不許十二金釵羅列屏後。午橋只裝著假道學。說道身不二色。誰知他早有漢裝雛女金屋分藏。這端夫人貌既不醜。性尤奇妬。得了午橋外室的信。覓縫打眼。要逼午橋帶他回衙。午橋無可奈何。竟將完璧一雙落在虎狼秦手裏。端夫人不聲不響。只是朝捶暮打。磨折得骨瘦如柴。午橋噤不言。如花如玉的女兒家。那禁得暴雨狂風。手段自然魂靈兒飛去了。午橋經此一個打劫。決不敢再談。置妾恐怕驚鴛打鴨。依舊不能領略滋味。何苦糟蹋他人兒女。呢閒著沒有事做。便弄這豐碑斷碣消遣。由南洋調到北洋。因為梓宮奉安。沿途攝影。被李襲侯國杰很很參劾。纔得了革職處分。他趁這丟官時候。無拘無束。便到鎮江尋著焦山住持六淨和尚。在那京口妓寮流連忘返。六淨仗著午橋做護符。午橋卻仗六淨做引線。午橋還對著陳慶年道。我於南北名花稍稍物色。惟京江一派風騷。自有別趣。慶年道。寇萊公愛桃花。白香山愛小蠻。樊素不同。是這意思麼。午橋倦而思返。到京裏想運動開復。却值郵傳部奏請將鐵路收歸國有。是鄭孝胥獻的議。盛宣懷上的摺論。這辦法也未必便會激變。只因禍機四伏。一觸即發。纔貽一班人的口實。宣統三年四月裏。下了這諭。命午橋督辦川漢粵漢兩路。六月間。午橋到了武昌。見過湖廣總督瑞莘。儒瑞激便。在平湖門外建設行臺。勘路召匠。定於九月興工。不料蜀人大爲惶駭。說道先朝諭旨。是准蜀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儒錯認風流四四

商集貲承辦的。籲請蜀督趙爾豐代奏。收回成命。趙總督不但不允。却洶洶聲言格殺勿論。蜀紳同趙督相持不下。便將紳士收禁了十一個。蜀民張了同志軍的旗號。頂著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圍著總督衙門。又被衛隊槍傷得不少。趙總督奏到北京。廷議總嫌他辦理操切。叫午橋率領鄂軍入川平亂。午橋遵旨帶了三十一三十二兩標標兵。標統一個。姓曾。一個。姓鄧。都是午橋在鄂督任上識拔的。瑞莘儒還薦個營官董海瀾。說是原籍四川。可備鄉導。這時湖北文恬武嬉。並沒有什麼警報。午橋停頓宜昌。想趙督自行制止。不道朝旨雪片的飛來。催促他兼程並進。午橋刚到重慶。已報湖北黨人起事。武漢二城失守。總督瑞澂已逃上兵艦。了午橋一嚇。非同小可。想莘儒爲什麼這樣不濟。住在武昌的岑春煊。又到那裏去了。叫人去打探莘儒的下落。知道莘儒只得了革職的處分。還叫他帶罪立功。爲什麼莘儒這樣便宜呢。莘儒原是道光朝琦善的孫子。同載澤有點瓜葛。卻從部屬出身。不數年做到督撫。有人說他拳亂的時候。被洋兵掠去挑水。不知怎樣洋人賞識他。薦與慶王。慶王果然重用。可惜他識字有限。將肆字認做肆字。鬧成笑話。他本有兩個姨太太。湖北到任以前。又在上海買個姓廖的妓女。這人玲瓏嬌小。象是趙飛燕掌上可舞。莘儒憐新棄舊。同廖氏行坐不離。廖氏也極意逢迎。連莘儒在簽押房裏都安心陪著。莘儒總道他真心實意。不料早刮上了貼身跟班小四子。這小四子卻係黨

人的心腹因要探聽督署的秘密消息纔叫他喬粧僕從來伺候幸儒小四子年僅十九國文英文都有一點門徑有時外來的公事幸儒看不懂還叫小四子解說解說幸儒將他帶在身邊內室裏並不迴避廖氏的丫鬟春燕同小四子先有關係春燕恐怕敗露把廖氏打入一窩廖氏因他目秀眉清比不得幸儒濃髭大眼小四子踏進了這一步常將黨人聲勢如何浩大黨人器械如何利害告訴廖氏廖氏有什麼見識只嚇得瑟瑟的抖有一晚小四子攜了一包物件叫春燕私下放在房裏桌上春燕不知利害遵命辦理次晨幸儒起來認得是兩個炸彈暗想黨人竟能飛簷走壁進我臥房便有利械精兵恐還敵他不過從此加了一層害怕再不料是小四子的計策出去到了簽押房接著外務部密電畧說革命黨陸續來鄂私運軍火並有陸軍第三十標步兵作爲內應聞將於十五六日起事宜速防範等語這日是八月初十幸儒便飭第八鎮統制張彪密布軍隊內外巡查小四子報告機關黨人因之停頓幸儒無心過節只與廖氏兩人廝守等到十六沒有響動十七卻補賞中秋吃到耳熱酒酣廖氏還唱支小曲幸儒忽慨然道你們知道這樣的快樂還有幾時現在黨人四面包圍我也認不得誰非誰是國家福運好自然漸能解散若竟一旦暴發我却無法抵抗只有一死報主你們可歸則歸不可歸則留黨人是文明的諒不至躡躑我的家眷廖氏道老爺這話差了老爺兩省的首領有兵有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鴦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儒錯認風流四六

械何必懼怕黨人萬一猝起變端總以保身爲上。莘儒也不多話。微微歎一口氣。外面遞進荆襄巡防隊統領沈得龍電報。說在漢口英租界拿獲黨人劉汝夔。邱和商。解省。莘儒將原電發交營務處。十八這一日。張彪的電話說在小朝街拿黨人八名。內有女黨人龍韻蘭。又有勾通黨人的陸軍憲兵隊長彭楚藩。又有雄楚樓北橋高等小學間壁洋房內黨人五名。以及印刷告示繕寫冊子等件。一併搜獲。請辦關道齊耀珊的稟帖。說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內捕到秦禮明。龔霞初二黨人。並炸彈手槍旗幟印信札文底冊信件等。還有千家街小雜貨店內的黃土波。莘儒看得一起。一起。不會漏網。便有點心雄膽壯。想將黨人痛懲一番。晚間又在署裏查出炸藥一箱。係是教練隊二兵運入。先將他梟首示衆。纔審訊這一班黨人。有幾個直認不諱。有幾個尙無確供。正法的正法。監禁的監禁。莘儒還想一勞永逸。將名冊交與張彪。叫他密查新軍舉動。張彪大張旗鼓。派將弁逐營盤詰。早激動了大批新軍。約定十九日九點鐘後放火爲號。都到火藥局會齊。再攻總督衙門。莘儒那裏知道這種密議。到是小四子說道。風聲不好。在衙門後面開了一個大窟窿。預備出路。這晚因連日搜捕黨人。有點困倦。莘儒正踱出簽押房。只見庭中發見紅光。直衝霄漢。接著便是槍聲砲聲馬蹄聲。莘儒回問小四子。是什麼地方。火起。小四子尙未回答。外面巡捕奔進來稟道。工程第八營左隊齊變。戕殺督隊官阮榮發。右隊官

黃坤榮排長張文瀾現已直撲火藥局去了。巡捕尙未退出馬隊隊長又報十五協兵士混合工程營來攻本署。幸儒手足無措說快傳張彪道言未了只聽鳳凰山蛇山楚望山三面砲聲隆隆小四子趕忙出視回稱馬隊已叛頭門已燬張彪不知何往幸儒益發著急早見春燕一路哭出來說姨太太請老爺幸儒跨進內室廖氏已換了布衣粗服對著幸儒道還不走嗎小四子快扶了老爺出城罷城門一關纔不得了呢幸儒嚇得魂靈出舍任憑他們擺布鑽出了牆洞沿著城根走去只見星明月黯撲面烟塵男男女女的難民抱子携妻擁擠萬狀夾雜些持槍的兵士高呼口號幸儒虧有小四子擁護出得城來逕往江邊楚豫兵輪暫時躲避兵輪管帶認得是制臺大人帶著姨太太及僕婢當然招待周到小四子借著打聽城內的事一溜烟去覆命了這一計也是小四子使出來的他知道幸儒滿嘴狗難對著黨人必要抗拒雖則我衆彼寡若是援兵四集未免有點棘手只要將幸儒請出武昌城內六國無主便沒人同黨人爲難所以預先與廖氏商定只等外面有警便不由分說擁住了幸儒走幸儒到了輪船真是魚遊淺水虎落平陽定了定神向廖氏道你們害我了這麼弄到我這個所在來你們要保全我的性命如今我真死定了畫虎不成反類狗這一來我是依然一個死不但是國家的罪人並且還是湖北的罪人呢罷罷我也不來怪你們總是小四子悞我回頭喊小四子說已進城了便

第八十九回 打鴨驚鴛端午橋假談道學 畫虎類狗瑞莘懦錯認風流四八

料管帶清了文案老夫子來。擬好電奏的稿。願照失守城池律。請皇上從重治罪。另外兩個私電。一個把慶王一個把澤公。託他們向攝政王斡旋。差人到漢口電局拍發。莘儒亂哄哄鬧到天明。總要等得北京覆電纔好定局。又對著廖氏道。我記得咸豐初年。髮逆攻破武昌。那時巡撫青麈棄城出走。終被朝廷拿戮。後來兩江總督何桂清。畢竟免不過一殺。昨晚若我在亂軍裏死了。少不得贈卹典。賜諡法。大局平定。還有蔭子建祠的希望。到了此地。雖死已遲。你們婦人家。曉得什麼。真是陷我不義。兵輪管帶在旁勸慰。城內報稱。藩司以下。走的走。降的降。只有提法使馬吉樟。朝衣端坐。肆以謾罵。黨人却不曾難爲他。只把諮議局改了軍政府。各營將弁兵士。已擁戴黎元洪。做了都督。湯化龍出任民政。莘儒道不是。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嗎。不料他到有這威望。有這才具。果然亂世出英雄了。大眾紛紛議論。北京覆電已到。將瑞澂張彪責備幾句。叫他們戴罪立功。一面已派陸軍大臣蔭昌。隨帶陸軍兩鎮馳赴湖北。一面令海軍部加派兵輪。飭薩鎮冰督駛戰地。並飭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往援。在清廷總算設施周備。不道黎都督早派人襲漢陽渡漢口。同各國領事訂立中立條件。這果然是黎都督的能耐。那八月十九夜間。內幕裏是有人慫恿他出來的。正是

英名已備前驅壯

大局還資內助賢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端午橋瑞莘儒皆清季之罪臣也。午橋奉命入蜀，若不徘徊觀望，蜀禍何至如此。其死也不過塞責而已。何清廷賜卹賜諡若是其厚耶。莘儒身膺疆寄，釀把鉅變，並不一死，則又在午橋下矣。試一參觀，便有才難之歎。

午橋秉性豪邁，不修小節，其於書畫金石非真嗜也。室無佳麗，坐無聲伎，借此以解嘲耳。不然何嘗眷京口，若有餘味耶。一仆一起卒及於難，哀哉。

莘儒本有死志，而卒不獲死所者，雖小四子設謀於前，廖氏擁逃於後，然亦莘儒死志不堅也。不然既登輪矣，滔滔江水，確是清流，何尚待電奏得復耶。所言青麀何桂清舊案，自道之而自陷之，又何必責小四子責廖氏歟。

廖氏一妓耳，爲小四子所惑，爲春燕所惑，至莘儒爲清代罪人，猶可謂愛護莘儒也。迨莘儒歿於海上，猶見其往來杭滬間，盡喪所有，至於淪落，則又莘儒之罪人矣。莘儒有知其不太息痛恨也。幾希。

第九十回

義起漢皋黎妻伸大義

忠沈汾水陸婦殉雙忠

第九十回

義起漢皋黎妻伸大義

忠沈汾水陸婦殉雙忠

四九

第九十回

義起漢皇黎妻伸大義

忠沈汾水陸婦殉雙忠

五〇

上回說到黎元洪公推鄂軍都督。便在武昌做了根據地。這黎都督號叫宋卿。湖北黃陂人。原是北洋水師學生畢業。在軍艦裏當著一名兵目。中日甲午這一戰。丁汝昌全軍覆沒。他便痛憤投海。當時被人救起。從烟臺奔到南京。張文襄異常刮目。問起履歷。賞了他智勇深沈四大文字。襄調任湖廣。帶他同去。漸漸升到今職。他做人是和平溫厚。深得軍心。但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平時同黨人並沒有什麼接洽。這夜變起倉猝。總督既逃。統制又走。料想忙亂時候。一木支不住大厦。只是部勒軍隊。不許妄出。各路兵士。焚燒總督衙門以後。看看天已漸亮。同夥中。卻都是偏裨將佐。沒有一個鎮得住武昌。俗語說的。蛇無頭而不行。若沒有首領出來。終究不成體統。大眾商議一回。一窩蜂趕到黎營裏。要請元洪出任都督。一面再三不允。總說資輕望淺。萬難勝任。大眾堅不肯退。說若見義不爲。便是瑞張餘黨。正在難解的時候。走進一個女丈夫。戎裝佩劍。對著大眾道。黎元洪是清國的二品大員。往時同諸位將軍。並不會通名道姓。將軍等突然起義。知道將軍的是驅除異族。肇造共和。不知道將軍的不曰倒戈。卽曰背國。諸事未定。而欲以戎首加人。那個肯承認呢。將軍等如到諮議局。會同紳士商議。我必叫元洪列席。大眾一望認得是黎元洪二夫人危氏。危夫人比較宋卿來得剛明善斷。諸兵士去尋議。長湯化龍了。宋卿對著危夫人。還有點瑟瑟縮縮。危夫人道。你如今只有三個字。是從逃死逃。是最犯

不著你看瑞激張彪不要受萬人唾罵嗎若說道死卻是臣子應該的但比你官大的都逃了你又何苦來如此只有從我看有湯議長出面你決沒有危險你到諮議局去罷若你果然辭不掉都督須要同他們約定一不得在城內放砲二不得妄殺滿人其餘如搶劫什物姦淫婦女搗毀教堂騷擾居民等事統是有干法律必須嚴禁宋卿遵囑而去到了諮議局見了湯化龍口口聲聲說國事爲重民意宜從宋卿宣布了這幾條大衆齊聲遵令便改湖北諮議局做鄂軍都督府從此宋卿已任都督了湯化龍分理民政會銜出示叫居民照舊營業各官概不更動馬吉樟憤氣一過也就離了湖北黎都督叫統帶林維新奪了漢陽兵工廠佔了漢口鎮各國領事並不阻止鄂軍只要照約保護黎都督著著進行步步得手撰篇檄文布告天下清國的水陸各軍蔭昌薩鎮冰程允和次第趕到黎都督注重陸戰第一仗在劉家廟打敗了河南軍第二仗在山上打壞了江元礮艦第三仗奪得清營一座第四仗奪得清軍機礮一尊第五仗竟從頭道橋三道橋攻進瀟口接連五次勝仗黃州府沔陽州宜昌府沙市新隄次第響應各兵士還唱著愛國歌道

地發殺機中原大陸蛟龍起好男兒灌手整乾坤拔劍斫斷胡天雲復我皇漢完我自由家國兩尊榮樂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樂無垠好男兒撐起雙肩擔此任

黎都督兵威愈振風靡全鄂湖南巡撫余誠格布政使鄭孝胥早嚇跑了死了個統領道員黃忠浩此外陝西又落在管帶張鳳翽張益謙手裏巡撫錢能訓自擊不死到死了將軍文瑞江西九江又落在標統馬毓寶手裏道員保恆走了到死了巡撫馮汝駉清廷攝政王同內閣總理慶王協理徐世昌一無計較各省發來的奏摺不是說兵變便是說官逃攝政王起先不殺瑞澂這時也不便再下嚴諭同罪異罰只是各省的官紳民衆聽見革命軍三字都有點慄慄危懼慶王逼得最後一著棋纔保舉前任外務部尙書袁世凱攝政王素來同他不睦所以借著足疾驅逐他回籍現在事急求救恐他乘勞要挾先下諭叫岑春煊督四川魏光燾督湖廣春煊是在武昌南下逍遙海上了光燾解組已久那裏還肯冒險一概不會遵旨不得已起用世凱補授湖廣總督世凱自然不受攝政王又改授欽差大臣所有赴援各軍長江水師都歸世凱節制並命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也歸世凱調遣世凱還說足疾未愈攝政王密電蔭昌命他到項城敦請這個涇上老漁翁纔算丟下釣竿重操兵柄蔭昌回到信陽州算是勝了一仗遮遮體面趕將兵符印信交給世凱世凱想殺個下馬威叫馮國璋奪回漢口又叫段祺瑞合擊漢陽等到漢口漢陽盡行恢復只贖了武昌孤城世凱又電令馮段停兵不進攝政王不知道世凱是什麼計畫偏是世凱想出改勤爲撫改戰爲和的法子要奏請清廷開

國會改憲法。罷斥皇族內閣攝政王。狐疑滿腹。便同慶王商。量慶王情願。讓出總理。由世凱組織內閣。世凱尚未到京。忽報山西省宣布獨立。公推閻錫山爲都督。巡撫陸鍾琦父子同時殉難。提法使李盛鐸出任民政布政使。王寔平辭職歸里。攝政王垂淚道。不意陸鍾琦一門節烈。對得住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了。便發出上諭道。

山西巡撫陸鍾琦。忠勤亮達。學問優長。由翰林簡放道員。歷任監司。洊膺疆寄。均能認真整頓。克稱厥職。此次倉猝遇害。深堪憫惻。著加恩予諡。總總督陣亡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並著綏遠城將軍。埜岫查明。該員子嗣。暨遇害詳細情形。迅速具奏。候朕施恩。欽此。

到了十二月初二日。又下一諭道。

已故山西巡撫陸鍾琦。忠誠報國。臨難捐軀。業經降旨優卹。伊妻唐氏。同時殉難。伊子陸光熙。救父被戕。忠孝節義。萃於一門。披覽呈詞。彌深憫惻。陸鍾琦著再加恩賞給二等輕車都尉世職。一品命婦陸唐氏。著准與旌表。翰林院侍講陸光熙。著追贈三品京堂。照二品京卿陣亡例。從優賜卹。並著加恩予諡。陸鍾琦之孫陸亨鼎。著以主事用。其同時死難之協統譚振德。著照協都統陣

亡例從優賜卹管帶熊國斌著照正參領陣亡例從優賜卹僕馬八牛萬春李升均著照兵丁陣

亡例從優卹賞以慰忠魂欽此

鍾琦予諡文烈光熙予諡文節飾終的典禮同端方兄弟髣髴相似連將弁僕從一律優卹這也是攝政王激勵人心的作用鍾琦號叫申甫原籍係浙江蕭山他卻改隸宛平從翰林外放江蘇糧道開藩陳臬洵撫山西他爲人嫉惡如仇遇事不肯寬假一點他也自知卞急召禍却始終堅執不改聽見武漢變動各省響應他早不以爲然幸他兒子亮臣隨侍在旁婉導微言勸他從容布置他纔把新軍兩營調防南路新軍有餉有械突然譁申甫聞警出堂亮臣尾追在後各軍其勢洶洶環列階下要求巡撫獨立申甫那肯答應况且堂上血泊裏橫陳一僕尸愈加怒不可遏剛說一句爾輩反耶下面已擊槍猝發亮臣雖則是翰林官兒却在日本陸軍畢業看見父身仆倒便要拔出手槍還擊那知各軍劈劈拍拍的一陣亮臣亦同時死難大堂上槍聲不斷已驚動了上房裏的陸夫人正抱著小孫子在那裏玩耍擡頭見兵士擁入料定事已至此無可躲避兩個僕人馬入李升還想救護主母可憐紛紛鉛彈血肉橫飛幸虧王藩司李提法趕來算救了闔署幕客家丁的性命這協統譚振德管帶熊國斌都是申甫心腹自然容他不得山西有了這樣鉅變各省的督撫大半棄城而走誰願學申甫的愚

懸兩個月裏。雲南省是協統蔡鏞。做都督。總督李經羲。逃了。貴州省是楊蓋誠。做正都督。趙德全。做副都督。巡撫沈瑜慶。逃了。浙江省是湯壽潛。做都督。巡撫增韞。逐了。廣東省是胡漢民。做都督。總督張鳴岐。又逃了。最識竅的是江蘇巡撫程德全。廣西巡撫沈秉堃。挂著一塊獨立的招牌。仍舊好保全。祿位程德全。靠著張謇。應德闕。幾個人。依然做了都督。沈秉堃。看得不是路。願將都督印信。讓把藩司王芝祥。提督陸榮廷。獨有福建這省。總督松壽。將軍樸壽。先後殉難。已舉了新軍統制。做都督。中國各行省。到此十去五六。文官裏面死事的。有雲南布政使世增。安徽提法使張毅。駐藏左參贊羅長崎。諸人。武官裏面死事的。有伊犁將軍志銳。河南南陽鎮總兵謝寶勝。廣東潮州鎮總兵趙國賢。江南緝捕營統領王有宏。雲南陸軍十九鎮統制譚麟。同諸人。江西都督是協統吳介璋。安徽都督是九江分府馬毓寶。上海有滬軍都督陳其美。鎮江有鎮軍都督林述慶。到得南京城破。張勳兵退。述慶又升為南京臨時大都督。至此只贖了近畿的直隸。山東。河南。幾省。山東巡撫孫寶琦。又獨立了直隸。總督陳夔龍。又請假了。京中只盼世凱繼續內閣。世凱偏是遲遲吾行。不肯接任。慶王催而又催。纔選出各部的人才。內務梁敦彥。民政趙秉鈞。度支嚴脩學。務唐景崇。陸軍王士珍。海軍薩鎮冰。司法沈家本。農工商張謇。郵傳楊士琦。理藩達壽。誰知上諭下來。各大臣都上疏辭職。世凱又派出各省宣慰使。更是塗飾耳目。

第九十回

義起漢皇黎妻伸大義

忠沈汾水陸婦殉雙忠

五六

有名無實清廷對著死事的文武還一道一道的議卹余會有清忠百詠選錄幾首道

易名蔭爵拜天恩忠孝歸然萃一門贏得虎邱舊祠宇長留正氣滿乾坤（陸文烈公鍾琦子文

節公光照）楚江滄海夜歸元難弟難兄共負冤檠戟飄零金石散歸舟兩岸聽哀援（端忠敏

公方弟忠惠公錦）此城曾與誓存亡爲乞援師出故疆一望旌旗齊變色荻花楓葉弔潯陽（

馮忠愍公汝騏）漸江潮捲海天塵又煽餘波撼八閩畢竟世家勳舊後高牙大纛兩完人（松

忠節公壽）積骸成阜血成糜馬革倉皇借裹尸一戰無功拚一死英威猶說練軍時（樸忠肅

公壽）早知生入玉關難取義成仁到蓋棺讀罷竹枝詞百首曉山黯澹暮笳寒（志文貞公銳

）湘流烽火逼倉皇軍幟羣帥纛亡記否羅山會授命鄉賢分得姓名香（黃總兵忠浩）乘

槎萬里紀瀟談未報君恩轉自慚不避不趨完節去崔嵬一柱峙天南（世忠愍公增）輕裝率

鶴下秦州何事鴻門代借籌絡緯秋寒桐葉落井華無恙水空流（張提法使毅）孤軍未必濟

時艱贖得征袍血點殷最時重陽風雨夜不堪回首五華山（鍾忠壯公麟同）黯然而王氣溟潛

潛虎踞龍蟠第一關太息吾謀偏不用拚教碧血濺青山（王總兵有宏）傳烽黯澹掩旗鈴血

驚荒崖尙帶腥犵鳥蠻花同一慟誰憐曙後此孤星（羅參贊長旂）

殉難的文武。據吳自脩學使所記。約有一百五十餘人。那漢族婦女。却只有陸夫人。此外都是各省駐防。貞婦烈女。項背相望。最決最慘的要算江寧駐防的趙余氏。正是

舊傳儘堪存列女

盛名從此識完人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黎夫人是新女界的開場。陸夫人是舊女界的結尾。無黎夫人則黎都督不出。偏裨將佐何以控全局。無陸夫人則陸巡撫雖死。忠孝節義何能萃一門。故民國不可無黎夫人。清國不可無陸夫人。存亡興替。轉紐在斯。幸勿草草讀過。

黎都督先勝五仗。其後幾屈於馮段。非袁令停戰。武昌危矣。世凱之遲遲出山。遲遲入都。借民國以覆清國。更借清國以結民國。清國文武固墮其術。中國國英傑亦墮其術。中狡哉袁也。寫一陸鍾琦帶寫殉難諸臣。寫一山西帶寫失陷諸省。零零碎碎。瑣瑣屑屑。一筆趕落。一氣呵成。亦融洽亦分明。成如容易。却艱辛也。以詩作結。尤爲肅括。

第九十一回

五口共投河無慚名族

九旬猶觸壁羣話孀嫗

上回說到各省駐防婦女殉難。第一個算是趙余氏。一門五口死得最決。最慘。江寧的將軍鐵良。早想棄營遠遁。只礙著張勳。偏要死戰。帶著十八營辦子軍將險要地方。重重固守。各省革命的聯軍到也奈何他。不得可惜。這時的江甯。雖則有什麼烏龍山。幕府山。做個外蔽。神策門。太平門。儀鳳門。做個內蔽。究竟對江浦口一帶。全被敵佔了。下游鎮江一帶。又被敵佔了。四無屏翰的江甯。聯軍又著著進步。步逼單崇。張勳晝夜督率。也不過互有勝負。他總道請援的電報進去。一定助械助餉。那知袁世凱寥寥數語。說急切無可應援。這不是叫張勳棄城嗎。布政使李瑞清。江甯府楊鍾羲。又偷偷的跑了。張勳料無結果。便與張人駿。鐵良商議。派員向聯軍司令講和。張鐵巴不得這一著。擬好四條綱領。叫部將胡令宣。前往達意。偏是聯軍方面。對著不傷民命。不殺旗人。准令張鐵出城。色色遵教。獨不許張勳帶兵北上。張勳氣得鬚髯直豎。要同聯軍拚個你死我活。張鐵二人恐怕大事決裂。性命難保。再三勸住張勳。張勳回到衙門裏。還是恨聲不絕。不知怎樣被愛妾小毛子一說。居然俯首帖耳。帶著小毛子先走。張鐵等如同逢了恩赦。從此又是富翁。又是遺老。怕不有人尊重嗎。只是苦了江甯的人民。在硝煙彈雨裏。過日子。真弄得人亡家破。子散妻離。那些駐防營裏的官兵。抱著種族思想。情願舍生取義。佐領盛成。防禦哈朗阿。防禦南山。防禦松柏。驍騎校培秀。前鋒興發。錦秀。生員富勒渾布。汝霖。此外教練

官恩錫。隊官彭興。執事官魁穰等。被戕的。被戕的。自盡的。自盡的。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忠義。至於婦女裏面。盛成的妻趙氏。哈朗阿的妻張氏。是藥庫焚死的。南山的妻某氏。也是自焚的。松柏的妻女。也是自焚的。培秀的妻甘氏。也是自焚的。這趙余氏。本是余慶雲的女兒。慶雲在江甯駐防營裏。算是祭酒。他女兒深明大義。侃侃同婦女們講節操。談禮教。大眾都叫他余大姑娘。後來嫁了趙培善。培善不過是六品官兒。前妻遺下來。到有子女五人。靠著培善這點薄俸。親操井舊。家境到也裕如。兒子鳳藻。考了一名馬甲。替他娶個媳婦兒。媳婦關氏。居然善事舅姑。余氏便有人分勞了。又把大女兒嫁到盛成家裏。培善升了一級。鳳藻又補了領催。余氏帶著三個小女兒。歡歡喜喜。一門雍睦。鄉黨都贊培善的內助。好不道江甯城外。有了戰事。將軍通飭將佐。隨同防守。起初不過隱隱聽見槍礮聲。漸漸看見火光了。漸漸飛進子彈來了。余氏對著培善道。你是國家的武官。應該馬革裹尸的。便想草間偷活。敵人也未必容得你。你還是殫心王事。得好不必來顧慮家。我想把鳳藻放出城去。存得趙家一塊肉。算你還有後人。你道好麼。培善拜謝道。依你便了。敵兵一日不退。我也一日不家來了。余氏收集點散碎銀洋。交與鳳藻。母子夫妻姊妹痛哭一場。鳳藻難在難民裏。出了駐防營。外面神策儀鳳兩門。同時並破。將軍已跟著總督逃得不知去向。營裏兒啼女哭。四散奔亡。夾著些地痞流氓。擄掠姦淫。無所不至。余氏

聽得盛成全眷都赴火藥庫裏去同殉。挈著一個媳婦三個女兒匆匆趕到已擁擠得無可插足。正在徬徨四顧。陡然砰訇一響。屋瓦齊飛。斷頭骸骨紛紛外墮。余氏知道大女兒也在劫內。灑了幾點痛淚。反身走到五龍橋邊。將河水望了一望。道該在水裏死不在岸上亡。這是我等葬身的地方了。說時遲那時快。早已竄入中流。打了幾個旋渦。沈下去了。媳婦同女兒接連落水。雖則長埋魚腹。究竟是清流。不是濁流呢。余氏只有三十六歲。關氏只有二十一歲。二女兒二十歲。三女兒十六歲。四女兒十二歲。連尸身都無人撈葬。不要說道旌表了。祕院舊胥有詩紀事道。

春池水皺底干。卿九死何曾冀。一生太息五龍橋。畔路有誰。兩字榜懷清。

余氏投水以後。馮康氏。馮石氏。姑媳又自湛城河求死。這時駐防營裏早已烟塵匝地。烽火連天。馮康氏的老姑吳氏已經九十餘歲。聽得全營譁潰。仰天痛哭。絕而復蘇。對著康氏道。我是荊州士族。幼時讀過列女諸傳。婦女遭難。只有一個死字。我是死遲了。三十歲死了丈夫。極應該相隨同去。都為著旌威的勸勉。說什麼殉節為輕。存祀為重。纔勉強承繼你丈夫松文。他果然成人了。娶你進門。從荊州移到這裏。你生了富倫。渾拔。升到驍騎校。不道先死了。你丈夫也跟著死了。我只好叫你媳婦承繼。曾孫德培。我是做不祥人看了。馮家三代身歿。只贖這小小孩子。還要遇著國變。難得你們孝順。我老天把

我這苦壽。我是不肯苟活。辱先人的。你同媳婦。憑你們自己斟酌罷。但是我家三世孀婦。恪守清白。不煩我諄諄交代了。說畢。將頭觸在壁上。康氏急忙救護。淋漓的血。把幾綵白髮。都染紅了。石氏趕出來看。已是奄奄一息。康氏姑媳。撫尸大慟。草草率殯殮好了。連夜也跟吳氏去了。江甯駐防的婦女。沒姓名的。不知還有多少。據魏梅孫家驛。掩埋圖十七處。紅十字會。宋培之。掩埋圖續十三處。君子援鶴。小人蟲沙。這卻不可不記的。

一朝陽門迫近鍾山戰地。城垣轟毀。事後掩埋旗民處。

一靈谷寺無梁殿。在鍾山南麓。兩軍戰地。滿漢傷亡兵丁叢葬處。

一馬羣鎮爲旗營養馬處。在鍾山東麓。戰時傷亡兵丁叢葬處。

一天保城龍脖子兩窪之間。滿漢兵丁埋葬處。

一小衛崗滿漢軍士合葬一大塚。

一孝陵衛把總署旁。陣亡滿漢軍士叢葬處。

一司善廟右。掩埋旗丁旗民各塚。

一孝陵衛下馬牌。掩埋大小屍骸各塚。

一堯化門陣亡滿漢兵丁掩埋處。

一堯化門陣亡滿漢軍士掩埋處。

一堯化門車站後掩埋陣亡兵丁處。

一孝陵衛戰地陣亡滿漢兵丁叢葬處。

一麒麟門掩埋兵丁處。

一明故宮垣外爲內五龍橋河撈獲殉難人民叢葬處。

一內宮偏殿廢址爲內五龍橋河撈獲殉難遇害旗人三十餘名叢葬處。

一火藥庫爲縱火自焚之佐領盛成及子婦趙氏等防禦哈朗阿及妻張氏等合作一大塚。

一五馬橋爲殉難旗民叢葬各塚。

一外五龍橋爲殉難男女旗民叢葬各塚。

一皇城白虎橋爲殉難人民叢葬各塚。

一洪武門內爲旗人洪某家婦女投井後就井填土築塚之所。

一洪某與民人劉金祥合家自焚就屋作塚之所。

一都統衙門前掩埋各塚。

一西華門內泰山廟後園掩埋各塚。

一西華門內菜園隙地。旗兵二十餘人遺骸掩埋各塚。

一洪武門內駐防營屋基內。殉難遺骸就地埋葬處。

一洪武門內西邊菜園。旗人婦女投井殉難。撈獲遺骸就地埋葬處。

一五朝門外殉難旗人叢葬各塚。

一洪武門外殉難旗人叢葬各塚。

一通濟門至洪武門內土岡一帶埋葬各塚。

一旗官康佐領公館前隙地埋葬各塚。

江甯以外。還有西安駐防。京口駐防。荊州駐防。及陝西湖北湖南江蘇等省的官眷。以逮婢女僕婦。凡可以查考的。也不使他沈埋湮鬱。歐陽修道。死者人之所難。况是婦女呢。所以類叙在後面。留一個紀念罷了。

西安駐防 關桑氏 席金氏 舒舒覺羅氏 烈女雪雁

第九十一回 五口共投河無慚名族 九旬猶觸壁羣話孀嫗 六四

京口駐防 趙那氏 王劉氏 洪陶氏

荊州駐防 石甘氏

陝西官眷 聶格里氏 伊爲根氏 烈女偕屏 某氏(陝西候補道榮麟妻) 某氏(陝西

候補直隸州寶坪妻) 某氏(陝西候補知州張存善妻) 某氏(陝西候補知縣德銳

妻)

湖北官眷 吉喇氏

湖南官眷 某氏(湖南嘉禾縣鍾麟妻) 某氏(又鍾麟子婦) 僕婦某氏 陳殷氏

江蘇官眷 某氏(江蘇候補知府德存妻) 某氏(又德存子婦) 女二

天津 某氏(某學堂教員妻)

雲南 某氏(布政使世增僕婦)

各省○總○算○死○得○多○了○鬧○得○糟○了○若○是○世○凱○督○率○馮○段○兩○軍○直○薄○武○昌○還○不○知○道○鹿○死○誰○手○世○凱○是○有○心○刁○難○括○了○孝○欽○的○一○批○銀○子○騙○了○宣○統○的○一○個○候○爵○裝○腔○做○作○想○出○到○上○海○議○和○自○己○防○恐○說○著○礙○口○派○個○唐○紹○儀○做○擋○箭○牌○什○麼○清○帝○退○位○什○麼○改○行○民○主○政○體○什○麼○給○清○帝○年○金○量○郵○旗○民○都○推○做○伍○廷

芳的說話其實唐紹儀早經接洽妥協做個圈子讓隆裕來套攝政王愈看愈不像只得退了慶王這班人那裏要得過世凱孤兒寡婦自然由他侮弄一面讓臨時總統孫文在南京即位一面又擯撥領事團出來干預北伐北伐的聲浪嚇得清室諸皇族戰戰兢兢挾貲遠遁叫隆裕還有什麼法子王國維頤和園詞裏說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願命臣你想可痛不可痛呢隆裕開了兩次御前會議都不過唯唯否否便特命世凱同伍廷芳提議優待清室條件正是

乞盟待下南唐詔

受禪誰登北漢臺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辛亥殉難諸臣皆舉其犖犖大者惟婦女尤不易得揆摭採訪得如千人而以江甯殉者爲較夥江甯駐防趙余氏馮吳氏爲尤烈舉一概餘俾存巾幗正氣作者蓋有微旨焉

寫趙吳二婦帶出江甯殉難兵丁官紳叢葬處復帶出各省殉難婦女姓名非好繁也近來所記辛壬蟬蛻諸事於殉難都略而不書惟一見諸杭州辛亥殉難錄再見諸山東辛壬春秋約畧刺取以響讀者所謂善善從長也

結段責備項城並非苛論項城卽不慊於攝政王何並孝欽及光緒而忘之必覆欲其宗社而後

已○觀○其○借○伍○廷○芳○爲○恐○嚇○計○用○唐○紹○儀○爲○勾○結○計○蓋○不○待○洪○憲○改○元○而○已○識○其○篡○也○王○徵○君○兩○語○
誠○爲○鐵○案○

全○書○十○已○成○九○俱○以○組○織○勝○以○搏○拏○勝○取○其○密○實○也○此○回○獨○疏○散○獨○閒○雋○所○以○洩○文○氣○所○以○展○文○
筆○不○可○不○細○意○領○會○

第九十二回

月鏢霜銑袁太君規姪

龍蟠虎踞周女傳從夫

上○回○說○到○袁○世○凱○奉○了○隆○裕○懿○旨○與○伍○廷○芳○提○議○優○待○條○件○這○個○裏○面○卻○有○兩○種○作○用○一○種○是○爲○著○皇○
族○一○種○是○爲○著○蒙○藏○皇○族○原○不○中○用○若○不○先○把○他○們○安○插○妥○當○他○們○指○著○隆○裕○不○許○讓○位○什○麼○肅○親○王○
善○耆○恭○親○王○溥○偉○都○要○比○勁○澧○洵○濤○來○的○硬○朗○些○至○於○蒙○古○西○藏○天○高○皇○帝○遠○他○懂○什○麼○共○和○不○共○和○
你○若○將○他○汗○台○吉○囊○塔○布○薩○克○札○這○幾○樣○名○目○改○過○他○登○時○便○要○不○服○所○以○想○出○優○待○的○條○件○籠○絡○皇○
族○羈○縻○蒙○藏○說○到○大○清○皇○帝○明○明○已○算○做○外○國○君○主○了○將○來○圈○禁○在○宮○裏○做○這○閉○門○天○子○如○同○高○牆○冷○
苑○一○般○使○他○終○身○越○不○出○雷○池○一○步○被○世○凱○欺○瞞○過○的○還○感○激○他○不○忘○故○主○要○知○道○他○的○得○步○進○步○著○
著○不○空○若○是○洪○憲○告○成○宣○統○還○做○不○來○漢○的○山○陽○公○宋○的○瀛○國○公○呢○這○時○世○凱○將○條○件○談○妥○擬○了○三○道○

上諭請隆裕用寶。世凱也蓋印署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布天下。南京的孫總統料定世凱有爲而爲居然推翻清室。算是有功民國。要讓他做民國第二任的臨時總統。他對著隆裕終究有點難爲情。說道皇帝年幼。暫由內閣攝政。將來是要交還的。隆裕也不知道是計抑抑塞塞的帶著宣統退居太內。裏面有幾個瑜太妃。祺太妃。瑾太妃。談談舊話。外面是太保世績。師傳陸潤庠。陳寶琛。保護宣統最乖覺的是徐世昌。竟毅然脫離清室。等做開國元勳了。世凱論功行賞。內閣總理使用了唐紹儀。將南京政府仍舊移到北京。建築起新華宮來。居住在項城的一班眷屬。車馳馬驟。次第遷來。只有世凱的叔母袁老夫人。斷然不肯。還月鐔霜銛的寫了一封信。把世凱世凱本是項城袁勤敏公甲三的姪孫。他父親名叫保慶。本生父親名叫保申。只因幼年失恃。靠著叔母撫養。叔母知道他是聰明不過的人。又是個儻不羈的人。雖則自小約束。他讀書他那裏喫得起料舉的苦楚。弄了一個同知職銜。跟著吳長慶到了朝鮮。不但在朝鮮立了大功。還在朝鮮得了美女。先後不過二十年。由道員而侍郎。由總督而尙書。全國新軍的統領。大半都是他部曲。世凱每次升遷。一回他叔母每次總歎息。一回到得開缺回家。他叔母反引爲大樂。總道官居極品。解組歸來。可以心滿意足。誰知他同攝政王結了深怨。羅致些謀臣策士。定要學那當塗典午的勾當。只是不好叫部曲蠢動。纔借著民軍的聲勢。嚇倒

第九十二回

月鏗霜銛袁太君規姪

龍蟠虎踞周女傅從夫

六八

清室先將元首的位置佔住將都城的根據站住然後一意對付黨人纔能够化家爲國他叔母本來不滿他的舉動此番遣人迎迓真要變做新室文母所以信裏責備他負恩傲戒他滅族世凱那裏肯聽叔母的話尊榮安富帝制自爲每逢清室慶賀事宜都用得敵體的儀注隆裕漸漸覺悟已是遲了隆裕卻有幾首自感的詩道

倚欄不耐秋風冷御苑何人惜落花冊載備嘗身世味再生休到帝王家珠簾怕捲鉤三寸畫舫空流水一涯莫怪臣工都誤國孤兒到底福緣差皇名已廢故宮留無限傷心感不休薄命空存亡國憾幽居何異敗俘囚怕聽鸚鵡言前事驚視梧桐報早秋哀到殘山與賸水此身前路等蜉蝣幽居深院歎零了三五宮娥數點星懶向階前鬪蟋蟀愁看膝下撫螟蛉鎖銜青獸環方冷天笑黃人夢已醒長白於今王氣盡赧顏何事在空庭徧地旌旗五色飄王孫不啻竄三苗鈿蟬金燕悲零落赤馬銅駝怨寂寥蘭麝滿庭香漸杳河山萬里福難消可憐上苑閒花草不管興亡自動搖

世凱在新華宮裏知道清室已經打倒決不至死灰復然到是這幾個黨人首領先要安頓他免得他有什麼缺望孫總統是大勳位黃留守是勳一位以下歷歷落落下了一陣勳章兩在他算是表揚圖

與收拾人心。終究是個空名。並沒有一些實柄。只有黎元洪在湖北省。黃興在南京。却是南北緊要關頭。須要調虎離山。纔可銷除後患。他裏面的心腹是趙秉鈞。朱啟鈞。外面的心腹便是段祺瑞。馮國璋。將祺瑞去掉了。元洪。晉京。把他全家住在頤和園瀛臺裏。雖說是個副都統。不是宮裏的宣統。第二嗎。南京這一席自然留與國璋。但不敢過於操切。騙得孫黃兩個人來京。親授勳位。算是彼此脩好的意思。大衆看得世凱鯨吞蠶食。位置私人。把各省的辛亥元功。投閒置散。未免有點不服。贛省都督李烈鈞。皖省都督柏文蔚。響應南京。發起二次革命。這首鼠兩端的蘇省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闕。茫茫然逃到上海。挂著中立的幌子。世凱叫張勳移兵來戰。還夾著雷應春。馮國璋。三面攻擊。南京如何支持得住。張勳重履舊地。恍如隔世。南京的百姓。到也箠壺筐篋來迎接他。不道部下的辮子軍。將百姓當做俘虜。弄得來怨聲載道。張勳補了江蘇都督。依然排著總督的儀仗。沿著總督的體制。世凱恐怕有人說話。又把長江巡閱使這一缺授了張勳。江蘇都督皆調了國璋。坐鎮張勳的辮子兵。都駐紮在淮徐一帶。張勳說世凱看得他起。居然將彭宮保的位置待他。他情願替世凱幫忙。面子上固然這樣說。心裏是總不忘記清室。他的祕書長萬繩栻也贊助他。這格舉動。每年進一兩次貢物件銀兩。都是有的。摺子上還寫臣張勳恭請聖安。這沒有官銜罷了。世凱却有點疑忌他。所以叫國璋防制他。但是國璋

第九十二回

月鏗霜銛袁太君規姪

龍蟠虎踞周女傅從夫

七〇

也。受。過。清。室。的。男。爵。萬。一。被。張。勳。煽。動。同。上。海。青。島。的。宗。社。黨。聯。絡。起。來。東。南。半。壁。便。是。他。們。的。發。祥。地。那。個。還。够。抵。禦。他。若。說。要。撤。回。張。勳。這。辦。子。軍。又。不。是。好。惹。的。若。說。要。撤。回。國。璋。南。京。又。沒。人。可。用。正。在。左。思。右。想。大。公。子。克。定。獻。上。一。條。美。人。計。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國。璋。決。定。沒。有。變。動。世。凱。點。一。點。頭。說。你。還。叫。老。二。同。他。談。罷。克。定。道。這。是。正。經。事。體。還。是。父。親。面。商。來。得。鄭。重。世。凱。道。若。是。他。回。覆。我。便。沒。有。轉。圜。地。步。了。克。定。道。如。此。交。與。孩。兒。去。講。有。了。眉。目。再。來。稟。父。親。定。議。原。來。世。凱。家。裏。有。個。女。師。傅。年。齡。已。三。十。開。外。是。宜。興。明。故。相。周。延。儒。的。後。裔。名。叫。道。如。袁。家。裏。的。小。男。碎。女。都。是。周。女。傅。的。學。生。這。女。傅。在。袁。家。住。了。十。餘。年。世。凱。也。當。他。自。家。人。從。不。瞞。蔽。他。往。年。要。替。他。擇。婿。文。官。武。職。他。也。全。不。願。意。近。來。已。是。半。老。這。句。話。早。經。閑。起。此。時。爲。了。國。璋。一。部。分。知。道。他。斷。絃。未。續。倥。偬。戎。馬。裏。久。不。領。略。溫。柔。鄉。風。殊。克。定。想。把。周。女。傅。下。嫁。國。璋。周。女。傅。亦。明。白。亦。機。警。國。璋。雖。則。娶。了。一。房。家。眷。實。在。世。凱。添。了。一。個。監。督。國。璋。如。同。尙。主。一。般。怕。不。應。允。只。恐。周。女。傅。不。肯。遵。命。好。在。克。定。一。陣。勸。導。一。陣。恭。維。說。得。周。女。傅。有。點。活。動。便。原。原。本。本。告。訴。世。凱。世。凱。請。出。周。女。傅。來。囑。託。了。一。番。說。道。國。璋。龍。蟠。虎。踞。實。是。長。江。屏。翰。女。傅。的。經。濟。學。問。足。以。輔。佐。國。璋。他。果。然。以。智。保。身。以。忠。謀。國。豈。巴。得。到。總。統。這。一。席。周。女。傅。想。做。總。統。夫。人。到。也。並。不。推。諉。一。面。使。人。知。照。國。璋。說。總。統。憐。你。無。偶。替。你。作。伐。國。

璋感激得狠。電詢還是就親北上。還是送親南下。世凱不願國璋離任。便允將周女傅專車保護。國璋在南京租公館製禮服。文官自巡按使以下。武職自師長以下。沒一個不來幫忙。連張勳都帶了小子。同做賀客。袁家裏的高麗夫人四夫人。同這班大小學生。聽見師傅嫁人。你也送首飾。我也送衣服。箱籠器具。絡繹不絕。世凱致送奩貲萬金。更派四夫人帶了婢媪。直送出京。一路車站上排隊歡迎。花車到得江口。副官長早渡江祇候著。將行李什物。上了下關汽車。四夫人同周女傅。駛進儀鳳門。到了公館。軍樂連連長。一片乍乍蓬的聲音。吹打起來。丫鬢僕婦。簇擁著走入中庭。只見大廈崇樓。極為寬敞。堂上華燈四敞。映著輝煌金碧。益發光彩奪目。屏後轉出兩個女眷。都是繡補紅裙。殷勤招待。四夫人同周女傅。踏上樓梯。多少碧巖丹甃。鋪排齊整。兩女眷引導他們進房。房裏妝飾的同仙宮闈苑一般。東房安置四夫人。西房安置周女傅。四夫人同兩女眷互通款曲。纔知一個是巡按使夫人。一個是師長夫人。特地請來做女接的。這巡按使同師長。便做了介紹人。親將新夫人的禮服。齊到用的是九團繡補。繡著什麼宗彝。藻。火。粉。米。山。龍。鳳。等類。這卻是世凱新定的服色。特任九團簡任七團。薦任五團。委任三團。妻隨夫貴。一點沒有假借。周女傅雖有婢媪服侍。所有一切奩具。檢點檢點。收拾收拾。讓四夫人出去拜客。赴宴。看看吉日已到。馮都督著了上將禮服。佩帶勳位勳章。在禮堂上站定。周

夫人綵輿一到。兩塊面紗裏面映出胸花。站在禮堂西面。上面懸著世凱的肖像。又著五色國旗。兩個人朝上三鞠躬。對面三鞠躬。總算作合了一對偉人。成就了百年大禮。國璋從此有了夫人的確是鴻雁合羣。鰥魚得水。周夫人用點心眼兒看他。覺得國璋器小才疏。世凱未免過慮。幾日以後。本省的文武紛紛辭行了。四夫人仍舊專車回去。周夫人却叫轉告世凱放心。周夫人雖則身寄江南。却是心繫薊北。況且國璋年華垂暮。夕陽雖好。紅有幾時。督署裏只有婢媪幾人。可以互溫舊夢。此外爲著體制束縛。比不得在袁家裏談諧談笑。伴侶孔多。國璋既不能文。又不解事。因之悒悒不樂。然亦無可如何。偏是世凱開改元。鬧稱帝。頒布爵賞。叙次官階。弄得名辱身死。黎元洪勉強繼任。國璋竟當選副都統。表面上是極有價值的。周夫人說責任愈重。報稱愈難。張勳鬼鬼祟祟。畢竟要釀成大禍。不見幾的。黎元洪特召張勳帶兵入都。累得宣統受了復辟的嫌疑。元洪亦被迫告退。段祺瑞有打張勳的能耐。沒有做總統的資格。大衆纔推國璋代理。國璋欣欣得意。周夫人料定沒有好結果。只是不好阻攔他。他把江蘇督督的印信交與李純。同了周夫人由南而北。院部裏的國務員將國璋送入新華宮。國璋自然行使職務。到是周夫人撫時感事。觀物懷人。想到袁家如此顯輝。如此繁盛。只落得臺空鳳去。梁在燕。非便慢慢的生起病來。弄得愈醫愈重。只是現任大總統夫人薨逝。民國不曾規定禮節。單爲著一

魂神牌有的說寫大總統夫人周夫人。有的說寫中華民國大總統夫人。有的說應添馮字。有的說應添繼配紛紛聚訟。把兩位狀元秘書幾平攔筆記得袁二公子克文兩輓聯道。

爲國披肝胆爲家嘔心血。生誤於醫一夜悲風騰四海。
論交兼師友論親逾骨肉。死不能別九天遺恨付千秋。

興女學爲邦家之光。早有聲名在河北。
以婦人憂天下而死。遙知夢魂到江南。

國選從周夫人歿後便已滿任。仍由兩議院另選總統。但是世凱建國前後已有數年。這各省的水災旱災兵災震災實在不少。雖則紳民籌辦賑濟都當上海做總機關。上海又當義賑協會做總機關。協會的會長大家知道是馮夢華。馮會長固然能够募賑。却是不能够助賑。助賑最多的有一個女慈善家。這女慈善家究竟是誰呢。正是。

施濟應縣君子澤。解推莫笑婦人仁。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孫總統清敵也。袁則清臣耳。既曰清臣。不特不應作總統。並不應借他人總統。以嚇隆裕。更不應。

第九十三回

盛命婦贊襄成善舉

羅夫人慷慨助遺祠

七四

借自己總統以騙隆裕此編於袁書名罪之也袁太君責其負恩固已防其滅族能無備憚

周夫人歸馮以正式總統夫人終矣此外由一品命婦而做總統夫人夥矣再能由總統夫人改
改一品命婦否我於是羨周夫人敬周夫人

對於世凱委託周夫人是加一倍寫法對於周夫人詳視馮國璋亦是加一倍寫法出新華宮入
新華宮周夫人有無限愁懷無限感慨皆以一死了之全從兩副執聯傳出

此回由袁而黎由黎而馮非略也小說舊例所謂有事即長無事即短而已此後夾叙夾議都宜
於言外領之

第九十二回

盛命婦贊襄成善舉

羅夫人慷慨助遺祠

上回說到女慈善家捐助賑款對著馮會長有求必應這便是盛杏孫尙書盛宣懷的夫人莊德華論
劉盛尙書從諸生起家將中國的航路鐵路電報一手辦理雖算不善規畫完備布置精密在那風氣
未開的時候也難爲他力排衆議甘犯衆怒做起來的只鐵路國有這樁事不免操切一點究竟現在
那一條路是完全商辦吓我還記得收回鐵路的呈文裏有兩句道在前清爲敝政在民國爲要圖這

不是英雄造時勢嗎。盛尙書因此連帶被議。在上海斜橋地方菟裘終老。卻還有籌賑大臣。一顆關防。不會繳銷。那關防還是宣統二年與馮會長同時頒發。馮是查賑。盛是籌賑。後來國體改變。創辦這籌辦協會。盛尙書還是發起人呢。到得尙書既歿。莊夫人便在遺產裏面提出一部份。專供善舉。馮會長常對人說道。我的辦賑爲著清帝朝旨。所以至老不倦。莊夫人也爲著馮會長與尙書是同事。不論何省何災。總是累萬盈千。源源匯解。他雖然一品命婦。對著起居服食。卻能够異常節儉。長齋繡佛。不御筭珎。那年六旬生日。上海遺老送他壽序。却將他生平事實。叙得詳盡。那篇序文道。

在昔同光之際。梯航萬集。琛賚四通。訂賒錢寶布之經。畫泉客蟹人之域。采章立幟。蜚敷乎重瀨。王面鑄錢。充朶於互市。反客爲主。懼魁柄之倒。持變夏用。夷懷漏卮。而外溢維時。杏孫尙書默觀大局。預券遠謨。知中外宜合爲一家。謂天地不限乎兩戒。張侯西去。製成邃古之蠶舟。蘇使南還。飛到上林之雁帛。牡銅牝鐵。切灰試掘。於昆明橫緯。直經隧道。交通夫巴蜀。以至綢繆。漢約劑定。三章平準。周官園持九府。擴義烏練兵之紀。分蘇湖教士之科。而且撫卹瘡痍。進摩醴而述誠。維持庭瘠。仿鄭俠以陳圖。凡屬經營。俱關國計。卽論功業。足濟時艱。然其敷歷三十年。馳驅千萬里。而猶施家爲政。鄉里觀型。教孝垂經。庭闈養志。皆盛嫂莊夫人力也。夫人梓桑恭敬。世扇清芬。苜

着蕭閒人知隱德。柔淑女師之範。婉婉內則之文。孤露秋寒發楹書而共讀。慈雲春靄聽梵唄以相依。四行成脩十年乃字。執贄獻棗榛之禮。主祀紹蘋藻之詩賦。到子歸具瞻南國。助成博議。適在東萊鸞章下。而一品披衣翟茀朝。而六珈備服。妃稱嘉耦。肅若嚴君。於是出整明妝。下男角女。羈之拜入持大體。督奴耕婢織之勞。話兒輩之科名。桂花香近較舊人於繪素。穆木恩多絃續。琴張網開。綱舉侍郎公。願之其亦。驥顏爲歡。掀髯微笑乎。是勤相尙書者。一泊乎訪吳門而結宅。點綴園林。剪淞水以移家。婆娑杖履。侍郎公貌瞻矍鑠。性樂優游。聚舊雨今雨。以盤桓。合文星酒星。而觴詠。平章山水尙登庾子之樓。陶寫笙歌。屢願周郎之曲。尙書賢勞王事。被服國恩。絲綸題卿月之名。壇坫薦使星之剡。偶歸珂里。藉慰高年。小集金閨。况逢元日。夫人則聆雞鳴而盥漱。晉燕寢以羹湯。追陪粉墨之場。談笑饔飧之席。婦兼子職。舅比姑恩。卽至調病榻之棧。芥輶親侍。培墓門之梧。楨窳躬營。遂令尙書遵約。迎鑾奪情。扈蹕尊親。並重忠孝。無愆是勤。相尙書者。又一俄而乞西竺之蓮。三壇共禱。訪東瀛之藥。一葦同杭。而尙書力疾從公。致身報國。未獲尊鱸而遂願。且攜梅鶴以隨居。無如弓劍登山攀龍已渺。不料樓臺幻市說虎紛來。夫人陰抱杞憂。豫防僑壓。笑檢遂初之賦。雅慕偕隱之圖。果也爲謝敵人。李綱先罷。未忘故主。杜甫猶哀。全梓旣覆。而繼

翻大錯已成而競鑄江湖浩渺空聞草木之驚宮闕巍峩黯下黍禾之淚夫人外綏僚佐內飭組
網不須俟駕而卽行始信在官之如寄卒能舟車相屬匕鬯無驚是勳相尙書者又一迨至問幼
安之肥遯曾在遼東賦靖節之歸來重看栗里非遂猗陶而挈領但蘄梁孟以齊眉夫人素被青
裙掛帆逕渡紫茄白莧入座加餐莘莘攷笄冠之經瑣瑣問婚姻之雅良壻佳壻譽爲密親離孫
歸孫許以同閤尙書乃展白裘而廣覆汎秦粟以爭輸昭應林泉拯濟先由孀幼隴西喬梓周給
無間親疏夫人復籌范族之莊本根早庇散吳鄰之斛稼穡宜儲田京兆割宅而俱甘馬伏波揮
金而罔斬此皆稟承遺命布濩成規蚨得子而母不須飛燕貽祖而孫還能翼慶曰作善和以致
祥是勳相尙書者又一匪持此也夫人灑楊枝之水生有自來參貝葉之禪樂而忘倦堯洪湯旱
振未散之流亡離火巽風拾子遺之灰燼燦青燐於戰壘掩骼皆仁解黑劫於江村噓鱗亦活鴻
留雪印頗聞挾纊以知溫驪動雷聲曾見植旗而分糶溝壑有免填之老弱鄉閭多已反之旄倪
吳雨燕雲得霑潤澤湘江秦岱再觀高深所尤難者棄珍玩之需陳金列石屏鉛華之飾鬻珥典
釵婢媪薰德而投貲優伶聞聲而獻藝如斯巾幗實勝鬚眉均在廣輪合淪肌髓而不知夫人爲
尙書竟未完之志成不世之功塔七級而合尖山九似而覆篋固不僅金題玉隲拜四字之宸章

瓊級寶幢顯一門之家慶也。下畧。

自從這篇壽文傳播出去。大眾知道莊夫人對著尙書。死生相倚。終始不渝。不但災賑的捐款。踴躍輸將。便那紺字琳宮。黃冠緇侶。也都量爲飲助。使他好點綴湖山。弄得捐冊上。緣簿上。沒一本沒有盛莊。德華四個字。莊夫人卻從容得狠。恬澹得狠。明窗淨几。布被疏裳。任憑地方。怎樣豪華家庭。怎樣富麗。他除出善舉以外。概不十分問訊。一年復一年。幾乎無歲不賑。無省不賑。國家沒得什麼。酬報賞捐額。賞勳章。還把婦女們製就一種慈惠章。竹葉蘭花。搭配的連繇不斷。下面嵌著珍珠寶石。一隻鸞吓鳳。吓真是鏤金錯采。奕奕有神。這慈惠章。又分做五等。一等中。又分做五級。總統的國寶內閣的證書。從銓叙局頒發出來。赴印鑄局納費。祇領此時。總統已選了徐世昌。他棄了清國的太保。做民國的國務卿。做過民國的國務卿。再做民國的大總統。他是不講究武功。講究文治的。水竹村裏的閒趣。晚晴移裏的雅興。同一班名流墨客。彼此周旋。就中有個金匱廉惠卿。便是吳芝瑛女士的丈夫。雖然是個文人。著實有點俠氣。他談起那年良臣賚良弼。被炸實在可慘。如今血衣血褲。同平日所用的佩刀戎服。還是他女兒弱男保存。大眾想替他造個祠堂。只是不經府裏批准。恐怕對於民國法制。有點窒礙。世昌道不是從前鑲白旗副都統兼軍府諮軍諮使嗎。前朝有過郵典。沒有惠卿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

來。著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諭道。

軍諮府軍諮使鑲白旗漢軍副都統良弼。由留學日本陸軍畢業。調前練兵處當差。歷充軍學司。監督副使。補陸軍部軍學司司長。充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洊升鑲白旗副都統。兼軍諮府軍諮使。贊襄戎務。頗著勤勞。茲以受傷身故。殊堪憫惻。著照副都統陣亡例。從優賜卹。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該副統都有無子嗣。著該衙門查例具奏。候旨施恩。欽此。

世昌看罷道。良弼有兒子嗎。惠卿道。只有三個女兒。最長的便是弱男。今年十五歲了。良弼並不會反對民軍。不過他以知兵自負。纔會遭這劇變。炸他的是四川彭家珍。開說也傷重死了。良弼比不得別個旗人。日本同學亦有許多。是可以作證的。侍從武官長蔭昌在旁邊也幫著說話。世昌叫良弱男備個正式呈文來。惠卿知照了弱男。總算有了希望。那帶血帶淚的呈詞。還出是惠卿手筆。一面忙著勘祠址。集祠費。逸了幾個發起人。預備刊印捐冊。世昌果然准下來。還撥了一千元。經惠卿費早在寺院裏畫出一角地。打起圍牆來。中間三楹。安放神牌。陳設祭器。從左首進去。結構著小小花園。花廳上排著幾口廚。將血衣血褲。佩刀戎服。編號儲藏。還有些書畫長卷。都留著存個紀念。廳外淪泉。壘石灌樹。澆花極爲精雅。既可憇息家屬。又可酬應賓朋。正月裏開放幾天。把廚裏的遺物搬出來。可以供人

觀覽惠卿計畫已定。估計各費必須三萬元左右。弱男家裏清貧得狠。那能出貲。建築旗門子裏的戚友。到此已風流雲散。好問那個去商議。便是幾個在京的。也是衣食住要緊。那有閒錢幹這不急的事。若說到民國的官吏。爲著良弼建祠。總覺得隔膜。一層出錢。亦不踴躍。惠卿東集西湊。不過萬金。却好上海的羅迦陵夫人。晉京開口便答應一萬。惠卿喜出望外。昕夕趕造。在這羅夫人一萬銀圓。何曾算得鉅數。他丈夫歐司愛哈同先生。是上海英僑首富。他住得愛儷園裏。開義賑會。開水災會。絡繹不絕。兩夫婦捐款不止數十百萬。一部大藏經。兩個男女大學。尤其耗費得厲害。上海談起女慈善家。不是莊夫人。便是繹夫人。兩個人都得過一等一級的寶光慈惠章。羅夫人比莊夫人尤其性情溫厚。學問深純。每年禮佛朝山。往還南北京中的人。都知道他慷慨不道。他竟担任三分之一。他說是感念良弱男的孝佩服廉的惠卿義。所以圓成此舉。會記得夫人的年譜後序上有一段道。

先生營業繁恆。就肆治事。家政及學校。與諸慈善事業。皆夫人主之。夫人仁厚而明決。好善而重禮。博通中外書史。見人一面。卽識其賢。不肖論一事。輒先機判其得失。成敗事過。驗之無爽。銖黍尤審。儀節崇家範。時以應對洒掃。坐作揖讓之序。爲衆講諭。故家園以內。羣從子弟。下及厮走。凡數百人。咸謹奉約束。秩然循叙。而兩校學生。昕夕其聆訓誨。胥守禮說。學國內學潮。數作會校。獨

甯處若居莊徽夫人教誡之功弗及此性純孝親歿數十年歲時誕忌祭享涕泣哀戀有如一
日孺慕之誠近世罕睹至其精通釋典參澈大乘外宏覺皇之範旁及俱舍之旨非夫諷經禮懺
拜佛茹素者比也

羅夫人捐助了這萬金良祠居然落成在良都統有了這個祠堂在北京又多了一個勝景到得十二
月初十良督統殉難日期開祠設奠庶羞清酒素炬香花同僚祭同學祭朋友親戚鄰祭家屬祭良弱
男帶了妹子一一答拜還在祠旁設筵饗客惠卿總算大事已遂去謝了世昌一番忽然椿樹四條胡
同發生一件娼賭案牽涉的人不少已由警署拿獲鞠訊了正是

花謝水流何太驟
株連蔓引欲奚求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民國稱女慈善家者二曰莊夫人曰羅夫人此見諸府令非可過譽者然所謂一等級慈惠章
亦祇此二人惟莊夫人爲盛尙書之配輸贊中國是謂桑梓所需羅夫人作孀英僑不忘祖國以
彼絜此令人尤形景慕

莊夫人壽文長矣然皆實錄也羅夫人後序短矣然亦實錄也約而言之於莊夫人曰成夫之志

第九十四回

開私門窩娼捕陳七

追汽車擇婿笑朱三

八二

於羅夫人亦曰成夫之志如莊羅二夫人尙以夫志爲志蓋自履婦道而已此雖成蹟亦可以正風俗維禮教

寫莊夫人而以馮作證原其始也寫羅夫人而以廉作證要其終也寫莊只在助馮寫其最大處餘可略焉寫羅只在助廉寫其最妙處餘可知焉讀者反覆前後自然領會

清季殉難諸臣夥矣於虎邱建一陸祠私也於北京建一良祠公矣惜良祠似公仍私以其未列民國祀典也嗚呼死而求祠已屬多事况今日耶我悲良都統我不能不笑廉部郎

第九十四回

開私門窩娼捕陳七

追汽車擇婿笑朱三

上回說到椿樹四條胡同鬧出娼賭大案這窩家便是戲子陳葵香的母親綽號叫做陳七奶奶他在清國季年北京盛行南班子的時候便在南邊販了幾株錢樹子開起私門子來這班獵豔的大小官僚日日去逛胡同防得都老爺要無端開口雖然彌縫得無事究竟多了一條裂痕况且清音小班裏碰和擺酒鬧得烟塵抖亂還是可望而不可即急色兒那裏忍耐得住又沒有整百整千的銀錢使只落得暗暗裏垂涎隱隱裏下淚若說二三等茶室省是省了便是便了又怕買著回頭貨花了一筆醫

藥費還要惹人笑話。陳七奶奶趁著這個好機會，想出這個法子來，將小班茶室的生意一網打盡。真是門盈如市，賓至如歸。陳七奶奶居住的是大廈高廳，使喚的烏鴉鬢龍媚，不論旗粧的漢粧的，只要在膝下，都算是乾女兒。葵香的媳婦又美麗又機警，幫這七奶奶殷勤招待，沒個人不喜歡他家裏的姊妹花。一個綽號叫萬人迷，算是七奶奶臺柱。此外一個二姑娘，一個小林姐，都是常川駐紮。若是客人不中意，那大大小小的照片取出來，隨人選擇，只須寬費幾弔車錢，自然包你稱心如意。七奶奶也看著來客對付，若是有點經驗的，不過照例付了夜度費，以後任憑你們離合，倘然是個冤桶，慫恿乾女兒，斫起斧頭來，比清音小班還要厲害。他更做好做歹的說，什麼月包、吓季包、吓決，不肯放他們另住。七奶奶做了幾年，到得袁世凱當國，旗門子裏的親貴，果然打倒了，來的大批新人物，總長、次長、司長、參事、僉事、主事，都抱著自由平等的宗旨。七奶奶家裏益發比前熱鬧，還添了晝夜不絕的賭場。幾桌麻雀，幾桌撲克，有時還夾著牌九、搖攤。起初只有衙門裏的人借此消遣，漸漸銀行執事、古董老板也捱進來了。四面的流氓地痞，有了風聲，卻不敢動七奶奶的手。況且七奶奶的大門口，馬龍車水，全係體面人物。裏面門房、廚房、男僕、女僕，何等的齊整。大廳上紗帽派的書畫，琳琅滿壁，便有人進他的們，還當是名公鉅卿。那裏尋得出娼賭的窟宅？不知他大門進來，卻有一條小小夾弄，直通後門後。

門外面又蜿蜒幾十步纔是大道夾弄旁邊一扇小門開進去一座洋樓卻用圍牆包著外面一點都望不見下層做了賭臺上兩層是繚繞曲室錦帳牙床還有一間秘密烟寮却叫葵香媳婦專司其事打炮吓把火吓伺候格外周到還好同他說說笑笑走熟的都從後門裏進出到得夾弄裏便有特別口號招呼開門七奶奶算是開藏算是精細警署裏的人爲他不會納捐又不肯破費只捧著幾個大老早已同他結怨後來流氓地痞因爲分不著賭場的錢都是牙癢癢地還有同行嫉妬的私門子說七奶奶不留餘地弄得別人沒飯吃七奶奶正在興高采烈那裏還顧他人的媒孽偏有個警署裏的科員同個書記偷偷摸摸在別個私門裏認識個媳婦兒也說起陳七奶奶那面怎樣生意好客人多這老棍娘四奶奶進來插嘴痛罵七奶奶有財有勢看不起人料他這威風是不長久的那科員書記並不在意這日經過椿樹胡同後面看見那媳婦兒從小路抄出來上車便問他這是那一家媳婦兒道是七奶奶後門兩人約他到四奶奶家夜飯媳婦兒答應著誰知等了一夜催了三次總說七奶奶叫去不會放回四奶奶固然少筆進帳這兩人無興而返把恨這媳婦兒的氣一概移在七奶奶身上快快的回到警署這科員便打電話問這椿樹胡同的該管警官說有這娼賭窩子爲什麼不捕警官回說前門進出的都是當道實在查不出痕迹科員告訴他某胡同小路便是後門限他三日拿

解警官聽了警署的訓令總道是署長意思傳齊巡長巡警打聽這條進路巡警私下買通了七奶奶男僕叫他引導警官却便衣小帽站在後門外一班長警堵截了小路一班長警分布在小弄另外派幾個不相干的從前門闖進去聲言捉拿陳七奶奶外面鬧得鼎沸早驚動了賭客嫖客都想奪門出去還是七奶奶來得鎮靜說諸位大人老爺不要動聽憑他怎麼虛張聲勢他尋不到我的機關總是沒法若有人開門出去便中他計了大人老爺礙著前程却想溜之大吉那班叫來的媳婦兒大哭大嚷要叫七奶奶把他一條路由分說挖開小門就走兩腳踏出後門外面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捉一雙男男女女叫長警帶回警所候著警官從弄堂進去只見長警手裏有的拿著賭具有的拿著烟具七奶奶與葵香夫婦連同萬人迷二姑娘小林姐男女婢僕賽過一串大蟹從旁門拖出前門那大人老爺的車夫還不知道什麼事又沒處去尋主人只得趕了車子回家報信警官將門掩好前後加上封條回到警所一看老少男女共有三四十人如何容納得下有站的有坐的有哭的有歎的只七奶奶同葵香上了手銬警官問過姓名黃六黑七張三李四報了一陣忙用電話報告警署請示却好接在署長手裏署長知道七奶奶不是好惹的這場禍鬧得不小趕說連夜悄悄送來署裏問訊的電話討情的電話已弄得署長頭昏腦脹警官押解到署那署長早經候著將這男女當著賭徒辦理

每人具張悔過結罰洋十元五元了事。有幾個帶錢的，准他明日補繳。趁著宵深天黑，放他們回去。好遮一遮臉。只贖了葵香母子夫婦三個押著。署長向警官問起緣由，纔知是署裏的電話。署長澈底根究，管電話的人說出科員書記有嫌疑。署長忙到天明，連府裏都函電交馳的來請。從輕發落。署長明知天下無事庸人自擾，既然進了這扇門，總須見點顏色。三個人罰了二百元。七奶奶並不爲的銀錢，却是爲的面子受了這樣奇辱，大恥還想回去設法翻本。那知走進胡同，只見萬人迷三姊妹站在弄口，說封皮是揭了裏面，笨重細軟一概乾淨了。七奶奶聽著一路走一路哭，滿地的瓦片石屑，滿屋的破絮碎衣，堂廳上贖得一塊，櫥額廚房裏贖得一座冷竈。洋樓上下兩層的擺飾殘缺污爛，却是有意搗蛋。七奶奶道：糟了，糟了。我家裏興也興得快，敗也敗得奇。我算做了一場夢。葵兒還帶著媳婦唱戲罷。你們薦到四奶奶那裏去搭班，我也不願再幹了。快去喊部汽車來，我同你們往四奶奶家裏避一避。幾個人又無盥具，又無梳具，一套隨身衣褲，吃了點油條大餅，坐在破坑上等候。葵香去了。半晌回來，仍舊沒有汽車。說各行裏的汽車被朱三小姐包完了。因爲要揀擇女婿，在那裏汽車賽跑呢。七奶奶道：背時的人，應該如此。喊了一部街車，四人擠著去了。葵香夫婦自然謹遵母命。這私門子算是糊糊塗塗，冤冤枉枉的打破葵香，聞著無事，踱到茶館裏去歇歇。人山人海，在那裏候汽車。

凡是汽車經過地方。兩面男女的村的。的一概擠滿。大眾問起。朱三小姐是什麼人知道的。說是內務總長朱桂莘先生。啟鈴三女兒。朱總長娶了于夫人。生的女兒。有幾個。但鍾愛的。只是三小姐。朱總長原是瞿相國。瞿鴻禨的帳房先生。捐了個佐雜官兒。連升帶保。結交了這袁世凱。發財發福。買田砌屋。同趙秉鈞。可以伯仲。徐世昌。尤其看得他重。派做南北議和代表。到上海走過一輪。朱三小姐也跟著的。上海是汽車爭競的世界。三小姐心靈手敏。自然操縱自如。有時駕了汽車出來。還叫車夫進坐車廂。親自嗚嗚的開著。轉彎抹角。只要捏一捏喇叭。算是交代。萬一把婦孺們撞倒。撞壞。好在死人無可對證。有這衝過馬路。自不小心。八個字。儘好輕輕蓋過。三小姐在上海學了本領。能穀把汽車弄得追風逐電。騰雲駕霧。一般。到得代表回京。凡有替三小姐來作伐的。憑你戶限踏穿。三小姐百無一可。每日玩玩汽車。在什麼公園裏。劇場裏。露一露臉。他又長得粉裝玉琢。襯著極貴重的首飾。映著極華麗的衣裳。京裏的公子哥兒。那個不睽睽注目。好容易央人請馬前往議婚。不說太小。總說還早。況且這三小姐有點憨氣。還有點傻氣。有時輕顰淺笑。斌媚動人。象煞一朵交際名花。有時面色一沈。隨你獻盡殷勤。他總不傲不倨。大眾識他不透。自然動他不來。他忽然想出這汽車賽跑。譬如王三小姐。拋彩毬。不論富貴貧窮。只要趕得上三小姐汽車。他願帶著十萬奩貲。委身相事。這句話。哄動了全國。

會開汽車的都要租部汽車去碰碰看他早標明地點在那裏起在那裏止中間經過某處某處派著警察沿途保護大衆正在那裏凝望忽見黃塵裏面滾出一輛滿綴鮮花的碧色汽車來外面垂著緋色的帘子車頭子坐個女子粉撲撲的臉兒油鬆鬆的辮子認得是朱二小姐他手上帶著白皚皚亮晶晶兩個鑽戒擺動車輪那速率穩而且快旁邊有一輛紅色的是一個西裝男子開車年紀也不滿二十同這三小姐的車總覺得距離一兩碼後面跟著的螳聚蜂屯珠聯繩貫不過是箇附屬品也有中國裝的也有西裝的看客拍手狂呼三小姐毫不旁顧邵二厂有一首賽車行道

氣。嘯。嘯。聲。漣。漣。亂。雲。飛。捲。狂。颺。聒。蜿。蜿。一。線。來。是。誰。後。竟。誰。前。跋。車。首。揚。旌。旗。車。腹。襯。氈。氈。緋。紅。紺。碧。豬。與。黃。一。鳴。驚人。先。聲。奪。經。涂。環。涂。七。軌。與。九。軌。爲。康。爲。莊。五。達。與。六。達。中。有。祭。者。飄。飄。然。仙。乎。仙。乎。自。軒。豁。初。如。蛇。骨。蛻。繼。如。魚。尾。鱗。又。如。荒。郊。大。漠。俊。鷗。盤。復。如。豐。草。長。林。狡。兔。脫。隨。行。如。接。軫。並。駕。如。排。闥。超。乘。還。如。疾。者。趨。下。坂。更。如。跛。者。躓。道。旁。嘖。嘖。相。詫。歎。謂。此。璇。璣。仗。懸。幹。我。云。惟。熟。乃。生。巧。如。弩。有。機。矢。有。筈。疾。徐。進。退。指。顧。閒。步。驟。駸。駸。非。一。撮。覆。轍。卽。爲。來。者。鑒。慎。莫。書。空。笑。咄。咄。

三小姐沿路自然特別注意。離那停車的地方差不多只有一二里。他這車一步鬆一步。那少年的車

一步緊一步大衆都嫌三小姐魔力究竟不如男子不記得賣解女子遇著甘鳳池只將他鞵尖一合那女子不是軟化願嫁鳳池嗎所以男女的感觸男女的遇合我最相信一個緣字俗語說得好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磨真是鐵板注脚三小姐到得目的地只讓那少年一步三小姐跳下車來拉著那少年的臂膀一步一步走入一間房子裏只見一羣紅男綠女舉手歡迎三小姐一一介紹過了便將原坐的汽車帶著少年歸家去謁見父母這事算告結束有人說這少年是與三小姐有成約好的有說不到幾時仍舊離婚的現在看見朱于夫人的行狀道三女有家想已閨房之樂甚於畫眉了但是朱總長爲世凱心腹這種三小姐的小節也無傷朱總長的盛德到是那時候不好安插的是國史館館長王闈運世凱爲著面子不得不尋著這個人難爲這班總長小心伺候他總出言吐語非諷即譏人人怕剝痛瘡癥又怕搔著癢處他却不問尊卑貴賤一概施行正是

宜與伏波談饜饈

漫嫌方朔肆談諧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往讀陸哀所編陳七奶奶許一鵬所述朱三小姐離奇怪誕令人不能無疑然此種異聞雖清季猶未至此而民國潰決復潰決其黑幕尙可問耶作者匣劍帷燈尙存忠厚於此已見官箴之玷

家教之衰。

陳七奶奶其布置可謂密矣。其聲氣可謂廣矣。然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積怨久也。不然。笨重細軟。均在封閉中。誰敢損其毫末哉。警署裏的人。結怨於先。流氓地痞。結怨於後。趁夥打劫。有意搗蛋。雖捧著大老。亦屬無濟。七奶奶其般鑒也。

昔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而袁世凱最喜用不讀書人。趙秉鈞以外。朱啟鈴其一也。朱之位總長。磨代表。可謂貴矣。然縱女自由。傳為笑柄。家之不齊焉。得治國。我不責三小姐。我不能恕朱啟鈴。賽車奇觀也。羣男子與一女子賽車。尤奇觀也。讀邵二厂賽車行。如畫如話。為之拍案叫絕。

第九十五回 名刺誰投王館長 老嫗 誅辭閒寫康聖人 慟雛姬

上回說到王館長聘脩國史。最喜歡開玩笑。恣諧謔。弄得人認真不得。回話不得。他一年在館裏。不過幾個月。此外東奔西走。尋尋山水。望望賓朋。總帶著個老嫗。周媽隨身伏侍。有人說他是不忘舊好的意思。有人說他是非人不暖的意思。他卻行所無事。笑罵由他。每到感事傷時。不免要借詩寄意。曾記世凱為總統時。有二律道。

北望郵程千里昏。杜陵愛國但聲吞。並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羣兒枉自尊。元紀沐猴妖讖伏。樓燒黃鶴舊基存。請君莫灑新亭淚。且復青春指杏村。家家守歲歲仍遷。恐對清尊晝燭然。大壑藏舟。驚半夜。六龍回日更何年。憲期縮短難如願。游宦思鄉且未旋。若補帝京除夕紀。料無珂蛋詠朝天。

樓來世凱任他做館長。他見了世凱便說近有一聯。上聯是民無恙也。國無恙也。下聯是總而言之。總而之之。額上四字是旁觀者清。大衆也。只好付之一笑。有時間他國史如何著筆。他說第一篇是太祖高皇帝孫文木紀。因之大衆不敢同他開口。他號叫千秋。原是湖南的舉人。因爲會試不第。便寄迹在肅順幕裏。對著肅順始終袒護。卻與曾文正甚不融洽。所撰的湘軍志。便是他駁會的根據。忽而作客。忽而講學。到老還不會一第。清廷賞檢討賞侍講。算是優禮他了。他起初同夫人偕居的地方。有名叫做湘綺樓。後來再圮再焚。仍然用著這兩字。他還題著幾句銘道。

瑩瑩物性。高深相養。謀野宜幽。在城思曠。亭亭茲樓。通廓相向。身安容膝。神超四望。如舟陵風。在樊斯旺。盧牟六合。攀躋百丈。

他夫人以外最長的。便是莫姬。只是他獨享高壽。這些寵姝愛妾。大都中道分殂。他雖是個有情人也。

第九十五回 名刺誰投王館長 依老嫗 誅辭間寫康聖人 慟雛姬 九二

沒法挽回劫數。俗語說的彩雲易散琉璃脆。彭祖不是娶過九十九女嗎。他莫姬哀詞裏有一段道。

嗟子之生。南荒農女。家饒穀帛。闌喧牛馬。呂公善相。云丁孤苦。法不人妻。榮於母父。六歲寇興。焚彼象齒。從姊俱竄。俘于盜壘。姊以贖帛。子幼且敏。見喜盜妻。遂爲母子。豺虎難依。盜殺其妻。出坎入窞。逾墮於泥。倡工攜子。彼婦居奇。教手總角。不畫蛾眉。余賞一言。傷心聞樂。子雖在賤。瞻顧遼車。要以樵汲。衆歎子諾。余果長貧。終身劬作。糟糠命也。執妾而安。余生傲世。何子之歡。來驚七貴。

暗動羣賢。子無憾矣。余亦維慳。

這時他已有四五十歲。不知怎樣弄這散花老女來伴雜摩他。卻同這周媽並駕齊驅。往來傳食。這周媽操著湖南土白。望去像九子母。鳩盤茶一般。那鬚髮白髮的老年。卻靠周媽做壽星。竹杖有年。道出湖北。段祺瑞正做都督。他乘便前往拜謁。却有兩張名刺。一張是王闓運三個字。一張只有周媽兩個字。司閹的知道是王館長。那周媽又是什麼人。又不便進去。回又不便進去。不回。他早跳下車來。穿著藍色龍團棉袍。天青龍團棉鞋。白襪。朱履垂垂的。紅絨小辮。旁邊扶著個老嫗。大晃晃的。缺襟褂子。硬綳綳的。紮脚褲子。梳著一個髻。是白雪雪的。趨著一雙鞋。是灰撲撲的。還捏著一枝旱烟袋。掛著一個皮荷包。一路說說笑笑。踏進頭門。段都督早已降階相迎。但看了這不倫不類的周媽。又不好叫家。

響出來招待到了會客廳裏段都督同館長談話周媽坐在下面一筒一筒抽烟值廳的僕人送把一杯茶周媽只一飲而盡段都督發帖來請西餐並不提起周媽他仍舊帶了周媽同去赴宴段都督又好笑又好氣讓館長坐了首席周媽居然次席合坐的陪客猜不透這一對怪人物他同段都督說起周媽還道是三十歲的老寡婦二十年的老節婦從湖北一直到京不論同年門生來見周媽總氣昂昂坐着便空下來同孫兒女摸摸牌擲擲骰子周媽也算一份大衆瞧不起周媽有一說笑話的道姓周的都是搭脚卽如江淮河漢溝虎豹獅象牛龍蠶蛟龍鰍溝字牛字鰍字不是搭上一脚嗎所以趙錢孫李周周字也算搭脚搭脚搭得好怕要戲到正式了周媽懂得這話勦著王館長說要替他抬一抬高他却沒有法想卻好內閣頒布褒揚條例什麼紅綬綠綬紫綬白綬的褒章分別得明明白白他尋了兩個湖南同鄉官把周媽在內務部裏上個公呈說他怎樣守節怎樣助賑部裏照例核准將褒狀褒章發下來周媽得了一塊紅綬金章一塊白綬銀章趕緊做件新外褂掛起來出出風頭同時上海灘上有個周媽中了浙江塘工彩券獨得五萬元他便挾貲歸去大衆稱他周太太這周媽有了褒章儼然也是周太太報紙上替他倆鼓吹說一富一貴做人做不過周媽這要算無巧不成話呢周媽跟著王館長住在京裏不道張勳惹出復辟的禍來武聖人電請文聖人進京授爲弼德院院長文

第九十五回 名刺誰投王館長 依老嫗 諫辭間寫康聖人 慟維姬 九四

融人胆是極小的，才是極大的。有人見他蒲扇遮了臉，坐在汽車裏，可惜只顯耀了十幾日。前清有了後清，國史館當然撤了。王館長早已沒了。文聖人滿嘴的保皇，其實也同革命差不多。還是革命到兵，將擋水來土掩，沒有保皇的鬼祟。這文聖人便是大名彪炳的康，有爲原名祖詒，號叫長素。他從廣東到廣西講學，不過附會公羊學的說話。什麼據亂昇平，太平三世，中了一名舉人。想趁甲午中日開戰的機會，上書言事。京裏一班人都疑他學術不正，所以後來中了進士，只用個主事。不知道光緒怎機受了他的愚，借著變法、自強四個字，把祖宗成法剷除殆盡。還想謀圖頤和園致死。老佛爺幸虧袁世凱受了密詔，通知榮祿、老佛爺，纔算逼他出境。外國當他做國事犯准他各處游歷，只晦氣了林旭、譚嗣同一班人。雖則在廣東封他的產業，拿他的家屬，終究沒有獲著一人。反聽他在華僑裏面，富有累貴爲票的亂獵。最後率性納了華僑何旂理，做妾。遁逃海外，著書立說，總是痛詆老佛爺，不是呂雉，便是武曩。淫亂吓廢立，吓都是他捏造出來。都是他宣播出來，有餘不盡的。戊戌黨人抱著他的學說，慢慢死灰復燃。辛丑以後，這些舉動，那一樣不畫著戊戌葫蘆吓。就中鑽出袁世凱來，手段比他利害。處有破壞，沒有建設。清國那得不亡。康聖人還是袁世凱的功臣呢。康聖人此番遭了失敗，連這愛妾也愀然死別。他感想二十年的情誼，又替他傳宗接代一篇諫詞，寫得懇懇切切，到不好責備他過情。

只因元配具在。理旃總不脫這妾字。偏是理旃最恨這妾字。康聖人硬要曲解這妾字。曾見他一篇拉雜難雜的話。仍舊不能自圓其說。他的議論道。

理旃女士尤嗜中國學。嘗怪吾不教之。吾以女士習歐美俗。一夫一妻而英文無妾媵。誼每一念及頭痛脈厥。膚冰足直。幾死。吾語之曰。夫多妻本平等也。突厥波斯限以八女。皆平等。然太無等級。易起爭鬩。且出身或有微者。故先聖于不得已。別曰妻。妾之妃。夫爲婦。誼與妻同。居于堂。寢于室。祭于廟。但少有等爾。故漢人號曰旁妻。又曰下妻。此妾爲妻之據。但爲旁下。云爾。古曰媵。更非賤也。故古者女稱。雖后亦必自名爲妾。諸侯一娶九女。大夫一娶三女。姪娣從嫁。曰媵。詩曰。諸娣從之。祈祈如雲。故春秋之世。國君之女。自長者一人爲夫人外。餘皆媵妾也。晉文公一亡公子耳。秦穆公以女懷公夫人再嫁之。故曰懷嬴。賤班在九人。又春秋公子結如陳媵婦。此以媵大夫故略。然則國主之女。且有爲丈夫媵妾者。天王使宰孔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仲子非夫人。而天人且令宰相之尊。親將其贈。然則何賤之矣。具貴賤亦無常。春秋之誼。子以母貴。亦母以子貴。故後世嬪御生子。尊爲太后。以臨朝者多矣。卿良家子也。與尋常之起家微賤者異。依春秋誼。大夫娶女。則鄰國相媵。卿乃媵也。旁妻也。妾有貴賤。媵貴妾也。何損焉。怒乃少解。

理旃原是舊籍廣東只因父親海外經商便熟習英國的語言文字還能够水彩畫法住在星加坡的
憩園那園裏荷月柳烟意境蕭適他不知道康聖人還有元妃那時康聖人保皇的盛名華僑誰不欽
仰雖是理旃年齡較穉他以爲嫁得中國第一流人物總算終身有託到也不嫌憎康聖人老更不嫌
憎康聖人窮漸漸露出馬馬脚來他香港尙有夫人硬想派他作妾外國沒有這名目甯可外夫外婦
到沒有人譏笑的康聖人引經據典譬解把他聽終譽得聞所未聞滿不來他的意好在旅食海外沒
有什麼嬌庶憑你寫信的時候稱夫君稱夫主稱夫子只要康聖人答應還有那個來挑剔到得開放
黨禁康聖人挈眷回來難免要在家庭裏相見理旃已是成行兒女勢不能捨他去這伊鬱憤激的
情狀自然可想而知康聖人無計可使無藥可醫眼睜睜看他委頓而去閩海的邱菽園却弔他一詩
道。

急雨打荷圓壁碎濃雲抱月寶珠沈
父展玉疑新識叱撥嘶紅悵綠陰
郭代淑嫺應厚殯鍾成
命婦想徽音由公作達誰能遣錦瑟華年定廢吟

自從理旃歿後康聖人百無聊賴連保皇的宗旨也漸漸冷淡了隨意做幾篇文寫幾幅字大衆尊他
一聲遺老他便後車數十從者數百學聖人周遊列國的樣子這班督軍省長很有幾個仰望他的授

餐適館著實優待偏是康聖人嗜古成癖在河南把石刻運回了在陝西把經典搬走了報紙上喧傳出來幾乎弄到欲歸不得好容易再到上海又在愚園路辦什麼天遊學院自顏所居叫遊存廬這年已是七十生日一面居然賜壽一面居然謝恩那摺上洋洋灑灑有二三千字前面說些感激涕零的話後面還追記戊戌年的事說先帝怎樣英明怎樣苦楚將老佛爺稱做那拉氏依舊肆口謾罵我想康聖人是讀書人那有對著孫子痛詆祖母的道理那有做了臣子痛詆太后的道理這不是老而詩嗎曾子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康聖人竟到死言都不善呢這個親筆的摺稿還印刷出來流播海內想來奇也不奇康聖人是山頹木壞了還有一個講學大家章風子學問沒有康聖人這樣怪聲名沒有康聖人這樣大他竟將經學史學醫學政治學軍事學一古腦兒擔任在身上其實談說文是破碎的談古文是艱深的談到革命是嘴裏的種族革命紙上的政治革命連袁世凱這樣的康刻忌妬嫉還不會傷害他他究竟爲什麼叫這風子呢正是

楊子不勝歧路感
次公徒負醒狂名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王壬秋未嘗無學問康長素亦未嘗無學問若在乾嘉時代不過著書終老而已卽有堅僻之議

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預殉籌邊使

記名妓空悲革命人

九八

論諸體之行爲亦不敢暴於國家肆於社會而王之玩世如此康之欺世又如此平心觀之康之罪尤浮於王。

壬秋之於周媽其實際無從深考但就表面視之令人咄咄稱怪然壬秋固深於情者讀其樓銘味其哀詞皆才人之筆也既以一聯一額譏諷世凱安知不以周媽狎侮祺瑞乎周媽且得褒狀且得褒章世凱名器之濫可爲太息。

何理旃傾慕浮譽終身抱憾可憫也特不知長素結婚時向理旃如何措詞向理旃家屬又如何措詞在南洋時如何措詞回中國時又如何措詞總之先妻之而後妾之長素不特屈於法且屈於理矣雖盈篇累牘曉曉置辯奚取哉。

長素釋妾字釋媵字雜引經典似是而非而又舉突厥波斯以爲證是不純也長素以講學家自命讀此可知其說經之程度。

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預殉籌邊使

記名妓空悲革命人

上回說到章風子爲著革命兩個字屢次爲人注意他卻還談不到革命他原名炳麟後來改做絳原。

號。枚。叔。後。來。改。做。太。炎。實。在。是。個。書。院。裏。的。考。生。報。館。裏。的。編。輯。其。餘。並。沒。有。什。麼。能。耐。爲。什。麼。大。衆。說。他。是。革。命。呢。他。本。是。浙。江。的。餘。杭。人。父。親。輪。香。校。官。確。係。宿。儒。阿。兄。炳。森。炳。業。都。是。舉。人。枚。叔。幼。年。卻。有。羊。癲。風。的。考。過。一。場。縣。試。因。爲。常。要。發。病。不。敢。進。場。纔。捐。了。一。名。監。生。他。從。餘。杭。到。了。杭。州。住。在。上。興。忠。巷。這。時。詰。經。精。舍。的。掌。教。是。俞。曲。園。看。他。小。學。有。點。門。徑。便。收。在。他。門。下。做。弟。子。他。每。逢。月。望。應。課。總。要。敷。衍。三。五。卷。卷。子。第。一。版。是。自。己。謄。真。的。以。下。便。叫。人。捉。刀。了。曲。園。認。識。他。的。字。大。都。取。在。前。列。他。藉。此。可。多。得。幾。千。膏。火。錢。他。隨。身。只。有。個。如。夫。人。兩。個。女。孩。子。一。是。名。效。一。是。名。聶。他。終。日。焚。膏。繼。晷。伏。案。讀。書。從。沒。有。一。些。嗜。好。不。過。對。著。清。室。不。是。稱。韃。便。是。稱。胡。康。熙。雍。正。的。廟。諱。隨。嘴。指。斥。弄。得。老。輩。掩。耳。而。走。連。沒。人。敢。同。他。結。婚。他。這。如。夫。人。還。是。伏。侍。他。老。太。太。的。舊。人。呢。空。下。來。學。學。古。文。卻。是。贅。牙。佶。屈。象。個。取。法。漢。魏。鈔。了。幾。篇。向。譚。復。堂。就。正。復。堂。說。他。是。楊。雄。的。艱。深。文。淺。陋。著。實。要。從。遺。詞。運。筆。上。研。究。不。道。林。迪。臣。太。守。考。試。東。城。講。舍。接。連。取。他。三。個。第。一。招。他。到。衙。門。裏。覆。試。同。考。的。有。邵。伯。綱。章。邵。彝。仲。義。孫。耦。耕。文。藻。袁。文。蕪。毓。麟。汪。叔。明。熙。樓。歐。荻。思。語。現。在。這。幾。個。都。算。是。文。學。革。命。家。枚。叔。獨。冠。曹。偶。自。然。聲。譽。鵲。起。這。年。是。光。緒。丁。酉。徐。季。和。學。使。准。免。他。錄。遺。叫。他。鄉。試。他。却。沒。有。學。成。八。股。腔。調。擺。出。夷。然。不。屑。的。架。子。大。衆。見。他。縣。試。不。覆。鄉。試。不。赴。都。說。他。敝。屣。科。舉。象。是。個。草。

第九十六回

哀孝女預籌邊使

記名妓空悲革命人

一〇〇

命黨實則革命二字如何解釋還沒有人知道他也借了革命招牌到上海蘇報館裏當編輯做了一部觸犯忌諱的這書與主筆鄒容牽連下獄鄒容喫不起苦死了他在西牢裏做皮鞋足足有三四年放了出來走臺灣渡日本放言高論居然弄假成真革命黨人慢慢認他做同志終究派別各異融洽不來到得推翻滿清世凱慕他的大名給他勳位勳章叫他做有名無實的東三省籌邊使他也滑稽得狠將勳位勳章不掛在衣襟上反掛在扇柄上這個機會纔娶了吳興湯女士做元配僅僅只有兩載又被世凱拘繫在北京龍泉寺裏派著長褂巡警監視他靠著幾本破書尋生活一封一封的家信寫回來想湯夫人到北京去一趟說得著實可憐到是這姦小姐同著丈夫龔未生親自入都省視枚叔叔雖則恢復了自由那憔悴憂傷幾乎沒有生趣枚叔從前信裏說的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枚叔也有點覺悟過了姦小姐料定父難未已不如先殉免得添幾番愁悶既歿以後枚叔有書亡女事畧道

亡女姦字蘊來性端簡生十歲喪母余適以事遭胡清逮捕故姦從其伯父受學三年余遠難抵日本東京始通書存問又四年衆東行余教之詩不深好也適嘉興龔寶銓年十七矣寶銓素與會稽陶成章善亦數離患東走從余學故成章爲致詞既婚未得歸國濡滯東京歲餘武漢興余

始與寶銓效先後歸上海而成章邂逅遇禍寶銓不自憐去歸居泉唐西湖無問世意民國元年夏復與寶銓同赴東京治病踰年歸效猶好潔平居衣服有小褻垢必齟齬刮治之而惡與乘時取勞者往來然處家委順善得尊長歡與叔妹居無閒言獨時鬱鬱不樂常欲趣死余數遇禍而寶銓亦時快鬱民國四年四月效如京師省視言笑未有異也然燕處輒言死爲南面王樂余與季女荳常慰藉之寶銓引與觀樂或游履林園開始終不怡見樹色益憮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與寶銓調譚笑至乙夜就寢明旦起視已自經足趾未離地解拊其胸大氣旣絕矣醫師數輩皆言不可治遂卒嗚呼余以不祿出入生死幾二十年寶銓亦顛沛者數矣幸雖有功未得以觴酒與賓婚故人相勞而覺咎復時中之成章之死與其他故舊無窮失據之狀皆效所親睹也身處其間若終身負疚疾者其厭患人世則宜然效未死十日余嘗以疴癢欲購石藥效懼有故輒止僕人母往其操心危厲如是而遽自毀其躬比殮面如生顏色更如歡笑者此曷爲而然耶民

國四年九月十一日書

效小姐既然身殉大衆都稱他是孝女枚叔的女婿龔未生在杭滬充個浙江圖書館館長將枚叔所有的著作搜括攏來刻成一部章氏全書枚叔仍舊回到上海前幾年還要發電報上意見書向各省

做做主考試演說近來已經銷聲滅迹大約是左擁孺人右抱孺子了。絢爛歸到平澹那學問也好。由虛而實由馭而純枚叔不爲世用。到是玉成枚叔呢。枚叔終究逃不出書生世。凱纔留他一條性命。回想那世凱辦理籌安會的時候。各省怎樣熱烈。怎樣迅速。江蘇領銜的是繆荃孫。浙江領銜的是朱福誥。一本袁氏盜國記裏將這些榜上有名的星羅棋布。這纔叫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呢。世凱認了趙爾巽。李經羲。幾個人。做嵩山四友。還封黎元洪做武義親王。一道洪憲皇帝。上諭下來。公侯伯子男的封爵。比周朝諸侯。八百格外繁盛。有了將校尉三等三級。配了卿大夫士三等三級。郊天祀孔。禮制館。早謹敬預備。皇后太子嬪妃以及宮裏的女官。沒一個不殷勤盼望。只等御轎一登。御座一擺。怕不是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嗎。北京趕緊的進行。但怕各國不肯承認。所以把君主立憲四個字。騙騙各國。不管你兒皇帝孫皇帝。皇帝拚著中國幾千里地。幾百萬錢。總須過一過。皇帝癡想不到雲南一個大霹靂。將八十三日的新皇帝驚醒了。新華春夢。世凱問起事的是什麼人。大衆說是蔡鈞。世凱道。松坡前幾天不還在京麼。弄得這樣的快。幫助他的。總是唐繼堯。任可澄了。忙叫內閣擬好通諭。還派出四省經略帶兵會勦。誰知從前贛甯這一戰。打一仗勝。一仗穩。擺穩了正式大總統。這纔是隔一日失一省。竟推翻了纔卽位的新皇帝。憑你怎樣高爵厚祿。總沒有人相信你。改轉來仍做總

繞如同甘蔗渣兒嚼了又嚼還有什麼味呢世凱始而一急繼而一氣不道大船翻在陰溝裏一世英名而今喪盡比那曹孟德分香賣履的結果覺得還要可慘黎黃陂輓他一聯道

華夏日重光回思締造艱難億兆生靈應感泣

勳名天不朽太息受終危急萬幾擊晝失師資

馮河間又輓他一聯道

爲天下痛兼哭其私一柱存亡關氣運

如四時行成功者退千秋華夏仰威靈

世凱這番的失敗雖說是天怒人怨四方響應也是一時疏忽放走了這蔡松坡在松坡從雲南都督卸職下來到也極欽佩世凱所以到北京來走走正是籌安會興頭時候他看得各省這班將軍都被公侯伯子男軟化了這種手段比司馬炎朱溫還容易推翻清室靠著革命軍繼續皇帝歸我袁世凱中國仍舊用君主制革命軍何苦多這舉動呢松坡單身匹馬在京裏四面都埋伏著偵探萬一露點消息性命防要不保日日只在八大胡同裏逛吃了醉了臥結識了妓女小鳳仙鶴鶴形影不離小鳳仙出外去應條子他那怕酒闌燈熄也坐在妝閣裏等著弄得晝眠夕起精神委頓口口聲聲

要討小鳳仙只礙著鴛母身價太鉅世凱聽見松坡醉生夢死料他沒有大志防備他的心漸漸懈了他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暗中同小鳳仙說到天津跑一趟隨身只帶著皮包跳上汽車果然沒有人知道一逕便往雲南去了小鳳仙等他幾天不回來向他朋友家裏打聽都說不知他去向誰知不到幾日蔡鐸的大名傳徧中國世凱一著不到滿盤全輸把國事交付黎元洪家事交付徐世昌中華民國換了大總統將雲南起義這日做了紀念日松坡爲著大局已定自己早積勞成疾上海住了幾時匆匆又往日本養病壯志雖酬華年竟謝這不是極可惜嗎孟心史有一輓聯道

被髮左袵當時微管定何如詎知民到於今九合一匡虛受賜
棟折榱崩舉國與僑將共壓畢竟天之所廢誰云多難可興邦

倪丹忱又有一輓聯道

飛將歟飛仙歟躍馬南溟騎鯨東海

先民也先覺也哀緇衛國鑄蠡越都

松坡在日本歸喪北京自然該開追悼會舊時的洪憲功臣今日做了松坡弔客這消息傳到小鳳仙耳朶裏想到往時的纏綿恩愛不免潛焉出涕却要撤去牌子替松坡守節大衆說你不曾進松坡的

門。這。事。可。以。不。必。只。須。到。會。哭。奠。一。番。聲。價。要。增。加。不。少。小。鳳。仙。想。送。副。輓。聯。只。是。不。好。措。詞。自。有。一。班。捧。角。家。你。也。擬。稿。我。也。擬。稿。送。來。把。小。鳳。仙。選。用。最。後。用。的。一。聯。道。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因緣成一夢
幾年北地燕脂自傷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到得開會這日府裏院裏部裏同各種機關都來獻花獻酒還有各省的代表輓聯輓幛彌滿四壁正在開幕行禮外面走進個年近二十的女子白衫白裙頭上用白巾紮額後面跟著老嫗執著香燭娉婷娉婷的步上台階大衆認得是名妓小鳳仙看他脂粉不施益形嫵媚他站著等衆人開會畢後叫老嫗然香點燭排上一桌祭菜奠了三爵拜了四拜哭得來痛不成聲大衆說松坡有這英雄肝膽對付世凱偏有這兒女心腸對付小鳳仙著實可敬可羨小鳳仙去了追悼會也算散了北方的蔡都督靠著飲醇近婦成功了這樁大事南方有個湯都督也借了飲醇近婦隄防世凱的猜忌不過湯都督的詭譎神祕沒有蔡都督這樣光明磊落這湯都督便是從前張會敷幕裏主謀殺秋瑾的大軍師爲什麼叫他做都督呢世凱爲什麼要猜忌他呢正是

酬功最怕同文種
遺興無妨學信陵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冤哉。枚叔之革命也。清廷不察。至與孫康後先購捕。枚叔之名反重矣。枚叔固與康異。趨枚叔且與孫異。趨清廷。錮之。袁政府又錮之。其困苦實過於孫康。枚叔信中三語。是他感慨處。亦是他的覺悟處。

枚叔蓬首垢面而談詩書。我不能爲之諱也。效小姐則衣履有小褻垢。必覺顰刮治之。其父女異趨矣。然其事畧中。所謂常欲趨死。燕處輒言死。殆亦有激而然歟。防父之死而不惜自死。謂之爲孝。固宜。

世凱既死。松坡卽死。若松坡早死。必無人敢抗世凱。世凱儼然帝矣。天偏留松坡以爲世凱敵。天蓋不欲帝世凱也。松坡此舉。不特爲民國吐氣。若隱爲清國復仇。世凱其如松坡。何。世凱其如天何。

松坡納小鳳仙爲筵口頭語。也不必有是事。小鳳仙替松坡守節。亦口頭語也。更不必有是事。松坡之暱小鳳仙爲藏身而已。小鳳仙之冀松坡爲沽名而已。假戲真做。煞是好看。然讀小鳳仙輓聯。不能不使才人學人一齊頰首。

第九十七回

近婦飲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壁舊女伶下堂

上○回○說○到○湯○都○督○是○飲○醇○近○婦○晦○迹○杭○州○大○衆○都○說○他○怕○世○凱○的○疑○忌○他○實○在○是○得○著○二○十○萬○滬○杭○鐵○路○總○理○的○酬○勞○面○團○團○做○了○富○家○翁○想○享○享○後○十○年○的○豔○福○只○是○不○好○討○姨○娘○納○婢○女○喪○失○他○清○名○雅○操○所○以○只○到○私○門○裏○走○走○衆○口○一○詞○的○叫○他○湯○大○人○因○爲○他○做○過○浙○江○的○都○督○不○知○他○在○前○清○時○候○雖○只○從○翰○林○放○出○來○補○了○一○任○青○陽○縣○後○來○却○鹽○運○使○提○學○使○連○升○三○級○結○末○還○派○他○做○浙○江○宣○慰○使○究○竟○他○對○著○清○朝○不○知○道○有○什○麼○惡○感○下○一○諭○總○是○辭○補○一○缺○總○是○辭○還○說○什○麼○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大○有○父○母○在○不○遠○遊○的○意○思○有○人○說○他○全○是○假○話○實○是○不○肯○把○鐵○路○總○辦○放○手○但○他○做○總○辦○的○時○候○的○確○釘○鞋○雨○傘○步○行○渡○江○一○點○看○不○出○架○子○爲○著○郵○傳○部○要○借○款○築○路○他○替○商○民○竭○力○爭○辯○罵○得○盛○宣○懷○汪○大○變○是○賣○國○賣○路○激○出○在○籍○大○學○士○王○文○韶○來○領○銜○具○奏○工○程○師○姓○湯○的○鐵○路○學○堂○學○生○姓○鄔○的○死○在○這○個○機○會○硬○派○他○算○殉○路○開○追○悼○會○募○撫○卹○金○那○個○不○說○湯○先○生○正○派○公○道○清○廷○爲○他○把○持○的○利○害○革○了○他○的○職○不○准○他○與○聞○路○事○這○班○鐵○路○的○股○東○鐵○路○的○辦○事○人○員○只○知○道○有○湯○先○生○不○知○道○有○大○清○皇○帝○他○趁○此○聯○絡○黨○人○將○杭○州○城○站○做○了○軍○事○機○關○諸○暨○的○尹○氏○兩○姊○妹○專○來○管○理○藥○彈○增○撫○臺○毫○無○覺

第九十七回

近婦飲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壁舊女伶下堂

一〇七

察再料不到在湯先生身上。到得衙門被燬，身子被囚，纔看見上海迎回來的浙江都督，便是湯先生。湯壽潛他鹽運使提學使，不做來做都督，諒已是棄文就武了。孫師鄭贊他的詩，有兩句道：子孝臣忠，今已矣。儒門腐語，莫重陳。這話，不錯呢。湯都督在職時候，槍斃了旗員貴林，遠用刀剝死了旗人盛俊齋。這俊齋，同一個團長陳姓的，不過有點風流罪過，居然不俟審訊，結果性命從此睚眦必報。人人自危，幸虧來了蔣伯器繼任都督，將軍紀重行修整，讓這湯都督去婆婆風月，嘯傲烟霞，罷不道老運亨通，撈到這項意外進款，便在杭州彩霞嶺住下了。那時杭州私門子鱗次櫛比，最著的幾家，載在柔欠的瓜山豔綴，記得有幾則道：

錢素蘭由火藥局弄遷，黃衙弄徐班侯侍御力加提倡，其門如市。警察廳雖近在咫尺，未敢過問也。素蘭有嫗有婢，陳設與官家相埒。部下義女以數十計，環肥燕瘦，裝爲百美圖。隨客自擇，飛輿一去，嫵嫵其來。曲室洞房，椒蘭四溢，尤聯絡機關中人，故多年未曾破案。嗣因與某督察員有隙，不動聲色，一網打盡。素蘭乃樹幟於上海之清和坊。

九花娘本胡姓，初居興忠巷，未之寄也。因與某律師相稔，始稍稍知其名。盛鬻豐容，極善脩飾，而一場雀戲，卽許真個銷魂。商界中人咸趨之若鶩，會有警廳某科長出入其門，乃屏律師而暱科

長科長被警士所弋。卒因是去位。始擬擋來滬。設礮和臺於牯嶺路。旋更名情靜。隸民和里。某寮。蓮英與阿毛並旗產。蓮英父爲文佑。卿協領。廐卒阿毛父則馬甲也。國變後貧無聊賴。迫而爲此。阿毛貌不甚麗。而冷蕩性成。善伺人意。遂見賞於偉人。許某納爲窻室。蓮英蠲脂除粉。樸素無華。雖辱在泥塗。尙思作蓮花自拔。無如風塵憔悴。知己難逢。至滬後一變方鍼。騰趨而爲花國總理。又墮入阿芙蓉劫。貌乃漸瘠。祇以金珠自銜而已。阿毛嫁未期年。許遂中殞。現在新市場一帶。爲四美泰酒肆當爐云。

湯大人結識了錢素蘭。不怕沒有姊妹花前來承值。他卻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時帶個人渡過西湖。到什麼別墅裏。一宿有時邀幾個人坐了汽車。到上海旅館裏來。一住大衆認得湯大人。靠他做護花。並不願同他計較。後來被九花娘攬去了。九花娘曾經滄海。事事都體貼入微。只要湯大人肯踏進門來。憑你公子王孫揮金如土。也情願紅顏白髮。雙宿雙飛。湯大人卻不過情。往往打個電話。拿張名片。替九花娘的姊妹們到警察廳裏討個保。這班粉白黛綠的。千恩萬謝。湯大人樂得做個廣大教主。況且精神又足。腰腳又健。汽車到了南星站。儘可走到花牌樓。到了拱宸站。又可走到福海里。起初這些後生小子。出來喫檯酒。叫個局。遮遮掩掩。要瞞著湯大人。不道湯大人比他們興高采烈。三日一大宴。五

日一小宴。那個不來趨奉。湯大人倚老賣老。喜歡約些中年婦女。吃吃談談。婦女們有什麼見識。或是爲著丈夫要謀事。或是爲著父母要借錢。湯大人的聲光自然有求必應。人人相信。他耆年頌德。還要避什麼嫌疑。所以湯大人到處歡迎。不過有人說他先後不同。貧富各異。罷了。袁世凱既不會難爲湯大人。他自己依舊保不住。黎元洪碰了張勳。張勳碰了段祺瑞。一幕變一幕。弄得張勳房子也燬了。家財也散了。弟兄們也死的死。逃的逃了。他索性連永康胡同這大宅子也賣掉了。帶了家眷到奉天去。找張作霖。作霖不好不收留他。他這時姨太太隊裏小毛子是失寵了。頂刮刮的叫做王克琴。克琴是天津人。從幼學的青女。女伶著實有幾齣。拿手好戲。生成這副嘴臉。又英爽。又都麗。噪子又好。臺步又穩。沒有一日不賣滿座。段祺瑞非凡賞識他。不知怎樣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把張勳生吞活剝。擄奪去了。張勳是愛博而情不專。後房裏多少姨太太。也有妍的。也有媿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進來的時候。沒一個不眼皮上。堆養心坎。上溫存。婦女的性情不寵便妬。寵了便驕。撒嬌撒癡的。索衣飾。討金錢。張勳到也應酬的。只怕惹得他性起。他殺吓打吓趕出去。那沒有什麼好收場。克琴套了這個圈兒。却也有點害怕。但是跳不出避。不過在他興致頭上。不但千依百順。還褒獎他。語言雋快。體格溫柔。張勳雖則是個武夫。到長得白面。願身沒什麼。赳赳的氣派。克琴漸漸相安了。不愁吃。不愁穿。總比天天按。

板登臺覺得舒服。一年裏有了喜信，張勳格外寵愛他。到是克琴說什麼胎教不胎教，讓他去買了個奉天妓女，年齡不過十五六歲，每要同姊妹們爭夕。張勳算得著瓊寶，各姨太太房裏都不進去。大眾噴有煩言，來告訴克琴。克琴一面分解，一面勸張勳須要公平。張勳爲著克琴幫了大眾，未免快快，却不曾怨到克琴。克琴屆期分娩，產了一個男孩。張勳雖有幾個兒子，難得克琴是一索得男，豈不快活。彌月這日，張作霖率同眷屬親來賀喜，取名叫做夢范。張勳究有什麼意思呢？這晚夢范尙未出世，張勳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古衣冠的一大夫踏進外室，張勳也不認識他，向他作了個揖。那人回禮坐下，自稱春秋時越國范蠡，說道從前句踐爲吳所辱，經我的謀畫，爲臣爲妾歸到舊地，居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仗著美女西施，使吳君夫差賢奸倒置，句踐纔滅了吳國。他知道越國無恙，對得住句踐一舸船去了。這是並非我的功，亦非句踐的福，實是越國氣運未絕，纔能恢復。轉來你的對待清朝，何嘗不同我一樣，只是清朝曆數已盡，你不必強回天命，反添出許多危險。說完飄然離去了。張勳醒來，克琴已報坐蓐，纔取這個名字。張勳想到清室舊君，已是沒有指望，世凱舊友，又是沒法幫忙。追溯那復辟情形，皇帝原不知道什麼，這些王公大臣，那個不想做中興人物，最怪的是革命時候的督撫，司道從前逃得快，此時也趕得快，有幾個穿了行裝，宮門來請安了，有幾個沒有靴子，鞋子也上殿了。到

第九十七回

近婦飲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壁舊伶女下堂

一一二

得馬廠砲響他們都不知所之纔把我逼出關來如今這范大夫警告我也好看破一點張勳存了這個念頭只能夠坐觀成敗北京又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的亂鬧終究不成個局面夢范過了一周兩歲克琴撫育兒子並不向張勳洩氣不過他是絃索歌管裏出身喜歡熱鬧不喜歡清淨日間還有姊妹妹妹互相談笑借這兒子做戲毬兒等到各自歸寢燈殘燭炮枕冷衾空未免增幾分感觸便是張勳偶爾光降比不得從前的濃情密意克琴百無聊賴用著鴉片烟來消磨歲月張勳本來並不知道都是這奉天妓女暗中撥說什麼克琴的衣飾都在鴉片槍裏化爲烏有了張勳却不十分相信有日走到克琴房裏果然在那裏吞雲吐霧張勳想一虛百虛氣吼吼對著奉天妓女道克琴可惡得很非手及他不可這是一句遊戲的話他趕來告訴克琴說大神爲你吸食鴉片衣飾罄盡要殺你了你還是走得好好克琴聽了這話知道又是他弄詭但自顧年未三十如何耐得過下半世況且有這副唱戲的本領那裏不好喫飯何苦攪在這是非門裏呢又想張勳從前何等相愛這點點小孩子離開了生母那個肯熱心管理他左一個念頭右一個念頭委決不下最後狠一狠心叫婢女去請大帥進來張勳果然到了克琴侃侃的道大帥我要回天津去大帥賞我的衣飾都在這幾隻箱子裏大帥不論叫那位姊妹們來檢點檢點我帶來的金器決計兌價助賑了一匣的珠子鑽石分贈姊妹們做個紀念

只賸三百元銀幣做盤費。我却來清去白，省得大帥動手。張勳到嚇呆了，說你兒子呢？克琴道：兒子姓張，不姓王。譬如我死了，也帶去嗎？張勳知他意，決說你回去，還是唱戲呢？還是嫁人呢？克琴道：嫁人的滋味已經領畧，不如唱我的戲。張勳道：好好有志氣！大踏步出來。克琴還說道：我去的時候，恕不面別了。克琴出了張勳的門，正是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無拘無束，仍然做他的坤角大王。從天津到了上海，從上海又到漢口。上海的名流，往往收克琴做弟子。劉山農曾題他小象一律道：

鏡中色相水中神，月府霓裳第一人。雨濺海棠紅粉淚，霜欺籬菊白衣身。病因情重扶難起，譽爲愁多畫不真。記否上元燈火夜，相攜同聽玉堂春。

這克琴的小象上，全身玉立，御著絲織長袍，便履低鬟，迎人欲笑。陳琳神女賦裏說的玉質茗華，豔姿舜榮。曹植洛神賦裏說的肩若削成，腰如約素，確有此種光景。但是他下堂這件事，原是有激而成。後來重上歌臺，那有少年的意興？從漢口再回上海，觸著一股疫氣，竟至溘如朝露。女伶界上此後又弱了一個了。我嘗論到近十年的女伶，前有劉喜奎，後有福芝芳，算得色藝雙絕，卻不過與克琴伯仲。那龍陽才子易哭菴所捧的鮮靈芝，雖是他遇人不淑，演成家庭的慘劇，然有這哭菴癡情，默氣不避艱險，真是第一等的捧角家了。究竟鮮靈芝嫁的什麼人，遇的什麼事，要易哭菴這樣多情呢？正是

第九十八回

近婦飲醇故都督晦迹

捐金投壁舊女伶下堂

一一四

細數芍蘭談鄭衛

頗聞蕉萃惜姬姜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湯。蟄。先。更。在。康。章。之。下。曾。出。任。作。知。縣。矣。而。忽。拒。朝。命。是。沽。名。也。曾。主。謀。殺。秋。瑾。矣。而。忽。爲。都。督。是。諱。惡。也。顛。倒。錯。亂。故。意。使。人。不。測。然。圖。窮。七。見。仍。逃。不。出。財。色。兩。關。作。僞。奚。益。哉。

寫。土。娼。從。詳。寫。公。娼。從。略。非。有。所。軒。輕。也。杭。州。之。土。娼。多。爲。大。老。所。庇。官。廳。禁。之。而。大。老。保。之。釋。之。烏。能。絕。迹。耶。至。公。娼。則。有。濟。良。所。有。檢。驗。所。報。名。納。捐。與。土。娼。異。然。人。之。捨。公。娼。而。就。土。娼。者。取。其。廉。耳。取。其。便。耳。觀。於。蟄。先。益。可。信。矣。

張。勳。復。辟。不。得。謂。之。不。鹵。莽。亦。不。得。謂。之。不。愚。慧。王。公。大。臣。督。撫。司。道。皆。乖。人。也。張。勳。家。破。名。裂。而。他。人。無。損。毫。末。勳。誠。可。憐。哉。范。蠡。一。夢。取。以。名。子。其。自。悟。耶。其。自。惕。耶。非。愚。慧。者。不。能。至。此。克。琴。之。下。堂。磊。磊。落。落。無。一。毫。黏。滯。氣。亦。無。一。毫。寒。儉。氣。較。之。傅。彩。雲。諸。人。高。尙。多。矣。然。其。憂。傷。所。集。百。感。於。中。其。致。死。固。有。由。也。觀。其。言。曰。嫁。人。滋。味。已。經。領。畧。可。謂。一。字。一。珠。一。字。一。淚。

第九十八回

下筆千言多情護芝草

借刀一殺有意死蓮英

上回說到龍陽才子易哭菴。捧這女伶鮮靈芝。其實鮮靈芝並不屬意哭菴。只是在臺上望見他。無論朔雪炎風。總是按時入座。卻有點可怪可笑。往往對著他秋波一轉。哭菴以爲佳人愛我。竭力替他揄揚。哭菴的詩詞。本算是樊山第二。他名叫順鼎。號叫實甫。雖則從進士出身。到民國署過印鑄局長。年紀固然老了。光景也並不充裕。無如入了鮮靈芝的魔。憑你唱工做工。怎樣高妙。他說總及不來。鮮靈芝鮮靈芝。不滿二十歲。他丈夫丁靈芝。從前也是唱戲的。約莫有四十左右。有人還說是鮮靈芝的繼父。因爲他父親早故。他母親帶了鮮靈芝。嫁到了家。鮮靈芝是個黃毛丫頭。不道身材漸長。面目漸俊。丁靈芝教他學戲。真是歌衫舞扇。傾動一時。他母親想他賺幾個錢。替他慢慢擇配。等不及母親竟歿了。丁靈芝對著到口饅頭。那肯放過。老著臉調戲。過幾次。鮮靈芝大喊大嚷。纔算勉強逃過。不知怎樣醉裏夢裏。入了他的彀。從此使陸續來。勦做他母親的填房。鮮靈芝看得木已成舟。雖則心裏不願意。只得權且忍耐。丁靈芝放出手段來。始而不過罵幾句。繼而動手要打。鮮靈芝不勝。虐待眉痕。眼角難免露出憂怨的顏色。北京的達官貴客。早替鮮靈芝抱著不平。無如鮮靈芝下午入園。跟包的便是丁靈芝。一齣唱完。如同解差押犯人一般。不許稍爲停頓。不要說同他講話了。哭菴眼睜睜看他來。眼睜睜看他去。回到寓裏。做首詩填詞。發發牢騷。總說是鸞鳥並棲。董蒼同器。難爲鮮靈芝處。這苦。

境。丁。靈。芝。並。不。防。鮮。靈。芝。結。識。人。只。怕。他。有。了。外。心。或。是。跟。人。脫。逃。或。是。遭。人。攔。奪。他。到。底。有。點。虛。心。病。說。不。話。響。的。這。衣。食。飯。碗。不。是。打。破。了。嗎。那。裏。能。够。提。烏。籠。坐。茶。店。這。樣。舒。服。呢。所。以。釘。進。釘。出。不。肯。放。鬆。一。步。丁。靈。芝。真。實。做。釘。靈。芝。了。這。日。哭。菴。又。到。園。裏。忽。然。掛。出。鮮。靈。芝。臨。時。請。假。的。牌。來。大。衆。疑。他。有。病。都。向。園。主。探。問。園。主。說。同。丁。老。板。拌。嘴。吞。了。生。烟。纔。救。活。呢。哭。菴。禁。不。住。流。下。淚。來。說。豈。有。此。理。丁。靈。芝。混。帳。東。西。竟。敢。逼。死。人。命。我。卻。饒。他。不。過。大。衆。隨。聲。附。和。羣。推。哭。菴。起。草。馳。檄。公。討。丁。靈。芝。替。鮮。靈。芝。吐。氣。原。來。丁。靈。芝。爲。了。鮮。靈。芝。在。臺。上。同。人。飛。電。回。去。大。施。責。備。鮮。靈。芝。不。肯。認。帳。丁。靈。芝。伸。出。巨。靈。大。掌。在。鮮。靈。芝。粉。頰。上。撲。撲。兩。下。纔。演。出。這。個。慘。劇。鮮。靈。芝。醒。是。醒。過。來。說。此。後。不。再。上。臺。喫。粥。喫。飯。要。叫。丁。靈。芝。養。贖。他。省。得。撚。酸。喫。醋。次。日。還。不。會。解。決。哭。菴。的。檄。稿。已。告。成。了。大。衆。展。開。看。道。

蓋。開。媧。皇。已。渺。誰。人。問。未。補。之。情。天。精。衛。不。來。何。處。識。可。填。之。恨。海。旣。斂。鸞。而。囚。鳳。勢。已。難。堪。况。叱。燕。以。嗔。鴛。心。何。太。忍。彼。僮。丁。靈。芝。者。優。伶。下。駟。市。井。強。鬪。憚。暑。日。以。如。焚。肆。終。風。而。爲。暴。竊。妻。自。喜。竟。詠。狐。綏。傍。母。而。飛。本。同。螺。負。爲。婦。者。甘。心。再。醮。因。喪。所。天。爲。女。者。忍。辱。隨。行。謂。他。人。父。方。意。解。推。衣。食。分。等。於。尊。親。豈。期。拂。拭。衾。裯。情。侔。乎。伉。儷。韓。娥。入。市。已。先。鬻。引。吭。之。歌。商。婦。歸。舟。偏。

濫奪纏頭之錦。璧經遭玷。莫可消除。錢不飛還。但供揮霍。猶復行監坐守。妄用其狐疑。暮擊朝籟。預防其蜚謗。致令女伶官鮮靈芝。生機頓絕。樂趣難求。願投茶毒於蓉城。免歎仇離於蕙谷。誠可憫矣。孰爲拯。某等前席借籌。代庖越俎。敢備纓冠之救。先爲鳴鼓之攻。或付諸棘庭。懲其餘罪。或播諸菊部。聽彼公評。務使丁靈芝悔悟。知非負荊。特進先生之酒。尤願鮮靈芝居游得所。護花常爲處士之旛。此檄。

大衆道好好。就此印發罷。丁靈芝知道犯了衆怒。怕人送他到警署裏去。不得已叫園主出來調停。請諸位放開手。不要計較。他情願置酒謝罪。一面仍勸鮮靈芝登臺演戲。平一平諸位的氣。鮮靈芝學了上風。從此恢復自由。比不得從前的束縛。鮮靈芝著實感激哭菴。有的說拜做弟子。有的說拜做義女。好在鮮靈芝歲數自守。哭菴又鬚髮鬢髮。用不著丁靈芝防範了。大衆讀過檄文的詩詞歌詠。一概來做應聲蟲。哭菴編輯攏來。彙成一卷。焚芝吟。鮮靈芝的大名果然流傳南北了。北京大開伶榜。分爲色藝兩部。鮮靈芝選了藝部的內閣總理。這消息傳到上海。有人要照樣辦理。只因上海女伶不多。決計先行花國選舉。第一任總統叫冠芳。嫁的是江西人陶家瑤。第二任內閣總理便是蓮英。蓮英本係杭州旗人。借這總理兩個字。轟動起來。捧場的果然極盛。燈光燄燄。牌聲隆隆。酒氣重重。歌喉緩緩。一到

夕陽西下。門口的馬龍車水連數都數不清楚。蓮英只有母親。後來又添出假父。兩枝老槍。終日畧不停歇。靠著蓮英早起暮息。有時要奔走到夜裏三四點鐘。吃堂子飯的人。隨你飢腸轆轆。總說是不餓。隨你珍羞滿桌。總說是不吃甯可鬼鬼祟祟回去吃冷泡飯。蓮英還有一口烟。吃過了。又要掠髮。又要搽粉。該有一歇停頓。無奈這班少年。叫局都以爲來得快。坐得久。算是體面。而且還有個先來後到。接連幾個局。轉過來體諒的坐歇便了。不體諒的還要力竭聲嘶的喊一齣。不够再添一齣。喊完了。逼他攪拳代酒。那面等得不耐煩了。還要聽排揎。只得大人長大。少短的敷衍。剛剛趕得回來。打茶圍的一淘進。一淘出。那個可以得罪。有時認真出門了。那班人還說在小房間裏窩心。或是說在小房子裏偷局。如今上海滿坑滿谷都是旅館了。都是汽車行了。三五個少年。開他一個房間。叫幾個信人來。胡調。調到天明。大眾一闕而散。這算是安分的。否則租他一輛汽車。不管信人。生的熟的。有事沒事。硬要邀他同去兜風。不是黃浦灘。便是徐家匯。有點交情的。借此可以談談近况。若是不甚相識。在路上飽餐風露。仰觀星月。究竟有什麼意味。偏這一班少年。有的是買辦兒子。有的是店舖小開。仗著祖父有幾個錢。國文也不識。洋文也不懂。結識幾個白相人。強凶霸道。專在信人身上討便宜。稍爲有點不舒服用。出白相人來翻檯面。打房間。這也數見不鮮了。蓮英這年。交了花運。誰知正是交了劫運。煌煌的

花國總理大衆都要來瞻仰瞻仰其實蓮英風頭已過加了幾分烟色並不標緻況且又是旗人背直腰挺絕無婀娜的態度只有一雙天足底平指斂行步嫵嫵既不同揚州脚的一拐一拐又不同蘇州脚的一場一場穿著長襖刷著前髮別有一種風度這時正在得意所以笑啼皆美咳唾都香蓮英原有個意中人久想脫離苦海只爲得有點夙債未曾歸楚妹子年紀太小不能够支持門戶他母親留他一年半載再嫁蓮英急於湊浴纜去運動這總理看看生涯鼎盛懷起一股精神望前直撲這班少年爲的是轟熱窳花頭動輒一打把房間盤踞起來你在東邊他在西邊把蓮英弄得團團轉不但娘姨大姐用不著值檯面連蓮英的妹子亦不許他代表蓮英一手遮得一個太陽不知怎麼開罪了伍少爺伍少爺也不會露過聲色依舊來碰和吃酒蓮英那裏理會得只是近日新來了幾戶客人內中有個金大少同伍少爺似曾相識上海的花酒朋友本沒有什麼深交姓金的叫過幾個局這晚又在旅館裏來叫蓮英要想回復他還是他母親勸他走一轎蓮英囑咐母親三十分鐘不回便好打電話來催及至到得旅館什麼小林黛玉幾個人擠著蓮英叫聲金少靠著牀邊坐下望過去榻牀上有個人黑黢黢的面孔亮晶晶的眼睛只是朝著蓮英看蓮英問他尊姓他說姓吳外面茶房說汽車來了姓金的立起來穿好長衫帶好草帽邀幾個偕人同去兜風蓮英推說頭痛經不得男男女女一勸只

得勉強同走。坐到車廂裏面。早換了姓吳的開車。沿路將小林、黛玉幾個人放了。回去蓮英纔有點恐慌。早望著靜安寺路落鄉去了。蓮英的母親遵照蓮英的話。過了三十分鐘。打電話到旅館裏。旅館裏回說兜風去了。這也是信人的常事。等了一夜不回來。不免有點發急。馬路上沸沸揚揚說徐家匯麥田裏發現了一具女屍。什麼衣服什麼褲子什麼鞋子襪子。地保正在報驗呢。蓮英的母親又驚慌又疑惑。帶了小女兒趕來一看。果然是花國總理蓮英上衣已經拉破了。左鞋已經脫下了。頭頸上掛著一根繩子。顯係是勒死後棄尸的。幾樣鑲飾金飾都不見了。馬甲褲帶均未散亂。只髮髻垂下幾寸地。保看見有了尸。主問過幾句。照例由官廳派員履勘。一過蓮英的母親補了狀紙。說不到因姦致命。單說是謀財害命出事的地點。雖是華界上車的地點。卻是租界。所以仍歸會審公堂辦理。會審官發出賞格。早驚動了包探巡捕。四出兜緝。後來纔知道凶犯不是姓金。是姓閻。叫做閻瑞生。是個失業的洋行小鬼。現在混充白相人。幫凶果然是姓吳。這部兜風的汽車是姓伍的伍少爺借他的公堂上票拘閻吳。早已桃之夭夭。伍少爺供稱借給汽車是實。次早閻瑞生交還汽車。是實。親見閻瑞生走入某銀行後。從此不見。是實。及至問到汽車夫。他供說開到旅館。經不識姓名的少爺給他飯資浴資。他便將汽車點交。是實。主僕兩個雖然與此案無甚關係。不免與此案有點嫌疑。公堂上不好問伍少爺要人。

仍是通緝閻吳兩凶犯不到幾時在徐州車站上獲住了有的說是賞格的效用有的說是冤鬼的靈感公堂得著電報派人迎提那裏還能逃匿只得銀鐺就道一路押到上海供出如何設謀如何下手如何出境如何被拘以及蓮英的拔釵脫釧蓮英的抗拒呼號憑你鐵石心腸也都下淚不知道閻吳兩個人同他有什么麼鉅怨深讎定要結果他性命公堂照例要移入法院忽然雜出護軍使來將閻吳兩犯提去使署裏的司法科長虛張聲勢連伍少爺的汽車都要審起來閻吳兩犯希圖乘此卸罪經不得蓮英的母親叩頭流血向使署裏求請伸雪那科長看著報紙聽著輿論知道汽車是審清楚了兩犯是保全不來了標出日期宣布罪狀實行槍決兩犯固然死而無怨只是閻瑞生係基督教徒臨刑要請牧師懺悔牧師到了刑場對著閻瑞生口中念念有詞瑞生已如醉如麻瞑目待斃有人看見姓吳的開了三槍血流滿地瑞生只開了一槍居然軟化忙忙的盛入棺木抬去了總之蓮英這一案閻固爲人而死吳亦爲閻而死幸虧伍少爺垂念瑞生家屬量爲撫恤這不是伍少爺晦氣嗎蓮英究是個妓女熬酸吃醋弄到人命交關大衆已經說這上海是萬惡地方不道名門閨秀羅敷有夫也跟著這班無賴少年吃大菜看影戲到旅館裏整夜的住宿等得丈夫知道那裏還肯收他母家是嫁出女兒潑出水盆發聽其自然這時錢也光了名也喪了身也辱了臉也厚了軋妍頭租小房子這種人

不知有多少呢正是

從此雲泥隔身分

每從露水問因緣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哭菴之心與樊山同其爲捧角家非本意也樊山曾官方面猶足自給故不必出仕民國哭菴不得已爲貧所屈以至牢騷滿腹借了靈芝以洩之討了之檄豈盡指了哉我不得不別索解人鮮靈芝有色有藝而爲了所蹂躪爲了所污蠱卽非哭菴誰不惜之寫哭菴之於鮮惜之而已未嘗睚之也爲弟子爲義女海上女伶非此不貴大約是鮮創之女伶以此酬捧角家可謂尊而不親矣捧角家猶視爲至樂何歟

爲寫一蓮英替上海妓女訴多少苦楚寫一閻瑞生替上海無賴少年記多少醜惡闖妓館而後開旅館開旅館而後坐汽車閻尙無此資格也回環起伏是在讀者心領神會

會審公堂拘閻瑞生例也護軍使署斃閻瑞生亦例也然借汽車還汽車終於審汽車汽車不負閻閻何爲累汽車哉然而蓮英之死汽車死之耳汽車兜風死之耳閻何會死蓮英亦何會死蓮英質之蓮英以爲然否

第九十九回

雙分鴛牒五少奶重締珠緣

一角蜃樓二小姐潛占鏡聽

上回說到上海風俗日壞，連那些名門鉅族都弄出蕩檢踰閑的勾當。從前這些婦女不過在劇場裏走走，究竟視線羣集，不是好冒昧通詞的。到得有了遊戲場三個一羣，五個一簇，自然比劇場便利。然爲著華燈四射，還有點羞人答答。後來影戲場盛行，却是黑黯世界，儘可暗中摸索，但是只能微聞薈澤談不到肌膚的親愛等。到跳舞場發生，真叫做蓬山咫尺了。婦女們有什麼經驗，有什麼智慮，偏有這些高級的拆白黨坐汽車，喫大菜，結果到得開旅館處處迎合，事事體貼，覺得比自己丈夫熱烈許多。憑你家裡怎樣防閑丈夫，怎樣管束，仍舊毫不中用。所以離婚的判案一日多過一日。那些婦女以爲解脫了這羈絆，或是撈些養贍費，好同有情人去成眷屬。誰知這些拆白弄到你身辱財盡，早已棄如敝屣了。最可憐的是一個世家的五少奶，他原係吳門宦裔，出身十六七歲已經出嫁。他母家固然富有資產，對著青年閨秀，自然不許輕易出門。那夫家是上海很有名的丈夫，又是關少滿家的諸姑伯姊，閒著無事都歡喜到各處散散。五少奶也是好動不好靜的一窩蜂，進進出出，旁邊早有人垂涎著，只是沒得機會。那五少偏要跑堂子，養外室，上鹹肉莊，十夜裏回來不到五夜。五少奶不免露在顏

第九十九回 雙分鴛牒五少奶重締珠緣 一角蜃樓二小姐潛占鏡聽 一二四

色上丫頭老媽有什麼好人況且他家裏喜娘媒媧絡繹不絕老太太長齋繡佛家事一概不問燦燦的電燈嗚嗚的汽車那一天不通宵達旦垂涎的那拆白鑽頭覓縫尋著一根線索慢慢同五少奶房裏的丫頭老媽有照接近這時竭力揮霍只想把五少奶誘出來同他一會老媽敷衍著丫頭慫恿著說道大批的人同去遊戲一點不能夠自由著實個人來得寫意要東要西要遲要早沒有人好來干涉五少奶聽了也覺有理這晚便單放汽車只帶著一媧一婢來到劇場那拆白先已候著同在花樓裏面點紙烟討洋火同婢媧七搭八搭五少奶看見幕生人闖進來眼睛只睨在臺上一面也並不理會從此一連三五日你在遊戲場他在遊戲場你在影戲場他在影戲場五少奶看他有點跋氣目光漸注到他身上却是一身極漂亮的西裝呢帽革鞋翩翩年少料定也是王孫公子爲什麼這樣的閑暇每到五少奶出場來上汽車他也坐著黑色小汽車親自開動往東去了五少奶回到房裏問起了頭老媽說這個人是什麼公司裏買辦的兒子年紀不滿二十還不會對親呢家裏有幾百萬貲財歸他一人掌管那買辦是極愛他的五少奶不過聽聽便是又過了幾日居然餐館裏吃大菜再過了幾日居然旅館裏開房間漸漸不用自己的汽車坐了不用自己的丫頭老媽陪了俗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五少爺外面有點覺察叫了幾個包探託他詳加打聽果然連拆白的姓名旅館

的號數澈底清楚。五少爺隨帶打手，深夜裏去闖房間。那拆白也有黨羽伏著的，聽得風聲不妙，知照他預先防備。他知道五少四面駐紮好了，出去怕有危險，把五少奶睡在帳裏，自己坐了等著聽得馬路上車聲漸漸靜了，他虛掩著房門，躲在暗陬。果然五少爺領著一班人，輕腳輕手的推進來。他趁這個時間，衝下樓去，黨羽擁護著上汽車走了。五少爺揭開帳子，只有五少奶一個，便大喊大嚷起來。五少奶伸伸懶腰，揉揉倦眼，說原來是你吓剛纔戲館裏回來想困一覺，你趕來吵什麼呢？五少爺摸不著頭腦，這些人也不敢動手。五少爺叫他們退出去，便問五少奶道：你幹的好事？五少奶道：看戲看影戲，不是我一個呢？五少爺道：爲什麼連日不回去？五少奶道：回去敲門打戶，還是旅館裏舒服，你不好回去。我自然也好不回去了。五少爺道：你究竟存著什麼心？敢是不要在我家做人麼？五少奶道：在你家做人，便怎麼不在你家做人？便怎麼你想看也不配管我。兩個人愈鬧愈響，說要離婚。五少奶道：你進呈子，我總到案。我在這候著罷。旅館帳房認得這兩個少爺少奶，再三相勸。五少奶總不肯依。五少爺果然請律師上公堂，同五少奶雙分鴛牒。五少奶這優缺怕沒人頂補嗎？到是五少奶無家可歸。認這拆白做家主公，那知拆白的父親一個掛名的買辦家裏，早有妻子了。他却一年裏面，老的少的，醜的醜的中國人，外國人，一古腦兒拆著幾十個洋裝，吓汽車吓都是這些人，津貼他的。他看得五少

奶手頭有幾積蓄今朝騙他做標金明朝騙他囤麪粉石彈子打灰堆有去無回他蹤迹也疏了情景也淡了五少奶幾次三番打電話總說父親得嚴走不出最後索性說出門辦事去了五少奶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越想越恨越想越悔輕輕的年紀花花的世界自然捨不得丟掉他終日愁眉苦臉住在旅館裏這些茶房知道他上了大檔要把他送到火炕裏去幸虧他還有幾分主意結識了個退職的武官帶到北方去住不管他做大做小總算離開了上海好好的家人不愁吃不愁穿淪落到這個地位不是拆白的罪大惡極嗎拆白這班人能够愚弄婦女還有淌白這班人能够愚弄男子揭開上海黑幕看看淌白的事實比拆白更外很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那一樣不是淌白的厚賜少年人貪著便宜貨只有失足沒有回頭那些人願著什麼聲名知道什麼廉恥成羣結黨的設著秘密機關只是勾引人投入陷阱自從薛大塊頭同姓翁的女伶爲著顏色衰老生涯幹不過淌白他便租賃了曲房邃室廣招些未嫁的閨娃已寡的孀媼結成一黨又象是安徽的自立團又象是廣東的自梳女兩兩配合固結不解便是有夫婦女偶然涉足情願犧牲家庭跟著他們去了論到他們這黨不但插不進男子並且憎嫌男子鄙薄男子薛大塊頭的孀乳是傳把二小姐二小姐舊藉廣東隨丈夫到了上海重樓疊閣翠幕珠燈那個不羨他華麗不道丈夫有事他去了他在遊戲場裏認得這薛大

塊頭彼此情意相投。真是坐臥不離影形。與共丈夫幾個電報來接他。總推三阻四。後來索性叫丈夫男選佳麗。他要久住上海了。丈夫暗中問他阿叔阿叔。留心打聽。並沒有男子來往。只是薛大塊頭薛大塊頭多少徒子徒孫。總沒有二小姐。本領二小姐。撇開了薛大塊頭。在虹口另闢場所。屨樓海市。高矗雲端。下面一片平蕪。排列著些槎枒老樹。由石梯螺旋而上。純是玻璃嵌壁。四面玲瓏。一層高一層。一幕怪一幕。怪一幕。門前站著紅頭巡捕。屋傍擺著汽車馬車。二小姐時世新粧出來應客。便是措紳仕宦。也不過如此排場。那知道是特創的穢墟。公開的魔窟。二小姐學了薛大塊頭的衣鉢。便想把色身示人。傾著一隊羣魔。倒鳳顛鸞。橫陳左右。外面布置著長枕大被。在著玻璃光裏。奕奕動人。不怕美術家攝影家。也沒這種淋漓盡致。到得三層樓上。如同進了北京雍和宮。一般只要幃幕揭開。人與獸呢。獸與人呢。男佛同女佛。呢女佛同男佛。呢男佛同男佛。呢女佛同女佛。呢華燈明燭。照耀如同白日清輝。際帶皓質。呈露不比雍和宮。尙有灰撲撲的樣子。只是門禁嚴肅。募生的尋不著。蹊徑偏有那班拆白洩白。替他來做鄉導。第二層觀客。納資十元八元不等。第一層竟需二三十元。二小姐有這種收入。薛大塊頭轉相仿效。却沒有這樣的雄偉。也沒有這樣的昂貴。久而久之。什麼貴州路。鴻興里。等處三五個人。鬼鬼祟祟。多著呢。還有些好癖的。喊他們到旅館裏來。也肯聯臂而至。革靴金鏡。衣飾燦然。萬不料。

他做這勾當鏡聽的消息日甚一日自然有機關要來干涉二小姐聲名最盛發察最盈趕忙偃旗息鼓到北京去了薛大塊頭神通廣大依然捕獲他不住只晦氣了幾個下駟罰的罰辦的辦過了幾時不免死灰復燃這卻是薛大塊頭造得孽呢二小姐奔赴北京頗想重理舊業不道京裏正鬧得烟塵抖亂這年還是曹錕備位總統仗著吳佩孚的武力同奉天張作霖作戰曹錕的當選原是賄買的吳佩孚是曹錕的舊部想借此削平遼瀋統一東南將來好望做曹錕第二所以在日照堂出師命將真叫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張作霖料是抵敵不過只靠著山海關一個險要究竟不是銅牆鐵壁那裏能敵持久不知吳佩孚怎樣開罪了部下將官他立刻撥轉馬頭回到北京抓住了總統曹錕逼他到延慶樓去煎荷包蛋更尋著這無財無勢的宣統皇帝叫他立刻出宮將宮裏的一切器皿書籍概歸委員會稽查保管宣統是極知幾的不但犧牲了故宮並不問起頤和園舊約帶了家眷到醇邸暫住從此廢去帝號加了個溥儀先生的頭銜師傅侍從原沒有挽回的權力只是兩位咸豐同治的老貴妃哭吓嚷吓不肯遷讓宣統叫醇王進宮勸導纔算各返母家比到南宋的全謝兩后還覺得開適許多呢那某將官肅清內患便在京津一帶布防張作霖萬馬千軍急急從後面追趕弄得吳佩孚腹背受敵只得宣告下野連洛陽根據地已是鷓巢鳩占了吳佩孚一蹶不振此後料不定作何結束不過

他說到不出洋不入租界較那倏升倏滅的軍閥覺得有點志氣徐世昌黎元洪是退隱的方丈予當的官僚不願再尋煩惱了只有段祺瑞雖則做都督做總理却不會過得總統癡下棋也下厭了念佛也念煩了大衆捧他出來他不願受這總統兩個字遮遮掩掩的改做執政張作霖是擁戴的一分子仍舊安置他在東北那定策勸進的元勳劃出西北一帶算是他的湯沐段祺瑞換湯不換藥軍政財政益發弄得沒有統率只看那班清宮委員會的人瓷銅玉石輦運出來販賣的販賣抵押的抵押頃刻變了大富翁段祺瑞一點撈不到便想插進去派個人說句話這委員會如同在中華民國化外不受執政的節制執政也無可奈何聽見宣統移居日本使館了聽見宣統移居天津張園了京裏這班王公大臣慶親王早逝了宣統諡他個密字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都出京了醇親王載灃貝勒載洵卻還在京裏只有貝勒載濤換了鞏威將軍貝子溥倫專做清室的祈請使以下什麼輔國公溥侗靠著唱戲度日不會唱戲的買燒餅拉街車路隅的王孫有那個濟他一飯呢大臣的子弟文不能寫字武不能當兵比明季的徐青君替人受杖還要苦楚恐怕沒有清初的好官肯還他花園讓他鬻花貨礎終老了咳明季是國都殘破帝后俱亡這班靦顏事賊的臣僚三醮歸清明室宗支早已烟銷霧散清季是得著一個讓字的美號簽著優待的信條袁馮徐曹段這幾位元首誰不是身叨清爵世受

清恩還有那鼎鼎的文孫煌煌的賢嗣務要使破巢之下不留完卵那些武人更不必談了宣統既然後出宮皇族更不敢留戀內中有個女子居然在青島地方跟著一個日本人東渡而法有人認得是蕭王愛女不知道此去爲著何事正是

鹿逐秦關何處定 鶴飛遼水幾時歸

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此回從閣瑞生一案蟬蛻而下見得上海萬惡盡被拆白淘白醞釀出來五少奶同二小姐都是宦族名門一則降爲卑微一則淪於淫穢類此者更不知凡幾寫此二人作一車鑿正不止爲二人痛也

五少奶步涉入勝雖則有人引誘有人蠱惑其病根只在好動不好靜五個字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也然其在旅館時回覆五少何等堅決在旅館時脫離拆白何等傷感寄語上海人限制婦女不輕出門或亦救弊之一法歟

二小姐穢壙魔窟何足污作者筆墨然晚近每况愈下竟至於此誠風俗人心之害矣演者固兼恥喪盡觀者亦道德何存視爲投機轉相仿效又豈特上海一隅哉禹鼎溫犀無此沈痛

此回是寫五少奶寫二小姐實是寫上海是寫上海實是寫全國倫常廢矣禮教喪矣即小見大由南及北算是全部的總結東

第一百回 出遊東渡肅女慨飄零 歸葬西陵瑾妃資結束

上回說到清帝出宮皇族四散肅王的女兒卸卻旗裝改著和服拜了一個義父換的名字叫做川島芳子。義父培植他讀書識字這些起居服食到也與日本同化了。只是倦懷祖國大有每飯不忘的光景。漢文和文固然精通熟習還練著一身好武藝守如處女出如脫兔。他義父要把他在日本訂婚他却絕端反對。英姿俠骨顧盼非常。他雖然是個女孩兒却不肯在交際場中與羸生的男子行那親愛的西禮。有時跟著義父出來散步對著日本的熱鬧慶賀總要灑幾點亡國的淚。說道清國偌大的二十二省臣民忠愛還比不過小小朝鮮最可怪的這些內務官僚如同蠶處禪中尙肆那貪黷侵漁的手段。漢人幾個師傅侍從一班盡忠的只知道不剪辮子不改服色。終究沒有大計畫還有些鑽刺進來的都是注意在大內古器偷的偷掉的掉等不到委員會的人來早在各國博物院裏了。我們宗室覺羅尤其沒有遠識認這優待條件是丹書鐵券道民國不會虧負我們。如今樹倒猢猻散更象是一

盤散沙聚不攏來了。他最關切的是中國時事。日本報裏譯出來。却嚕哩嚕囉記著。月明風定的時候。得到廣場上來舞一回劍。飄寒身世。歸著何方。連義父都不便慰藉他。讀到海外邱菽園的隆裕后輓辭。每歎他是有心人。他那兩首詩道。

黯黯孤星掩曙天。沈沈故殿絕哀絃。莊姜畢世悲黃裏。望帝當春逐紫鵑。禪草淒涼投輿後。宮花寂寞捲簾前。女中堯舜隨生謚。腸斷人呼讓國賢。瀧龍妙選姪從姑。誰信長門賦竟無。身後山頭憐凍雀。庭前夜半泣慈烏。東朝正寢猶陵隧。后紀終篇殿漢胡。見說壽筵扶病起。時聞忍死目遺孤。

肅女在日本憂傷顛額。正是國在那裏。家在那裏。幸虧他義父知道心理。許他遠嫁蒙古。依然車旗服物。雄長一方。這蒙古內外各旗。雖則同隸共和。却是叛服靡常。心懷叵測。中國鞭長莫及。那裏能够駕馭他。只求他永守邊隅。遙頒封號。算是羈縻得法了。從前有個圖謀獨立的連衡約縱。游說諸旗。到也有幾多附和。究竟時機未熟。人心不齊。依舊沒有結果。這人便是肅女的阿翁。他丈夫襲了台吉世封。如同小小單于。他也是小小闕氏。那義父看他倆在大連結了婚。算是有了交代。只是一具瑾皇貴太妃的金棺。還寄頓在僧寺裏面。如何能够了局。本來還有兩名宮監。在那裏承值茶飯。焚燒紙錢。逢時

遇節僧衆還來禪經追薦自從打了這青天霹靂宮監也遠去了僧衆也不問了總帷靈几滿積著蠟
糞蛛絲連那黃緞的棺罩風吹日晒已經黯敝無色宣統自顧不暇也籌不出金錢替瑾妃下窆以外
還有誰來布置幸虧他胞兄志錡號叫贊義看不過淒涼景況有時還來奠一杯酒化一陌紙贊義是
工部侍郎長叙的兒子兩個胞妹光緒大婚時同選入宮一封瑾嬪一封珍嬪後來都晉了妃位不道
觸怒了老佛爺杖責降謫幾乎連累贊義身上瑾妃跟著老佛爺西幸珍妃早被崔太監逼死了瑾妃
重回北京對著光緒這樣孱弱國事家那樣不加悲憤無如宮裏有一定體制請安視膳不能推扳
一點後來光緒不豫嗣續無人早想學嘉順皇后第二到得宣統繼位算有兼祧光緒一句話他同同
治的瑜皇貴太妃一律看待還加上端康兩字徽號那時纔三十五歲井桐寂寞宮柳漂搖自從送過
兩宮奉安秋月春花了無情緒想起昔年椒掖姊妹承恩會幾何時弄得攀髯莫及還望宣統成人長
大恢復河山誰知不及三年國也亡了位也讓了局局促促的小朝廷真是過一日挨一日皇后受不
住氣悶看不慣蕭索也飄然騷天上只留著他同瑜妃擁護宣統他的母親趙太夫人却還健在還
有那異母的阿姊鐵林夫人同阿嫂贊義夫人常到宮裏探望他也輕車減從得暇歸甯雖然沒有買
元春這樣富麗堂皇預備省親別墅那些舖排布置自有一定的儀注還是瑾妃傳語節省纔免了些

繁文縟節。瑾妃有了母族親近。較爲舒適。宣統見了兩皇貴妃。却也盡禮盡孝。瑾妃同醇王商議。要替宣統納室。會同瑜妃做主。選定了一后一妃。天妹親迎。邦媛偕老。內務府將納徵納幣的上儀。刪繁就簡。却還有六街燈火。萬國衣冠。民國的總統。還用外國君主禮相待。自然委派專使。呈遞國書。便是東西洋各國使臣。爲著垂念舊情。都來觀禮。但只算私人的交際。罷了。瑾妃辦過婚事。總說存先帝的嗣續。慰先后的委託。此後可告無罪。抑抑塞塞的一病不起。却照著皇貴太妃禮治喪。還加著溫靖兩字。監法贊義。常川入宮。襄辦定期舉積一切旗纛。繖扇。卻擺著幾里長七零八落。幾個執紼的都是母家親族。醇王派了世子溥傑。威風風送到寺裏。趙老太太早拊棺大哭。熱鬧了三晝夜。宣統傳諭赴西陵安葬。那西陵却在直隸涿州地方。光緒崇陵的工程。還是民國脩理完竣。到得孝定上賓。帝后應該同穴。崇陵雖則體制未改。牆垣土石無不較前代苟簡。便陵前的一帶蔭木。也是疏落叢雜。有礙觀瞻。梁文忠公梁鼎芬曾經匍匐集贊。種樹數萬。畫著一幅衣冠持鋤種樹圖。留作紀念。約莫過了十年。吳興的劉京卿劉承幹叩謁崇陵。看見陵木無多。急須培植。便那神道碑亭道路橋梁。亦是東坍西損。未免不忍。懇懇切切的具疏補種。覺得松楸夾道。著實有點葱龍佳氣。京卿又畫幅崇陵補樹圖。同文忠後先濟美。這時瑾妃最關切的。只有贊義奉到宣統附葬西陵的諭。知道崇陵已由劉京卿脩葺完固。

總需先去量度一番。偏是曹錕聽了吳佩孚的話。同奉天輕開戰。釁兵戈。匝地烽火。被天京張的汽車。那有工夫搭客。便能够到得涿州。亦是十里一墩。五里一堡。如何可以過去。贊義暫且停頓。再看風色。宣統早避到什刹海。京裏也攪成一團亂髮。瑾妃算是大福氣。早了半年三個月。不會見天子下殿的。悲劇有人說舟山的魯王。緬甸的桂王。比宣統尤其可慘。這話未嘗不是。但在明末時代。已弄到山窮水盡。馬仰人翻。纔有這種模樣。清朝的內政。固然紊亂了。外交。固然失敗了。若不是袁世凱有心播弄。隆裕未必肯拱手讓人世凱。總道惟我獨尊。料不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落得個萬年遺臭。宣統在宮裏。意興落寞。借此卻好增長智識。發育聰明。談不到亡國不亡國呢。贊義等得波恬浪靜。悄悄地向崇陵走了一趟。光緒兩帝后。固然地宮永闕了。旁邊的餘地。儘可備用。還想到次妹珍妃。淺葬京西田村。究竟亦非終局。趁此一同起。疊夫妻姊妹共此一坵。不是一勞永逸嗎。選定了下葬吉日。先從田村將珍妃金棺。請到寺裏。向交通部商借了一輛汽車。預備兩棺安置。免得沿途驚動。贊義同了內務大臣。着齡帶了幾名僕從。妥爲照料。鹵簿儀仗。是用不著了。寺裏的僧衆。感念瑾妃是個施主。隨棺步送。皇族中。只有世子溥傑。還爲著是贊義女婿。公義卻帶著私情呢。女眷中。鐵夫人志夫人。着齡的媳婦。溥傑的夫人。在車站上設筵叩祭。金棺已擺設齊整。嗚嗚一聲汽笛。風馳電掣的去了。志着兩個人奉著

金棺安抵崇陵。守陵的旗員早經鳩工庀材認真督率。總算樹碑題碣一律封完。志者瞻拜一回。囑付守陵的隨時保護。志者也就此回京了。宋人詩句道：漢寢唐陵無麥飯。試問十餘年來樵採往來牛羊踐履東西兩陵。還堪設想嗎？若敖餒而那得不思之一慟呢？唐人詩句又道：金魚玉碗出人間。你想殷虛的龜甲洛陽的俑器幾千年來還逃不掉這浩劫東西陵沒人管理發掘偷盜那裏防制得住。怕要搬到他國陳列所裏了。我想古來舜禹各陵大聖大賢固然歷朝致祭。便是改元易朔對著先朝陵寢莫不優加敬禮。清初的崇奉孝陵不是榜樣嗎？只有胡元滅宋聽著賊禿楊璉真伽的話把紹興皇陵盡行打破。還想將帝后骨殖搗泥造塔。全虧山陰唐珣偷葬在蘭亭山下。墓上又種著青青一樹。我記得蔣鉛山一閱金甌線解道：

鍤鋤破薛臺。畦畛當乾亥。有甚來龍萬笏朝天矮。金函次第排。莫教歪石馬。銅仙無處擺。一坏黃土荒原蓋。只有燕雀啁啾上塚來。樵夫拜把冬青一樹遮。定墳臺。

宣統既經出宮。瑾妃既經安葬。我這部清代豔史也就此好大大結束。況且近來南邊的清史列傳北邊的清史彙次第出版。那些可傳的婦女不患他湮沒不彰了。在下採取的書籍在朝在野或莊或諧統計有百十種。姑將聲華大者記在下幅。讀者也尋得出一些考證不至說是向壁虛造呢。

東華錄 熙朝新語 貳臣傳 逆臣傳 碑傳集 碑傳續集 印人傳 印人續傳 明季
 稗史 昭代名人尺牘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 嘯亭雜錄 香祖筆記 池北偶談 閱微草
 堂筆記 兩般秋兩盃隨筆 觚賸 湖壩雜記 筠廊偶筆 隨園詩話 竹葉亭筆記 春
 在堂筆記 庸閒齋筆記 中東戰紀 拳匪紀實 懷珠閣雜綴 清季野史 慈禧外紀
 清宮二年記 慈禧寫照記 桃花扇傳奇 帝女花傳奇 桃谿雪傳奇 冬青樹傳奇 秦
 淮畫舫錄 影梅菴憶語 閩嶠拾遺 吳三桂軼事 兒女英雄傳 滇黔紀畧 西清散記
 蓮劫述聞 太平祕史 墨餘錄 楊乃武軼事 芝園外史 西巡大事記 浙江革命史
 辛亥殉難記 辛壬春秋 汪穰卿隨筆 孽海花小說 官場現形記 湘綺樓日記 杭
 游小志 宮詞 板橋雜記

此外文集詩集詞集一鱗一爪實在記不得許多。零零碎碎瑣瑣屑屑釐湊攏來成就了這部豔史。卻
 從順治入關爲始宣統出宮爲止共有二百八十餘年。在下編這部豔史的本意。卻有長歌爲證。
 魏魏東北延靈祚三百年來談掌故王氣誰鍾長白山帝陵幾臘冬青樹我家舊住弁山傍笑指
 環溪是水鄉儘有聲名紹書畫那堪餘事話農桑先人伯仲偏居季一切紅羊同避地魯僮歡作

第一百回

出遊東渡肅女慨飄零

歸葬西陵璫妃資結束

一三七

芹○頓○游○資○髡○倦○借○札○州○寄○震○索○還○同○巽○索○俱○清○聲○都○道○風○添○雜○豈○知○別○鶴○離○鸞○曲○別○署○機○聲○燈○影○
圖○我○識○風○丁○祗○三○歲○索○乳○呱○呱○憐○弱○妹○束○脩○深○仗○外○家○恩○天○祿○新○叨○學○官○制○菽○水○休○嫌○膏○火○微○天○
桃○穠○李○妹○于○歸○纔○聽○僮○影○笙○簧○什○初○試○啼○聲○襜○褕○衣○黃○門○抱○痛○一○還○再○轉○瞬○而○今○廿○餘○載○鴛○牒○聯○
盟○夢○已○空○蟾○宮○織○記○名○猶○在○塞○翁○得○失○儘○紛○更○不○道○雙○丁○一○霎○傾○最○是○萱○闈○傷○苦○節○再○從○薇○省○問○
前○程○桑○田○滄○海○匆○匆○變○無○補○時○艱○何○所○戀○飾○終○敢○謂○炫○筭○珈○偷○活○從○茲○仗○筆○硯○吳○淞○江○上○舊○青○甃○
十○數○年○來○香○火○緣○鄭○命○不○妨○先○草○創○劉○書○差○許○借○藜○然○垂○老○年○華○五○十○五○依○人○差○幸○妻○孀○聚○詩○酒○
盤○桓○此○友○朋○文○章○校○勘○誰○賓○主○不○堪○回○首○說○當○時○無○奈○天○人○兩○限○之○自○信○死○生○由○解○脫○但○祈○衣○食○
勉○支○持○官○家○著○述○私○家○錄○善○惡○貞○淫○看○不○足○紀○事○慚○將○煒○管○操○采○風○還○較○轄○車○速○往○迹○茫○茫○問○建○
州○幾○多○將○相○幾○公○侯○一○池○皺○水○干○卿○事○深○歎○庖○人○祝○代○謀○
清○社○既○覆○王○公○散○矣○而○猶○留○肅○女○一○人○清○宮○既○收○嬪○御○散○矣○而○猶○留○瑾○妃○一○棺○作○者○結○束○清○代○不○
肯○草○草○畧○過○將○這○一○生○一○死○加○倍○寫○來○何○等○鄭○重○何○等○哀○痛○
肅○女○之○遠○走○日○本○有○所○爲○也○卽○遠○嫁○蒙○古○未○必○無○所○爲○也○觀○其○習○文○習○武○憂○國○憂○家○不○肯○鬱○居○不○
忍○暴○動○且○無○一○語○責○及○民○國○有○才○有○識○而○偏○得○之○女○子○惜○哉○

瑾妃之薨。瑾妃之葬。常例也。偏在宣統出宮先後。獨賴志錡奔走營造。大可憐矣。帶出珍妃同穴。尤爲輕便。此大結束。中小結束也。由崇陵想到東西二陵。由東西二陵想到歷代諸陵。帝王結局。強半如斯。正不獨三百年清代矣。

結尾長歌。是作者自道語。作者科第不過舉人。官階不過臚錄。無懲勸之責。無褒貶之權。艷史。究何爲而作哉。昔人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皴水干卿。越俎用祝。作者既自知矣。料讀者亦不苛責作者也。

第一百回

出遊東渡肅女慨飄零

歸葬西陵瑾妃資結束

一四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清代三百年艷史(全六册)

洋裝六册定價九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吳興費 隻園

評點者 杭州許月旦

校正者 吳興費 隻園

繪圖者 上海李雪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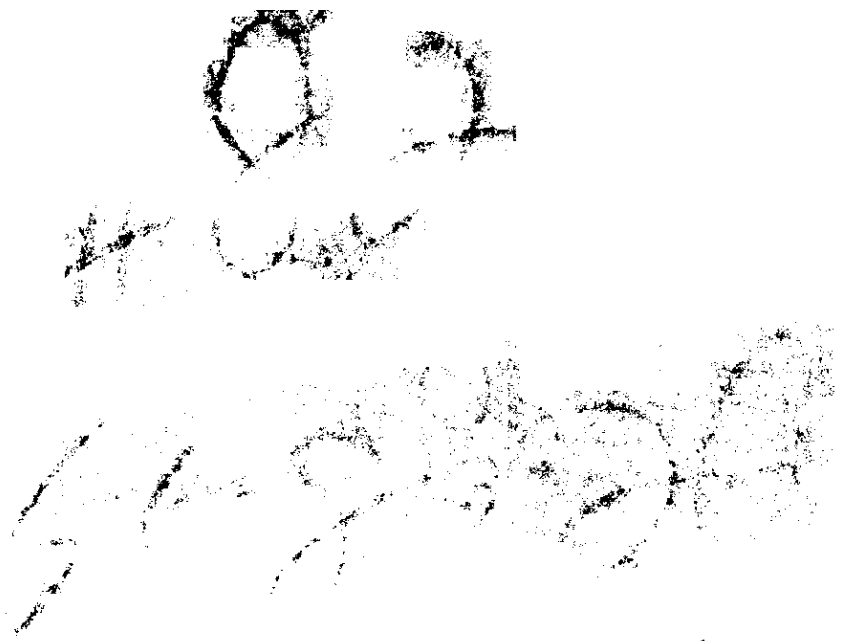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校經山房

發行者 校經山房

分售處 上海大新書局

城內露香園
里春華街



5527